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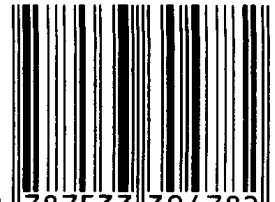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53/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省印刷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二三三册目次

## 子部·類書類

行年錄不分卷(二)

〔清〕魏方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家刻本

..... 一

石樓臆編六卷

〔清〕周繪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六一四

行年錄不分卷(二)

〔清〕魏方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行年錄無

卷數》提要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峰氏纂輯

四十餘歲

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儉不似  
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成二年朔死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  
會盩湖蓋年四十七入 互見老年

漢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詳見老年

漢桓鸞字始春以世濁不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

名迹乃舉鸞孝廉

漢鄭玄戒子益思書曰吾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

殖以娛朝夕互見六十  
七十歲

行年錄

四十餘歲

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

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

賦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王莽臣而死

於其勢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

自來矣鏡

東漢崔瑗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千獄獄

掾善為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

顛沛必于是互見  
十八

後漢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

衆皆夷踞容獨危坐郭泰見而異之因留宿宿旦日

容殺雞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

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就學卒以成德

漢末扈累字伯重年四十餘隨青牛先生遊學得其術婦亡遂不復娶獨居道側吟詠內書閉口不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歲若四五十者

晉謝安字安石少有時名弟萬為中郎將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右朝命敦逼皆不就及萬黜廢始有仕

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桓溫請為司馬朝士逸於新亭高崧戲之曰卿高臥東山諸人言安石不肯出將

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及出溫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否或作四十一互見四處二十四十歲

晉魏舒字陽元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行年錄 四十餘歲 二

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于是自課

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灑池長晉王舒字處明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潛心學植年

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晉孫楚字子荆少欲激石枕流年四十餘始泰鎮東軍

事自負才氣見石苞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

晉孔瑜字敬康與張偉康丁世康齊名號會稽三康瑜獨擅歌吹自稱孔郎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百姓謂

有道術為生立孔郎廟

晉杜夷字行齊高汝頴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南齊劉瓛字子珪性至孝母孔氏曰阿稱即今世會子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太祖與褚淵為娶王氏女王氏

栳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梁吉士瞻字梁容或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堅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

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年逾四十始事武帝梁賀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臨川王宏辟補祭酒從事武

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徐勉曰琛行年錄 四十餘歲 三

殊有門業互見童幼二十餘歲陳張昭字德明弟乾字玄明以父母服杜門十餘年兄

弟並因毀成疾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北魏高允神廡三年為陽平王杜超從事中郎年四十

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獲罪惟允以清

平獲賞互見十餘歲北齊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

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顏氏家訓

唐裴寂家貧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其夜夢老人曰君

年逾四十當貴後果驗

唐源乾曜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相

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絳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唯務為寬平博得相度云

唐哥舒翰任俠重然諾縱酒長安而年四十餘遭父

喪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遊河西事節度

使王倕倕攻沂城使翰經畧稍知名

唐高適詩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

唐孟郊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

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遊為溧陽尉迎侍深上

陸運使從事試協律即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鎮與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

挈其妻行之與元於關鄉暴疾

行年錄

四十餘歲

四

唐李輔國以閹奴為閹廐小兒專高力士年四十餘使

主廐中簿最王鉞為使以典禾豆能檢撻耗期馬以

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

唐陽城有寡妹依以居其子四十餘痴不知人城常負

以出入

唐元延祖亨之子年過四十不仕親強之乃調春陵

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寒不宜復有所須

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互見三歲

唐白居易詩衰鬢踈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又

栽松詩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

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

唐王徽字昭文宣宗詔宰相選可尙主者或以徽聞徵

本治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球曰徵年過四十又

多病不應在選球為言乃罷

唐薛戎字元夫客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

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福建觀察使劉冕辟佐其

府冕欲除馬總以附倖家使戎攝刺使按置其罪戎

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為此耳堅不從

唐王質字華卿力耕養母講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

衆年逾四十偃蹇無進取意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

士中甲科

唐李藩字叔翰家饒財好施與嫻屬有持去者未嘗問

行年錄

四十餘歲

五

居數年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

藩晏如也

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嘗詣術士馬處謙問

命通塞馬曰四十以後方可圖之苟或先得于壽不

永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克湖南通

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有舟而

至迎入石宿覺後語于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

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

謂乎自是解維履舟於德為郡青衣灘而死此奏

宋趙普為盧多遜所毀謂初無立太宗意普自陳預聞

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櫃得

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

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為司徒兼侍中則平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

老人在齋中索紅筆發書來有兩吏人來聲喏拱立

總得問為誰對云書表司道聞運使發書來祇應總

得遣而去却呼安國來曰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

如何使汝當伏侍我發書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

題遺發乃退宋會三異

宋魏羽字垂天強力為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

右曰羽歷劇職十年始逾四十鬚鬢盡白亦可憐也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雖

行年錄 四十餘歲 六

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行雍容持守

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其所為為幸宋葉夢得

宋趙抃除夜泊臨江縣言懷詩未報君恩踰四十青春

還是一番增年四十餘撥去聲色繫心宗教日親

佛慈悲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

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

不動漉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莊慧

聞笑曰趙閣道撞彩耳公臨終遺書慧曰非師平日

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

宋仰堯夫年四十始娶

宋龔鼎臣論蕭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仁宗從之

宋胡瑗字翼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

安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閱年四十餘累試不第范

文正公薦之以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改湖州教

授弟子數百人時有四真之目富公真宰相包公真

御史中丞永叔真學士翼之真先生史載瑗以經學

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

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鐘律

宋陶岳知瑞州父老言前後刺史不求硯者惟包孝肅

及岳二人年四十餘五為郡守

宋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頗張挾叔文亦新貼

館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坐王密於屏風

行年錄 四十餘歲 七

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乃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

句也翼日會食張正座詩下衆無不哂劉貢父

宋鄒極登進士第元祐初提點江西刑獄事官滿乞祠

未幾致仕時年猶未五十日與方外異人道進烟霞

泉石間故園流勇退仙風道骨中人也西江

宋劉子翬字彥冲秋意詩百年未半老相逼四序平分

秋獨悲

宋周常字仲修進士第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

即致仕後以

宋郭義重字處仁早遊太學以揀尚稱年四十餘客錢

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

皆不受聚土為墳手蔭松栢而廬于其傍甘露降于



墓上烏鵲馴集一作郭義 互見六十歲

宋郝戴字伯牙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

上書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

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于是留妻子於家獨奉

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者老固留不得得太子中允

以歸

宋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

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

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

年曰這老亦當留與君也朱于後亟握手曰不要與

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宋王 驥道

行年錄

四十餘歲 八

山清話 互見初生童幼七 歲十歲十一二十三十七歲

宋劉邦美字才卿年過四十即棄去人間事時時從方

外談說內外丹間取松栢啖之互見七十餘 江西志

宋劉學箕字習文恬於仕進年未五十即南山之下居

焉扁曰方是閒堂若將終身

宋廖琮官至朝儀大夫年未五十思及其親即致仕歸

教授鄉閭多所成就精神高之

宋唐叟字元老授徒養母年四十餘不要為海康令蘇

軾南邊過之握手道舊叟時年及五十軾嘆曰元老

行雖孤高唐氏豈容無嗣力勉之西江 志

宋李明字壽甫質魁聲宏面如斲玉年逾強仕值江西

有變遂取古之不仕二姓者書于屋壁自號林泉隱

求子人稱林泉先生西江 志

遂蕭滿商不被召不應與親識遊獵山水奉養無長物

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

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逾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微

皆以疾辭

金蒲察琦字仁卿崔立變令易巾髻琦謂元好問曰琦

襲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

公一言亦剩矣因涕泣而別至家母方晝寢驚而寤

琦問阿母為何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鴛鴦仁

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

行年錄

四十餘歲 九

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歎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

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

元徹徹担古思氏父母歿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

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

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元周古象兵掠至蘄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詢其

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嗚曰母在當奉養勿

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年四十餘奉養盡

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

元李度字孟容元統間見一全真道士年五十餘相貌

魁偉嘗坐東省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以

出處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度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度南還至閩河間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較耕錄元邢安國少以詞賦名年踰四十即不應科舉以詩歌自娛山西武鄉縣志

明何喬新祜古齋記南豐余君公理好古篤學所居沙溪幽巖怪壑有盤谷之勝奇花嘉植有嵩洛之風公理隱居其中年甫四十餘即以家政付其子非有事未嘗至城府構居數楹以為講習之所凡經史子集

行年錄

四十餘歲

十

之書琴劍觴豆之器山鏡冢刻之遺文具藏其間公理日孜孜討論恒若求而弗得或展卷會心又欣然若獲希世之珍者今年踰知命而嗜古之心益篤乃扁其齋曰祜古邑弟子因捨其姓字稱為祜古先生

西江志 祜音結以永貯物而執其祜也

明章懋諫張燈左遷尋陞會事年未及艾即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出狀定向先進遺風 互見四十一八十八餘八十一八十六歲明劉秉鑑字遵教初學于甘泉尤篤志于陽明之學沒時年未及五十西江志

明陳棫字仲方官大理寺以讞獄不右中官劉瑾惡之罷歸瑾誅起知台州府不赴年未五十士論高之陳文輔 又作

明馬一龍嘉靖七年發解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外家貸以百金墾荒大熟家以大富歲冬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為耆會會二十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各為一龍言而一龍記之

明黃卷字景文一字萬崕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憲副年踰強仕即解組歸服猿與禪躬督田事與奴僕同甘苦嘗從隣舍借耒耜隣人負送卷曰但借足矣豈可

行年錄

四十餘歲

十一

復荒汝工自負去又嘗以隻鷄尊酒候邑侯比逸去復曰遊瓦尊可見選侯笑與之其清樸如此

明鄭敬轉山東副使食少事繁方踰四表而髮盡白自陳致仕歸卒于家年五十八幾無以為殯廣東志

明王叔果字育德擢廣東按察副使引疾歸時尙未五秩屏居鄉廬精研六經性理之學浙江志

明張光甫父滿起補滇南叱馭勤勞目痺病篤光甫隨侍時年幾五旬衣不解帶日夜進藥嘗糞天願以身代父逝萬里扶襁號泣毀形終身不茹葷河南府明陳錫爵時御史楊春茂疏上請權爵愈憲為遂飄然掛冠年未五十也廣東志 互見九歲

明張執中號歷山爲戶部主事失權相懼而歸時甫踰  
強仕家居孝友折衷經書子史勒成一家言爲諸子  
姪後生先資至老不倦壽八十二部使者表爲人瑞  
明海州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家成喪持  
服養姑遂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間採訪使上  
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徐宗實上言曰隨事  
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  
於筮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矧目截耳亦  
無以加自當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題其  
言下郡邑旌之

行年錄

四十餘歲

十一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峰氏纂輯

四十一歲

漢桓麟字元鳳蚤有才慧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  
四十一歸德志

漢京房字君平治易專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  
京生也後與石顯五鹿充宗不協徵下獄棄市時年  
四十一

漢胡碩字季叡遭疾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  
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惔賈印綬  
即拜陳留太守碩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

行年錄

四十一歲

一

碩以手自擎陳辭謝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  
謝意氣精明是日疾遂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  
年四十一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  
賜錢五萬布百疋贈穀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  
生榮未艾沒有餘哀開封志 蔡

晉魏舒年四十一舉孝廉

晉卜珣字子玉少好讀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  
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  
當受禍耳不爾亦爲猛獸害子亦未見令終也璞曰  
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珣曰子勿爲公吏可  
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後

聰署珣使持節平比將軍將行謂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敗奔爲元帥所殺

晉却超字嘉賓年四十一卒嘗黨桓氏以父情忠王室

不令知將亡出小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

必傷慙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情後果

慟悼成疾門生如超旨情見皆與桓温往反密計大

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晉陶淵明年四十一倦遊作歸去來辭序云風波未靜

心憚遠役

唐白居易詩下有獨立人來年四十一

宋石介以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歐陽

行年錄

四十一歲

二

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諒焯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

宋蘓子美謫居姑蘓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

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

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歐陽公序其文而悲之

宋司馬康居父喪寢于地得腹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

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

於克積老矣鄉民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

子病願速往也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

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

哀之

互見

宋趙遠字莊叔初遷著作郎帝命遠見上殿帝

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秦檜一語不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及除起居郎帝又曰

秦檜時不附者惟卿一人遠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

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後以疾求外帝以國醫

視疾卒年四十一帝爲拭淚嘆息

陝西志

遼耶律幹特刺久不喜官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

金完顏彝三峰山之敗走鈞州城破殺掠少定乃出自

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

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

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

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

行年錄

四十一歲

三

死不絕大將義之酌以馬潼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

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

五見四

金禹顯爲元將所擒不忍加害以鐵繩鈴之既而遁去

追兵至匿飯山寺中僧走報焉被執不屈死時年四

十一

元揭來成年三十三始爲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襄

荷山之陰笥破之下投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雜

草講習畦間暮則拾薪蘓以給照其配日夜委績佐

之以具婚嫁喪祭存老恤孤

西江志

五見

明李善長黨胡惟庸惟庸死羣臣請并誅善長上謂吾

年二十七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

遂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此吾

徵時股肱腹心其勿問

明鄧愈以征西將軍討吐蕃諸部捷聞上悅使使召還

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

明王紳字仲縉洪武間蜀王禮聘教授痛父補遺骸未

返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得即奠死所仰天慟絕

滇人感愴稱王孝子卒年四十一

明胡子昭字仲常建文初為刑部侍郎死之臨刑詩曰

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年四十一

明章懋字德懋擢福建按察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

宰尹曼懋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耳不罷軟不

行年錄

四十一歲

四

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

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

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病矣尹曼懋然驚嘆為

奏得請互見四十餘八十餘

明劉斌字玉雋號淦溪年四十一夢人以羅衣遺之曰

此第二服也有一人先服矣遂登榜眼

明翁正春字啟東號青陽鄉薦後就教龍溪郡守李公

見紫雲起學宮意溥士有取焉元者起送科舉日命

粧蟾宮折桂極麗期以先入見者卜之俄而先登者

翁也父亦任教延平元且夢人贈彩帳上題以姊元

吉四字郡守周解曰以姊乃易帝乙歸妹爻辭元吉

為狀元吉兆即君首唱奚疑時上夢老子進一春字

覽進呈卷見翁正春名遂擢為第一時年四十一

明丁積字彥誠知新會先是民苦賦外月供錢更胥緣

而為奸貪者至鬻子女積論丁均派令歲輸畢即歸

農民歡若更生卒年四十一百姓哀之有媼哭于家

人問故曰丁令公死里胥復橫索妾無死所矣其感

人類如此廣東志

明許郊母王孺人疾至廢食息祝天自代母疾遂愈夢

神告曰爾齡僅三十上帝鑒其至孝增壽一紀注名

桂籍後中隆慶庚午鄉試年四十一卒

四十一歲

乙

行年錄

俗佛大釋漢和  
圖書館

四十二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

孔子年四十二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

漢郭泰字林宗蔡邕作有道碑文云辟司徒掾又舉有

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

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

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

哀悼靡所實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

邕云吾銘人多矣  
惟郭有道碑無愧

晉溫嶠既滅蘇峻將留輔政固辭還武昌先有齒疾至

行年錄

四十二歲

是救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

聞之莫不相顧而泣西江志一作四十三  
又見四十三歲

劉宋謝莊字希逸家世年無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

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二十子拙淪並知名談藝錄  
父微祖

思按莊卒年四十六此未確  
詳見三十五互見七歲

宋謝弘微卒年四十二文帝嘆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

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

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與友人某友人西南棊有

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

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果果以此歲

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

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乃別文宣去

南齊世祖夢着桑屐行度大極殿階庾温云屐者應運

木也臣按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

謂着屐為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

四十二而行即真矣

隋薛濬為兒時戲渭濱見黃地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

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梓母問之以實對時有

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言應此兒早有名

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不見後終於四十

二六七之言驗矣

唐陳子昂方丁父憂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

行年錄

四十二歲

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懼家人納錢二

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與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

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其不全因命著自

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

四十二慮藏用作傳一作四十三  
互見十八二十一歲 四川志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

為殮葬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墓

不得筮五月甲辰於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

責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塚上是守乙巳於

野宜遇西人深目而聳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

神明日求諸野有吏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

兒耶吾為若言是邇吾墓意今則平矣直社之北二  
日舉武吾為子菑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衾  
凡自塚之物皆在州人皆為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  
是嬰以與龜偶不然其恟焉如此哉廣西志 秦調直  
麻切 秦調小  
者姓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  
遂相周世宗及宋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  
在具慶下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  
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  
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人  
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

行年錄

四十二歲 三

未貴時溥在位每沐浴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  
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大千  
云字齊物 互見三十二歲  
宋實儼字望之嘗謂盧多遜楊徽曰丁卯歲五星聚奎  
自此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年四十二  
果卒悉如其言

宋蘇軾詩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 次韻王鞏願復  
同泛舟詩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帶十圍腰蹶  
身輕山上走譁呼船重醉中歸舞屐似雲金釵落談  
辨如雲玉塵塵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賦年四十二知徐州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壩  
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

五日本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又別  
見  
宋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攻城急或請少避師旦曰戰  
死與戮死何如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監押馬貴  
還據堂坐賊入脅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  
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爾無遺類矣遂與貴俱遇  
害時年四十二

宋張宋卿字恭父母方娠父夢人贈詩曰白蓮池上白  
蓮兒一舉成名天下知四十二年間富貴滿船空載  
月明歸及宋卿卒於官年四十二舟還初殯僧刹名  
白蓮軒既葬于羅浮麻姑峯前有小池號曰白蓮夢  
之驗如此廣東志 已見初生

行年錄

四十二歲 四

宋陳東字少陽上疏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  
布衣歐陽澈亦上疏言事潛善遠以語澈怒高宗書  
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  
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  
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召東笑曰我陳東也  
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  
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  
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  
死議與不識皆為流涕年四十有二  
元丞相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高不伐好賢禮士  
皆出天性事君不失臣節而威於羣小急于私怨年

四十二為哈麻嬌詔所殺

元董士元在揚州與宋兵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

戰至四更敵眾始退及旦行省阿里來視戰地見士

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有與至營而絕年

四十二互見童幼二十三歲

明彭教字敷五天順甲申狀元時張昇歸省餞以詩云

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

可為教執詞未幾卒年四十二人以為讖云

明彭時字純道英宗復辟召至榻前問出身若其年齒

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

入內閣上皇太后尊號時謂李賢宜及此推恩賢疑一年不宜再赦時曰便老為恩非謂赦也

### 行年錄

四十二歲 五

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誥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矣賢稱善閣上上悅

明舒芬正德丁丑狀元授修撰未幾以諫南幸謫外召

復官卒後萬曆丁丑狀元沈懋學授修撰未幾以上

書諫張相丁憂不合移病歸卒二公才氣畧同而修

撰皆無滿任壽皆四十二明史葉載舒卒年四十四互見初生三十四十四

歲

明勞濟字本仁自幼穎敏長而苦學通五經尤長於詩

年四十二始舉鄉薦教人以存心不欺為主江州士

大夫多出其門卒年五十五人皆惜之

明霍思字天錫知上蔡縣正德六年冬十有一月賊鈔

上蔡思增埤濟隍繕甲實廉申令嚴約謹謹謀立

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決諸妻妻泣而曰股

城破妾焉死思曰起臺衝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汝

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

牛酒犒軍思聞之怒執而戮之狗於師曰吾不盡磔

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眾而圍之

思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

死簪諸心拳之入死思之被執也詬罵噴燈怒髮上

指羣賊駭顧失色氣為之惛將釋而用之思不屈以

刃挿諸口脅之思奮厲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

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死年四十二妻劉氏死

年三十並返荆軻山而壟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忠

### 行年錄

四十二歲 六

節云汝寧府志

明賀錦標生於純稔性癖詩書累舉不第托酒自放其

為詞賦不讓元白而臨池有鍾王之遺行年四十有

二竟為馮夷所崇不知其傳書于橘潭抑起詔于玉

樓乎悲夫

明梁廷振字伯綱連丁內外艱號慟屢絕年四十二髮

已斑白廣東志

隋柳氏裴倫妻大業末倫仕渭源令城為賊薛舉所陷

倫遇害氏年四十有二女並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氏

謂曰汝父已死我自念必不能全家門素清白義不

受辱與汝同死何如女婦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



投井女與婦相繼死井中 山西志

明胡貞婦會氏名靜貞十七歸胡原長原長坐鄉人連

累徙邊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

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為人所救甦慨然曰

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莫長養之今復

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

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 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石屋

陷既葬乃曰就平復水澗河如帶

豈非其貞烈使然歟 西江志

明劉端習女擇配蕭東鑑未數歲東鑑卒子瑪半歲繼

卒門內外婚姻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覘之劉泣

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異日何以見亡人

行年錄 四十二歲 七

於地下哉舅姑難其志命冢嗣之子敬濟繼焉劉氏

視猶已出配其兄劉庶積之女敬濟卒劉氏年四十

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寢興凡視姑為節

鄉士大夫表其堂曰雙節 西江志 羅倫雙節堂記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集輯

四十三歲

晉重耳以驪姬之讒獻公使宦者履鞮越殺重耳重耳

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

時重耳年四十三從五士及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

狄 互見十七 二十一歲

孔子年四十三時季氏強借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

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

晉溫嶠字太真至牛渚磯有云下多怪物乃燃犀照之

見水族異物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逼

行年錄 四十三歲 一

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而卒時年四十三 已見四十二歲

晉陸機與孟玖有隙諍於穎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

黑德繞車手決不開天明秀兵至嘆曰華亭鶴唳可

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

晉王虞字世將奏中興賦疏曰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

未能上報天施而營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

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

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

元魏王由字茂道善草隸工草書有名士之風罷郡寓

居潁川天元初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時

年四十有三名流悼惜之 關封志

唐許王素節被逮赴都道聞遺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

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十三

唐柳宗元年四十三有詔追赴都至霸亭上詩云十一

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唐白居易詩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

宋程頤年四十三代呂公著上神宗書謂當省己之存

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

人言

宋王禹偁寄杭州昭慶寺省常上人詩夢幻吾身是偶

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藥何似東林種

白蓮云

行年錄

四十三歲 二

宋蔡傳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奉

親以歸著述頗多互見二歲

宋蘇軾年四十三在徐州任值春早城東二十里有石

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二月有旨改

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為

熙寧河防錄廼即城東門為大樓聖以黃土名曰黃

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

宋唐庚示蟻詩先君捐館年六十疇三算我今四十三

始得幼子蟻餘齡繼前躅蟻也蟻及冠况復未可知

孝章積憂歎

宋孔武仲渡江集序元豐六年歲暮入京師自九江驛

至安上門凡千六百里自己亥至乙丑凡二十七日

時冬春之際寒溫交爭陰風恣號震雪橫作川草初

茁堤柳始芽藍輿獨行無朋友談笑之樂郵舍孤寓

無子弟兼隨之助或長沙遠水極目無人或折椽敗

壁臥見星斗其荒寒聞寂無可告語念非寄翰墨章

句之間無以散其溼鬱而寬其寂寞也故覽曠風物

登涉山川弔往念昔感今懷古以道途之蟠直險易

氣象之風雨晦冥皆發之于詩敘而錄之得六十篇

以覽觀焉是時予四十有三矣西江志互見三十六歲

金季獻能字欽叔避元兵奔陝西行省以權左右郎中

值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嘗謂人云吾幼夢官

行年錄

四十三歲 三

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元張弘範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商關再拜退

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

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

四十三互見二歲

元劉因被詔徵為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以疾固辭且上

書宰相曰因生四十二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

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思命速至因尙敢偃蹇不出食

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

聖門中庸之教也哉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

之餘繼以疴瘵服藥百至晷無一效乃令學生李道

恒納上舖馬聖旨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書上

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

人之徒歟至元三十年夏四月十日卒年四十七歲

無子聞者嗟悼 互見初生三歲六歲

明姚善字克一靖難兵起詔善督五郡兵勤王為麾下

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

我耶善厲聲不遜死年四十三

明徐可大幼讀書觀音閣偶回見黃冠道士與父坐談

不揖而入道士問此子為誰父答曰小兒士曰好個

舉人但榜首未坐耳時可大年已二十為郡名士聞

言甚怒後數科至四十三歲中庚子鄉試榜首張文

行年錄

四十三歲 四

星亦同里人年二十二歲追昔榜首未生之言始信

道士為仙也貴州志

明黃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汪文言之獄意在左魏尊

素為理刑出之羣小忌甚速旨下尊素投獄圍土中

與同難者講道云破得生死方是喻義逆奄使許顯

純誣賍拷掠一日李應昇因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

尊素復就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

楚毒乎顯純愍然為之改容臨書札向叩頭謝君南

向叩頭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卒年四十三浙江志

明劉大啟嘉善知縣署篆平潮撫字勞瘁得疾卒卒之

時惟以君親之恩未報為終天之恨絕口不言家事

淮任五閏月年四十三無子沒後囊無一錢學士饒  
升推所具官輅以殯之百姓為罷市者五日廣東志

行年錄

四十三歲 五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奉氏集

四十四歲

漢李密字令伯養於祖母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昔  
主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陳情曰臣密今年四十有  
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帝覽表曰密不  
空有此名互見九十  
六女類

晉徐邈字景山下帷讀書不遊城邑謝安舉以應選年

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宴酣之後好為手詔詞章

邈每應時收敘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

行年錄

四十四歲

出之

唐白居易四十四歲佐江州有老婦低眉拜舅姑之句

已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 面瘦頭斑四十四涼

謫江州為郡吏 自誨云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

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

汝不思二十五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

日皆驚然胡為自苦於其間

裴洎入相之年纔四十四鬚髮盡白宋劉希白  
南郡新書

唐杜牧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

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姪出嫁長林鄉正杜鶴

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宋歐陽修續思穎詩序皇祐二年予方畱守南郡已約

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魚釣上下

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

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

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

遂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

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嘆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

有二自是悞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二朝蓋自嘉祐

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

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

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

行年錄

四十四歲

自有蹉跎之嘆又復一紀矣江南志

宋周敦頤與安石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

宋蘇軾年四十四言事者指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

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退攝已而歛具十二

月二十九日請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按東坡  
上文語

公書云賦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亦相隨其餘

守舍皆婦女幼穉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女那

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輿物死既去婦女悲

罵曰是好著書成何所得而掩我如此悉取焚之

宋黃庭堅年四十四歲入史局  
宋王禹偁楊州池亭即事詩吾生四十四結佩呼郡官  
掌舌入綸閣待詔直金鑾匪謂得祿少所嗟行道蹇

宋錢若水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上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止疑其算部屢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後病足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其母曰金五百兩于延年甫七歲錄為太常奉禮郎互見十歲 宋賈黯字直孺以病求出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

宋楊邦乂字晦秘金帥完顏宗弼入建康時李悅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乂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迎之十里亭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翼日宗弼等與悅邦乂

行年錄

四十四歲

三

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悅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尙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遙望大馬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江西志

宋朱熹寫照銘云予生四十有四而容髮凋瘵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

宋趙師民字周翰淳靜剛敏舉止挺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尙清遠專以讀書為事互

五十

宋陸秀夫字君實崖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纜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先入海夫人趙氏挽舟未卽下夜諭之曰爾先去怕我不來旋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後官諸臣并將士咸於秀夫忠義從死者十萬餘人互見童幼

宋太學博士劉君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學但如是而已西江志 元吳澄作 金劉太傳文集序

行年錄

四十四歲

四

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張芹心 遺錄 明胡廣年四十四卒上諭侍臣曰天生人才實難得廣速折乃爾慟悼久之江西志

明舒芬字國慶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諫武宗幸宣府帝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幾斃嘉靖時帝欲尊崇本生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本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學者稱紫溪先生萬曆中追諡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請福建提舉贈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官所推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

送祀芬配倫云明史葉西江志〇五

馮經繪字主一通州人罷秩後卜居村壘杜門却掃

不琴不棋亦不能蕉葉飲終日誦讀如書生言笑俱

怪動移亦簡乙已疾作正容端坐而逝年四十四卒

之口州人罷市巷哭曾令肥城肥城人千里來弔北直志

明萬元吉字吉人贛州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

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

赴水死年四十有四西江志

行年錄

四十四歲 五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氏纂輯

四十五歲

三國蜀法正字孝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

累日

晉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年四十五耳子猷

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

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

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劉宋宗室秉字彥節與袁粲謀攻齊王而死時年四十

行年錄

四十五歲 一

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以朝廷危殆常懼禍敗每謂

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殘生

何足愴耶秉不能從

唐元結別王佐卿序云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

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游吳中佐

卿須日遊西蜀對酒惜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

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

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豈可得

乎 唐白居易詩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

唐陳嗣字弘嗣養母以孝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

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內優于道遠親終沒春秋高矣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互見八十五歲

宋韓琦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為己任遇事不憚勤勞

宋梅堯臣謝王待制勸飲酒詩公復遺我詩責我詞甚毅指以年齒衰非酒何養氣春飲景可樂夏飲暑可避秋飲心志愁冬飲暖勝被醉歌人不怪醉言人不忌在酒功實多止酒酒何罪假如壽九十今子已半世不飲徒自苦未必止為利云

行年錄

四十五歲 二

宋呂祖謙年四十五卒諡曰成學者稱東萊先生

宋陳垣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于辛丑歲垣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遂卒年四十五互見四歲

宋魏勝字彥威拒金軍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增生兵來勝力戰遣人告急于劉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不發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官其二子郊昌沒劉寶

家貲貶瓊州死

宋劉士英字仲發通判大原金兵大入與將官王稟堅守歲餘城中食既王稟赴火自盡士英力戰死之時年四十五浙江志

宋蔡樞字子歷年四十五丐致仕榜所居堂曰世隱金郭蝦蟆堅守會州元兵併力攻之蝦蟆集金銀銅鐵雜鑄為砲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焚積聚曰無至資兵積薪州廨呼家人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其妾欲有所訴立斬以狗火既熾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盛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

行年錄

四十五歲 三

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

元黃澤始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授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絕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為己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後至正六年卒年八十有七 四川志

明高察字汝哲仕廣西布政使以不赴江陵父喪註年老休致時方四十有五察歸儲書虛白樓蒔花種竹不問戶外事論者謂其淵博似子長汪雅似叔度清約似淵明云四川志

明寇永清字湛若汾州同知免官歸時年四十五下隱

邑東龍灣之陽建知足山房構小月山堂布衣蔬食

彈琴著書足不入城市二十餘年陝西志

行年錄

四十五歲

行年錄

四十六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漢蔡邕自陳書曰臣年四十有六狶特一身得託名忠

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漢姜肱字伯維與徐穉同徵不應桓帝下詔彭城使畫

工圖其形肱卧於幽閣以被緇面竟不可見時年四

十有六漢書

漢桓郴字彥林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矯馮方亦為

郎郴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

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郴等為酒黨免

行年錄

四十六歲

官禁錮郴遂以廢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

漢書

漢田疇曹操封爵不受以死自誓年四十六卒淵明詩

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

晉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

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查道已死罪福皆不虛

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

卒時年四十六

南齊張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

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

得方伯耳死時四十六一作三



梁侯景既懷反計上言曰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

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驚譁寧堪粉骨投命誓

門請乞江西一境授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

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肝食

唐白居易詩四十六時三月盡芳春爭得不慙慙一我

今四十六衰醉臥江城

唐權皋字士繇辟召皆不就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

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人率渡江李華柳識韓

洞王定皆仰鼻節與友善卒年四十六洞等制服行

哭西江志

宋朱昭為靈武兵馬監押攝知城事夏人攻城將陷昭

行年錄

四十六歲

集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遭污幸先戕我家然

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

丈夫之事畢矣因令盡殺之乃與戰殺獲甚衆馬蹶

墮塹敵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

死年四十六陝西志

宋楊大年傳得錢若水相法故有知人之鑒謝希深為

奉禮郎楊大年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

惜不已鄭天休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

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本年

四十六皆如其言歐陽公歸田錄

宋杜杞字偉長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聚起反杞誘

降誅之杞性強記通陰陽術數之學自言吾年四十

六死矣日據廁見希範與起在前訴免叱曰爾狂僭

叛命法當誅尙敢訴耶未幾卒

宋吳瑛字德仁仕虞部員外郎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

仕公卿大夫挽留不聽皆嘆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饌

于都門歸斬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

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

亦不問有減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

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又見八十四歲

金馬慶祥字瑞寧元兵攻鳳翔慶祥奉行省檄清野將

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不

行年錄

四十六歲

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元先鋒戰不利

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元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

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

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元兵擁以行欲降之語言往

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

金商衡字平叔為奉監總帥府經歷官為元兵所得使

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誰何人為汝招之耶兵掉其巾

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

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

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刎年四十有六

元不怒木病帝遣醫治之不效乃附奏曰臣屏庸無狀

叨承春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

十六帝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互見十六歲

元吳澄西陽宮記西陽宮者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托

也昔韓子二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

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薨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

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秦而遽終她

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准官越一年

崇公歸葬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西陽宮

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仕多在江北及晉中朝年四

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類崇

公之墓距越岡之墓踰四十年越國之墓距文忠之

行年錄

四十六歲 四

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

不可得其墳墓之托幸有西陽官焉西江志

明李文忠字思本疾革時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

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

明王愷字用和胡大海戊妻被賊害愷亦及于難當難

作時苗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

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邪賊初縮手不敢

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

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

日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愷死為嗟悼良久

親為文祭之明王愷齊棟曹名臣錄

明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

孺不屈上曰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

在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

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

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

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為絕命詞曰天降亂

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

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

我尤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典史

魏澤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詩孫枝一

行年錄

四十六歲 五

葉是君恩

明楊守謙字允亨仇鸞潛與寇通諳謀名雖勤王實按

兵觀望縱賊焚掠逮詔獄棄市年四十六臨刑自若

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

臣心臣死何恨得與岳武穆子肅愍同遊矣無何鸞

謀逆未就而死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棄市先是謙

之及禍以八月二十六日鸞就戮亦以明年是月日

人以爲天報不爽云陝西志

明馬汝彰字存美歷山東按察使所至聲稱蔚然轉雲

南左布政使累疏乞休時年甫四十六純厚和易與

物無忤優遊林下者十有六年當道列薦以十餘餘

白梅約無進取志衛輝志

明桑拱賜崇禎甲申李自成渡河聞其名力招致不應  
遂不食於六月十二日設帝位正衣冠拜畢乃死年  
四十六歲世稱松風先生平陽志見十五歲

行年錄

四十六歲

六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四十七歲

周書文王受命惟中身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  
位時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孔子年四十七為中都宰 是歲定公五年季桓子嗣  
立穿井獲豮羊問於仲尼仲尼辨之

孔白字子上年四十七雜註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  
請於子思

三國魏司馬朗征吳到居巢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  
布衣幅巾欲以時服州人追思之續廣志

行年錄

四十七歲

一

晉劉盾鎮尋陽問戴洋曰我病當若否曰不憂使君不  
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  
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  
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  
是歲果為郭默所害

梁元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  
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魏  
師克江陵四十七也

梁袁昂初仕齊齊滅獨拒境武帝屢寬喻之尋為吏部  
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  
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

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尙書未爲  
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互見五歲十五歲

唐白居易浩歌行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  
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

唐柳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韓昌黎文

平陽志

王師伐蜀孟某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自贖表詣王全  
斌請降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  
勞之有司始候某至闕令銜璧獻俘于大廟一皆罷  
之車駕親勞于郊近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預  
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

行年錄

四十七歲 二

焉封泉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  
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祝三公之秩母不哭以酒酌  
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  
是誰咎乎吾以汝所以忍死至今今汝既死吾藉其  
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宋釋文登玉壺清話

宋周濂溪年四十七作愛蓮說

宋楊億卒年四十七詳見三十七歲

宋蘇軾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

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爲之因會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榜之

是歲作前

宋王安國以呂惠卿諂事安石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

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論之曰宜放鄭聲  
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  
安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西江志

宋吳玠字晉卿屢却金人年四十七卒於仙人關

宋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

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

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子也

宋黃友同神師中解太原圍明日大軍進十里止友急

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不聽友仰天嘆曰事去  
矣迨曉兵果四合友被執勒降友厲聲曰男兒死耳

行年錄

四十七歲 三

罵不絕口敵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年四十七

居平許國嘗語子弟曰馬革裹屍吾素志也異日收

吾骸當以足心黑子爲誌其忠誠天植如此浙江志

金石林元毅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元毅率吏卒出

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

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

面目見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爭爲效死

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

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

元主疑宋文丞相有變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  
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

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贊

從其請遂詔殺于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

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

有黃曰孔曰成仁孟子曰取義唯其義盡是以仁至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收

其屍面如生江西志作四十九互見

明王度字子中靖難兵至與方孝孺相誓以死坐語不

遜夷三族年四十七

明張字敬七試春官不利將為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

得孚敬千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三載當成進士即

與人主若一身又有王御史奇其相助之資斧乃強

行年錄 四十七歲 四

歸及成進士年四十七矣

明沐琮生百鳥喧集卒之夕星隕光芒亘天春秋四十

有七將壘坐前掘有石人雲南志

明倫文敘癸酉主考應天試事竣還得病卒于京師年

四十有七廣東志 互見五歲

明焦顯舉人韓王府教授年四十七謝官歸築居於泌

水之陽即芳之祖 南陽志

元周克復之官山東道值盜起妻子奔竄有女甫八歲

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間鄱商人

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元

弼擇嫁許明道生子三人元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

家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克復驚駭悲惻久之已卯

秋二甥彥升某竟走都迎養克復且愕且喜詢其母

年已四十有七明道早卒以節自勵與偕往焉父子

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流連道說故舊聞者

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鄱西江志 張宇初孝節堂記

明金良女名汝安少以孝聞及笄人慕其賢爭致聘氏

以父母老且病卒不許迨後父先卒母繼亡及終喪

年已四十七遂不嫁史官危素傳其事為之贊曰楚

安之孝過乎孝者也然其行 大夫屈原之忠過乎忠者也故

可以愧丈夫矣浙江志

行年錄 四十七歲 五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集輯

四十八歲

孔子年四十八為司空

漢黃憲得年四十八天下號曰徵君

三國魏管輅字公明精易學兼通占相之術言輒奇中

嘗自嘆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

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

不拾遺袍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

何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

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

行年錄

四十八歲 十

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三國蜀何祗字君肅彥乘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

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入君壽恐不過此祗

笑言得此足矣祗後至健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

所言晉陳壽益都者舊傳

晉張茂字成遜兄死攝涼州牧臨終執兄子駿手泣曰

吾先人自漢初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

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

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

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

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

十八

晉下壘討蘇峻戰於陵西為峻所敗峻進攻青溪壘力

疾苦戰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珍野見父沒相隨赴

賊同時被害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

孝子夫何恨乎

晉劉琨為段匹磾所拘王敦密使殺之琨聞敦使至謂

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

但恨仇恥未雪耳因歎歎不能自勝匹磾遂收琨殺

之時年四十八

晉陶淵明年四十八荅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

東西錄

行年錄

四十八歲 二

南齊褚彥回少時嘗病篤夢人以下著一具與之遂差

其一至年四十八而卒 淵以宋之近臣為齊佐命

淵死時年四十有八齊主受禪至是纔三年耳苟三

年之生乃遺萬年之臭較其所得失孰為多哉 從

父弟紹嘗嘆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

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互見十餘歲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

北齊劉晝字孔昭以六合賦見嗤邢魏求秀才十年不

得發憤撰高才不過傳冀州刺史鄭伯偉見之始舉

晝時年四十八

北齊陸印字雲駒母喪哀悼遂沉篤伏枕弟搏遇疾隨

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必

不得使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

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一慟而絕年四十八

前秦苻堅時童謠云河堅連牽三十年若後復敗當在

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苻春之敗其國大亂後

二年姚萇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

唐馬周字賓王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

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蒿肩火色騰上

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官至宰相後為吏部尚書

行年錄

四十八歲 三

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

公

唐韓愈文云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

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作

五箴以訟其惡

宋石允中致仕時年四十八丞相文潞公而下皆賦詩

餞之既歸於第之西南開園種花木與賓客工詩

尤善奕棋後轉太常丞優游二十年卒年六十八

宋石曼卿卒年四十八其友歐陽修表其墓云若曼卿

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而不得至

於中壽其命也夫

宋蘇軾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日

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于中庭庭中如積水

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又夢中作祭春牛

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

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宋王禹偁出知黃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殆半羣鷄夜

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

上惜禹偁才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宜室鬼神之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

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互見

宋張拭字敬夫號南軒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

行年錄

四十八歲 四

小人天下傳誦之年四十八卒朱熹曰吾道益孤矣

宋向子諲字伯恭知廣州年四十八即致仕後復召用高宗親許

蕭林二大字賜之

宋王嘉字知明號重陽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個儻尙義

不拘小節嘗醉於甘河會二人授修真口訣時年四

十有八所遇者唐呂純陽化身也再遇于醴泉嘉趨

拜之邀嘉飲嘉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

一而不告其姓留秘語五篇令嘉讀畢焚之且曰速

去東海投潭捉馬俄失所在乃捐妻子行丐郭杜終

南閭舉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陝西志

元張桓字彥威盜起被執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

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梓桓起跪桓呼晉叱唾賊猶不  
忍殺謂曰汝但一揖亦怨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  
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  
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  
惜

明沐英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上聞訃慟  
賜塋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諡忠靖侑享太廟

明羅倫字彝正以修撰引疾歸遂不復出居金牛山人  
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卒年四十

八面江志

明王績宗字繼志流賊攻羅山宗同衛指揮沈鏜與賊

行年錄

四十八歲 五

對壘方合陣鏜忌功私遁孤兵血戰衆寡不敵誓死

報國賊見其驍勇重圍誘降許立主帥宗叱之曰吾

朝廷臣子奉命勦賊肯從徇私同生賊怒遂剖腹挫

屍時年四十八歲事聞封義陽侯立廟羅山復賜田

供祀 陝西志

宋張慶妻袁氏年四十八柴炭而斃已三日矣尙未殮

也忽然而坐不語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

曰我始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念欲得一

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曰汝不當在此何

爲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

今尙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足抱

出穢汚遂乃復甦明年生子亨互見四十九男類

行年錄

四十八歲 六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

四十九歲

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空山東志

孔白字子上卒年四十有九山東志

三國夏侯威從朱建平相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有

厄若得過可至七十後威是年十二月上旬得疾下

旬轉差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

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客罷合瞑

疾動夜半遂卒

晉郭璞字景純精卜筮王敦舉兵使筮曰無成敦大怒

行年錄

四十九歲

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初

璞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禱稽遺之其人辭

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

十九璞素善桓彝每遊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

也葬後因醉詣璞正適在屬掩而觀之見璞視身非

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末非

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為之將以誰咎故

璞終娶王敦之禍而彝亦死蘇峻之難

晉謝靈運為臨川內史遊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

收靈運于是與兵叛追討禽之詔以謝玄勳恭微管

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

徒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廣州棄市臨刑

作詩曰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蓋稀公理既迫霍生

命亦頊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廣東志 互見少

晉阮孚字遙集除廣州刺史假節餞未至鎮卒年四十

九

南齊顧嵩之卒年四十九疾時高宗手詔與王思遠曰

此人殊可惜思遠與嵩之友善竝屬文章後卒年亦

四十九

梁任昉卒於新安太守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飲

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

有也武帝聞計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

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

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

行年錄

四十九歲

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

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北夢

北齊慕容紹宗年四十九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

還恒有蒜髮昨末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

也吾算將盡乎與劉豐園潁州壘泔水灌之忽風起

舟纜斷徑飄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蒜音

歷髮

北周盧景裕少好閒默馳騁經史不以榮利居心時號

居士焉初頭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

易為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廣記

唐李適字子至為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與人論大衍

數寤而曰吾壽盡此勅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  
未病衣冠寢石榻上

唐趙元字貞固武后朝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

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

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諡昭夷先生齊志

唐李白潯陽紫極宮詩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

唐張巡與許遠守睢陽逆黨尹子奇敗遁復攻圍益進

或請棄城而東巡遠與計曰睢陽江淮保障棄之去

賊乘勝前驅是無江淮也且我饑羸即走必不遠不

如堅守以待救兵于是日賦士米一勺雜茶紙食之

茶紙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已乃食

行年錄

四十九歲 王

人巡乃出愛妾殺以饗士城中婦女食且盡人知必

死終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士病莫能興

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

以殺賊城遂陷與遠被執子奇好謂巡曰聞君力戰

大呼皆輒裂裂齒齒皆碎何至是也巡罵曰有之吾

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

僅三四巡罵不絕口南陽志子奇又以刃脅降南霽雲

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

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閻雷

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

唐白居易詩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四十九年身

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宋太宗於宮中得趙普所上章並發金匱得普所書太

后命傳位普書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

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

宋李宗諤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

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閭唯助與曹彬家爾宗諤方

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宋周敦頤年四十九三月同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行

至山巔吟詩

宋蘇軾詩吾今四十九類此一笑喜。送沈揆赴廣南

詩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冷齋夜話

行年錄

四十九歲 四

子由在筠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

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且夕相

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釋所夢

坡曰軾年七八歲時常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

妣方娠夢一僧來托宿瘡而眇雲菴驚曰戒故陝右

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

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作滿庭芳與劉達

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于看山四十九相逢于

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紀年錄七月十八

日幼子遯病亡于金陵作詩哭之曰吾年四十九焉

旅失幼子

蘇軾和李太白引云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  
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  
師卓珙之所刻珙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  
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  
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  
年可食許以遺余故記之詩云寄臥虛寂堂月明浸  
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嘆自昔非  
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  
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  
可覆惟應王芝老待得蟠桃熟西江志

行年錄

四十九歲 五

蘇軾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  
九年矣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  
之陽竝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  
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  
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  
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  
者可以一歎也西江志  
宋趙抃字閱道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  
四十九即不御肉自號知非子  
宋江隣幾善為詩用事精富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  
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

宋鄭剛中云蘭臺先生常宿潯陽天慶觀有行年四十

九還此北窻宿蓋其地乃唐之紫極宮也李太白年  
四十九時宿其宮嘗有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  
復異哉先生其謫仙之後身耶先生遊戲斯文談笑  
化為珠玉誠不是塵網中來其德行文章尚非太白  
所敢望蓋太白死垂四百年矣英爽之氣太空間陶  
鍊許久通明圓悟自應過之因為詩云天遣長庚下  
碧空再將太白作坡翁不然安得四十九還宿潯陽  
紫極宮西江志

宋楊萬里醉樂堂記歐陽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  
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

行年錄

四十九歲 六

舉輒不售乃拜王父藤州使君門子之蔭非其好也  
四轉而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九矣慨然太  
息曰大丈夫不為風翮九霄之鷹則當豹隱南山之  
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筆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  
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  
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  
外秀峯之西麓開三徑墾九畹垣一圃鄧子畦畫爾  
于行宵爾于營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窪沼之  
泚之某所演蓮花之竹之其艾其蘭戶視靈均其菊  
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游巖日與方外之士  
觴詠其間乃作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

堂成與客樂之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

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

名似得謝今十年矣西江志

宋程端蒙字正思朱門高弟也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

巷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

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為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

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為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

啟來學而振末俗也西江志

宋陸九齡字子壽調全州教授未至得疾一日晨興坐

床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

臥而卒年四十九

行年錄

四十九歲 七

宋張洞嘗夢人稱敎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旂吏

卒羅於庭後復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

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童幼

宋張佛子名慶司獄有陰德生子亨三日有一道者丐

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

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

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

也汝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汝之

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汝善保之飯

訖乃去互見四十歲女類

金改恒字完貞素以德誼才學聞應詞賦進士舉屢中

至御試輒蹉跌金南渡之歲詔會三赴廷試不中選

年五十者賜同進士及第人多冒濫求進公獨曰吾

實四十有九將求入仕欺君可乎終不陳平陽志

元泰不華往招方國珍遇其戚黨陳仲達覺其心異于

斬之搏賊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

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

元管祖英洪武徵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

怙惟慈親鞠育向經事先朝幸已逃誅臣今年四十

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下仁懷遠

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母子拭目清平

謳歌日月上俯從之

行年錄

四十九歲 八

元唐琮奉詔與安南戰於塩場之三江口琮率眾先入

手殺數十人歿于陣年四十九計開朝廷歎惜部曲

至有割股肉祭者南陽志

明周是修名德以字行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

用事京城失守官中火發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

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

聞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年四十九

初與士奇締靖幼攻黃淮胡儼約同死惟是修不負

其言後士奇為作傳或言不顧天命請加追諡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

明危素雲林圖記余高橋書室正而諸峯簡天碧為作

雲林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

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  
親戚棄墳墓竟何為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  
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  
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  
之詩亦足以自樂也西江志

明劉儼二十四領鄉薦中乙榜不就潛心二十五年慨  
然有魁天下之志自嘆曰道可行矣為文根據義理  
登春闈廷對簡切擢第一時年四十九歲亦晚達也  
邵進殿甲尾劉東自稱年未或謂邵云劉公護子邵  
怒劉但笑解以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  
邵卿龍尾掉時天必兩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亦

行年錄

四十九歲 九

解顏

明余鐵字懋器巡按廣右地多瘴毒父老避道請勿逼  
歷錢慨然曰吾不忍慮土瘴之自病而坐視人瘴之  
病民也因出瘴說以遺之還京以疾卒於途年僅四

十有九浙江志

明李承恩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劄記存稿總若干卷  
方類編成集而承恩卒年四十九開封志

明錢守廉字陸石巡按陝西內捍賊氛外飭邊防焦勞  
成疾遂嘔血卒於官年四十九上憫其忠勤加贈太

僕寺卿

金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

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  
人曰爾平生持觀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  
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  
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久之  
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朱王章聞見近錄

行年錄

四十九歲 十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曾峯氏纂輯

五十歲

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 服官政者為大夫以長人  
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註艾老也疏四十九以前通  
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如艾也五十是知  
天命之年堪為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故曰  
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  
卽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者既艾注云  
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  
又中候準織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

行年錄

五十歲 十

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  
以七十曰艾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 五十始衰故不極毀註致極也居喪許有毀  
而不得極羸瘦餘解入各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曰凡此  
之事皆周也也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  
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如  
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註二十有為  
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  
至五十者艾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

五十為大夫有位於朝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  
字焉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  
為禮也疏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  
衰故不許也

王制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鄉

鄉學也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疏此謂  
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于  
鄉學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

行年錄

五十歲 二

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煖音張糧也異者精粗與  
少者殊也餘解入各歲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  
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杖所以扶  
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杖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疑  
死恐其死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力

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從謂行其事也與  
與之而已及則傍有所加之謂註力政城道之役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丙則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註服官政統  
一官之政也

玉藻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喪禮啟殯以後要經之  
麻散垂墓畢乃絞此言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墓也  
髦象幼時剪髮為髻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沒則  
去此飾註不髦去為子之飾疏始死三日之前要經  
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墓啟殯已後亦散垂既葬  
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

行年錄

五十歲

三

雜記五十者從友哭 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  
隨主人及哭疏待主人寔竟而孝子返哭鄉人助葬  
老者亦從孝子友也

喪大記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謂不  
備居喪之禮節也註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  
不散送之屬也

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  
獲狩矣。四井為邑四邑為正四正為甸若田獵則  
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  
頌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于少  
者舉獲狩則夏秋可知註不從力役之事也疏長者

謂四十九以下正義曰案王制文云謂場作未五十  
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菜  
唯田與追胥場作若田與追胥場作之時此未五十  
者猶任田役故頌禽之時多此長者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  
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  
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坐者坐于堂上  
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  
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與  
實能之飲也疏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邊  
豆偶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

行年錄

五十歲

四

儀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詳二十歲冠內  
釋名五十曰艾治也治事能判斷及刈無所疑也

白虎通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  
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  
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

諺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七十不製衣

史記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互見初生二十三十五十歲八六十一百歲百十歲

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  
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說苑同路史衛有棘津有賣漿者

說苑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

五十而餓死于沙丘任李兌故也大戴禮保

周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閔文武之道缺

乃命伯樂申戒太僕國之政作駉命駉伯樂穆王立

五十五年崩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作

國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

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

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元

淮南子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

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至其使人告仲尼亦以為寡過未能伯玉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且然而况不為伯玉者乎故曾子曰三省其身伯

文胎古今玄屑 誠齋

或曰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當其然

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

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

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

其高遠者哉可馬光

孔子年五十為司寇志

檀弓子思之母死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

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註云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

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

人為之翁下有賢為之子况年已及艾矣何得再

嫁庶氏此予之疑已久黃傳言謂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

羊殖年五十為邊城將遠者復親詳見十

牧犢子齊處士潘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

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作雉朝飛操以自傷古今

傳母所作李白詩隴麥青青二月時白雉朝飛扶兩

雌錦衣綺翼何離襪牧犢採薪感心悲又云枯楊枯

行年錄 五十歲 六

楊爾生莫我獨五十而無妻貧士

荀卿字况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藝

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已見老年

漢朱買臣字翁子家貧讀書賣薪給食妻羞之求去買

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汝功妻急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

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為會稽太守乘傳入

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

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漢杜欽字子夏時上即位采良家女欽說大將軍王鳳



曰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  
之容待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  
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  
之心

漢孔奮字君魚除武都郡丞隴西賊隗茂等夜攻府舍  
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  
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  
莫不倍用命焉

漢朱穆為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  
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

漢周總字巨勝梁冀專國前後三辟卒不降身託疾杜  
行年錄 五十歲 七

門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  
熹二年乃更關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  
十二月總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享年五十  
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  
旌休美蔡邕汝陽周巨勝汝寧府志

漢楊震字伯起時稱關西孔子有鸛雀街三鱣魚集講  
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騭聞其賢而辟之

三國魏曹操令曰孤在濟南違迂諸常侍故以病還去  
官之後年紀尚少願視同歲中有五十未名為老丙

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始舉  
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舍欲秋  
夏讀書冬春射獵絕賓客往來之望

三國魏張茂字彥林時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  
還以配士茂上書切諫且曰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  
以報兩足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上顧左右曰張茂  
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三國魏荀彧字文若操饋食發之乃空器于是飲藥而  
卒年五十諡曰敬侯

晉褚君初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君曰核楸之材  
不合以為潘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  
行年錄 五十歲 八

垂五十羊祜與君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晉書  
晉潘岳字安仁作閒居賦曰僕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  
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晉陸機百年歌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鐘嘈噴趙  
女歌羅衣絳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  
奈樂何

晉陶淵明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  
中懷及辰為茲遊 又雜詩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  
喜奈何五十年忽以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  
意

劉宋文帝欲伐魏魏主與書曰聞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何如哉

劉宋劉道憐武帝弟也裕以廬陵王義真刺揚州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耶裕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視其事則于聽望不足矣太妃乃無言道憐愚鄙貪縱故裕不肯用陸龜蒙小名錄同

劉宋卜說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載不行年錄 五十歲 九

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男時元嘉十四年也冥祥記 太平廣記已見初生  
梁武帝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身衣布衣自五十外便斷房室

梁陸襄字師卿為太子家令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戒喻互見二

梁劉纂母明氏寢疾羸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及母亡廬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互見九歲

梁張種字士苗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母卒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

迺以凶荒未獲時羸服制雖畢居處飲食恒若在喪北魏文帝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官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幾也

北周李孝貞字元操遷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已過髮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矣

榮陽高荀年已五十為殺人收銀頓地牢分意必死同年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因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

行年錄 五十歲 十

供養眾僧旬日用心鉗鎖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刀斷奏得原免宣驗記

隋盧思道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歲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又孤鴻賦序云余志學來京弱冠登朝而才本為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而不營雖籠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作守東原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予予五十之年忽然已至永官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互見十五十 六二十歲

唐太宗問羣臣今何事尤急褚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  
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  
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  
焉自古宗姓無其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  
傳之

唐明皇落龍時見僧萬翅曰五十年天子願自愛五十  
以後果有祿山之變

唐宣宗晚歲好長年術驛詔徵羅浮山人軒轅集至歲  
餘放歸臨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上聞

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威定錄東觀奏記畧同

唐徐王元禮疾姬趙有美色子茂逼烝之元禮切責茂

行年錄 五十歲 十一

恚屏侍衛藥膳曰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為以不  
食堯

唐辛謙居揚州五十不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值龐勳  
反攻泗州謙與刺史固守再請兵死戰賊潰凡十月

乃解卒全一州江南志

唐賈爽字師道少官河南尉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

鄉和樂村鳴畢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畢子後不知

所終山中人竟言仙云

唐張說詩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 岳州夜坐詩息

心觀有欲棄知返無名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

唐李適之在相位日會賦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

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  
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為李  
林甫所陷死非其罪時人冤嘆之明皇雜錄

唐高適字達夫年五十始為詩詞即工以氣質自高每  
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唐常表微字子明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  
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游少年中  
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足矣

唐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  
當司詔令已而果然

行年錄 五十歲 十二

唐李白雪竟詩嗟予沈迷猖獗亦久五十知非古人常  
有

唐杜甫詩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  
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候忽已五十坐臥

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唐元結字次山大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

御史中丞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

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於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朝野震悼焉顏真卿元次山墓誌 汝州志 互見十七歲

唐張嘉貞天子許以入相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

主血氣方剛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

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

唐韓愈潮州表曰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朝無親黨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 愈與張籍書曰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唐段洪古剛峭寡合不事產業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五十不能祿

行年錄

五十歲

主

唐孟郊字東野年五十成進士作詩云昔日齷齪不足

嗟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

安花河南府志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

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

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王播年五十始登第同年陳通方年最少因戲拊播背

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便同贈官也播

曰擬應三篇通方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王衡之及

為相通方竟為所困而終黃夔閬川名士傳詳見陳通方二十五歲事內但

王年作五十  
六與此異

唐司空圖五十詩閉身事少只題詩五十今來幾陸衰

唐白居易詩青山舉眼三千界白髮科頭五十人 宦

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五十江城守停

杯忽自思 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權娛 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

長句寄之云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

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萼

綠動綾袍雁起行大抵着緋宜老大莫嫌秋髮數莖

霜 唐沈千運漢中言懷詩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 汝

墳示弟妹詩云今日天氣暖東風杏花拆筋力久不

如却美澗中石神仙杳難信中壽稀滿百近世多大

行年錄

五十歲

主

傷喜見鬢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蹟豈知林園

主却是林園客汝寧府志

唐翟暉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

人以盤擎兒遂生男

唐杜牧妾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

過隙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卒年五十

唐御史中丞薛存誠再入亞臺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

入戶似僧歸後月關吏畫寢考髻見僧童數十持香

花幢蓋作梵唱入臺更呵之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

弟子來迎本師史曰此中丞本非僧侶奈何入登門

識達曰中丞原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

設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請來俗界五十年今足合歸  
故來迎耳聞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遇疾而  
薨其年正五十矣續立怪錄

唐寧王傳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門素凶為  
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  
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墻垣坐廳事中邑老吏  
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為怪嘉祚不動伺其  
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  
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  
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  
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為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紀

南唐陳旼有詩名被召獻景陽宮懷古詩官之不受賜

粟帛還山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樂

平答曰僕久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寧

馨事

五代唐趙鳳病足居家疾篤自筮投著而嘆曰吾家世

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

哉

宋太祖嘗與道士混池者游道士飲醉歌曰金猴虎頭

四真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及受

禪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開寶乙亥

上已幸西洛見之喜遣中人密引至後掖語曰我久  
欲見汝決勉一事無它我壽還得幾多在日過是年  
十月二十日夜時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留  
之後苑或見宿木末鳥巢中數日不見至期上御太

清閣望氣晴明心喜俄而陰霾四起急下閣召太宗

至對飲悉屏官妾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上

引玉斧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五鼓周廬者寂無

所聞帝已崩矣時年五十宋張洎雲

宋李璩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初父峯漢末被誅至是

李昉為訟其寃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

宅錄璩而官之然璩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

行年錄

五十歲

六

與之同難豈意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

之祚則已往之寃獲伸于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

矣詔授璩著作佐郎與昉同宗且同里時謂

宋孫復字明復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

貧不娶故相李迪守竟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

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

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適曰吾女不妻

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

莫大于此先生于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

以嫁山谷表老蒸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

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允娶之李氏亦甘淡

宋王闢之澠水燕

宋趙師民字周翰九歲能文舉進士第年五十來京師

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鑄列薦為園子

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互見四十四歲

宋邵堯夫無名公傳無名公生於冀方長于冀方老于

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

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

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

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

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

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

行年錄

五十歲 十七

去矣

宋歐陽修年五十二月使契丹還進北使語錄

宋歐陽修序梅聖俞詩云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

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

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于事業

宋劉渙字凝之為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

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同年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

高詩以美之一作五十餘語異兩存之 又見五十餘互見八十一歲

宋王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揚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

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

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

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宋蘇軾與李公擇書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

真可謂淡而有味者

宋秦觀陳令舉妙奴詩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

未央天欲文彩老更昌故使欽願羣翔五十僅補

尚書郎互見十二歲女類

宋黃庭堅荅元興詩君不能入身帝城結子公又不能

擊強有如諸葛豐法當憔悴百寮底五十天涯一秃

翁

行年錄

五十歲 太

宋米芾十紙說越陶竹百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

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宋鄭俠字介夫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云古人蒞

官政五十日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稱彼彼

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岩谷由公仕

以觀其庶無愧惡

宋王禹偁北樓感事詩甘貧絕誅求易退無鴟鵂五十

擬歸耕何必懸車期

宋侯延廣寧州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

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

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

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互見童幼

宋孔武仲信州學記云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

於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於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

樂詩書其聲籥鼓琴瑟士之志於道者不憚歲月以

游心於其間至於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

謂不惑之時也涵之益廣濟之益深又十年則性命

之理較然於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

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

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西江志

宋彭天益大觀初上封事力言權奸誤國年五十卽致

仕居司空山儵然有物外意

行年錄 五十歲 无

宋張夔五十登第七十致仕卒年九十有三夔自茂名

宰遷知新州高宗嘗書名於屏曰南有張夔北有周

昕廣東志

宋歐陽守道云子孫爲先世保墳墓固不當以禍福報

應論然予行年五十觀人間興廢絕續亦多而所謂

禍福報應者理出於此甚昭昭矣詩曰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書曰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詩書言禍福未有不歸之祖先蓋其氣

脉至親與泛言鬼神不同也西江志

宋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書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

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

共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宋程俱字致道題張太丞明園亭張侯翰林客金龜著

朝班五十未云老幡然歸故山歸來謝奔走治此五

畝園

宋萬密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

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得已而休官者安

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子

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二

宋范成大字致能乙未元日用除夜前韻書懷今年五

十矣詩云浮生四十九俱非樓上行藏與願違縱有

百年今過半別無三策但當歸定中久已安心竟飽

行年錄 五十歲 子

外何須食肉飛若使一坵并一壑還鄉曲調盡依稀

宋林光朝字謙之送別使君黃中易守延平詩三千儀

禮非綿蕪五十行春尙綠衣

宋李孝基字伯始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

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宋陸游舟中作云詩人無復同盟在酒債何時一洗空

已迫老年宜易感人生五十卽稱翁

宋葉適送王通判詩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異兼長

雄自小赤心天與通可惜五十方治中

宋袁昇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

臨安置妾旣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

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楚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

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酌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

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

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後爲浙西使孫洪官郡司馬

宋趙蕃字昌父年五十猶問學於紫陽既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卒年八十七西江志

宋竇從周字文卿志尚冲雅年五十偕弟澄從學朱子行年錄 五十歲 三

得操心之要及歸築室講道一夕盜入其宅曉久去之知爲從周居謂其徒母驚此公相率

宋陳準字正臣星子人以父業蔭補官年五十卽掛冠歸號清隱散人有別署在石屋間文公爲扁石屋書

堂後孫睦以通直郎致仕祖孫相望皆盛年納祿云江西志 父策字思文志一作五十餘歲

宋莫伯鎔字器之少有高志年五十卽歸休

宋黃琮字子方爲福州方田指教官時號循吏年五十以母老丐歸傳峇鄉薦不起母喪哀瘠不食甘露降

於總帷三日郡縣廉訪琮曰豈敢以冥冥要人欺君耶

宋陳去非詩老夫五十尙可癡憑軒一賦會真詩黃修甫

宋楊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得年五十誠齋序其文哭曰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

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天歟人乎雖然斯人無過於今斯文當有過於後也西江志

宋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象山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以道能定能靜嘗謂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

皆碎使假以年聖域固其所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止知

命哉西江志 行年錄 五十歲 三

宋趙孟簡宋宗室文天祥見之曰瑚璉器也後天祥赴闕孟簡留吳中僅五十宋亡元欲官之固辭以疾遂

去吳依親交以居絕口不談宋事新江志 金張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

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

元廉希憲年五十癡疾十一月十九日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互見九歲十九

元王文翰性至孝家貧備書養親年五十母目雙瞽每夜默禱於天母目復明人以爲孝感太原志



元范樟題皮野逸亭方丈新亭隱叢篠下有長風蔭新  
沼杖間白日漏遊絲空外青烟送飛鳥人生百歲今  
半之更百千歲將奚爲麻姑自是好風骨按行蓬島  
歸何時西江志

元唐義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衰麻

元劉德孝事後母何氏傭工取值寸錢尺帛皆上之四  
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悉爲

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陝西志

明王稔學海齋銘吁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  
海志爲學也揚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夫海之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爲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於海無亦由其不  
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爲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  
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於海君子  
學道惟其不息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志於學者  
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間吾知其至於道  
也必矣故爲銘以誌之西江志

明顧恂餘年五十生子鼎臣既壯每夜焚香表祈父壽  
願以已壽益親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所  
焚表也後一大院字有硃批字數行末云自此以後  
開田單火牛通行無滯至乙丑登狀元父年八十猶  
及見云

方獻夫晉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病乞  
骸骨不許少傅李時爲請始許暫歸桐治時謝曰  
吾得稅駕公之賜也異日主上問及幸爲道廢疾不  
堪用狀時曰公以台鼎爲桎梏耶何避之深也復命  
乘傳歸治第西樵山麓讀書談道優游十載卒獻夫  
年僅五十輒辭樞筦其急流勇退世所罕觀廣東志

遺腹

明楊博字惟約別號虞坂年十七舉於鄉二十成進士  
未四十而御史中丞甫五十而官保其爲御史大夫

也尊人舜原公無恙三掌邦政再掌邦治子以文武  
魁天下六卿一品父子生得者國朝才兩家而公居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一焉生正德己巳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六平陽志

明焦竑字弱侯從督學耿公楚侗聞道甚早耿稱此生  
宿學懿行當魁海內諺云文德成梁金陵發祥是橋

乃公首義創也年五十登狀元果應其說

明韓忠定文年五十時喪其閭夫人子悲數以再娶并  
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

處唯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  
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

此有先後果雜記一云老而形神堅壯百歲互見初生八十六歲

明周金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至七十四卒

明王軒字夏臣經術精專以貢爲松谿教諭年五十無

子棄去不赴陽明為賦當年一詩 家本饒中落魄  
年藝菊後圖號曰肥香道人年八十三卒

明王琦字文進督學致仕歸年五十在官清介門無私  
謁居閒值歲稔冬雪僵臥不能出門戶却餽不受竟  
以饑寒卒

明婁堅字子柔經明行修為學者所宗年五十貢於春  
官不仕而歸詩文爾雅工書法人爭傳購之晚與唐  
叔達程孟陽為練川三老 江南志

明卜璠字樸菴行年五十即不關家務日以施藥掩骸  
放生修路為事 子鐘孫履吉皆授巍科壽八十有七  
發而光如生 江南志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明吳宗充字魯於慕披裘翁故處為兼葭莊居之年五  
十自為棺號大歌龜鑄名其上古稀有餘乃卒 江南志

明邵濟字濟時同知廣州府五十輒投簪曰瘴鄉南荒  
豈可戀戀以繫母思

明胡文泰事母極孝膳必躬視冬夏必溫涼寢枕糞便  
必親驗之自五十後寢食未嘗少離母側

明高榮楚字問南性孝年五十見父色不怡輒跪而受  
教

明丁禧襲父指揮年五十猶無嗣息人有勸其禱祀者  
禧曰人受命於天而得生於祖與其乞靈土木曷若  
乞靈於親乎歲時伏臘必走謁墜下具牲俎申誠悃

雖風雨寒暑未嘗愆期一日冒雪而往拜謁竟瞻視  
隴上故有械樹方隆冬見碩果一如拳異而携歸與  
室人啖之遂有娠生子弘潮得世襲 江南志

明劉本用字汝玉登進士年已五十同籍或諷稍隱其  
年本用曰始入仕而欺君賢者不為 後以引例致仕  
歸襄蕭然自慰 其齋柱曰心性無朋千古快  
兒孫莫怨一官貧 江西志

明柯春早字梅實母卒每一哭嘔血數升年已五旬尚  
嗷嗷孺子泣不久竟嘔血卒

明王汝謙孝於母屢舉不第第時年五十矣曰一羈職  
事即不得時時奉慈顏於膝下即托疾拂衣歸養遇  
有時物母未嘗不以入口 母卒時方隆冬且夕號哭  
忘寒悲鳴感遂終身不仕 陽平志

行年錄

五十歲

美

明紀純鼓麓晨征詩云三千道路憐金劍五十功名笑  
布衣 彰德府志

明高明乞終養疏云臣之父母止臣一子竟使隔離情  
豈堪處且臣雖弱病年方五十父母癯體俱將入旬  
臣如未死委致之日尚遙父母縱安生存之時能幾  
將欲就以奉養江流險阻豈暮年事將欲教以書問  
切切兒語徒割老懷使臣今以往尚問同期臣悉父  
母之喪父母思臣之疾兩地一情牽纏曷已是必各  
傷心志並愴肺肝心肺漸傷性命可慮若臣因父母  
喪生百死何論脫父母因臣致變死有餘辜臣是以

再滴血誠塵蹟天聽伏乞皇上帝推孝理特降慈仁  
察臣微誠允臣歸養臣亦豈敢釋然長往也且養且  
藥益進益修誓當再竭駑駘以俟驅策甘心隕首用  
報殊恩西江志

明朱元旻事母至孝母性嚴年五十嘗受笞退而擊鮮

池上寒僵誤墮水母疑其受笞而愠益大杖之旻終

不敢辨妻被謔不悅於姑旻屏不相見者十載後母悟始召其妻還浙江志

明史五常父萱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

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塋遂權厝之携五常北返

每論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

歸塋則汝可報父恩而我可盡婦道矣後母歿五常

###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於天

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于臺

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

五常以禮斂櫬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

文既返塋結廬墓側居三年廣東志

明陳兩湖先生官翰林抗直忤貴人意飄然解組歸臥

龍津之上時年僅五十耳而鄒文莊羅文恭先後以

言事奪官還里公歲時往來兩公間論心講業悟日

益微蓄日益遠西江志二十七歲

明王時槐字子植師同縣劉文敏及仕徧質四方學者

自謂終無所得年五十罷官反身實証始悟造化生

生之機不隨念慮起滅學者欲識真機當從慎獨入

年八十四卒西江志

明龐嵩字振卿守曲靖地故難彝難治嵩曲加訓誨彝

風漸變居二載以老罷而年纔五十蓋忌者中傷云

廣東志五見老年

明顏瓊字伯璋任沛縣知縣北兵來攻急瓊呼弟珏暨

次子有為曰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

家白大人瓊既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為士臨

難豈容免乎賦詩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際此情祇

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

### 行年錄

五十歲

五

賊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兵入指揮王顯迎降

瓊具冠帶升堂南望拜雉經死年五十有為自刎以

從

明邱瑜聞李自成兵至書絕命詞云百歲春光強過半

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

歌因死畧遲遂被執後聞自縊死

明吳偉業贈冒辟疆序余獲交于賢士大夫不為少矣

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

君方始表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

當之耳江南志

凡九續而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

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御矣

卿大夫士妻進御之法亦如此小星志

白虎通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十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

正字通姆音母女師也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

道教人者

晉壽張女子張雨蚤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

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成善士謝夷吾

為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蘇士潛蘇氏家語

山東

行年錄

五十歲

壬

元曹處女名雪字玉英年十三善鼓琴十五工詞翰母

歿竭力躬營墓年五十不嫁嘗自誓曰死作處女塚

至正間錢塘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楊廉夫弔

之以詩曰曹處女白雪雲抱玉真珠華十三善鼓琴

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叮嚀媒與妁

必嫁與公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官家捉處女

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粧貯以黃

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

十萬七寶百萬鏹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凰置酒結

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

做志皎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

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口不開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三塚婦江

明陳和妻高氏和卒教子奉翁姑翁姑歿以禮殯葬年

五旬嘗流泣謂所親曰妾葬翁姑於心願盡妾父洪

武間舉家流移河南之虞城不幸父死旅葬城北母

乃以棗木小車朝同埋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幼且

孺茲欲昇父遺骸歸合葬焉乃卜日遂抵虞城至葬

所墳塚纍纍不能辨哀聲不絕乃以髮繫於鞍上逆

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覺鞍重不行即開其塚其所

行年錄

五十歲

辛

識朝宛然知為父骨無疑矣遠近來觀者咸驚異之

贈遺以歸既卒事孀居晏然人稱為節孝云直隸

明林廷妻陳少松女年十七適廷未踰年廷病劇製木

主授氏而卒氏自縊壞戶救之仆地遂血貫雙眸年

五十病且死為棺自題曰復主塵遺命與主俱瘞故

篋中有橫江詞云日落孤帆盡江流片石微千秋明

白水不逐海風吹此言志之作然生前無一字示人

湖廣

明高澄祖母五十目雙瞽澄傷之因素食不去左右久

之目復明湖廣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餘歲

漢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

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晚暮

而震志愈篤鄧騰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綱目

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

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之本心也家有二牛遂以與

之玄度得以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

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

言幸勿忘玄度也後果如母言官至極品衛經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一

三國賈洪字叔業曹操以其爲超作露布不卽敘病亡

時年五十餘仕不至二千石時人爲之恨

晉羊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汝濱有行父止而觀

焉嘆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

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互見五十八歲

晉王祥字休徵事後母三十餘年母終乃出仕年過五

十矣後仕至太保封睢陵公年八十九薨

王羲之十七帖云吾年垂耳願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

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人年五十不爲元六十則稱下壽

晉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與子姪書曰吾少多病又性

好閒雖在童年志棲物表弱冠入山事釋和尚於時

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

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喪積以憂遊心慮荒衰

遂與兒曹歸耕隴畝山居十年齒踰知命前途幾何

及耄未至昏尙可厲志成來生之津梁偷樂空閒宿

心所至汝等冠娶已畢吾復何憂但願守全以保令

終自今家務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西江

志已見二十歲文稱節

晉陶淵明與子疏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

僂俛辭世使爾幼而饑寒按五十當作三十蓋從此

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二

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

晉時劉聰借國圖臣陳休卜崇爲人清直宦官王沈郭

猗等深疾之卜幹謂曰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

自料親賢孰與實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

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

低看以事關聖乎

劉宋宗慤爲豫州刺史吳喜爲典籤每多違執慤怒曰

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止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

與典籤共臨之喜稍頽流血乃止初慤子爲方鎮多

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蕭索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故命刺史不得專其職

劉宋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數貨

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  
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晝  
避清涼冬不衣絮五見少壯

劉宋孫道德奉道年過五十未有子息有沙門謂曰必  
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遂投誠歸  
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生男其神  
太平廣記  
已見初生

北魏張湛字子然弱冠知名涼土仕至兵部尚書涼州  
平八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

北魏陽固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禪之後酒肉  
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嘆服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三

馮

隋韋世康刺絳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  
餘夙霑纓弁四紀於茲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  
梧楸風先蒲柳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子弟報以事恐難遂他日休暇謂子弟曰吾獨  
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  
爲云何子福嗣養之因侍宴再拜乞骸骨于是出拜  
荊州總管

隋李密致書於唐高祖呼爲兄請與合從殪商辛於牧  
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  
定京師未能東略報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  
鑣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  
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  
子嬰於咸陽非敢開命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天  
下不足定矣顧天下無可慮者鴻書 談  
唐宗室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尙執經太學嗣曹王鼻薦  
之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  
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  
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  
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四

此若在孔門未敢隣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  
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  
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  
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  
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  
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  
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被玷  
汚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  
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  
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  
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

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僞  
至長安驅百官至東洛度至東平僞署水部郎中乃  
思相如之言伴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汚而亦潛拜章  
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  
逆命者罪度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唐鍾離前定錄  
唐杜甫暮歸詩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唐張仲武爲雄武軍使遣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  
鶻時陳行泰殺爾後史元忠遂節制未報張絳攻殺  
行泰求帥軍李德裕因問仲舒北方事仲舒曰行泰  
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  
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五

爲帥軍得母復亂平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  
絳者德裕入白帝乃擢兵馬爾後絳果爲軍中所逐  
唐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鄭侯家多書插架三  
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  
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五十餘出守數  
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  
一足

宋徐積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義  
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  
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  
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互見三歲

宋程頤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  
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法年踰五十一一作五十三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卒年七十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互見十四十八三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六十七五

宋孔平仲送謝仲規致仕詩公年五十餘鬢髯黑如漆  
朝廷方進用未是掛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自身乞  
人疑狗虛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委臭腐視冕紱  
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  
宋宋祁筆記云余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六

盡見前世諸著作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于心又求  
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  
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精粗芻狗耳詳見四歲  
宋楊萬里夜雨詩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寒夜耿難  
曉孤吟悄無儕蟲語一燈寂鬼啼萬山哀雨聲正如  
此壯心滴不灰卽今踰知命已先十年衰不知後此  
者壯心肯更回

宋劉珙字共父喪繼母卓氏年已踰五十盡哀致毀  
宋楊大異字同伯提點廣東西刑獄廣海幅員數千里  
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卽丐致仕不允章四上

得請卒年八十二

宋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賜恤鄉里以學行稱詔賜號處士

宋劉渙字凝之年五十餘為穎上令即致仕歸隱于廬

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已見五十五見

八十

宋李寅請老年未六十母尚無恙子虛已通判洪州雙

舉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

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分司以歸年六十九

宋葛洪登淳熙進士時方禁道學為考試官獨以不背

師學對既足舉員又以不登權門遭回下僚年垂六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七

十始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

一章十七人雖親友不免浙江志

宋趙汝傾字仲和仕永興縣丞真德秀嘗以固窮之節

許之年未六十棄官結廬於縣南蛟坑之帶山西江志

宋湛俞字仲謨為轉運判官年五十餘休致居於閩之

館前鄉人因名其地為旌隱坊

金宗室易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

大臣會議海陵後至易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

致後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曉謝互見十歲

金張汝弼字仲佐為尚書右丞懷表乞致仕世宗使人

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恭知致

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為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

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

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

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此類也

元吳澄送程鼎實序云月巖先生程公志行清峻嚴恪

不苟合不輕進而溫然四海為春之意行於萬仞磔

卓之間使公而展所蘊名公卿也被其澤者幾千萬

人而嶽崎歷落年餘五十乃擢乙科官至經府元僚

而止歷數舉始以康寧壽考終西江志

元兩浙都轉運使廉希貢沈默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

十七年七月未旬下血適其兄恭政公以事來杭八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八

月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舉哀久之忽搖手

止哭者謂恭政公曰吾與兄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

幸會于此謂必能接杯酒之歡數月而別豈一病至

此今將永訣寧無一杯飲之相餞乎時久不飲酒恭

政公手斟酪漿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母去矣大兄

去矣平章兄去矣五弟六弟又去矣吾二人年各五

十而上死不為天汝勿以妻子之故亂汝心汝之妻

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後吾繼汝去矣公手止曰

有囑其弟端及其子可忠侍勉以忠孝促令轉馬既

告辦復臥而逝身後家無一錢行臺賻楮幣五十疋

乃得歸中山玄鈞



元宋无字子虛舉茂才以奉親辭年踰五十乃就官垂

二十載致仕歸薄味清齋行不用杖江甯志

元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往叩

術者曰祿壽不必言但推有子否術者笑曰君有子

矣何為給我李曰我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

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如何同坐皆

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曰吾年四十時一

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鬻之矣莫知

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時坐

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

因置一婢則已有孕適吾妻亦孕兩月間各生一男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九

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年貌相同

李歸告妻妻素悍妒至是見夫無嗣頗慚而憐之翼

日盛享千戶於家千戶先歸南陽李以實告乞假於

所管大官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得旨

給驛行費皆官辦李至厚餽千戶設宴其宅千戶命

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為己子致

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

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

哭坐皆墮淚舉杯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答禮會

客謂李曰吾既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

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同都携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

引之入觀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魏耕

元進士程養全兵亂死國事其臨危自祭文曰幼學壯

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

也寧國龍游粗著廉介非汚吏也年踰五十為國而

死非正命猶正命也程文憲中州野錄

元陳謙字子平年三十始受室踰五十父病革思食鰈

而父歿謙終身不食鰈江甯志見三十歲

明建文君少子文世者建庶人也生二歲而建文失國

幽中都廣安宮英宗復辟感南內事出之聽其婚娶

出入庶人二歲幽五十餘乃出出不辨牛馬竟卒懿

文太子絕一作五十六歲又見五十六歲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十

明金幼孜洪厓山房歌竭來扈從金臺北載筆還為兩

京客漸覺奔馳筋骨衰纔過五十頭俱白西江

明胡儼玉筍白雲圖詩序云余弱冠時先君携上塚拜

某近則曰某祖也又某近則曰某祖也今歲月雖久

猶歷歷在耳目徒以竊祿無補不得展桑梓之敬而

祖宗近壠未嘗敢忘年過半百浸尋就衰引領南望

徒有慨然永嘉謝庭循善書為余作玉筍白雲圖余

時展玩遙岑列岫寸碧千里寄思於丹青對白雲

之縹緲情不能已繫之以詩西江

明王禕贈陳伯柔序云伯柔之學為經則推本於吳文

正修辭則取法於虞文靖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

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前哲日遠斯文之

緒猶千鈞之一髮繼而承之其不在於人乎西江志

明楊璉為戶部員外郎廉慎自將年逾五十即引病歸

室常如磬或勸之官璉歎曰人生幾何官豈可常居

耶若為貧而仕吾親既不逮是身與妻子計也心竊

耻之乃以下自給廣東志

明曾彥字士美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時年幾六十祭酒

邱濬書歸第綵旗對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

西昌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都人榮之西江志

明鄭吳字祖欽年踰五十始獲一第不以日暮為自植

計官六轉歷二千石歸囊無餘貲廣東志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十二

明王世懋云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絕唯政事多暇一

弄筆硯便為佳境耳第三子士駿年十四從老妻侍

官邸檢錄舊事數條付之二酉委譚

明謝緝字維熙知處州府宅心寬厚政尚平易有古循

夏風年未六十即乞去作去思錄

明吳達母病瘵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達年

五十餘互見七歲

明沈璵字孟溫鄉人延為經師年幾六十目背端坐辨

說蚤暮無間後即其投徒處為學官江南志

明簡紹芳年幾六十西歸東山楊升菴送之詩金蘭意

氣音論文宴坐朝霜竟夕鷹千里驅馳來冀道十年

羈旅共滇雲交遊落落晨星散蹤跡悠悠逝水分江

北江南從此別何時何地再逢君因大慟不已簡歸

數年卒四川志互見二十歲

明衛登強家非素饒心存利濟一相士曰據相無子乃

有陰陽文顯必當有子五十後果生子平陽志

明陳庸字秉常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荆門州同

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

市廣東志互見八十六歲

明熊汝達字德明工部侍郎乞歸養時年已望六孺慕

夔夔封君色稍不和則長跪請不命之起不敢起西江志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十二

明陳善未六十引年獲子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為大

師浙江志

明岑萬字體一官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曾佩拜

於上萬引却之曰拜下之禮按臣何獨不然御史卿

之論謫復遷河南右布政前御史仍不解喉言萬老

勤致仕年甫踰艾云廣東志七十三卒

明荊州任字弼予以副榜貢授長治教諭倉吏王俊以

糧數萬額遺累瀕死乃捐俸二十兩與之得生俊感

欲以其女侍為側室拒不納曰吾哀爾代人受過故

捐俸救爾若以市私惠受而女非義也仍付千金遣

之隨中已卯鄉試年逾五旬由教職擢高第人謂陰

德之報云歷山東東平知州平陽志

明唐夢鯤字化卿吏部尚書鄭三俊嘉其能擢知陝西

寶雞縣寶鷄為三秦劇邑或謂夢鯤曰公年垂耳順

遠宦巖疆為公危之夢鯤笑曰為朝廷臣子安所避

時流寇已至潼關夢鯤即星夜交馳甫入境而潼關

失守西安諸邑俱陷賊欲取道寶鷄夢鯤力禦之岐

山隴州殺掠甚眾而寶鷄得以無恙後三秦陷沒不能得完乃憤痛

自益 廣東志

明徐賢字遂良官廣東按察司副使綽有政聲年未六

十卽引疾致仕鄉人高之廣東志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十一

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

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

了賢良方正來楊循吉送軒別記

章霖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厥狀頗醜及引見希木

天之選惟恐不得當也於是盛服飾冠佩甚都并剪

紙為睛粘於目內遠望雙眸炯然既至上前不覺脫

落見者皆匿笑唐小說載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

十九箇人及第五十七

明劉魁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與楊爵周同坐繫時

年五十餘矣

明御史陳良謨聞變痛哭作詩為縶于梁欲自繫妻時

氏方娠謂妾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

延陳氏血食勉之妾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死賊

受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縲良謨大

服其言卽別作縲與之同縲一作張良謨

明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產而君伯得一馬

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

曰馬則乘牛則耕踰跟老僕迺盡策營生示可用狀寡

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界寄寄則入山市漆

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

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

行年錄

五十餘歲

十四

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

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

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

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

疑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

僅敝縲掩體而已阿寄傳田汝成

種几叢書載喪禮雜說云訃書滿六十以後者方稱享

年幾十幾歲其自五十九以前者不稱享年也雖不

見於古制然相沿已久亦可從之

漢館陶公主號寶太主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

餘矣近幸董偃

元柳氏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  
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死  
之理已定矣雖陳餓死豈有他志哉後癘疾不肯服  
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  
遂卒

明蔡環女胡允寧妻事姑孝盥饌必親奉少不憚必更  
之以進姑卒哀毀踰禮年五十餘歲時設祭猶泣如  
初喪

明蕭森妻吳氏森歿氏年二十有五撫遺孤芳成立氏  
年過五十有疾芳割胸以汁進氏知之泣曰會須見  
爾父於地下兒何苦自戕踰年疾復作豫戒芳曰人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五

生皆有死慎勿復然遂卒 湖廣志

明井氏高冲斗妻年二十三守節歷三十餘年聞賊陷  
城已五十餘歲矣嘆曰我守節一生不意遭此投井

死 襄城縣志

明戚氏易應龍妻年二十龍歿誓死不二遺一女適人  
亦死進退無依而堅貞如故年且望六矣流賊犯境  
戚同羣女奔走山谷間出門半里許見執曰老婦往  
爲我炊氏叱曰老寡婦少喪夫無子女苦節三十餘  
年不幸入賊手命也死不爲賊炊賊恚甚刃於石梁

下至死罵不絕口 汝寧志

明葉桂芳女適冷逢泰中年舉一子甫免懷卽教以端

方不率輒管之一口于從外見薦紳者盛車馬過里  
心異之急入告氏且呼其名氏曰車馬何足榮且小  
子呼長者名彼雖不之聞爾則已慢矣遂鞭子背後  
遊洋園里中溺愛者皆化  
之年六十卒 四川志

行年錄

五十餘歲 七

行年錄

廣昌縣志卷之四

五十一歲

孔子年五十一歲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為

魯司寇誅少正卯釋史作四十七歲事世家云年五十六攝相事誅少正卯

晉孔愉年五十一始應召為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

亭侯少嘗得一龜放之餘不溪中龜左顧者數及封

鑄印而龜皆左顧愉始悟

晉孟嘉字萬年年五十一以疾終於家或問劉耽嘉若

在當已作公否荅曰本是三司人為時重如此陶

淵明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

行年錄

五十一歲 一

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

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陶潛孟府君傳汝寧志互

見二

前秦王猛疾篤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

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

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

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曰天不欲使吾

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梁徐陵使北被留致書楊遵彥曰謝常侍今年五十有

一吾今年六梁書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

彼候生肩隨而已謝見六十四歲

唐白居易曲江感秋詩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

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間十四年六年居譴黜云

白序云元和二年三年四年每歲有曲江感秋詩今

遊曲江又值秋日風物不改人事屢變况余中否後

馮昔壯今衰慨然感懷復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

明年秋又何許也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廣陵五十四自郡入相及德

裕帥揚州後大拜一如父之年時謂異數也互見五

李德裕年

宋周敦頤素貧年五十一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爾

美田十餘畝畝畀周興任之以灑掃其父即中之墓

行年錄

五十一歲 二

宋蘇軾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

宋曹修睦進士知泉州恬於仕進年五十一即致仕人

以是賢之

宋孔仲字經父為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有寒疾晝夜

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瘠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

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

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

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

宋李泰伯先生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至明成化

三年郡守謝士元夢先生對浮太白飲覺而異之翼

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

為啟擴視之二太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  
故事蓋距四百十三年而精神感通有如此 西江志  
互見

初生五歲  
三十八歲

宋謝枋得上程雪樓書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  
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

可言孝矣唯龜勉送死或可以贖前過 西江志

明黃子澄名湜以字行事敗被執至成祖親詰問之抗

辨不屈磔死年五十一族人無少長皆斬孺黨成邊

一子變姓名為田經遇赦家胡廣成寧正德中進士

黃表其後云 西江志

明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美髮廔顏身長七尺偉然一

行年錄

五十一歲 三

驍雄丈夫謂當遠到而官止耶暑年僅五十有一論

者惜之

明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以諫大禮被廷杖死闕下先

是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杖

獨重竟自不起年僅五十有一時禁方嚴吊客無敢

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死而為之經紀

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炎荒謫三年諫議班家

聲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吊客何人至秦州有櫬還不

才同放逐後死淚潏潏 陝西志

明沈鍊字純甫為嵩客楊順路楷擄死其死于丁巳之

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

明羅洪先跋顏魯公帖云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

肉凋殘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孰不合悲公幸脫於虎

日使稍有所瞻顧尚能留余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

出於二十六年之後齒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失挫

折此豈無其故哉 江西志

明王懋德字敬中歷官皆著卓異歲五十一疏乞歸不

允勇決而行至將樂卒遺書不受其賻及故官銀兩

後其父良弼竟不受 祀鄉賢  
廣東志

明沈表聘胡氏合卺有期而表遺父難繫獄久之得釋

遂病血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表將不起

呼胡曰吾累汝吾累汝胡曰有命自天何言累也表

行年錄

五十一歲 四

亡胡哀泣日夜不絕聲如此者二十餘年晚得疾家

人將迎醫胡告其父曰未亡人豈可以手令他人視

哉遂卒年五十一 浙江志

明李遇陽妻董線娘夫畫史也遊江湖二十年方歸歸

數月復去夫兄不事生業舅姑之養皆自線娘十指

出舅沒夫兄詐為夫書囑之改適線娘痛哭自縊姑

憐而止之姑歿典衣襄事依兄嫂居或日不爨爨亦

不飽也萬曆中知遇陽贊馬湖府富人家挾貨至千

金前一歲物故線娘號泣曰死吾不愧矣遂不食死

年五十一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二歲

孔子年五十二相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歸魯侵

地

漢班彪字叔皮年五十二卒

漢孔融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

然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

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若使憂

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孝章名憲

三國杜恕字務伯為幽州刺史時征北將軍程喜挾殺

行年錄

五十二歲

一

胡事欲恕折節謝已恕不可曰僕以年五十二不見

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剖

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

說喜於是深文劾之

劉宋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

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動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

布衣蔬食

唐太宗崩壽五十二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唐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即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

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

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為李大亮劉洎等連薦之

召見試令咏鳥立成其詩曰日裏騰朝影奉中伴夜

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

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起拜監察御史其後

壽位皆如天綱之言定命錄咏鳥事

唐陸贄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

諡曰宣

唐白居易生日詩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

○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又池上早秋詩遇滄

二十歲何必更悲

唐彭茲憲宗時進士為進賢令三子伉偶維岳皆進士

行年錄

五十二歲

二

而偶登第在德宗貞元七年父茲登第在其後蓋茲

十七生伉十八生偶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

七年耳子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達世固嘗有此

也解籍彭氏族譜

後唐馬處謙病警驚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日子

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從我學乎馬生乃隨

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

筮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誠之日子有官祿至五

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

甚驗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五十二而殞北夢瑣言

互見七十二

宋陸游詩五十二歲有恩類詩詳見四十四歲

宋梅堯臣字聖俞與蔣秘別二十六年相見作詩云我今五十二常苦離別煎屈指數離別正去一半年

宋蘇軾贈寫真道士李得業曰五十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

宋陸游詩五十忽過二流年消壯心

宋朱熹呈清叟詩五十行過二雙鬢飄秋草平生素心人誰與共茲抱今年廬山下得子恨不早歲月幸同

庚詩書復同道惟應山南北雲母夜堪擣獨生仙期迴崖詎難到丹經不我誑白髮不一掃看公鬚蒼

蒼仗劍者征討又見同生

行年錄

五十二歲

三

宋楊萬里感秋詩今歲五十二豈為年少人荷涼欣暑退蟬苦怨秋新淡慮翻成感彫詩不著塵小兒知得

句欲掉小烏巾

宋趙士陸九江距李成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欲授以偽職不屈陰裂帛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為我雪耻仰藥而卒年五十

二五五見

五歲

宋安世通青城山道人也吳曦反獻書成都帥楊輔曰士大夫皆酒色飯囊不明大義向云少屈以保生靈是棄父而揀子且曠所忌者惟公今悠悠不決所謂停囚長智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

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

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

宋廖應淮字學海性奇放無書不讀遇蜀人杜可久授以康節易數年五十二携一青衣自隨死先三日謂

之曰一月後有山姓烏名人來召我及傳立立當過我可出所藏書付之汝可得官田養老皆如其言所謂召使則崔鵬飛云江西志

金楊沃衍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元遣降將劉勝招之沃衍善言慰撫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

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

行年錄

五十二歲

四

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時年五十二

明胡深字仲淵奉命征陳友定馬蹶被執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天子仁聖授實融故事感之友定初無殺

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深果敗及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追封縉雲郡伯浙江志

明王禕字子充奉命往諭雲南梁王欲降匿公民間元使脫脫誦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

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

竟被害瘞地藏寺年五十二



明陳于陞病胃既劇意欲解而西歸顧獨念受國恩厚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首正矣故雖疾猶強視

事卒以分獻南郊不任風寒疾作卒年五十有二天

子為哀悼報朝四川志 互見初 生十七二十四歲

明楊啟允字于大督餉榆林以侃直忤嘗路致政歸時

年五十二宦囊蕭然無異諸生陝西志

明王徵年五十二成進士無論議與不識咸相慶以為

是科得大儒矣陝西志

明景星值闕逆強委節偽縣令祁呈瑞迫之曰新法不

仕者斬星大罵曰汝賊也欲使我為賊吾寧受戮賊

眾齟齬去星返謂妻子曰此余死時也遂絕食七日

行年錄

五十二歲 五

賜其子曰我死當題我墓曰明處士景星之墓外此

不及一言而逝時年五十二歲平陽志 互見三十歲

明魏令望字于野令太康李自成賊登城令望手刃二

賊自投火不死賊復好言論之曰自古有與郎有廢

朱氏今當廢亦數耳且若不過郎官非大臣比能從

我且用若令望瞋目叱曰賊奴爾何知與廢爾本天

朝子民一旦聚徒犯順如魚遊釜中不日即族滅也

吾堂堂邑宰誤為汝所執當速殺我我死當訴諸上

帝祈天兵誅汝遂遇害年五十二季子興及家口二

十餘人同日死山西志 濟志

明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闖寇陷京城門人李森奔告

公公號泣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李率衣力持

授古曲喻願行其身以有為公毅然曰我與若道義

之交奈何放兒女子語哉李出戶公易排袍設香案

正笏向北闕拜復南望遙拜授毫上父書曰盡忠即

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下矣云 擲筆而

起以書授僕僕皆環跪泣請遺命公恬然曰死後可

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終無他言遂揮出

掩扉投繯而逝年五十有二浙江志 本傳

歐陽學書在平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嘗以天成

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予年五十有二學書未

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曰物當聚於

行年錄

五十二歲 六

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榮泉雜言

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

應試偶見此子尚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

而李智年已五十二矣張維宣遊紀聞

明萬一洵妻丁氏年二十二夫歿遺孤週歲貧薄無依

以女紅博粒食哺姑與兒而自啗糠粃姑老病篤剪

髮辦藥餌及卒氏一慟而絕年五十二湖廣志

明唐氏女許字蔣文粹粹以事成義不更適至年五十

二粹還始歸之江蘇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三歲

漢鄧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年五十三卒吏人羌胡愛惜且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南陽志

漢竇融字周公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

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

行年錄

五十三歲

道不願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建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帝不許

晉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自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

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鶴書又之

浴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處見張昶華岳

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

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屬

奄及聊遺教于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易羲之題衛

夫人筆

唐韓愈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

唐司空圖知唐室將亂乘官隱中條山及昭宗播遷圖

以密邇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

三誰憐借笏起朝參

唐裴某年五十三為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滄水西店

買飯一老人謂曰貴人裴曰某今五十三尚為三衛

何謂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

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罔藏也表至京當番已二十

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

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

例進一方乳煎草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便與

一五品官宰相遂超未敢進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

服草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

行年錄

五十三歲

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

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

員京官定命錄與獨異記

宋蘇軾年五十三在翰林知貢舉會大雪士坐庭中噤

不能言公寬其禁約而悉捕內臣過為凌辱傷動士

心奏捷而逐之士大悅服 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

與李處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

作詩謝之 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詩白髮蒼顏五

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

宋秦觀字少游一學太虛年五十三自雷州放還至藤

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紫水欲飲水至

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

方岳王子春盤詩五十三翁日落山三百六旬車轉

較不妨細雨看梅花且喜春風到茅屋

宋林景熙字德陽哭德和伯氏詩草枯霜白泣原鴛五

十三年老弟兄風雨對牀綠未了荆花重合在來生

宋呂夏卿字縉叔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

五十三

宋臧丙字夢壽弱冠好學年五十三卒初名愚字仲回

既孤嘗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

矣仰視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

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更

行年錄

五十三歲 三

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

宋李涓字浩然金人圍京城涓以所募六百銳然勸王

合蒲圻嘉魚二縣兵至蔡追殺游騎十餘里大與敵

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血戰大呼叱左右負

已遂死焉年五十三

遼耶律制心為南院大王或勸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

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

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遼輔南北院

族軍民之政有太師太保可

元郝經字伯常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館留真州十有

六年及宋以禮歸經世祖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

至錫燕路朝以張異隱其率於厯事也詔治疾於

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經歸以至元十二年

四月卒以是年七月春秋五十有三盧勢和公神道

明孔克堅來朝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年

五十有三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

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克堅

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五兄

歲五

明張汝濟卒年五十三沒之日援筆為書以授諸子曰

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

天地

行年錄

五十三歲 四

明陸深諱延平過蘭溪謁章懋祠其家甚寥落八十歲

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初深卒業南雍極蒙器待時

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賦詩云大明啟運接虞唐成

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奠椒漿

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思深議播揚青眼門生今白

首敢於初志負升堂出陸深說

明楊起元嘗執贄羅先生大悟曰乃今如客得歸矣母

卒於官舍扶輿還營壘事躬荷眷鍾哀毀之餘感疾

疾以八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

明汪思湛字元淵父孝廉應喪年五十三歲資志而歿

思湛痛前緒未竟發遺書讀之輒泣泣已復讀歷來

署餓渴不移江西志

元莊聖太后有疾命許國禎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國禎字述

明曹氏吳一中妻一中卒子女復殤舅姑目繼歿遂居兄家靜坐一暗室中縣蘇武畫像以勵晚節日所食不問美惡雖童稚不得踰其闕有纖塵必汲水滌其地而言笑罕聞面色如土久之神思瑩澈暗室中能觀蟻行已又知其死期一日偕其兄往尼巷謂其兄曰吾殆死矣吾夫家子姪流落不知所歸死於兄家非禮也遂止不歸兄駭其語而未之信也及明日再往則果逝矣時年五十三兄為之備禮合葬於一中之墳汝寧府

行年錄

五十三歲 五

行年錄

五十四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年五十四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

都取其甲兵齊歸女樂孔子行一作孔子年五十五墮三都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僕脊骨高於頂膈下迫願

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

其以我為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淮南子求

楚人也 獨營讓 曰括攝 膈音歌

漢李固字子堅質帝暴崩固欲發架冀進鵠事冀恐因

議立蠶吾侯舉朝唯唯固獨與杜喬勸立清河王蒜

行年錄

五十四歲

激怒冀遂誣固下獄害之時年五十四京師謠曰直

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冀露固尸於衢令有敢

臨者加其罪汝南郭亮南陽董班相繼上書乞收葬

太后憐而許之互見四

三國諸葛亮屯五丈原疾病上使問誰可代者亮曰公

致其宜也文禕可以繼之八月卒前一夕大星墜營

中時年五十四諡曰忠武侯嘗表於上曰臣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

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四川志

晉趙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語人曰余官不

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矣其不遠也有日者過謁因話今之祿壽如其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有一女未適人急選婿未得先爲覓一女僕忽一日命掃庭涕淚問故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問其父名德驤思之乃親戚又曰何至如此曰卅角之時因兵亂被掠賣至斯因慘然謂其妻且輟已女粧奩之具先嫁之一日善相人復謁見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獲此報令曰某別無能因話嫁媿之事答曰卽此便是更何求之因賀曰此祿壽長未

行年錄

五十四歲 二

可測也搜神記

唐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

如父吉甫之年緝紳榮之咸定錄宜室志作五十六見五十一歲

唐杜甫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曰白頭趨

幕府深覺負平生

唐韓愈在潮州年五十四有一老僧號大顛聰明識道

理乃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

廬及來袁州留衣服而別

宋程顥字伯淳哲宗徵還世方其大用未赴而卒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潞公採泉論題墓

曰明道先生北直志

宋程願五十四歲至京師王巖叟朱光庭言願乃天民

先覺聖世真儒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旨

授秘書省校書郎入對宣仁皇后論爲崇政殿說

書辭不獲遂上奏經筵三事云若不可行不敢就職

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互見七十二歲

宋蘇軾年五十四知杭州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耳

宋李僑登第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

養乞以一官回贖父母帝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

父母皆與初品官封

宋解元字善長能百步穿楊號小由基累功封太原郡

行年錄

五十四歲 三

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表諫上不聽

知大功不建感涕發病薨年五十四西江志

宋張田字公載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

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其東南微陷往

視之暴卒年五十四廣東志

明徐達疽發背帝憂之爲延致名醫禱於山川社稷城

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患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

同往竟不起年五十四帝袒跣哭贈中山王諡武

寧封三代手書其功於墓道且曰婦女無所愛財寶

無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

明曾彥爲諸生七黜於有司旣而歲貢南雍始中解

又連屈禮閣前後幾三十年至五十四始魁天下閣  
老萬安欲矯時弊救文以質見彥對簡約擊節嘆賞  
遂置首選又先一日唱名過視之美而頰長也及傳  
臚老而多髭且短萬意惘然再閱策平耳信有神  
助云

明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年五十四臨終作詩生在陽  
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亦何妨黃泉若遇好朋友即當  
飄零在異鄉擲筆而逝

明曾魯引疾歸舟至南昌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  
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  
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

行年錄

五十四歲 四

立也即趣軀翰為書戒之次日次石政潭遂欲往而

逝年五十四 互見七歲

明董天錫字壽甫進士歷官貴州左轄以疾再疏引歸

時年甫五十有四 江西志

明茅誦字大方為秦府長史燕王繼統逮赴京師不屈  
而死時年五十四

明楊復亨年五十四授長治諭遷昌樂令自矢曰一不  
剝民肥已二不緩德尙刑三不徇情枉法 陝西志

明陳垣汝府長史上疏乞歸養王諭留不得已乃請分  
祿既而乞歸益力王復留且謂考績請封可以悅母

氏乃弗果歸已而憂念成疾既革諱諱惟曰我不  
孝我不孝卒年五十有四 浙江志

明韓體字肖父號洛環拜御史正蘭谿柄用日具疏責  
以大義削籍歸林下二十年無何伯子紫旋公述以  
兵部車駕奉欽命出便道過里門疾不起體哀傷不  
自遣亦病卒年五十有四 黃汝民贊公墓誌

明馬瀚如字杼之任山西副使持身方嚴居官恬退年  
五十四即解組歸里教子睦族為里人推重優游詩  
酒門無雜賓 關封志

明謝省為寶慶知府連乞養病不許三載考績至中途  
上疏徑歸時年五十有四當道交章薦之竟不起或

行年錄

五十四歲 五

問其故則曰士方好進吾當勇退以風之耳 浙江志

明項少司馬景襄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子淞步庭中  
自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題詩一几上云

三十年前得意時如今不道鬢如絲一生衾影元無  
愧曾學先賢稟四知十月初八日武關監試將登輿

頭暈曰吾將逝矣醫診脈已絕距登第年恰三十年  
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必

拜相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  
居官亦相忘歿時果符其言 關志

明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前募墓于授以一帖曰欲效  
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為伴後建功海上威

鎮殊方年五十四歲為袁崇煥害於皮島適與韓信

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夾陸次雲湖

宋史母程氏携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

莽與隣姬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

史宗無嗟類矣縱得生且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

以全兒誠不恨姬見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

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無金遂遇害異日姬語於

隣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遂以歸

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

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遂東南來占籍湖州焉四

志

行年錄

五十四歲

六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五歲

孔子年表五十五適衛祿之如魯

說苑趙簡子問羊殖於成搏對曰臣搏不知也其為人

也數變云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

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也每變益上矣詳見十

漢孔融書云五十三年融又過二

晉張光字景武在漢中賊李運勢盛光嬰城固守自夏

迄冬憤激成疾衆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

行年錄

五十五歲

一

厚恩不能剪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

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

唐杜甫年五十五移居夔州郭詩云伏枕雲安縣遷居

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唐白居易花前嘆前歲花前五十三今年花前五十五

身謀年功頭髮知從霜成雪君看取

宋周敦頤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其

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為不寬

宋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畢賜茶帝起折柳枝授

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摧折若宗心不平年五十五

乃罷經筵差嘗勾西京園子監具奏臣草萊之人因

說書得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謂乞納官

歸田里不允五見十四八三十四  
五十餘五十六七十五

宋韓國華字光弼出知泉州天子封太山擢為諫議大

夫召歸道病卒於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哭

久不忍去國華年十九時已入官壽雖止五十五而

其間從政者幾四十年富弼韓公神道  
碑彰德府志

宋曹光實破李繼遷給以勢窘期降於葭蘆川光實信

之且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從數百騎往繼遷先設伏

遣迎光實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舉手麾鞭而伏兵

應之光實遂遇害卒年五十五

宋何執中第五徵時從人筮窮達其人曰公必第五何

行年錄 五十五歲 二

曰然其人拊掌稱奇絕因云公後遇五卽有吉慶後

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

從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

月或五日宋朱或  
可談

宋聶冠卿字長儒弟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篆

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有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

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

冠卿始見而惡之後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

者 遼太祖天贊三年詔詞有曰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

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聞者莫識其意

天顯元年征渤海歸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

於帳前越七日平且于城上見黃龍繞繞可長一里

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逾日乃散是日

上崩年五十五天贊三年之詔至是乃驗

金世宗謂唐括安禮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

倦于政事宜及朕之康強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

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願習女

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別見

辭小

金田時秀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

五兒年二十五歲應鄉薦為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

行年錄 五十五歲 三

五十五以八月十五日卒元鮮于樞相學齋雜鈔同  
但名作特修已見二十

元李鶴字子威賊入江州鶴巷戰知力不敢揮劍叱賊

曰殺我母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鶴墮馬與從子乘

召俱罵賊而死年五十五郡民哭聲震天相率具棺

葬於東門外

元陳祖仁字子山明兵至有旨命載太廟神主從皇太

子北行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

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

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建德門為

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



孔子五十五代裔克堅明太祖手詔趨入觀待以賓禮

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膳肉慰勞甚至

上謂曰爾有福快活人也政不煩爾疾篤詔驛傳還

家賜白金百兩雜絲十端三月行次邳之新安驛卒

於舟中年五十有五生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

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孔氏分九門自此始

三歲 山東志互見

明文宗儒守溫州遣人九仙山祈夢問壽算神云問孔

老人自知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

裁鋸即召問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

即計木板常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

行年錄

五十五歲 四

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

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

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明王紘字文之新蔡人年五十五卒稱良嶽先生篤於

友愛子惟善聯第歸觀紘謂曰汝知所以有今日乎

汝祖父之勤也汝能移孝為忠吾即瞑校於心矣

明吳拱寃妻劉氏年二十五而寡悲泣喪明踰三十年

復能辨物 西江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集輯

五十六歲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

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

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亂政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

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行年錄

五十六歲 一

十八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遣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息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詞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

子罪我以羣博故也夫 史年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行此云十四年互異

漢王允既誅董卓其部曲李傕等為亂陷長安殺允殺

之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九尸者  
惟故吏趙彘棄官營其喪

漢孔融既見忌於操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路粹枉

狀奏融曰昔融謀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

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與禰衡跌蕩放言遂下獄

棄市時年五十六

晉祖逖字士稚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

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見星而嘆曰此為我也俄

卒於雍正時年五十六

晉王衍既敗石勒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

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彘盡

行年錄

五十六歲 二

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時

年五十六

唐李吉甫自尚書謫官東南有袁隱居來謁公久聞其

名卽延與語命算已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

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

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

其後李相憲宗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昔

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

數豈非懸解之妙乎宣室志 咸定錄作五十八再

唐白居易詩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

唐王播年五十六登第詳見二十五歲陳通方

宋周致願年五十六知南康愛盧阜之勝遂卜築蓮花

峯下前引江水以濂溪名之二程造訪問學焉

宋程頤年五十六乞致仕不允乃授尹焞大學西銘令

看敬字互見十四十八三十四

宋洪景廬養拙堂記今朱君先覺春秋五十六隨儒不

冠秩祿未脫八品擢才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

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亦頗有慨于潛安仁者乎

宋歐陽修年五十六上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

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

祐御札賜歐陽修又和御製觀書詩數日又賜公金

花賸字公以狀進詩謝

行年錄

五十六歲 三

宋蘇軾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

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是

冬汝陰久雪人餓一日天未明東坡謂召議事曰某

一夕不寐念類人之饑欲出錢百餘千造飲餅飲之

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餅飲之言簽列在陳賑濟

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兩議曰已備

之矣今無民之困不過食與大耳義舍之積穀數千

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皮數萬疋酒務有柴

數萬疋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東坡曰吾事濟矣遂

草放積次賑濟陳履常有詩東坡大觀有可憐接

授雲中人之句為是故也

宋夏竦安慶通判元兵至境知府范文虎以城降竦乃

飲藥卒衣襟中有遺筆云職當其劇厄逢其否負吾

君親方寸亂矣命無所逃當死而死五十六年歸其

天理江南

全孫卽康字安伯爲吏部左司郎中世宗朝宰臣曰孫卽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  
宰臣因曰卽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  
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  
守貞對曰卽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  
御史中丞

元鞏彥暉伐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暉以短兵接  
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援之出載歸江州

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年五十六北直志

元楊恭懿改曆進奏方列曉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  
起曰卿二老母自勞也時至元十七年年五十六授

行年錄

五十六歲 四

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五見十

元崔斌字仲文遷江淮行省左丞凡前日蠲國漁民不  
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誣

構以罪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  
已不及矣年五十六

元陳旅感虞集知已集亦以旅爲益友一日夢旅舉杯  
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

旣而聞旅卒集深悼之時旅年五十有六

元保和以元帥領真定路勸農事兼領諸署賜居第戎  
器裘馬給戶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

元余闕字廷心陳友諒寇安慶以孤軍血戰被創十餘

城陷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時年五十六妻耶卜氏  
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事聞追封國公諡忠  
烈

元李輔字威治潯陽之二載紅巾賊發斬黃勢漸逼  
數告急於省省議調兵南北道梗潯陽危輔力疾獎  
率民義普不與賊俱生親將悉所部先遁輔轉戰力

盡猶持短兵奮擊慷慨指天父子同遇害年五十有  
六周憲震李潯陽死

六節歌序 西江志

明建文次子建庶人幽禁大內天順二年前上謂李賢曰  
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  
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仁心不過如此左右

行年錄

五十六歲 五

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有聽其婚  
嫁出入無禁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

羊犬馬亦不識東西南北亦不辨已見五

鄭恕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  
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提皆從坐

張芹備

明陳獻章以朱英薦至京托病歸上言臣遺腹子也臣  
父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

歲不病至於九齡用乳代哺臣非臣母久填溝壑臣  
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尙如孩

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

臣之深伏望放臣覓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特授翰林院檢討而歸互見二

明賈俊為山東副使時年方五十有六髮髮皓然略不

緇飾當滿考清戎御史惡其骸體將劾之一日正色

問之曰賈憲副高壽幾何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

御史嘿然既退回僚問曰適者公何不實語御史俊

曰御史老我而將劾我我增年以成其彈文之美不

亦善乎冢宰尹旻素知其賢得寢官至工部尚書

明楊氏安主事聘為繼室未婚而安卒子磐憫之聽其

遺氏堅不可詞甚厲遂屏去服飾與磐妻吳氏理家

政磐又卒遺孤方七月氏為之撫育成立年五十六

行年錄

五十六歲 太

終余方池祭以文曰生不負未而之夫子死不忘在

世之遺孤云四川志

明朱應恢妻胡氏年十九喪夫撫遺腹子歷三十七年

正德間華林賊經其居走匿園中為所執罵曰我四

十年老寡婦也賊奴敢爾耶賊怒斬身分首而去江西志

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七歲

孔子年五十七將適陳國於匡反衛去衛過曹適宋適

鄭遂至陳 孔子年五十七醜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有桓魋之難 史記年表作孔子過宋在哀

公三年當是六十歲矣

孔鮒字子魚值秦焚書與弟騰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

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年五十七卒於陳

下 孔叢子云家之族尹一子相承延至九世始有

行年錄

五十七歲

三子焉鮒騰樹也山東志

漢鄧禹卒年五十七

三國曹彪在丕坐朱建平善相謂曰君據藩國年五十

七當厄於兵後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

謀賜死

梁何胤字子季隱若邪山雲門寺武帝詔特進光祿大

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放諭意胤曰吾年已五

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反謂杲之曰

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耶杲之謂古

無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躬而始何必有

例互見八歲七十

惠明皇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宋陳友仁

唐李光弼病將吏問後事曰吾港軍中不得就養為不

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

○李光弼移鎮臨淮昇疾而行徑起泗州光弼之未

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楊府尚衡殷仲

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

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還歸河南尚衡殷仲

卿來瑒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將犯上都手詔

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之

變遷延不至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

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

行年錄

五十七歲 二

制因此不得志媿耻成疾薨於徐州其母衰老莊宅

使魚朝恩弔問譚賓

唐李白坐永王璘繫獄崔渙與宋若思驗治以為罪薄

宜賈宋薦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為璘

脅行中道奔走即已陳首經渙及臣推覆互審無辜

白有經濟之才請拜一京官獻替以光朝列不報

唐韓愈為吏部侍郎得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

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

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

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

於屬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

五十七贈禮部尚書李翱文公行

唐白居易和我年三首云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甲

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才能本淺薄心力虛勞苦可

能隨眾人終老於塵土又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

歷官十五政教若珠纍纍云又我年五十七榮名

得非少報國竟何如謀身猶未了云

唐李吉甫元濟擅立吉甫請自往招天子不許固請至

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

傳徙者宰相輒死吉甫嘆曰世俗禁忌如此命撤而

新之卒年五十七宜室志作薨年五十七

唐韓昶字有之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年五十七

行年錄

五十七歲 三

終於任自撰墓誌銘曰噫韓子世以昧昧為賢而白

黑分衆以委委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

豈命也夫豈命也夫韓昶自撰墓誌銘 懷慶府志

宋石守信以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於

鎮子保吉歷中外亦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

十七卒於鎮守信贈尚書令保吉贈中書令父子相

同如此

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後知南康軍家廬山前

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起并異其才

執其手曰吾今乃知周茂叔也欲奏用之未及而卒

年五十七所著太極圖通書皆孔孟正脈嘉定十三年

子庸庭  
廣東志

宋黃庭堅病起荆江亭卽事詩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  
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側病著不能朝日邊

宋蘇軾年五十七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

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色秋月令人憐悽春月

令人和悅何如名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東坡大喜

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

作賦字木蘭花有云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宋米芾罷知淮安軍彌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許以

某年月日卒於官廨享年五十有七遺命送終皆有

治命江南志 五  
見六歲

行年錄

五十七歲 四

宋徐積贈慎叔良詩昨日故人來慰此白領雙兩隻忽

相見面色如飲酒將此酒色面抵却春風寒飲酒豈

易比權好良所難我已五十八君已五十七人生勿

草草兩公須努力

宋高敏爲楊遂先鋒出戰夏人多所斬獲援兵不至中

流矢死年五十七

宋曾鞏過杭州同僧元達往天竺至路口望見一婦人

衣潔獨行前呼曰上座從會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

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

宋李昉英歸隱文溪之上忽一夕大星殞舍東園城駭

觀次日昉英卒年五十有七諡忠簡廣東志 互  
見初生弱冠

宋程振字伯起爲刑部侍郎金龜天子幸其營求金不

已振與梅執禮陳知質安扶四人同死之年五十七

西江志

宋朱熹年五十七編易學啟蒙孝經

元賈魯字友恒攻濠州七日誓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

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

弗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

元星吉字吉甫守江西衆死且盡星吉被射昏仆賊不

忍害昇置密室中爭饋以食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

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

明襄陵王冲秋仕至孝母年八十一得危疾封股肉作

行年錄

五十七歲 五

汗煎鬚和之葵香禱天母泄下取嘗之數日瘳王年

五十有七故抱氣羸悴自母病解氣積遂散及年七

十餘猶北向扶杖拜祝師慶先後蒙聖書褒詔者六

讀書好禮爲藩輔冠年七十餘無疾考終

明陶安字主敬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

贈姑熟郡公

明金固爲郡學訓導次子行侍洪武乙巳五月顧行曰

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不飲曰命

矣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長子幼孜遺命數事示行

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朔日自題其神主

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

五十七歲 互見

明魏柏祥字元昌營別墅曰柳莊中有閣經樓平野堂

穩睡齋半濤亭竹庵雨觀諸勝嘗自題其壁曰克讓

克恭步步畏懷天理耻學暴富乞兒教子教孫時時

照管家風便是中流砥柱年五十七卒 北直志

明馬駿生三子獻極獻書獻易並未就外傳同授業於

父獻極獻書甫成童俱補弟子員試輒冠軍獻極中

丙子副車獨駿屢試不售至五十有七歲始與幼子

獻易同游泮 汝寧志 互見十八歲

行年錄

五十七歲 六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八歲

史記舜年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互見初生

五十六十一百歲百十歲

孔子年五十八在陳

漢蔡邕字仲明遷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紫誦

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難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

輔江都靡以加焉勤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

於紫宮賦壽不永遽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

卒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側如何昊

行年錄

五十八歲 一

天喪我師則爰勒銘銘式昭其德 蔡邕撰碑 關封府志

漢何比干去官在家天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

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

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雨止辭去送至門踞謂比干曰

君先出自后稷自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

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

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殺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

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從平陵

八男留一子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 三補次 錄已

見初生互見少壯

三國張裔字君嗣守益州為雍閩縛送於吳及鄧芝使

吳請於權權許遣之謂曰君還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邀僥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不及

三國荀攸從征孫權道薨時建安十九年年五十八其六歲

晉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帝涕淚霑鬚皆水百姓號慟罷市於峴山建廟立碑望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互見五

晉杜軫字超宗自建寧令入為尚書郎趙翔廊閣中朝

行年錄 五十八歲 二

偉之遷健為太守惠愛在民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時年五十八

劉宋蔡興宗為郢州顏敬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大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時年五十八

劉宋劉虬字靈顧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及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梁阮孝緒大同二年正月自筮卦吾壽與劉清作同年

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唐韋溫既疾召親屬賦殺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互見七歲

唐元稹年五十八生子命名為道保

唐白居易五十八歲方生子名阿崔作詩云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 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

唐崔元綜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女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入一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

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議平章女暴亡自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

行年錄 五十八歲 三

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於履信坊章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定命

唐元和中長安忽有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盡殺元衡批其顛骨而去年五十八感定

宋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日忽見使者至營急召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



而去頊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

行年錄

五十八歲 四

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宋王陶

宋李沆字太初遇病沐浴右臥而逝年五十八時盛夏

停屍七日如生

宋程頤年五十八以憂去官

宋呂誨字獻可病困猶且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司馬

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而起張目強視

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

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或作年六十八

宋歐陽修寄韓子華詩并序云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

同直玉堂常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

薦蔡思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

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實弄得過裏 詩云人生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賤言難誰如潁水閉居士

十頃西湖一釣竿

宋范祖禹竄化州卒年五十八

宋蘇洵字明允為文安主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

賜其家縑銀二百緡解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

宋張載熙寧十年冬謂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

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陝西志 五

宋朱熹年五十八編小學書成

行年錄 五十八歲 五

宋魏掾之病革母視之不冠不見戒其子母以僧巫俗

禮免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

宋龐安時得扁鵲醫術治病多奇中年五十八而疾作

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

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却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

卒互見

金馮延登字子俊元兵圍汴倉卒逃難為騎兵所得欲

擁而北行延登情辭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傍井中

年五十八

元張玉字世美東昌之職上被圍得出玉不知突入敵

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竟被創歿年五十八

明李賢字德原奔父喪詔賜賻甚厚命有司為營葬事  
遣大監林興輔行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就道凡五  
上疏乞終制上皆不允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  
加而賢感疾浹旬上遣中官供饋問候命醫調治不  
愈十二月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八上輟朝三日命  
工部具棺禮部致祭自殮至葬凡九壇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達

南陽志

明王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卒於南  
安舟中年五十八

明王艮字汝止寢疾夜有光燭地遠且語門人曰吾將  
逝乎遂卒年五十有八

江南通志

行年錄

五十八歲 六

明唐皋未第時夢面前列瓜錘一對及廷試後有報其

中探花曰不止此既而報為榜眼亦曰不止此及傳

臚第一人詰其故乃以夢告蓋傳臚後黃蓋瓜錘送

歸第者狀元也故其自任如此時年五十八

自勵書作詩曰昨宵軟枕細思量無奈這這此夢長  
前見髣髴毛隨日白未知腰帶幾時黃人言死後還三  
輩我要生前做一場名不顯揚心不死再挑燈火看  
文章正德癸酉甲戌聯捷狀元及第一作六十

明陳選字士賢擢廣東布政使等詎奪公官遣錦衣

逮公士民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行至南昌疾

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

咎其薄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

元趙孟頫妻管夫人字仲姬封吳興郡夫人天姿開朗

德容俱備翰墨詞章不學而能書手書金剛經至教  
十卷以施名山天子命夫人書千文教玉工磨玉軸  
送秘書監收藏又嘗畫墨竹圖以進賜內府上尊酒  
謁皇太后命坐賜食年五十八終

江南通志

行年錄

五十八歲 七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九歲

孔子年五十九去陳過蒲適衛將如晉至河反至衛復如陳

東漢皇甫規字威明諸羌反規上疏自劾曰臣生長邠

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

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詔以規為中郎將

持節監關西兵擊羌被之羌慕威信降者十餘萬

晉王羲之卒年五十九

行年錄

五十九歲

晉王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

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子應

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葛璠

等縱酒淫樂

唐李亮臨終嘆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

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殮家無珠玉為合帝哭為慟

唐杜甫客耒陽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唐白居易三月三十日作半百過九年艷陽殘一日隨

年滅歡笑逐日添衰疾且遣花下歌送此杯中物

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

唐蕭濯母有羸老之疾持侍還京下巫峽之波上當陽

之坂展轉在側殷憂歷時夜不安枕衣不解帶及板

與長稅扶杖不起子春視疾加損徒勤石建執喪悲

哀自絕寓居懷縣終於苦蓋春秋五十有九五十不

毀戀親滅性禮也夫可謂至也矣互見十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曆日後宮宿相屬相連本是一甲

子以真廟後年五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為一百二

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宋盧琰字錫珪頗知命嘗語親舊曰官五品服三品天

不與者壽爾卒年五十九時琰母八十餘無恙上憫

之遷二子官給祿終喪

宋歐陽觀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鄭夫人問之

行年錄

五十九歲

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回顧乳者抱修而

立於傍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觀享年五

十有九龍岡軒表

宋梅堯臣字聖俞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

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

踴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

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

八日癸未聖俞卒享年五十有九歐陽修作墓誌

宋蘇軾五十九歲謫惠州過虔州天竺寺題樂天石刻

詩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

十七年矣蓋東坡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紹聖甲戌恰四十七年是年乃五十九也 與吳秀才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 又和趙郎中詩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自註云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東坡雲堂記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是而今日之非

宋何夢桂字巖叟招隱詩回頭五十九年非千里乘風翼倦飛門外黃塵時事改樽前白髮故人稀

宋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范

行年錄

五十九歲

三

成大除四川制置使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

宋范成大白髭行四十踰四髭始黃手持漢節臨大荒

輿疾歸來皮骨在兩鬢尙作青絲光俯仰行年四十

九萬里南馳復西走班班頷下點吳霜猶可及夷誰

賓友屈指如今又十年兩年憊臥秋風前人生血氣

能幾許不待覽鏡知皤然又甲辰除夜吟若問四時

何以度念定更無新與故瓶花開落紀春冬憲紙昏

明認朝暮行年六十是明朝不暇自憐聊自嘲焚尾

三杯傷一椽從今身健齒牙牢

宋劉克莊云十月二日至紫極宮誦李白詩及坡谷和

篇因念蘇李聽竹時各年四十九今予五十九矣遂

次其韻云翰林兩仙人偶來聽風竹蕭蕭玉千竿采采綠一掬少時負不羣中年乃見獨嗟予長十年所至戀三宿徑當還笏歸奚俟揀著卜夜郎與僮耳老大費往復宜州殿其後路險車又覆山中採芝去舍下坎梁熟西江志

元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

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嶺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

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

卒年六十一

元蘇天爵字伯修詔總兵於饒信克復一路六縣其方

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

行年錄

五十九歲

四

病積遂卒於軍中年五十九

明李承勳字立卿上稔知其名欲用為吏部尙書是年

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年五十九

明吳裕字敬昆官太僕少卿敵數入雲中議大出師裕

時嬰疾猶日起治馬政不倦過勞疾轉劇屢疏乞休

不許竟卒於官年五十九歲上聞而悼之遣官諭祭

營其墓

明楊誦父鰥居常不離左右夜抱父足而眠中年喪妻

竟不再娶與父同年而卒父八十四誦五十有九陝西志

隋獨孤后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已巳太白犯

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九見西志十四歲

行年錄

五十九歲 五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歲

記曲禮六十曰耆指使 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疏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鄭注射義云耆耄皆老也

六十不毀 六十則又衰矣故不可毀

王制六十養於國 註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疏六十

漸衰養老彌厚故養之于小學小學在國中也正義

曰養于國與養于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

六十宿肉 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

行年錄

六十歲

一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紼衾冑死而後制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為送終之備也威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梓不待六十也其槨則死後為之

以其葬向賒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

六十非肉不飽

六十杖於鄉

六十不與服戎 服戎兵戎之事也服戎事之變者必

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

六十不親學 不能備弟子之禮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疏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眾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眾賓明尊長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

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

白虎通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鬪人父子也古者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

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七十

素女曰人年六十當秘精勿洩若氣力尚壯不可強忍

行年錄 六十歲 二

久而不泄致生癱疾

諺六十不種樹

古語須知世上金銀寶借爾閒看六十年宋張端義貴耳錄范石湖

詩作七十

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馬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

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

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年六十在陳年表是年過宋桓魋惡之

論語六十而耳順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莊子下壽六十詳見百歲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發婦風雨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發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

行年錄 六十歲 三

是以不致約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

避門之女國人不知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

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家語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貴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

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

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

之財焉

或謂齊黃曰人皆以公不善於富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

孳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國策

漢哀帝即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上書言伏惟人

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以壯

年克已立陛下為嗣願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

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

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漢公孫弘字季建元元年天子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

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

行年錄 六十歲 四

上怒以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

以當兩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因推弘弘

至太常對策第拾下策奏天子擢第一人見狀觀甚

麗拜為博士按是時弘年當是七十蓋建元六年元光已五年也

漢朱勃以馬援遇讒上書曰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願下公卿平拔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

已六十嘗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

戰慄闕庭普奏報歸田里

漢鄭玄字康成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不得

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

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

至者數千互見四十餘七十歲

後漢李膺字元禮陳蕃敗曹節輒有司奏諸鉤黨下州

郡考治上可其疾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

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

安之乃請詔獄考死

三國蜀宗預字德豔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

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

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互見七十

餘

三國孫權為公孫淵所賣殺其使張彌許晏等送首於

魏權大怒欲自征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

行年錄 六十歲 五

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

諫乃

三國曹植以諸國士息前已見發遺孤稚弱在者無幾

而復被取上書曰臣初受封策書曰受茲青社封於

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

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責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

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

自救况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

臣竊自羞矣

晉陸機百年歌六十時年亦著艾業亦陸驂駕四牡入

紫宮軒冕炳那翠雲中子孫盛昌家道豐清酒云

晉山濤年六十丁母憂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時人稱之互見六

晉王祥字休徵以後母故屢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

虔徵為別駕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晉陸玩表求謝職曰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

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衰朝夕自勵非復

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

臣何詔不許互見二

晉皇甫謐著篤終論曰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

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

然嬰疾彌紀神氣損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

行年錄

六十歲 六

以畧陳至懷

晉何曾字穎考性至孝傳立論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

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 曾卒下禮官

議謚秦秀曰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

身兼三公之命責深負重而乃驕者過度名被九城

宜謚謬醜公議雖不用聞者懼焉

晉江績字仲元殷仲堪舉兵應王恭要績與殷顓同行

不從顓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

何至以死相勝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復死所耳

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

晉庾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

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就雖驍果未必能固若

北無擊手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邊左矣臣所以輒發

良人不顧忿咎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聰不可廣詢

同異以乖事會

晉桓溫既平袁粲問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

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

世之勳不足以鎮愷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

宿有此謀遂深納之 溫廢海西公苻堅聞之謂羣

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

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

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

行年錄

六十歲 七

桓溫之謂乎海西公 即帝奕

晉王延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

祿大夫聰死後新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既

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

不受準逆殺之汾州志 見九歲

劉宋謝玄微為混所敬貴號曰微子以為吾無間然又

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造一作造 互 見童幼十歲

南齊武帝遺詔自今公私不得出家為道惟年六十必

有道德心聽朝賢還序又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

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自重不能無慮



慮耳

南齊主寶卷不道徐孝嗣謀廢立不決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沈昭譽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齊主果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

南齊陸慧曉為吏部郎吏曹都令史歷政來詒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儀謂曰都令史請悉舊實可共悉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詒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五見三十餘歲

梁顧協為湘東王記室參軍王表薦之曰臣府兼記室行年錄 六十歲 人

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傍闕知己志不自管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

梁江革與祖暉同為魏人所執魏安豐王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為虜立銘辜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八丈寺碑并祭彭祖文章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捶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及還朝上舉酒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

節 五見六歲九歲二十歲

梁沈浚字叔源官御史侯景逼臺城簡文遣浚詣景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歎曰是真司直也

陳陳暄沈酒嗜酒兄子秀致書何胥以諷諫暄答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年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天吾所志耶

行年錄 六十歲 九

陳沈炯表曰臣非欲苟違朝廷遠離輿輦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詳見八十一歲女類已見二十歲

北魏孝靜帝賜常景詔云几杖為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吉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衰恤以旌元老可特給石光祿事力終其身據唐府志

北魏慕容白曜既陳成淹上表曰白曜登鋒屢危志存暫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并降六十之年寵耀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吝僉倖更邀非望者乎

南北朝燕賈堅六十歲猶能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

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外石堅曰能中之乎堅

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止可中之格大笑

射發一矢拂春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格

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

中之初譯集烈祖

北魏張彞字慶賓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

十加之風疾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第二子仲瑀上

封事排抑武人衆怒焚其屋投長子始均火中仲瑀

傷重走免彞僅有餘命臨終口占左右上啟曰臣年

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一歸泉壤長

行年錄

六十歲 十

離紫庭亡魂有知不忘結草遂卒

唐蔣儼見張憬藏憬藏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

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其支離

所囚居土室六年還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

告當死俄詔聽致仕

唐元德秀字紫芝卒後族弟結哭之慟或以為過哀結

曰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未

嘗苟辭伏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

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

伎綺紈梁肉之徒耳

房瑒嘗云見紫芝者字使人名心都蓋

唐司空圖詩得見明時下壽身

唐于濟村居晏起詩朱門與蓬戶六十頭盡斑

唐白居易詩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 我今悟已晚

六十方退閒 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乃未要人扶

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居易死宣

宗弔以詩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

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

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槍

然

唐陳先問讀書靈巖教授生徒年六十不第忽一日五

鶴鳴舞於庭友人曰此登雲兆也勉再試果登第

唐程行誼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

行年錄

六十歲 七

悔之有老人造謂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

侮狎老人云諸公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

有三十一年政官年九十以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

有厄皆不之信程公後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

僕射右相果如所言

定命錄

唐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叅謀姓胡項有刀痕問之對

曰昔為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獎某聰明每有詩什

皆令收掌嘗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

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

爾後賊斬不得寬名於朝至三十隨張佺北征軍敗

賊刃頸不斷臥積屍中一宿乃活自後每憶李公之

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灑掃展轉至六十客刺史郭某家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仍參謀范陽軍事定命錄

吳越王錢弘俶卒年六十與父元瓘卒日同詳見生辰

宋种放字明逸從陳搏相搏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一日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所作文稿焚之酒數行而逝互見七歲

宋魏野字仲先李漬其中表兄也年六十漬卒計至野

行年錄

六十歲

十一

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遺其子赴之裁六日野無疾而亦卒時甚異焉

宋程頤年六十改授管勾崇福宮

宋歐陽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歲年六十即乞謝事是年三月三日賜上已宴時初頡明天曆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

宋歐陽修送鄭革賜第南歸詩少年鄉譽數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云

宋梅聖俞字堯臣和永叔詩我今才薄都無用六十樓榭未歎窮後閣紫微詩六十無名空執着顛毛應笑

映簪華

宋柳侯為橋子采陵之潤題曰歸老橋以普屬曾子固曰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于此也子固記曰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降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衡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

宋蘇軾花落詩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飲百罰空曇梅 又詩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行年錄

六十歲

十一

宋蘇轍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為我喜也劉定之劉氏傳志

余於為文似蓬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于道乎天稟余才幾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宋鄭筆記

宋黃魯直云予之寬廣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并六十歲而

後相識亦可悲也益陽兄之叔父晦甫侍御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名不幸五十有四被召而歿於道上將啟手足自力作疏極論濮園事所謂歿而不忘諫君以德其枝葉必將豐茂有赫赫於世者故作詩道之

宋梁夢奇調澤州法曹廉謹自守年六十致仕郡太守下車必先訪其廬

宋李兌以工部尚書致仕從弟先以秘書監致仕兌尙無恙事之彌篤子庭五年六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

家法

宋魏嚴鄭公裔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過

行年錄

六十歲

十四

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詰無一存者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名傳青史涇州東長武城在城際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薛舉嘗駐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尙在也北阻涇水卽高塘二城樓堞尙完

宋張

宋淳熙間茶魁賴文政多智年已六十羣盜推之爲首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憂將欲何爲羣盜以刀脅而從之文政知事不集陰求一貌類己者曰劉

四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提死士與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數魁來見約曰東兵退旣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首以出而遁去官軍迄不知其僞也

宋徐鹿卿橫浦雜棗序云韓退之不肯著書謂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欲俟五六十爲之冀其寡過予才不敢望退之萬一則雖終老未可著書况未五十六

十乎

西江志

宋張絃字希伯知雷州召還監都奏進院年六十卽致

仕

後絃皆其子廣東志

行年錄

六十歲

十五

宋郭義重至孝六十始婚以高年終

浙江志見四十餘歲

宋胡松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

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

宋張九成秋興詩我生本閒放胡爲此拘牽身世兩相

違於今六十年勇退未爲怯銳進豈其賢

宋陸游小飲梅花下作云脫巾莫嘆髮成絲六十年間

萬首詩

予自年十七八學作詩今六十年得萬篇

宋楊萬里郡中送春盤詩野人未見新曆日忽得春盤

還太息新年六十奈老何霜鬢看鏡幾許多髮生與

人不解事且爲春盤作春辭

宋戴復古萬安江上詩不能成佛不能仙虛度人間六

十年鏡裏姿容雖老矣酒邊意氣尚飄然

宋程俱送林德祖致仕東歸詩序德祖方未仕以學行

有盛名四十起家至為部刺史所歷皆備官入紉天

府於今為要地年始登六十茹蔬飲水神幹儼如也

一朝浩然有歸志退自府舍不謀於朋友不告於妻

子夜半狀上府晨朝可命下斯亦奇矣又荅德祖詩

六十挂冠雖早計絕勝銜索泣枯魚

宋朱熹年六十序大學中庸章句

宋李庭玉父先致仕閒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庭玉年六

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宋陳嶠字景山年六十方及第有儒家以女妻之合巹

行年錄

六十歲 去

夕作詩曰彭祖向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聞者

皆絕倒一作年八十 互見老年

宋劉克莊字潛夫三月二十五日飲方校書園詩早退

分明勝一籌年行六十復何求東門瓜與南山豆誰

道君恩薄故侯

宋李孟傳字文授韓侂胄願見之與其故致意孟傳謝

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不敢聞也侂胄慙而退後致 卒

年八十四○五見六

歲 宋史兩載詞異

宋謝翱字皋羽小元祐歌寄劉君鼎云前甲子小元祐

勾章稜黑權臣死端平天子初改紀是年南海無波

浪月出珠胎君以降至今六十空白頭獨騎麒麟補

春秋天回星周美惡復人世更傳蔡州錄

有張姓者別號心石年六十博徒也客徵詩書之子戲

贈一絕云博望聞孫隱博徒不須對酒亦呼盧今朝

石上稱觴處試問添籌事有無然不至謔也近來吳

中里鄙多傷人忤物時駕罪于予則不敢承矣張鳳 翼

駱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日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

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

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者可不

勉哉宋袁采 世範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

行年錄

六十歲 去

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

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

饒不拘金華鄭 氏家範

金王晦字子明守順州受兵故部曲王孫免胄出見且

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

朝廷何負汝汝耶孫曰孫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睇

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

之掩泣而去城降被執遂就死

元石天應字璫之與將佐規取關內謂曰吾年垂六十

老耄將至一旦臥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

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既而金軍至為部將吳澤醉酒所誤力戰而死

元張養浩拜陝西行臺中丞值旱民有殺子以奉母者

為大慟出私錢濟之宿公署四月夜則禱於天蓋則

出賑饑民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

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互見十歲

元郭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

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且詣墓哭祭十

四年不輟

元孔災字天壁一字秀夫歷慶元紹興會稽尹皆稱神

明年六十稱疾還家以詩文自娛壽八十餘而終

行年錄

六十歲

六

明宗室朱睦梁字仲甫年六十父母疾躬侍藥糜及卒

廬墓感白鳥至服闋不歸周王屢召始還

開封志

明曾榮有疾自惟不可起呼酒捉筆書曰官詹不小歲

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蓋棺易簣此外何求白

雲青山樂哉斯工

明上官通字一明幼嘗為吏一旦棄家結廬龍井坑不

廬不扇不茹葷不就寢禱雨瘳疾皆應年六旬頗飲

酒嘗作口號云老骨崢嶸裹皺皮精神不似少年時

一周甲子從新數急速回頭亦是遲壽七十七絕粒

而終

明刑部尚書吳山少時父尚書公洪使祈夢九仙以下

其終身得一語云三山備到福星堂莫知云何既舉

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驛謂夢語兆於此矣

及為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臬司偕道為公祝壽結一

綵樓扁書福星集慶四大字公見之悵然曰吾止於

此矣尋擢中丞巡撫河南降浙江叅議十年間累遷

至尚書以為夢不足憑也後讞敦助獄上怒其愆期

免官去將抵彭城病卒於利國監驛昇尸到石山驛

兵備副使屠大山為殮於驛堂其扁正名福星夢語

具驗奇哉

庚巳編

明楊維字憲維進士歷官夔州府尹簡易愛民嘗驅虎

患至誠格物蜀人德之轉陞江南道未就任年六十

行年錄

六十歲

九

上章致仕詔賜三品服色捐田七十畝入府學克作

主田以備祭品

明段實為福建布政司叅政年六十謝事歸環堵蕭然

江南志

明蘇秉彝為蜀府教授疾革與太史趙文肅講格致性

命之學至夜分乃罷明日整衣冠而卒及歸不能具

行資人謂行年六十而勵行如初歷官四任而一寒

如舊云

四川志

明陳以勳年六十連章乞骸骨溫旨慰爾再四始得請

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賜置書嘉獎給驛遣行

人護行有司月給廩役思禮讓近世罕儷

互見初生七十

七十六歲  
○四川志

明田舜年字壽子知樂至縣年六十未舉副士民代禱

於神果生一子因名樂生四川志

明常秉仁為茂才時閉戶讀書年六旬始領賢書任清

澗知縣多惠政榆社志

明羅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明年上禮部得乙榜乙榜

之士例二十五而上不得辭教官君時甫二十三輒

拜青田縣學教諭數遷園子助教其子欽順進士及

第為翰林編脩不數月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

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為

限若之年僅六十耳夫取之廉者其與必輕進之難

行年錄

六十歲

三

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  
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覲或減年以幸其  
爾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得者未有不患  
失焉者也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善終者幾人哉

西江志

明陳柏字憲卿以不合分宜左遷歸閉門著述年六十

修高年會比香山洛社

明張四維父允齡訃至上特遣中使慰唁徵示以奪情

意泣辭曰臣死且不敢上憐之賜賻禮特厚給傳歸

比服闋上將召用而疾革不起是為萬曆乙酉十月

距其生嘉靖五年丙戌享年六十平陽志

明梁夢奇為瓊州府推官年六十致仕築室茂林修竹

間集鄉俊課試之太守下車必先訪其廬焉廣東志一作

宋人

劉吏部體仁未及前一日與友蘇銘在鳳陽龍興寺禪

喜竟日歸旅舍遂怛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云六十

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

是拖泥帶水行

俞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私語其弟

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得鼎甲耶時俞年已六旬得

三甲應除縣令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解次

日補樂清始悟前夢為修其墓隧而訪其子孫復夢

行年錄

六十歲

三

十朋謁謝明日獵者送虎皮謂此十朋墓所獲虎蒼

明趙廷并字獻吾子天麒以五經登癸未榜懷宗召問

少年何以通五經對曰臣在襁褓時臣父口授經義

又問父之年幾對曰甫遇花甲特恩同賜進士山

武鄉縣志

明曹亨巡撫真定適有邊警檄夜至亨即擐甲策馬

赴敵行風雪中大將軍後至訝亨勇倍於已亨毅然

曰我年雖未十率十數壯士可當一面然我以死拒

敵爾獨能自完耶乃相與奮擊大勝龍泉關下改軍志

五見八十二歲

明溫璜字千石號實忠年二十一補弟子員乙卯鄉闈

擬第一主司欲置第二房考余公爭曰此卷絕倫今不為元寧留以俟識者先生自是扶風絳帳執牛耳而雄踞文壇者垂三十載丙子始舉於鄉三上公車癸未會試房考吳甘來得先生卷以示汪偉偉讀至易義曰程本無能踰者交薦之獲備時年已六十矣授徽州司李署歙篆闖賊陷新安與妻茅氏女寶德俱死浙江志

明張習孔家訓云封贈父母家道亦登溫飽人生六十死不為天亦復何恨所不能已於懷者兒孫孱弱外患宜防苟無以善其後其淪於廢敗不難矣

明袁師導字理衡母老齒脫不能食鼻年已六十母食行年錄 六十歲 圭

必口哺之江南志

明吳筠母丁氏年八十終筠年六十躡躡哀號幾自斃廬墓三年慘但不殊袒括隣里為之輟食江西志

明文謨年六十事親盡孝足省不少息父母或有不懌必跪求歡悅乃已四川志

明施敦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爭母得目疾竭誠祈禱常以舌舐鬚久之母目復明八十餘終敦年六十卒哭盡哀廬墓側三年廣東志

明王信少時好文公家禮居家遵行不違父死廬墓三年喪母時年六旬矣母臨終泣囑戒勿廬墓信居倚廬足不踰戶三年如父喪陝西志

明楊攀桂楊丹桂性好釋老家言年六旬兄弟同隱終南山後其子屢饋屏屨遂入深山不出樵採相傳以為二人皆逝去云又數年鄉人於都中見丹桂貌如平生敘鄉曲情甚篤自言在某寺為僧次日訪之並無其人自是不復知其所往平陽志

明王雅宜六十再娶許青陽嘲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于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兩傍高唐衆聞而大笑有人年歲納十六歲妾其友作詩戲之曰二八佳人七九郎蕭蕭白髮對紅妝扶鳩笑入鴛鴦帳一樹梨花壓海棠

明崇禎八年高安民李官奸惡無行年六十以壽終人行年錄 六十歲 圭

以為無天道及葬忽聞棺中勃辟聲其子以為父復生啟視軀手足皆化為牛但頭如故子醜之亟釘秘焉西江志

北魏張謙妻皇甫氏被魏掠為婢謙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念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歸謙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宋高宗母章后至自金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



宋王庠以奉親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

明丁貞娥魏生聘為繼室方委禽太守以豪右言召魏置獄娥夢黃玉杯墮地圻問父曰夢何祥父告以故且曰魏郎病疫甚危而太守護前不自悔奈何娥曰計莫如誣服出獄門即不幸得正而斃矣如言果出獄抵家卒娥聞慟哭請往奠父母不許以死請母與俱往撫棺擗踊三年坐帷中哭泣朝夕奠咸如禮年六十而卒新江志

明胡催蓮幼許聘朱御未嫁夫亡衰經往奠借一女婢  
行年錄 六十歲 畫

樓居雖至戚不接面姑病劇額天羹股乃瘞年六十卒其婢亦以處女終江南志

明吳與弼題柏堂序云郡庠生周圻生三歲而府君歿母黃氏年二十六以節自誓誓手植二柏於府君之墓今木已拱而黃亦六十矣族子民熙縣丞公嚮為求柏堂詩以表其操自予之復歸種湖也與圻好尤密且桑梓相望嘉吾鄉之有善事故樂道而為詩靈根親傍隴頭安翠蓋凌空已鬱盤歲月豈勝和淚數風霜已向斷腸看苦心循是天真易峻節當茲未俗難珍重賢郎能不置高堂特筆障狂瀾西江志

明黎氏年十八歸蕭復昇未一年夫赴京卒於途黎守

志不渝年六十終鄧伯凱以詩悼之曰萬事銷鎔花上露一心清白竹間霜門闥勿謂無旌表贏得潯流姓字香廣東志

明汪繼周妻王氏年二十三夫死無出將以死殉家人持之乃終喪閉處一室僅留牖戶納饋粥年六十病劇且死始開關治後事焉湖廣志

唐裴談妻悍如談畏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鴻書

行年錄 六十歲 畫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餘歲

漢鄒食其高陽人沛公畧地陳留麾下人適食其里中  
子鄒生謂曰吾願從沛公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  
曰臣里中有鄒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言之沛公召至入謁沛公方  
踞床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之上坐謝之

漢貫高為趙相年六十餘生平為氣高祖過趙見趙王

行年錄

六十餘歲

甚倨高怒曰吾王屏王也說王請殺之遂謀反

漢李廣以前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青徙廣出東道  
軍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急責廣之幕府對  
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  
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  
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漢蕭望之字長倩秦中書政本之地不宜用宦官弘恭  
石顯因請望之奏望之教子上書訟前事失大臣體

請逮捕弘恭石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

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憲其快快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愛上乃可

其奏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

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却食涕

泣責問顯等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漢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十五年不窺家園年六十

餘始辟大司徒府世祖朝會命于公卿前敷奏經書

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五見八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二

漢王充字仲任肅宗詔徵不起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

十八篇願神自守病卒于家

漢董卓狼戾賊臣折節名士陳國蔡中郎時已六十許

人令稱疾堅臥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死洛陽獄乎

勉强受官侍中封侯噫嘆之下身名拉隕雖王司徒

輕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

欽谷永之請終不能為中郎解也明張博蔡中郎集

後漢昭烈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

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劉表相款卿

知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

勉之

三國魏沐竝字德信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其子雲儀等以儉葬

晉張華字茂先見斗牛間有異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在何郡曰在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乃送一與華留一自佩

晉荀顛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兒之號哀動傍人晉裴歆諱林同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三

晉劉弘刺荊州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禱弘愍之乃誚罰主者給草袍複帽襦音如短衣也

晉山濤字巨源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衰病章表懇切逼詔命自力就職晉書山濤傳 儀慶府志 互見六十歲

晉王敦使舍率眾向京以誅奸臣為名司徒導遺書曰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

晉朱伺字仲文賊杜曾遣說伺云馬偽等感卿恩妻李

得活盡以卿家百口付偽偽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饒山

南齊虞玩之字茂瑤告退表曰臣聞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馳驅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不類情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聵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唯臣獨存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為天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四

梁顧協字正禮少時將聘舅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互見禮幼三十五歲

北魏趙瑛以禁制甚嚴不得越關葬親舊兆積四十餘年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芝無莫乃絕鹽菜斷諸餽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互見十 四歲

北魏甄琛字思伯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願使劉績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績子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厨

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琛以高華肅不得復  
史加安北將軍威餘以李思穆代之時  
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

北魏王道翼少有絕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  
食麥通達經章不交世務年六十餘顯祖聞而召焉  
至都令僧曹給衣食以終其身

北魏楊津家世純厚一門並敦義讓與兄椿年過六十  
並登台鼎而津每旦暮率子姪問椿安否椿每近出

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每食津必親授箸味必先嘗  
椿不命坐不敢坐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時府主皆

引僚佐人就津求官津曰須問家兄男女百口人無  
聞言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五

北齊崔昂預謀東山顯祖謂曰舊人多出為州我欲以  
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  
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

北齊顏之推云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  
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

為天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  
氣之疾常疑奄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家訓

北周達奚武字成興刺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嶽武  
自以備位三公不可祀山下常所岳既高峻人跡罕  
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而上稽首祈請晚不  
得還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手道辛苦驚覺益用厭

肅至且雲霧四起俄而對雨連近霑洽武帝靈壽勞  
之賜銀百匹

北周梁盜字洛都不過歲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  
年過六十猶披甲跨馬足不躡盤馳射七獵矢不虛

發

隋梁士彥謀反下詔誅之曰士彥爰始幼來恒自誣罔  
稱有相者云其應歲年過六十必據九五

隋李行之字義通有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  
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

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云隴西李行之年將六紀  
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志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六

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  
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  
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非言

終而絕

唐柳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為大理少卿  
與許孟容等刊正勅格汾州志 後致 仕卒年九十餘

唐李自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盡  
焉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自巳卒年六十餘

唐香山九老惟狄兼謨盧慎二人未滿七十雖與會而  
不及列

唐白居易詩已閱第七袂屈指幾多人 今日行年將

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

唐楊損在浙東李褒幕下為支使評事時褒贈其子覽

呂元芳二人有異術召之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

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

後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為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

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

福壽皆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說焉雲漢友談

後唐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

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

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八年歲豐兵息祖為小康

偽蜀羅城使程彥賓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七

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浹旬父

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

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

耳後年踰耳順果無疾而終微戒錄廣記

宋陳堯佐年六十餘纔為知制誥其後遂為真宰使相

致仕互見八

宋范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言治第洛陽

樹園圃為逸老地公曰人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

屋也吾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果何

時若乎吾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備

陳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

明宗族若遊吾言無以為累新志雜記

宋蘇軾得鄭會嘉靖老書欲載書千卷見借因和淵明

贈羊長史詩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老馬不耐放

長鳴思服與云

宋盛度錢氏婿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

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

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媿

多威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

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不衰或曰度

作此詞久矣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八

宋李堯言除侍御史未七十即上印綬其兄立言亦自

澶州納政時又有李茲亦引疾同時里居郡人為之

語曰元豐濟濟稱多士南郡堂堂有三李萬鍾於我

何加焉一瓢樂在其中矣

宋歐陽闢字晦夫與弟簡同學詩於梅聖俞久之歸梅

贈詩有云吾家無梧桐安可久爾風後登進士金石

康東坡南遷見梅所贈詩大歎曰君年六十餘尙少

一歲然白髮盈頭畧同似君吏隱一隅視余困窮亦

不相遠矣後遣人送紙接羅巾琴枕賦以詩謝之制

根至廣西志

宋雷庠三與鄉薦年踰六十始登慶曆進士調衢州西

安令母年八十不與就養庠無日忘于懷母偶小恙

庠忽心動曰此必母不安也輒棄官歸顧天請以身

代母尋愈遂不復出

廣東志 互見少壯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

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醢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

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棧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

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擦出之率以為

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袖袍劉

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

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

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九

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勞勞不能自

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

大可咲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

復繫念吾幾為子所累矣

宋郭秉 碑志

宋黃正判惠州儂智高攻廣州與惠最近正增堞濬渥

民恃無恐秩滿年近七十嘆曰鐘鳴漏盡可不知止

平遂自免歸

廣東志 互見童幼

宋徐積上林院使次公詩衰翁大半白髮幾活到明年

六十餘未死須為治河說此生難就賑饑書

宋李玘母卒負土築墳三年墳成復留守三年常令兒

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

李孝子

宋陸游詩浮生過六十百念已頽然獨有耽書癖猶同

總角年

云

宋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

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嘗自贊曰江

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

曰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突明月清風徐靈贈詩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八十 三歲

宋李之彥云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

有幾多時余年近七旬儘宜省事樂閒息心退步何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十

必貪欲于受用無多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

為本余庶幾乎免矣

東谷 所見

宋謝枋得字君直元遺人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枋

得薦枋得遺書曰江南無人材今吾年六十餘矣所

欠者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

互見六十二 六十四歲

金始祖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適好

佛留高麗不肯從曰後世子孫必有能相聚者吾不

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函普至完顏部居部人與

他族鬪殺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

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

同部始祖乃自往諭之題為約納物即兩解女直之

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來謝以青牛并許歸六十之婦乃以青牛聘而納之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思板遂為完顏部人後為金始祖後又見類或作

金移刺道進尚書右丞乞致仕帝曰卿孝于家忠于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

南京留守賜通犀帶

金曹望之卒于戶部尚書其後尚輦局舉出身八年踰

六十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為此輩惜官耶但此輩專

以盜取官錢為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

格式而劉璋恐監官謗已不肯實對世宗嘆曰不如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十一

望之之敢行也互見十四歲

元王慶端字正甫世祖親征乃顏命慶端以所部從時

年六十餘與士卒同甘苦晝則擐甲執兵迎敵夜臥

不解衣暇則俾士卒為軍市自相懋遷征東之功慶

端贊畫居多

元戴表元大德八年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

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晚年翰林集賢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

年六十七互見七歲

元程文居窮守約為文明潔精深與陳旅相伯仲年踰

六十始擢國史院編脩

元郭全壯年失父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卒全年

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墓終喪

元乃蠻台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

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百石馬二百匹羊五百頭

徧給之

元曹文章少有異器年六十餘當道聞其賢舉為濠州

刺史時土之豪姓最多前後刺州者多莫不受害章

處治有法待下以恩豪姓感化太原志

元郭鈺字彥章老於蓬壺晚際明興徵茂才辭疾不就

年踰六十竟貧死嘗贈羅伯英詩有云聖賢去我遠

塵茲糟粕味當其得意時何如卿相貴嗚呼此詩人

所以窮餓終身而不悔也西江志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十三

元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時郭守敬

字若思知太史院事以舊臣且熟朝廷所施為獨不

許其請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錄

明湯和字鼎臣平五關還年已六十餘時天下久定中

山岐陽二王皆物故上亦春秋高不欲諸將屢與兵

和心知其意因從容乞骸骨上驚曰卿何出此言然

心喜諸公侯見上喜亦皆次第請上各賜鈔萬錠造

第鳳陽

明梁寅字孟敬太祖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以新一代

之制寅就徵年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為三

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金

帛將授官實以老病辭許之歸結屋石門山八十二歲卒

明景泰初始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出長安容話

明王恭字仲安家貧樵郡山中以脩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

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明滕用亨字用衡永樂中被薦年幾七十矣召見商試

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以獻又獻禎符三詩

稱旨授翰林待詔江南志

明周忱雙崖草屋自序云予自宣德壬子始於崖麓之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十三

地營別業作草屋為歸休計名之曰雙崖草屋嗟乎

予生十有九年而鼓篋於郡庠二十三舉於鄉明年

仕於朝於今幾四十年其間得依桑梓以居者僅幾

何時安得而不思歸乎且今年踰六十蒲柳之質日

加衰病筋骸雖強而榮祿已過矣又安得不思歸乎

雖天子仁聖不以驚鈍屢賜重書重其付託固非臣

子敢遽言其私之時然田里之念未嘗一日或忘於

懷况其經營此屋又將十年于茲矣懼夫田野老

讓其踐言之晚也是用述以為記以為他日退休之

張本云西江志

明熊概仰高堂記云余正安廬山人也居禁近二十餘

年今上皇繼統優禮臣下老而疾者弗任以政賜之

歸休田里優游泉石以佚之先生時年六十餘歲聞

命即浩然賦歸乃於香爐峯下買田百畝構屋數椽

遠追陶劉之遺近挹五老之秀以仰高名其堂昔淵

明不能為五斗折腰賦歸去來辭退老潯陽之上疑

之在當時數以事屈在勢者遂辭官穎上歸隱廬山

之下二公之高風逸節凜乎不可拔也先生生乎二

公之鄉一旦致政還家俯仰山林昔之高風若增而

長矣昔之逸節若增而高矣昔之匡廬亦若增而勝

矣西江志

明吳伯宗送歐陽原春致仕序云歐陽貞字原春調扶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十四

溝三年報政於朝以年踰六十請休天官為言之中

書以聞得賜還家濱行士友賦詩以餞而屬余為序

惟士生天地間稟扶輿清淑之氣加磨礱錘鑿之功

發而為才為德以用於時而濟於物一旦黃髮臨清

政成名遂歸於其鄉輕裘後帶雍雍于于

鄉之士數息稱賢何其宜耶西江志

明羅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

命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

明李茂弘善吟詩志尚淡薄為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年

方六十餘即乞致仕優游十載而卒

明嚴嵩積資至禮部以和嶠稱上意召入內閣年六十

餘矣嵩為相二十餘年年八十餘上雅意望

明湯顯祖里居二十年年六十餘始喪其父母哭之哀



遊疾卒自爲祭文遺令無作佛事以表經欽 江西志 五見

二十

明彭真字用實巡撫江浙上疏乞骸骨不報真曰古云

知止不殆世謂苟祿可耻吾今年踰耳順况乃筋力

向衰尙何榮之慕哉復懇求退詔曰可真既歸結廬

藝圃飲酒賦詩以適其意士林高之

明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同抱出見

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

休矣至嘉靖辛卯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諭時年六

十餘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

仕途相遇之戲其偶徵乎 駒陰元 記關莊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五

明楊孟凱字廷相事母孝母卒年近七旬廬墓三年塚

生芝草

明沈冬葵字伯貞任南都嘆曰吾年望懸車乃復顧戀

不能引决乎累疏乞休里居數載卒 北直 志

明高三重父歿廬於墓側時年六十餘惟蔬素衰麻隆

冬不御綿絮 山東 志

明章華國授徒養母年六十餘母歿爲孺子泣三年不

茹葷酒每臨肉食則涕下竟以羸疾終 江南 志

明張鳳儀字恒拙自父亡事伯兄如父年踰六十兄不

命之坐不坐不命之食不食及兄亡哭一月而卒 江南 志

志

明劉鼂所居有潭因號石潭先生講授之暇卽往坐潭

上漁艇往來欸乃之聲相應和傍有澗水水上爲石

橋俯視之亦清徹可愛先生意極則循石橋行芳草

間尋乎惠廟古碑而讀之蓋鼂葺然自得也暮歸坐

林屋掩重闕青燈熒熒學者更請益先生應之不倦

夜久神祠鼓罷乃退休黎明道院鐘動卽起盥櫛正

衣冠坐堂上講授如常時先生年幾七十矣問取景

物命爲題曰英嶺雲間石潭月皎小橋流水芳草殘

碑江船漁唱林屋書燈叢祠暮鼓道院晨鐘與士大

夫歌咏之 王直石潭八景 詩序 西江志

明蕭鑾山西副使乞歸再三許之去日民遮道泣送抵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六

家囊無長物晦迹田野年近七十出入簡輿馬人愈

敬之 廣東 志

明韓齊以服闕補任於鄆縣是時年已六十餘然嚴明

剛斷人無敢犯之者邑中酣酒無賴子懼走匿南山

不出一時囹圄爲之一空 陝西 志

明高捷字漸卿官南都御史回籍勸耕課讀化導鄉里

年近七十卒 開封 志

明鄭履祥字旋禮兵憲李材治兵嶺西履祥年六十餘

矣召見之抵掌談兵奮勃也死之日路人若見其

策馬張弧討賊云 廣東 志

明陳柏號雲橋性廉岩結客近戚偶以一言驕之遊終

身不見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畢命時作偈云前身

本是泗州僧耕

明王益恂謙和敬承兄志雖年逾六十不異稍長每

于兄偶出必待同至始嘗食汝寧志

明林厚字萬重任學職三十六年其居家動必以禮鄉

人化之年踰六十一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廣界志

明郝本彰字顯吾里中稱為郝古人察院楊公贈以詩

云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載伯夷清年六十餘乙

酉聞新令袖數金不別其妻子一朝逸去不知所之

平陽志

明楊燧字心緯楊廷麟督師入贛過寧都欲燧偕行荅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七

曰燧年已六十餘衰疾侵尋不能效馳驅冀邀國之

靈得與公重握手道故幸也不然則一死以謝知己

貪生以辱身吾不為也廷麟壯之執其手曰君即不

能豈無才子姪可共事者乎燧乃薦其從子文琦偕

往及城陷竟與楊同死時燧避亂山中聞之痛哭佯

狂或再日不食已丑歸城庚寅邑城破冠帶自經死

西江志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

率十年為兒童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溼之節調乳哺

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

志健問津名利之場林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之伏

樞念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

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

計五十之年心息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

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藉

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

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

死計清夜思之不覺悚然矣鴻書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

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

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

中間擾擾營營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

行年錄

六十餘歲 末

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

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

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

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白醉頌言

漢馬氏融之女汝南袁隗之妻也字倫少有才辨融家

世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

何必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

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

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

姊高行殊逸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

南郡公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

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  
猶有伯察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帳外聽者為慚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  
十餘卒女寧

宋李觀哀老婦詩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  
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七八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  
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  
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

金始祖明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生德帝  
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  
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已見本嶺男類

行年錄

六十餘歲 九

葛妙真早喪父有人言母五十當終妙真終日憂懷長  
齋懇禱誓不嫁夫事母祈禱母果八十一歲終盡禮  
埋葬女亦六十有餘

明謝傳堯妻曹氏傳堯卒曹年二十九無子依女為養  
未幾婿楊應第亦故女年方二十餘生子永年尚在  
襁褓曹與女孤婢相依時屢喪亂踰二十年永年乃  
成立曹年已六十餘矣有司議旌其門曹不可曰妻  
以節事夫母以貞誨女相勉於常又何旌焉不受州

志

明翟斌妻趙威女斌卒時趙年二十一無子依母居性  
純靜寡言笑不踰閭即女父不得一周年踰六十病

家人勸之診脈曰吾手平生未嘗近人也不藥卒湖

明蕭氏夫陳昂蚤逝祖姑亦尋歿蕭氏身持二喪奉姑  
以居值寇掠其鄉扶姑出避遙見賊縱火延燒將至  
棺所號痛籲天亟還欲以身殉會天反風中樞忽墜  
火滅二柩如故年六十餘病且死攬鏡歎曰吾今可  
無愧矣廣東

明史贊舜妻唐氏年二十一守節兵火流離不與男子  
交一言年踰六十不變湖廣

明劉氏二女者汝陽縣南馬鄉人也父劉玉生七女家  
貧力田嘗輟耕墟土歎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宜

行年錄

六十餘歲 半

其第四女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字人乃着短衣代  
父耕作日以菽水承歡不啻兩當戶兒及父母相繼  
卒二女哭之慟無力營葬即屋為邱不忍離親側也  
隆慶四年郡守使桂芳聞其事同督學楊俊躬詣其  
舍請二女出見年皆踰六十椎髻而前形容顛頽兩  
公太息為之泣下為置一區於郡城題其門曰孝節  
雙清月給粟布終身汝寧

明彭文運妻張氏二十早寡年六十餘聞寇警攜兩孫  
奔難值賊欲奪兒去堅不與受三箭恬不為動賊駭  
異而去卒以箭死湖廣

明呂氏吳金剛妻夫妻年六十餘好行善流寇掠鄉人

其舍拷金剛慘甚呂不忍見願以身代賊殺呂仍不釋剛已而賊中有識剛者曰此善人也殺其妻不必殺其夫遂釋之

明兵部郎中成德母張氏妻霍氏妹成氏甲申都城將陷德跪請於母曰兒盡忠不能盡孝矣母急避難母正色曰兒為忠臣婦為義婦我獨不能為忠臣之母乎但弱女何依其女曰吾願為節女尋德自縊母亦自縊時年六十餘霍氏成氏一時俱縊死

子年錄

六十餘歲 臣

行年錄

六十一歲

舜年六十一代唐堯踐帝位五見初生二十三十五十八百歲百十歲

孔子年六十一自陳遷蔡

漢班固奴常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啣之及賈氏客皆逮

考兢因捕繫固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漢蔡邕字伯喈王允既誅董卓邕中坐而嘆允叱收之

死獄中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

三國應璩字休璉在丕坐朱建平相曰君六十二位為

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至六十一

行年錄

六十一歲

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

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

晉周訪字士達遇善相者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

方獄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耳侃小訪一

歲卒時年六十一

劉宋沈文秀字仲運刺青州虜圍三載泰始五年正月

二十四日城陷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

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

厲聲曰身是執之鎮送桑乾凡十九年齊永明四年

病死時年六十一按永明四年丙寅泰始五年己酉相去止十八年非十九年也計文

秀已酉年當是四十四歲

廣昌縣志

塔州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北魏程駿字驎駒晚年事獻文嘗與論老易義帝願  
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因問駿卿年幾何對曰  
臣年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八十遭文王卿以六十  
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  
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北魏源懷征蠕蠕詔賜馬一匹細鎧御稍懷拜受訖乃  
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願謂賓客曰氣力雖衰  
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  
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  
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逃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  
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

行年錄

六十一歲

二

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  
十八條宣武並從之

唐王維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  
筆而化年六十一

唐白居易答崔賓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見寄詩今歲日  
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尚不能憂眼下身因何  
更算人間事

宋王旦字子明有疾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  
扶見於延和殿帝問後事付誰旦曰知臣莫若君惟  
明主擇之帝舉張詠馬亮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  
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

福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  
和藥并煮著我粥賜之薨年六十一

宋王曾字孝先年六十一有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  
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仁宗為築其碑曰旌  
實碑改其碑曰旌賢

鄉大臣賜碑  
篆自曾始

宋王繼英景德初授樞密使加特進檢校太傅卒年六  
十有一上臨哭之賜金營葬贈太尉侍中諡恭懿開

宋林逋字君復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  
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年  
六十一李諒守杭與其門人哭而葬之舍側刻臨終

行年錄

六十一歲

三

一絕納壙中仁宗賜諡曰和靖浙江

宋种世衡字仲平計城細腰以斷夏戎通交之路處三  
月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啓手  
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陝西

黃居寀字伯鸞筌少子也畫藝敏瞻不讓于父淳化四  
年充成都府一路送衣襖使時齒六十一於聖興寺  
新禪院畫龍水一堵天台山圖一堵水石兩堵工夫  
雖少大體宛存宋黃休復

宋歐陽修在亳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  
眷留未聽 是年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污公  
上察其誣斥之公力求去明年連上表乞致仕不允

築第于穎五見六

朱蘇賦歲暮和淵明和張常侍詩我年六十一顏景薄

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

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

宋黃庭堅字魯直年六十一徙永州才聞命而卒

宋朱弁云姚黃花頭面廣一尺禁中號一尺黃子在南

平城作謝范祖平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

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

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

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宋朱弁曲洧舊聞

宋徐積字仲車上顧子敦詩嗟余何為者草莽且賤微

行年錄

六十一歲

四

與公本無素一見卽弗遺以伯兄處我以古人相期

小設猶致說大事寧無辭年且六十一未作溝中屍

常恐公禮義如投諸汙泥豈欲為迂濶不得已為詩

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脫

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

長狄名猶記沙隨會若新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

鏡裏全成老尊前畧似春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漳濱

剛長交新泰陰消脫舊屯網蛛繁葉裏寶犬吠醫人

窻下鳥皮几田間紫領巾鮑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

波匿觀河見維摩示病身盤端遣一笑默識幻中真

文瀾公詩四人二百四十歲况丙午新正書懷詩

是平生丙午年僕用此事也

不用桃符貼畫鷄身心安處是天倪行年六十舊曆

日汗脚尺三新杖恭祝我賸周花甲子謝人深勸玉

東西春風若惜筋骸便先渡南村學灌畦又云老境增年是減

年

宋周紫芝字少隱下第家貧并日而炊里人嗤之不顧

嗜學益苦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人出身出知興

國簡靜不擾稱循吏

宋牛臯字伯遠為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上巳日都統

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軍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

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

革裹屍願死膺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

行年錄

六十一歲

五

云

金移刺履明昌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

互見五歲

金左泌字長源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卽請致仕

親友或以為早泌嘆曰子年三十乘鹿就浸尋仕路

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父金同卽獻詩

太祖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者

金盧詢字仁甫擅風雅才所作上梁文大為李承旨譽

擊節使就舉六十一歲登呂造榜進士河南

元黃暉字殷士仕至翰林院待制京城破嘆曰我以儒

致身累蒙國恩為胥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幾何

面目見天下士乎召從人張午曰吾義不可辱國汝  
幸收吾骨南還卽解衣投居賢坊并午倉皇繼井負  
之以升使人環守會南將令朝官俱輪告身嘔給午  
曰可取吾告身來守者稍倦嗥解冠裳履舄列寘井  
上復投而死年六十一江西志 互 見二十歲  
元張克讓字允恭卒年六十一易簪時家人挽衣號泣  
克讓曰人之爲學其大節惟在生死之際死而不亂  
學之力也汝輩勿喧閤使吾胸中不能了了言訖而  
逝北直志

明萬思謙字益父以太常卿致仕歸年甫六十一平生  
粹行完操毫無愧怍所居環堵壁立焉江西志

行年錄 六十一歲 太

明余子俊典兵政以疾求去不允屬楚蜀大荒公慮有  
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  
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享  
年六十有一上震悼輟朝一日四川志

明鄒守益字謙之時湛若水年九十有一往遊衡山過  
吉守益率諸子及同志往迎預誠體古憲老不乞言  
意毋煩辨論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醢一準古養老禮  
嗣冒大水連舟送至虔滌酒而別時年六十有一矣  
若水重加嘆異王公之門得人如此

明朱善清溪書隱序云筠陽羅氏君友與余生同年學  
同業居相近情相親也而其往來之密則莫若今年

在京師時爲甚是時余與君友年俱六十一矣而俱  
爲有司所迫以衰暮之年校藝京師白髮矍然苦老  
鶴之孤鶩獨峙而與六七俊秀俯首吏部之庭以試  
所業豈其心之所樂哉亦有不得已焉者矣西江志  
朱善與南昌胡知府書云善當昔少壯之時頗負才  
名十八以經學訓諸生惟恐人或見知晚歲遭值聖  
明開設學校招延師儒雖不敢求知於人而衆且妄  
推之矣然猶猶避數年未敢輕出行年六十有一題  
以當道之舉校藝京師司銓衡者憫其年老特令歸  
教本府在職三年再召入京授翰林侍講西江志 互 見七十歲

行年錄 六十一歲 七

明吳駒字彥驥里人孫住給力其家里胥彭文杰誘而  
縛之父潮宗率諸子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駒曰吾  
父老矣吾弟幼且無後自詣理曰死文杰者彥驥也  
令難之駒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况殺人者實彥驥  
也非吾父與弟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曰侍父獄中朝  
夕起居猶荷校而立父既出獄居二載曾有詔獄疑  
獄駒在行中至淮安病卒年且六十一歲矣西江志 南豐

石油  
里人  
明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征遙以死聞倪氏守志不  
嫁踰五十載而陳歸遂成婚禮時倪年六十一敏八  
年六十八人號白頭花燭浙江志 一作閱 入號白髮新婚

明胡貞姑大理少卿胡閨女閨被刑姑沒入功臣家爲  
奴時年四歲動貴嫌其幼欲去之老嫗匿於庖中獲  
免每日噉猫餘飯及長髮至寸則剪之塗面垢形令  
人穢棄以自衛仁廟登極赦還鄉依其母舅家終身  
不嫁年六十一而終鄉人私諡曰忠嗣貞姑西江志  
明柳奉春女名蘭女父母喪後遺一弟一妹俱在襁褓  
蘭女誓終身不嫁撫弟妹成立爲婚配訖管家理事  
人無間言鄉人稱曰柳貞節年六十一卒山西志

行年錄

六十一歲

八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二歲

晉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  
附焉

子思卒年六十二山東志

漢吳王濞反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  
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

皆發

漢馬援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值武陵五  
溪蠻夷反援請行時年六十二矣帝怒其老未許援

行年錄

六十二歲

一

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帝笑曰嬰樂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征五谿互見十一歲

後漢張衡字平子善畫累拜侍中出爲河間王相年六

十二嘗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

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

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

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今號巴獸潭郭氏異物志

三國魏王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夫人問

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

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三國魏杜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

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忽不見

至二十年畿乃言之其曰受詔作御樓於陶河試

缸遇風沒時年六十二互見二十歲

三國魏應璩六十二卒詳見六十一

唐白居易詩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宋趙安仁雍熙中廷筭貢士安仁預為考會賜金紫因

顧安仁問父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

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

宋程頤謂張繹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

全今六十二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

行年錄 六十二歲 二

保生是猶貧而蓄積一作七十二歲今互見

宋陳驥字德純蔡京用事恥為之屈不肯一見歷溫州

通州年六十二即掛冠自號安處居士

宋蘇軾惠州白鶴峰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

親種兩株棋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

子恐不能待也章惇父俞年七十種棋乃食棋十年

而終

宋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上元丞相劉忠齋書云某自

景定以虛言買禍天下號為風漢今年六十二矣某

不可應聘者有三願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雨露生

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卒為魏天祐執之至燕不食而死五見六十餘六十四歲

元雷膺官浙西提刑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

于朝發粟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

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宜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

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

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卒年七十三

元劉斌病謂其子曰居官當廉正自守毋贖貨以喪身

敗家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

元林以辨字子泉福泉之士爭聘為師方在泉山一日

促歸未決旬卒年六十二朱文憲稱其明死生之際

云

行年錄 六十二歲 三

明建文帝為僧往來至洪正統元年欲東歸是年六十

有二矣遜國初為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榜

嚴法華署曰文和尚又二年蓄髮為道士講老莊又

七年復為僧又二年復蓄髮為道士未幾又為僧時

從亡諸臣畧盡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不食故有東

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雲南志

明陳繼宗母亡手植墓樹結廬以居每雷雨夜必持葢

往冢旁伴母年六十二始舉於鄉

明朱善贈筠陽朱誠則序云余幼時先祖父數言吾家

世居豐城郭東門宋建中靖國初因避難兄弟三人

各攜室家他徙一居筠陽之社前一居豐城之穆湖

其居譬之興仁里者吾遠祖夢龍也洪武乙卯子生

六十有二矣奉省檄監察筠陽始獲識郡文學朱冥

誠則問其始遷之祖夢炎則知夢炎與夢龍其為兄

弟無疑於是二人相視而笑始知夫流派之異者沂

而上之未嘗不統於本源之一也西江志

明李化龍居城病作輿歸西臺卒年六十二是日人有

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生平忽不見後乃

聞其死也相傳以為龍生時得仙脫之骨塵埃中昂

格超然廣東志五

明鍾鼎臣知嘉興時大兵畧地浙中孤城不支鼎臣朝

服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惟以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行年錄

六十二歲

四

死時年六十有二廣東志五見十三

真珠船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

唐李抱真字太玄末年喜方士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

遇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二萬丸

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千丸

而卒年六十二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三歲

孔子年六十三自蔡如葉將適楚厄於陳蔡之間 史

記孔子絕糧於陳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

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

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且

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

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

行年錄

六十三歲

一

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

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子路年六十三歲當孔悝作亂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

城門遇子路謂之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

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

有使者入城門復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

子路曰君焉用孔悝由請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

乃下石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

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山東京

三國陸遜以太子有異議極諫不聽太子太傅吳榮又數與遜交書權屢遣讓遜憤恚而卒年六十三

晉王述以年迫懸車上疏曰臣曾祖昶白牋於魏文帝

曰昔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

為此公婆娑之事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幘

之期乞奉先誠歸老邱園不許述竟不起時年六十

三年卒

晉陶淵明自以會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

行年錄 六十三歲 二

先生江西志

晉雷次宗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

秋六十三道社高賢傳

南齊崔慧景字君山永元中童謠云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及慧景攻臺頰法輪寺對客高談眾散潛走

為漁父所斬時年六十三

陳徐陵表云六十二年平津對策又見七十三歲

隋李超字仲舉以字行屢以稱疾遷劉逸人恐其招物

論請為武職仲舉曰吾性本疎情少無宦情豈以垂

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

起終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

惜之

唐太子憲薨年六十三時明皇既友愛又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諡曰讓皇帝

唐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眾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恠中第人

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

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命

唐張九齡貶荆州長史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

行年錄 六十三歲 三

五月七日避疾薨于韶州之曲江私第享年六十三

贈荆州大都督有司諡行曰文獻嘗懇請諫山不嘗

上皆不納及海氛亂常大戎逆命元宗追數曰九齡

後復不復聞忠諫言發中使至韶州甲祭徐浩

文獻公神道碑又加濟大庚嶺碑陰記公在相位

前三年耳後以月子諫事出為荆州長史卒年六十

有八

唐李德裕字文饒初為新繁令疏鑿東湖夢一曳曰吾

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

見於萬里外後於地中掘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

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崖州果應七九之讖後說夢

日願公哀之使我歸葬曰衛

公精爽可畏識乃白上得喪還

李德裕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開一僧知人語

子 232-111

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問南行還乎曰  
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實  
至人我於元和中爲此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  
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待御食羊也嘗誌此夢  
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  
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  
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  
次貶降至崖州竟終於貶所補錄紀傳 廣記 云壽六十四 互見六十

唐白居易詩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煞欲何爲

宋謝泌字宗源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學年六十三疾革

行年錄 六十三歲 四

服道士服端坐死帝聞而嘆異

宋李濱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過醉而卒吾之

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卽設外寢與

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床下誦詩云行到水

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父瑩集

七十編泊書畫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

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是月魏野亦無疾而

卒互見十 六歲

宋范鎮字景仁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

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卽上

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

言安石以喜怒賞罰爭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

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時

年六十三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謝故人或爲具召之

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一朝思鄉里輕行

入蜀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

青城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二

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

舟此二事他人不能用也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

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稱其不可及嘉

行年錄 六十三歲 五

祐中有劉諷都官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

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遠此山在凡惟知白日

長朱公綽送諷詩疏草焚來應見史棄金散盡只留

書

宋楊萬里浩齋記劉建直字諤卿以浩名齋以國士知

我又館我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

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曰六經語孟之後乃復有此

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

脩德不加進不但四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

者猶以巖有關於浩齋也西江志

明史鑑字明古自號西村晚歲益務清曠室無炬侍案

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  
卽止宿僧舍前二年子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  
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  
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吳寬作墓表江南志

明陳曄字子潛母喪飲泣一日喪明疾亟謂諸子曰吾  
官雖不達無負於國生六十三年無愧衾影儻然而

逝江南志

子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已

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  
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陸深玉堂漫筆

行年錄

六十三歲

六

行年錄

六十四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說鈴天祿識餘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  
四陽絕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  
氏少女故曰野合

孔子年六十四在衛

漢朱穆字公叔徵拜尚書享年六十有四卒於官天子  
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度恪機任  
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令使權謁者中郎楊  
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

行年錄

六十四歲

哉蔡邕朱公叔鼎銘南陽府志

晉陸玩疾甚上表曰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  
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盛德弘敷洪化臣不勝臨  
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

晉王導字茂弼卒年六十四歲帝舉哀於朝堂三日中  
興名臣莫得比焉

晉王長文字德備守蜀郡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  
緣枯桑之卦嘆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  
矣尋病卒年六十四

晉張澄字國明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  
四而其子孫蕃昌云

梁徐陵使北被留致書楊遵彥曰若云逆豎殲夷當聽

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諱夫屯

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

年六梁書譌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

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

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

北周李遷哲累世雄豪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

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

僕侍婢奄閹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

行年錄

六十四歲

二

飲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

審之建德三年卒時年六十四互見二十歲

隋文帝崩年六十四詔曰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天但

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

百姓所以致此

唐白居易詩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

唐李德裕為并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謁曰某

善按真數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垂簾靜伺

之生與偕坐西廡下頃之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

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及會昌朝三策

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松憲錄唐李德裕

路筆前定錄  
互見六十三歲

唐竇德玄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見岸上有人形容

憔悴擊小襪坐地德玄見日暮無船令載之覺其儼

又與飯已濟上馬其人隨行數里德玄怪問欲何去

答曰某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

名德玄德玄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

鬼曰甚媿公容載復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千遍

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矣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

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夕

而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令且住先入白王

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

行年錄

六十四歲

三

杖三十使者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德玄再三婉謝

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

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

饑未食及乞錢財竝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

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

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

後皆如其言唐唐臨

宋周克明字昭文精於數術居司天之職天禧元年夏

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

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灾惑又犯之吾其

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

宋者英會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年六

十四詩云洛下衣冠愛情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

所有自可樂為具雖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筋只

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蔡藿終難作主人

光年未七十文潞公素重之用狄兼談盧尹故事入

耆英會屬序其事故張問詩云復得兼謨為重客詳

年老

宋范仲淹字希文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生祠

祀之年六十四卒羗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

宋歐陽修年六十四知蔡州更號六一居士 又作續

思穎詩序詳見四十四歲

行年錄

六十四歲

四

祁之為名宋之為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有

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孔子宋祁筆記

宋陳希亮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

至是果然

宋梁燾字况之以司馬光黨連貶化州安置徙其子于

昭州元符三年竟卒于此年六十四徽宗即位詔許

歸葬錄其子孫黃東志

宋查道好周恤資喪贖鬻平居茹蔬默坐服玩卑儉嘗

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

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互見童幼

宋蔡幼學一夕感異夢屋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

四互見十

宋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元詔守令成將迫蹙上道隔

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栢愈青扶植綱

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滌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

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入男兒終不屈皇

天上帝眼分明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互見六

十二歲

金任詢字君謨書為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年六十四

以北京鹽使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

年七

元伯顏遇賊誘以富貴不屈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

行年錄

六十四歲

五

四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

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掩之互見三歲六

元楊乘字文載寓松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于張士誠

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願

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

不能對乘曰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曰乘

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

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明金幼孜名善以字行遼疾屬續子姓有干澤者正色

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四

明會棨逸老堂記云陳子魯以進士科拜官庚辰獲歸

故鄉以先廬陞乃謀於居之傍近隴頭將改築以爲異時歸休之所經營弗克完美還京師於是自釋褐授官迄三紀歷事四朝而年已六十四矣既蒙恩將歸老於鄉始克治前之居以畢其初志因自念平生宦遊驅馳四方屢使絕域萬里之外今老矣始獲退休於此以就安逸又何其幸耶遂名其所居之堂曰逸老西江志

明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嘗讀大學知爲學次第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行年錄

六十四歲

六

明呂柟字仲木從舅卒哀毀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吊者以千計高陵人罷市三日計聞上爲輟朝高陵其官處互見十四歲

明譚元亮字擬陶年六十四一日具冠服沐浴召家人訓勉畢端坐而逝

明高明號五宜年六十三預畫八卦於堂壁明年忽一日歎曰予大限足矣贊其堂云懷思堂上懸八卦列西東八八六十四與我壽數同平生窮此理數寓理之中密密自存省今日始收功蓋棺事已定樂哉五宜翁作引柩輓歌云執紼行人漫漫歌細聽無奈動

情何倘來富貴眼前事浪得聲名耳畔過今古已更新世界乾坤還是舊山河英雄後輩催前輩如水滔滔再返麼明日焚香作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瓊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奇語親朋莫浪猜端坐而逝西江志

明蘭完植字無翳進士衡州知府乞休家居十餘年葛巾野服作城市山林之隱片楮不入公庭且不易與人相交接時有獲見者比于登闕里之堂卽郡縣守令望其風采踵門晉謁非公事不延納之如里邑有爲民蠹者必立除之卽迕流議弗恤也其于與民爭利之事誠其子弟絕口不許道嘗御下喜怒不形于

行年錄

六十四歲

七

召時號爲廉介君子年六十有四卒卒之日里巷罷春涕泣爲之醵石以勒德焉河南府

明王恂子原在襁褓恂棄家避差二十年原已冠娶尋數年至輝縣夢覺寺得之見恂無歸意触地大號住持法林強之行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授筆併書其始末付原時恂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云

宋曹后達豫聞蘇軾得罪謂帝曰先帝得軾兄余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



傷之乎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和氣賦乃得  
免后崩年六十四

行年錄

六十四歲

八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五歲

晉索靖討河間王頤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時年六十  
五

北周庾信司馬裔神道碑云裔字遵隋天保六年北齊年號

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刺史方欲關沫若

微牂牁見夜郎之侯習昆明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

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

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懷慶府志五見十五歲

隋耿詢造渾儀成帝嘉之欲用為太史令詢聞之笑曰

行年錄

六十五歲

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

命終後字文化及篡逆詢為太史令詢知化及不成

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六十五大業拾遺廣記

唐南川郡王劉昌神道碑云理命不忘於信實遺章備

見其忠悃年止于六十五未極壽寵皇帝之所以恤

然加等良有以焉

唐王紹業父違知臨卒謂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

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武后時

復召見皆如其年

唐段秀實朱泚反秀實執源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笏中額

流血鐵面遂遇害年六十五

唐顏某卿字昕守常山史思明來攻晝夜戰糧竭矢盡而陷脅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

而子泉卿不答遂殺之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泉卿曰吾曰汝營州牧奴耳竊荷

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

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

晉否泉卿舍胡而絕年六十五北直志

唐白居易詩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

宋歐陽修六一居士傳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

行年錄 六十五歲

二

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

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

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

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

何道哉修累章告老馮京請留之王安石曰修附麗

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六十五七月歸穎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

明年卒年六十六

宋余靖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遷工部尚書自

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享年六十五天

子惲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道碑歐陽修余襄公碑廣東志

宋司馬光年六十五作真率會詩云七八人五百有餘歲

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鷄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

輝又詩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

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時伯康與席汝言君從

七十八歲王尚恭安之七十七歲楚建中正叔七十

四歲王謹言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

歲合五百一十歲故光詩云

宋程頤放歸哲宗語輔臣曰程頤安自尊大在經延多

不遜於是言者嗾之年六十五削籍竄涪州渡漢江

中流船幾覆舟中號哭頤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

岸同舟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頤

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

頤與之言徑去

宋蘇軾與李之儀書云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

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

者獨非夢乎留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

論語傳數十卷以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是年移

康州又提舉玉局觀任便居住之儀即端叔

宋胡安國字康侯安石廢春秋安國以為亂倫滅理乃

潛心是書二十餘年卒年六十五諡文定

宋陳瓘卒年六十五張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宋李朴字先之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趨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二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

廣東志

宋朱元晦十九登進士六十五致仕其間仕於外者九年考立朝纔四十餘日

宋楊萬里道中紀行詩可堪衰病兩相纏更苦懸車尚五年羨殺兩中山上水留他不住竟歸田

行年錄

六十五歲

四

金貞元二年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宋使施臣曰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為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

元張起巖奉詔脩遼金宋三史起巖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

後四年卒

元敬儼為侍御史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為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

元程鉅夫皇慶二年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

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

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

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七

先五年則六十五也

元吳當被構方雪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

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

行年錄

六十五歲

五

明劉基疾胡惟庸相挾醫來視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久漸劇上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母令後人習之

明楊善字思敬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既不為倦復出使漠北與也先語也先悅以上皇歸

互見十七

明王文在都察院嘗劾石亨英宗復辟亨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卒四方冤之年六十有五

明鄧澄撰鄧潛谷五經釋序當先生集成神祖闡其名為特予一官得待詔詞林承顧問而先生游岱其年

六十有五週之志學時政得假我之歲倘如他人忽悠悠此五十年所就幾何而先生以半百流光成千秋不朽可謂善用其生者乎西江志

明劉思問字汝知轉南京戶部尚書比拜命忽病視則

引疾乞骸骨疏三上天子憐而許之歸至河陽益自舒以為起白屋官至正卿功遂身退於吾分足矣曰

從賓客故人譚笑甚適頃之視更明乃能見細書人

曰先生故不以九列易一視諸賓客故人盡喜忽感

微疾不淡旬而逝跡其歸甫三月耳享年六十有五

李廷機紫山劉公墓表懷慶府志

明秦鏞疾革口授辭世語第鏞代寫畢徐請歸正寢年

行年錄

六十五江南志

六十五歲

六

明顏忠江陵人節婦劉氏之子劉遵疾忠禱於北辰割

左股和粥以進病愈劉卒年九十忠亦六十有五遼

王大書節孝立石於門

南北朝魏溥妻房氏年十六適溥溥遇病以母老子矜

眇為恨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

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願當以身

少慰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

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

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

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

誓耳聞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

房之內未會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所

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

餐須其悔謝乃食年六十五終直隸志

明王作雨妻黎氏年十八適雨生一子三歲雨卒制薄

人言去孝服氏曰吾服寧有盡期齊衰不改者四十

年六十五以壽終湖廣志

行年錄

六十五歲

七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六歲

孔子六十六歲夫人开官氏卒山東志

漢賈逵守武都郡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

禮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

意倦自力爲之謂之周官傳

魏曹操年六十六薨於洛陽

晉謝安字安石自廣陵疾作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因

悵然謂所親曰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

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

行年錄

六十六歲

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

起乎乃上疏遜位尋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諡文靖萬姓

統譜

前秦麻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醜洪

將并其衆世子健收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

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暨子中原非汝兄

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

死年六十六前秦錄

隋王韶字子相文帝幸并州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

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惟在於公努力勉之韶

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帝曰是何意也不

解者是不用心耳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

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

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鳴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

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素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王韶

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憐惜之謂泰王

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

我子相豈不由汝耶言甚悽愴使有司爲

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

唐白居易蕭蕭詞序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有六瘠黑

齒落詞以自廣 又詩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

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

行年錄

六十六歲

唐崔玄亮字晦叔遺誠諸子云吾年六十六不爲不壽

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

唐李元淳字遂封祁連郡王貞元十五年拜昭義軍節

度六稔而薨享年六十有六闔境老幼情同罷市上

聞而震悼輟朝一日追贈尚書右僕射賜布帛五百

疋米粟三百石降中使慰恤其孤勅郎官致弔祭焉

唐孟陽李公墓誌銘 懷慶府志 互見十六歲

後梁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爲新定有土方生

時號龜精嘗疏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乙接天河金華

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宋程邁嘗出使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

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齋秀乃慶曆三年時方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嘆服

宋歐陽修守頴上樂其土風後被逐遂卜居一年而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

宋曾鞏薦吳中復狀云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皆有可紀豈可遂其閒逸况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

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

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墳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

行年錄

六十六歲

三

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已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欲葬辦而行墳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

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長谷吳逸

宋蘇軾年六十六至常州夢中作詩寄朱中行有至今不食寶凜然照應寰之句乃南遷絕筆也 軾疾革

答惟琳偈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

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摩什

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

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併

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

憂非命也耶蓋絕筆于此

宋柴成務字寶臣年六十六始有子比卒歲六歲授奉

禮郎名貽範成務卒年七十一

行年錄

六十六歲

四

宋楊萬里和淵明歸去來辭序云余倦遊半生思歸不

得紹興壬子余年六十有六自江東漕司移病自免

蒙恩守贛病不能赴因和歸去來分辭以自慰西江志

宋郭闔字開先自官臺諫後悉心憂國形神日瘁循至

病革所言皆軍國大事不少及私卒年六十六廣東志

元太祖以金泰和六年稱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

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誓必能許我則下兵

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

里赴援人馬疲弊難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

元胡祇通字紹聞年六十六朝廷徵者德者十人祇通

為之首以疾辭明年卒年六十七

元趙孟頫延祐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

朝以疾不果行按孟頫卒于至治二年則是年乃六十六也五見十四六十九

陳信字履信歷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

公直正統十一年年六十又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

重贖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琦有詩

送之云久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贖錢一任此

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姜南蓉塘詩

明郭脩翰通天文七政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

六日無生理及時而病鄉士大夫羅俶往問之脩翰

曰而命先我猶相問耶羅以三日脩翰以六日

行年錄 六十六歲 五

明吳廷舉字獻臣官四十年以工部尚書致仕二年卒

年六十六卒之日不能斂有書萬卷而已

明周尚信妻陳氏生子存敏三歲而孤陳守節撫育之

長為娶溫氏生子藻一歲而溫卒陳為祖母自鞠之

存敏繼室劉氏未幾而存敏卒後三月遺腹生鐸劉

有疾陳又鞠之鐸方七齡劉亦卒陳年已六十六而

家益落辛勤以育二孤鐸後取進士官刑部有名於

時王加周氏族譜西江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七歲

晉周續之或問身為處士時跋王延何也答曰心馳魏

闕者以江湖為極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

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

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連社高賢傳

唐李晟薨年六十七諡忠武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

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

唐李絳字深之募兵赴蜀半道蠻去兵遣鹽軍使楊叔

元素疾絳遣人迎謂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

行年錄 六十七歲 一

怒諫而入劫庫兵絳方宴被害年六十七

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

鬢盡白髮半禿齒變缺而觴咏之興猶未衰顧謂妻

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又與夢得沽酒閒飲詩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

欠三年

唐司空圖休休亭記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司

空氏貽谿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為陝軍所焚愚竄

避踰紀天復癸亥歲蒲稔人安既葺於壞垣之中樽

不盈丈然遠更其名者非以為奇蓋量其才一宜休

也揣其分二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

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  
既而晝寢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闍  
顧謂吾曰吾嘗為汝之師也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  
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谿耳且汝  
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  
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  
為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  
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  
七矣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  
園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秋七月記平陽志

行年錄

六十七歲

十一

西涼李昂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  
推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儼然不復起矣死者人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耳吾終之後世子欲猶卿子  
也無使專驕自任元經薛傳西涼錄作六十  
宋邵雍首尾吟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  
著衣冠為士子高談仁義是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  
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曰堯夫非是愛吟  
詩及疾司馬光張載顛願晨夕候之疾革願問從此  
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介  
寬路窄則自無者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熙寧十年  
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於太平  
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

間浩然獨無愧是夜五更捐館

宋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郁公得象致政麻命下  
同宋景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自上眷遇  
之意甚厚何遽謝事也郁公云不可待不厚引去也  
又曰亦恐更老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  
退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郁公  
之言為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為思慮所惑不若少  
時能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  
歸宋王鞏傳見近錄

宋胡璣享年六十有七

宋蘇軾詩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與前六十六所歲却異

行年錄

六十七歲

三

宋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  
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  
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  
然非世間俗人也

宋种師道兵次河陽聞大原陷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  
鋒大臣以為怯召還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及京城  
失守帝撫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

金按答海致仕後大定八年按年當六十一召見上曰宗室者  
老如卿者能幾人耶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  
預述幸毳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  
曰汝輩無以生富貴中而為暴戾宜自謙退互見十五



歲餘

元孔思晦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

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互見童幼

元黃潛字香卿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始六十七不

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

監致仕未幾復起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遣使

追還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續湖之私第年八十一

元李潤字文玉孫惟恭郟王府長史潤卒年六十七垂

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十

里不及聞吾願言可感也哉統李氏先德懷慶府志

遠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武公年九十而思黃

行年錄 六十七歲 四

髮老之箴規子齒垂六十有七尚不知六十六年之

猶未是也昏役無記豈不虛生方遽太遲比武不早

麗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切弗實諸所無吾以此為

觀察之資屬本峻常亞佩

明董溇字蘿石放浪形骸流連山水有終日長嘯而忘

返者年六十七聞王守仁之學負笈走遊其門得聞

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如此得稱為人乎悚然就第

子之列人問之則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文開

擬仰山勝錄 又見六十八歲互見七十七歲

明吳璵平居端坐正容與諸生談論竟日息倦年六十

有七號芸雪所著有芸雪集江西志互見九歲

明邊洪事母純孝輕財好義年六十七以哭母過哀而終四川志

明劉儒立亭藥圃序立亭樂圃者子誠菴兄城北新築

之別墅也兄年六十有七矣樂哉予往觀焉時嘉靖

癸亥五月之望巖栢拱綠檻榴流丹煙波際洞筠林

聳翠橋山八景斯其一已陝西志

明夏言字公謹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言贊決之

嚴嵩揣知帝意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

謝罪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

謂言去特惡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許言納銑金交關

為奸利遂下銑詔獄嵩與崔元陸炳謀坐銑交結近

行年錄 六十七歲 五

侍律斬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

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

鸞何以知上語又何以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

崔元輩詐為之臣生死係嵩掌權惟歸命聖慈曲賜

保全而已其語絕痛切帝不省獄成竟棄市時年六

十有七西江志

明湯顯祖訣世語祈免牲云肉食而鄙六十七年於斯

矣殺業有徵報何所底云

明賈銳性純孝母卒年九十八銳亦六十七哀斂如禮

既葬廬墓遂卒於塾汾州志

明梁亭表知南安府甲申聞北都陷痛哭幾絕會直指

廣表治行第一擢荆南兵備兼撫蠻副使表

痛悼不解報聞十日而卒年六十有七廣東志

明李興生時稱詩丐年六十七患風痺籬篠口箝眼喝

手學欲食則仆臥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

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丐適

至僉令獻董詩丐須臾就中云鵬鷲直冲霄漢遠龍

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爲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

董禮而食之欲使養於官以母老辭

明洪世弼女名伯玉許聘孫振宗未歸振宗病求伯玉

面訣曰吾無望矣伯玉慟哭誓無他志年六十七忽

展拜孫墓曰今死孫郎墓得所矣遂卒西江志

行年錄

六十七歲

六

明李辰妻趙氏辰天邑中二少年求婚甚力趙泣曰婦

人再醮乃禽獸也爲禽獸不如死遂取刃加頸媒妁

奪刃跪勸乃不死媼居五十餘年人咸稱曰李節婦

云卒壽六十有七陝西志互見遺腹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八歲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冉有將師克之爲康子言故康

子迎孔子孔子歸魯時年六十八至是魯終不能用

孔子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

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劉器之云

孔子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

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

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釋史孔子年六十八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

贊周

行年錄

六十八歲

一

三國魏徐宣字寶堅爲僕射每諫皆手詔嘉納宣曰七

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

位不許

晉皇甫謐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卒年六十八子

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唐張九齡開元二十八年春乞歸展墓曲江五月遊疾

卒年六十有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文獻廣東志互見初生七歲

十三二

唐李泌字長源時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

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

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互見初生七歲

歲

唐白居易詩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 又問年今幾

何七十行欠二

宋韓琦判相州薨前夕有大星殞治所極馬皆鳴享年

六十八歲訃來京師上追慟輟朝三日贈尚書令配

享英宗廟庭宋神宗御製兩朝願命定策元勳之碑 彰德府志 互見二十三歲

宋呂誨字獻可年六十八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

偶值醫者用藥乖方遂成瘋痺非祇憚駭異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喻朝政也一作六十九

宋傅堯俞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

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

行年錄

六十八歲

二

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互見十歲

宋王安石卒年六十八

宋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詳見五十四內王安石用事條

宋程頤六十八移峽州編管復宣德郎歸自浩氣貌容

色髭髮皆勝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

宋司馬光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

食少事煩以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

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

卒年六十八或云光晚而信佛云到岸須須投錘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日在天心此理

極致本無差別卒年六十八按宋史載光于學無所

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誣吾不

信也無晚而信佛之云

宋李之彥云余游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

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未嘗以其貧富貴賤

束脩多寡貶吾心今年六十有八肢體康健耳目聰

明飲啗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教導一節亦有可取造

物姑壽之耶余不敢自恕但當自警東谷所見

宋程時翼字勤道晚為始興尉單騎入賊壘論賊化為

良民紹興七年歸沐浴更衣跌坐而逝年六十八

宋宗澤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歸陶尉盛年

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

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官也

二帝北狩高宗南巡于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

行年錄

六十八歲

三

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

以身任恢復之事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

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明齋伯衡

歐宗澤語後開封府志

宋向子諱字伯恭忤秦檜致仕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

薌林卒年六十八西江志

宋洪皓被檜等誣徙南雍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

亦死帝嗟惜之復其官諡忠宣

元處士許謙講學華山為學者師垂四十年年六十八

卒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

明危素字大樸元亡將赴報恩寺并苑寺僧止之大將

軍送至京高帝以爲翰林侍講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命與宋濂同脩元史

明宋濂或奏事久上使其子璉慎掖下殿復詔太子賜

之良馬製馬歌令羣臣賡之是年六十八矣其冬以

老許致仕曰知卿何時來可多侍數日乃去賜緡綺

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予嘉卿

忠誠故用以賜因數其年曰卿今六十有八三十二

年後可出賜綺作百歲衣也沈士謙明良錄小異互見九歲

明吳與弼字子輔以處士聘至見上文華殿上口授左

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上曰久

聞高義故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臣少多病杜迹

行年錄

六十八歲 四

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

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

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

固留受職使南陽諭意辭益力南陽亦爲請乃復以

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互見十入歲

明費宏字子克號鵝湖奉旨起用到京召見文華右室

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

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明傅瀚乞致仕不允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

公務願養心神瀚曰吾受上知遇辭祿不可職事在

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

視吾疾壬戌二月歿於官年六十八

明董溪號蘿石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詩社

往來至廢寢食以爲至樂已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

詩卷訪王陽明初甚倨及語連日夜遂請北面陽明

以其齒長許以友溘曰子誠未積歟乃歸以一縑來

曰此老妻所織吾之誠積若茲縷矣陽明固辭不獲

許以師友之間或笑曰翁老矣何自苦蘿石笑曰吾

方憫若苦願以我爲苦耶去矣吾從吾之所好自號

曰從吾道人已見六十七互見七十七歲

明梁寅哀李源泉詩行年六十又加八志如伯玉恆省

魯我生猶在先生後恨不識紫芝考德于生前西江志

行年錄

六十八歲 五

明陳際泰崇禎三年舉于鄉又四年成進士年六十有

八矣除行人居四年護蔡相喪南行卒於道西江志互見

歲十

明盧貞女許配全人未婚夫歿貞女聞之請往奔喪喪

事畢獨居一軒紡績度日門以內肅然不聞人聲至

年六十八而終推官黃端伯旌之曰貞女浙江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九歲

孔子六十九歲子鯉卒

山東志

莊子漁父謂孔子曰嗜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江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三國吳陸凱字敬風時孫皓所行彌暴凱上表曰臣年

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

進苦言者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天下始

靜今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征騷擾而大工復起徵

行年錄

六十九歲

一

召四方非保國政治之術也

晉楊邠字岐之為衡陽內史流賊破郡執去邠伺隙逃

去收餘軍欲投湘州刺史荀眺會眺降賊邠孤軍固

城誓死不移遂卒城中時年六十九帝嘉其忠節贈

鎮東大將軍

晉張華字茂先晝臥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倫秀難

作被收時年六十九

晉張野字萊民居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俱不就

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義熙十四年與家

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建社高賢傳

晉宗炳字少文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

岳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病

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

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宋

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建社高賢傳已見老年

北魏李崇奉詔討蠕蠕醉於顯德殿戎服武飾志氣奮

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

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

互見七十歲

唐白居易詩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且

喜開年滿七十莫嫌疾病莫嫌貧今日行年將七

十猶須慙愧病來遲

唐竇玄德年五十七奉使江西船發有一人附載公每

行年錄

六十九歲

二

食餘恆陷之數日至揚州辭去公問何速曰某是司

命使者將以追公公曰何不早言曰公命合終於此

地未至不可洩蒙公餘食意望免公此難以報深惠

公曰可禱否答曰願聞道士王知遠乎曰聞之使者

曰今見居揚州其行業幽顯其尊與人章醮厄難皆

救可屈節咨請明晚當奉報滅否公到揚即問王尊

師催遣迎至屏左右具陳情事師勉為作法命侍童

寫章登壇拜奏明晚使者來報不免公又哀求使者

更令奏之明晚當報又白師甚不悅既而哀之又奏

明晚使者來還報不免公苦問其故初不肯言後俛

首答曰前章有字失體次章復草書仍乞二字表奏

人主猶須整肅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請所上之章咸被棄擲既不開徹有何濟乎公重請具以事白師師云審爾乎比疑符奏繆妄而驗若是乎乃取壇上奏章見字誤書草一如公言師因自寫奏章再三合格奏之明旦使者報事詣矣師曰此更延十二年矣春秋六十九而卒玄門靈妙記 廣記 此與前六十姑兩存之 四內資德玄同其事而附會各別耳

宋曹彬字國華為神武將軍年六十九有疾上趣駕臨問手為和藥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琦及卒帝哭之慟追封濟陽郡王

行年錄

六十九歲

三

宋王彥超封邠國公一年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

宋刁衍字元賓為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

宋蘇軾在惠州隣一老舉人年六十九其妻三十歲生子為具邀公公欣然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者稀年趙德麟侯翰錄 咸作冷閣賢夫

宋李椿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數文閣待制致仕越再

以湖南兵役之餘強起鎮之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未滿歲復告歸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幼三十歲 互見童

宋陳昱暴死三日而蘇初見冥吏追去見冥官則陳襄

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即不同矣意謂當起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蘇軾仇池筆記

宋宗澤知襄陽府時議割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與金人和不得勝播放文澤曰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鴛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宋鄧安字康叔友人義烏陳公餘常受業於勉齋黃先

行年錄

六十九歲

四

生幹與語有契德祐元年約入蘭谿修舊好時年六十九載舟將行宿於湘夢神人語曰金蘭逝矣公知之否指湄之上曰此公收拾地也及行至潭州有兵戒得公餘計語前夢速歸指湄示子曰此天授子也後竟以歸骨焉

宋汪廷美家嘗著抵罪匿者吏以為當坐家長廷美時年六十九或言稱七十宜免廷美曰吾已決訓又增年以免罪是誣官也不可有放遂免

元趙孟頫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傳書孝經次年賜上尊及衣一襲是歲卒年六十九按書孝經年乃六十八 互見

十四六

元尚文爲中書右丞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餓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延祐六年強起拜太子詹事泰定三年致仕明年卒年九十二按延祐六年文年八十四元張昇遷准西道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

行年錄 六十九歲 五

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按是年當是七十一元統元年順帝卽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按是年當是七十三明年詔復職以疾辭命本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互見童幼明趙貞吉字子靜晚歲擬作二通遺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外通之門四部十月開局編述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至冬末疾作輟編卒六十有九贈少保諡文肅

明陳九川卒年六十九卒之夕有星墮居傍殯于家鄉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宮弗震互見初生十餘歲明奉天老民臂僮記余鬚髮未甚白精神未甚頹以年齒計之六十有九衰亦宜矣所幸者日讀蠅頭細字如舉子時平生著述外無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樂也陝西志無名姓明高純字士潔年六十九卒前數日謂門人趙弼道云吾卽死有債未償乃口占序記三篇命代書界求者迄瞑不亂浙江志元劉紹可妻熊氏年二十五而娶有子甫二歲居四十年餘年六十九矣子觀克致養新構一堂以奉晨昏

行年錄 六十九歲 六

陳章揭曼碩名之曰柏詩而頌焉鬱彼北堂言樹其柏其柏蕤蕤維木之特柏之始生於彼高陵雨露其凝金石其貞柏之旣成鳳騰鸞膺言樹斯庭霜雪是憑霜雪皓皓其相矯矯有美君子而弗偕老其葉樂樂其節桓桓其居安安永世式觀我堂我構我柏其茂天錫眉壽保艾爾後西江志合用揭記與詩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歲

記曲禮七十曰老而傳 註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疏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為喪服有宗子孤為殯鄭之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于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

行年錄

七十歲

一

也必為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祖父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為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為之其視濯既則子孫故序卦註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為故王制云八十齋喪之事不及也註云不齋則不祭也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致還其職事于君也不得謝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如辭謝代謝亦皆却而退去之義几所以馮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疏曰婦

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立乘一馬小車

坐乘也呂氏曰老夫長者之稱已國稱名者父母

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應氏曰一國有賢眾國所

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

以其制言舉國之故事以答之也

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 七十之年去死

不遠畧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王制七十養於學 註學大學也在郊疏七十大衰養

禮轉重故養於大學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

對故知國亦是學也

行年錄

七十歲

二

七十時制 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年

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七十非帛不煖

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俟朝者謂

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

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

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

勞也或有死喪之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

皆在所不責也 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



婦可也 註族人之婦不可無統疏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子外宗婦領宗女子內昭穆事重不可廢缺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然此謂大宗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于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內則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

雜記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祭義朝廷同壽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第達乎朝廷矣 古者視朝之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為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

祭義壹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方氏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而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特貴貴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

五州為鄉五鄰為里于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間可知于近舉里則遠達于五鄉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

鄉飲酒義七十者四豆詳五內

周禮閭胥疏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

儀禮士相見禮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 疏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教鄉閭子弟

行年錄

七十歲

四

爾雅釋詁篇說文云七十曰老從人毛七言鬚髮變白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即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第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

白虎通致仕篇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踣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于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大夫七十而

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卿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  
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  
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臥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  
車與婦人俱自尊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  
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制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  
祿之半

白虎通男子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  
七十復開房也與六十互看

漢書禮儀志仲秋臘道按戶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舖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  
老人不噎也李白詩天子刻玉杖鏤形人賜者

行年錄

七十歲

五

古諺人生百年七十者稀 諺七十不製衣全見五十一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  
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

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  
鮒次得鯉剖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列女傳管仲妾婧謂仲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  
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

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  
十而封齊 尉繚子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

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

王則提三萬之眾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  
也

曾子七十乃學顏氏家訓 詳老年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  
時止以孝顯末如晚節之該洽也宋祁筆記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

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機子  
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

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  
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

行年錄

七十歲

六

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矧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  
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菟

齊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  
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

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

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  
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

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而上問

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孔子年七十顏回卒 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

行年錄

七十歲

七

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者少爲詭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稱首曰君子哉

魯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

淮南子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有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說苑

齊處士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飛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授琴而歌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邱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而有愧色

行年錄

七十歲

八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躡躡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絕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備贊賓客賓客皆驚酒

酈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在車騎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時秦破趙圍邯鄲急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魏王畏秦使止晉鄙留軍壁鄴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侯生為公子畫策使客為如姬斷其父警頭請如姬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薦屠者朱亥與俱而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至鄴晉

行年錄

七十歲

九

酈合符疑之朱亥袖四十觔鐵椎殺晉鄙遂將晉鄙軍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劍俠傳田嬰晉毀灼連理即艾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王維真門歌亦云向風別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以後人之言用之前人之事渾化無迹使人不知其妙真點鐵成金手也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匹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君起江東楚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號為義帝漢用陳平反間計羽乃疑增增怒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瞻曰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使附以成功名隨矣

漢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斬其使者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賜死問左右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在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請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

行年錄

七十歲

十

飢食菖蒲所收何物殆非真豬倘逢風雲為我龍據漢帝賢字長孺守正好學稱大儒年七十以執政致仕自賢始互見七十餘八十二歲漢樊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漢孫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家獨遣妻子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耗恩衰供養營妻子如意寶坐免終於家

東漢班固奏記云桓梁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詳見二十歲班固條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妹昭亦上書請曰超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

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先之原生逆亂之心妄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漢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驥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終身行義應在朝次

漢陳實字仲弓蔡邕作碑文云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

行年錄

七十歲

士

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特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閒心靜居大將軍何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互見八十二歲

漢鄭玄戒子書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汝以老歸汝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當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互見四十餘六十歲

漢趙相李統爲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緣史咸

憤欲詣闕自理統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邱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宰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特冀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病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曠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况拜統侍中

風俗通

漢末韓融字元長潁川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

出陶潛與子儼等集本作八十

行年錄

七十歲

士

三國吳常昭字弘嗣下獄華覈連上疏救之曰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吳書永足傳示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誅之

三國鍾離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裴松之云于時離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

三國荀顛年七十居母憂哀毀幾滅性  
三國鄧艾死段灼上疏理艾曰艾東馬懸車自投死地使劉禪君臣面縛功名已成當書之竹帛傳於萬世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特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

在可論程氏遺書列艾位三公年七十處

晉王濬字士治平吳時年七十疏曰孫皓荒淫內逆宜

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

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

也願陛下無失事機乃決伐吳

晉王羲之十七帖云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住

此大慶也想復慙加願養

晉陸機百年歌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

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嘆

晉華譚字令思上牋求退曰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冷

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諮祭酒版不聽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晉桓溫罪殷浩疏曰前司徒臣謨位居台輔師傅先帝

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思

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

之有司將致大辟

晉紀瞻字思遠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雖慕古人自

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

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

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

足復偏跛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

臣雖欲動自藏護隱伏何地戶口租稅國之所重以

臣平強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

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

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萬國

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廉賢以臣穢病

之餘妨官固職非古今黜進之意惟陛下割不已之

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死生厚恩幸因以

疾免

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

第門施行馬於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

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司徒

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今詢管四十萬

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

行年錄

七十歲

古

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

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大劣若以前聽致仕

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

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

有可用毅疾惡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

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

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

者始

劉宋王敬弘以左光祿徵上表曰禮年七十老而傳家

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懸臣一至

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

東歸五見九

劉宋王玄謨字彥德刺雍州請并三郡為一郡流民訛

言欲反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

本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

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

玄謨性嚴未嘗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劉宋沈慶之既誅逆劭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

固請辭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

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流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

就第五見四十

南齊史仁祖為昭業師與侍書胡天翼聞昭業每夜至

行年錄

七十歲

五

營署中淫宴而扇鑰封題如故相與謀曰若言之二

官則其事未易若于營署為異人所毆打及為犬物

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

餘生寧足吝也數日皆自殺

南齊華寶年八歲父豪成長安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為

汝上頭後長安陷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

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見

八

梁武帝年已七十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時樊惑入

斗或曰斗為壽命之養而火以亂氣干之老荒之戒

也

陳周弘正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十歲歲暮遠徂征寒

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近遠為村長安城

北魏太祖天興四年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

二十二為雁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謂曰自

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言終而過視

之化為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

寶之歲四十二年比見二

北魏李崇自塞北還後北鎮叛帝欲遣崇行崇啓曰

陛下更遣臣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

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塲更願英賢收功盛日五見六

北魏畢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

行年錄

七十歲

六

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

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

北魏游明根字志遠謝老歸詔曰明根以七十之齡可

充五更之選誠希世之賢也五見童幼十六七十

北魏趙逸歷仕中書侍郎好墳典年七十手不釋卷

北周常叔裕字孝寬以字行每以年迫懸車表請致仕

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後復稱疾帝曰往已面申

本懷何煩重請也

北周樂遜天和五年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

賜粟帛及錢授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勤

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開皇元年卒

二十五見

後秦姜讓責慕容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類殊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

南燕封孚字處道慕容超問朕於百代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召謂孚曰與天子行年錄 七十歲 七

言何其元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隋宇文述征高麗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

隋李穆字顯慶上表乞骸骨詔曰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公年既者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隋份陰侯生臨終贈王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大業八年度奉詔選國史欲為蘇綽立

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

傳畧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嘗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耶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苗季子所遺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賦賦不樂嘗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撰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行年錄 七十歲 丈

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異聞錄

唐高宗從容問魏元忠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

唐肅宗迎上皇自請歸東宮李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慈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



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

唐張寶藏為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咬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病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因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草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相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草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行年錄

七十歲

九

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獨異記 與定命錄裴某五十三歲事類附會各別今兩處存之

唐李邕天寶中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與李林甫因傅以罪詔御史羅希夷杖殺之時年七十

志 互見 少壯二十

唐杜甫曲江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唐李白雉朝飛云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弦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唐顏真卿為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于李希烈上遣促

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餞于長樂坎公謂諸姻族曰吾早與郡于江南曾遇道士陶八入授與

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體健至今不衰謂我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害于近郊及希烈敗而去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害于近郊及希烈敗詔得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忽見兩道人樹下圍棋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奉寄一書達吾家也立札一封題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即坐庄也守塚老蒼頭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於室子孫選吉

七十歲

十

日發塚開棺即已空矣于是子孫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跡

博物志 互見十九 七十六七十七歲

唐韓愈送楊巨源序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歸其卿丞相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雉朝飛操雉之飛於朝曰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鷄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唐柳宗元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詩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望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唐陽城字元宗出爲道州刺史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

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官護喪歸葬北直志

唐孔戣字君嚴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

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

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

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

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

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殘

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

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

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

唐馬燧字洵美以計畧田悅又降賊將徐庭光卒年七

十

唐杜黃裳封邠國公卒年七十李師古跋扈憚之終身

未敢失禮

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具表來

上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便令制

議行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開

寂家人輩竊罵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

少年郎議之由開鼓吹

唐元和末均州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

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內令饑然後放之

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

緣矜藉膝馴若守狗西陽雜俎

唐馮宿字拱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

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所不敢卒年七十四四川志同

唐薛莘年七十致仕時有年過莘不肯去故論者高莘

唐吳夔屬疾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

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

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

矣帝知之詔侍醫致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

唐竇叅代隣叟詩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床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蒲眼兒孫身外事閒梳白髮對斜陽

唐白居易詩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五十春 年

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

十老人稀 我初五十八息老 非早一間十三年

所得亦不少 祿位後衣食常溫飽又從六十來

女嫁男婚了胸中無一事浩氣凝襟抱飄若雲際風

樂于魚在藻桑榆坐已暮鐘漏行將曉皤然七十翁

亦足稱壽考 昨日復令辰悠悠七十春 人生七

十稀我今幸過之 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 又云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

邇故作六偈跪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

世張本也

唐顧况字通翁有子非熊暴亡追悼哀切吟曰老人喪

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後冥宮

斷令再生况家長而權第互見二歲前後身

唐杜牧送國碁王逢詩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于局

上銷廣東志

唐張玄素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

念而銷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蓋垂空遂深浴與家人

訣別奄然而卒唐唐臨報應記

唐曹松字夢徵光化四年禮部侍郎杜德祥榜及第時

年七十偕第者歛人王希羽亦年七十餘及京兆劉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象閩人柯崇鄭希顏皆年六十餘號五老榜係上新平內難

開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寒者以名聞特勅授

官故德祥以松等選詔授校書郎西江志詳見

唐李朝隱字光國以御史大夫兼判廣州事軫恤民隱

屢有建議公直廉潔輿論稱之明年卒於嶺外年七

十贈吏部尚書官給靈輿兼家口給遞還鄉諡曰貞

廣東志

唐何澤數私於宰相趙鳳得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

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以其輕侮

朝廷乃致仕時澤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

詣廳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

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唐末一作五代人

宋吳虔裕簡率肆言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

人曰我縱僱仆殿陛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人傳笑之每朝會及從游宴太宗憐其壽高慰撫之

虔裕掌金吾三十餘年卒年八十八悅生隨抄作虔裕彥昭

宋王嗣宗字希阮為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

不請告屢請真宗赦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

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

一事未能免物議眾皆嗤之

宋徐鉉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

部謹細無悞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之母

行年錄

七十歲

二四

投筆而絕宋王鉉國老談苑互見十歲又見七十六歲

宋李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仕朝會宴饗令綴宰相

班歲時賜子益加厚焉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

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

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

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

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

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

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

宋包拯字希仁奏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

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

豫建太子者為宗廟社稷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常議之按極卒年六十四

宋杜衍字世昌甫七十七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為宰相買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既退寓南都凡十年

第室卑陋纒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絲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卒年八十

宋歐陽修永陽大雪詩江淮卑溼殊此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纒三四 贈道士

李景仙詩我怪李師年七十兩目明秀光如霞問胡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以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燦

其華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 六一居

士傳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

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

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

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

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宋李觀承天院羅漢閣記云始吾童子時與陳微之讀

書湖上邱文遂乃其鄰以久遊貫人事日與笑語無

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詢之年實七十

矣少為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資財治田

土築室教子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遊又能精信於釋損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西江志

宋石介送從道詩常欲飽煖天下人其道未得一寸施子有二親皆七十糠覈不充常寒饑昨日詔我破屋

下具鷄一隻酒一卮子起却盤筋不舉吾親未嘗曾食之對我噓噓涕泗下孝子之心真可悲

宋孫沔字元規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歐陽修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會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

行年錄

七十歲

六

宋王禹偁三月二十七日簡仲咸詩韶光祇有兩三日人世稀逢七十人 寄豐陽喻長官詩七十年華鬢

未霜道情偏稱宰豐陽旦衙請印無仇覽豐陽戶不滿千例也

主夜榻圍棋祇孟光喻好棋與丙子斲手

宋王獵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

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

甚恭既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

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年年且七十

始為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

入繼近臣薦公為官僚赴皇子位門關守衛宛如夢

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視鏡

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官邸未及暮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

宋蘇軾山村詩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荀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又詩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若溪云余連楚遷調四十在官之日少收調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長公外記

蘇東坡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及出行年錄 七十歲 云

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又云願君不忌鄙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善之言宛邱張未明道雜志

宋陳景先字太虛神宗時副道錄乞歸廬山別王安石安石問其乞歸之意答曰景元本野人而今為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為佳耳安石韻其言書淨几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書其後曰真靜自言如此可味也年已七十沐浴更衣吟曰昔之委和今之脫質非化非生復吾正宅長嘯一聲正坐而逝江西志

宋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父已七十寄浩詩曰

大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歸浙江志 津華詩話作洪光弼寄子詩 養光弼詩字三子乃通通地與此不合

宋張詠字復之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候十年而卒年七十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也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聊以表德因號乖崖

詠少與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年不得一日來謁問吏曰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

行年錄 七十歲 云 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翼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宋邵堯夫詩云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

宋陳造飲食小過不佳趙帥招飲淡食止酒因成古詩結云陳遵張棟柄整夫何為彼此未可相是非七十老翁誰能促戚縛此戒醉死病殂吾命在 春日行官梅撲地白氈班細柳結烟金縷繁春華年年來不

已人生七十半衰殘

宋張希甫妻李病沒時希甫年七十辟穀導引飲水百

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子天驥憂懼東坡告  
之云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願以時飲酒食梁肉  
慰子孫之意希甫強為食然無復在世意

宋孫觀字仲益由鎖闥歷吏戶長貳以口語忤執政歸  
隱湖濱年已七十屬辭命句雖少壯不及也

宋章惇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餽栢者  
味其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嘉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

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俞食栢十年而終宋何蘧  
春浩紀

宋韓維和君實寄景仁詩子年行七十惟日就忘昏雖  
高鴻鵠舉尚困鷄鶩喧壯心久已摧弱羽不得翻每

行年錄

七十歲

元

誦少游言顧慚下澤輒

宋趙抃武林即事云七十隨緣豈有由樂天曾不厭杭

州青山未隱如千里白首重來又九秋

宋孔平仲題夏大初丈高居詩入門已可愛庭戶覆清

陰更有池臺邃相連花木深山川供隱几風月伴抽

簪七十鬚渾黑知公但養心

宋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衣之客賀之曰應是

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

著荷衣便著緋

宋耆英會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詩  
云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衰具賸雖

禮絕白頭序齒却情親清閑几席同禪院山野巾裘  
似隱淪樽酒椒香纔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  
暢吟哦內衛武康強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  
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詞形健蘭葉龜遊納息勻商  
皓寂寥拘山隱漢疏局蹙止家人莫因氣貌疑丹竈

自有光陰寄大椿復得兼謀為重客司馬光  
未七十恐遺元

交權祝眉壽羣生五福託鴻鈞事見  
老年

宋耆英會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  
景元年七十詩云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  
全功在三朝尊二相敦諭九老萃羣賢當時鄉社為

行年錄

七十歲

辛

高會此日居留許款延多幸不才陪履烏更慚七十

是新年事見  
老年

宋范純仁字堯夫哲宗時章惇用事安置元祐宰執於

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

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

仁曰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聞

諸子怨章惇輒怒止之及在道舟覆純仁衣盡

涇願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互見初生  
宋孫覿字伯純守蘇及引年題詩驢壁云人生七十鬼  
為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使至早謀泉石  
養閒身拂衣歸九華山再召竟不起已見  
老年

宋陽孝本字行先崇寧中博士年七十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秘閣領官祠以歸江西志

宋宗澤字汝霖為汪黃所抑憂憤成疾謂諸將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諸將出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開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

宋李誠之字茂欽知新州金人犯淮南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分布城守屢敗金兵金併兵十餘萬馮榘授兵不進城陷與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又見七十餘歲語異

宋畢景安字時泰司業進通直郎年七十賜閒江南志

宋袁鎮父年七十病羸更醫禱弗驗乃一再剖股和藥以進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

宋孫勵字志舉工詩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蘇軾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

宋周必大乞致仕表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在聖時雖曰難逢願經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俯遂乞身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荒遺竊四朝之榮遇警書

分察於羣英之後修注代言於強仕之前投閒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棘

公主咸躋一品叨塵過矣報效茫然迫於遲暮之時加以衰羸之疾內循涯分久合歸休惟貪戀於盛明乃遷延於歲月今而年至可以情開已愧歐修踰六旬而得謝尚希杜衍纔一請而獲從伏望皇帝陛下軫念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之祿秩返初服之耕桑庶伏餘生永陶至化江涯渤海任鳧雁之少多桃野

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西江志

宋張夔字致堯宰茂名遷知新州前後皆以清節著高宗嘗書其名於屏曰南有張夔北有周斯夔五十登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第年七十致仕卒年九十有三歲所著有職隱集廣東志

宋王奕東山集句詩序云東山先生年且七十矣面有光彩紅如渥丹視聽聰明不衰其殆有道以自養者耶若專以集句窺其胸次乃管中見豹之一斑云耳西江志

宋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自疏有五當去云國朝典法按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

宋朱熹字元晦登第五十年立朝僅四十六日時政偽學日急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時年七十絕筆于大學誠意章

宋郭勳字仲褒再爲侍讀曰吾起請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

宋俞汝尚字退翁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宋婁機字彥發皇太子始就外傳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手書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以獻太子寘之座右隨事開明多所裨益時年七十旬閉不許擢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頌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

宋戴復古市舶提舉詩七十老翁頭雪白落在江湖賣詩册鷄林莫有買詩人明日頌公問蕃舶

宋樓鑰酒邊戲作云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憐癡未報君恩歸未許樽前羞聽摸魚兒

宋方岳書戴式之詩卷云石屏遊諸老問蚤得詩名又蚤諸老凋謝獨石屏歸然魯靈光耳予生後二十二年纔此一識秋風別去因舊數語集中云七十行年戴石屏同時諸老各凋零扁舟歸去自漁舍冷骨秋來更鶴形天地無情頭盡白江山有分眼終青剡溪

定有人乘輿月下柴門不用扇

宋辛幼安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詞金門老眉壽止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年武公方入相留盛事首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

宋陸游書適詩老翁垂七十其實似童兒山果啼呼覓鄉儂喜笑隨羣嬉累瓦塢獨立照盆池更挾殘書讀渾如上學時歲暮感懷詩家世本無年甲子近一周小子獨何幸七十今平頭贈應秀才詩老夫七十居鄉縣醜醜龍鍾何足見辱君雪裏來叩門自說

行年錄

七十歲

三

辛勤求識面贈劉改之秀才詩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春恩詩七十老翁身退耕可憐未減舊風情典衣取酒那論價乘燭看花每到明七十詩七十幾年百念枯桑榆原不補東隅但存隱具金鴉觜那夢朝衣玉鹿盧身世蠶眼將作繭形容牛老已垂胡客來若問先生處不釣娥江卽鏡湖宋史彌聳字南叔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句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旬祠提舉崇禔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其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室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此則爲其排擠纒然不汚有如此朱李養病章除數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



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

互見二十歲

宋高頤字子奇在魏幕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

宋張景修字敏叔為祠曹郎中年幾七十有詩數千篇

葉某元祐自湖南憲請官祠歸景修以詩寄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仙處閒方得用

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仙想見舊栽桃

浮梁居士塵埃甚鬚髮而今也二毛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宋支漸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墳蓬首垢面

行年錄

七十歲

五

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傍白雀白鳥日

集於櫛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

向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視漸至行深自悔責

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間感化甚眾

宋吳潛字毅夫元兵渡江潛奏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

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

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

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風雷大作已

而果然四鼓開霽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

金烏廷蒲盧渾從海陵師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渾

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卑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

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

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已七十縱自愛

豈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踏先濟既而復止之乃

遣別將先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

二百餘人皆陷沒

互見七十三歲

金稱盤溫敦思忠諫海陵伐宋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

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

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

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老夫固不知此汝子

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

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

行年錄

七十歲

六

足問哉海陵不用

金王若虛國亡微服北歸游泰山至黃峴峯憇萃美亭

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

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

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

金任熊祥字子仁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七十不

食三日人皆稱之

元仁宗居藩邸開官師府姚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

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

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拜辭謝曰昔臣先

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得告南歸後召以病不赴卒

於家年七十六諡曰文衛輝志 五見 三歲十八廿四

元黃潛贈熊天瑞詩熊君南州山澤麗傲衣不蒲六尺

軀年丁七十氣尚靈撥棄舟楫連江湖塵埃掠面水

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舉頭仰瞻天子居姓名無由

達公車何王之門無曳裾君惟抱瑟王好琴寒風蕭

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箚燈手自書字如

凍蠅密復疎西江志

元魏璠世祖聞其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

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後

多採用焉以疾卒於和林年七十

### 行年錄

七十歲

元

元忽都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

冒矢石身被數十瘡戰功居多

元張特立字文舉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

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

七十研究聖經宜賜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

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

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璽書

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

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

元王約字彥博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

次年以年七十致仕互見七 十七歲

元昔班奉使往諭海都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七十

矣命為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而卒

元杜瑛字文玉金亡避地河南縑氏山中杜門著書優

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

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

元揭傒斯為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年七十致其事而

去詔遣使追及于溇南遣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

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

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母行傒斯曰使揭

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

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

### 行年錄

七十歲

元

傒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

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五見 童幼

元曹彥可會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

破毫揭帛於竿皆羣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

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

耳豈為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

元平章塔即吉素非動者奴事倒刺沙偪起宿衛輒為

右丞俄陞平章年已七十耗昏殊甚御史以為言帝

黜之

元汪澤民字叔志致仕居宣州鎮南班叛來寇城或勸

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

非臣子節留不去籌畫戰鬪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元王伯顏字伯敬福寧州尹賊至奮拒被執欲令再尹此州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賊怒令跪曰此膝豈跪賊耶賊怒毆之乃嚙舌出血噴其面曰殺即殺毆何也罵不絕口曰吾死當爲神以殺汝曹賊大怒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及妻女皆死魏耕錄

元俞琰字玉吾自言遇異人授讀易法若丹砂化煉皆所不屑年七十愈強自知死期而逝江南通志

元萬傳下浣漁者性至孝父年七十傳一妻二子值大行年錄 七十歲 元

饑傳語妻曰父老不可以饑得魚換米輒以飯父初長子饑死既次子又饑死父得壽終江西志

明洪武三十年勅廷臣曰朕爲衆推戴得有天下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自非皇天眷命得久若是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者朕無心天下而心救民殆天命之乎

明宗室有將軍安瀾者一歲喪母事父至孝後年垂七十追母不逮廬墓三年

明湯和字鼎臣疾劇不能上朝命以安車入內手撫摩其體與叙里閉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藏殮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

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

明詹同名書字同文曰同高帝所賜也與宋濂俱被寵同年七十不敢言去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明紀著洪武初以遺才薦授萍鄉教諭復詔入授僉都御史禮遇甚隆時年已七十尋抗疏歸北直志

明馬溪田理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皆德容令色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始告終楊廉琬錄

明薛均補應天府尹益崇尚清約獨買舍餘片地種菜嘗自芸之上廉得其狀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獨苦耳頃之乞歸年七十特進禮部侍郎均性峭直不容人小過或疑其歸裝頗重於中途發之惟紙馬板一具曰遺兒孫無他物令業此以自給耳

明王性常有文武材爲劉文成薦使叅議嶺東往督兵餉年已七十毅然攜幼子漁隱以行單舸往諭民乃解散歸至增城遇海寇曹真欲得性常爲帥始則設壇羅拜不聽則露白刃性常論以禍福旋厲聲叱罵逆罹害漁隱甫十六從旁請死賊謂殺孝子不祥縱之使裹父屍歸葬後賜立廟死所錄用其子而漁隱則躬耕奉母終矣今增城忠孝祠蓋祀其父子云陸

重修忠孝祠錄序 性常名綱漁隱 名彥達 廣東志 又作七十餘

明李叔允以脩撰致仕上召侍膳賜白金百兩衣一襲

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襲寵賚優渥

叔允謝恩退謂宋濂曰僕鈞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

句值時驛騷伏草野以俟時清豈意桑榆景及獲際

昌期過承拔擢俾輔導王官出入禁闈八年於茲哀

髦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銘心僕

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濂謂叔允以進則正

以秩則自博士為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官名譽

侈矣以壽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

全矣序以送之

行年錄

七十歲

四

明黃福字如錫為行在工部尚書疏言漕事便宜上喜

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

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六卿中誰及福者今年

七十矣諸少年高坐公堂出入與馬福四朝舊人乃

朝暮奔走道路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乃改南戶部

尚書

明滕用亨自小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學辨博文詞爾

雅尤精六書之學象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

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

四大字又獻禮符三詩稱旨授翰林待詔 廷休堂 浸錄

明劉綱字文紀遷陝寧州州人奏留不得去英宗朝以

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三十一而登進

士三十三而為縣三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仕居寧

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振野

西楊嘗扈從年七十矣特給輿二十人本朝給輿夫與

致仕官最為殊恩然四人六人多至八人而止此以

扈從出塞故至二十人亦無兩也 茅元儀西 峯談話

明管訥字時敏為晉王長史 十年事無苟從年古稀乞 歸王不忍親製詩慰之命 世子書忠勤良佐四字以 褒之仍奏留任 江南志

明太傅陳以勤年七十子少宰于陸懇請歸省上俞允

且念先帝舊學特命撫按官具禮存問仍出上方綺

幣寶鑑以寵之人謂是役也有異數三焉廷臣非六

行年錄

七十歲

四

載不歸省少宰守官踰兩期得以傳行令甲大臣致

仕非九十不存問朝臣謝事非因緣國慶無由沐恩

賚公非時蒙特賜甚渥中外咸艷慕之 少宰歸日

舞綵奉觴為壽又日造請里中諸耆舊故與太傅驩

者相從劇飲為樂太傅雅愛嘉陵黛玉之勝少宰為

搆樓其椒集唐人詩涉江樓者為絕句若干首每太

傅與客游輒命歌以佐飲太傅游而樂之 四川志 互見初生

六十七

明郭樸字質夫世稱東野先生太學士以親老乞終養

帝勉留不可乃允其請歸養十年母卒時年七十矣

居喪必盡禮 彰德志

明劉繪字子素被劾南還製荷衣芒屨攜二三小僮放

歌長途抵家開玄湖雜植松竹花草與故老談笑舟

中酒酣起舞或自度曲年七十卒汝寧志

明龔燧字子諫累官四川按察使年七十致仕歷任四

十餘年家食時田園無尺寸增益猶授生徒以自給

西江志

明孫應奎官至兩京戶部尚書壽七十引年致仕既歸

洛結同志者續真率會與耆英九老輝映先後焉河南府志

府

明何瑋字粹夫嘉靖癸卯秋夜有大星西隕流光照城

中如畫越三日卒享年七十歲四方人聞訃皆謂天

行年錄

七十歲

聖

喪哲人世道不幸多為位哭者馬理何文定公神道碑 懷慶志

明周禮讓字我華幼孤事母純孝年七十嘗作兒舞以

娛親口不言老閩邑公舉其孝江西志

明余枝華父九旬華亦七十侍疾臥榻逾年罔懈庭間

忽湧泉以供汲咸異之江南志

明胡琴繼母徐氏嫉琴琴孝事之母疾禱以身代越時

母愈聞而感動及母九十琴已七十矣定省益勤事

聞旌其門曰七十而慕江南志

明費經虞字仲若以不得養親為恨每忌辰哭泣終日

至七十猶然

明寶承芳官浙江僉事年七十致仕歸囊蕭然一僕負

之而已

明蔣暉字廷暉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出入禁闈未

嘗有過年滿七十堅乞致仕歸壽八十八

明張芹字文林官布政使如諸生出入率徒步年七

十始乘肩輿

明冷珂幽居亦必端坐不入寢室遂之子息楊升庵服

其辨博當道慕而造門罕見其回除中書享年七十

終四川志

明章玉鉉明經以母老不仕母九十餘玉鉉亦年七十

朝夕就養惟求悅母時人比之老萊子四川志

明王鳳宇朝陽母病頭癰鳳朝夕手拭膿穢侍奉湯藥

行年錄

七十歲

聖

竟弗起鳳時年七十哀毀骨立既而廬墓有益夜入

廬見鳳容戚曰母驚孝子以所盜他物遺之江南志

明王引道字叔重解綬歸歲大饑不舉火一夕萑苻輩

至僅得緋衣一襲錦帳二幅及麥豆數升而已盜且

笑掖引道去舟中贈以短褐嘆息去年七十尚無子

嘗自言使我無後何以勸善已果生子年七十五終

不能殮親舊為具後事

明靳茂孝謹謙抑頗涉書史父年九十茂已七十每夏

月肩負就澗澡浴父疾則嘗糞甘苦以驗安否平陽志

明吳順父思雉羹順索之不得淚滂沱下忽有雉飛墮

其家父既卒順年亦已七十矣哀毀廬墓終制九十

賜爵一級年將百歲而卒大同志

明李悅字子喜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子二

十餘孫產薄不能自存召與同居以已財產均之廣東志

明劉燿字文華精醫又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

義年七十有司推為鄉社師開封志

明周應瑞布政司吏勤儉務農一年花粟所入於正月

先完賦稅隨以其餘脩補橋梁道路年七十日無已

時陝西志

明張郁蘭教授惠州剛方耿介朔望升座揖諸生有失

禮者厲聲色罵之幼者朴責不瑣瑣遺之末年七

行年錄

七十歲

望

十聲如洪鐘人咸稱其有古意云廣東志

明朱復心以儒士舉為岢嵐丞山寇嘯聚朝廷命將勦

捕將屠其境復心計擒首惡民得免時年七十無子

妾忽生男人謂陰德之報西江志

明章世純字大力條上兵事出為柳州知府時年已七

十矣聞京師變悲憤發疾卒於柳州西江志

明陳繼儒香案牘云劉京授九子九子王公公時已七

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

為人瘼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

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先生有小異云賀欽賢周漫記

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息於奉養大書堂壁

曰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

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子大懼懇請滌去供奉有加

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息今之人解此者鮮矣尊翁贊筆

自十歲以上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唯十歲以

下則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苟非二者未有不勞唯

智者能擇術勞智而不勞力若不勞智又不勞力斯

餓卒也經舞堂雜志

丙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男女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註五十始衰不能孕也

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

行年錄

七十歲

望

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

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

乃一御疏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

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下若夫雖

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

十不間居據夫人言之正義曰此經據妾言之未滿

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

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姪婦兩兩云者以夫人及二

媵各有姪婦凡六人故三日也次兩媵云者如鄭

此言夫人姪婦卑于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尊者前

後望後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法天子十五云者

案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六十五日而徧云自後反之是也

漢哀帝以傅太后尊號抑損王氏諫議大夫楊宜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救令親屬引傾以避丁傳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

漢楚公主解憂嫁烏孫上書言年老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林男女三人俱來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後二歲卒三子因留

行年錄

七十歲

哭

守墳墓云

北魏崔宏字玄伯通署三十六曹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約儉自居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

唐武則天年七十盛自拂拭新牙復生不覺其老北史胡后年踰五十而天艷蠱人天生尤物以誨淫如此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脩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關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視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福而享義名亦智也唐孫光憲北夢瑣言

宋紹興十九年正月朔以皇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行慶壽禮紹興二十九年皇太后八十間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增鄂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熒熒在疚今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

行年錄

七十歲

哭

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專任守城六載備彈勦勢爾赤甘爾文虎昔受先朝之知嘗任師旅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三人在北豈能遺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為吾轉道此意于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為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在天之靈要必降于爾衷故茲詔示想宜乎悉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宋蘇軾在儋州買地築室曰與幼子過讀書自娛時負大瓢行歌田間有媿婦年已七十謂曰內翰昔日榮

貴一場春夢耶賦大然之因呼為春夢婆

宋呂宣問字季通蒙正四世孫六歲失母既長將訪所  
生求調池陽錄事叅軍託蜀過客物色之有仙井兵  
楊俊來報乃棄官入荆門果得母韓氏相失四十餘  
年母已七十矣

宋末王炎午有友彭逢達字元觀授徒吾里嘗偃偁如  
有所失且日却酒肉告神明為事問之則曰余九歲  
喪父而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  
婚使能挾策四方皆母廢目中所為者今且十二年  
矣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  
悽斷一日來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劬而左目明未  
行年錄 七十歲 兇

幾石亦如之君每為余有母喜且為母失明情敢不  
以告某曰盛彥蟾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  
目為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  
于神明有自來矣雖然日本於肝氣而養於腎水今  
以七袞之年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  
遇衰明恐其暫何不亟歸使母識子遂取果餌納之  
袖而亟勸之歸又四年而達永感矣西江志

元黃伯原母弟七人作春暉堂母年七十奉觴堂上子  
孫滿前內外姻戚咸集集賢直學士草廬吳先生序  
其事國子司業大魁張起巖繼之名士大夫詩詞交  
贊斯母亦樂矣元何中春暉堂詩序 西江志

元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  
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妾亦死矣中書  
右司掾袁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  
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因得免死

元答里麻為燕南道兼訪副使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  
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答  
里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為其血氣已衰不  
任刑也媼既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

元鄧學詩字崇雅負母劉述亂遇寇斯之幾死繼寇至  
見老母哭其傍憫之子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乃  
蘇最後復遇渠寇知其儒者哀之口占一詩命之和  
行年錄 七十歲 辛

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  
盃酒我亦有家兒雪色同水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  
從否學詩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蒲城人驚走我母  
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  
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遂釋之

明劉氏適謝金於普通大義年二十一而寡生子文昇  
僅三月撫孤成立年至七袞猶以孝經四書口授幼  
孫以光前後廣東志

明鄭昊字孟昭母年七十因夫暴故哀慟表明延醫療  
之不放昊朝夕禱祝祈以身代俄而母兩目中重生  
一瞳復明如故人謂孝感云浙江志



明孟誠妻高氏生子泰七歲夫亡年二十五待食機杼

泰娶王氏生子鑑五歲泰亦亡王性剛烈事姑獨謹

鑑娶牛氏生三子彪錦欽復寡年二十八兩家父兄

憐其貧均欲奪之王曰吾姑為節婦矣牛曰吾姑繼

祖姑為節婦矢志堅貞後先如出一口茹荼撫子皆

年七十而終山西志

明孫氏姊性呆不知人事氏豐美穎慧同字者多舍長

而及之女曰姊配乃配不然終身不配也竟同姊老

於閩奉姊朝夕惟謹享年七十並葬于城外直隸志

明嚴鐸字元振值倭亂奮然曰吾母年七十聞兵至可

乎因策於軍門請兵守要害寇從西來鐸候其半渡

行年錄 七十歲 五

擊之獲軍輜鎧甲無算傍湖諸境得不被兵皆鐸一

戰力也江南志

明袁三父素裕三少孤孱弱家遂零落母七十相依為

命三備給養母母出則盛服人怪而問之母應曰此

夫君所遺以送終老身尚有棺一具屢令吾兒嚮之

以為贖養之資吾兒堅不從至母死盡以父所遺殮

與富家送終無異四川志

明盛氏字善才許聘潘有成未娶有成夭死女矢志不

再從人祖父俱卒遂留家焉撫弟遺孤如海如江俱

底成立年七十卒葬於石窩山而石合其穉人謂勁

氣所致云豫章書 西江志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

七十問者曰我今年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汝同歲

矣艾子雜記

戰國西門豹為鄴令時邑巫每歲行視人家女好者即

聘取投之河中名河伯娶婦西門豹往會之其巫老

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

後西門豹故呼婦視謂巫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媪

入報河伯更選送之乃投大巫媪於河

子行錄 七十歲 五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國語晉悼公入朝於武宮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

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晉滅虞虜百里奚以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

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

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

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

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向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

三女曰鄭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

與之為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

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為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

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為禮記之妄又論語緯

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

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

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小之女而嫁七十之

夫是以羞稱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三歲而後卒

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購尼生山而孔子於

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

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多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廣自藏書卷第氏集輯

以四十為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楊春芳奇子雜言

漢肅賢字長孺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

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

致仕互見七十八十二歲

漢龔遂字少卿宣帝時渤海盜起詔遂為郡太守陛見

形貌短小年且七十餘上望見不副所聞頗心輕遂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下車悉罷捕吏賊皆

聞風而散勸民農桑郡號大治

漢于定國年七十餘卒於家封西平侯

行年錄

七十餘歲

漢趙充國字翁孫先零諸羌楊玉叛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上

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

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老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

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

充國將之充國至不輕與戰惟以威信招罕音罕

奏請屯田乃條陳便宜十二以開越明年諸羌降充

國振旅還封營平侯互見七十六歲八十歲

漢卓茂字子康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遷京部丞王

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首訪茂茂時年七十餘

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

褒德侯

漢矯慎字仲彥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因穴為室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

漢陽慶年七十餘無子太倉公淳于意少喜醫後更師慶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藥

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再拜受之遂精醫姓譜作公乘陽慶係複姓

漢楊震為樊豐等所譖詔遣歸本部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三

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婬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

漢朱雲自折檻之後不復仕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漢周燮馮良安帝以玄纁羔幣聘不至年皆七十餘終漢陳蕃與竇武謀誅曹節王甫事泄被害時年七十餘

後漢許靖入蜀先主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緩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曷哉

靖雖年踰七十而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四川志

後漢譙周字允南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

七十一而歿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後漢宗預字德豔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共詣思遠許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少年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互見六

三國鄧芝字伯苗初往依益州從事張裕裕善相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三國吳陳化字元耀年出七十一上疏乞骸骨遂居章安卒於家

三國魏李孚字子憲遷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行年錄 七十餘歲 四

精斷無衰而術畧不損於故

三國魏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高堂隆遷陳留太守舉為計曹掾帝嘉之周有犢牧七十無妻

三國魏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

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及馮几調請之曰便使杖人可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三國魏田豫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為豫充壯善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

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東齊紀聞

三國魏鮑出字文才母為噉人賊所得兄弟不敢追出

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追

殺數輩不已賊乃還其母併奪還同貫之嫗至青龍

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後至

年八九十纔若五六十者

晉崔遊字子相恬靜遜退武帝就家拜即中年七十餘

猶敦學不倦

晉山濤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

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

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五

崇風尚教以教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膜不

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

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退詔又不許後拜司徒濤

復固讓表乞骸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

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

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帛

百匹以供喪事祭以太牢諡曰康為子孫立室南陽志

晉管平年七十餘永嘉之亂隨劉敏元西行及榮陽為

賊所劫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

以身代願諸君捨之賊問何親曰同邑人也窮窶無

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

復不如敏元一賊叱之敏元奮劍欲殺賊而後死盜

長義之乃俱免劉宇道光

晉陶侃辭位歸國表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及

所以憤懷兼懷不能自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

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

葬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

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窆突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

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西江志

劉宋顧愷之字偉仁家潯陽王子房加以位號愷之不

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六

曰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觀

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愷之心迹清全

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時泰始初年七十四泰始三年卒年七十六

劉宋何子平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

滿便去職歸家時顧愷之為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

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日公

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

歸養之願又切微情

劉宋范泰元嘉二年表陳旱災曰臣年過七十未見此

早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為

憂虞不可備序

劉宋傳隆元嘉中為光祿大夫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齊高帝詔虞玩之等檢定宋季簿籍玩之上表以為欲求治政正必在勤明長令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從之

南齊沈麟士字雲禎永明六年沈淵沈約表薦其義行曰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侄數四攝庭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互見八十餘歲

南齊傅映字徽遠兄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卒年八十三陝西志

梁庾肩吾字慎之為太子詹記號高齋學士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髮皆黑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七

北魏傅永從中山王英征義陽南逆梁將馬儂瑛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儂瑛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君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降英使陸其不精命傅永改之傳不增文彩面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 互見二十餘八十餘歲

北魏張袞字洪龍年過七十閭門守靜手執經書判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

北魏趙逸字思羣性好墳索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北魏郭文恭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跪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

北魏游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固請乃許之帝曰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之行古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鐘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八

北魏劉模再出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味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南燕慕容德遣杜弼如長安問母兄存否弼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七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或以杜弼未行而要祿不可使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為尊親而可吝乎且弼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而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弼至

唐魏元忠宋州人王同皎謀誅三思被族元忠至是張掖為益所使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傷于虎者亦不復論救之矣重楚客以書規元忠元  
忠慚謀誅三思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誅三思引兵  
走闕下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  
餘

唐張柬之字孟將以賢良召試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

千餘柬之為第一拜監察御史為荊州都督府長史

武后謂狄人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

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後姚崇薦為同鳳閣鸞臺

發其謀 五見 八十八十二歲

唐天寶中有范氏尼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於醴

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九

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

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

及五品否范氏曰隣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

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

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

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

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

月大醮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

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誼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

哥舒翰也翰新有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坐魯

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監其事跡歷歷如見及

魯公為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

懸於賊必矣成事 湖說

唐李逢吉嘗為司空范希朝從事時金城寺有老僧無

為者年七十餘嘗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

有一介甲持笈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自是

逢吉將遊金城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為常

宣室 志

唐趙昌字洪祚裴泰代昌為州將所逐德宗召昌問狀

時年逾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 至人

相賀 兵即定

唐崔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十

直唯乘一操伏膺翰墨元翰三舉皆昇甲 第年已五十餘

唐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喜讀周易老

子偃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盧齊卿

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五見 九十

餘 歲

唐白居易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 十以上為開第

入秩 宋龔榘 討芥隱筆記寄雲阜上人詩別後道情添幾許老

來筋力又何如來年練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

西江 志

唐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新進士集月燈閣為

蹴鞠會四面看棚欄比同年肆覽將欲即席希回堅

請更一巡歷或諱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唐曹松字夢徵光化中登第時已七十餘矣同榜五人

皆年相上下號五老榜撫言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已見

唐王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李訓等不能潔去就

以至覆宗

唐柳河東書復東林寺碑是年為大中丁丑河東自太

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

謬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少

變道勁為文弱亦可愛矣西江志 王世貞題復東林寺碑後

五代龍敏字欲訥仕於唐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士

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為與唐尹事祖父以孝聞

宋辛資孫居青城山夢廟塑皇姑謂曰汝可食杏仁令

爾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拜請其

法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同用杏仁七個去皮尖晨

盥漱了內于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於口中暖之

迤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乃頓嚙日服如法一年必

換血令人輕健安泰資孫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

猶多著述資孫宋景煥野人閒話作資遜 戴孟蜀人 互見九十餘歲

宋陳搏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

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

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

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關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

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

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華

陰葺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可

伐搏不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遂

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道

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行于世後人集

先生之言以為書也宋張舜民盡投錄

宋處士王昭素有學行年七十餘太祖徵為國子博士

召見便殿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敏容曰此

父正合陛下今日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士

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

寡慾帝書其言於屏又見七十七歲 隆平集載 開寶二年召見年踰八十

宋劉巽河中草澤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真

宗召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祿袍笏銀帶

宋楊光輔居馬者山教授仁宗召之命說尚書光輔曰

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

矣而論說明暢帝悅而欲留為學官固辭以國子監

丞老於家

宋杜醇年七十餘以行義聞仁宗嘗賜以粟帛遣官捧

詔具袍笏以起之辭不受號大隱先生一作楊適

宋王致字君一與楊適杜醇為友年逾七十樂道安貧

妻收遺粟子拾鹽薪浩然無悶召為秘書省校書不赴

宋孫奭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

請泣下帝亦惻然五見

宋李受字益之任於治平中屢乞骸骨不聽神宗立復

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

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

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

年八十

宋范鎮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十一

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歿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

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東坡集後享年八

十一

蘇仁伸子容丞相孫致仕閒居年垂八十道前輩事臺

臺不厭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銘款云

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

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宋呂祖謙入越記

宋唐允從儋耳之村老也年七十餘問黎子雲宰相何

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曰官惠民貧富不均

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

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

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

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

者先穴矣

宋徐復字希顏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

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

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南豐集

宋洪渥得官時兄年七十餘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

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渥死兄無子數

使人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與孥蓋弱力不能

自致其兄蓋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十二

之猶不已忘其老也

宋李誠之字茂欽知蘄州金人一日破五關入蘄誠之

時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州

兵存者無幾金百道攻城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

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死士卒感其

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餘

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浙江志見七十歲

劉几字伯壽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

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之几擊余

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

方因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欲



酒輒一吸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脯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飢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畧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至且畧無少苦其術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下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宛邱張未明道雜志 互見老年七十四七十五歲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五

更入孝子閭浙江志

宋林冲之以主客即使金被執遇事劉豫不屈徒極邊病革語同難者曰吾年七十餘持忠入地無所恨恨

國譽未復耳一慟而絕一作七十三歲

宋李唐字晞古建炎間大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善畫山水人物筆意不衰高

宗比之唐李思訓續集

宋楊久中一日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官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于室前

卽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卽愈荆

南守孫頌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

郎七十餘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如故宋王鞏甲申雜記

宋黃度字文叔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極陳父

子天性之義不聽遂乞罷去因言忠臣以孝事君臣

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如此何以事君冀以感悟上

心浙江志

宋周必大廬山後錄云道士蕭惟憶年七十餘未嘗出

門視其貌蓋有所養者

宋葉適水心卽事詩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六

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隣得伴亦堪書

宋蔡定字元應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獄

吏舞文被繫革以註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

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定痛父耆年以非辜墮園

從誓將身贖不得呼曰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

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

其何益乎乃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赴河死府帥

驚曰真孝乃出革爲定斂而撫其家

宋樓鑰字大防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

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

院吏驚詫入朝陛楯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

宋潘柄考亭門人陳均福公族子年皆七十餘而客死

後村書事詩貧富皆當終牖下招魂何處有神巫

宋鄭伯淵號秋浦淳祐中為鄉先生邑青衿半出其門

咸淳六年羅源早伯淵時年已七十餘躬履險阻至

福源潭為民祈禱翼日大雨如注

宋方大琮字德潤淳祐二年帥廣鄉飲酒禮久廢命賓

佐與領袖士討論之禮樂器服悉遺古制歲一行之

年七十有奇膝席以宴漏過三十刻時齒已邁而終

禮無倦色

廣東志

宋劉邦美年踰七十尚童顏臨終誠其子勿事緇黃醫

進藥麾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遊

江西志 互見四十餘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七

宋孫錡年七十餘病疽其子裂肝以療尋愈

江南志

宋王雱年七十餘始應貢辟雍三年歸並不出州守李

光稱其風學年九十六

廣東志

宋崔嘉彥字子虛以耕戰策于趙相會趙去相自是絕

迹匡山得西原菴故址築室居焉耕田種藥以自給

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

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踰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

少衰

西江志 朱子西原菴記 互見少壯

宋衛朴病臂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

忘每算曆布算滿案以手畧撫之人有竊取一算再

撫之即覺其市物良格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棄者

與之即怒曰是已嘗棄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其

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申朴年七十

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常令人聽

其胸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宛邱張耒續明道雜志

宋楊長孺號東山誠齋長子年七十餘致仕家居與雲

巢曾無疑友善往來唱酬時稱其風味不減平園誠

齋二老

西江志

宋徐夢魁字梧叔宋亡聞文丞相被執北去痛哭撫膺

歸而築室連塢山中大書宋林二字於石元初屢薦

不就年七十餘臨終謂子姓曰吾家宋臣也墓題宋

徐處士足矣汝曹幸無食元

浙江志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六

元揭傒來成年餘七十不肯乘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

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言笑雖妻子未嘗見疾

聲厲色情容雖武夫暴卒猝然遇之莫不敬容敬禮

西江志 程文海碑文 互見七十四十一歲

元楊贊年幾八十跨馬馳躍便捷如飛趙子昂每稱為

奇士

大同志

元張賢叔富而樂善質而好禮聞名士大夫之過其鄉

恆取辭重幣以致之使諸子若孫日侍其游處而皆

知好學為文章今且七十餘歲聰明康強居是山之

間然然安夫生而不伐吾性是可謂賢也已其嘗

所往來者趨其所居曰賢山

賢山志

元劉文質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奇中無毫髮差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宋學士集

元石天麟年七十餘世祖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卒年九十二互見十四歲

元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踰七十智慮耗衰固位苟容無補於事請斥歸田里詔令中書議之

元松江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君實老吏也一日率婢妾晉筆仲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九

微於途適憲僉呂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耕錄

元袁介踏災行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賂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耕錄

明操琬字公琰洪武初詔起山林遺逸之士預修元史

琬年七十餘而宿學譽錫於時徵書諄遣入館閣命儒臣與談論酬答如響舉事無所遺緒閱編纂過勞瘁避疾尋得旨賜歸田里江西志

明陳漢歸太祖因其名漢親賜以說後乞休復賜以歌有罕稀老人七十餘虎頭猿臂蒼髯之句四川志

明危素字太樸卯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時素已七十餘他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聲藁藁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等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西江志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十

明林文字恆簡再乞致仕歸雖年踰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無大小皆以誠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詩文酬之無倦色卒年八十七

明鄭沂義門七世孫將卒呼二子杓槃來前曰吾賴天子寵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踰七十考終幸大矣爾等當圖報効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儵然而逝五見三十餘歲義門子弟內

明陳瑋與同寅廖銓為肝膈友銓歷任廣楚而歸瑋年已七十餘忽攜僕訪銓相見對泣旋復忻慰歲餘瑋避疾弗起銓曰兄母慮天遣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瑋顧僕點領而逝銓厚斂服朋友喪瑋子至則厚遣歸其柩銓字崇範

明王越字世昌上命總制甘涼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卿為朕追勦之時越已七十餘至則召諸將分兵三路疾驅長檣大敗之追至白髮寺虜號哭放火西去

明宋訥字仲敏代李願為祭酒上自製誥詞擬以磻溪飛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疑上意其老而懈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上乃大悅

明祭庸戎士也年二十餘永樂中於萬全獨洋州遇賊俘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久之泣言老母在堂僧惻然為白其主得釋又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三

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年已七十餘矣

明邱濬字仲深作太學衍義補書成表上之上嘉賜陞禮部尚書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年七十餘矣

明湛若水字元明累官尚書講學於新泉書院上以年踰七十許致仕

明俞大猷貽兵部尚書譚綸書曰某生平志則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妾媵尚有胎產膏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令其時也綸疏起為後軍都督府僉書

明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沉犀渚雪嶺西連抱洱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

春雨攀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棘童歌後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鑰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然用修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

雲南志

明鄧子龍驍健絕倫朝鮮用師詔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道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搆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忽他舟擲火器誤入子龍舟舟中火焚賊乘勢擊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三

事聞贈都督僉事蔭一子廟祀朝鮮

西江志

明萬元事母至孝母嘗病思荔枝元窮日求得還至溪邊水泛不能渡忽舟自浮來得濟及母卒元已七十餘廬墓時有瑞芝連木之異

四川志

明王子玉四世同居共爨而食至七十餘有司表其間

山東志

明王璠母疾苦志學醫遂精其業母病愈壽九十璠亦七十餘母卒哀毀幾絕

貴州志

明金俸醫官璞僕也本姓嚴璞輸歲額死金陵子枝甫在襁褓俸破產走京師了公通歸以所贏百金營產與妻同撫菟孤俸年七十餘其幼主集客必躬致

食品如敬事官長江南志

明顧元慶字大有藏書萬卷署曰陽山顧氏文房年七

十餘猶吟誦不倦江南志

明榮孝子者遂之西關人也幼痴慧無諱無號邑人俱

以小兒呼之自少及老不異同母趙氏極冷舖中行

乞孝養母卒哭泣逾性當事者以孝子旌扁小兒亦

不識孝為何名但哀哀劬勞不置年七十餘以無疾

終李之章榮孝子傳 汝寧府志

明趙喬星字養明年踰七十猶晨夕講學不倦咸稱為

道隱先生開封志

明陳謨誤李梅所詩序云梅所先生踰七望八精練如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三

少年博古今窮經不倦通識政體善應事機縣大夫

至者皆以鄉老事先生就而問政可否緩急之宜先

生必懇懇焉為民陳說官民兩便之甲辰之冬臺城

命雄師取贛平川幾以後款受攻先生一如師而城

以安堵則其尤大且著者西江志 互見老年

明金鐸字文振少孤育諸弟成立務農商之業家道日

裕鐸不問其錢穀出入之數鐸七十餘一子曰璋咸

勸為子析產笑而答曰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寢疾親友復以析產為言其答如前陝西志

志

明包實夫瀘溪人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

馮由故塗至厚嶸忽值一虎突其前實夫進退莫能

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啣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

夫隨其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

之曰汝虎也將啗我哉命也何憾然吾二親俱七十

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肉苟虎食終還于汝也虎乃

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舍而去西江志

明吳勤字孟勤該博手未嘗釋卷為詩文敏而工尤善

行草書在史館時七十餘矣運筆如飛初號匡山

號由翁卒年七十六西江志

明王賓字仲光平生不娶獨身奉母年七十餘先母卒

疾革抱母死復甦連呼母既葬魂附杖歸繞室喚孀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二

家人皆驚母呼孀孀在此復連呼孀孀兒實不忍舍

孀去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

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

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

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連視尺筆之餘長服不

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馮汝礪山雜記

寧國府太平縣有翁樞居深山中樵採為業年各七十

餘一日晨興見東壁下土忽墳起二尺許墳為之傾

掘之得何首烏一枚大如麝香氣撲鼻因生啖之不

逾年腫齒復生顏色鮮好如四十許人復生一男

贊

松江吳德兮向遊四方齒踰古稀矣一武弁官秦遣使相訂卜日將發宗黨以其年老且無子互諫阻之吳不為止試叩日者日者曰此行大不利當閉門却避不然我見其往而不返也吳戀其厚幣策蹇而行值寧夏等處山崩地裂與彼人同陷入地底蘇州

明趙璧右所千戶從都督仇廉出征師潰於莊浪壁以身翼蔽廉中五矢不忍去廉知其為已遂自刎壁方奪路而出賊莫敢追一日疾革謂家人曰我生年踰七十死亦何恨所弗滿者未得為廉將軍復仇耳凡吾子孫無忘吾志陝西志

行年錄

七十餘歲

五

明羅亨信字用賓在宣府年踰七十乞致仕不許會報宦官喜寧偕賊入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執寧賊因失嚮道乃快快引去上嘉其功下詔褒之是歲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見其巔髮皆盡乃許致仕八年卒年八十一廣東志

明魯國俊授上海訓導時年七十餘事繼母劉氏年九十餘以孝稱賊警至泣拜床下請負母以逃母曰吾幸矣何逃也汝年踰七十且嘗為儒官宜與城俱存亡耳國俊正襟侍母不離左右城陷母子皆遇害白髮殘骸抱挈不可解江蘇志

漢班昭一名姬字惠班彪女適同郡曹世叔早卒昭博

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年七十餘卒太后素服舉哀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按昭子曹妻也蘇士潛蘇氏家語

梁昭明太子敬者老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存遺問加賜珍羞衣服

北魏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非手執箕帚于沙門寺洒掃諸子並亦如僕之服涕泣而從乃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于是出家

行年錄

七十餘歲

示

為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

宋賈黃中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上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後黃中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太宗嘗召見其母詩以賜之頌賜甚厚王氏命坐謂曰教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盃編享奴婢然後使服役具于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若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使耳我自樂此不知寒也五見八十詳見八十餘歲

宋朱巽妾劉氏有娠不容于嫡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遺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仕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來投舍嘆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苦乎壽昌愕然近問乃生母也年已七十餘壽昌因與同母所生弟妹同歸為買田宅居之性譜云壽生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嫁民間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元

宋連世瑜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像奉之益恭十年不替世瑜死方氏年踰七十率其子士表士則供奉益至

金蘇嗣之母白氏早寡居嘗于宅東北為祭室畫子瞻子由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之為汴京廂官白氏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白繼于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五見二元李楫字濟川新淦縣判官母夫人年近八十楫出問事歸有所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楫客之升堂把酒為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夸揚以娛其

親吳澄撰碑

西江志

元黃時清妻李氏年二十夫亡生子璩六歲鞠育教誨以至成立年七十餘青燈敗帷不易其操明一統志元李翠娥維揚名娼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輟耕錄

燕山孝婦蔣氏嘗割股療母蔣病其女亦割股進之夢大士語曰汝女孝正報汝也年七十餘猶強健如常日啖瓜菓數枚壬子元旦謂家人曰吾于某日當歸矣至期沐浴誦經端坐而逝隣家俱聞空中有音樂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元

吳香見緋衣數輩從西而去浙江志

明高妙瑩字叔琬解縉母也臨終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十餘子孫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汝曹承訣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枯株備物無益金珠寶貝更能為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遂端坐而歿

明郭綸妻周氏年二十撫遺孤衛國孀居四十餘年及衛國娶董氏十九衛國死于忠撫長子承嗣遺腹子承忠成立後承嗣娶雷氏嗣卒承忠娶王氏亦以疾卒王撫遺孤銓遠銓遠又早世妻谷氏撫孤束鎮東鎮娶谷承宗女卒無嗣公守節三十餘年五世同孀

俱壽踰古稀而終高志

明寒香高氏晚翠李氏張寧二妾也年可十六七皆端

潔慧悟靈老益愛重之及病革命出諸姬二氏不忍

去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

閣同處且封翁之第留一寶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

遂各截髮以示無他腸公從之乃寂居小閣五十餘

年子嘉秀舉進士歸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

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又况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

幡然雙姬矣奏聞旌為雙節云堯山堂外紀

明杜老父女老無子家甚貧梁宰求聘女為妻父將許

之女曰父母老無子止一女女嫁父母易依焉自誓

行年錄

七十餘歲

元

終身不嫁拮据力作以養父母父卒營葬畢復竭力

養母越十八年母卒營葬畢女遂曰吾已許父母不

嫁矣今復嫁是渝言也且父母墳墓何託乎終不嫁

焚苦自守年踰七十卒鄉人呼曰老女陝西志

明陳鏞女弟許聘孫迪未成婚而迪亡樞遣女告其父

母哀麻至迪家見舅姑臨柩伏哭盡哀還服三年喪

終身不嫁壽踰七十卒于家浙江志

明石氏三女少失父母痛門祚衰薄弟瓊尚幼誓不適

人禮負弟鄉校讀書遂克成立為衣冠望族俱年近

八十而終四川志

明方氏生而貌寢已受聘夫棄不取女即依母兄守紡

續自活後有求為偶者女曰吾已為人棄命也倘再

適他人是不安命矣卒不嫁年七十餘卒西江志

明田氏太常寺正卿侯執蒲妻詰封夫人年近八旬罵

賊被難媳劉氏子怵妻朱氏子恕妻守姑不去同殉

難歸德府志

行年錄

七十餘歲

辛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一歲

晉哀公十四年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仲尼曰吾道窮矣時年七十一是歲作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終敬王三十九年庚申

漢楊雄作太玄法言授侯芭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楊子雲本傳未言仕莽讀贊謂其受莽官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子雲赴京見成帝時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己丑至

行年錄

七十一歲

莽篡位建國元年己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抵牾也即使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八十餘子雲無老耄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仕之乎再考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遠即未必卒於永始斷亦不出於平帝末年蓋其歲正與七十餘者合也四川志

七十一

漢班超字仲升在西域三十一年歸至洛陽病作卒年

唐房玄齡疾甚上命醫治且以便通問隔沒親履手與

一訣權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一號年七十一諡文昭

唐狄仁傑卒年七十一

唐白居易詩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髮白頭風眩

唐張師夢白鳥飛翔墜于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黃筮卜筮之賀即决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食不有夢

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墮雲間

聲迹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

不起時年七十一也耳目記

唐喬琳因投浚儀尉劉彥莊彥莊有客申屠生善鑿人

謂劉曰此固非常人也然猶其情反于氣心不稱質

行年錄

七十一歲

二

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

矣鍾駱前定錄

宋趙普卒年七十一先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

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

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堦左正言直昭文館

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疾先

篤又見生辰

宋李行簡字易從偶夢綠衣吏持簿至公府自丁謂而

下皆錄其官壽至行簡云官諫議大夫及疾歎三官  
給事中已踰分矣卒年七十一

宋程頤七十一作春秋傳序是年蔡京劾奏學術頗僻

素行詭怪追毀出身文字范致虛又言以邪說波行

惑衆而尹燉張繹為之輔乞下河南盡逐學徒伊川

於是遷居龍門之南謂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門也

宋者英會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

既年七十一君貺方留守北都開文富者英會羨之

以書請于路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

願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與名其

行年錄

七十一歲

王

間幸無我過遂為十三人文貽詩云勿愛大名名遂

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二月三月春融

融千花萬花紅灼灼公乎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

狀元紅對酒劉師閣花難舊房君貺答詩云西都山

水天下奇神嵩景室環清伊其艷維新為景室山甫申間氣

秀不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

月光離離魏京雄奧壓幽朔遊宮御府嚴天威膏田

千里翳桑柘犀甲萬旅馴熊羆公當緩帶名三鎮懸

赤繼軫承保釐追推契遇最深舊加復雍孟交旌麾

仁皇一庄龍虎榜桂堂先後攀高枝宦遊出處五十

載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

肩隨公今復主鳳門鑰僕亦再撫銅臺折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幹步踵門至投我十

二者英詩整冠肅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為言

白傳有高躅九君結社真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

就僧館圖神姿詞宗端殿序篇目滂灑大筆何淋漓

眷言履道靡充詘菟裘近邑將營歸取去繪素得精

筆願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國元老十年還政灑

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寶盛氣如虹蜺昔年大對

繼晷董並登科第同一昔天聖八年紫垣步武既通接

金沙里閉遺隣比探禪論道劇對摩軋太古窮天

機二賢勳業冠朝省爵齒官學誰依稀今將圖畫表

行年錄

七十一歲

四

來世詎可下谷聯纓綬既蒙月品定人物不敢循避

違風期况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

西福善宅修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高未百尺下眺

林嶺如屏帷花王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

相街中潞公第碧瓦萬木煙參差左隅廟室本經禮

右閣宸翰尊星奎婆娑青風舞松柏煥爛素錦薰醪

醪石渠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階墀伊子陋宇治

窮僻姑喜地廣為環溪樓名多景可曠望臺號風月

延清輝四時花鷗不外假擊舟傲曠聊嬉怡懷歸撫

事若饑渴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

意接心相知豈無晚秀負才藹高談大笑拘禮儀洛

中故事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濯冠登仕荷天寵  
尊君報國當百為既嗟大盡盡知止納祿謝事皆所  
宜顧方北道倚煩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令負  
花約公贈莫負花前約之句為指風什歌式微如蕤甘露爽心  
骨似柄玉塵親顏眉蘭叢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  
陶籬子山已著小圃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據短引  
謝招隱肯使猿鶴常驚啼

宋呂大防安置循州至信豐而病謂子景山曰章惇必  
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  
年七十一

宋朱熹慶元四年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  
行年錄 七十一歲 五

明年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  
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翼日正坐整  
衣冠就枕而逝

宋李侗字愿中學羅從彥有得結茅謝世四十年晚年  
閩帥汪應辰來迎欲講所疑侗至帥治坐語未終而  
卒年七十有一

宋周必大廬山後錄云皇甫坦被遇太上結庵撥雲峯  
下自言兗州瑕邱人久在川陝嘗遇朱桃椎善布氣  
時時書字決人禍福或云年七十一山中道士言其  
顏貌已不遠二十年前矣近損足未能步而茅山張  
椿齡亦被遇太上今年亦得此疾異哉

元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  
其老而能孝

元李謙為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卒年七十九

明邱濬字仲深條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時年七十  
一矣三疏固辭不許

明黃橋字子通嗜古勤學以明經貢選揚州教年七十  
一猶著書不倦江南通志

明朱善與南昌胡知府書云居翰林踰年家屬不至有  
遼東之謫自分臨老投棄荒遠無復生還之理而未  
踰兩月即有賜環之詔彼時善年六十有五而聖主  
已憐老病欲全其生矧今行年七十有一耳目昏聩

行年錄 七十一歲 六

愈甚于前時筋力衰憊益加于舊日豈容復有可出  
之理且古人五十始得衣帛則五十以上皆老成人  
也今所求明經老成之士豈特七十然後謂之老成  
哉七十致仕禮經既有明訓六十以上筋力衰者亦  
許致仕聖朝復有令典往年勅符四出幣帛羅致亦  
雅及七十以下未嘗及七十以上也今聞江西所舉  
明亦欲及其精力未衰而求一命以無負平生之志  
若善者既已遇知聖主亦嘗與沾祿秩又蒙特旨放  
還將復何求再敢希冀若不顧是非貪昧一出則是  
廉恥道喪使後進何所師法國家亦何用此等人冥

之學校以為後進領袖也西江志 互 見六十一歲

明張弼業協守太原闖賊攻城急弼業過舍早飯飯已

不一言運出一婢子見啓嘗所御匱取一青繩子袖

之去城破入樓南一窩舖塔某共理一繩移時塔手

戰結繩梁間不著弼業顧笑曰爾誤我事推塔出閉

門塔窺隙中弼業徐解鞆帶腰刀下結繩梁間踐壁

石引頸投繩以手爪心前一再死年七十一妻趙是

日亦自經死太原志

明孟氏張文妻文卒即欲自縊姑曰吾賴若以生若死

吾無生矣氏許諾事姑惟謹姑卒家貧無依來依母

家紡績自給年七十一卒其姪中丞弼之云死耶生

行年錄

七十一歲

七

耶凜凜而來者伯姑耶杞縣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二歲

太公舟人說云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陰謀詭計以干

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鈞合復以為之舟人漁父

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耶夫太

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鈞道

說而陳以鈞道豈世俗所謂漁哉宋羅泌作韓詩外

傳文王舉太公以為親耶即異族之人也以為故耶

即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耶既太公年七十二輝然

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

行年錄

七十二歲

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

孔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時年七十二史記孔子年七

十六年四月巳丑卒

老萊子楚人隱耕蒙山楚王迎之不應年七十二親猶

存身著五色斑斕衣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作嬰兒

啼弄雛親側欲親之喜江西臨江志

漢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代裔元帝拜太師賜爵關內

侯食邑八百戶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吊者再

聖裔封侯之始山東志

漢劉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

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徐禪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樞山之厓家貧

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齋

磨鏡具到所住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

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禪會卒時

年七十二黃姬水貧士傳

漢陳紀字元方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

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二建

安四年六月卒登庸日寡大業不究天子愍焉使者

弔祭羣卿以下臨喪葬開封志耶

漢蔡茂為司徒年七十二薨於位賜東園梓棺賻贈甚

厚樓慶志夢禾失

行年錄 七十二歲

漢皇甫嵩真善算術常自算其年壽七十二一作七十

十三

漢賈逵為世通儒卒年七十二

晉王化字伯遠為樂府令捍守有功虜退封關內侯遷

朱提太守撫和殊俗得夷肆權心七十二卒於官

梁何胤自若耶遷秦望山築室以處學徒何氏過江自

晉司空允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

至七十二一作胤年登祖壽乃移遷吳作別山詩一

首言甚悽愴互見八歲五

前涼張重華譙羣寮於閒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綬曰

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

還山乎綬曰孔子婦姓开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昊

胎別無耳目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

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

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家

為不還山也前涼錄南唐

隋樊子蓋字華宗除民部尚書有軍功進爵為齊公言

其功齊天下也卒年七十二廣東

唐姚崇字元之年七十二卒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

協而見事嘗遲若來弔汝具陳吾生平服玩張若顧

卽錄致之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卽進上覽豫鑿

石至便鐫若後悔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

行年錄 七十二歲 三

聞可也後果如所戒張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

唐崔從字子又年七十二卒下有封股肉以祭者

五代馮道歷事四姓更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自號

長樂老子卒年七十二時稱嘆謂與孔子同壽云

後唐馬處謙隨趙匡明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密

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

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此夢瑣言

宋者英會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疑年七十二詩云

相印貂冠榮六符華顛高會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

里唯尚年齡入畫圖履道清歡追故事矧瞻陰德見

訂謨趙陪几杖真榮觀珪璧叢中間玳瑁事見

宋呂公著年七十二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悶久之

趙清獻公誌其壽瑩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

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慧智

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瑩之說如是如是觀其漏泄

家風了無刺語豈容裴麗檀美於前耶宋釋曉瑩雜湖野錄

宋程頤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後盛四十五十

而後完今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繹曰

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伊川默然曰吾

以忘生狗欲為深恥互見五十四歲

宋蘇轍謫循州其鄉人巢谷字子修年七十二自眉山

行年錄 七十二歲 四

言欲徒步見轍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已而果至循轍

為谷傳言谷志節緩急可託方在朝谷未嘗一見及

兄弟謫徙士大夫皆諱與之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

而谷獨慨然來視夫谷惟不見轍于朝所以能至循

也廣東志互見七十三歲

宋幸思順金陵老儒也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

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宋王君玉嘗乞夢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

四品時年正二十七犬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

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

十二云

宋周必大詩話云朱新中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拘

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

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奸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

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

不出寒即出丁巳歲余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

時不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

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拘也嘗錄寄

朱元晦朱大以為然請子足成之遂貼兩句云自矜

他日育宰相今復痴聾作富家

宋詹良臣字元功為縉雲尉方臘起其黨霍成富犯處

州守貳俱遁良臣獨守城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

行年錄 七十二歲 五

愛死乎率已兵出禦被執怒罵賊縛其肉使自啗且

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

宋卓得慶字善夫官戶部尚書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

訣曰柱傾維絕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母却一寸

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得

慶并二子規權殺之年七十二黃仲元銘其墓稱為

忠孝父子

宋孫載字積中廣東轉運判官遷朝請大夫致仕一日

徧謁先隴及嘗往來者居無何卒年七十二載天資

子吏治好汲引士類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後多知名廣東志

明宋濂晚年歸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

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不嗜慾所致  
十三年冬孫慎以罪被刑濂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

州端坐斂手而逝年七十二沈士謙明良錄畧一作七十三歲

明朱善字備萬累官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

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卒之前有星如虹墜

其舍西江志五見九歲

明邱濬誤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竊觀曲江集

中有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詵爲之銘碑刻不存今

嶺北袁君慶祥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又明年以書抵

子謂近得碑石將錄公序文及蘇公之銘刻諸其陽

屬子一言以識其陰云子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

行年錄 七十二歲 太

二千里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

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英華者不

無望于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公益倦倦焉

子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衮尤所注意今年七

十有二矣將歸首仰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

不勝忻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廣東志

明鄒守益官祭酒九廟災陳疏交僚護者中傷而歸年

七十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

明楊慎於成所遭疾作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

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溟海囚

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網人謀故園先隴痴兒

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卒年七十有二互見初生童幼七歲十一十八

明何舜賓與鄒魯相構魯捕舜賓送戍至餘于宿昌國

寺夜以溼衣閉壘舜賓口舜賓呼曰嗚呼枉生七十

二歲遂死子兢逃匿卒復其仇

明曾希和字節行母歿和年七十二矣結廬慕側日再

啜一粥哀毀踰禮古未聞也江西志

明文德翼字用昭膺內召至淮閩氛甚惡遂決意終老

於五老二林之間三十餘年布蔬永日卒年七十二

南所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遊日

行年錄 七十二歲 七

惟憑一几焚香玩易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

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顯元慶夷伯齋詩話

明胡東谷繼室戴氏撫前妻子三如已出夫死誓節歲

儉患病夢神人嗽以梅實即愈又病思雉膏不獲忽

天墜兩雉烹食亦愈人以爲異二十四而寡七十二

卒水操如一日湖廣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三歲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是歲也魯叔孫莊叔敗狄於鹹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劉禹錫詩午橋良吏散亥字老人迎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行年錄

七十三歲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時年七十三矣按公穀二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云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至後云年七十三實差一年前

漢嵩真善算術嘗自算其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

二十五日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不敢言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

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柳遂葬焉

後漢周磐字堅伯七十三歲謂子曰吾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果卒陰或作東堂

晉司馬懿卒年七十三子師嗣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

陟嗣事矣

行年錄

七十三歲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

七十三壽矣顏夭豈早白歟宋杜衍年四十餘鬚髮

盡白及卒年八十金壘子

劉宋郭秀之寓居海陵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甚

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掃地見

棗樹上有一人脩壯黑色著皂襪帽烏幘袴褶手操

弧矢正立南面舉家出看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

之僕來召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

此秀之亡後便絕述異記

劉宋顏延之字延年有愛姬恃寵盪之墜床子竣貴重

怒殺之延之坐靈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



姬排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

梁沈約字休文勸蕭衍舉事又勸殺齊和帝至是夢和

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年七十三病悻卒

陳徐陵讓左僕射表曰臣聞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十

三年平津對策已見六十三

北魏賈秀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

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

唐魏玄同字和初與周興不協興構云玄同言太后老

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

濟謂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

行年錄

七十三歲

三

殺有何殊也豈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

唐高敬言為雍州法曹張同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

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

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號州刺史為某乙本部年七十

三及為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

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

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

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與責伊乃不認臣則天

怪怒乃出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

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

朝廷知屈迫入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

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號州刺史卒年七十三

皆如同藏言定命錄

唐白居易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 七十三人難

再到今春不是別花來 七十三翁且暮身普開險

路作通津

宋查許國以泰議郎贊師幕開門教授一日從容書曰

七十二年聖師之壽許國何人敢繼其後唯是平生

恪遵善誘故從門人啓子足手即端坐瞑目加朝服

而終

宋王安石萬源墓誌銘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甲

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

行年錄

七十三歲

四

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揚村公所葬

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按年是七十歲 江南志

宋李觀少好神仙嘗遇劉海蟾每以得道自任而排斥

釋氏至老不衰將卒數日不食惟覽太平廣記神仙

事跡且曰蓬萊方丈吾其歸乎卒年七十三江西志 互見

二十

宋王貴常立戰功及從楊業為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

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時年已七十三

矣

宋耆英會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廷建

中正叔年七十三詩云自顧頽齡七十餘久慚頭純  
費洪遽歸逢大老昔年會衰朽形骸愧畫圖又二相  
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世何  
事頹疎亦比肩事見老年

宋鄭穆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貢父作給事中謂同  
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  
矣劉公曰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  
伴八十四底時路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路  
公聞之甚不懌張未明道雜志互見七十四歲

宋盧政爲節度使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  
無情容能上馬踰躍觀者壯之

行年錄

七十三歲

五

宋巢谷字元修與蘇軾同鄉幼識軾在朝未嘗一來見  
及軾輒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慨然徒步  
訪兩蘇至梅州遺軾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  
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軾驚喜曰此非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生平逾月  
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  
南轍駭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僭數千里復當  
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  
閱其囊中無數千錢轍方因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  
有蠻獠竊其囊裝以逃復於新州谷從之至新病死

互見七  
十二歲

宋陸游七十三吟云七十三年事事新涵濡幸作六朝  
民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覺貧末路已悲身  
是客此心獨與物爲春柴門勿謂常岑寂時有鄉鄰  
請藥人

宋黃覺字民先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去見一道士  
在側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旣而道士舉盃掬水寫只  
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官江南及期見之出  
懷中大錢七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  
也子藥數寸許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  
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  
多字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年終宋劉放貢父詩話同書應龍祐異志

行年錄

七十三歲

六

宋陳敏脩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敏脩第五韻云葱嶺金提不日復廣輪之士  
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粘之殿壁  
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脩耶復誦此聯悽然出淚  
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  
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貴奩甚厚時人戲爲語  
曰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宋志堯山堂外紀  
宋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  
一青衫家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宋俞文豹清夜錄

宋江萬里號古心為相與賈似道不合出知福州乃先  
鑿池芝山扁曰止水城陷赴水死時年七十三

金烏延蒲盧渾除東京留守世祖召問年幾何對曰臣

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將久練兵事年雖老精神

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日一視事賜衣一襲進階開府

儀同三司仍封幽國公是歲卒互見七

元許衡號魯齋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

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

孫識其處足矣及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

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俊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壞人無

行年錄 七十三歲 七

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有數千里來祭哭墓

下者互見七

明李朝玉作世綵堂其子永道求劉崧作記曰昔我先

人之事吾祖母劉也當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

九十有五吾父年七十有三吾祖母凡三膺高年恩

帛之賜先人築堂以世綵名之上以侈君之寵下以

榮親之遇焉西江志

明薛瑄見石亨等弄權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

之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

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

也年七十三歲平陽志

明商輅家居十年而卒壽七十三上聞悼惜不已贈特

進榮祿大夫太傅諡文毅遣官致祭浙江志

明羅玘已請老病臥家居宸濠之亂聞有司將舉義猶

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年七十有三互見

初生童幼四十歲

明莊仲祥字瑞芝繼母僅長仲祥二歲終時仲祥年七

十有三居喪盡禮翁驕蹇祥愛之無間互見老年

明周維藩字覺菴晚精內典年七十三作偈云堪笑來

塵世竟無些子事喜得六根清解脫惟前去書畢而

逝江南志

明劉應辰終身不仕官長高之求一箇不可得卒年七

行年錄 七十三歲 八

十三著有當勿軒拙隱小稿四川志

明王奇嗣由推官陞知州不就歸不持一物卒之日語

其子曰我生七十三平生不愧天在家不說事做官

不要錢子孫若如此福澤永綿綿諸子鬻產以葬

明李一鰲字虹西父歿扶襯三千里每遇關津險阻悲

泣號呼兒在此兒在此父無恐也抵家營葬朝暮酌

祭猶如嬰孺誠懇出於天性後歷官布政在家時貧

必先祭衣必先焚在任亦然年七十三孝慕靡怠陝西志

明張氏李世金妻子歸二年夫卒時氏二十三歲遺子

方八月遭繼母兼貧乏蠶織以為生享年七十三歲

四世相見鄉黨咸誦美焉山西志

行年錄

七十三歲

九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四歲

漢范丹字史雲七十四遺令勅子氣絕便敝衣足蔽形棺足周身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史雲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大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案典禮作誄著諡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紀所履謀于者舊刻石樹銘光示來世開封志

漢董宣字少平年七十四卒于官上遣使臨視惟見布被覆尸大麥數斛而已上嘆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行年錄

七十四歲

賜艾綬葬以大夫禮官其子竝為郎中

漢鄭玄字康成夢孔子告曰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卒年七十四

漢申屠蟠字子龍知黨禍將起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身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唐李揆為盧杞所惡用為人蕃會盟使揆至酋長問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唐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放意文酒居東都疏沼砌石樓於香山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年七十

四與胡杲吉叟白集劉嘉白集鄭據盧慎張渾狄兼作真

謨盧貞爲九老會賦詩時白詩云七人五百八十四  
拖紫紵朱垂白鬚囊裡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  
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杯氣尚粗鬼我狂歌教  
婢拍婆娑醉舞遺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  
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互見老年  
宋鄭穆字闕中以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救過門下給  
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  
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士數千人  
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  
各爲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

行年錄

七十四歲

二

嘆未嘗見明年卒年七十五互見七十三歲  
宋程願年七十四復宣義郎致仕授尹焯張繹易傳  
宋蘇轍築室於許號頽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  
年年七十四卒諡文定  
宋李泰字清臣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  
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北直志  
宋蘇立字挺之遷右旗驛副使同提點荆湖路刑獄會  
有疾聞夏竦苦邊請將多沮北無功歎曰吾布衣起  
家至大州較典兩路兵受國重恩不可勝道家近趙  
魏願習兵事今外國驕嫚侵擾疆場而吾老疾不得  
荷戈前驅以報萬一豈非命也年七十四終于長沙

官舍續廣府志蘇

宋劉伯壽少年不羈茶坊中有一老人就坐共茶老人  
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  
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  
聞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神  
清氣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臍三品至  
老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十一年  
冬子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于嵩陽是時年七十有  
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子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  
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祖  
露神腹示人皆肉皮果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

行年錄

七十四歲

三

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畧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  
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宋張舜民畫  
七十五歲  
金程輝字日新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  
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人香閣諭之曰卿年  
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  
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願養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  
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官殿火非聖恩寬貸  
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  
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

政事半俸 承安元

金董師中字紹祖承安四年表乞致仕 時為參知政事

一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塚許之

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塚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泰

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願謂大臣曰凡

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

元史天澤遇疾世祖遣賜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

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以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 天澤世入將

不疑而下不絕人以比郭子儀

元王彬字文父歲早鄉隣絕食彬力丐得免卒年七十

行年錄

七十四歲

四

四葬之日送者千數慟哭如喪所親 江府志

元虞集序桂隱存藁云劉性粹衷以書來告曰我鄉先

生劉桂隱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

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

以聞諸先生焉 西江志

元和仲寬作尉彭澤解後得宋尉讀書廢復而新之又

構六角亭于巖之前退公之暇挈其子遊巖巖亭口

吟手披不知老之將至時年七十四矣 西江志王德淵讀書巖

碑

明羅汝芳疾作講學不倦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

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

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

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明方逢時字行之一字樗野太子少保乞歸御書畫忠

二字又丹心葵向日勁節竹敲風一聯賜之年七十

四卒

明盧達以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奉旨敦促年七十有四

以老疾固辭大學士葉向高詹事劉一環皆寓書勸

駕以公輔相期堅臥不起於是吏部尚書趙南星覆

題曰盧達當引年之候堅易退之操請遂高致加太

常寺少卿致仕享年九十有三官於朝者六年家食

五十三年 西江志

行年錄

七十四歲

五

明程通字彥亨祖謫陝西上表乞釋之畧云臣幼失父

止有祖坐法流陝西遠隔四千里外今年七十有四

斂然無依又曰臣無父祖猶父也祖無子孫即子也

父子骨肉坐視其若是而不相救烏在其為孝也上

憫其情釋歸田里

明龍天瑞字國禎里居見學官不利于科第願遜私宅

改立後曾孫時躍舉于鄉瑞年七十四猶及見之 廣

志

明顧祖辰字子武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

茗椀相對居恆未嘗妄過一人雖密友不肯一飯也

優游閒靖者七十四年而卒 江府志

明申化妻軒氏太僕佳印生母封太安人佳盾生六歲而父及軒砥節撫孤訓以忠孝大義甲申佳盾遂烈烈死軒曰有子作忠臣何憾年七十四卒直隸志

行年錄

七十四歲

六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五歲

漢陳雅字伯臺靈帝時為諫大夫閹宦用事上疏極言不納出為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大亂雄夫力爭無以資財為意吾亡依山薄葬歲餘果亂晉常璩漢中士女志

晉孔愉值蘇峻反朝服守宗廟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晉索統敦煌人嘗入太學見一父老無所不知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後遂多奇中太守陰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

行年錄

七十五歲

一

之年弗敢聞命乃日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已見老年

陳徐陵字孝明北齊使來聘梁訪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歲也戴

北魏楊引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詔別敕集書標

揚至行

北魏楊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詔百條餼之城西觀者嘆羨椿嘗作書誡子孫曰汝等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萬不可輕論人惡聞汝等有笑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短長者見貴盛則敬重之見貧

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仕魏有七郡太守  
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存禮節  
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諂足成名家吾  
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  
退正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  
千載之名也

唐白居易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侄曰吾之幸也壽過  
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  
貶損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  
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  
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

行年錄

七十五歲

二

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  
足厭戀乎其間既卒宣宗以詩弔之又詩壽及七  
十五俸需五十千

宋開寶五年前盧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  
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瓊  
厚賜之授永鄆陵令詳見九十九歲許瓊事

宋至道九老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事見老年

宋者英會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詩云新

日鼎洛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

十人華髮事三朝星階並列瞻台曜樽酒時行抱斗

杓東顧庸夫最無狀也將顏面起嘉招事見老年

宋者英會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几伯壽年七十五詩

云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勳固絕倫偶以暮年陪

盛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有穢山空著因皓當衰

心豈伸元老相望疏迹在不應此會愧前人又制舉

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算一

席幾盈九百籌十二老共八百九十二歲 作劉完者誤 互見老年七十餘七十回歲

宋者英會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肅之年七十五詩

云書稱五福壽爲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櫟枿非

遠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台陪

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慚無纖効勒燕然當時遭

遇承陶冶今日光榮預燕筵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

行年錄

七十五歲

三

重作畫圖傳事見老年

宋張士遜與章得象景祐五年同相已七十五歲後二

十年西賊叛命措置乖方物議罪之乃引年除正太

傅致仕以小詩白章云精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朽

倚孺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

和焉時輕薄少年改云精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

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聞者大

哂王陶說淵按宋史士遜得年八十六致政後猶十年方卒則七十六歲即其引退之年此所載殊不合

宋范純仁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

遺表勸帝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



之歸母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恭  
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  
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  
賀明日熱寢而卒年七十五徽宗賜其墓碑曰世濟  
忠直諡忠宣

宋掌禹錫字唐卿喜命術自推直生曰年庚寅日乙酉  
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  
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  
十五年約半祿秩算數盡於此矣

宋程頤以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世稱伊川先  
生北直志 互見十四十八三十  
四五十餘五十五十六歲

行年錄

七十五歲

四

金蓋時敏居家好施年老如童一日無疾召集親朋櫛  
衣冠危坐取筆書偈云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  
鄉是故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  
時一事無但留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踪萬里  
春風獨自步揮筆端坐而逝

元胡長孺字汲仲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  
酒食與比隣別去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  
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  
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  
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

元丁好禮字敬可元亡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

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  
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好禮不肯行  
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元劉鸞字楚奇守韶州方捕蠻獠而鸞寇猝至時兵少  
賊強公雖老而氣猶壯乃自將乘城命他將出戰其  
幼子運亦戰死凡一月援兵不至城遂陷公被執至  
贛賊幽之于慈雲寺時仲子述亦在焉公謂其仲子  
曰吾平生志于忠孝今不幸至此我死不瞑目矣作  
詩付述不食六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五西江志

明太祖御製訓世文云朕謂謁者曰爾士耳亦學帝王  
之政耶曰士學帝王政者欲為帝王師也臣年七十  
行年錄 七十五歲 五

有五矣壯不逢君老矣乎空懷之自謂卒世無可陳  
上帝垂福得逢陛下臣雖衰朽尚欲為陛下思之  
明李春芳字子實號石麓及第時見其祖父子孫五代  
及罷相終養又見其父子曾孫五代士林以為美談  
卒年七十五諡文定

明王鏊字濟之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  
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  
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  
乞與褒恤贈太傅諡文恪

明陳萬言官江西右叅政為忌者所屬撫乃致政歸結  
社浮邱優游林泉者十餘年而卒年七十有五廣東志

明趙統字伯一性嚴峻為戶部郎中飛語罷歸有嚴生

誣以殺人西安守胡某又夙隙坐抵繫獄二十五年

統善處患難日以著述為事積稿二竹篋萬曆改元

遇按察馮公白其冤始釋歸時年七十五矣踰十年

卒陝西志

明鄭應新字孟元父翼晚年得奇疾應新割臂愈之應

新久無子年七十五始生子用淵以鄉薦歷官府通

判亦敦行能詩廣東志

明譚大初以尚書致仕歸家田不過百畝深居簡出人

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廣東志

明馮嘉遇號載廣博聞稽古輕貨好義年七十有五公

行年錄

七十五歲

六

庭絕跡範俗敦淳梓里尊為文獻焉廣東志

顧元慶字大有家近許市凡高人逸士由許市遇者多

就顧顧性好客年七十五猶酌對不倦所著書數十

種行亦甚高王禪登  
兩航紀

宋紹定四年正月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

慶壽禮大赦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六歲

漢趙充國字翁孫至西羌欲誅先零朝議欲先破罕开

上讓充國充國上書曰臣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

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

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

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

其時也乃詔從充國計焉互見七十  
餘八十歲

晉陶侃字士行疾篤上表避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

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

行年錄

七十六歲

十

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

未反所以憤愴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

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遂薨

於樊谿時年七十六

陳周弼直字思方疾革遺疏救其家曰吾今年以來筋

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

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

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云卒於家時年七十

六

唐顏真卿字清臣使李希烈被拘欲相之真卿叱之曰

若等聞顏常山石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

吾節豈受若等賜耶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殺希烈欲奉真卿為節度使以歸事泄希烈送真卿龍興寺是時幽之三年矣真卿自度必不免作遺表墓誌祭文至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死所也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耳無何王師復臨希烈懼使奴害之曰有詔賜卿死真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一作七十三軍皆慟哭五見十九七

行年錄

七十六歲

工

戰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竝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置境上以贖真卿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已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已之不傾乃不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棲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真可惜也馬中鈔東田單言五見庶裴度字中立上巳帝宴羣臣曲江度疾不能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

邱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慶自為志年七十六遺表以儲貳未定為憂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

唐長慶初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為東府試官所取進士也

唐賈直言父道冲漏洩官中事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岑然覺痛自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

行年錄

七十六歲

三

摩頂放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脰其脰及足脛色皆如塗有榜攻出六孔濃液紫瘀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後自絳州守除壽春竟終天年年七十有六續定唐牛意仁字行恭容貌魁傑精神爽儁河目海口抱智懷仁對風月而不虛覽琴書而自逸遺榮棄利詎思卿相之權鑿并耕田豈知天子之力既遠丹轂之美寧懷赤族之憂忽妖豎成災良醫靡救願空朗日竟向西溟遷化靈魂言歸代粵以開皇六年歲次戊午五月甲午朔九日壬寅終於秦州官舍春秋七十有六陝西志六微作墓銘

宋至道九老郟川刺史魏石年七十六事見

宋耆英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詩云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餘總

數一千廛運遇良辰席間韻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畫

得真勝事主盟開府盛誤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

更野逸坐從齒列似天倫二公笑語增和氣夜久盤

花旋發春蜀下盤花開公即指

宋王顯被病還京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借

極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

言訖涕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

宋徐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晒之邠州苦寒終不御

行年錄

七十六歲

四

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

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互

七十歲已見

宋江萬里字子遠年七十六元兵執之逸去及聞襄樊

失守乃鑿池芝山後圃扇亭曰止水竟赴水死左右

及子鎬相繼投沼中事聞諡文忠互見

金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為

劉祐毆殺祐法當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

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自當如父母相

待至毆殺之難議未減其論如法

元韓性讀書砥行晚年愈自韜晦門人李齊為南臺監

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互見

七歲

明楊一清以老求去言臣歷事三朝今年七十六歲拜

官五十八年致仕之期過古大夫同時縉紳多淪家

土門生舊戚劾臣殆盡臣尚偃然班行多露之譏誠

所難免惟陛下矜臣愚不錄臣罪憫臣老且恤臣私

上曰卿愛身勝愛朕耶一清惶恐出視事互見七歲

十五歲

明蔡敬字士弼遇異人自稱王先生步月都市避卒不

問又前遇客控馬以待因更備一騎令敬乘之囑使

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敬如教但聞風濤聲然寒極

行年錄

七十六歲

五

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歎曰此去地四十里有剛風

過此則仙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問何地

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敬蹴起一石子戲納

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還都漏下方四籌耳臨別以

一木杖贈敬勉以進修後當再會敬後守衢州因至

句容訪此寺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好道愈篤一日

有道士進謁時方隆冬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

衣而立遙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既而口出風吹之

便寒欲僵仆敬曰庭中瓦礫山積君能除之乎道士

令閉門屏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聲止開門階

砌如掃矣將別以前木杖授道士暫執道士亦大驚

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不復見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明陳以勤享年七十有六卒之前一日有大星自東南

隕一郡皆驚蓋適與母夢符云互見初生六十七十歲四川志

明徐時庸年七十有六歷官兩京者四十四年先此屢

疏乞休詔輒留之至是懇請乃允遂賜勅給驛以歸

仍歲給輿夫者四月給廩粟爲石者三又加太子太

保優榮晚年恩數之厚先後罕及西江志

明梁應材字瑤石官文選司歸杜門不出怡情尊酒間

鼎革後隱居陽春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與田夫野老

雜處絕口不言朝事誠家人子弟不得仍稱故號但

行年錄

七十六歲

木

呼曰阿翁而已如是殆二十年壽七十六卒廣東志

晉張輔知孫秀將害已與牋曰輔徒知希墓古人當官

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引恕不以介

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

願明公留神省察秀知其誣乃止

明阮以願母胡氏年七十有六崇禎癸未寇變臥疾不

能起願侍側以死衛旋傷於兵而母得全

行年錄

廣西書院藏 卷之三 晉峯氏纂輯

七十七歲

漢姜肱字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共被臥起以孝友聞桓

帝命工圖其像徵之不起曰方今政在闕豈何等時

耶竄伏青州界中賣卜自給年七十七乃還

隋公孫景茂字元蔚文帝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

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何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

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

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行年錄

七十七歲

一

嗟陵早天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劇談錄

唐顏真卿爲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

忌其剛正將中書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

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使行朝野失

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

遣人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

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輩遠詬罵神色不動希烈

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

使倡優譏朝政以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

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其卿答曰老

夫孝矣曾事國禮所記者請侯朝觀禮耳其後希烈

使積蘇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  
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  
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  
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諡文忠別傳云真  
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  
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為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  
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  
遷喪上京放殯視之棺朽敗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  
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  
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道士邢  
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

行年錄

七十七歲 二

當壁裂飛去矣太平廣記 五見十九七  
十歲 艾穆傳作七十歲

唐香山九老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詩云幽

亭春盡共為權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迹豈勞登遠岫

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

難每放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

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

畫圖看事見  
老年

五代張承業方臥病聞莊宗將即帝位自太原肩輿至

魏諫之莊宗以諸將為解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

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

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

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  
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  
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敕使先王  
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不聽承業乃仰天大哭  
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  
七十七

宋王昭素以李穆薦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  
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  
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  
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  
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

行年錄

七十七歲 三

問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

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

年八十九卒於家已見七十餘歲 隆平集載  
開寶二年召至年踰八十

宋周渭字得臣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節度副使

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詔下而卒年七十七

上憫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

簿廣西  
志

宋耆英會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

府路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詩云九老舊賢形

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

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蘭亭雅

集誇修禊洛社英遊賞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弼竊覽長篇斷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絕上呈云願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不推行業終難敵富貴康寧亦可降 彥博伏觀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字上呈云洛下衣冠今最盛當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并勳德合是人間第一流 事見老年

宋耆英會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詩云繫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崇

行年錄

七十七歲 四

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又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會無勳業書青史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公筵更慚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真接鉅賚 事見老年

宋周執羔字表卿在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辯忠邪納諫爭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齒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卒年七十七 西江志

宋王大寶字元龜以禮部尚書致仕尋有疾疾革歎曰大恩未報功業難成恢復之期未可冀也卒年七十七 廣東志

七 廣東志

遼孩里字胡聲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濟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元王約文宗踐祚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 卒年八十二。五見七十歲。

元王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為也遂卒年七十七 五見二十歲。

行年錄

七十七歲 五

明李善長年七十七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和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劾善長置獄得與惟庸往來酬贈事上猶豫不忍加誅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

明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永樂進士屢以言事忤旨令王指揮縛斬西市王出端西門懋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門王還縛而懋已見上憐其忠直得免卒年七十七 諡文毅

十七 諡文毅

明魏驥字仲房年七十七致仕所取士陳循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明梁儲字叔厚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有誣公者公不辯惟引退而已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諡文康內閣楊一清親承聖諭命撰救召用而訃音至矣

明上官通字一明棄家室結廬龍井坑不爐不扇亦不就枕七十七絕粒而終

明董溟臨沒自吟曰我非汗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桑一道天泉月自流互見六十七六十八歲

行年錄

七十七歲 六

仰山 陸錄

明張懋忠初無別號將歿前夢一鶴飛翔天半頻呼張夢得三字因招之曰鶴果仙乎似呼我者若呼我能知我壽否鶴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即自號夢得越

七日果卒年亦七十七出說鈴齋 國難志下

明周于德任南京左府致仕贈榮祿大夫年七十七子尺製指揮中武進士歷四川都司年七十七江蘇 志

明魏良弼謝恩表臣慙愚數犯忌諱忠豈類于批鱗狂瞽不中機宜鳴但同于仗馬荷先王待臣以不死幸微軀回籍以全生蓋投閒散之地者三十五年而享太平之休者七十七歲方報稱之無地復承命之自

天特一日而頌鳳毛乃千金而收駿骨七列而躋四列階聯北寺之榮青袍而晉緋袍色炫西山之彩袞齡極遇聖主殊恩自知未盡之年悉荷生成之澤江 志

明方日中得皇極數決事奇中賓客輻輳戶外之履常滿久之厭倦因杜門習靜萬曆丙午年七十有七矣乃預定其死期至日端坐而逝汝寧 志

明劉崧袁氏族譜序云袁氏譜成德齊來徵文且致其從父之言曰某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者十有三人上訴吾祖若父之既往下視吾兄弟子姪之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餘指然而遷徙不常絕續不一

行年錄

七十七歲 七

大懼老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無所據也幸及吾餘齒與吾從弟從善命諸孫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袁氏之譜不亦幸乎西江 志

唐張文獻夫人譚氏淑慎宜家齊莊刑國瓊珮有節纂組皆工幼作女儀長為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徐浩張文獻神 廣東志 道碑

明洪武間有旨令京官各取家屬完聚羅原奎奏曰臣有老母今年七十七矣如以書取未必肯來臣請親往迎之或者其可乎上于是惻然曰家貧親老去就



兩難今賜汝歸家侍養終爾母之世原奎稽首受命  
以出西江志

明陳茂烈陳情疏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願以非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冥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年今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

行年錄

七十七歲

八

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痛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祗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尙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効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古今玄屑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八歲

漢張奐字然明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所忌幸有前寇朝頌夕下措屍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漢婁壽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年七十有八卒

諡玄儒先生南陽志

漢王烈字彥方曹操徵不至年七十八終於遼東

三國魏徐邈字景山爲光祿大夫數歲拜司空邈嘆曰

行年錄

七十八歲

一

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年七十八以大夫終於家

梁庾詵字彥寶夜見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

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

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

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城矣

宋至道九老吳僧贊寧年七十八事見老年

宋文彥博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珣朝議

大夫司馬且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爲同甲

會詩載同生

宋邵伯溫字子文卒年七十八趙鼎表其墓曰以學行

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宋劉安字器之卒年七十八後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蓋棺而去

宋林大中字和叔嘗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

宋李東之字公明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帝賜宴遣諭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得為詩命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即

行年錄

七十八歲 二

幅巾白衣以見客卒年七十八 有李受者字益之仕於治平中屢乞骸骨不聽神宗立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

宋戴復古新年詩聖朝開寶曆淳祐四年春生自前丁亥今逢兩甲辰黃梁一夢覺青鏡二毛新七十八年 叟乾坤有幾人

宋胡釗字倚天術士言其壽不滿四十而修積善行遇異僧王羅漢嘗陰護之過華山陳希夷為造藥一鼎使携歸解之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如其訣行久其身

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去至七十八歲乃卒四川志 周必大携家遊惠山住持法岫七十八矣同上南北閣酌陸子泉水泉龍淵泉憑水陸池檻觀鼉戲而歸宋周

必大庚寅奏事錄

宋鄭思肖子然不娶念不忘君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臨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 思肖過徐子方書塾詩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精墨蘭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或問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

行年錄

七十八歲 三

聘遂與之絕姑蘇志

明王翺字九臯天順五年曹欽反執翺翺叱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敢殺長者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八矣上老翺難其代也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耳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尙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

明王恕考經堂記吾兒承裕以詩經登弘治癸丑進士是歲吾年七十有八乞休得請承裕侍吾歸既抵家定省之暇與從遊之士始則講學於釋氏之刹近則即前普照院之故址建為弘道書院以居自名其後

堂曰考經其意以為從遊之士有治易經者焉有治書經詩經者焉亦有治春秋禮記者焉詩固為史料之本經其餘四經雖嘗涉獵未之深造若非時加考究何以應酬諸士此考經之堂所由扁也陝西志

明劉潺字宗瀾順天府尹致仕歸時兩子舉于鄉手校書春秋授諸孫及病遺命母于恩澤卒年七十有八彰德志

明金詔字廷言子節舉于鄉詔曰賴祖宗之庇幸有今日吾老矣汝其勵志以報後節登進士官南戶曹郎

詔年七十八矣欲一往觀金陵形勝跨大孤匡廬以泛都陽抵南都鶴髮飄蕭都人士以為仙骨僉問長

行年錄

七十八歲 四

生訣詔曰修短本造物得來然清心寡欲似亦有功借居倪文毅花園密書其別室曰謹言語防物議其自持若此後歸隱深居一室自書對聯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弄丸閒裏亦相宜有司延為鄉飲正賓年八十而卒廣東志

明周之綱字冲白陞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積勞致恙乞骸骨居里澹泊雍厚片墨寸楮不入公府棋酒書史

之外閉門卻掃而已洎流寇蜂起兵荒無虛歲庚辰竟以憂憤卒得年七十八張克繩周之綱傳汝寧府志

明馮學經字綸卿一日偶疾謂家人曰明晨余將逝矣

次早整衣冠拜廟端坐而卒年七十有八浙江志

明吳邦柱字殿卿年七十有八預示終期遺命治喪不用浮屠額其堂曰敬恕叮嚀子孫于二字尤諄切云廣西志

明劉永吉字嶧雪桐鄉令解組歸里賦詩自娛卒年七十八歲汝寧志

明周氏淑清顯女弟也顯妻張氏年二十二顯死淑清因兄死嫂無所依知嫂有確然志誓不許嫁寧伴嫂

以堅其節張氏卒年八十周氏卒年七十八方張氏卒時周氏已臥病張臨絕呼周曰吾與若俱上金堂

玉室爾勿遲來不三月周果卒浙江志

行年錄

七十八歲 五

尚幼方撫育承襲未幾勛亦早卒方又撫孫吉承襲助職而吉又死時方年七十八苦節四十九年與子妻何氏孫妻張氏誓同死守節內外竝無間言陝西志

明莫是卿妻李氏年十八夫亡無子守節六十一年以前壬申寡以後壬申終一生苦志里中皆惜之江蘇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九歲

漢龔勝字君賓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疾篤為床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

行年錄

七十九歲

十

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棺歛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

後漢黃瓊字世英年七十九疾篤上疏曰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諡忠侯漢末任安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劉焉表薦之王途隔

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卒門人為之碑銘

晉索襲字偉祖太守陰濬欲請為三老曰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可或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

隋李直之字正叟刺凱州末年乞骸隱於銅官山童稚歌曰我知古凱州今日得李侯李侯李侯切莫去此地無可憂年七十九卒民祠祀之四川志

行年錄

七十九歲

二

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諡景武陝西志唐符令奇為盧龍軍裨將勸田承嗣委質朝廷田悅怒切讓之令奇罵曰爾忘恩背主且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均死愈爾遠矣悅大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一家被夷

唐高力士流巫州寶應元年六月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制服持喪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哀毀既深哽咽成疾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榮華

不速孤魂旅視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  
以質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于開州開元寺之西唐  
士傳  
提高力

宋玉道九老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俱  
年七十九事見琪字做實聖道元年春大宴於舍光  
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

宋邵古字天叟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願謂其子雍曰若  
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尙也遂隱居于山下年七十  
九而終齋輝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  
弼彥國年七十九云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傲居爲  
行年錄 七十九歲 三

着年之會承命賦詩謹錄上呈伏惟采覽西洛古帝  
都衣冠走集地豈惟名利場驟爲耆德會大尹吾舊  
相曠屢經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予慙最衰  
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聞疇訪精  
筆皴船希絕藝今復崇宴衍聊以示慈惠幽居近銅  
駝荒僻仍歇底塞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獻酬互相  
趣歡處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較我集諸  
賢盛衰何遠爾並事實可矜傳之爲予祝事見  
宋范鎮元祐初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  
泉辭四臣入侍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履卒不起壽路公年八十餘一  
召而來人各有所志

也 過庭錄  
作七十五

宋鄭俠醉翁行贈黎師淳云金峯醉翁七十九行涉龍  
鍾面黧垢惟有滿腹奇文章日月爭新無老醜頰舌  
辨洋言不苟咳唾成珠須信有兩眼如星照耀人見  
客偏明儼如舊問翁壯年愛甚酒適日還如昔時否  
日子不戰猶好看日飲常能傾一斗因持甚酒前說  
翁明日壺漿復予就 俠宜和元年忽夢鐵冠道士  
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云似此  
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餘物羸  
得虛堂一枕眠授孫而卒年七十九

宋戴復古新歲書懷詩七十九歲叟時吟感遇詩年高  
行年錄 七十九歲 四

胡不死身健欲何爲細柳絲垂地小桃紅滿枝春風  
不到處枯蔓掛疎籬 又章泉二老歌在昔商山傳  
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  
一家兄弟登期願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官田可  
稼伯也早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口耕谷口  
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閒兼得壽皓首龐眉世稀  
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菴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  
亦是六十叟手把一枝梅奉勸兩翁酒問公何以致  
遐齡請翁細說吾細聽不燒丹不學仙五行有常數  
天所稟賦焉人生一氣統四體衆人所喪吾能全要  
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謝翁去

兩翁慙慙留我住是夜醉眠苦竹軒夢見山靈向我  
言翁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盛德合乎天天與遐齡五  
百年

宋崔願正與弟倬佺並舉進士明經術卒年俱七十九

宋曾孝序字逢原留知青州遇趙晟為亂王定失利孝

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憾敗卒奪門斬關入孝

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子許皆遇害年七十九

宋周必大子充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

仕自號平園老叟自慶元以後韓侂胄之黨立偽學

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為罪

首毫年七十有九西江志

行年錄

七十九歲 五

元楊天德字君美晚讀大學解浴及伊洛諸書大嗜愛

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

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

天日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

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

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於家春秋

七十有九陝西志

元王鶚年七十九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

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卒年八十四

元何榮祖字繼先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

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後仕至昭文

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平章政事卒年七十九

明謝遷字于喬劉瑾誅屢勅存問遣行人陳侃起公於

家時年七十九矣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卒年八十三

明薛騰霄嘉靖間叅將夢人贈錦二疋量之其未微少

以七十九卒頗與沈慶之八十相類

明常三省為湖廣布政於時太公春秋高矣上書請歸

子舍諸臺留之不得報而行色養太公十五年後撫

按臺省交薦三省題其署曰久分生涯借木石勉將

道術付桑榆無復宦情矣踰數年卒年七十有九李惟

植誌錄 互見 宜勿 江南通志

行年錄

七十九歲 六

明瞿繼祖長沙衛人壽七十九自為誌銘並逸民傳

明汪宗伊字子衡一字少泉北戶部尚書改南吏部尚

書疏乞致仕溫旨老成端亮年七十九卒賜祭葬諡

恭惠所著有表忠錄靖難諸賢紀名立石於南雍

月南居益字思受為工部尚書李自成僭號以偽平章

誘降不屈賊怒加炮烙終不屈絕食飲凡七日卒年

七十有九陝西志

元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

宜滋補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

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瓔珞光輝燭

天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

像初繪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省目若畫一手  
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雨消而夫  
人屬續矣元伊世珍  
婦嬾記

明曹學程抗疏請罷封日本下獄屢赴市曹十一年帝  
怒不解公次子正儒伏闕奏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  
病侵尋自臣父逮繫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  
母而形危骨立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  
臣感慟悲激呼號無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繫臣  
就戮釋父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  
得身報親恩以全父子之義不報廣西志  
陳際泰作傳

行年錄

七十九歲 七

年賊陷高陵時年七十九矣其家掖之走不許曰未  
亡人棄先君室何往語未已賊驟至露刃入李氏即  
取刀自刺血流淋漓賊壯其烈予飲食怒不食以椀  
擊賊罵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賊食耶罵不止遇  
害陝西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歲

記曲禮八十九曰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註耄憊忘  
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疏耄者僻謬也人  
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

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 人君有命人  
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為難備禮故  
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疏八十  
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  
致之其受君命時不堪為勞故如此誓人恐傾倒亦  
行年錄 八十歲 一

如此

八十常珍 常食皆珍味也

八十月制 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

也

八十非人不煖

八十杖於朝

八十月告存 告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註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

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子

事而事固不當及于我矣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從政謂

給公家之力役

祭義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君見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

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應氏曰彼向東此向西而見之不敢超越徑過也疏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者或閭里之傍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八十者五豆全見

爾雅耄老也註八十為耄疏耄鐵也孫炎曰老人面如

行年錄

八十歲

二十

鐵色郭云八十為耄詩秦風車鄰云逝者其耄毛傳

云八十曰耄易離卦云大耋之嗟鄭註云年踰七十

倍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曰七十曰耄此及詩

傳言八十曰耄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詩以仕

者七十致事者慮已之耄欲得早致事故以為八十

此用詩傳為說故與之同

周禮八十曰耄釋名六十曰耆說文七十曰耆

說文八十曰耄耄至也年之至也詩話耄之言眊也過

七十則筋力已衰如日之昃至八十則大耄

釋名釋長幼篇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莊子中壽八十詳見

百歲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

白樂天屢用之宋龔檢討

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今七十六十五十

皆稱衰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八衰如第八卷之初

展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

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

似亦有理呂種玉

姜子牙年八十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虬

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伯王之佐果遇呂尚於渭

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

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楚王使使

奉金幣聘夫子幸予冉有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

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

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

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出孔 宋馬永卿云太公

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

顯榮今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

十有二乃見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

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可為絕倒頗真

周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

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貪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咋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八十曰老亂也言年老則歷多將益智而又老亂也說苑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

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出莊子外篇

行年錄

八十歲

四

淮南詞小異國策蘇代謂燕昭王曰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

求扶持

漢武帝登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壽修短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躋八十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疆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八十為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趙充國七十為將軍王黎廣釋長語

漢趙充國年八十朝廷有四夷大議邊陲重事嘗與參

其謀問籌策焉 充國至洛都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

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耶互見七十餘及七十六歲漢霍光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

漢趙熹八十為太傅繼母在堂口不言老

漢李充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為博士年八十以為國三老賜以几杖又見八十餘歲

漢郭伋字細侯歷漁陽潁川并州守有卓異終年八十乞歸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充其家悉散九族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髻髮者似老嫗行步晚儻常兩吏持夾乃能行一作八十餘歲又見八十餘歲

行年錄

八十歲

五

漢嚴光字子陵不仕王侯釣富春山因名其處為嚴陵瀕年八十終於家

漢朱暉字文季為尚書僕射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

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小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

帝怒暉等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

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

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

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漢胡廣字伯始寓荊州飲菊潭水年至八十心力猶壯

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口不言老母卒居喪

盡禮三年後漢

漢陳蕃說竇武誅曹節且曰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

除害今可且因日觸斥罷宦官以塞天變

漢折象字伯式自知亡日召賓客親族飲食辭訣年八

十

三國管寧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息窮巷吟咏詩書不

改其樂不易其節陶邱一孟觀孫邕王基等薦之於

行年錄

八十歲

六

是特具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聘焉五見十六八十四歲

三國蜀向朗字巨達年八十手自校書所定謬誤講論

古義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一作八十餘歲又見八十餘歲

三國吳呂岱字定公屯武昌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

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張承與書曰昔日夷

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

相讓功以權成道與化合君子嘆其德小人悅其美

加以文書執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

上馬輒自起乘不由跨踣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

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

美耶五見九十六歲

三國魏吳質少為單家雖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

封列侯入朝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

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

攢也

三國荀攸畫奇策十二惟鍾繇知之而撰集未就裴松

之云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

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

於世惜哉

三國華陀字元化見漢季世衰假以養性僻居隱處年

雖八十而儀容猶壯陝西志

三國魏王凌字彥雲謀廢帝立楚王彪及敗而縛知太

行年錄

八十歲

七

傅無宥已意行至項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聲

名並滅耶遂自殺

晉程瓊雅有德業與文立深交泰始以立言錄用故漢

名臣子孫晉主問瓊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

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

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晉陸機歌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

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晉宋纖字令艾隱居酒泉南山年八十篤學不倦酒泉

太守馬岌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銘詩於石

上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

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晉廖平武陵人以丹砂三十斛實所居井中飲是水以

祈壽抱朴子曰余祖鴻臚為臨沅令有民家世壽考

或百歲或八九十歲後徙去子孫多天折疑即此

又

晉譙秀字元彥蕭敬之亂避難宕渠秀年八十眾人以

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

氣力猶足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

年卒於家

劉宋沈慶之以三公退居婁湖柳元景顏師伯詣之會

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

行年錄

八十歲

八

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

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

挹損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

服欲何為乎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寒裳

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年八十歲且夢人

遺絹二疋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

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果以是年賜死

四十七

南齊會稽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

知父篤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採菱等更日貨

於市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

北魏宗室丕以子謀逆應坐詔免死為太原百姓年垂

八十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

絕人事

北魏尉元字荀仁以司徒謝老歸詔曰尉元游明根竝

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數雅迹位顯名宿

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

年宜處三老之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北魏楊昱鎮榮陽城陷被執元顥面責曰楊昱卿今死

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但

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

死不朽也

行年錄

八十歲

九

北魏徐謩字成伯善醫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

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

隋劉炫自贊云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返初服歸骸故

里詳見

隋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柳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

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

趙州聞於職務政由羣小百姓謠云老禾不早殺餘

種穰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蒞職非其

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

殊大上善之干子竟免

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征高麗賈言忠

志一作蕭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高麗秘記

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  
今九百年勳年八十矣是行不再舉矣遂破之而還  
以薛仁貴鎮之互見十七二  
十歲八十餘

唐張柬之字孟將武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  
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  
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  
乃遷秋官侍郎後數年太后令慈元之舉外司堪為  
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  
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且八

行年錄

八十歲

十

十矣出綱

唐裴矩字弘大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  
唐孫嘉之年且八十猶為襄城令子湊遷中書舍人求  
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山

唐王昌齡河上歌河上老人坐古槎合丹只用青蓮花  
至今八十如四十口道滄溟是我家

唐裴諝為廬州刺史時武徹貶為長史卜仲卿貶為別  
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謁諝方與話舊俄吏持一刺  
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以他日觀曰某  
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請更又入白謁曰吾無

有房氏為舊者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懷中

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諝覽之愀然遠命素服引於東  
廡而弔之甚哀既出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  
九千者乎曰有名逐要者命吏即出牒以署觀時二  
客相顧甚異之諝復就榻歎息謂二客曰君無為復  
患遷謫事固前定某開元七年至大梁有陸仕佳為  
浚儀尉某往候之時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  
來坐客聞其善相皆請之因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  
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  
奉托幸一至逆旅某繼往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  
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

行年錄

八十歲

十

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  
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  
事房安禹開元進士及第官南陽令唐鍾輅  
前定錄

唐元結宿洞溪翁宅詩長松萬株遶茅舍怪石寒泉近  
巖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美老翁  
居處幽吾美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  
翁吾即休

唐李白梁甫吟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  
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  
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  
似尋常人 司馬遷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

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於渭濱行年九十身為  
帝師 或問三千六百鈞曰太公八十釣於渭至九  
十乃遇文王是十年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  
故曰三千六百鈞太白詩註

唐李方玄字景業刺池州鈞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  
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  
書蓋為此云

唐沈彬將近八十近居阜上有一樹可數拱嘗指謂家  
人曰吾死當葬是及卒臨穴乃古塚中一石燈臺臺  
上漆燈一盞銅牌上篆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  
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大千作七十九歲

行年錄

八十歲 主

唐唐休璟名濬以字行以儒者號知兵每行師未嘗敗  
年八十猶托權近冀復用後八十六卒

唐張萬福為金吾將軍閩陽城王仲舒等伏閣論裴延  
齡陸贄事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  
太平矣臣等八十與見盛事已而連呼太平徧揖城  
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張萬福始終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卒年九十

唐李源悲父死賊手不仕不娶絕酒葷長慶初年八十  
矣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  
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  
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詔以為諫議大夫  
賜緋魚袋絹二百疋源謂使者伏疾年豈不堪趨拜

即附表謝吐辭哀懇一無受互見八歲

唐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舍元殿受朝太子太師  
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堦稱賀上前  
聲音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舍元殿受賀太  
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舍元殿廷  
奠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  
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  
史彈出之罰一年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  
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鈞字子和時舉朝咨  
嘆以為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為媚賢綯聞言於  
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八十七

行年錄

八十歲 主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瀉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恭盤尙  
書尋有悟解舊相禪學錄唐馬贊雲仙雜記

後唐清泰二年裴暉門生馬喬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  
即引門生詣宅謁拜裴示以詩曰官途最重是文衡  
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  
生宋潘若同和開雅言

宋至道九老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事見老年  
宋杜衍字世昌年八十以太子太師致仕退居睢陽與  
王渙九畢世長四朱貫八十馮平八十號睢陽五  
老結社賦詩不干時事睢陽人敬如者蔡繪像以傳  
杜衍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

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  
鬢霜髯滿座寒若也雖陽爲盛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杜謝事居宋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慷慨不已每  
見於邑門人歐陽修和公詩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  
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時謂不惟曲  
盡公志雖形貌亦在模寫中互見老年  
宋歐陽修與趙叔平同在政府相得甚及叔平歸睢陽  
單車特訪永叔時年八十矣呂晦叔爲穎守開宴二  
公賓主稱一時之盛題其堂曰會老明歲永叔欲過  
睢陽未果行而疾作矣修詩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  
猶能酌一鍾

行年錄

八十歲

酉

宋富弼字彥國致仕年八十上疏論治亂知無不言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曰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晁迥客語

宋司馬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且且將八

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

乎天少冷則撫背曰衣得無薄乎且字伯康

王君貺拜三二十有七矣自爾居洛起宅至八十歲位

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

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宋張舜民畫樓

宋關魯登進士爲池台兩州年八十歸老錢塘陳襄作

鴻飛詩送之嘗曰吾少得盡力於官而老得自休於  
家不以家事累吾志者以有夫人也夫人傅氏福昌  
縣君子八人學行脩立皆能其官而有聞於人  
宋徐積和路朝奉新居詩願公八十爲更老玉幣三徵  
乃就車  
宋張耒夜與疎山清公對語因設果供戲成長句中云  
憶初見翁修水旁轉頭八十鬚蒼蒼爾時尊宿略喪  
亡屹如樅檜老不僵  
宋蘇軾哭刁景純詩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  
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邱嫂別時公  
八十後會知難保

行年錄

八十歲

壬

宋黃庭堅跋歐陽公廬山高詩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

如鐵石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

日其言聲聲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

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江西志

宋陳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將

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伏老後歸政者往往多

效之堯佐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穎川先

生堯佐字希道號智餘子年八十不爲天官一品不

爲賤老而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太

夫人仲兄丞相樓神之域吾何恨哉宋王闢之水蒸談錄互

見六十

宋朱垂範知潭州掛冠歸趙抃贈詩云休官鎮浮俗暮  
壽冠同年恬養八十歲苦吟三百篇

宋張士遜晚春出遊比暮入關關兵持門牌請官位公  
書云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凰池互見七十五歲

宋賀升卿年垂八十以書寄周必大平園新詠二十二  
篇周次末章韻云文與年高豈樂天字隨心正亦公

權吟詩作賦晴窗裏問柳尋花野水邊

宋周必大三月三日詩莫思樂事年年減且喜春花日  
日開兄弟相看俱八十研朱贏得祝嬰孩 趙通判

每云朱書八十字於襁褓兒頂上欲其壽如此

行年錄

八十歲 十六

宋陸游朝餓示子聿云八十到頭終強項欲將衣鉢付

吾兒 齋中雜興詩餘齡垂八十雖憊猶強飯正如

老病馬風沙時一噴 法雲僧房詩八十衰翁有底

忙水邊山際亦佺偃 出近村歸偶作云朝騎小蹇

出烟村擁路爭看八十身似我猶爲一好漢問君曾

見幾閒人 初歸雜咏云酒樓僧壁爾詩徧八十年

來自在身 冬夜不寐詩八十將軍能應識白頭吾

欲事功名高麗有識云當有八十老將平之李英公實應是識

宋戴復古字式之和鄭潤甫詩長身如病鶴吟苦如蟋

蟀顧此顛頽姿癡生年八秩舉世皆好竿老夫方鼓

瑟梅花莫笑人茅簷炙朝日 懶不作書急口令寄

朝士云老病懶作書行藏詩上見一心不相忘千里

如對面我已八十翁此身寧久絆 歲暮書懷云吾

年幾八十暮景不勝斜老鶴猶能語枯梅強作花一

心爲死計無意問生涯有酒時相過東隣八九家

寄後村詩客遊仙里見君時擁絮菴中共說詩別後

故人知我否年幾八十病支離

宋曾雲巢年八十聰明不衰小楷寫六經家有小樓日

登覽不倦諸監司嘗薦遺逸戴復古贈詩云八十雲

巢老諸公舊典型心情古井水輩行曉天星身健登

高閣眼明書六經常開薦遺逸何以報朝廷

宋楊東山萬里長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年八十與曾

行年錄

八十歲 七

雲巢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

得如今也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

翁頭猶自傳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

覺扣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詩亦佳其風味不減誠

齋與周益公也

宋葉適挽曾晦之詩壽過八十人人美恩在鄉閭事事

談

宋程俱贈長興錢圃翁詩頗聞長城翁八十顏色好城

西有寬閒終歲常却掃安得五畝園如翁一生了

宋徐璣字文淵題李商叟半村堂詩住屋半依村先生

氣象尊若非迎好客長是掩柴門覓句行山影披簑

釣月痕固窮年八十惟得令名存

宋金安節字彥亨請祠已得請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奮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

宋剡浩字直翁孝宗朝拜相封衛國公年八十掛冠歸

四明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女兒年八十

二四弟皆享長年其季亦六十餘同氣至親舉觴相

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里社親黨仰嘆盛事請繪為

六老圖

宋許懷德字師古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

行年錄

八十歲 九

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

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為減數歲卒

宋別之傑字宋才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

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

宋宋斌少從黃榦李燾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

阻年且八十臨安尹趙與權之事以父行奏乞用

旌禮布衣故事不報

宋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老人棹小漁舟過其傍卓

呼問有魚否曰有詩無魚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

人鼓柁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

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答

宋李嵩淳熙中有紫牡丹無種自生或掘之得石如劍

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止以是鄉老生辰必往宴為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惟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

宋喬同學道八十益壯東坡詩結茅松山啖松腴炯然

蓬花出泥塗爾來八十曾垂胡上山如飛噴人扶

宋劉跋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一筆長

一丈八尺無接續處寶慶中年八十時作

宋許俞父年八十謂俞曰見汝登科吾歿無憾大中祥

符五年登第未幾父卒哀毀幾滅性

行年錄

八十歲 九

宋曾和應字賢叔隱梅嶺之陰清苦好吟八十不倦黃

秋岩喜其得性情之正選而集之名梅溪四體趙青

山諸老多有品題

宋彭巖肖號龜峯嗜學老不倦年八旬舉武如趨張廉

使問其筋力何以健答曰寡欲張頷之

清獻堂前樹無梢可著春豈知三百載後有種花人

宋李衡淳熙中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

兄事龔明之時人賢之目為二老

宋傅燮字志康博學藏書萬卷皆手自校勘年八十好

學不衰

宋陳大震字希聲宋亡不仕居嘗立靈位以待死與素



所往來者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廣東志

宋時早有祈雨者入老龍洞取水迷路前行三十里見

一大宅院一老嫗曝米穀後園中有犬數百五色斑

爛各自為隊或躍或舞或臥殿堂門廡金碧輝

煌老嫗問曰汝來何為其人據實以對且賜飯食之

甚美老嫗常以身遮護恐為羣犬所害乃曰此不宜

久居我授汝一竹杖持此可知前路至洞口置之慎

勿持去亦勿回顧又以白米一升貽之其人回至洞

口行百步回視竹杖乃龍也頭角崢嶸牙爪奮露奔

至家視其米皆珠也其人年八十方卒四川志

行年錄

八十歲 手

金李慶嗣舉進士不第天德間大疫慶嗣携藥與米分

遺貧民全活甚衆年八十無疾而終

元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王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

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

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

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

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

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

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元世祖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

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強是冬卒有詩千餘篇即前

互見二  
十四歲

元寶獸年八十公卿皆往賀世祖聞之拱手曰此輩賢

者安得請于上帝滅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

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

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辛年八十五

元張德輝字輝卿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

山三老卒年八十

元郭道卿與弟佐卿盜至守祠不去被執盜將殺佐卿

道卿泣請代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弟亦引頸爭

死盜曰汝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

元劉思敬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敬負父避岩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

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

孝父子皆免於難陝西志

元石永值亂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承負父匿山谷

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

殺永而釋其父

元曹伯起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陽人賢之表所

居為曹公里天曆中起為淮東廉訪使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起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

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相繼去位天

下之士高之卒年七十九

元李威尚義樂施鄉人感化家範甚整子弟肅然壽及

八旬而卒

元卜天璋字君璋致事後蜀兵起復拜山南廉訪使人

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

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

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

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

元蔡槐號月湖好相人不妄許可至元二十三年與學

士傅立等偕召詔問朕壽幾何對曰仁者壽陛下壽

及八旬後甲午年崩果驗西江志 按世祖于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崩

元歐陽玄慶鑑一山八十序云廬陵鑑公一山先生明

行年錄

八十歲 主

年八十鄉俗于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于松州

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紳士為歌詩歸以

娛其親謂予為之序予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

產蘧豆之珍脆筐篚之麗密咸萃輦下君幸至于斯

思所以為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

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為大口體次焉君何

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

為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

士也西江志

元劉詵飲谷平李氏詩尚餘八十病姻兄羅差饌客空

疊瓶夜深山月窺前庭童稚熟睡二老醒談舊未了

荒鷄鳴西江志

明英宗五年行在光祿寺厨役白大有奏父八十無他

子乞歸養上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即遣之

明莊王幼學年八十每朝廷有大慶賀宣讀表目必以

王名為首稱一時榮之路安志

明王驥字尚德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期請遠候

明宋訥字子敏拜文淵閣大學士以老辭太祖曰昔呂

望以八十與周訥雖年邁可任是官未幾轉祭酒上

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書工至命繪八像甚肖

止喜念公老召其子望江縣主簿麟侍養二十年年

行年錄

八十歲 主

八十卒于官上為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

喪費者給自公始

明鄭倫字子葵洪武乙丑再詔起於家至則年已八十

賜坐便殿詢以治道條對具悉欲處以重任以年老

辭上親製古詩一章以賜其歸又二年卒西江志

明盧文政幼嗜學溫雅有度洪武己卯舉於鄉累官太

僕丞致仕年八十手不釋卷著歷代一覽

明邵清字士廉累官左江兵備歸無室廬日中或未舉

火督學林有孳訪之貧無若具可設年八十而劬陳

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簋必飾萬

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明劉亨字嘉會御史尹崇高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年八十二卒

明楊黼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

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歛既畢

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明蒙景澄父卒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槃念其老生疾

浼懇親友跪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廬

明儀智累官禮部侍郎尋侍東宮講學年八十乞致仕

行年錄 八十歲 五

賜教獎諭遣歸

明馬文升為吏部尚書會當考察京官上召文升精心

受事是時文升年且八十矣吏科給事中吳舜戶科

給事中王蓋言文升少子納賄不可考察文升自劾

乞休上慰留之下莽蓋獄令文升無辭避互見八十一歲

明王恕年八十徐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

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刻俗學而

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

卷已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

至老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儆不殊也互見九十

餘 耿定向 王恕致仕有傳朝欲起用者秦府長史

先進 遺風

強晟以詩規之云八十者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

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鷓鴣恐覺感

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

久遠看想得詩大悅陝西志

明楊廷相結廬晦跡足不履市廛壽八十忽一日早起

坐中堂家人具觴羅拜而逝

明王廷總督淮陽奏平倭偉功隆慶間乞歸年登八十

嘗被存問壽考令終四川志

明林瀚字亨大致仕後家居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

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庭梯為雲南叅政請於朝去官

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存問互見八十一歲

行年錄 八十歲 五

明羅欽順字允升乞休家居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

冠升學古樓端坐展卷獨處無情容行年八十巡撫

張岳上言欽順攘斥異端有劾聖門宜隆尊年之典

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習民

趨莫不率厲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踰二年卒

明徐階字子升隆慶立階以考滿擬加支伯爵俸力辭

屢疏乞休遂馳驛歸年八十張居正言階承嚴嵩後

矯枉以正澄濁為清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

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

使存問賜白金蟒幣尋卒贈太師

明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並其孫錦衣嚴鶴中書

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詔嵩致仕勒令即刻

歸鄉世蕃坐烟瘴充軍鴻削籍終養鶴龍文戍邊年

禁錮繫獄嵩上疏陳情言臣年八袞願皇上哀其老

憊矜其無告乞放歸子世蕃孫鶴以終餘年上曰嵩

得完歸有鴻侍養恩待已厚尚何過望不許

明王源為湖州知府平生嗜學能文既致仕年及八十

猶手不釋卷

明匡忠字體道晚年以家事付子愚優游鄉里以詩酒

自娛卒年八十

明王鉉字邦器致仕歸年八十上議建儲滿戍山西

明李維楨字太寧大宗伯子告回籍年八十卒卒之前

行年錄

八十歲

壬

一夕有大星隕

明李順致政歸開軒延儒時出詞調麗藻煥發優游三

十餘年壽八十卒貴州志

明蔡笠深明性命之學兼長吐納導引之術年八十童

顏善飯步履如飛公卿多禮下之北直志

明沈周字啟南而世惟稱石田先生母張夫人以高壽

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後卒壽八十

作墓誌銘

明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

重氣常上疏云臣年已八十日與人爭執若少年用

壯者然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北直

志

明鄒善號穎泉以太常寺卿致仕里居闕任仁精舍每

月與同志聚講雖年八十不少倦子德瀾德瀾

明申時行字汝默以冊立事乞骸去尋以皇孫覃慶磨

存問壽登八十卒於家江南志

明白恂少博洽性謙謹令楚雄以俸入代貧民輸賦滇

民有白老佛之稱致仕歸年八十卒無以為歛親故

助之四川志

明羅霄霄知漳州府以介直忤時歸家環堵蕭然年八

十終之日村落曲巷聚泣建亭為樹紀德碑於州門

之右四川志

行年錄

八十歲

壬

明向時致仕歸訓子孫以廉介家訓凜然年八十手猶

不釋卷四川志

明胡儼送吳子恭致仕詩序云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

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仕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

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

已於言乎西江志

明呂益字伯謙解官歸居鄉三十餘年謝絕人事安貧

俟命年八十卒開封志

明唐大章字伯和改南禮部尚書皓首請老六子三十

六孫纒膝一時所未有也享年八十卒于家遣官祭

葬贈太子少保沒而俎豆于鄉賢輿論允極焉西江志

明賈詠字鳴和武英殿大學士致仕歸年躋八十時降  
聖書存問卒諡文靖開封志

明傅可知黃陂諸生敦行孝友老而彌篤見執於賊賊  
憐其老令飼馬可知厲聲曰我為衣冠丈夫夫八十年  
肯俛首求生為賊役乎賊殺之

明蔣乾字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  
如一日也江進之為宰表其廬為東海冥鴻江南志

明歐陽珍字良玉耽意經史能詩文甘貧樂隱不趨勢  
利年八十乃卒江西志

明童自澄字定夫布衣講學坐臥一小樓怡神養氣年  
八十顏如童自號其居為靜齋江南志

行年錄

八十歲 无

明詹鳳翔字道存進士薦赴都以病免歸年已八十年  
不釋卷江西志

明陽維璧官彝陵知州有天下第一清官之譽致仕歸  
置義田以助族人享年八十崇祀鄉賢四川志

明李祥舉鄉試以母老不仕母卒始授蔚州知州有政  
聲致仕歸居鄉謙謹年八十始卒四川志

明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唐授翰林待詔不赴奉旨以原  
授職銜致仕有司仍月給米三石年八十卒子孫濟

美卓有家風四川志

明許毅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色八十

時狀如世壽老子遼園居士名公像記

明夏迥簡中鄉試學行醇粹隱居教授足不履公庭年  
八十不替所守士林重之四川志

明白承宗父病醫醫禱三年不懈嘗以舌舐其日父八  
十時承宗置酒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江南志

辰生

明楊士奇字伯英宿松城陷父介八旬被賊執奇匍匐  
出救賊舉刃奇抱父同死遠近痛之江南志

明孔應試父好年八十病瘥不瘳有里人謂扶冥官目  
辟之立止應試泣曰扶神目謂可驅瘥鬼耳吾有目  
取而代之與其令鬼畏不若令鬼憐也夜焚香祝天

扶左目睛墮有血絲綴之長寸許不可斷力截之表

行年錄

八十歲 无

湯以進瘥果愈江南志

崑山朱少叅年八十甚健踰于壯年曾有一道人傳之  
方得益闕不示人後有人賂其僕得方不過用四物

與黃柏知母龜板瑣陽枸杞五味牛膝杜仲天門冬  
黃連又用蔓荊子乾姜柴胡而以秋黃菊為要藥無

他異也馮時可述

明郭民安字華臺巢縣庠生崇禎八年寇陷城安時同  
邑令及諸生巡城協守被賊執皆不屈賊次第殺之

將及安忽一賊奔救曰八十老翁殺之何為得不殺

後憶之乃是上年窮途病夫施藥愈之者也江南志

明陳禹咨字湘洲性忠直不苟隨子純德既貴布衣蔬

食未嘗自侈純德殉難時得緘書揮淚發之哭失聲  
已而嘆曰有子如此吾死足矣年八十卒功失怙戚  
遇之少忍  
公積誠感之叔尋悒更善待之  
事兩母以孝聞 五見少壯

明張允修字建初文忠第六子尚寶司丞甲申正月獻  
賊掠荆允修不食死留詩於北門主家之壁八十空  
嗟髮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存先遠捧日  
肝腸啟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榆科願  
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

明末賊破成都所官沈雲龍阻遏援兵于黎州千戶李  
華字年八十率領馬京所招集七姓頭人子弟合兵  
萬餘赴黎至雅州力戰殺賊數千斬賊帥方總兵恢

行年錄

八十歲

辛

復黎雅苦戰三載後兵敗被擒剛死四川

明季陳鑑粵東貢士國初謁選得華亭尹為人畧知書  
而險僻無所顧忌又性喜訕人以侵權下獄僦居松  
郡士大夫無與往還者每至舊役家索飲酒稍不如  
意即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畏而避之或遇於路  
以爲不祥至是老耄不能餬口夫婦相携行乞於市  
年八十竟以餓死夫以本邑之官而即爲此土之丐  
亦目中所僅見者尊鄉  
黃筆  
有郢更者自少從事于學行年八十年平生無疾言遽色  
一歲以貨產故與兄訟對簿公庭出語其徒曰吾時  
卽對簿氣亦未動學當如是也更晚年益嬰樂有以

賄免請托者自遠往謁公府一夕無疾端坐而化于  
里舍其徒咸異之謂學者有得如此云耿定向  
權子

成都章惠仲與妹婿邱生偕赴試出陝舟覆邱死焉章  
登第調并研主簿遷及峽聞弟死舍舟乘馬疾行過  
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啣章髮章謂虎曰汝靈  
物當聽吾言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夫  
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  
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  
適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于  
虎口爲母故也王禪登  
虎苑

馮寶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德至老未嘗敗

行年錄

八十歲

壬

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編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  
史可對錦繡夫人 代醉編  
漢馮勤字偉伯光武時爲郎中精勤盡忠賜爵關內侯  
遷尙書令母年八十詔給扶上殿勿拜帝謂諸王曰  
使馮勤貴顯者乃此母也北直  
志  
漢趙杏字文楚夜有盜至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  
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  
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  
日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杏追以物與之不  
及由此益知名  
晉季姜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詩禮敬伯前妻有男

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男康稚之女始示凡前後子  
女八人撫養如一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  
杖之婦跪受罰祖母初隨敬伯任後以老家居季姜  
俱常侍左右紀流出適分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  
爲作衣於是相化動行推讓博妻楊進及博子遵婦  
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曰三母堂祖母亡姜  
勅康稚芝婦事楊進如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  
年八十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公舍交赴內外  
冠冕百有餘人當世榮之王氏遂世興四川志又  
晉韋逞母宋氏父曰吾家世學周官今無男可傳汝可  
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後石季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龍徙之山東與夫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畫則樵採  
夜則教逞仕符堅爲太常時太學經典粗集惟周官  
禮注未有其師博士盧壺曰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  
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  
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  
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  
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  
焉  
劉宋張岱字景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  
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舉孝武曰觀過知  
仁不須案也

北周宇文護母閻沒齊作書與護曰吾年十九入汝家

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  
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  
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  
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此  
言悲痛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  
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  
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  
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  
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  
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戴天履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互見宇文護十歲  
唐崔發爲鄂令中使毆百姓發擒之曳於庭敬宗怒收  
繫臺獄李渤張仲方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  
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  
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  
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  
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命中使  
釋歸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綱  
宋紹興二十九年正月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  
行慶壽禮  
宋光宗以疾久不覩重華官吳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

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  
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

宋錢象先字資元擢大理少卿兼天章閣侍講仁宗以  
其母年八十獨賜紫章服進待制江西志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子東山守吳夫人年已八十嘗于  
郡圃種苧躬紡績以為衣平生首飾止于銀衣止于  
細網生四子三女悉自乳  
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何心哉  
江西志

宋楊榆母賈氏夫死不嫁孝事舅姑皆至九十餘無疾  
而終喪葬盡禮有芝草生於墓側賈年八十康健不  
衰榆淳熙進士  
四川志

宋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婦呂文穆之外甥孫魯簡肅公之外曾孫呂文靖之  
曾外孫見其子侂胄為樞密塔億年為資政學士他  
子孫俱被寵擢壽八十婦人中罕有

遼李澣自晉歸遼欲遁歸汴下吏帝欲殺之高勳曰澣  
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帝怒稍解

元江澤民授承事即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  
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  
允南歸奉母之官

明谷氏吉安妻生二女妾張氏生子福在襁褓安及張  
遺腹又生子谷撫育如己子二女私向母分家資谷  
不許乘女資出盡以重貲付子久而福亦亡撫孫成

立延吉氏之後同張寡居四十餘年壽八十終

明楊芳隆女嫁一期夫卒長齋繡觀音數百軸以資夫  
冥福年八十端坐而逝四川志

明吳氏許字辜良祐未嫁而良祐卒吳誓不再適至夫  
家守節立孤年八十而終墓夫坐側生兩樹藤交其  
上若連理然江西志

明張芳任太和縣丞母年八十芳假公事歸省辭母復  
去母曰汝去吾不及見汝矣芳感泣棄官養母母年  
九十終四川志

明朱靜菴教諭周濟妻博覽嗜吟咏著有靜菴集詞氣  
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表

明毛煥楚母陳氏年二十八夫卒守遺腹子苦節年垂  
八十遇亂賊驟至母衰老不及避賊知為節婦負匿  
僻處得全終湖廣志

明蒲妙高鄒監賊起妙高負八十母偕妻子奔避母疾  
篤諭令置身墳內姑置熟食聽自死子婦各宜避去  
妙高痛哭曰何之子母死一處耳棄妻子復負歸賊  
至伏地請代死賊感而全之仍肩以衣食四川志

明朱氏自幼幽閉貞靜父疾革以請子尚幼命其撫育  
及父卒遂誓不適人名門禮聘辭以父命不可違請  
弟成立竟終身不字鄉鄰高之號曰女士年八十無  
疾而終汝寧府志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行年錄 八十歲 三



明王璽妻劉氏璽早歿劉痛絕雙耳遂聾撫三歲孤景

良比長娶李氏生子師元師愷景良又卒李與姑苦

節相守後師元登嘉靖乙卯科師愷入庠二氏俱八

十而終

西江志

明齊公魯妻徐氏公元配卒于官誓不再娶父母憐其

苦迎徐送之任所公重違親命又凍前盟悒悒而死

徐扶櫬歸里守節終焉八十歲教前子成學至後傳

之曰徐老女謂其終身處子也

直隸志

明趙從顯妻熊氏年二十四從顯卒撫孤世和守節世

和娶李氏年二十五而寡撫孤令錫守節令錫娶符

氏年二十七而寡撫孤子儀守節壽俱至八十郡守

行年錄

八十歲

季末

沈子木獎之曰百年同夢人間斷三節齊芳世上無

西江志

明郝崇女年五歲父卒及笄以父無壯子誓養老不嫁

紡績供其弟姪年八十面色如童鄉人謂之仙姑

直隸志

明何睦女受管遠聘未嫁而遠亡女哭而慟曰既受聘

即我夫也况其母老子幼無人撫養乎遂歸管家守

節奉姑撫前室下氏子壽八十終士紳挽詩有一世

未親夫子向九泉還是女兒身之句

江蘇志

明牟嘉禾妻邵氏夫故氏甫三十餘時郡梅節婦薛節

婦謂之曰數仞之雪累尺之冰寒可知也母戲涉不

終而難進退氏且泣且笑曰若然乎吾試為之決志

苦守足不下堂階後二十餘年子壽仕粵眷仕度就

養度粵教二子以靜治殷殷於移孝為忠體慈為惠

之語迨歸鄉母儀為郡婦則數百里婦女皆勉於賢

以冀其歡而不賢者深藏急改惟凜凜於氏知之也

春秋八十公舉旌揚氏論諸子止之不可勅至白髮

皓然升降起拜纖毫不苟謂所親曰守節原不幸事

而舉揚尤非老身初意也然老身至今日亦可無愧

於薛梅二母矣

貴州志本傳

明馮源妻閔氏源早卒止一子閔號泣喪明撫子登成

立娶衛氏二年登亦卒閔謂衛曰吾可守此子汝青

行年錄

八十歲

季末

年無自悞也衛曰婦道終身不改姑老目盲婦去姑

將誰倚每冬寒之薪臥則抱姑足以溫之食必姑飽

而後舉筋姑八十七歲卒衛守節五十餘年八十而

卒

直隸志

明末賊至襄城城將陷生員侯新建歸謂其家人曰城

破必為所辱各宜自為謀子婦女孫皆自經母蔡氏

年已八旬哭曰我乾淨人家富同眾一路去亦投繯

一門節烈古今所難

襄城縣志

明劉文炳值闖賊陷京城闔門死難者四十二人惟祖

母徐氏年八十託老友申時泰家得以壽終幼弟令

蒼頭張科匿之得免

江蘇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餘歲

席老師堯時賢人失其名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老師年八十餘擊壤於衢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老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聞而喜之尊為老師平陽志

漢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恐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為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安車固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蒼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史記

史記

漢王先生齊人年八十餘多奇計梁王刺殺袁盎懼誅令鄒陽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往語其事王先生曰難哉陽將歷問之鄒魯齊楚韓魏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子若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寤徑至長安謂長君乘間入言果得不治

漢申公以趙綰言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裝輪駕駟迎申公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二

時已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上默然拜為大中大夫

漢董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李少君與成藥二劑并其方謂服至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素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以為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病甚因憶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乃信有長生不死之術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孺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方無能解之懷恨黃泉矣汝可行求方術之士解

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太平廣記

漢周舉字宣光為司徒掾孫程被誣舉謂司徒朱儁曰

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天折使

上有殺功臣之議宜急表之儁曰詔旨方怒言必獲

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

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

采請從此辭儁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漢蔡義代楊敞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看似老

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行已見八

漢桓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教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互

六十餘歲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三

漢樊重世善農稼貨至萬金賑宗族鄉閭年八十餘終

素所假貸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漢李充字大遜仕左中郎將年八十餘安帝時為國三

老特被進見賜以几杖開封志已見八十歲

漢蘇林字孝友官至散騎常侍以老歸第帝每遣人就

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開封志

三國蜀向朗字巨達後主時領長史朗少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講論古

義不干時事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一作八

并互見

三國魏韓暨字公至以疾遜位景初二年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

謂純篤老而益劬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諡

曰恭侯南陽志

三國魏陳禧字子才三輔亂禧擔負經書誦習之拜郎

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眾一作字

晉徐廣字野民耻身仕宋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

五經一遍

晉石鑿字林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充壯慷慨自

厲若少年時人美之

晉咸安中姚成甫採菊蒲澗遇異人教服苒蒲曰此安

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成甫如言身覺輕健築室溪上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四

歲被徵辟不就人高其誼年踰八十卒廣東志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嘆聲

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

跪拜歎歎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

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

悲悵遂且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

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

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

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明

錄

劉宋陶弘景解辟穀導引之法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

十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

有時而方一作八十一歲 五

劉宋沈麟士字雲禎遭火焚書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

手寫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

致鄉里稱織簾先生南齊書麟士作驍 或作字靈履

北魏高允字伯恭獻文帝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

王子推允年近九十涕泣跪曰願陛下上思宗廟付

託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乃傳位孝文出刺懷州

見邵公廟廢毀嘆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

望乃表修葺之

北魏傅永字修期爲恒農太守中山王英進攻鍾離屢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五

表乞爲將不許永悵然曰文淵克國獨何人哉吾乃

白首見拘此郡也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

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互見二十餘歲

北周熊安生字植之周帝入鄴幸其第至京敕令于大

乘佛寺參議五禮拜露門博士大夫其時年已八十

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博通五經然 專以三禮教授

隋李燦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

八十餘卒

唐李勣屬疾諸子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

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互見十 七

八十

唐李元愷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

拒不答卒年八十餘

唐邱爲事繼母孝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

祿之半卒年九 十六歲

唐馬從亮爲宦官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唐蕭昕字中明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

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太傅爵郡公卒 年

九十

唐蕭嵩與陸象先求夏榮風鍾時蕭尙未仕陸已任洛

陽尉榮謂象先日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

一門貴而且壽人未之信天寶中嵩兼中書令年八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六

十餘乞骸骨帝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

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

首領且爲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改容見許嵩

退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

衛以尙主位三品就養士艷其榮乃服夏榮之水鑑

云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

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沈 仕

攝生

唐唐璿字林環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時

賀婁尙官方用事附者輒榮赫璿乃爲子裝其義女

故復起宰相

唐鍾紹京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耶忍使棄死  
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  
愍乎乃即日授太子論德年踰八十以官壽卒

唐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武昌老人八十餘手把灰

今相問書自言年少學吹笛早事曹王曾感激云

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微心尙

山時時一曲夢中吹

唐李涉舟至皖西遇盜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豪首曰

若是李涉博士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句

豪首餞賂甚厚後番禺舉子李彙征過循州冒雨求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七

宿田翁韋氏莊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

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祗承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

留累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

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曰昨

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

嗤李復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

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耶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

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

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

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

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

爲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與乃吟二

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水霜渡孟津縱使雞鳴

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付州二

十年前向此遊半是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

李生重誅賄豪客詩曼傲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

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

東此詩因而歛歛一作陰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

若思共主晉室中心戴焉遠一作迷隱羅浮山經於一

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浩然或

持觴而酬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

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淡友議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八

唐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

霞頰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遂巡乃

閉襲吉勤于書寫乞乞不倦年逾八十尙在也唐于迷開

錄奇

唐李珣業販糴令人自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珣

出相節制淮南珣以新節度使同姓名乃改名寬李

珣下車數月夜夢入洞府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

鸞舞鶴舞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其下石壁光瑩

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珣字長二尺餘視之極

喜自謂久歷顯官能無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

我必仙人也方善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山珣

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何人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問道士及江陽官屬莫知也求訪數日乃得李寬舊名珏乃以車迎置靜室齋沐拜謁謂為道兄一家敬事李情景恬憺道貌秀異髮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寬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復虔拜問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以馭糴事對珏吞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廣記續仙傳互見五百餘歲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九

唐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裏之資素  
有貯積性千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旨甘  
醫藥咸不供視書貴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  
曹地府無為老朽豈放爾耶為縉紳之笑端唐孫光憲北夢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閣官中仁人也嘗發狂手足舞蹈  
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易也犬曰何用管  
俄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  
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  
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孟為季孟於時諫  
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

卷備載閣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北夢  
南唐沈彬隱雲陽山烈祖辟致之元宗南遷彬年踰八  
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  
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  
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十

宋郭延卿年八十餘足跡不及城市畱守錢惟演借僚  
屬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道服對談留酌花  
下既而吏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  
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尹洙曰畱守相  
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大笑復飲盤無  
少加談笑自若曰入辭法送之門額曰老病不能造  
謝希勿訝也惟演登車嘆息累日曰此真隱者也彼  
視富貴為何等物也  
宋王昭素篤學有至行開寶二年召至命講易年踰八  
十矣居月餘求歸特授國子博士陸平集。已見七十餘七十七歲  
宋朱昂以工部侍郎乞骸骨真宗許之詔畱候秋涼  
還荆南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闕筆渚官秋晚得  
懸車此行錫宴玉津園命侍臣赴坐者各賦詩儀行  
凡四十八篇李翰長云清朝納稼猶強健白首還家  
正太平兄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渚官二  
疏  
張文定剛中年後獨居一室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

五里所日以是為常不見別有施為也少時服朱砂  
又服天門冬既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視其頰頰  
白膩如少年宛邱張耒續明道雜志

宋陳大雅為人剛果文章似之為趙清獻所知年逾八  
十乃死翼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腋中過令人念  
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  
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

宋杜祁公為相食於家一蕈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不然  
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故年逾八  
旬壽考終吉景行錄

宋王安石題張氏靜居院詩問侯年幾何矯矯八十餘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十一

問侯何能爾心不蕪憂愉問侯客何為茲歌飲投壺  
問侯兒何讀夏商及唐虞

宋龍昌期著書百餘卷其說詭怪誕擊至詆斥周公嘉  
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  
緋魚絹百匹歐陽修言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賜  
服罷歸卒

宋蘇軾和歸田園居詩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嫖造物  
偶遺漏同儕盡近墟

宋張先字子野年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蓄琴坡子  
瞻倅錢塘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  
忙蓋前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

懶同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

宋李斯言嘗從蘇軾遊年逾入表作詩不凡如岩溜連  
雲凍溪梅帶雪香有意峯巒千嶂出無名花草百般  
香皆佳句也

宋蘇庠以詩著東坡比之李青蓮秦檜欲召見笑曰吾  
老矣不能販賣雲壑卒年八十餘號後湖居士

宋徐鉉贈浙西顧推官詩盛府賓僚八十餘閉門高臥  
興無如架王苑裏相逢早潤浦城中得信疎狼籍盃  
盤重會向風流才調一如初願君百歲猶強健他日  
相尋隱士廬

宋李光疏斥秦檜安置瓊州八年呂愿中又告光與胡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十一

銓詩賦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怡然自適年逾八  
十精力不衰亭臺扁詠多出其手廣東志互見童幼

宋陸游秋晚雜興詩昔遇高皇起衆材姓名曾得廁鄒  
枚年踰八十猶賒死却伴鄰翁鬪羊魁

宋韓迥號東山野叟累官太子中舍致仕李師中贈詩  
曰未衰前已得懸車骨立清風八十餘松竹最宜貧  
宅舍江山偏照白髭鬚

宋何夢桂挽寧谷居士何公詩英雄千古入泉臺八十  
餘齡死更哀隱谷雲歸龍已去吟壇月墮鶴空回黃  
花滿地詩人老青橫成肝客來白髮蓋棺公事了  
朔風世路正黃埃又鼠遠枯藤嚼未休得如此老死

何求翁踰八十媪黃髮孫見曾玄兒白頭

宋劉審瓊以老授坊州刺史年八十餘筋力不衰鬚髮  
鬢黑

宋劉迂隱居不仕文章自成一家迨朱陸諸儒會鵝湖  
侍講有得年八十餘無疾沐浴焚香而卒

宋張大經字彥文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

引去人方之孔戩壽逾八表寧宗即位降詔撫問賜

銀奩藥茗慶元四年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

君愛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

宋卯宗卿代京仲遠帥蜀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京修

其渠魁餘皆從釋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京舟中擒斬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志

之仲遠大不樂後作相宗卿家食十年開禧兵興始

開制閩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貴耳錄

宋家鉉翁官端明學士不署降元表世祖官之不受遂

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

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

里錫與金帛皆不受卒

宋杜叔高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校讎年八十餘矣

陳同甫云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  
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

宋呂倚字夢得少有聲場屋善屬對贈證不偶老始以

恩補瑞金簿致仕貧無以歸年八十餘惟有一女嫁

贛人因居焉與王禹玉有舊元豐間餉錢二萬酒十

壺倚作啟致謝隔句中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為對

禹玉極歎賞之西江志

宋陳應辰構青紫學亭于黃旗嶺與名士倡和邑人欽

其齒德時始行鄉飲推辰為正賓年八十餘卒廣東志

互見  
少壯

宋田知白制行高潔廣帥方大琮建康臬書院既落成

求李昂英首席昂英曰郡中無如田知白者大琮躬

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叩之則遁矣知白時年踰八

十猶能燈下細書貧而好酒自號醉鄉遺老廣東志

宋湯建字達可每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退與朋友講

論欣欣自得自古瑟嘗鼓以自娛年逾八十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志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

無戚戚後當偕老子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

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歸居年四十再娶江

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清盼冶

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

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

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健無疾宋王明清玉照新  
志子高即子開

金李慶嗣學醫洞曉素問諸書值歲疫貧家往往闔門

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

餘無疾而終

元鄭太和年八十餘為家長尊其先人之訓同居十數



世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元人表其門而復其家

元王盤字文炳初名采齡字肅容中統拜翰林學士承旨年八十餘致仕歸東平時京師有以木庵陪飯賣大師陪鍼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圖徵詩于當代名公者先生自題云寺主善為無米粥病人要喫沒錢鍼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酸寒入笑林元鮮于樞撰詩五見

元董朴皇慶初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

元吳定翁字仲谷薦辟相望終身不起嘗曰士無求川行年錄 八十餘歲 五

於世惟求無愧於世年幾九十卒江西志元黃子久字公望畫入逸品號大癡道人年八十餘平生得意筆挂幅惟浮嵐暖翠橫卷惟富春山圖

元章善字立賢龍泉人盜起城陷署縣完者帖穆遁善之父士璧年八十餘矣先自投北江其妻李氏與其子婦亦相挽赴井以死善聞之即與其子煥臨江水訣曰汝年少宜急去為宗祀計勿我顧言已輒自赴

煥呼號不能止亦繼投之煥衣裙猶漂浮波間未遂沒會甘竹人以筏來救之免焉西江志

元黃應瑞字國祥涪翁苗裔也平生好義于潁江之上造昇平橋又于高安為新橋大游橋年八十餘耳目

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為學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人云西江志程大

明太祖徵行至一小店備人供之太祖出對云小店三盃兩盞有甚東西對句云大明一統萬年不分南北此蓋元遺臣隱作酒肆備耳太祖訪知之特賜恩宥但使黃冠終命而已後至八十餘而卒魏鑑官遊紀聞

明英宗中建文君年八十餘矣出自雲南直入布政司堂南向脚踏坐地曰我建文皇帝也彼傳四朝事定矣老夫不言一束遺骨更瘞何地耶有司驚致之朝莫辨也有闖老矣逮事建文君知其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心謂是而不敢言下錦衣不數月卒葬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十

西山不封不樹云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

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下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為曰

吾老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侍往視威不

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否衆  
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  
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與若一事昔某年月日吾  
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醬肉賜汝汝兩手皆有  
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  
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禁佛  
堂中養之久而殂云王泌東朝紀

明黃淮字宗豫父年八十餘因告疾侍父賜楮鏹二萬  
明陸昂夫歷官華陽衛輝歸老而令子以賢人君子舉  
守沂州既歿而廣平以太學生為監察御史於衛輝  
公為嫡孫沂州公為冢子三世繼承仕而益顯是衛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七

輝以過八望九之年致引壽考所以教育之如父母  
之存也衛輝公見廣平之成立亦若沂州之存也解

柏臺思親詩序 西江志

明蕭省身永樂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  
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為例卒時  
年甫五十君子惜之西江志

明王直字行儉仕至吏部尚書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夫  
妻偕老所居田疇廣衍門對澄江春夏之交諸子大  
集佃僕種園插秧擊鼓唱歌直與陳夫人肩輿往觀  
午憩庄次子孫更迭上壽一日江漲倚門坐觀子孫  
侍側嘆曰初東里不欲我同事內閣爾我理部事其

時不無快然令我在閣復辟初元戍邊及我安能  
與汝曹觀漲今日耶自題歸老圖詩我家西昌大江  
上山水娛人最清曠自慚衰朽八十餘日日登樓向  
南望西江志

明楊翥字仲舉致仕年八十餘卒子津方八歲入朝景  
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

明劉蒞疏云昨者尚書馬文昇致仕議者謂蒞有濟  
井下石之嫌劉大夏有蹊田奪牛之狀殊不知文昇  
官高一品壽踰八旬投閒願老實惟其時亦惟其願  
也荷蒙陛下厚其恩體准其致仕予奪之柄悉在朝  
廷閱珪何能擠于井大夏何能奪之牛哉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六

明羅通字學古弱冠登第間關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  
治生產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覺沐  
浴更衣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遂卒  
龔詡字大章崑山老儒也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  
種豆植麻詠歌自適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  
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  
私議曰安節先生楊福吉吳中往哲記

明林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  
之遂生廷機嘉靖中禮部尚書互見八  
明王儉字汝中少遊王陽明之門草草講學所至接引  
無倦百年八十餘猶不廢出遊至八十六卒學者稱

龍溪先生

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

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管一障必累月

閱歲乃出不可以財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

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楊循吉吳

中往

明鮑恂禮部主事劉庸薦與余銓張長年等皆可備顧

問驛召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餘七十上喜賜坐面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上曰念卿等皆高年授此

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晏而入待對不久當

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九

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

放還

明盧文政以太僕寺丞致仕年八十餘手不釋卷親筆

百家之言以啟後進

明章懋字德懋八十歲外生一子家居三十年以論薦

起仕至尚書年八十六卒互見四十餘四十一

明陸琛云過蘭溪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

懋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中

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為賦一詩曰大明啟運接虞

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真

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門生

今白首敢於初志負升堂琛卒業南雍極蒙公器待

時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陸琛籍山餘話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校指言

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已年八十餘

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

徑寥絕處所居累甍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鬻醫草

服老者見客殊不省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

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生長草

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斂或食松楸實蔬蓼菊苗

飲泉水不知營度憂慮不嘗五味清淡安全所以致

壽漢胡廣傳載禮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三

歲七八十者猶以為天觀此老人信有之人能不以

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

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徒自苦耳張寧方州雜錄

蘇丑字叔武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

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

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

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為監戒也

陸琛玉

明魏祥在日本母子相失因風王入貢與使臣抵京上

許詣金山省母號勸別去再請入貢詔許歸養年八

十餘以壽終互見十

明董傑字尙父爲孝豐令獲俸以分親族優游林下年

逾八十爲鄉耆碩江西南

明錢國禎知符咒術精曆數課命年八十餘日行百里

後無病而卒江西南

明歐陽剛字元用年逾八十忽衣冠端坐誦魯論首章

而逝西江

明吳崇洙字惟孔扇戶而讀不見要人年踰耄猶手一

編壽八十四江西南

明李東明規言矩行年八十餘監司郡縣造廬請益

言不及私婦人孺子皆稱爲勿齋先生互見三十餘歲

明陳準任通政致仕歸環堵蕭然以易學授徒出其門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主

者皆爲名宦年八十餘卒四川

明王嘉禾教授致仕歸恬淡寡營三十喪偶不娶享年

八十餘卒四川

明何梯歷任十餘年囊無美金薄田數頃與族人共之

年踰八十無疾而終四川

明趙彥忠父避疾欲起如廁彥忠曰久疾不可勞遂以

兩手承之父曰汝手乎彥忠曰庾黔婁不嘗糞耶父

疾竟愈明年母病革彥忠割股食之病乃愈後父母

俱年八十有餘而終四川

李楫字商卿八十餘吟筆不衰有落花詩云拾得紅英

不忍殘慙慙更覓舊枝安情知不似開時好猶勝礎

頭水面看

明孫宗徽母以大耋終哀號不輟廬於墓免喪後猶日

榜一舟携飯蔬至墓所展哭年逾八十病既革猶扶

携至母旌節坊下稽首謝國恩寵以示終身不忘母

氏云浙江

明郭東郊官教諭性好吟咏年踰八表猶冬夜觀書史

平陽

明王文祿字世廉少舉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好佩劍每

發憤必挺劍啗咤年八十餘猶應試長安不屑就乙

科秩浙江

明羅大任字小遜癸未冊封益藩便歸里門優游林壑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主

屢聘不起年八十餘以壽終西江

明劉志海年踰八十爲善不倦糴粟濟貧施棺賻葬親

族受惠有司重德奉例特恩賜壽官衛輝

明陳謨撰張子靜樂府序云張子靜以樂府集爲貺予

晝簾夜燭把玩不能釋手予復復介予題辭嗚呼予

七十有二子靜踰八望九矣三影之韻度于湖之俠

氣尙往來于心不尙可徵乎昔甯侯佐漢服其籌策

者以爲必雄傑偉丈夫也及見則如美婦人焉讀子

靜詞孰不曰此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也抑有知

其皎然雪顛歎然驚人癡然列仙者乎兩江

明雷顯引疾居林下三十餘年動遵理法非公不至官

庭卒年八十有餘廣西志

明原良字鳴喜篤志聖賢之學年八十餘猶孜孜講習或諷以過勞良曰人如魚書如水水所以養魚魚不勞於水書所以養心心不勞於書也西江志

明劉春和開飯店每早開市必以第一碗奉父然後發賣其父年八十餘未嘗一日怠忽順山志

朱季和詩曰蔡公譜張老圖宋香品第世絕殊亭嘉植榮且敷巢兵欲斧炊行厨王媪抱樹死與俱尤物

幸爾留根株宋氏老人八十餘得之即此營世居五百餘禩枝葉舒清陰如幄垂庭除薰風時來蘭麝如赤日照耀珊瑚珠桃紅籠出白雪膚冷痕着核留真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三

模異香奇味天下無有孫文用美且都撫之愛護如瓊瑤故家喬木多摧枯雲仍世守應無虞宋瑤荔支譜

漢程文矩繼妻穆姜南鄭李法姊前妻四子姜出一焉文矩為安眾令卒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姜

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兼倍所生或謂姜曰四子不孝甚矣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

使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病妻自調藥恩情篤密與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禽

獸其心過惡已深矣遂及三弟詣南鄭獄乞就刑辟郡守表之錫其家徭赦四子歸竝為良士姜年八十

餘卒臨終勸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

其義至矣又臨亡遺命聖賢法也汝曹遵承勿與俗

同映西志

北魏乞伏保事繼母申氏祿賜出入無不白知為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從之

唐劉禹錫謫播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年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他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行年錄

八十餘歲 三

宋張齊賢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善飯太宗數召至宮中撫之曰婆婆老福嘗賜詩壽之亦奇遇也

宋盧瑛勤於吏職及卒母八十餘無恙真宗憫之以其子士倫為太常博士給祿終養

宋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陳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既卒

帝欲褒其母以問王旦且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宋翁卷挽陳西老母詞八十餘年壽孀居備苦辛成家無別物有子作詩人遠客移書弔新墳得佛隣秋堂

挂遺像癩若在時身

宋楊萬里妻羅氏性仁恕清儉居常以魯敬姜言行為

省括萬里轉運江東子為帥尊重矣每寒月黎明即

起詣厨下躬作粥召臧獲偏食之曰天寒甚須使其

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問之曰是賤事夫人

老而親之母乃為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

不遠矣賤物貴我天道所不祐也守吳迎養時年八

十餘於邑圃中種苧躬紡績不懈遷五年得月俸以

奉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

散之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饑人

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為也君子曰楊秘閣父子之介

也匪獨其性生也成諸婦道母儀者多也西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圭

元超一德被俘為鄭留守家奴三十餘年號忠幹一日

泣請歸省阿思蘭母子感而許之至家父兄已歿惟

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墓二柩畢不敢留還燕主母子

嘆其孝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

誅詔簿錄其家羣奴皆亡去一德獨奮詣中書訴枉

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以美田廬謝曰今老

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

不受而去

明夏言哀節婦詩三首云阿母冰霜節空闔六十春哀

宗今有後不負未亡人 始鞠無父孤終憐無母孫

一生為袁氏辛苦難具論 阿母壽幾何於今八十

餘向時膝上孫之官奉母俱註云吾邑袁尹達祖母

明劉憲父早歿母年八十有餘雙目喪明流寇破城憲

負母西涉汾河避難賊欲殺嚇財憲曰貧生何財之

有寧殺我勿害我母賊不聽憲復負母盡力西奔賊

怒刺其母憲以身扞敵不支遂俱被害汾州

明錢孟昭妻查氏孟琳妻梅氏查年二十六生子啟安

甫四歲而寡梅年二十四而寡無子約曰相依為命

以終此身可乎撫遺孤事姑益謹年俱至八十餘西

明呂仲德妻祝仲華女翁姑及祖姑俞氏踰八十齒盡

行年錄 八十餘歲 圭

落艱於飲食祝以乳養之晨夕扶掖

明劉琥早失恃祖母鞠之祖母年踰八十琥與妻浣滌

裳服輒淚下自學舍歸省進食必跪西江

明馬氏蔣輔之妻歸蔣未十年而寡勤苦過哀事紡績

每至夜分兩目為昏卒年八十餘都憲周公詠以詩

有要識忠貞無二道采薇詞並柏舟詩又有爭似寒

閨婦女婦隱然桑濮一長城之句廣西

明黃在中字暢美時母年八十餘喪明闖寇驟至在中

負母逃賊刃其母俾在中去在中抱母屍哭且罵賊

怒並刃之八歲幼女哭兩屍旁亦遇害

行年錄

廣昌縣志卷之六 氏纂輯

八十一歲

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

新知錄 鴻書

漢貢禹字少翁遷光祿大夫上書言臣禹犬馬之齒八

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

臣具棺柳者也誠恐一旦墮仆氣竭不復自還願乞

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生有伯夷

之廉史魚之直故親近生幾叅國政而云欲退意豈

有所恨耶往者嘗令金敬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

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有子

行年錄

八十一歲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

自輔

貢禹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袒裼

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

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

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沈作詩寓 簡寓山

三國吳婁侯張昭卒年八十一歲遺令幅巾素冠歛以

時服

晉庾純字謀甫因醉件賈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

言也孔恂劾請免官石苞議除名削爵土齊王攸議

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

亦如之接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

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劉斌亦議曰

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

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且純近為京

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啟定省獨於禮法處其貶黜斌

愚以為非禮也麗札等復曰姬公留周伯禽之魯令

公府議七十時制八月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

除爵土是為公且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

首也乃下詔免純官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踰二十載高歡三辟不

就嘗有雙燕巢書齋忽呼景怡共語約來日往前溪

行年錄

八十一歲

相報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

康曰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

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

十一

唐張柬之八十一歲正月舉兵討武氏斬張昌宗等遷

武后上陽宮迎中宗即位復國號唐三月罷政

唐許敬宗卒年八十一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微女

嫁蠻落諡曰繆

唐沈應善字喜言屢試不售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

汝活千萬人寧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决志學

醫遇蜀之韓隱卷師事焉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

當遲我於峨嵋之麓自是名益振士大夫無不與之  
遊投以劑罔弗驗者居傍構一舍曰來安堂諸藥餌  
飲食畢備羈旅貧苦聞聲磨集年八十一忽語家人  
曰韓先生招我以緘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江西志  
唐伍正已字公謹時朋黨漸盛禁錮名流正已遂歸田  
里年八十一

五代吳越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  
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誰不  
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  
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  
十一

行年錄

八十一歲 三

宋徽宗以易數占乃御製易運碑云始建元基高宗御  
字德基  
紹興德壽謂紹興年  
德壽宮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祖

傳甲庚吉

高宗壽八十一而  
太祖子孫再傳也

宋太平興國中李員字守忠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  
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  
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宋卿年一  
百九十五頃之架上鷄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  
此吾前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期望取下子  
孫列拜而已宋錢希白  
洞微志

宋劉煥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其子道原  
數年卒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西江志  
張  
未水玉堂記

五見五十  
五十餘歲

宋黎仲吉字漢儒不附丁謂謂罷相授袁州戶曹一日  
謁太守求解職還梅川稱方外高人論著數十萬言  
年八十一以壽終江西志

宋晁迥字明遠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俸天聖中迥年  
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八年

十四歲疾絕人事屏  
醫藥其官服而卒

宋文彥博以宰相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  
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  
班宰相上時年八十一矣

元梁會字貢父延祐元年時年七  
十三奉詔代祀中岳等神

行年錄

八十一歲 四

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  
日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  
有大星隕於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宋鄧考甫字成之臨川人徽宗即位考甫時年八十一  
矣上言熙豐以降奸臣疊起亂天下蔡京惡之遂以  
謗訕列名黨籍第一追官羈管筠州即其家搜奏稿  
焚於都堂江西志

宋止濬字道源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嘗語  
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盥沐索筆為春  
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栗謂屍解後  
數年有黃衣人持濬書抵滁家人啟封持書者忽不



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為泰山主宰明  
山八境

宋曾三異字無疑大臣以三異所著本朝新舊官制通  
考進呈孝宗喜其詳贍以秘書閣校勘召力辭趨命  
再至時年八十一強造朝登對時務甚悉除大社令  
力求去八十六終於家學者稱為雲巢先生江西

宋饒延年字伯承輕財好義微疾屏藥一夕明燭焚香  
跌坐而逝年八十有一郡守聞訃為位於天寧寺祭  
之魏了翁題其銘曰有宋長者饒止翁墓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有寵姬慕容邢者三人  
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三

行年錄

八十一歲 五

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  
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氏  
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為驅逐稍息  
元長轎中獨嘆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  
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  
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宜麻止因  
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月卒門人呂川卜  
老醜錢楚之宋王清臣  
元宋子貞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  
命吾年踰八十何以藥為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  
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尚何言耶遂卒事見二

元黃潛字晉卿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告歸優游山  
里年八十一卒封江夏郡公諡文獻互見六

元吳正卿字素臣元統間為合浦臨桂尹秩滿封其父  
朝進如其官時年八十一里人賀以詩云未饒官貴  
文章貴不獨親榮閭里榮青史舊書吳太守素臣新  
傳左正明廣東

明潘禮字子純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年八十一巡撫韓  
邦問疏稱其晚節詔給米月三石

明馬文升為吏部尚書何天衢劾奏文升私其鄉人除  
部官失覺察文升力言臣於先朝累乞致仕先帝不  
許今歷官五十六年年八十有一老矣乞賜臣歸報

行年錄

八十一歲 六

許賜勅給驛子月米歲夫互見八  
明劉大夏字時雍卒年八十一諡忠宣李東陽曰東山  
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  
明徐階字子升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文貞王司寇稱  
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其  
震霆之勢而為霖雨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  
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  
明鄭紳卒之前數日手為書遺親戚朋友修道情故曰  
吾其長別矣遂卒年八十一互見十  
明章懋子孫皆天啟孫誥不慧年八十一始生子接紹  
錄為國子生互見四十四十一八十六

明殷士望與女弟俱以孝聞上旌其廬曰麟鳳年八十

一偶疾衣冠起拜二親神主正坐微咲而逝宅傍先

後產二麟人咸以為士望所感云江蘇志

明汪讓年八十一夢神告賊發塚奔視賊覺走勸幾絕

因廬墓側病革始興歸江蘇志

明萬衣號洩源福建河南布政未幾歸築草堂開三廛

為物外遊卒年八十一江西志

明屠總幼娶徐氏生子方一歲妻卒總不再娶年八十

一終貴州志

明宋九儀字夔卿授建寧知縣入覲還力請終養林居

三十餘年僅郭田三畝惟吟咏自娛有和淵六詠以

行年錄

八十一歲 七

見志年八十一終江蘇志

明白宗舜字明廷手錄二十一史年八十一卒子孫曾

元四十二人多顯達陝西志

明袁昌祚字茂文官四川叅議以父憂解職優游林下

者二十年年八十一卒祚嗜書老而益篤鄉飲延為

上賓辭曰祚平生決不願者四生不願食鄉飲死不

願入鄉賢出不願附權門處不願凌鄉里若必強之

是非知祚者是猶豚入筮而招之也廣東志

明王良方在姪父恭遠出商販莫知所之及長貢入太

學遂辭母覓父所在徧歷江淮忽夢老人曰何苦遠

遊汝寧爾父在焉隨尋其處至果得之時恭年八十

一不能歸良盡鬻衣裝備輿而還人稱之曰王孝子

陝西志

漢季姜梓潼文氏女適王敬伯前室有子博女紀流二

人季姜生康祺之女始示前後八子恩撫若一紀流

出適分已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為作哀博妻楊進

及博子遵婦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三母堂

姜勸康祺之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

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

赴內外冠冕百餘人當時榮之晉常璩梓潼上女志

時見八

劉宋蕭皇后崩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

行年錄

八十一歲 八

古不附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城之內

別為一塋

陳沈炯表請歸養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

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

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姜劉

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姜邱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

自無人妾邱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見五

二十六

宋張永德鎮南陽迎出母馬氏歸州解起二堂與繼母

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

敝封首國太夫人

明虞長孺祖母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馮夢禎伏雪堂漫錄

明饒贊妻唐氏妾甯氏贊歿甯氏方舉子唐之季女謀毒之母驚覺遂訟於官而讎其女唐壽八十有一甯壽九十有二西江志

行年錄

八十一歲 九

行年錄

廣昌魏方恭魯峯氏纂輯

八十二歲

墨翟宋大夫年八十有一嘆曰世事已可知榮祿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謝遣門人精思至道於是夜聞山間有誦書聲每臥後有人以衣覆足伺之見一人起問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道要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神人授以素書朱英充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功漢武遣楊遂往聘不出其顏色常

行年錄

八十二歲

如十許人神仙傳

漢韋賢字長孺為丞相以老病歸賜黃金百筋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漢書曰節侯子元明經位至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陝西志五見七十七餘歲

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通用也又古作陳也

漢胡廣年八十二卒故吏自公卿博士讖郎以下數百人皆縉經殯位自終及墓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晉魏舒以老年表送章綬帝手詔教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卒時年八十二帝甚

傷悼期賻優厚諡曰康

詳見老年

宋織隱居酒泉南山張祚遣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織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織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歿素有遺囑囑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元晏先生

陝西志

行年錄

八十二歲 二

席坐顧訪洛陽故事僑鬚髮皓然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為之前膝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卒年八十二武帝嘆惜之

隋徐則初隱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至八十二靈化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

多見其徒步云得放還至舊居令弟子淨掃一房曰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須臾尸柩乃至

一作八十歲

唐張柬之龍二年王同皎謀誅三思事覺思遂誣柬之等同逆於是五王皆長流而柬之瀧川三思遣周利貞攝侍御史就嶺外矯制殺之而柬之憂憤先卒年八十二

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文貞廣東志互見八十一及八十一歲

行年錄

八十二歲 三

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

互見初生四歲五歲十一一百七十歲

吳越王錢鏐字真美既貴置酒高會故老執爵上壽歌曰玉節還鄉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暉百歲在再今會時稀改臨安為衣錦軍卒年八十二諡曰武肅

又見一百歲

竇禹鈞生五子儀儀侃侃儀儀禮部尚書儀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侃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儀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竟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背云不賣此女與本宅債所

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節焚其券以其女屬  
女曰善撫養之既笄復與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  
僕泣感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團圓禹鈞像晨  
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因公而壅者凡二十七喪孤  
遺女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窘困必擇其子  
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之與販由公活者數十家  
歲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急家唯儉素器無金玉  
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  
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士無問識  
不識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後十  
年祖考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今

行年錄

八十二歲 四

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  
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公年八十二別親  
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賣十郎云丹穴陳錄  
善誘文。五  
見三十歲

宋梁灝字太素雍熙二年試庭燎賦登進士第一人時  
年八十二謝啟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又謝恩詩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  
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  
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  
爭奈龍頭屬老成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子固亦家  
元及弟  
宋陳泰公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仲居甲科伯季皆

狀元三子已貴泰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  
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爾伯季年皆踰六  
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皆仕同朝內外孫曾合  
一百一十八而仕於朝皆以才稱故天下皆以陳公  
教子為法以陳氏世家為榮四川志

宋陳堯佐臨終前一日自誌其墓曰有宋穎川先生堯  
佐字希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  
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可歸息於父母樓神  
之域矣陳博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  
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博言

宋韓維字持國坐党錮納官里居卒年八十二徽宗初  
追復其官開封志

行年錄

八十二歲 五

宋張方平號樂全先生東坡序云今年八十二杜門却  
掃終日危坐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

宋崔與之字正子有學有守與張九齡異代齊名仕蜀  
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

三賢祠卒年八十二諡清獻與之謝事還里所得祠  
祿衣賜悉辭不受或問之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

已退逸可復貪君賜乎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  
人惟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

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  
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為本惟聖人以禮

自防毋不敬則內敬恒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

自警久而有功此檢身之要也表入上震悼贈少師  
諡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竟得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廣東志

宋蘇頌字子容自草遺表卒年八十二

宋陸游病中戲詠云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足

眠睡舊疾害躋攀雪白紛殘髮梳黃染病顏

宋杜介之瓊州人有隱士風先任高州司法與李光友

善寄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九代孫君生古儂耳德

性重且溫今年八十二頗覺行步奔白髮映紅顏疑

是義皇昆廣東志

元倪雲林云至正四年袁員外來雪霽鼓棗時年八十

行年錄 八十二歲 六

有二顏貌筋力如未四五時人為言弱冠辛當塗

過九華逢神人食以棗後數見夢若冥感玄過者

明憲宗二十一年韓生借濤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

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俱正

千戶致仕一門同壽古今稀有乞賜褒嘉以表聖世

之瑞命有司勞羊酒進階為宣武將軍賜米布

明胡濙年八十二以老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

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關莊

元記

明陳璉字廷嘉卒年八十有二墓之夕有星殞其墓

已丑葬會試皆第一辛卯殿試策對奇書與及題呈  
成祖批曰骨月誤寫月字殊失不覆可列二甲

江志

明王直鄭氏四老圖詩序鄭氏家盱江為盛族而四

者皆同產且皆壽考康寧四老伯守中年八十二

秉中七十七叔則中七十三其季敬中亦年七十矣

佳時暇日兄弟聚於一堂披閱卷帙談論古今或命

樽酒諧燕嬉則更起為壽迭相酬勸其諸子孫羅列

左右各以序進捧觴稱慶權忻鼓舞不知日之夕也

天下之樂蓋莫有加于此者盱江之士大夫歆羨之

不已乃命畫者為圖而相與歌咏之西江志

明曹亨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故廬傲裘若未嘗貴顯

者屢賜存問寵遇不替年八十有二忽一旦方與客

行年錄 八十二歲 七

坐談有人告有大星殞亨謂客且飯吾欲小憩遂就

枕而逝上聞震悼賜祭葬贈太子少保汝寧志互

明張執中號歷山為戶部主事失權相懼而歸時甫踰

強仕家居孝友折衷經書子史勒成一家言為諸子

姪後生先資至老不倦壽八十二部使者表為人瑞

明杜蕙四世同居父教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

蕙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

明許善所解官歸日與二三同志彈碁放歌與世相忘

年八十二卒貴州志

明歐陽主生別號醒菴歷官蘇松常鎮糧道請告回籍

絕口不言時事屏足不入城年八十二而卒江西志

明劉啟東知寶慶引年致仕退閒十五年即先人舊廬

督耕耘葺塲屋惟求充朝夕蔽風雨足矣又別號二

一山人卒年八十二歲汝寧志

明黃學張字藝卿幼穎悟精毛詩借李義壯倫文敘王

漸達癡撫古今商確理道三公雅重之已而遞登顯

要張獨開門敦古年八十二卒朱尚書衡志其墓謂

庶幾衛武公髦期不倦云廣東志

明郝敬字仲輿忤直指意遂歸年尙未艾爲康樂園西

山之麓杜門讀書中年即製一棺額曰一杯齋年八

十二忽草數書別諸親故乘輅車令親故子媳喪服

送之及瘞所無變色送者冀無恙故從容下車題詩

行年錄

八十二歲 八

揮手而逝

明梁東之字宗海舉鄉試初放榜下第者哭東之亦哭

人問之曰幸得錄于主司而親不逮是以悲耳卒年

八十有二廣東志

明原富父志學年八十二貧日傭以養父疾篤思肉食

力不能致乃割胸前肉一臠烹以進父食之曰奚自

甚美富曰乞諸鄰食請再乞疾立愈且健富刃傷不

浹旬亦平潞安志

明秦錫徵辟不就作詩云穎水半瓢巖月細桐江一線

野雲寬堪咲年來多一事逢人都勸我爲官冠陷城

賜之不從絕粒而死年八十有二先自題墓石云人

尚貧孝子地下老書生汝寧志

明袁養和字祥人以疾歸里癸未逆寇自成力徵之時

年八十有二矣不屈絕粒而死陝西志

宋李氏龔明之字熙仲之祖母也嘗曰吾少時夢綠袍

判官曰與汝七十七崇寧中及此數果病亟明之焚

香於頂願減已壽五年益祖母壽病果愈年八十二

卒

宋史浩女兄年八十二與兄弟繪爲六老圖互見八十

宋趙槩字叔平以郊祀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

宰相謂曰君卽爲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

行年錄

八十二歲 九

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爲榮乃許之後遂爲例

明劉天瑞妻熊氏少寡生子仲高娶喻氏亦少寡生子

觀方四歲熊自念孀居艱難因諷喻曰此榮榮四歲

兒安可冀望喻泣曰姑能不負所天吾獨不能乎前

途明暗一聽於命於是婦姑紡績自給觀竟有成立

孫曾二十餘人熊卒年九十一喻亦八十二人以爲

孝節之報明書

明李氏年十九適譚天錫二十舉一子二鶴未週歲天

錫故外家圖另適堅志不從伯家疫無敢視者氏獨

提粥日往灌伯母余獲甦而氏亦無恙咸旱氏脫弊

珥糶穀濟鄉中人壽八十二臨卒囑其子敬慎爲人

以安我於九泉之下語畢卒廣東志

明潘濡妻侍郎熊懷女濡溺死熊破鏡矢志半藏潘柩

半以自隨年八十二卒遺命以半鏡殉西江志

嘉靖間利津有老嫗年八十二生子李蒲亦南行日記

行年錄

八十二歲 十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三歲

齊桓公田至於麥上見麥上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

曰麥上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上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新序卷一

作敬上。晏子作八十五歲

晉鄭微少見一老翁與一囊云此是命慎勿零落若有

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密開是一挺炭秘之雖

家人不知也至宋永初三年徵年八十三疾篤語弟

行年錄

八十三歲 一

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折遂卒廣古今五行記

廣記

穎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遂起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

於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

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

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爾婦又不與至時婦果

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爾又不與至秋遂不死

鬼乃來謝曰君為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

地聞之我罪不細君婦兒終期為此欺君索食爾願

深怨亮君錄籍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

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幽明錄



梁天監中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  
復有四城北大酤酤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建鄴之  
年也丙寅同泰寺災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起火  
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  
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履》曰無害其由云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三十八  
見

唐香山九老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詩云三春已盡洛陽官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  
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  
高已共同對酒歌聲猶極妙玩花詩思可能窮先時

行年錄

八十三歲 二

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醪醑常滿酌煙

霞萬里會應通事見老年

唐蔣儼幼時袁天綱爲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

貴從其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

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竄七年高麗平定歸

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

袁公言我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

故爲別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定命錄

唐丞相蕭做清譽儉德人情歸美信宗謚聖于壬午龍

飛于癸巳皇算十有二載矣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

自奉常卿起爲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席數載汲引

才俊導暢皇慈儉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甚  
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  
高位重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  
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  
文王今逾釣渭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

唐國史  
廣記

五代後唐張文伏字德昭宋藝祖履極下詔徵之急固

辭曰泉石膏肓不能復預人間事壽八十三卒浙江

宋朱昂字舉之晚致仕自稱退叟招弟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耆壽時比漢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

致政坊自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晚歲自爲墓誌卒

行年錄

八十三歲 三

年八十三

宋劉夔字元道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

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

時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

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年八十三

宋楊時字中立浮沅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

十日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

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

三諡文靖浙江志見四十歲

宋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

甚至食不足東坡詩云楊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

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管篋  
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  
為螭蛩聲時有島可句為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  
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西江志

宋郭維字子和傳父兼山易說號白雲先生乾道中賜  
號冲晦處士孝宗念其賢命州郡歲時存問更賜號  
願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進上  
時雍年八十三矣

宋楊萬里字廷秀韓侂胄專僭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  
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  
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

行年錄 八十三歲 四

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  
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  
而逝年八十三互見六  
十餘歲

宋包天麟咸淳間舉博學宏辭科嘗註詩書及春秋年  
八十三手不釋卷

至元丙子春淮西閻夏貴歸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  
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  
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曰享年八十三

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元吳萊三  
朝野史  
元李昉致仕後年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  
千畝卒年八十有七  
互見十六歲

元賈德為景州節度使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三子

十八人孫四十九人多列貴顯  
元張昱字光弼張士誠徵之不屈明太祖召至京師閱  
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卒年八  
十三西江志

明王驥疾亟家人皆惶懼驥曰古人以死為歸何至是  
耶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間濶神思如常客甫出  
門就席而逝年八十有三追封靖遠侯諡忠毅

明黃淮字宗豫上親征漢王淮留守時淮父靜菴年八  
十有九師旋固請歸田上畱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  
登萬歲山賜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

行年錄 八十三歲 五

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  
十餘年卒壽八十三諡文簡

明賀正字汝定隆慶庚午鄉舉專志理學年八十三重  
宴鹿鳴西江志

明馬文卿字瑞符御史被謫居鄉數十年杜門卻掃絕  
跡公庭年八十三卒貴州志

明李統恬雅閒適稱閉戶先生愛弘菴書而筆能肖之  
年八十三郡伯請賓于庠汝寧志

明衛子剛年八十三猶執經史為人講究雖庸夫孺子  
皆識為子剛先生平陽志

明陳嘉謨字世顯嘉靖進士為給事中不附嚴嵩出之

外歷湖廣參政乞休在林下三十餘年八十三而卒  
西江志

明神宗贈大學士郭朴諡文簡制云肆欽承乎未命既

明保于初年衆方幸老成之在朝卿獨懷盈滿而自

退二十七載望俾河內之溫公八十三齡壽比雒陽

之路國天下想其丰采朝端藉茲典型詎意乘箕流

先朝露聽言者舊特霈恤恩府彰德

明方鏞性耿介尚恬淡耻與時俗競華靡人有非理相

干輒諭而頷之卒年八十有三廣西志

張忠字子宣嘗戒子曰吾知自吾上三世未嘗對吏爾

曹或仕或隱毋輕犯法年八十三卒衡州志

行年錄 八十三歲 六

明王者珪字徵侯壽八十三終無親疎戚哭臨謂一郡

失典型焉汝寧志

金夾谷清臣上表丐閒不許給假省觀還謁上上問

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

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

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也

明蔡心元女生元大曆間父母許聘陳氏子及親迎風

風覆舟歿女聞泣曰委禽有年矣今以婚死可更適

耶吾父母兄弟淪亡一孤姪甫四月生當亂離將誰

依遂與嫂某氏攜孤至永樂庚寅年八十三廣東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四歲

孟子享年八十有四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

五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

俗孟氏譜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

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

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都穆叢書

漢陳實字仲弓年八十有四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

而終臨歿顧命留妻所卒時服素棺柳纒周觀喪事

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嚴敷知名失聲

行年錄 八十四歲 一

揮涕會葬者三萬餘人互見七

漢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流轉連引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獲聞張儉

已作空汚良善一人歿死禍及萬家亡命歎曰尊自

漢管寧避地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竟不食魏朝

之一粟君子謂卽揮金之志充之也互見十六

漢楊彪在魏丕欲以爲太尉固辭曰彪備漢三公遺世

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年

八十有四卒於家

晉范榮字承明曾芳廢榮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  
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年八十四卒不  
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李詞戒菴漫筆詞類異

南齊徐伯珍字文楚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

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已見老年

隋沈重專心儒學博覽羣書卒年八十四文帝遣使祭  
以少牢

隋張美年老致仕高祖賜以几杖美上表勸以儉約優  
詔答之卒年八十四

宋贊寧太宗時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  
孤薄三命禽畧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

行年錄

八十四歲 二

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寧曰母

常謂某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拜坐至

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襪藉徘徊方去

宋魏閒字雲夫野之子少喜為詩學鼓琴不樂仕進遵

父志仁宗祀明堂詔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李昭

遵薦閒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年八十

四終於家河南志見少壯老年互

宋高頤子南金太宗時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

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

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頤

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縉紳推重上曰

此高頤子耶頤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迫踰旬月  
晨暮對案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  
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

宋傅伯成字景初聞胡夢昱坐論事貶抗疏救之曰臣

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

優異效其謦言耳嘗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

而逝年八十有四

宋汪儀鳳病不服藥將終沐浴衣冠端坐而卒年八十

四晚築山泉亭因以自號人稱山泉先生五見六歲

宋吳瑛字德仁以虞部員外郎少壯致仕歸鄞臨溪築

室種花釀酒賓至必醉或臥因花間客有臧否人物

行年錄

八十四歲 三

者不酬一言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尚輕財重

義人有負錢數十萬而母老即焚其券卒年八十有

四已見四十六

金李泉宿州衛百戶方十五六歲時以弱疾幾不起延

王博韓煥視之韓曰此兒病即愈且至八十餘王再

視之亦曰壽八十四歲而終病不日當愈人皆笑其

迂狂後竟病痊至八十四歲而終江南志

元吳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草廬

先生年八十四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廬州

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星墜其舍東北卒年八十五見初生童幼三歲百歲九

歲十五二十  
八十五歲

元吳澄序管季璋詩云予年八十四矣始得見管如圭

季璋之詩讀之驚異曰此地乃有此詩人乎蓋不尚

辭之工辭之奇而篇篇有意感今懷古令人興歎興

悲而莫能已由其讀書有眼目故其形於言發於聲

達于事變止乎禮義非無源之潢潦所可同也西江志

明姚廣孝永樂六年三月來朝北京居慶壽寺上往視

之與語極謹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以前期即斂袂

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追封榮國公諡恭靖

明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為天下師表雖壽止八

十四而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世貞皇朝盛事

明魏良弼字師說為禮科都給事京師目為鐵黃門乞

行年錄 八十四歲 四

骸歸隆慶初首舉錄用以耄老晉太常寺少卿致仕

年八十四卒江西志

明高公韶以戶部右侍郎懇辭致仕優游林下二十年

壽八十四卒四川志

明陶琰字廷信南京刑部尚書乞休疏十上乃得請賜

乘傳行李僅三竹筒時稱陶三損八十四歲卒上聞

悼惜諭祭九壇遣行人嚴寬建學贈少保諡恭介平陽志

王邦憲字復泉子孫紳士至三十餘人而長子國三子

圖尤為顯赫年八十四卒贈至吏部侍郎陝西志

明潘禮字嘉會工部右侍郎忤中貴人累疏乞休許之

歸篋惟敝衣數襲圖籍數卷而已居鄉蔬食徒行雖

接遇田野後進亦必以禮巡撫都御史韓邦問以禮

清節純行疏於朝乞優禮之武廟命有司月給米三

石特加慰問年八十四卒遣官諭祭營壘如制

明溫朝鳳字鳴岐年八十有四見伯子純為八座生受

天子三命致累贈一品賜祭壘伯子嘗集里中高年

九人做洛社為會公憂形於色是何能久頃之病不

食不藥曰此吾大父吾仲父吾母考終命之歲也吾

何求焉得正而斃歛無厚哭無毀遂瞑李繼嗣作傳陝西志

明王之垣號蠡澤母疾為膏糞旦夕焚香默禱而愈任

漳平令清介自矢秩滿解綬歸鄉杜門謝客太守張

行年錄 八十四歲 五

養源題其間曰大孝高隱壽八十四江西志

明范偁參政致仕杜門掃軌俸餘盡給親族年八十四

臨終語不及他惟示諸子曰汝輩謹敎做好人吾目

瞑矣江西志

明張步雲罷歸會長隄雨決五縣為魚雲時年八十有

四為書數萬言控兩臺各捐金修築至今賴之

明曹進可致政歸優游林下二十餘年慕義好施鄉人

德之壽八十四而終四川志

明蹇均福父疾篤計無所出願天割左股作羹以進父

食之翼日謂均福曰吾覺病少差後三日父夢神人

告曰汝子孝念感通神明延壽一紀後果如其言年

子 232-249

八十四終四

四川志

明馮旻字尚高嘗預營邱墓于潭謝之濱忽有物如靴  
毬紅灑流轉至坐室震聲如雷旻知必殆作詩過際  
諸親舊遂卒年八十四廣東志

明贛人郭日和催秋租適瑞金縣村有赤虎突至僅侶  
驚竄日和怖戰踟地虎旋繞久之顧無咆哮意日和  
強起舒步虎復隨之乃語之曰爾欲借行乎人獸異  
類若驚擾間并懼不汝全也虎弭耳若聽受者遂隨  
之至所居謝坊為鄉里道其故觀者如堵自是去來  
無猜大豕相狎或夜臥榻下日和壽八十四卒虎復  
送其窀穸未幾亦斃子孫因葬之墓傍號虎墳西江志

行年錄

八十四歲 六

明張興字俊民賦性端慤取與不苟歸家守貧如未仕  
時鄉人見之無不起敬壽八十四而終廣西志

明錢喜起歸里聞崇禎之變一慟而絕弟肅起救之得  
甦構一小樓坐臥其間者三十六年年八十四而卒

浙江志

宋康保喬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歿有母年八十四上遣  
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

元黎道娘父瑛鎮卒弟庶方在襁褓道娘矢不字母強  
之對曰母寡弟幼何忍言字元末寇掠邑里扶母挈  
弟奔山谷間紡績以養母母卒哀毀幾絕年八十四  
卒黎氏子孫世思其德建祠祀之廣東志

元許魯瞻適寇逼城母徐年八十有四臥病不能起論  
瞻行子伯連亦請肩輿避難瞻曰垂白高堂能勝匍  
匍之勞子汝盡子情我亦自盡子道勿多言侍母不  
去竟死於刃旌曰母子節孝之門浙江志

行年錄

八十四歲 七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五歲

齊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  
年八十有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  
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  
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  
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安有君  
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賊者  
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  
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

行年錄

八十五歲

麥邱以為邑

此出晏子新序載桓公事畧同見八十三歲

晉王祥疾篤遺令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

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云

劉宋陶弘景修本草遇神仙桓闔謂曰公陰功極著以

本草用水蛭蚘虫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一紀

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無疾自知應逝遊剋亡日仍

為告逝詩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

日氤氳滿山謚貞白先生 陶弘景以大同二年歲

次景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春秋八十有

一梁書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

其月十四日寤于雷平山同軒轅之壘衣冠如子喬

之藏劍鳥詔謚貞白先生 又梁簡文帝陶弘景墓誌

銘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

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

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一作五屈伸如恒顏色

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五見六歲

十六八

唐李百藥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譚賓以

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互見童幼老年七歲十餘歲

錄

唐傅奕年八十五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

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

行年錄

八十五歲

言戒于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邪之法慎勿為音

死當保葬

唐婁師德布衣時因疾夢一人衣紫榻前再拜曰君之

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山忽覺力甚捷自謂

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曰此地府院驚曰何地府

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

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

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

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按捺

公命出已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

祿位年月周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

喜忽有一聲震徹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遂驚悟始知為夢遊耳時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耶黃衣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宣室志

柳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故知邢吉驗影不虛也唐張鷟平日記

### 行年錄

八十五歲 三

唐郭子儀再造唐室封汾陽王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此本談賓錄互見九十歲

唐嚴善思名誤父延該曉圖識善思傳業子向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唐香山九老前龍武軍長史榮陽鄭據年八十五詩曰東閣幽閒日暮春邀歡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盃常說古今人更無外事來心肺空有清虛入鬼神醉舞兩廻

頻勸酒狂歌一曲會餘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事見老年

唐陳嗣年八十五臨終誠曰啟余手啟余足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可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邱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互見四十五歲

宋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事見老年

宋程珦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北直志河南志

宋尤輝字鷲津觀文殿大學士致政歸足不入城府徜徉湖上幾二十年年八十五上賜壽觴命繪圖進覽題曰尤圖江南志

### 行年錄

八十五歲 四

宋張方平字安道卒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轍為請乃謚文定

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薰爐無時暫廢飲茶日有定期且明晏食禺中晡時下春黃昏凡六舉而客至烹點不與焉壽八十五無疾而卒嘗蓄一龔春壺摩抄寶愛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類紫玉內如碧雲真奇物也後以殉葬詞說

宋張子野從蘇東坡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東坡為作定風波



令子野年八十五尙闈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爲  
俸音翠也述古今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  
九尺鬢髯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  
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  
畧避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

宋徐庭筠字季節與父中行俱隱邈號二徐先生庭筠  
年八十有五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歲月歸感微  
疾端坐瞑目而逝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

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與  
之廷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疎無用  
既心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跡歸里  
宋劉友益內剛木而外疏通練遠事務宋季杜門不與

行年錄

八十五歲 五

世接世稱水窓先生八十五卒西江志

元歐陽玄字原功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  
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致仕將歸順帝復留之年  
八十五卒京城國舍封楚國公諡曰文

元陸文圭爲東南學者之宗朝廷數遣使持幣聘之以  
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先屬續一日語門人曰以

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  
死當墓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  
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

元吳澄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卒年八十五封臨川

郡公諡文正西江志 五見初生童幼三歲  
五歲九歲十五二十八十四歲

明單安仁字德夫洪武二十年年八十五賜誥曰聖主  
之興必有耆德故舊輔成大業同享隆平賜爾告老  
俾佚於家惟爾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趨觀朕念  
相從之雅特陞爾資善大夫仍兵部尙書致仕服茲  
寵命以副朕懷其年卒遣官致祭

明顧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  
守北京論功封欽遠侯年八十五永樂十二年卒國  
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臨溪玉  
堂漫筆

明徐九經家居久誤傳物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檄  
祠名宦再檄廣溪祠鄉賢然九經無恙也句容之  
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

行年錄

八十五歲 木

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

在寢執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  
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  
散屏而入嗚呼異矣觀音求從  
九不從九

明胡弘深於易理景泰初楊尙書肅從問休咎筮得復  
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

二品則差減四五年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  
累進太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廢授吳縣主簿五

附錄

明余中璠字靜齋博學能詩尤精於醫年八十有五尙  
履歷行域中不以鳩杖人稱爲牛仙翁

明蕭遼字文谷與上官不合拂衣歸性好賦詩讀書至

老不倦享年八十有五

明高琬字德資宜春人同彭澤討平襄漢盜璽書獎勵

賜白金文綺召還將大用遂謝病歸年八十有五江西志

志

明高耀字子潛致政歸築別業城東隅種竹蒔花嘯吟

徜徉其中鮮所造請竿曠遇里中大利害則侃侃言

之里居四十年壽八十五子七人孫二十二人多以

科目顯為畿內望族第一時謂其福德獨懋云

明徐佩弦為人剛方正直善睦桑梓壽八十五終四川志

明孫忠爵會昌伯為人謙恭小心節儉不奢未嘗以貴

行年錄

八十五歲 七

驕人享福祿榮名數十年卒年八十五

明熊復吾解組家居笑咏自適萬事水流不競孤標山

立罔移曾自署其壁云如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

無了時春秋八十有五即擇日而登遐所謂生有自

來逝有所為良非誣矣計聞非第童子不歌春者不

杵知與弗知皆為漂涕西江志 黃承吳 撰崇祀鄉賢錄序

明黎象斗字樞漢歸田三十餘年不事干謁講學家庭

年八十有五卒鄉里罷歌過樂廣東志

明姚舜牧字虞佐年八十有五一日徧別親友周遊城

市謂刻知算盡至期沐浴肅衣冠端坐召子孫環立

玉筋垂鼻而逝韓求仲為草鄉賢呈云生平薄竺乾

慈嶺之書化去得淨國蓮邦之正蓋實錄也浙江志

明劉守國壽八十五歲知縣唐起泰奉旨造廬存問加

壽儒官冠帶扁其門曰德壽並河南志

明屈起鵬字圖南年三十餘補邑諸生凡十六赴省試

不得解年八十五猶入鄉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之告

老不肖廣東志 互見三 十餘九十餘歲

宋孔平仲代小子廣孫寄翁翁詩多多來密州再歲得

兩子牙兒秀且厚鄭鄭已生齒翁翁尙未見既見想

歡喜廣孫讀書多寫字輒兩紙三三足精神大安能

步履翁翁雖舊識伎倆非昔比何時得團聚盡使羅

拜跪婆娑到輩下翁翁在省裏大費八十五寢膳近

行年錄

八十五歲 八

何似爹爹與妳無日不思爾每到時節佳或對飲

食美一一俱上心歸期當屈指昨日又開爐連天風

北起飲闌却蕭條舉目數千里

元劉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

年不懈母年八十五目忽復明江蘇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六歲

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八十六伐紂七九六八言之倒也漢趙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

梁何胤初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

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得患而卒胤乃瘳年八十六

夢見一神女竝八十許人拜牀下覺又見之遂疾困

不瘳互見八歲五十七歲七十二歲

行年錄

八十六歲

唐太子賓客賀知章字季真年八十六上表乞為道士

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溪

一曲詔令供帳青門百僚祖餞御製一詩送歸四明

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共如高

尚心囊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僚張

別深

唐邱和隋亡謁高祖高祖引入臥內語歡甚除左武侯

時已老以稷州乃其故鄉令為刺史以自養卒年八

十六諡曰襄陝西志

唐丁飛字翰之年八十六毛髮不衰顧反益壯力作涉

險如飛善小楷有丁行者蘸筆池浙江志

宋張士遜字順之致仕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

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南城官園帝

以賜士遜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張士遜趙傑

張昇皆壽八十六士遜詩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

光陰得最多張文懿士遜為社洪令一道士詣邑

熟視不語頃間取瓢出藥十粒顧令餌之文懿即餌

之道士微笑復取餌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浴使再餌

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

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為神仙耶欲為宰相耶文

懿曰欲為相耳道士吝歎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且

候作相老倦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

行年錄

八十六歲

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

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

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

去使人訪之即臥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

吐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置藥於三寶堂下是

夕薨宋王鞏聞見近錄互見未詳

宋張洵為獄吏每闔戶默思為囚平反四十年如一日

以子璉貴累封朝散大夫卒年八十六人以爲陰德

之報

宋李長庚歷仕五十年廉潔有守不事生產惟蓄圖書

數千卷號其讀書之室曰水壺卒年八十六有水壺

集

宋陸游字務觀晚名爲南宮舍人致仕年八十六而終元張之蕃字則份號敬衰年八十有六飲食如少壯時

一夕呼其子孫立堂下勅斷家事畢端坐而逝浙江

明章懋世宗卽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尙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矣互見四十一歲

八十餘八十一歲

明林瀚字亨大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陳伯獻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義相干者卽之始知凜然不可犯也子廷機孫燦三世皆爲祭

行年錄 八十六歲 三

酒

明韓文字貫道時劉瑾等號八虎文毅然曰吾年足死不

美其詞曰但危言以叩闕屹乎山岳之不搖甘奇禍

以忘家凜爾秋霜之不變又曰起文彥博於九表之餘

逝雷電交作天色晦冥弔者如市莫不悲號哽咽蓋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有六平陽志 互見 初生五十歲

明顧闕年八十有六忽語子孫吾昨夢聯云津吏報增三尺水山人歸坐幾重雲今歲大水至吾將逝矣已

而果然生平立意甚廣要以社稷社倉爲王道首務云 見童幼二十歲

明徐節字時中比老自擬淵明先生作挽歌行狀以示

門人卒年八十有六賜祭葬有蟬噪等集貴州

明劉邦家字君亮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足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弟

形如槁木耳卒年八十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請詞江西志 學 賜明者

明陳庸師事陳獻章庸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再拜而卒年八十六廣東志 互 見五十餘

明唐與公先生昌世天啟辛酉登賢書乙丑成進士至年八十有六復屆辛酉賓興先生尙善飯筋力強健

行年錄 八十六歲 四

飲酒劇談能竟夕不倦邀新孝廉講年誼投謁者稱

年晚生先生悉以年弟刺荅之昔徐文貞公嘉靖癸未探花年八十一及

及見後辛丑進士陸文定公嘉靖辛丑會元年九十七

年八十一及見後癸卯舉人近姚伯芳承濟萬曆戊戌進士年九十八及見順治戊戌進士壽開九歲又

爲登第之期董舍以詩紀之曰鏡城叢桂又飄香風景推移歲月長昔日青雲初得路此時白髮更逢揚

鄉閭舊德追徐陸江左高門數謝王屈指兩朝能有幾浸隨年少共劉翔和詩得數百首按文貞公正月卒不及見會榜者一月唐先生八月卒不及見者六月平湖陸之賦前已未進士專鄉贊筆見後已未進士

明崇禎癸未四月一日百官護日於禮部大宗伯林欽

揖時年八十六歲耳目行動間絕不作老狀肅就主

位揖進陞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

和秩秩彬彬也

明鍾師薦字維坤泰州同知甲申之變挂冠歸里隱居

二十餘年教授生徒壽八十有六西江志

大平廣記張合妻年五十得孔安國秘方服之反如二

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

明陳茂烈清苦養親上令給月米以資孝養辭曰古人

行備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

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

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

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

明王錫節妻石氏年二十守節課子演元登賢書有司

行年錄

八十六歲 五

詳請建坊固辭壽八十六臨卒室中聞有鼓樂聲江西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七歲

唐香山九老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詩云垂

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當知心未退

吟詩猶覺力完全閒庭飲酒當三月在席雄豪象七

賢山茗煮時秋霧碧玉盃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

歌妓傍竹松聲當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

是神仙事見老年

宋睢陽五老舊部郎中致仕始平馮平年八十七詩云

詔恩分務許優閒肯借留都獬豸冠名宦儘來空擾

行年錄

八十七歲 一

攘工園歸去好盤桓醉遊春圃烟霞煖吟聽秋潭水

石寒退傅况兼為隱伴紅塵那復舉頭看事見老年

宋鄭修知梁州未幾引年幡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

牛菴卒年八十七四川志

宋周必大序孫覲鴻慶集云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

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

洪河東注緒言纒纒如聚繭繹絲屢更僕不能休然

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為兵

也互見童幼老年 江南志

宋包恢字宏父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年八十有七臨終

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別親

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諡文肅西江志

宋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尉調江州守許斌踞不為

禮興嗣徑歸築室豫章城南日讀書其中手鈔至數

百卷客至酌醴焚香清談竟日如是者六十餘年手

植之木幾至十圍年八十七卒西江志

元梁寅字孟敬值元政昏亂雅不欲仕敦行實以先鄉

里嚴模範以率生徒紬繹經傳潛心理學筆之於書

雖布衣韋帶而名徹宸衷召至京師命典禮局事竣

授之官辭勿就歸老故山葺理舊業聘司江右文衡

者三所得皆知名士年八十有七而終學者稱為石

門先生西江志

行年錄

八十七歲 二

明金華字宗實再召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曰臣布

衣野人不敢用此上稱為迂叟壽八十有七人稱為

白雲先生浙江志

明李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

矣父喪憲宗欲奪情起復羅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

不能用

明程文弼致仕歸貧益甚優游自得好養生家言有出

塵之概年八十七乃卒貴州志

明劉貞沉靜恬雅蓄德寡言或以仕請即辭之曰吾志

不在功名耳人生行樂田園詩酒足矣壽八十七終

關封志

明沈東字宗安在獄十有八年會嚴氏敗而東父年八

十有七其妻張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

父以瞑凡三上乃得旨放歸浙江志

明王敦直母歿斷葷酒畫已像于母像前如生時依戀

狀父歿復畫已墨衰像拜禮于父母像前見則痛哭

不已凡晨夕問視四時祭奠年八十七毫無懈怠謂

之曰居憂圖陝西志

明鄧啟隆號銘章天啟進士以太僕卿致仕歸丁酉重

逢鹿鳴年八十有七卒江西志

明南企仲字伯稗官吏部尚書李自成入關不食而卒

年八十七歲陝西志

行年錄

八十七歲 三

元王廷用妻滕氏年二十三而嫁嫁七年夫亡孀居自

守嫁兩女不登其門娶兩婦不預酒宴聞父喪但西

向哭日未亡人無奔喪禮也年八十七終江南志

明胥恭母呂氏年七十邁宿疾衆藥弗效恭齋沐籲天

乞以身代刲股和藥飲之母疾愈齒更生髮反黑壽

至八十七卒

明姚克俊女年十六歸黃尊素尊素官御史楊璉左光

斗魏大中李應昇每夜過議論至小人陰謀必形之

嘆息率以為常姚聞嘆息則終夜徬徨謂尊素曰公

等不能先事綢繆徒作新亭之泣乎尊素被逮姚每

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身代漏盡聲酸聞者無不泣

天子既誅逆奄副笄翟衣加換三品姚初不以此自  
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縵之任加於娣姒一等其  
舅病革命子出營美積舅見之歎曰吾有三子在而  
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南都諸名士攻阮大鍼以顧  
杲宗義為揭首大鍼得志修報復中旨逮治姚喟然  
曰豈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耶國亡得不及於難壽  
八十七卒

行年錄

八十七歲

四

行年錄

八十八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周文王美里時年八十八演易彖辭鄭曉古言

唐香山九老衛尉卿致仕馮翊吉叟年八十八詩云休

官罷任已閒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

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筇謳歌任褐

裾寧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

先酌賦咏詩成不住書借得香山賢四皓不知此後

更何如詳見八十九歲事見老年

宋吳虔裕每朝會及從遊宴太宗憐其壽高常慰撫之

行年錄

八十八歲

端拱初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尉關封志

宋雖陽五老兵部郎中致仕沛國朱貫年八十八詩云

各還朝政遇堯年雀髮俱宜頂道冠乍到林泉能放

曠全拋簪笏尚盤桓君恩至重如天覆相坐時親畏

地寒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雒一般看事見老年

宋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八事之如

嚴父保之如嬰兒每衣食必詢溫飽之宜綱目故事

宋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陪祀登拜郊臺

、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

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答曰有一服九子藥

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笑曰

恢喫五十年獨唾九滿座皆晒元吳萊三朝野史

明王恕字宗貫家居年八十八矣猶作石渠意見取先

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剝俗學以

求合不傳之旨互見九十歲九十三歲

明章懋卒年八十八諡文懿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米

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

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

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室諸老未

有或之先者乎互見四十一八十一八十六歲

明陰有瀾號九峯精醫計日奏功服即延請師儒講究

理學年八十八歲往來臺使者皆望風式慮以為人

行年錄

八十八歲 二

望江南

明劉琬字瑞卿安貧好學家居一小樓環列圖史日吟

哦其中或戲之曰先生不復試科何乃爾荅曰吾自

樂此卒年八十八歲江西志

明張子麟字元瑞歷事四朝更覽中外四十餘年嘉靖

初特加眷遇命有司具牲米存問其父母以終養歸

年八十有八卒北直志

明鄭樞五歲失母父為諸生樞寢食起居與俱躬親服

役繼母性嚴竭力承權卒感化為慈母父母沒結廬

墓側諡曰如生者年八十有八卒於墓側

明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嘉靖癸丑年八十八遊衡山

講明正學楚士為立書院踰三年丙辰年九十一再

至有遊南嶽講議詩篇彙為集

明方德初字孟仁四世同居百口共爨與弟德全並美

德初年八十八德全九十九卒

明丁賓字禮原年八十八駕小艇詣曲阜孔林徘徊杏

楷如見聖人焉歸抵淮會漕梗軍民洶洶賓直造漕

撫言利害事遂解三賜存問加太子太保壽九十二

卒諡清惠浙江志

明伍純事母至孝母病危夜禱北辰請減己年增母壽

母年八十有八臨終謂諸孫曰吾兒至孝願吾孫事

之如吾兒之事吾也

行年錄

八十八歲 三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九歲

閔損八十九歲孟嘗君請受業冬十月卒於齊墓歷城

東五里山東志

漢法真字高卿前後四徵其曰吾既不能遷形遠世豈

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迺名而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

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陝西志

三國魏胡昭字孔明正始中趙儂黃休郭葵荀顛鍾毓

行年錄

八十九歲

庾疑何植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

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至嘉平二年公

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傳子曰胡徵君外同乎俗內

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

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昭居陸渾山養志不仕公孫瓚等叛亂戒勿犯胡居

士部

唐香山九老詩序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

鄭廬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

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

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懷州司馬安定胡

果一作年八十九吉叡八十八劉真八十七鄭據八

十五盧慎八十三張碑一作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

狄兼謨盧貞二人未滿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其年

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

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

作鬢看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

何況今逢兩令威蓋謂遺老李元爽與禪僧如滿時

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詩入各人各歲

唐香山九老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果一作年八十九詩

云閒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髮不嫌盃

酒與白頭仍愛玉爐薰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

意却勤擊落滿斟拚酌香囊高掛任氤氳怡神得

行年錄

八十九歲

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

同事聖明君事見老年

宋王昭素太祖召見拜國子博士以衰老辭年八十九

卒五見七十餘七十七八十餘歲

宋即簡字叔廉自號武陵居士導引服餌晚歲顏如丹

一日謂其子潔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憚今意

倦肯小逝與就寢而絕年八十有九

宋徐中行字元立政和進士唱名曰自陳其父年八十

九願以所應得官同授上曰此可厚薄俗詔其父別

以官名命之西江志

金衛紹王身歿國慶記注亡失令史實詳年八十有九

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元翰林王鶚采摭遺事從之得二十餘條

元嚴子成字伯玉趙子昂遺疾子成診之即瘳子昂為

杏林圖并繪孫思邈像贈之自是稱藥師年八十九

忽語人曰我將往五嶽遊仙府也無疾而終浙江志

明羅學伊字覺鄉林下三十年齒高德邵八十有九卒

廣東志

明程啟南一日晨起治具觴族人列子孫其下歛容曰

孰易如葦孰化如燬人生至促也即引族人就棋局

精采倍張至日中反舍跌坐良久語不及私而卒得

年八十有九山西武鄉縣志

行年錄

八十九歲 三

明李德智字太痴生平薄名利好黃老養生術一日有

類丐者言自銅鼓衛解官銀六十金來舟覆文移墮

水今將歸請之聞公厚德願暫置公所俟我四十日

來取納焉其人去死於路衛勘官錢逮其家人併株

連以喪告其家者德智亦疑其久不至也持原銀詣

都司納焉移文往勘縣令大驚立召諸囚來焚香告

天曰我拜前爾拜後此非常人也德智壽至八十九

歲終

明朱讓棟奉國將軍生而篤孝父母順承三兄中年喪

偶遂不復娶年八十九卒四川志

明蔣瑤字粹卿號不菴年老乞休居家養重絕跡公門

與諸鄉達結社峴山之逸老堂春秋二會燕享太平

壽八十九

明夢元禮大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曾於庭前溝口獨見

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為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

爾亦知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大父

晚年子孫蕃衍家事從容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

雜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自是隱

德致然百家名書 田家雜占

明解氏姑自幼婉善未字遭父母繼亡乃與弟讓智榮

相依存活後讓智亦早卒姑以榮與姪宗通宗達忠

俊俱稚甚乃為之理家事衣食婚娶悉取給於姑又

行年錄

八十九歲 四

命讀書學禮各底成立年八十有九竟以處子卒于

家達感之為廬墓側一年歸德府

明焦鈺女字李曉將娶而夫卒欲往哭之父母不許縱

於室幾死母因偕往哭盡哀見姑牛氏老且盲嗣已

絕願留養遂持喪曲盡孝敬姑嘗曰即兒在承權當

不加於婦一日姑自忽開如少年人皆謂孝徵壽八

十九終其女姪適袁近禮少亡遺一子亦守節三十

節山 西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歲

記曲禮八十九十日全見

王制九十使人受人君有命九十則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于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全見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可也言寢處之所恒有度閣之飲食也美善之膳冰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全見

九十日修唯絞給衾膏死而後制至九十則棺衣皆

行年錄

具無事于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惟絞給衾膏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全見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全見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巡狩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言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全見

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全見

祭義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全見

見百年又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見八十

鄉飲酒義九十者六豆全見

白虎通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

尊賢也

釋名九十曰胎背言背有胎文也或曰兒齒言齒落更

生如小兒齒也一作覲齒又曰黃耆耆垢也皮色悴

但如有垢也又曰故耆言皮如鷄故也又曰凍梨言

皮有斑點如凍梨色也或曰耆壽

周鬻子名熊祝融之後年九十謁文王王曰媿老矣答

曰使臣驅逐獸兔則臣為老使臣坐策國事則臣尚

少何老之有文王遂立為師

衛武公九十成聖

行年錄

九十歲

列子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

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

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

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

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福祿者吾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

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陶詩九十行

帶索饑寒况當年說苑家語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

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

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

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襮然相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哉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漢夏侯勝字長公以尚書授太后賜爵關內侯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漢伏生名勝字子賤年九十帝求專治尚書者勝老不行年錄 九十歲 三

可徵使晁錯往受之勝以口訥使幼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 史記作九十餘

漢轅固治詩年九十以賢良徵時公孫弘擢第一仄目視固固語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諸儒多疾毀固罷去 史記作九十餘

漢杜子春年且九十於周官能通其義識其說鄭眾賈達往受業焉 羣書考索

漢馮唐自趙徙居槐里武帝求賢良舉唐年已九十不能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漢陳留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

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會聞其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竝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

風俗通 已  
見初生

漢司徒朱伉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于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榮火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為劾草伉自力手書密上上覽表嘉其忠謀

以詡按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俛蒙慰勞 應邵曰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爾雖時闕年且九十足以皆憤委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

行年錄 九十歲 四  
乃發憤欲自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不以德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之不暇何慰勞之有 風俗通

三國管輅相一童當灰父懇為救輅令某月日敬治鹿脯醇酒詣某山見二翁對奕稍置其側伺問所以勿與明言但拜求之庶或可解因如其語果見二叟下

棋將酒脯暗進二人與酣忘懷飲啖局竟始覺問何為惟拜而已一叟曰彼既以酒脯獻必有所懇一叟

曰此兒合殤此定數也一叟笑曰今已擾之理應如其請遂索冊查檢見其年止十九因以筆剔轉童子

謝歸壽竟至九十而歿先一叟乃南斗職生後改注者即北極掌祿籍司死也 童子一作平原趙頰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

葉綠若搃金抽翠花條苒弱狀如金莖有羗人姓姚

名獲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

金德之瑞獲年九十姚襄即其祖也獲好讀書嗜酒

又好愛酒嗜糟恒言渴于醉酒羣輩常弄神之呼為

渴羗及晉武踐位忽見獲立于階下帝奇其何儻禮

為朝歌邑宰獲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周之役時賜

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郡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

使老羗不復呼渴獲於階下高聲應曰馬周老羗朝

樂皇教薄天吏額者為王臣今者歡酒池之樂受朝

歌之地更為殿紂之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為酒

泉太守有善政民為立生祠拾遺錄獲享互見

九十

晉陸機百年歌九十時日告就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

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

行年錄 九十歲 五

盧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晉劉實大安初遜位至懷帝即位復授以太尉實自陳

年老固辭帝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

師元臣崇養老禮七十致仕所以優異舊德以勵康

高之風太尉實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懇車告老

二十餘年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實年九十命在

且暮而頻上露板宜聽實所守至是詔曰君年耆告

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王通元經傳。又見九十一歲。

劉宋王敬弘再以左光祿徵又表曰年向九十生理殆

盡永絕天光淪沒印鑿謹有奉表傷心久之互見七

陳沈炯為陳武帝與王僧辨盟文曰侯景戎羯小醜逆

天無狀高祖某食卑官春秋九十屈意憂感憤終冠

手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

北魏高九年已九十手目稍衰撰修國紀多遺劉模執

筆而占授裁斷之 允九十為光祿勳人學業風化

頗行此為光祿勳異他載 五見九十八歲

北齊丁金剛清河老人也聞太守宋世夏當代泣而前

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治清亦徹

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攀轅涕泣

唐徐敬業軍敗與駱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罪因

求類二人者爾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

業得為僧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

行年錄 九十歲 六

子至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

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願聞有徐敬業乎

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

故來此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

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本事記 又見九十餘歲

唐駱賓王涉黃河詩云瞻瞻河濱曼相遺似有恥頓

榜聊問之蒼言盡終始一生雖貧賤九十年未死且

喜對兒孫彌意遠城市結廬黃河曲垂釣長河裏淚

漫望雲海蕭條聽風水所思強飲食永願在鄉里萬

事吾不知其心只如此衡州府

唐盧鈞出鎮漢南先是王山人與約云二十三年五月

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  
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愆期也及期命道士牛知微  
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出金丹二使知微吞之以十  
粒令授於鈞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佇還  
蓬宮耳與知微辨別忽不復見後知微年八十餘狀  
貌如常三十許盧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  
之後異香盈室神仙感遇傳

唐郭子儀初從軍沙塞廻至銀州日暮風沙入道傍空  
屋既夜忽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輶繡幄中  
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  
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

行年錄

九十歲 七

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大曆  
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曰吾  
此疾自知未到衰頹因話所遇之事眾稱賀忻悅後  
拜太尉尙書令尙父年九十而薨神仙感遇傳 談續錄 卒年八十

五  
唐嚴士則午日子終南山採藥迷路忽松竹下有茅屋  
數間煙蘿四合窺籬隙見一人于石榻偃臥看書士  
則推戶直造其前乃揖衣起士則拜罷自陳枵腹隱  
者起開棟梁間紙囊中有百餘顆如扁豆形以一粒  
煮之良久微有香氣大已如掌日可以食矣渴則取  
鑑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日汝得

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  
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  
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既還  
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騷鸞馭鶴之  
意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已九十到郡纔周歲即  
解印歸羅浮或開宴召之唯飲酒數杯無所食矣廣記

唐張萬福從軍功仕進德宗曰江淮草木知君威名年  
九十卒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唐柳芳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  
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且候芳芳

行年錄

九十歲 八

遠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  
六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  
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酉陽雜俎  
唐顧况字逋翁與柳渾李泌爲方外交後結廬茅山號  
華陽真逸年九十卒人謂尸解去浙江志

唐孫泰夢一人紫衣象簡而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  
名知天府汝惟勉之壽九十而終懷慶志 見少壯 五  
宋文彥博爲相年九十矣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  
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或問伊川  
日潞公之恭何如子伊川曰潞公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

以不同也文彥博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  
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難精練  
少年有如其穿貫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位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卒年九十一  
諡忠烈 尚友錄作九十二卒

宋睢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太原王渙九千詩云分曹

歸政養者年李下何由更正冠賢相賦詩同嘯傲聖

君優詔許盤桓履耆老叟俱稱壽凌雪喬松豈畏寒

屈指五人齊五福鄉人須作二疏看一作資客王公

宋陸游將至京口詩銅瓶愁汲中濡水不見茶山九十

翁頃在京口常取中老健詩年垂九十身猶健竹

崖荆扉不厭低率榼自沽深巷酒擁衾遙聽別村鷄

家添豚柵還堪賦路認牛欄每不迷惟恨窮愁開霽

行年錄

九十歲 九

少晚來小雨又成泥 戲遣老懷云平生碌碌本無

奇况是年垂九十時阿田畧如耶罷意穉孫能伴太

翁嬉花前騎竹強名馬塔下埋盆便作池一咲不妨

閒過日歎衰憂死却成癡放翁卒年八十五

宋何天定散策詩道逢九十老相對話承平

宋東元嘉官樞密都承旨引老歸年九十猶課諸孫讀

書至夜分不倦姓譜作東

宋孔元龍字季凱從真德秀遊為柯山精舍山長年九

十手不釋卷著書數百卷

宋林國鈞字公乘嘗建紅泉義學置義田年九十齒髮

落復生作亭名曰同年

宋于應雷字震卿吳文正銘其墓曰其文金玉其質鐵

石九十而終全士之節江西志

遼庫烈兒國亡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

疾命家人候日出則以報及旦沐浴拜日而卒

元黃公望字子久號太癡道人本常熟陸氏繼永嘉黃

氏黃公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故以名焉

江南志

元尹先生九十見學

元王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自為贊曰情懂癡

慙白髮老贅一念萬年在世出世其與人遊處不為

崖絕之行食不擇潔居不求安意有所適飄飄然長

行年錄

九十歲 十

往行年九十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

明高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

不合時解官歸其居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怡如也

巡撫于謙見重過其廬年九十而卒開封志

明王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切正

德政元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不忘憂國天子遣行

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互見八十八歲

明劉昌

明胡拱辰字共之致政後歲賜米二十四石與隸四名

正德丙寅壽屆九十遣行人王奎存問戊辰卒於家

死之日身無以為歛祭無以為禮追贈太子太傅諡

莊懿浙江志

明劉健字希賢為雋芳劉瑾所抑肅皇嗣位詢謀遺老

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不可起乃賜勅存問曰卿

高風大節播仰天下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

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先哲若司馬光文彥

博輩不多讓焉卿尚願養天和茂膺福祉用表儀於

天下五見初生九十

明宋之臣字菊水官刑部右侍郎退隱石城自號曰青

樵老叟年九十猶著書不輟里人咸矜式焉四川志

明王維賢丁艱歸遂不復出卓有先進之風享年九十

官江都去日民逆道痛哭維賢口占云哭聲載道摧

行年錄

如林我亦欲歔淚滿襟莫道人心不可感感人未敢

是真心。四川志

明鄭本昭化舉人至河北見雲端雙鶴聯翩而下及至

則兩道人也因尾之二人顧問本跪道所以牽挽不

捨二人曰吾被汝窺破因授以修煉法遂歸絕意進

取棲隱山林年九十尚作小楷無疾跌坐而逝四川志

明何朝鳳幼業儒長讀關閩濂洛書遂廢舉子業隱居

西山力敦古道府縣徵請不應惟教子課農著書勸

俗年九十忽一日呼子孫謂時將亂矣修德讀書無

分治亂其勉之言畢坐逝四川志

明周震博學能詩隱居不仕年九十作自輓詩而終人

號之曰清風高士四川志

明田本清心苦行博學好古結廬高隱不求聞達年九

十無疾而終四川志

明周萃字正字令保山知縣越州俱以清廉稱致仕歸

里德望益高屢舉鄉飲正賓壽九十卒崇祀鄉賢四川志

明陳傑字位卿仕廣濟令淡泊名利投牒而歸家居三

十年鄉閭矜式晚年若有冥悟者年九十臨終手書

偈云我還造化今日有造化還余昔日無無有有無

勞造化不來自不費工夫無疾而逝四川志

明浦果字東白好學多所該識縣大夫有所諮訪往往

就禮於其廬邑令王術預為治墳年九十而終

行年錄

明陳俊字子英年九十疾革猶與客誦所評魯男子詩

云雨崩隣婦屋風烈夜難禁閉戶却避難全無惻隱

心語畢奄逝

明沈澄字孟淵長於詩又善交際年幾九十子貞吉恒

吉以詩世其家學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明嚴一鵬字化卿歷官兩京刑部左右侍郎即引年致

政年九十詔賜存問建坊明年卒江南志

明儲昌祚字肩宇令鄱陽多惠政家食數十年足不入

公門長子懋端年登九十兩孫元魁連捷皆謂德報

云江南志

明吳汝新字勉之以州守請終養歸年九十猶好學不



卷西安

明胡守上字天衢父灝有學行性孝守上生而亦孝年介九十猶論經義不輟

明范崇仁號半醒隱居好讀書精文學年九十猶能口誦古書數千卷時趙銳字子恒者年六十亦好讀書

苦目瞑曰天其忌我博也崇仁曰我多君三十年君第坐我以口寫君以耳觀天安能忌之江志

明高擢字士元提督操江苞苴絕跡晚鑿偏涼汀歸隱年九十卒北直志

明權倫養親致孝子字亦盡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守侍湯藥寢不解帶江志

行年錄 九十歲 十三

明陳如綸字元泉就竹山令念母在堂致政歸事奉克孝至老不衰林泉二十餘年與老宿結社詩壇吟咏風月春秋九十以終江志

明姚安壽官年九十公正不阿本縣造廬存問

明張玉行唐令引年歸子建昌主簿軫生員輒感壽九十有司扁其門曰六朝人瑞蓋其餘慶云河志

明郭東為諸生肄業學舍夜分就寢忽陰風颯然見數十八擁戶而入各持鋒刃向東剖擊甚至刮肉剔骨慘痛就死初疑為盜既而昏憤無知其父母所居距城十里寢夢中忽自躍起曰吾子為賊所殺夫婦趨視城門方啟比至學宮大聲呼東東驚悟父子相抱

而泣隣人聚觀識者知為貴徵徵登丙辰進士官太常壽九十澤州志

明黃廷用為人曠習妻及兵掠子女破產無悔壽九十屢賓鄉飲邑侯談公親造廬致禮焉汝寧志

明劉論教諭歸里詩酒樂田好為陰騭事施藥活人壽九十終河志

明唐允中知建昌府乞歸養親父子繼仁德高隱鄉里推重九十歲卒允中哀毀過甚及廣西志

明何毓圖事父生員何仁年九十飲食必周寒暄必問人稱孝無間言焉陝西志

明韓仰斗九十劬書無疾而卒遺命不用綢殮不作佛事澤州志

行年錄 九十歲 十四

明王文欽字宗堯家居三十年以詩文自娛廉靜無求始終一節年九十卒貧不能葬保昌令徐雲路捐貲

多焉廣東志

明王子順孝思天植父年九十母年八十四承顏將順

老景怡怡臨安志

明萬瑄通玄理亦善書寫意入神年九十猶作小景見王公長揖不拜人皆重之臨安志

明趙元銘號白雲人皆以名行無愧于古人因稱為趙古人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昔我年三十於黃堂祖源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皎白執手語曰子有仙風道骨

復與期會回首老人不見逾十年又會期我於紫微  
山昨曾夢紫微山得非數終乎言畢而逝浙江志互見少壯  
漢虞詡孝養祖母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  
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漢董卓死宗族老弱悉在郗皆還為其羣下所斫射卓  
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英雄記鈔

晉王右軍夫人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  
賜其鞠養

宋劉民先累與計借不合後以特奏釋褐謂人曰吾豈  
貪一命者哉顧因是可榮親耳及母暨夫人年九十  
果以恩封崇安縣太君時以為榮重

行年錄

九十歲 五

宋丁天錫母將歿語天錫曰吾病必不起死生人之常  
也况年九矣又何憾乎語既引聲浩歌而終歌辭卓  
異家人錄之

宋周虎字叔子知和州金兵圍急虎部分將士乘城拒  
守母何氏年九十抱孫息期與兒偕存亡軍民益奮  
虎凡二十四戰斬其驍將十餘人敵乃引去虎推功

歸母進封承國太夫人江南志

宋樓鑰送元衡弟赴長亭墮場詩母年登九十家居幸  
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明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  
歸拜小別不足惜輕車送前邁

明孫太后母董夫人年九十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頌

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並以太后故賜官爵

明王表字禮儀母老孀居每疾割股進輒愈三赴禮部  
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闈終日別故將小艇幾番  
回母九十卒

明熊浹字悅之為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  
之賜粟帛存問

明王用相妻李氏相卒氏年十九撫子守節七十一年  
隆慶間採入世廟實錄壽九十卒陝西志

明孫陞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為侍郎每公退必稱觴盡  
歡稍不憚輒長跪不起浙江志

行年錄

九十歲 未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羣氏纂輯

九十餘歲

國策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

行年錄

九十餘歲

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漢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于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教于齊魯之間

漢武帝將封禪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稱上即無風雨遂上封

韓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殺帝憐之以

利兵與固殺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

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唐陸機草木蟲魚疏

漢嚴遵即君平善易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

解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養則閉肆下簾讀老

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聲足以激貪勵俗亦近古

之逸民也益州牧李強召為從事不就卒年九十餘

漢彭城老父楚之隱人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

利至年九十餘王莽迫冀勝不食死老父痛勝以名

致禍獨入哭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行年錄

九十餘歲

三

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趨出眾莫知其為誰也高士

漢趙岐字邠卿仕至太常年九十餘卒先自為壽藏圖

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

位勅其子曰我死墓中聚沙為床布單白衣散髮其

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初名嘉互見三十餘歲

漢末扈累字伯重初中隨青牛先生得其術年九十

餘無疾而終

漢末吳普從筆他學他語普曰人體欲勞動但不可使

極耳動搖則穀氣皆消血氣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樞

戶常轉則不朽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曰虎鹿熊猿

鳥以當引導體有不快作一禽之戲舞動汗出身體便輕而欲食普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固

江南志

三國孟光無書不覽仕蜀為議郎遷大司農年至九十餘

三國樂詳字文載年九十餘上疏訟杜畿遺續朝廷感焉封其孫預為豐樂亭侯

晉公孫永字子陽隱於平郭南山吟咏巖間陶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慕容暉微至鄰及見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

行年錄

九十餘歲 三

晉公孫鳳字子鸞隱于昌黎之九成山谷彈琴吟詠陶然自得慕容暉在鄰以安車徵之及見不言不拜賓客造請絕不與接年九十餘卒北直志 與上條疑是一人

晉時李雄丞相范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雄晉時僭國號成

北魏李皎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于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小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

北魏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見刺史崔挺自稱少曾充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折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

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

表送京都

北周于謹以年老表求骸骨詔報曰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強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于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惡焉

六朝程政悃悃無華性嗜書不慕榮達素以忠信結人入服其行誼有不平者不之官輒質成于政各厭其心而返至有望其慮立自刻責有陳大邱之風焉政生于南齊歷梁陳及隋義寧初年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名其里曰程鄉因以名縣云次子杉亦百餘

行年錄

九十餘歲 四

隋陸彥通精持金剛終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率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為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經月不滅後位至方伯

九十餘終唐書陸報應記

唐王希夷居徂徠山明皇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聽還山勸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帛表一

襲山東志 互見七十餘歲

唐寶曆二年李球與友劉生遊五臺山有風穴或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遊者相戒球至穴口戲投巨石于穴中良久聲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遂力拔其木却墜入穴中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入洞中見二道士道士問球所修之道默無以對令速引去因飲以杯水曰汝雖凡流得踐吾真境亦少有道分飲此神漿亦延年益壽矣引者示以別路曰此紫府洞也有北巖之徑可得速還解藥三九謂曰路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持藥行洞中黑處有光如火以指巨蛇不敢動因出洞門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

行年錄

九十餘歲 五

球子疑劉生害其父欲訟于官及見皆喜因以三九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九乾符中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于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後與子入王屋山去廣記 仙傳拾遺唐程行誼年六十時任陳留縣尉有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以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衆皆不信程公後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定命錄 詳見六十歲唐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大白知師服在京支丞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

新有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頭黑面長頰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臂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亦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于喜喜躡躍卽綴其下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應之如響皆預脫舍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云昌黎集唐韋應物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

行年錄

九十餘歲 六

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子沈子謂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運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唐賈敦實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唐楊陸禮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蜀辛夤孫一作隨景歸朝後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尙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而卒互見七十歲餘宋陳搏年近百歲居華山四十年端拱二年豫言其卒以表來上云大數有終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于張超谷室成而逝陸子集

宋慶曆末杜祁公老歸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煥光  
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  
馮平為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  
耆德尤為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  
將西各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故祁公詩云五人  
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  
餘歲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時永叔留守睢陽  
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  
何借借傳看互見各  
宋姚平仲字希曼得道于山中年過九十紫髯委地與  
譙定為青城隱士

行年錄

九十餘歲 七

宋王廷珪字民瞻除國子監簿尋乞祠歸復召對時年  
九十餘賜坐勞問 廷珪次韻周孟覺記皮老人事  
云皮老九十餘歲能談熙豐以前事但少聾耳 百  
年人物已無餘况說銅人鼓鑄初欲著承平舊時事  
政須此老助潛夫 何物龐翁一老翁能談慶曆至  
熙豐只應坐厭聽鞀鼓到處逢人說耳聾 人壽何  
曾有百年再逢甲子換新元眼明重見清平日自可  
治聾聽好言  
宋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  
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父以茫味強之行至郡有  
盛集蜀俗主帥蒞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筍羹每取

乳特烙鐵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蕭子偶  
至庖見繫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  
蕭又乞增永字于其上已而復夢言有陰德不獨免  
天可望期願果至九十餘

宋趙蕃字昌甫與周益公同里益公嘗軸昌甫所仕但  
一酒官耳致仕歸里年九十餘其自題石屏詩君為  
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開封  
宋孫松壽字岩老趙汝愚奏松壽掛冠勇退幾二十年  
內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褒崇以勵風俗除直秘閣  
松壽素清強晚而彌壯年九十餘乃卒蜀人號為牧  
齋先生四川

行年錄

九十餘歲 八

宋林彙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延為大賓  
彙年踰九十歲威儀可則大琮甚重之廣東  
元延祐庚申江西王晉卿漢卿伯仲舉于鄉少府山堂  
先生其家君也年踰九袞精彩照人堦庭五桂讀父  
書奉菽水人間至樂而先生之志以為未也推以及  
宗族鄉黨而願其皆學作山堂書院為疎然曰切磋  
琢磨衛武公之盛心公家君之年似之而德亦猶是  
也西江志 滕王  
明建文帝題詩羅永庵之壁上會有同寓僧籍詩諸思  
恩士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建文皇帝者械入京同  
寓諸僧俱逮遂及帝時程濟已九十餘髮盡白負彙

以從

明劉醇字文中元季不仕洪武末官周府右長史致仕年九十餘號菊莊先生有菊集開封志

明歐善堂寧遠人洪武初李文鄉內附餘黨未息平章

楊璟駐兵道州譏縣北十里外盡屠之善堂年九十

餘總縣事率眾者說璟曰兵以輯亂為功今峒獠之

外皆赤子被脇從耳豈可殺無辜也璟悟授令旗健

馬使止之善堂握旗驟馬一夜馳百五十里植旗其

地大兵後至望旗而止於是居民賴以全活者十數

萬

明王恕年九十餘每晨起連食牛羊犬豕肉或鷄兔三

行年錄

九十餘歲 九

大盃盃可一二斤熟菜一大盃麵餅一盤各堆高筋

許清酒二大碗碗可盛二斤互見八

明鄒守益字謙之時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遊衡嶽便過

吉州游青原山守益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

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

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

容出一語辨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

醢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守益年亦近七十矣蓋

以湛為師王守仁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別歸

守益送至境上淚潸然橫下沾襟湛顧慰之曰謙之

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

公也

明陳瓚字敬夫年逾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篇謂李琰之云非為聲名勞七尺但異見異聞心之所

願耳

明簡籍廉介且有推解風年近百歲誦四箴而卒撫院

羅公稱其性資從善家世業儒經六朝全盛之太平

近百歲康寧之上壽為旌其廬四川志

明雲名山字靜埜以貢為學訓歸而築月浦新居闢霞

洞石室以助吟咏年九十餘猶手不釋卷工詩好道

嘗得瓊山唐博士秘法祈禱立應廣東志

明劉寅字彥亮湖廣布政引年致仕壽九十餘卒西江志

行年錄

九十餘歲 十

明何九達字行可來安知縣致仕築隱廬有東籬種菊

北海開樽之風卒年九十餘鄉人以德星目之西江志

明郝毅字致遠肇昌府通判以小憾落職屏居別墅五

十年不涉城市躬課耕桑以給伏臘年踰九十容不

衰太原志

明吳憲子四人淳然誠樸俱壽至九十餘弟兄雍穆一

堂人咸比之四皓云浙江志

明徐尚賓輸財濟貧拾金還主既而厭世故甘恬退隱

于安架山數十年壽幾百歲人以爭仙稱之平陽志

明楊學詩仕縣令有惠政及歸年高德邵壽九十餘歲

平陽志

明馬鳳鳴年九十餘謙恭周密鄉人重之平陽志

明王國象誠實無偽不輕然諾歷官八年歸里以勸志

訓子姓事父怡顏順志年九十五歲而卒子呂志

仕事父益篤享年九十餘人以爲孝行之報云廣西志

明曹胤祥字永興父癱二十餘年朝夕侍起居進飲食

值地震亟呼父曰起起父忽自窻躍出如常人癱遂

愈延齡九十餘卒人咸謂孝感所致

明屈起鵬鼎革後遂不赴試歸隱沙亭年九十餘猶設

帳講學年九十八卒未卒前月猶會諸生刻燭課文

立成七義平生積稿殆數千云廣東志 互見三

明倪大海祖病日夜侍奉不離側焚香告天願減已齡

行年錄 九十餘歲 十一

以延祖壽祖年逾九十乃卒大海哀毀踰禮廬墓三

年浙江志

明張壽祖字伯樗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

奉不懈浙江志

北魏封愷妻盧玄女也愷坐事死子伯達南奔河表獻

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吳越王錢鏐歸省坐壘一隣媪九十餘携盞漿相迎於

道鏐下車亟拜媪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

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了溪此

媪酷留之遂字焉佛山野錄

宋孫廷臣妻施氏嘗書守身二字勉其夫廷臣第進士

母盧陵郡君年九十餘內外數百指鳴鼓會食五從

同炊詔封仁壽縣君江西志

宋淳祐十一年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踰九表詔旌表

其門

宋顧忻母老目不能覩物忻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母

目忽明燈下能縫紉九十餘無疾而終忻每鷄初鳴

子詣母室問所欲 如此者五十年

元吳大中字時夫父歿不食泣血幾絕奉母陳氏廬于

墓側十有七年不離左右稍失調護則爲減食母年

踰九表無疾而終

元任女順帝時紅軍攻圍信安任尙處子懷金携弟徙

行年錄 九十餘歲 十一

居仁義鄉誓不適人撫弟成家年九十餘卒直隸志

明王毅妻沈淑祥年十九適毅毅卒遺腹生子善氏志

慮深遠閨門整肅竟日不聞其聲擇師教子勤苦七

十餘年幾百齡而死杭州府志

明范全妻梁氏全卒冰霜自矢教子訓孫親爲課讀夜

分不寐孫曾濟輩俱以科第顯年近一百歲卒四川志

明曾延伯妻李氏夫死撫孤父母欲奪其志弗從六月

六日折杏一枝插墻下祝曰婦節與杏爲榮枯越且

杏益華茂李秉節愈嚴子鑑登雋年及百齡後樹猶

茂衆稱爲靈杏云西江志

明田一照三歲失父稍長痛母孀守嘗刺血告天以祈



母壽後果幾百歲而卒 平陽志

行年錄

九十餘歲

三

行年錄

九十一歲

顓頊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 互見初生十歲

二十

夏后啓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 山東志

晉劉實字子真嘗著崇讓論以矯世致仕後懷帝欲復

授以太尉實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劉坦上言曰七十

致仕古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實懸車告

老二十餘年浩焉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

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實年踰九十命在

行年錄

九十一歲

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

之節備矣聖詔殷勤教諭二年而實頓上露板辭旨

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

謂宜聽實所守詔聽以侯就第歲餘薨時年九十一

一作九十二卒

明劉健年九十一肅皇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

上尊酒 互見初生九十九十四歲

明楊潤字伯玉一日無疾忽召諸子曰迎朱漢漢潤婿

也時為御史人不知其歸明日果有公務至又明日

端坐而終蓋潤清心寡欲故能前知如此卒年九十

一後數日隣居火子黃祝曰若先君無愧願全歸之

俄而火反樞得免江西志

明徐沆字靖之歷任兩州不染絲毫林下三十載壽九

十一七舉大賓極為臺憲郡邑所推重初計階邸中

每夜睡口誦史鑑數十卷一字無漏隣友穴窺窺之

大駭服徐階目之曰書厨浙江志

明湯宗元字養初念大父年高同臥起者十餘年大父

歿始娶家貧博束脩供二親返遺金焚貸券年九十

一應恩詔賜粟帛江南志

明黃學詩號起我為諸生有文名教家嚴肅鄉里推為

長者年八十八郡守舉鄉飲禮敦請大賓乙酉兵氛

與妻熊氏同遇害時年九十有一熊年八十八矣江西志

行年錄

九十一歲

二

志

明陶應昌母魯氏年九十一城陷投水應昌應慶兄弟

翼之至死不離越七日出其屍猶相抱江南志

明劉文炳母徐氏年九十一流寇破城挺身赴井男婦

從死者十六人文炳以土掩之乃自縊北直徐太岳母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二歲

梁孫謙字長遶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以老徵猶

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每

朝會輒先眾到公門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十年

九十二卒於官

宋文彥博歸洛與弼光等十三人置酒賦詩日相與樂

謂之洛陽耆英會卒年九十有二贈太師諡忠烈公

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餘年汾州志互見少壯

宋王濬溪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任茶陵丞以上官不

行年錄

九十二歲

一

志

合去隱濬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

以忠簡不已附喉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

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

要為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

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

為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

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

道六年踰年至特授左宣教郎直敷文閣仍予祠祿

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

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廢二詩有萬卷不移顏氏樂

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力

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為世推重久矣而不能究其所用可慨也西江志

元危素賜帛頌序云皇帝御天下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于是撫州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及再賜三賜時天祐年八十有餘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蓄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于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蓋異于常人矣西江志

元王磐字文炳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殞正寢之東

明陳佩潔已好修年高德邵奉給冠帶屢賓鄉飲九十行年錄 九十二歲 二

二卒

明孝子吳紹宗字二璧父道隆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同行人驚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羣走視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見三神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爾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孝子叩謝畢身已在殿上乃言吾如夢中也疾歸至

家則父垂絕不能言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暖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西江志 魏禧傳

隋范氏許善心母也宇文化及弑煬帝百官往賀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十餘日亦終或作九十三

宋張誼母年九十二孝宗時朝議遣誼使金帝曰誼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畧無難色戒家人勿令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講告行年錄 九十二歲 三

聆耳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

明吳文和妻江氏文和有痼疾及卒江猶處子也父母欲迎歸氏剪髮不從孝養舅姑年九十有二終江南志

明郭匡晉妻溫氏匡晉喪溫年二十一子幼或微諷以更適溫摘髮碎鏡誓死靡他至九十二歲疾且革偶有一白衣道者與以異劑服之不旬而瘳人以爲節孝之報錄章 書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三歲

周武王年九十三歲而終互見九十七歲

漢楊寶見黃雀為梟所搏墜地又困於螻蟻寶收養瘡

愈放之後化黃衣少年持玉環賜寶曰俾爾九十三

而終

晉司馬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若一當衣以時

服斂以素棺卒年九十三詔賜東園溫明秘器其家

遵遺旨一不施用

行年錄

九十三歲

晉顏含字弼都以老遜位郭璞嘗欲為之筮含曰年在

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

而卒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

元沈夢麟為武康尹入明五司閩浙文衡一考會試九

十三而卒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洪雲翼號望野任宣平令解組蕭然賣文自給壽九

十有三江南志

明王賢字茂先性質直善醫永樂間屢薦不就嘗過王

波橋畔拾遺金候其主還之卒年九十三人以爲陰

德所致云

明王恕魁偉高岸年九十三尚噉食兼數人一日小減

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與矣贈太師

諡端毅大千云字宗貫五兄八十八九十歲

明張汝霖號濟川年九十三嘗隔歲預知死期謂其子

孫曰吾於某年月必死凡吾書未就者當速為補輯

之於是口誦若干卷令其子曰錄之至藏書盈箱凡

有殘缺者悉語其子曰某卷某頁失幾字訛幾字校

訂殆無遺漏其學之邃博如此親友聞而駭之爭來

觀濟川曰某年某月吾必死親友愛我者嘗期前一

日共至噉飲以盡平生歡及期親友果聚濟川黃髮

童顏杖杖徐步無恙也相與笑語竟夕至次日令其

行年錄

九十三歲

子視棺衾設喪次因正衣冠瞑目而逝年九十有四

人爭異之傳為仙去平陽志

明江治字舜卿南京工部右侍郎致仕歸顏其亭曰洗

心田居騎一蹇驢挾小蒼頭與村父相慰勞值歲飢

哺糜自給泊如也奉詔存問年九十三臨終戒諸子

曰無以祭葬絮縣官西江志

明喻茂堅為刑部尚書疏救夏言觸怒乞歸囊無百金

享年九十三卒四川志

明謝鵬舉字仲甫以與江陵議論不合投劾歸後朝廷

遣官存問卒年九十三子祭葬

明孫逢吉令兩當考滿歸田訓子孫睦族黨九十三歲

談笑而終四川志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實書亦清媚家居後以筆視公厚

德人也年九十三揚循古吳中往哲記

宋謝枋得方居母喪元程鉅夫以遺士薦枋得遺程書

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

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

天天不剽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先妣以今年二

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

明羅斗貞永生女幼許聘陳某未嫁而夫歿斗貞矢志

不嫁女弟靜貞與姊雅相權不欲割離亦誓不字人

俱扁身鬻績年各九十三卒時旌曰雙貞湖廣志

行年錄

九十三歲

三

明岳氏張桂妻年二十守節至九十三歲撫二子成立

孫曾盈膝皆為文學一堂凡五世云儀封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四歲

唐員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

元九年遊堯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

葬焉吏民哭野中

宋睢陽五老光祿卿致仕河東畢世長九十四詩云菲

才忝預最高年分務由來近掛冠敢遣鉅賢論執躅

幸依都府得盤桓篇章捧和暫風雅眷待優隆荷歲

寒倘許衰容參盛列願憑繪事永傳看歸德志作衛尉司農卿

事見老年

行年錄

九十四歲

一

宋葉幹字儻齋建炎初棄官隱弋陽縣南之遇春別號

漁隱八子二十一孫壽九十四卒西江志

明劉健九十四卒諡文靖公位極人臣功成身退完名

以歸者十年互見初生九十九十一歲

明范汝字澄吾致政歸林下四十餘年惟以讀書為事

九十四歲終山東志

明王格字汝化嘗遊峨眉遇道人韓飛霞授吐納服食

之術晚年鬚髮如戟腰帶倍人奉詔問者再年九十

有四卒

明安大危居雲夢曲水湖正德末年夜觀列宿異之曰

帝星明于江漢其應在安陸州逾年而世宗從興邸

入承大統年九十四歲康健偶疾臥猶倚床取隙光  
執卷披覽子及孫勸止之危曰人以藥治疾吾代以  
書何不可

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  
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  
兩老人之曾孫儼然圖畫也

明寇深字文淵在邊久思親後以事還京時母年九十  
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即瞑目矣深悲泣懇  
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

行年錄

九十四歲

二

行年錄

九十五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周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曰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  
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  
導我在與有旅責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燕居有  
師王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  
抑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互見九十七  
北魏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賜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  
羞年九十五卒

行年錄

九十五歲

一

北魏李先字容仁年九十五卒於內都大官詔賜金縷  
金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文懿

明湛若水卒於所居小愚洞年九十有五有大星隕於  
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諡文簡

明楊錦膺貢當赴京以父老不忍離膝下竟不仕其應  
給盤費禮銀因不謁選辭其後父鸞飲於鄉年九十

五卒江南志

明蔣頤字思誠號介石家食五十年居止數椽自榜其  
楹曰爲官三任僅置屋三間做人百年擬垂名百世

卒年九十有五浙江志

明曾華字直卿太僕寺少卿致仕加太僕卿家居三十

餘年倡建書院砥礪同志及而門人私謚為敬修先生享年九十有五云

西江志

明萬尚烈字思文守平越府致仕歸杜門却掃益肆力

於性命之學中丞解學龍督學陸之祺蔡懋德皆請

主澹臺祠太史金聲請主新安還古書院年九十五

卒

西江志

明馬忠字恆信精研易義常以願大象示人人初笑之

及鄉人或以言招尤或以食致疾咸歎先生之言為

格言焉年九十五卒

開封志

明徐需字孔霖解綬歸家著書談道老而不倦壽九十

有五

浙江志

行年錄

九十五歲

二

逆異記許自明駢齒滿口俱大牙也壽九十五歲貧而

無子

鈴說

晉虞潭母孫夫人夫忠死國事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

值杜陵構逆孫以死義勉潭又傾貲佐其軍潭遂克

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假節討峻孫又戒之曰汝

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

助戰潭累功封武昌侯立養堂事母王導以下皆就

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

人

浙江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六歲

禮疏引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三國呂岱拜大司馬卒年九十六張承稱其功以權成

化與道合君子嘆其德小人悅其美

互見八

宋王霄潛德不仕年九十六歲衆推為鄉先生其妻吳

氏亦年九十餘郡守以聞霄授初品官吳授孺人

元王英字邦傑善用雙刀號刀王毛貴陷益都英時年

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弭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

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

行年錄

九十六歲

一

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使

具棺斂之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弭請公歸葬

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憲司請卹典於朝

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蓋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元吾也而年九十六夜中星殞帳前光數丈有聲吾也

而曰吾死矣明日卒

明錢宰字子洪武徵儒臣定正書復諭諸儒有老願

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上喜曰朕知諸

者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書成乃歸又三年宰卒

年九十六

明梁致育字遂初天順二年流賊掠蓮塘致育年九十

六且瞽被執賊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行致育知不免語舁者曰至逕口深淵卽白我遂投淵而死賊驚嘆而去

廣東志一作九十九

明應大猷字邦升歷官刑部尚書時年九十六隆慶萬曆兩詔存問子八人孫曾孫至八十餘人

明陳霖字時雨寧藩變具疏請討家居二十餘年惟賦詩弈棋口不談官府之事家無餘貲年九十六而終

明王朝璽罄粟賑饑甘淡泊終老壽九十六歲四川志

明張紹宗年九十六讀書談道隱竹溪業漁釣孔知縣入溪深處宗迎之班荆而坐抽琴鼓南風之操賦詞

行年錄 九十六歲 二

十二首歌而贈之扁其門曰竹溪清隱四川志

明田垣字敬微父寅山年九十六母夏氏偕老垣孝事

二親寅山老脫二齒敬微禱於神齒復生

明梁敏字以訥中年喪偶不再娶自奉如寒儒以勤儉訓諸子多所著作年九十有六卒廣東志

明胡正茂爲人孝義仁厚見鄰居二人爲債所逼賣婦鬻女悲號不忍別正茂與其金贖之是夜夢金神語

曰汝當天死爾力行陰陽賜爾永年正茂卒年九十

六果享高壽其孫亦登榜浙江志

俞貞木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

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屋方墮墨池中飛出滿稍

八尺龍想像當年張大僕朝回騎過午門東陸琛玉堂漫筆

漢李密陳情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

奉膳互見未詳

明曾子遷妻胡氏遷亡氏年二十二撫二歲子至成立

清節一致江大學士有詩曰已抱終天恨惟存兩歲

兒於今能色養天道豈無知年九十六而終四川志

行年錄 九十六歲 三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七歲

記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

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

終文王疾瘳武王乃得安寢文知武之篤愛必有夢

故問之也棟夢齡之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前

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生成王後此復有唐叔虞

矣未可憑信愚按如夢齡之說則文王乃二十四

生武王非十五也前有伯邑考何疑

蓋文王沒後武王在位十有九年

衛武公九十七為卿士互見九

行年錄 九十七歲

梁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作九十六歲

映傳蕭

梁廖冲字清虛為湘東王常侍大同三年掛冠歸結廬

靜福山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為名幽棲自適不復

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間猛虎修蛇

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真以為得道矣陳光大二年

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傳冲白日上昇號其地

為仙君壇廣東

唐黃玉字德符擢博通墳典科凡二十四考多有勳績

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壽九十七終

志江西

宋李士安字永和累為州牧後請老得養生之術視聽

不衰年九十七卒西江

宋趙孟堅字子固宋亡入元不仕隱居廣陵時載一舟

中置琴書尊杓泊蓼汀蕭岸以看夕陽賦晚月為事

酷嗜法書遇三代以來金石名蹟傾家易之不靳年

九十七卒浙江

明王秉直以明經任臨清訓告歸優游林下二十餘年

至九十七終河南

明柴廣字文博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婢妾壽九十七卒

開封

明吳昉年九十七具朝服賦詩謝恩卒浙江

行年錄 九十七歲

明古鑄以二十四登第至己巳又七十三年蓋得文王

之歲矣互見二

明嚴一鵬年九十七官刑部侍郎陞尚書以年老辭帝

遣官存問

明宋源字本深教授閭里歲與賓席自書門屏曰儒書

頗讀四五卷鄉飲曾叨三十年九十有七卒江西

明朱泌字世望年九十七無疾而終或問養生之術曰

無他但平生不著惱耳四川

明胡永壽年九十七樂善好施隣有盜取其絲帛泉得

其情而告之壽曰彼亦自有帛耳我何與焉耆年時

每扶蒼頭徐行街巷遇貧乏隨意賑濟子孫科第蟬

志

聯人以爲積德之報四川志

明戴其仁胼胝養親兄弟同居內外無間言父時年九十有七仁七十有三義七十禮六十七父沒吊者下

明馬麟兒百戶駿殺人當抵命甲武臣當大辟者拔黃

革襲麟歎曰伯兄罹罪而隆世勳先人汗馬之謂何遂挺身以代繫獄十年景泰改元大赦出獄時年已六十矣初無嗣晚年連舉二子九十七乃卒人以爲孝義之報云江西志

明陸樹聲字與吉自司業至尚書多請告其官兩都不及一紀居家凡三賜存問加太子少保給月米歲夫

行年錄 九十七歲 三

予其子行人彥章終養卒年九十有七江西南

明陳試歲飢隣邑就食他方者道經其門試偶拾一小囊約數十金心知爲饑民所遺立俟其人還之其人

分半以謝試曰受爾一文爾途少一文之費其人叩祝曰願君壽百歲夫妻果同享年九十七歲無疾而

終江西南

明洪祥字士高父友璋病癘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常解帶父一日謂祥曰吾病稍愈汝姑

就室留一僕待我足矣祥伴語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有人持其腸驚問誰曰兒也知父盡所云非實待候於此側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而

父疾良已祥與妻完顏氏竭力承事十餘年父卒思

慕至見形於鏡祥讀書明義理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有隱德因號爲隱德先生常暴雨或勸急行

宋廖國器妻陳氏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

生甫七歲幼勞鞠育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旌表其門康寧無疾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

明陶之哲生八月而孤事母至孝母老爲著衣衽檢被席足不啣里外者十餘年母年九十七終哀毀廬墓

前有古松每天氣晴明白雲聚其上經晝不散

行年錄 九十七歲 四

明李氏梁允珩妻珩卒氏年二十七矢志訓子性整肅至老年諸媳有少不儉約立杖之年九十七一日呼

子孫數十人齊集訓諭曰我守節七十年始終如一

日今厭世矣可熱水潔身以行入房裕畢飾服命將坐閉瞑矣廣西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八歲

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五見初生十歲十三歲十五歲二十九歲三十一歲

晉姚叡字世芬年九十八羌人姚襄則其祖也叡好讀

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

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穀之木不足以

以作薪蒸七澤之糜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

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

好吸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為濁老

拾遺記 互見九 十歲晉武帝條

行年錄

九十八歲

北魏高允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

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年九十八卒九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

文明太后令李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端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卒 薦高問自代

唐賈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

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

事歷歷可聽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栢

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觀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

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

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鷄求媚於

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官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

以為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為嶺西節

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

州也下石堡成青海城出白龍逾城懸嶺界鐵關總

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

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牽河間節州備調緇布駕

轎連輒全入關門輪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

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

靈州潛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

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

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

鄰比鄙間有人屨病法用阜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

行年錄

九十八歲

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杖杖出門闕街衢中東

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

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

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

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

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

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

萃之為其得人也大畧如此因泣下復言鴻祖賦不

敢應而去太平廣記 陳鴻祖東城老父 互見七歲十三歲生辰

唐陳道明遊方契旨日織草履養親兼施行路人號陳

蒲鞋黃巢至乃織大草履標之三十里外巢軍竭力

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捨城去壽九十八端坐

而逝亦重後釋氏通

後唐彭丹雄據一方封安定王享年九十八好學不衰

子弟從役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居廬陵兄第五人為太尉者四

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太傅太保六官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顯宦西江志

明魏驥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年九十八

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上御

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

深嘉悅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勅

未至而卒諡文靖先十日大星隕其隣驥就枕口占

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李賢古稜雜錄

行年錄

九十八歲

三

明文徵明字徵仲初名璧以字行以翰林院待詔告歸

年九十八而終文學德行為時所宗

明王德孚以荊州府教授致仕歸家足不至公門以訓

課為事隆冬盛暑講習不輟者三十餘年壽九十八

稱為博學古君子四川志

明李明榮好讀書隱東溪年九十八未嘗一至城市州志

明楊廷芳以疾歸隱講學於邑之東山學者號為東山

先生年九十八吟誦不絕人稱其年幾百齡學長三

絕云

明左鑑妻唐氏鑑亡乏嗣舅晚生一子甫三歲舅歿姑

嬰癰疾唐奉姑撫叔年九十八卒旌曰百歲完節南

志

明李氏盧健吾妻素有女德年二十三夫歿三年未嘗

見齒撫幼子孀守七十五年壽九十八歲人稱女仙

云廣東志

行年錄

九十八歲

四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九歲

唐崔元綜為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  
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發初更作官  
職還于舊處坐壽將百歲終於餒死後放流數瀕死  
皆驗六年後還則天超資與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  
十九矣子侄並死獨一身病臥在床顧令奴婢取飯  
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  
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定命錄廣記

宋許瓊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廳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

行年錄

九十九歲

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  
一官以就營養上命迎其父赴闕瓊奏對殿上詞氣  
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  
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  
鄜城令是時瀘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  
奏八十月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  
宗時 太  
宋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  
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  
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宋制德能  
括異志  
明王太史華都督番將吳賈俱九十九歲  
明崔克昇父疾嘗大小便驗治得瘳父年九十九卒克

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

明徐積晚年德高行成當道欲慕片言隻字奉若典刑

或遇地方大事撫按就商之悉見之行有欲與致之

者竟不可得卒年九十九四川

明魏遠任知事性篤孝父敬任通判卒廬墓三年有狐

兔馴擾左右母張氏後卒遠又廬墓四年有烏鵲赤

蛇之異鄉人以為孝感壽至九十九歲衛輝

明林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

公百齡公佛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

我壽耶江浦

竹鶴老人何太守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曰老

行年錄

九十九歲

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

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明徐充  
林由

明王貢有義聲為一鄉望壽九十九人稱百歲翁平陽

元吳澄送李文卿序云饒陽李文卿溫溫有君子之德

其家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遠見元孫年九十九而終

其父年八十文卿佐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

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于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

為詩文以褒美之西江

明王復顯事母至孝朝夕告天祈延母壽三十年中不

曠母壽九十有九山東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一百歲

黃帝阿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人年至半百而動作衰微時世異也人將失之耶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故終盡其天年度百歲今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嘗醉以入房以欲竭精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互見初生

行年錄

一百歲

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 外記 或作在位八十年 或云在位百年而崩

互見初生

帝嚳在位七十年壽一百 一作歲 互見初生 十五三十 百五歲 四十又見百五歲

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

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而崩 按史記則 歲按書則一百有十歲 互見初生

夏禹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歲 大干作在位九年 查帝 癸未乃十年 外紀作丁巳 卽位在位二 十七年 互見初生 十五三十 百六歲

成湯在位十三祀壽一百歲 互見初生

王季百歲

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疾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

四五日而已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 去聲 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

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彈盡覺

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

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

亦無一時之中耳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 地音 仍驚

聲也或 曰徑

列子林類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

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

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權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

行年錄

一百歲

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

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

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

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

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

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

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

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哉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

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遂以告夫子夫子曰

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

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襁祿之葬各以其順終穀

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

皆壽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

名譽之美垂無窮耳

賈誼新書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

咲有司奏不敬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

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

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丈餘矣帝大笑

漢東方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長九尺出甜

波上實如細珠風吹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賜羣臣

行年錄

一百歲

三

年百歲者此人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昔老聃在周

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

此枝亦未一折帝以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

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未半枝忽汗此木

五千年一溫萬歲一枯也帝以為然

互見三千歲

漢胡廣久患風癱後汲飲鄴縣菊花水疾遂瘳年近百

歲非惟天壽亦菊延之

漢華佗字元化遊學徐土兼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

貌有壯容人以為仙

漢王真孝武帝時為郡史年百歲面有光澤似未五十

者履水赴火出入不由戶

鶴齡錄

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修道穴居不食號曰百歲翁

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含

笑則大慶微笑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

一作八百歲兩

人

晉陸機百年歌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肢百節還

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喘蹙反側難茵褥滋味

不復安

晉殷仲堪危語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晉董奉字君異即種杏翁也奉在人間百年其顏色常

如三十許

江西志

晉張忠字巨和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

行年錄

一百歲

四

忠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意沐浴登

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

以野服入覲從之堅欲任以齊尚父忠以年衰志謝

乞還餘齒歸死俗宗以安車送之至華山嘆曰我東

嶽道士沒於西嶽及關而死

晉廖平武陵人以丹砂三十斛實所居井中飲是水以

祈壽抱朴子曰余祖鴻臚為臨沅令有民家世壽考

或百歲或八九十歲後徙去子孫多夭折疑即此

見

八十

劉宋蕭惠開不得志齋前向種花草悉剽除列種白楊

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

南齊武帝幸豫章王嶷邸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  
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  
近兒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  
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  
涕

梁蕭大圍嘗云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  
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趾曲拳四時如  
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邱明所恥抑  
亦宣尼恥之

北周庾信詠屏風詩但願長歡樂從今一百年

唐甄權貞觀中已有百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

行年錄 一百歲 五

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尋卒年一百三歲 譯實錄 一云

貞觀十七年年一百三歲 太宗幸其家云云

唐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

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果然又見人迎婦聞婦佩

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果以疾死其知音大率

如此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壽滿百歲 後數句 亦載隋

唐嘉

唐李白少年行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

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 又襄陽歌百年

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唐李翱復性書當百年之時而貶乎九十年時也與吾

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  
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  
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  
百年之年者哉 互見二 十九歲

唐長慶中有唐居士人謂百歲人楊隱之在柳州訪之

因留宿及夜呼其女將一上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

於壁上如片紙耳唐起視之曰今夕有容可賜光明

言訖室朗若張燭 西陽雜俎 辭小異

唐許渾凌敲臺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

唐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

唐程巖謙廢帝李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

行年錄 一百歲 六

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

張武者始為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

嘗有老僧過其所武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

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

謀如麻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

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一牀

卽以奉其僧已卽席地而寢鹽糶之備皆自具焉夜

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

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且吞一九可延十年

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後為常州團

練副使有識者記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



故種神

吳越王歸臨安置酒召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

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十餘人武肅執爵上壽

歌曰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

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

律武肅覺其歡不洽乃高揭吳音歌曰你輩見儂的

歡喜別是一般滋味長在我儂心裏歌訖舉座廢之

歡聲振席柳江志見八十二歲

宋陳搏居華山雲臺觀四十餘年太平興國中來朝度

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

朝覲中書琪等問修養之道對曰搏山野之人於世

行年錄

一百歲

七

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

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

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

主也正君臣協心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上

聞其語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搏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華陰隱士李琦

自言唐開元中即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

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

宋馬元盛夏隨侯先生浴池中就視乃一蝦蟆元遂引

退侯浴出著衣元前揖之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飲

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互見侯先生四十餘歲

宋王禹偁聞鸚鵡詩人生縱百歲忽若石火光

宋李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

死有說嘗夢人寄書召之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

寧曰手持東嶽寄來書管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登果死

宋真德秀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

出

宋孫璉字器之不應舉躬耕織屨以為食壽百歲嘗賦

述懷詩云坐倦秋樹根攝衣步前邱河漢淡如練波

月西南流獨持一尊酒悠然發清謳俯仰無不足吾

生焉所求

宋黃眉翁失其名黃梅人寡嗜慾好雅歌恬飲咸淳間

已百歲遇異人授以藥謂食此可再周甲子至一百

行年錄

一百歲

八

六十歲眉長三寸垂兩頤故人稱為眉翁

宋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

眼碧客至輒先知之西江志宋子臥龍庵記

遼道宗時三河縣人孫賓及其妻皆百歲鶴齡錄

金海陵立太子光英賜從太祖有功者酒帛其中有忽

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矣有子十八

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

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意

明洪武二十一年蘭陽縣民陳濟樵等二人年百歲賜

里仁冠黑角帶員領衫月給酒三千肉五斤歲加帛

一疋絮一斤南皮縣民李敬先年九十餘月給酒肉如之皆後其家鄉應官時加存嗣

明弘治中麻城人梅吉為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

明和治中太倉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

蓋人瑞狀元坊鴻書王世貞皇朝盛

明王謙年百歲以子家鼎受封平越府城北沙子坡有

墓在焉貴州志

明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為蓋百歲坊子侍郎

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

始卒鴻書互見百四歲

明嚴方塘武昌人壽百歲子八十居喪劉仲叔書其間

曰百歲人翁天下少八旬孝子世間稀

明王辰靖州指揮胎齋居家孝友好道術百歲通慧化

行年錄

一百歲 九

之日玉柱垂膝

明劉公泰性孝友好施子成化庚子歲飢發私粟六百

石以賑正德間年百歲副使李夢陽檄府為立坊西

志

明江遇仙原名必逢嘉靖間嘗牧牛于文獻書堂上偶

于山上見一亭中有二人對奕飄飄然欲仙因進而

禱曰願有所求二人曰汝何求逢求壽併求每歲收

穫豐稔二人笑曰欲壽則予以百豐稔則自有主之

者非可以私子遂于山上隨取二員石賜之且命之

置于樓欄中管畜養苗壯不染時疫後必逢果以百

歲終其家蕃息亦果倍于鄉人故時人不呼江必逢

而竟呼為江遇仙云廣東志

明王奉玠字衛公彭澤人生而岐嶷目能夜視年及期

頃一日聚家子弟談龍溪語錄忽神倦而逝其子心

約思之弗設設像以祀踰數年有宿松生員汪錦遊

學於彭澤見玠像瞿然驚曰此即吾鄉之神素稱顯

赫者其在斯耶約詢其故錦備述之約遂親往松邑

新其廟宇鑿其形容居三年然後歸至今松之烏池

有王公祠江西志

明唐存震負質敦樸言坊行矩終身不履城市年百歲

歷更五朝四世孫皆列縣前郡邑表為人瑞南陽志

明孫郁字勝文雲南五井鹽課提學致仕歸家居督耕

行年錄

一百歲 十

而食自號歸耕叟壽百歲卒西江志

明王讓字伯禮任番禺縣丞謝累年未決者三獄致仕

家居訓誡宗族敦崇行誼壽一百歲子儒儀儀三人

壽皆九十餘有司榜其居曰百歲第廣西志

明李繼業字伯權仕東鹿令忤直指謝病去壺漿塞道

有老婦獻木綿線一縷且云此出老婦手績願以助

我公製百歲衣也公為之隕淚開府志互見童幼

明戴天倫字仲明孝事父母有王某者不能殮以已棺

讓之舉贈壽百歲浙江志

明施政新喻人奉父彭憲孝謹朝夕省視具冠服食餌

親嘗衣垢必自浣父百歲卒廬墓有司議乞旌表政

固辭江西

後漢鮑出有孝行其母年百歲

西魏王德母年百歲後德而存鶴齡錄

北魏封愷妻盧之女也愷坐事死于伯達南奔河表獻

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唐太宗次河陽女子呂氏年百歲又次汲縣女子翟氏

張氏竝年百歲皆幸其宅存問鶴齡錄

宋郭琮幼喪父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

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後無疾而終

宋郭琮越州僧皆孝琮母百歲僧母百五歲鶴齡錄

宋黃幹知安慶府築城成會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

行年錄

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

餘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

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

宋王茂端行上清大洞法養母至百歲自年九十八清

健不衰人呼為靈寶浙江志

元末羅福興妻劉氏與夫流離漢中冬月於山澤間求

瓜療姑病遇盜被執劉哀訴其故賊義釋之後年百

歲卒知州為建祠題曰節孝

明張敞別號南臯母薛氏壽躋百齡稱觴日子孫男女

至親五十三人文徵明祝允明咸為作家慶圖記復

請勅坊旌表賜名人瑞堂曰遐壽

明南兵部尚書張邦奇母年百歲後邦奇而存鶴齡錄

明高氏山陰太守高臺女通鴻臚周紹元有白燕一雙

巢其梁每歲必至人以爲瑞燕巢八十餘年紹元壽

終九十餘歲高終百歲至今以百歲燕喜名堂浙江志

明王華母岑夫人壽至百歲華事之經老不衰

明饒位字廷立累官工部右侍郎弟伸字抑之累官刑

部左侍郎母劉年百歲位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

任邱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

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事相類一時皆以爲榮浙江志

明袁軾妻黃氏有淑德子五人科甲者三季子業泗成

進士官副使贈中憲大夫黃封恭人壽百歲浙江志

行年錄

隆萬時新安同里潘母鄭母年皆百歲 又新安閉門

能母生子隆慶亦百歲鶴齡錄

明張韞妻何氏能佐韞盡孝年百歲家有百歲堂江蘇志

明夏之時字惟行母百歲乃卒感慕成疾繼逝 之時

倅台州有富民爭子不決之時爲剖令各娶一媳某

媳生孫卽嗣某後後各生孫並尸祝焉江西志

明江萊甫妻葉氏夫亡無嗣以夫從子爲嗣後供武辛

未建坊旌表仍復其家年登百歲終徽州志

明胡有望妻章氏早寡孝事翁姑訓子成立屏膏沐勤

織紉砥志守節壽百齡杭州府列女

明泰州韓氏自九十外不甚進穀惟日啜醴少許並肉

贈數九年百歲

明楊推道妻申氏夫亡氏年二十歲守貞奉姑食貧撫

子壽百歲卒西安府列女

明黃雲齊妻鍾氏名妙節早寡守節壽至百歲西府志

明田氏尉時常妻其姑邵氏有病氏割股食之而愈出

氏生五子壽百歲曾孫百餘人人以為孝行之報夏縣志

明范氏適德岡都耆民曾昌好行善教子紹聖以詩書

家聲克振壽百歲

明吳德遠妻徐氏年二十四夫亡守節百歲而終嚴州府志

明彭驥妻雷氏年二十二適彭二十九而驥死子大用

行年錄 一百歲 三

三歲雷績紡以訓子隆慶庚午大用中湖廣鄉試第

一萬曆甲寅壽滿百歲湖廣志

明曾延伯妻李氏夫死撫孤守節父母欲奪其志弗從

六月六日折杏一枝挿塔下祝曰婦節與杏為榮枯

越且杏益華茂李秉節愈嚴于繼登雋年及百齡有

司建坊旌表及後樹猶茂眾稱為靈杏云西江志

明柯鳴國妻吳氏年三十守志壽百歲池州府列女

明鄧懷德妻楊氏早寡守節壽至百歲旌門西江志

明任氏侯耿妻夫卒遺子璽方四歲養親撫孤堅守七

十餘年壽百歲河津縣志

明高儒妻吳氏年二十孀居孝于公姑和子妯娌壽登

百歲杭州府志

明程濟妻呂氏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襁水蘗自甘子

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金華府志

明蕭大賓妻劉氏大賓德行見重於鄉年八十二累薦

賓席劉佐理家政綽有賢聲壽登百袞萬曆間建坊

額曰百歲流芳西江志

明百歲節婦易氏適庠生胡化中卒遺子二遵道遵義

家徒四壁母子相依至鋤園得金揮而掩之郭明龍

贈之詩有貧能存二孤貧能堅晚節咄咄灌園人誤

識金銀穴之句遵道以掾吏仕迪功郎遵義處士督

學高著有百歲節孝傳湖廣志

行年錄 一百歲 七

明沈周南妻王氏壽一百歲守節六十年直隸志

明沈洲妻王氏洲卒氏年二十有二茹水咀蘗保業訓

子年百歲卒直隸志

明谷氏陳志妻年二十六歲守節壽至百歲邑令余與

賢旌賜百歲扁額無病而終廣西列女

明周一甲字仲文祖母高壽終百歲一甲事之晨昏罔

間浙江志

明廖文繼妻李氏年二十七夫亡撫孤守節百歲時邑

令黃淳扁其堂曰百歲節婦越二年卒西江志

明尚氏舉人高尚禮妻禮垂卒氏年始十九有二子霓

纓四歲霜在襁祿中禮囑以後事氏即以立孤與守

死自善及子稍長教以幼儀其伯強之更嫁氏水操  
愈勵享年百歲臨海縣志

明黎堯賓字慶臺尚義勤公排難周窘卒年七十有二  
其繼室譚氏撫育七子二女子孫五代相見卒年百

歲

明陶氏衛指揮牛可耕母也娠三月而夫故及生可耕

年且十五材而貧陶指可耕幼所坐敗草席謂之曰

此中有金一錠今可取為北上資襲祖職矣後可耕

生四子長若麟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陶且百歲廣湖志

志又見遺腹

明郭子烈母陳氏崇禎四年壽登百歲有司請建坊額

行年錄

曰百歲重逢西江志

一百歲

圭

明黎崇先任廣德以抗直掛冠歸優游林下十餘載或

徒步攜具登山至醉乃返或兒童鄉塾亦盤桓竟日

母羅氏壽百歲崇先日侍左右承歡崇禎甲申母病

歿適北都變聞崇先哀毀痛極未幾亦卒廣東志

五代蘇澄隱龍興觀道士得養生術年八十餘不衰老

唐晉俱聘不至宋太祖召見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

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異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

也帝大悅年百歲而終

宋賀蘭樓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屢問能啖肉至數

斤真宗召至闕賜詩又賜號宗玄大師資以紫服白

全未幾辭還嵩山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宋羅昇宜春人少貧業屠狗晚遇異人授以方術年幾

百歲忽一日辭親戚奄然逝後有見昇賣藥瀏陽市

中寄書鄉人歸乃其沒之明日時政和八年江西志

韓君丈人名終又名泉善幻養不服食年百歲其行如

飛匿迹五老山阿不知所終按韓終採藥詩云聞河

之後天而老詩載於古逸當是周秦

間人舊志作唐非也平陽志

華山絕頂有良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

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絙而上難

行年錄

犬畢有但無婦女耳

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盤造祖

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爾年尚幼何言百歲

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

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祖曰爾手中當何所表童曰

諸佛大圓盤內外無瑕點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

父母聞之即令從祖出家受具名伽耶舍多他時聞

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

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器

之節付法眼是為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釋氏云須彌山南名閻浮提人壽百歲令中國四異皆

是也訂見三百歲

宋僧寶應蘇子瞻過嘉祿鎮舍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

間有詩云蒲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松陰側只怪

高聲問不應嗔予踏破蒼苔色未題云釜水僧寶應

書宗祥曰此光黃問狂僧也年百歲死于廬寧間既

死人有見之者其異跡甚多汝寧志

元許魯齋貶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

老僧苦行百年徒為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懷慶志

倭國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秋收之時以

為年紀多壽者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

列子終北之國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

行年錄

一百歲

七

不驕不怠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

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

不夭不病其民孳阜無數有喜樂無哀老哀苦其俗

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

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

旬乃歇山有蒞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真過椒蘭味過露

外國吐谷渾王夸呂即位後自稱可汗者百年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

踰坑越谷如飛乃密伺所在合圍得之問之言我本

秦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

飢無所餐有老翁教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

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至成帝時一百

許歲獵人將歸以穀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

安一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抱樸子

行年錄

一百歲

六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數百歲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當軒轅時年已數百歲聽眾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夏末抱樂器以奔殷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人俱降紂淫聲色拘繫將戮之乃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猶不釋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拾遺記

黃山君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為彭祖經得彭祖經

行年錄

數百歲

者便為木中之松柏也神仙傳

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金瓶妻戴絃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植實服黃菁子隱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晉皇甫謐高士傳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張辭去嘆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凝神守一槩而

不露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仙傳拾遺

齊人李少君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遁世之術未成而病遇安期生與神樓散一七服之即起遂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行西遊玉門周流五嶽數十年後遂飛昇而少君還臨淄市亦壽數百歲東漢志

漢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有九十餘老人少君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又識齊桓公時銅器眾駭其神以為數百歲人也廣記神仙傳

行年錄

數百歲

漢邛疏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

鐘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藏枕馮諝曰八珍促壽五石延生邛疏得之鍊髓解精人以百年我享千齡寢息中嶽遊步仙庭

漢東郭延字幼平秦時隱居增城山數百歲愛齋精神不極視大言嘗服靈飛散自云得之李少君煉服九鼎丹能夜書身光遠照小物見其采色逆知人死生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遂詣崑崙山仙去廣東志

漢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九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王女幼絕羶血清淨好道王以妻之俱入常山女仙傳廣記

漢犢子鄰人歷數百歲其顏時壯時老時好時醜陽都  
酒家有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會犢子牽  
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人不能追也冬日嘗見犢  
子賣桃李市中

漢宮嵩元帝時師事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  
入紆嶼山仙去神仙傳作漢元帝時

鳳綱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  
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  
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神仙傳

尹軌字公度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  
歲神仙傳

行年錄

數百歲

三

晉王烈入大行山見山石破裂尋丈中有孔尺餘有青  
泥流出烈取視氣味如梗餅遂啖之歷年數百

梁陽郡西有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  
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山年數百歲化成此鶴忽一

且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  
莫知年歲晉王翻之神境記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  
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

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  
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

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述異記

已見百餘歲  
晉末江州人

費長房詣壺公恍惚不知何所公留房於羣虎中虎磨  
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納於石室中頭上有

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  
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

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  
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廣記

唐張果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  
自言數百歲矣嘗騎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

之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噴之復成驢矣嘗云我

行年錄

數百歲

四

生堯丙子歲太宗高宗微之不起武后召之伴死於  
妬女廟前玄宗召之輒氣絕仆久乃蘇復置書邀禮

乃至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懇辭還山平陽志出列皇雜錄宣室志

唐胡惠起字警俗幅巾布褐身不甚長處稠人中有時  
獨出稱胡長仙天后以蒲輪召見問仙事止陳道德

帝王治化之源遣使送歸賜書曰日御先開望霓裳  
之漸遠天津復渡騰鶴蓋以方遙於洪崖先生古壇

煉丹三年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伏龍岡  
造墳解脫年數百歲諡洞員先生

唐胡超僧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



年乃成自進藥于三陽官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久視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二年則天崩

西江志

唐申元之開元中徵至從帝遊溫泉幸東洛善讀玄虛之旨或留連論道動移晷刻常以絳雪丹一粒與趙雲容死後至元和末百年再生元之尚來往人間自號田先生識者云元之魏時人已數百歲矣廣記仙傳拾遺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矣素與薛昭洽昭爲平陸尉以氣義自負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昭與金而逸之坐謫爲民於海東救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山叟乃賚酒欄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

行年錄

數百歲

五

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荆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貫酒大醉屏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惟去疾兼能絕穀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夥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過蘭昌官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莫能知踪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三美女笑語而至昭出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雲容因言某乃楊貴妃侍兒曾於申天師處乞藥天師憫某不久處世乃與絳雪丹一粒服之謂雖死不壞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

氣或再生便爲地仙今已百年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又問蘭鳳二子容答亦當時宮人有容者鳳臺請歌詩各和之詩畢旋聞鷓鴣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待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他往遂同雲容寢處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

曰吾體已蘇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昭出市衣服懼見執容與白絹云有急卽蒙盲人無能見昭如其言夜至穴啓櫬果見容體已生遂取寶器而出與容同歸金陵幽棲容髮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耶申師名元傳

行年錄

數百歲

六

唐王旻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禮歸舊山不復入城嘗與達奚侍郎往還死後猶杖屨詣達奚人始知其尸解云唐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開元末常緝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號冲和先生唐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髮垂至地坐於闌室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岩峻谷則有毒蛇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二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麴藥之香

軌無減耗宣宗問集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平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唐蘇鸚杜陽編互見百餘歲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顏如嬰兒行數百里頃刻而至常與陳搏酬唱人以爲神仙隆平集

宋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嘗遊秦悼王家歷見

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

偽張傳見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傳字巖卿

宋萬直臣字道同修真不娶觀中道士病目直臣忽至

爲舐之光如初去壁間留詩云往往來來數百秋幻

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詠不休

行年錄

數百歲

七

江西志

晉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

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者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後

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

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吏繫

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墟城集仙錄

北齊徐仙姑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數百歲狀貌

帝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

境無不周徧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

豪僧十輩徵詞所嘲姑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

色愈悻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

虎豹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僧喜以

爲得志還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

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仍如故墟城集仙錄

北周李真多神仙李脫妹也隨兄修道居懸竹中幼挺

仙姿耽尚玄理八百即李脫授其朝元默貞之要行之

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神氣莊肅風骨英偉異於弱

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

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

集仙錄

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鳥沈子玉曰此謂

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而食之可數百歲謝

行年錄

數百歲

八

入取中單有鄰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謝但嘆恨而

已內觀日疏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百餘歲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

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

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

命互見初生未著三歲七歲百二十五歲百六十八歲

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互見初生

畢公季札俱百餘歲

子思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山東志按孟子親受

行年錄 百餘歲

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

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

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

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

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沒已六載子

思固長不然亦不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孔子

四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

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

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言為是其言若辨乃考闕里世

系云子思在衛縵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

白裘不夢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

傳於孟軻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

時在安王之一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

嗣位烈王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矣

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

矣山東志

周冠先以釣魚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醫

或自食之冠帶不去體好蒔荔枝日取芻實食焉宋

景公召見之問其道不言殺之後數十年踞於宋城

門鼓琴十餘日而去

秦班壹始皇之末避隱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以財

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陸音

行年錄 百餘歲

漢南越王尉佗始皇末拜龍川令任其病篤召佗語即

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器死佗移檄聚兵自守因稍以

法誅秦所置吏自立為南武王漢高帝十一年使陸

賈拜佗為南粵王令稱臣奉漢約高后五年春佗自

稱南粵武帝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復使

陸賈賜佗書諭之佗謝罪去帝號黃屋左纛因為書

稱蠻彝大長老夫臣佗云云陸賈還報帝大悅佗年

百餘歲而歿粵人立特祠祀佗感保障之功也龍川

舊宅亦立祠水旱報賽其應如響廣東志

董仲舒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神仙傳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依容成空素

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湯藥針灸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懷慶志

漢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文書文帝時爲丞相十

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飲乳爲生妻妾以百數曾孕

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一作百一歲東坡詩柱下相君猶有齒

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星

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菘苳華年如五六十者人或親

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

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

人共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伺

行年錄 百餘歲 三

之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開

以杖搥之至夕於室隅聞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

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

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

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爲此翁按神記

後漢焦先字孝然世莫知所出結廬河濱冬夏袒不著

衣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如泥滓不

行人間或數日不食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

其廬先遂露寢冬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

故度年可百餘歲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

吾不足以知之也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

口不言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

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

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汚耳目延年歷百

壽越期願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矣

三國吳于吉會天久旱孫策縛吉暴日中卽大雨策忌

而殺之竟失其尸周旋人間復百餘年後竟仙去

魏武時皇甫隆百餘歲

三國樊阿從華陀求服食可益於人者陀授以漆葉青

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阿從其

言壽百餘歲 百餘歲 四

三國應璩詩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

與鋤耒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

內姬相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

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三國魏封衡字君達學道得真訣服黃連五十年鳥鼠

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顏如二十常乘青牛人謂

青牛道士聞病者輒以腰間竹管藥與之立應卽封君達

一載入鳥鼠山服水銀百餘年互見二百餘歲

晉陵陽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

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法遂入黃山採五石

脂服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百餘年弟子安死葬

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塚樹呼子安云唐人詩曰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

晉鮑靚字太玄為南海太守嘗取白石煮食以自濟見

仙人陰君受道訣以女妻葛洪洪居羅浮觀書臨民

夜嘗往來山中與語或達旦騰空而去人見其來門

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惟而候之則雙履也後還丹陽

百餘歲卒于石子岡蘇峻之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

而已廣東志

晉單道開常吞細石子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

去當有大亂及道開南渡尋而鄴中大亂後至南海

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

行年錄

百餘歲

五

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袁宏為南海太守

登羅浮見道開形影如生日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

蟬蛻耳一載百有一歲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

為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

孫飲數日輒去晉末以來絕不復見廣古今五行記又見數百歲

谿父南郡人山居有仙嘗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

與桂附子並實其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

後百餘年居絕頂呼谿下父老共道生平時事云

黃阮邱睢山道士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

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無知者時下賣藥

朱璜發明之乃知為神人也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

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

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

華陰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呼子先酒家母在此列仙傳華

山經女仙傳作于老

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

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

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廣記神仙傳又

見三百餘年

南齊褚伯玉字元璩少有隱操居瀑布山二十年初家

行年錄

百餘歲

六

為妻婦乘車入門伯玉踰墻而去居桐柏觀小嶺年

百餘歲浙江志

北魏時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魏主孝文為之制素委貌

布深衣舉哀於東郊策諡曰康

隋曹憲至唐累召不起太宗讀書有奇字輒使問憲憲

具為音註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

隋仁壽中程杉字仲材嘗端坐默如土偶出語輒諒知

人禍福鄉民每早澇往拜禱之許諾輒應後壽百餘

卒人因謂羽化稱為真人廣東志父歿年九十餘已見

隋岑道頤避難自江陵沂三峽至萬州江南山巖下修

鍊食黃精百餘歲蛇跡而去貞觀十八年以香屬高麗人冷住所隱岩下燃之

商人不住且歸波濤雷怒不可  
上乃返請岩然香遂平行無虞

唐孫思邈歷隋唐至高宗永淳初年百餘歲善醫術謂

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至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

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寬

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託忽記憶遂令放之思邈

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洪洞人

立廟於坂祀之呼曰安樂君廟定命錄平陽志互見童幼老年七歲

二十九

唐薛尊師官二千石棄妻子入嵩山歸道唯小胥唐臣

從久之遇僧令尋床下藤蔓出戶傍岩壁兩日猶未

盡忽有石室道士數人指授道要道成入京玄宗數

行年錄

百餘歲

七

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

召我為入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

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

之術後以俗人禮謁頗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後亦為

國師焉廣記原

唐李珪廣陵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利兩文以資父

母有糴卽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珪節制淮南夢

入洞府見石壁填金書姓名內有李珪字方自喜有

三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珪耳珪年百餘歲輕健

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

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尸

已解矣廣記續仙傳五

唐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長生之術

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不過德刑不偏自然與天

地合德日月齊明堯舜禹湯之所以登上壽者用此

道也互見數

唐許宣平絕粒於城陽山南塢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

馬嘗賣薪於市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

問歸何處穿雲入翠微因火焚庵遂不見後百餘歲

有樵者見之南山石上

唐瑕邱仲小結廬大翻山中日採藥脩合自服久之出

山去數百里市藥爭持錢米至不問多寡輒予病無

行年錄

百餘歲

入

不愈者殆百餘年北直志瑕邱仲賣藥百餘歲因地

動卒或棄尸水中收其藥仲披裘造取其人懼叩頭

乞哀仲曰不恨汝也後為扶餘王驛使自北乘來至

寧人呼謫仙

唐鄭全福文宗開成中遊獵深入窮谷暮有老人導遊

新安靈巖諸洞及出有鹿引上山半坡遂結茅修煉

焉後年百餘歲語門人曰死必葬我浮梁白水鄉及

卒弟子昇至夕陽嶺上覺棺空發之惟杖履而已西

志云全福遊桃花溪見老人乘鐵船日願借鐵船還

人間老人許之曰後三年當復來時已百餘歲語門

唐祝雞翁洛陽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

千餘羣暮樓樹上晝放散之翁行呼名即種別而至  
唐鹿皮翁淄川人崆山有神泉人不能至翁精木工於  
泉上作轉輪懸閣留止山巔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  
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  
藥於市不知所終

唐陳雲布字宜布棲宜黃綿谷能呼龍致雨年百餘歲

沐浴而逝及葬棺開寸許惟存簡屨江西志

南唐張陳二將從吳翁學長生術年竝百餘歲鶴齡錄

宋陳搏復來京上謂宰相宋琪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

送至中書

行年錄

百餘歲 九

宋丁少微爲道士隱華山潼谷與陳搏齊名所居密邇

丁志尚清潔博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

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太平興國三

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

山七年卒

宋常旻力學號書樓應舉不第隱居羅洞據山林泉

石之勝號白雲先生善內養壽百餘歲

宋柴通玄字又玄承天觀道士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

惟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眞宗屢召至闕一

日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乙洞主遺弟子二人詣闕獻

龜鶴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宋番陽鍾季玉守建昌訪問高年得二大老年皆百餘

奉安車迎致會八九十者燕序公堂送之還贈以粟

帛酒而紀以詩云大老如游更老彭迎來公宇共稱

觥問年齊說生乾道有日重新見太平八九十翁同

勝會一千餘歲侈者英燕毛序齒開風化觀感油然而

孝敬生南城蕪縣令詩使君尊老致聘彭躋彼公堂

醉兕觥祝嘏俾觀新禮節縱談猶說舊昇平龐眉昔

日商山皓尚齒當年洛社英盛事歡傳盱水上廣歌

歸美屬儒生西江志

宋廬山臥龍菴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

栢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不果楊龜山文集西江志

行年錄

百餘歲 十

元李堅號麻衣先生居長清抱道潛真醉歌自娛嘗以

妙藥愈人疾或預告人吉凶無不應者聲若巨鐘走

及奔馬年踰百歲嘗過石澗岩指謂門人曰此吾葬

地也後預言其日而蛻化焉

元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遂絕意仕

進年百餘歲鶴齡錄 王世貞 貞皇朝盛事

明冷謙字啓敬號龍城子居吳山有飄然塵外之趣後

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緣

髮童顏如少年

明邁過仙瀛暑衣裘暴日中沍寒時裸體跣足而蹈冰

雪不事浣濯近之無纖穢氣人稱邁過仙後年百餘

歲坐化於齊雲山之洞天福地江甯志

明葉希賢號雪菴從建文帝抵蜀為僧嘗與補鍋匠對

酌歌哭終時年逾百與其徒訣曰我浙江松陽懷德

里人也及啓遺篋止易本義及名將傳一帙耳浙江志

明劉澤演字嵩門隆慶舉人靜寧知州壽百餘歲河洛

稱人瑞焉河南府志

明李寅字敬之任廣西布政告歸行囊蕭然壽百餘終

日書紳云身徒許國生無補恨未除奸死不休浙江志

明賀長不知何許人驚錫雲夢門年百餘歲矣錫幣未

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驚錫何資未售何酒

笑不答

行年錄

百餘歲

士

荆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傍悉芳菊水極甘馨中有三

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

歲七十猶以為天說

永寧郭扶家有丹砂井一族數百口飲此井俱百餘歲

漢長陵女子號神君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

悲痛亦死死而有靈其如名宛若者祀之遂通言語

說人間小事頗有驗神君以道授宛若宛若亦曉其

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東方朔娶之為小妻生三子

與朔同日死人疑化去未死也陝西志

三國魏鮑出母百餘歲詳見七十餘歲陝西志

晉鄧寶事父母至孝其家酤酒以供甘旨有二仙客來

飲每嗟異之歲餘謂曰汝孝行可嘉學道有緣寶開

其言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過江亦不陷溺登山見

其廡廡益廣奇花怪石皆神仙境界二客見寶笑曰

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謂寶曰汝離家久母

念成疾與藥兩丸令救其母遂出回顧舊處無復所

有至家已二年矣寶以藥獻其母疾愈壽百餘歲終

寶結廬墓側歲餘二客詣廬召入葛墳洞天人號所

居為鄧寶村四川志

晉顧琛母孔氏初瑯琊王廙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

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宋竟陵王誕反孝武

以琛素事誕或有異志遣使誅琛父子會誕遣陸延

行年錄

百餘歲

士

稔齋書板琛官先至琛執斬之遣二子送首啓聞而

孝武使其日亦至遂復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孫恩

亂東土飢民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名

南梁蕭昱守晉陵有惠政及卒有田舍一老嫗夏氏百

餘歲扶其曾孫出郭感戀不自勝魏齡

唐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

劉頰自渭北入城止於嫗店見有一嫗年可六十已

來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

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衛耳大好

官廣即問嫗曰何以言之嫗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

答為妻嘗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吾夫



張嘗為汾陽所任常在左右容貌醜類吾嘗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嘗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贊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二是二兒也乾順子

唐華山雲臺觀婢玉女以疾為眾棄山僻處遇道士擲青草食之而愈遂不過觀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後忽逢前道士言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自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掇而食之久之有益玉女即依教自後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

行年錄

百餘歲

三

毛面如白花山中人遇之每叩頭遙禮而已有書生班行達為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往來石池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準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奪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既被採去則呼歎而還如此積旬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髮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為行達所辱局之一室翼日行達就觀乃見幡然一媪疋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即共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計其年蓋百有餘矣眾

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集異記 互 見四十五歲

宋淳祐八年福州福安縣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孺人復其家勅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宋郭琮事母極孝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餘歲耳目不衰鄉黨異之後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

明庠生顧彙妻周氏年二十五歲彙遊學營山賊執遇害周孀居撫育二子成立次子邦學授閩鄉尉周壽百歲有餘始卒四川志

行年錄

百餘歲

十四

明沈世英妻張氏孀居七十載卒年百餘歲嘉興府志漢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將飛昇辭母母曰汝去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楸樹可以化養水一升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關乏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出門聳身入雲而去來年果疾疫求母療之皆愈有關乏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人稱為仙母元君鄉人共葬之東北半牌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蓋蘇君神也神仙傳 廣記載漢文時 得道不言名又作蘇耽宋諸仙禪師居幽仙寺遊汗掖宗召設譙不食問之不

本寺鐘響方食少頃果聞鐘聲帝大驚遣兵衛取鐘  
鐘已絕紐飛去半入西崖下不可起人遂名其崖為  
墜鐘崖壽踰百歲髮尚黑坐法堂不食百日而化

太原志

宋僧全福得諸仙真傳從遊於汴徽宗賜號全福馴伏

乘虎壽一百餘整衣而化面色如生

太原志

宋釋從朗居蕭山祇園寺年踰百歲門常晝掩每誦蓮

經衆鳥啣花匝坐

浙江志

宋簡禪間有老和尚不知何許人嘗于飛雲墻下結菴

以居壽逾百歲草衣木食泊然無營遊山者常以物

施之惟一道者代其薪汲後跌坐而逝

廣東志

行年錄

百餘歲

主

明僧空菴得悟禪宗歲買藥以濟病者餉鳥至千百下

食翔集肩背至百有餘歲坐化

四川志

高昌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

燕項漢西羌別種人壽多過百歲老而死子孫不哭少

死則曰天枉乃悲

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藷秋熟

收蒸園貯以充糧糗是名藷糧大抵南人二毛者百

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

甘藷故爾

草木狀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百一歲

少吳百有一歲

麻衣子生而紺髮美姿長厭世濁入終南山遇道者授

以道秘居南陽洞中十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

苑率衆請焉拒之不止忽有十二少年謂曰若再請

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翼日大雨十二人者復來拜

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勅令輔師行化耳劉

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八月白鶴翔集祥雲蔚靄儼

坐而逝

互見二入歲

行年錄

百一歲

元袁桷廬陵劉老人百一歌老人年周一甲子至元大

帝車書合文軌每話承平如夢中萬事東風過馬耳

只今行歲一百一坐閱天地同昨日梯歸聲苦紅葉

翻邯鄲睡熟黃梁失門前手種青桐百尺長笑指截

取詣宮商少君荒唐方朔誕不如老人親見深谷爲

高岸我孫之孫爲元孫翔鸞峙鶴高下飛集駢清門

憑公欲補先朝事濡毫更作長生記

西江志

元揭傒斯云吉安老人者劉士表叔正也百有一歲而

聰明康強好善不倦其小同歲翰林曾巽初請賦述

其辭以作詩吉安老人一百一顏如春花眼如漆肥

肉大酒飲且食兒啼孫繞膝行不扶杖夜讀細字

風雨疾隣里好事時相覓朝出門歸必及月出歸路  
行且歌歌復笑啞啞借問老人平生何所為壽且富  
身康強子孫賢無匹云是家世為儒又不能服食求  
長生世世惟好德天既假我以年未嘗欣欣戚戚  
居無行輩可同語後甲同生子孫已盈室且有高官  
職幸遇天子聖且仁天下無似我老得自伏一聞老  
人言豈但金與石千金之藥可廢老人之言不可失  
老人行年一百一復一生生之數何由畢天長地  
久何由畢西江志

明章劍別號淡塘生成化之乙酉卒穆宗朝壽一百有  
一性至孝學行端凝當路器之欲以經術薦用時母

行年錄

百一歲

二

太孺人上壽釗上書辭辟以終母養母終年九十有  
九母子壽登二百齡時號人瑞浙江志

明崇禎時慈谿劉憲副伯淵年百一歲李映碧往見之  
伯淵曰老夫辛酉登鄉榜辛未登會榜俱與公同可  
寫一治年弟帖否李笑而從之自稱年晚弟云

宋朱伯履妻陳氏年少夫亡有欲奪其志者陳拊膺慟  
絕既甦嘆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剄姑亟  
奪之乃免孝養舅姑壽百有一歲庭有桃實萱穎之

祥台州府志

明吳夢熊繼妻趙氏夢熊成進士卒氏年二十四撫孤  
成立節操凜然壽百有一歲終常州志

嘉靖時海豐太宰楊巍年八十有六雙鑠如常其母太

夫人年百有一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

錫齡

明胡世松妻章氏性純謹事舅姑極孝松有疾侍湯藥  
累年松死潔操至一百有一歲湖廣志

明楊鳳割股救母壽享一百一歲江南志

明養仲玉妻清氏夫亡誓不再適養舅姑舅壽一百一  
歲姑壽九十歲卒和州志

明陳氏遂溪張鍾靈妻年十九夫故遺腹生子曰守禮  
孀居守節至老不渝隆慶戊辰里鄰具實以聞撫按

司道給獎壽一百一載卒按院嘉其節而助之葬守

行年錄

百一歲

三

禮事母以孝聞龔按院給冠帶褒之

明諸暨吳氏適蔡溫以十六砥節堅守八十五年一  
百一歲鶴齡錄

容齋隨筆稱卜子夏一百二歲

宋端平元年七月詔嘉興縣王臨年百二歲補迪功郎  
致仕

宋陳造識村翁語云勸耕淨居村翁老而健問其壽云  
山居淡食乃爾昔一村叟一野僧皆壽百二守杜郎

中史丞相呼而致敬厚設而歸即逝二人壽未必止  
此厚味非野人所饗也因契而作詩云百二歲翁清

且羸蔭坐鼎食寧其宜焉知暫飽博長往毅精震怒  
脾媼悲官家顆粒皆民力此祿食之須此骨兩翁安  
食壽弗延當念無功暴天物

元阿刺瓦丁從世祖北征有功至元二十九年卒壽一  
百二歲

元吳草廬撰廬陵劉鸚詩序云卷首一序乃其大父杜  
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且謂當推此  
實于言行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  
自警之事美之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又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翁以實其言行貽孫謀殆  
亦武公之意歟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

行年錄 百二歲 四

瑞焉翁字正叔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鸚字楚商  
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  
之如吾父嘉鸚之才愛之如吾子于是書此以遺之

西江志 五  
見二十歲

明梁以恭躬耕蔓山足不踐公門口不談世事好賢尚  
禮和里睦隣縣令聞其賢給以冠帶不受卒年百有

二歲 廣西  
志

明趙欽善字良修勇於為善正德間以輸粟賜建尚義

坊壽一百二歲 浙江  
志

明扶堅妻盧氏永樂間扶堅以郡庠生徵詣京師與修  
大典盧侍行事城入監卒時盧年二十八守志不二

壽一百有二知府姚旭為建上壽坊 西江志

明吳氏番禺孝廉趙公性母居家勤儉教子有方自以  
紡績佐公性讀書至子夜方息公性登賢書任平南  
知縣以母老弗克就養氏時年一百二歲巡按御史  
田生金特疏題請旌表得旨并許公性回籍侍養未  
幾而氏卒

明王氏李汝諧妻孀居六十載壽一百有二 福曰大年  
水節 西華

明曾謨妻郭氏謨登天順壬午鄉榜以癸未試院失火  
歸而疾篤謂郭曰我志未就子孫必有續其業者可  
以我書授之言畢而卒郭年二十五苦志守節事姑

行年錄 百二歲 五

教子年百有二歲嘉靖十一年孫孔化既貴建坊旌  
表額曰節壽 西江志

明朱璧妻倪氏璧以倭亂驚悸得病死氏守節五十餘  
年壽一百有二子東賜授衛參軍以侍養不仕邑令  
旌其門曰孝義顏其堂曰百歲 嘉興府志

明蒙自縣張氏適趙署守節表閭壽百二歲 鶴齡錄

明侯位字世卿巡撫應天時母夏年百歲位陳乞終養  
不允特命有司給絹米嘉靖二十五年母百二歲卒  
位請祭葬廬墓所 懸車十餘年 貴州志

明陳守分妻薛氏事翁姑孝處妯娌和教子孫有方禮  
度以律身勤儉以治家子孫六十餘人享壽百有二

歲西安

明吳仁妻馬氏十八孀居長齋奉姑教子兵過相戒無犯壽百有二歲

明戴樸母年百有二歲事之盡孝御史獎以句百二首親天下少七旬孝子古來稀

百三歲

左傳杜注長狄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

店甄權精究醫術為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謙賓錄 廣記 已見百歲

行年錄

百三歲

六

宋童參性淳樸隱於耕仁宗元年參年百有三歲賜勳慰勞云古者天子巡狩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今汝黃髮鮑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氓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授承務郎逾年卒出尚友錄

米王肱字公輔家居僑城百三歲猶童顏人呼為百歲王六翁世傳天文占星多驗蘇軾折彥質雅重之東廣

志折

元王德元通知易說年一百三歲編錄

明王鉉孝七十九失明夜納涼仰見星斗兩目遂明年

一百三歲

明呂師賢字愚卿年一百零三歲人稱百歲老人稟賦

厚重神氣精爽每食啖肉一斤步趨如少壯人謂類

有神仙術者洪武丁巳正月六日無疾而終五見十

明黎廣德有隱德每以孝友訓子弟壽百有三歲天順

間遊陷城廣德衣紅褐坐廳中冠見其老不忍害乃

撫其背曰翁何壽若此願得紅褐壽我廣德解與之

寇皆羅拜且遺之米與一牛肩後築梧城太守哀公

衷親禮迎之廣德歌落成詩環聽者莫不稱嘆郡人

俱呼為百歲翁廣西

明樊迪母年九十終寢苦三年得疾骨立事父益謹同

寢處三十年父百有三歲歿之時哀毀如喪母天性

之孝老而彌篤浙江

行年錄

百三歲

七

河南縣大女張氏年百三歲唐高宗親幸其第魏錄

元任仲文妻林氏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

良於行林氏旦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

百三歲而卒台州

元鍾仁卿妻危氏仁卿為四川內江學諭蚤歿危守節

撫孤壽一百零三歲詔旌表學士曾德裕銘其墓江西

志

明苗景新妻蔡氏二十守節年百三歲卒直隸

明任朝選妻魏氏守節八十八年始旌表後年百三乃

卒西安

川呂氏張瓊妻守節撫幼子希尹成名立業享年百

有三歲清川縣志

明劉豐妻燕氏年二十四豐卒矢節清白壽一百三歲

當事造廬存問湖廣志

明高氏蘭景妻年二十二景卒氏上孝公姑下撫幼子

家聲不墜壽百有三歲子進時已八十二歲景少司

空芳之孫人以爲名臣貞婦之報云夏縣志

明李昭妻符氏年四十喪夫教育三子享年百有三歲

西江志

明侯氏生員周誦妻年二十一夫故撫孤七十餘年未

嘗身出戶庭壽一百三歲子新造亦七十餘歲能孝

其母縣表其門曰節孝雙全河津縣志

行年錄

百三歲 八

明王世英妻張氏夫卒二子繼亡遺孫廷用僅周歲氏

撫之成立百有三歲而終四川志

明鄧川縣孫氏適楊冕以二十五砥節壽百有三歲德齡錄

明張氏祁州知州韓凌霄妻居宦室如寒素以義方訓

子女身親紡績公姑之喪齊衰三年不見口齒撫妾

劉氏子如已出壽終一百三歲鄆陵縣志

明王啓妻鄧氏年二十夫亡守節奉姑撫幼清苦自甘

壽百有三歲卒知縣旌其門曰百歲一節湖廣志

百四歲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

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仙傳拾遺廣記

此魏神元皇帝享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太祖卽位

尊爲始祖時晉武成寧四年按力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止桂林入棲霞洞遇二

道士坐石上奕棋觴酒命二青衣奏笛彈箏篴音律

非人間所嘗聞者與酒僅涓滴出洞倏不見冠卿遂

絕利名退居馮乘壽一百四歲始知向所遇乃日華

君月華君也廣西志

宋宣德郎劉永錫父元年百有四歲勅授承事郎有谷

爾百年故老乃吾六世遺民之句鶴齡錄

邢仲居貧年老齒落不能食子渠性孝常自哺之代其

行年錄

百四歲 九

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壽百四歲編年考

明陳雍字希冉成化甲辰進士歷刑部尚書壽一百四

歲

明天順間京師民茹大中有四歲帝召見便殿悅其

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禮部

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張泳爲鄱陽丞歲荒賑粥請耆老黃振宗主其事時

振宗年一百四歲矣江西志

明呂貴壽百有四歲憲宗時人郡邑飲其齒德歲時儼

廩存問焉第實壽九十九歲操行與貴似而篤學過

之御史疏上命建坊表曰兄弟百歲江蘇志

一條小異

明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仕至松番太守生於成化庚子至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扁曰六朝大老百歲偉人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嬰鍊如壯年百歲時尚舉一女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闕小

福州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而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早致仕歸春澤年一百時院司為蓋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起走如飛時御女如少壯人應亮今亦八十矣飲食房室壯甚南極老人星似獨照其父子耶王世懋窺天外已見百歲

明王朝佑妻袁氏早寡守節壽百有四歲百九

行年錄 百四歲 十

百五歲

帝譽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已見百歲互見初生十五三十四十歲

穆王一百五歲互見五十百四歲

漢張珩字子明隱遁常山有戴篤巢門陰珩曰戴篤陽鳥而巢門陰凶兆也乃授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三國魏張游明帝時張掖郡有寶石負圖太史令上奏以為有魏之禎或以問游游曰以神知來不追已往此石今日之變異將來之禎祥也遂隱居以道自樂年百有五歲而卒

金夾谷吾里補以老致仕封芮國公雖老健不少衰

賊嘯聚率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歲

元黃義貞字孟廉徵拜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五歲江

明鄭寅初字復初隱居句曲之墟徵為國子司業上書諫觀燈誦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五歲妻滕氏亦百餘歲

明端木鑄字宜範子貢六十五代裔精岐黃壽百有五歲山東

明樊整兄遺幼子一歲整撫育成立以已產付之壽至百歲有五鄉人稱為百歲翁陝西

行年錄 百五歲 十一

宋黃熾郭琮母一百五歲

宋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宋張暉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闕自陳詔賜束帛暉曾督兵闕夫

散關路至

明周環妻孀居守節享年百有五歲撫按給米肉衣帛仍扁其門曰百年人瑞四川

明胡文璩妻季氏名貞年二十六夫亡舅姑繼歿家務悉委于季上奉太姑下撫二姑各盡其道太姑年高多病季躬親扶掖執藥必親嘗乃進比及殯葬如禮壽一百五歲大學士李東陽為書貞壽二字以

蕤之溫州府

明翟進登妻蕭氏夫亡守節年百有五歲猶紡織有司旌其門曰人瑞越二年乃卒

百六歲

夏禹年百有六歲崩於會稽因葬之山東志五見初生十五三十百歲

趙橋謙善容成御女之術年一百六歲猶畜數姬舉子女十餘人京華貴人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

百六歲

明海寧賈萬戶銘年百有六歲劉基贈以福壽圖鶴齡錄

明成化中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

百六歲

千戶致仕詔全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

二石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一百六歲鶴齡錄曾祖名信一百八歲皇明盛事

百六歲

施漁翁住西湖葛井傍有馬家園後淘井出石瓮中有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施拾一粒啖之壽一

百七歲

北魏羅結為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懇甚見信待監典後官出入臥

內因除長秋卿

唐葉法善字道元隱松楊那西山中傳陰陽卜筮符呪

百七歲

之術開元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雲鶴數百行列

百七歲

此來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雲五色覆其所居是歲

百七歲

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景龍觀弟子阮齊

百七歲

物尹情親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詔贈

百七歲

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歲所居院異

香芬馥仙樂繽紛有香烟直上樹天竟日方滅歸夢

松陽詔衛婆括三州助葬供給所須發引日赦百官

縞衣祖送於國門之外廣記集異記五見初生七歲十五二十歲

宋政和中福清林雄年百七歲

明徐明足不履城市逍遙閒遠履空晏如壽一百七歲

行年錄

百七歲

明劉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曰此兒七死不死過

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

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

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

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

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

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

貓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

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為首相正德

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年已一百七歲矣尚在

也



百八歲

晉左燮慕吳丹吳鳳崗因徙居焉時人為作清溪觀年

百有八歲卒

江西志

元龍廣寒江西人挾預知之術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元

至治初間卒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五兒生辰類

明蔡四病困若有人以鹿角膠告四服之終身年百有

八歲

錄

宋傅寶之調分宜儻時祖母蕭氏壽百有八歲母楊氏

亦八十餘蕭卒寶之以嫡孫承重不赴官

詳見志

明王尚名妻同氏守節勤家年一百有八歲卒

西志

行年錄

百八歲

志

百九歲

宋淳熙間李嵩一百九歲

詳見生日

明商邱陳百萬生長嘉隆間年一百九歲

錄

百一十歲

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反墮黃帝之

引百姓傾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於後

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黃帝已仙上天翠

臣葬其衣冠前編作百一十歲

帝舜有虞氏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有十歲

書舜生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防方乃死

史記舜年三

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薨崩年六十一代堯踐

帝位二十九年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按此則舜年百

歲也

漢桓帝時麻姑降蔡經家比舍有姓陳者罷尉開經家

有仙人乞拜見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

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

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

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祟

便帶此符傳赦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

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壽

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

又見

二十歲

行年錄

百一十歲

志

北魏羅結年一百有十詔聽歸老賜大齊東川為私第

別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

詢問焉

又十年乃卒蓋百二十歲

唐懿宗時宮人沈氏有父居滄水年百一十母年九十

五歲

錄

元王賢遷浙江廉訪使清介端謹以引年致仕壽百有

十歲

浙江志

明崑山民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林文友皆九

十餘蘇州知府魏觀延為上賓壽誼還崑山親饋諸

郊再拜送之

五見百十三百十六百六十歲

明茹文中有十歲英皇復辟之年召見便殿子冠服

百十二歲

梁顧思遠鍾離人挺又行部位中新渝侯暎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朕大異之召賜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宋初番禺陳崇藝年百十二歲

明周應龍字在田江陵人寓居本省保安門蒼龍橋壽

至一百一十二歲巡撫董漢儒賜以扁曰六朝人瑞

明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訓蒙自給有星士為推

行年錄

百十二歲

六

命云交百歲外富貴矣翁笑其誕至九十七孫澄舉

孝廉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未幾封修撰至百十

二歲尚存

鶴齡錄  
互見百歲

明閭化淳事母盡孝母壽至百十二歲化淳老而彌篤

未嘗少衰人以母年為淳之孝感云

陝西志

明叅政趙瀛妻劉氏蚤歲苦節稱未亡人八十四年壽

百十二歲

西安府志

百十三歲

采道士賀蘭棲真者道術甚高真宗詔至京師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

化天下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

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玄大師加以命服獨其觀之

田賦棲真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

懷慶志

明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于朱景定之某年而鄉

飲于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代孫

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大夫多題詠之

中興野錄  
互見百十歲百  
十六百六十歲

百十四歲

宋薛道光字太源崇寧五年遇石杏林傳授口訣真要

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壽一百十

四歲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

行年錄

百十四歲

七

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於霍童山

陝西志

百十五歲

烏巨山儀寡吳興許氏居郭南別舍傍陳司徒廟郡

守展祀祠下見寡人定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

沒脛尋謁唐山德嚴嚴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安

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又遊江郎岩見石

龕謂慧興曰子入定此中汝當響石塞門勿以吾為

念興如所戒明年興啓龕視之素髮披肩胸臆尚暖

徐自定起復回烏巨錢忠懿王患目疾圖其像作禮

隨雨舍利目遂瘳後示寂壽一百十五歲關維白光

燭天舍利五色

明和中妻賈氏年十六歸中事嬸姑以孝聞佐夫成家

克執婦道比閭族黨莫不稱其賢不二年夫病氏侍

湯藥朝夕罔間衣不解帶者數月夫亡晝夜哀毀志

在殉夫絕粒不食其姑與家人勸之曰和氏無後所

待子有遺腹也倘生男為和氏存宗祀不愈于殉夫

地下耶氏悟勉強進食料理夫喪未幾果生子氏撫

育成立後姑亡殯葬如禮人皆嘆服氏自十八歲婦

居壽一百十五歲卒直隸志

百十六歲

梁張元始居荆門好黃老能隱形易貌膂力過人進食

不異年一百一十六歲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

行年錄 百十六歲 太

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

重異遂留其枕互見九十七歲

明太祖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

歲賜宴及鈔幣王世貞皇明盛事互見百十歲百十三百六十歲

百十七歲

宋巢谷年百十七歲瞳子碧光炯然鶴齡

紹興中林洞年百十七歲

明唐楚善耕讀勤儉不樂仕進好賑施助喪葬嫁娶年

七十始生一子且見二孫人以爲隱德所致壽百十

有七貴州志

百十八歲

帝堯陶唐氏在位七十二年年百一十八歲按世紀堯

一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

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史記堯立七十年得

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政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亨章章至放勳祖落

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

始安按此乃極舉成數也互見初生三十五二

宋陳搏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

歸於此乎即草遺表遺賈得昇竝龜鶴鞍馬請闕以

進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元扎八兒奉太祖命往聘邱真人邱語曰我嘗識公扎

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扎八兒曰公欲

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蕃衍乎扎八兒曰百歲之後

行年錄 百十八歲 尤

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

果如所願云卒年一百一十八邱有道之士隱居崑崙山中

百一十九歲

竹書紀年稱召公一百一十九歲

前漢高句麗王高官年百十九歲鶴齡

張昭成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百十

九歲卒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鶴穿墓而

出

宋林石遭父喪不茹草木之滋及葬廬墓三年母年一

百十九歲石年九十餘歲白首執喪不踰禮足跡不

入城市年九十八卒浙江志

百二十歲

禮外傳稱壽者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歸祇怪  
樊氏相法耳困長寸三分眉中長毫皆壽百二十歲互  
歲百

彭祖云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  
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  
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  
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  
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閒娛樂不致思慾  
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  
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  
行年錄 百二十歲 二

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神仙傳  
神農在位百二十年外紀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帝臨紐  
年帝宣四十五年帝來四十八年帝與四十二年帝  
榆罔五十五年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  
二十

古公亶父一百二十歲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小時與同村唐叔偕女小名喻容  
色俱美誓為夫婦尋道平被差南征九年父母逼嫁  
劉祥三年怏怏而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詰之鄉人  
曰此女意在於君父母逼嫁今死矣引至墓所繞墓  
悲號三呼女名祝曰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  
若無神靈從茲而別遂巡其女魂靈自墓出問平來

何處自叙生前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  
忘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為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  
我必活道平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還  
家劉祥聞之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  
王乃斷還王道平為妻壽年一百二十歲搜神  
記  
漢王遠七夕降蔡經家陳縣尉聞之乞見遠曰君心邪  
未可教仙道與一符曰可存本壽一百二十歲百十  
歲

真仙通鑑晉孝武時吳猛上升時百二十歲  
元魏羅結遷侍中以忠懇甚蒙信待以老乞歸賜第羅  
城每有大事驛馬咨詢之年一百二十卒諡曰貞原  
太  
行年錄 百二十歲 二

志互見  
百一十歲  
唐書王遠知壽百二十歲互見初生七歲  
百二十六歲  
宋陳崇藝廣州人年百二十歲自言兒時見浮丘山根  
舟船數十今去海已四里矣 浮丘為羅浮朱明門  
戶先在海中今相距四里崇藝言兒時及見山根橫  
船滄海桑田之說非耶通志舉浮丘莊  
廣東志  
宋王溥父祚卜者誑以近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  
臟腑尋便安愈詳見  
老年  
瓊州楊魁舉父楊叔連百二十歲一作百二十二歲詳  
見八十一歲互見一  
百九十  
五歲  
金世宗自上京還都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

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賜帛

明世宗多忌諱科場出題以無為而治非有為我非堯舜疑為謗訕皆被譴一日經筵講官顧鼎臣講放勳

徂落語侍臣皆驚顧失色徐曰堯是時已百有二十

歲矣上有喜容衆心始安

明麻城劉鸞珪年百二十歲清晨吸日光於目中時覺

胸有紅日一規言日為陽宗嘗存之則長生鶴齡錄

長葛老人鄭維藩一百二十歲

唐趙州從諗住錫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至諗端坐不

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諗曰若在人王人

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遂服諗所居僧堂

行年錄

百二十歲

三

無前後架床折一角以繩繫殘薪支之得年一百二十

十歲諡真際大師

李元之暴卒復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

歲二男二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

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絲可

為衣唐牛僧孺幽怪錄

百二十餘歲

唐孫智諒幼師惠感煉丹于元秀峯常有浮雲罩其上

因呼浮雲觀開元間迎至京師年百二十餘矣帝問

何術而壽對曰居山食果飲水而已上歎息送齋明

觀遣內侍送東二盤再召見內閣時憂早請夜醮致

兩帝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曰聖人之道在一心不

他求也賜衣帛遣歸至德觀後復徵不起卒年百有

四十西江志又見百四十歲

宋尤時泰嘗舉博學宏詞科年百二十餘歲萬柳溪邊舊話

宋謙定以儒士得道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

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人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神仙不

如才

元楊維禎黃華傳云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壽登一

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之雍州之士為壽鄉公賜姓

中黃氏

明王士能入蜀雪山見石床臥一老人唯啖乾麩飲澗

行年錄

百二十歲

三

水顏如嬰兒依之三年授術而歸僻處不舉火指揮

王宣往訪得其姓名駭曰吾祖常言上世有叔祖諱

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

合至成化癸卯一百二十餘歲一作二十三歲後卯治辛亥

羽化之日乃東宮誕辰也士能先生至正中

百二十一歲

明楊汝真自幼刻苦修全真之道後遇異人授以奧理

壽一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四川志

百二十二歲

宋楊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已見百二十歲詳見入十一歲守忠條明尚安政性純樸耕耨為業不問塵世事壽一百二十

二歲貴州  
隱逸

百二十三歲

漢張道陵入蜀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秘籙

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台治復煉大丹服之永壽

二年乃於半崖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

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詣

品秘籙寶劍玉册王印授長子衛乃與夫人雍氏登

蜀之雲臺峯乘雲而去時年一百二十三歲五見六

一云陸生光武建武十年至桓帝永壽元年于靈臺

白日上昇乃百二十歲 尚友錄作正月七日亭午

天

唐田鸞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

母憂甚鸞亦自懼常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

問真侶至山下數十里見黃冠自山而出鸞遂禮謁

祈問隱訣黃冠舉頭指栢樹示之曰此即長生藥也

何必深遠但問志何如耳鸞乃取栢葉曝乾為末服

之稍節葷味心志專一至六七十日時覺煩熱服終

不輟至二年餘病熱頭目如裂舉身生瘡其母泣曰

本為延年今反為藥所殺而鸞意終不捨至七八年

熱益甚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栢葉氣諸瘡爛膿水

遍身如膠母亦意其死忽自云體今小可須一沐浴

命置溫水一斛于室舁臥斛中自病來十餘日不寢

忽若思寢乃掩戶寢於斛中三日方寤呼人起之諸

瘡皆掃去光彩明白眉鬚紺綠頰覺耳目鮮明自云

初寢夢黃冠數人持旌節導引謁上清通禮古來列

仙皆相謂曰栢葉仙人來此遂授以仙術勒其名於

玉牌金字藏於上清謂曰且止於人世修行後有位

次當相召也復引而歸鸞自此絕穀不思飲食隱於

嵩陽至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歲矣常有少容忽告

門人無疾而終顏色不改異香滿室空中聞音樂聲

化源記 廣記

楚僚至孝後母患癰難忍僚自以口吮吮之迨夜得安

寢乃夢一小兒語曰得鯉魚食之病瘳可延壽不得

則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僚仰天悲泣願天效

行年錄 百二十三歲 壹

靈乃脫衣上水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水開送鯉

一雙與僚僚喜將歸食母其疾即愈延壽一百二十

三歲晉于寶搜神記 父見一百三十歲

百二十四歲

唐會昌中釋門沙汰僧道遙同其徒數人入山投謁軒

轅集以避歸俗之役以雄黃數兩奉獻輒希丹藥集

愍而允之遺丹二粒云可過兩甲子道遙餌之歸蜀

自王衍變故後逮一百二十四歲云廣東志

百二十五歲

炎帝百二十有五歲互見初生未耆三歲七 歲百餘歲百六十八歲

明永樂時金晟為刑部主事湖廣械強盜若干人至鞠

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而如童子晟不信移文  
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  
以草炙其臍云令汝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  
命杖殺之餘皆伏誅陸燾庚巳編

明郭氏真順潮陽周伯玉妻幼淑慧受書於其父教諭  
因旁通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偶作伯玉必焚  
其草曰非閩則也居嘗無情容偶柳縱伯玉從外入  
真順拂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方散髮失容  
公猝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值元亂避  
地居村寨眾推立伯玉真順止之曰矜能輕敵者亡  
寨眾有焉勿往曰業已許之奈何對曰第稱疾我爲

行年錄

百二十五歲

宋

公謝之寨眾果來真順曰諸君不知其驚而又淺福  
今欲勉從諸君忽呻吟牀褥矣請更立賢者衆然而  
舍之後果殺其所立爭長大亂寨故多農家子專積  
粟真順獨勸伯玉散之無厚藏惟日夜索縛人莫喻  
其意比賊至盡焚諸積聚伯玉遽引索與妻子俱繫  
賊謂捕虜因得從間道去復依溪頭寨居焉會太祖  
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南征寨人向未內附懼誅真  
順迺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且言寨人無逆狀良輔  
覽詩大喜遂釋其寨勿兵後伯玉卜築縣西後池借  
隱居焉子三疇彥敬礪彥作礪彥器幼時分受三經  
至夜誦各與百錢置銅盤紀其數雖精誦必期錢盡

迺已後皆以儒徵季彥器終朝列大夫真順卒年百  
二十五歲子孫遵其遺教喪不供佛祭不焚楮云

百二十六歲

唐王遠知事陶弘景傳其術太宗爲秦王與房玄齡徵  
服過之遠知未識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曰  
方爲太平天子太宗立欲官之不受辭還山嘗作易  
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老人叱之曰汝所著書  
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懼傍有著  
青衣人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  
保衛汝何敢輒藏遠知對曰青邱之老傳授老人曰  
汝仙品已及更度期展四年之紀數也一日謂弟子

行年錄

百二十六歲

元

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  
得飛舉當署少室仙伯將行在即翼日沐浴加冠衣  
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  
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主後高宗武后皆加獎諡昇  
玄先生談賓錄 唐書作百二十歲 攷文選 柳地光良常仙系記 互見初生七歲  
唐香山九老會中李元爽年百二十六歲  
宋周慶宗號絳衣授經華山陳搏深造其術壽一百二  
十有六而卒江西志  
百二十七歲  
宋趙吉狂而落魄兩目盲自言年百二十七歲敝衣蓬  
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罵人人故以趙狂呼之

後卒發其塚一杖兩脛而已立西子由謫居高安

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

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教蘇挽水以澆百體經旬諸

疾皆愈三水

宋丐者趙生自言生於周甲寅今百二十七歲自臍以

上骨如龜殼心以下骨如鋒刀兩骨植其間不合如

指

百二十八歲

唐明皇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乃隋時生至是已百二

十八歲自北來詣闕帝勞之曰臣神堯皇帝之臣得

至今日復事即君帝悅賜紫袍牙笏鶴齡

行年錄

百二十八歲

六

黃魯曾云嘉靖中尹蓬頭自南都來已百二十八歲

行年錄

廣昌縣志卷之三 藝文志 廣昌縣志卷之三 藝文志

百三十歲

女媧氏百三十歲

論衡稱殷高宗周穆王皆出一百三十歲

伊尹百三十歲

晉許遜字敬之寧康二年一百三十歲舉家同時昇天

鷄犬亦隨逐飛去真君昇天凡三見詳畧不同後一

今並存

唐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

夜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為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

行年錄

百三十歲

一

風蕭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布衣忽慨

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

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

卉芳菲鶯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

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

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

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蕭索秀叢林立衰促有

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

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衣

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

醉長安酒榮華零落總奚為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攜



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蘇湘錄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漱齒而已然

大中三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性

嗜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

壽反得長年則又何也唐錄

宋譙定字天授得程願易學隱青城山中年一百三十

外蜀人稱譙夫子

西河少女一百三十歲

漢武帝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

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舅

行年錄

百三十歲

二

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肖今遂衰老

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

百三十歲兒七十一耳後入華山去神仙傳互見

伯山甫事

楚係奉後母至孝母壽至一百三十歲秦時王道平妻

壽一百三十歲俱搜神記

宋大中間東都僧好良茶年一百三十歲

僧撼羣行道仙阿難俱一百三十歲

釋僧羣清貧守節居羅江縣之霍山上有石孟水深六

尺常有清流舊傳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庵舍與石

孟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以汲年至一百三十

忽見一折翅鴨舒翼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此以為報也高僧傳廣記

宋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

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邇國船

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

百三十餘歲

漢劉京文帝時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

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二十許人神仙傳

明張信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至

一百三十餘歲尚為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

行年錄

百三十餘歲

三

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

烏與醇酒不如葷味五六十餘年矣說鈴見開錄

百三十二歲

全真柳州人唐至德初來遊湘源創淨土院宋州刺史

常宙遣使禮請翼日即至四門各見其入宿出道迎

惟見其一全真居湘山一夕頂生肉髻髮自此起

服衣冠語其徒曰大劫將至可易衣冠未幾遭唐武

宗之禍緇流無漏網惟其徒獲免咸通八年二月十

日謂弟子曰無色界天請吾說法是夕坐化年一百

三十二歲遺蛻猶在湘山寺又謂之無量壽佛廣西志

百三十三歲

逾聖宗時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三歲鶴齡錄

百三十六歲

晉許遜字敬之母夢金鳳啣珠墮掌而生斬蛟除害太

康二年年一百三十六歲矣忽一日羽蓋幢車自天

而下登車與其弟子家屬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

亦飛去宋封妙濟真君已見百三十歲又見百六十三歲

唐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歲白樂天贈詩一絕載九十

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

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憇城南古

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

行年錄

百三十六歲 四

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

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

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

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

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自來獨自坐無限世

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為

亭松前日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

力耶說邪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百三十七歲

宋石泰字得之以醫濟人惟令種杏一樹久遂成林人

因號為石杏林初張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

日有為汝脫羶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後

紫陽以事坐黔窳邠州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肆

杏林邀與同席問之知其故杏林曰邠守吾故人也

紫陽因懇為先容乃相與之邠一見獲免紫陽德之

遂傳其道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陝西志

百三十八歲

漢王子珍往學邊孝先路過一鬼化為生人自稱李玄

石同往就學以弟呼子珍有王仲祥者知其鬼也令

以新葉鋪席下試之人臥處其葉即實鬼臥處其葉

即虛翊日以咨元石元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仲

祥也今弟既知固難久處弟之學問已成但加努力

行年錄

百三十八歲 五

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

無疾病珍後受太原郡至景帝復拜刺史壽一百三

十八歲而終皆李元石祐之搜神記

漢巫炎字子都武帝出見於涓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

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

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

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

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

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滲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

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二年今有子二十六人氣

力乃如壯時無所疾患帝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

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神仙傳

廣州圖明百三十有八歲

李珍年一百三十八歲

明龔來富世襲錦衣衛指揮正德間上出遊來富犯顏

極諫上怒殺之削其世爵時來富年一百三十八歲

汝寧志

百四十歲

金石錄稱太公望一百四十歲微與前說不同互見百五十二二百歲

唐孫智諒高安人卒年百有四十江西志詳見百二十餘歲

道士梁須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壽國之一名也有道

行年錄 百四十三歲 六

術人名尸羅問其年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

五年乃至燕國喜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

高三尺乃諸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

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呪術術惑神怪

無窮王子年拾遺記一作沐晉國一作一百三十歲

百四十餘歲

唐彭幼謙湘陰人寒暑惟羽褐葺陶浚丹爐得豆火粟

一粒餌之年一百四十餘歲

百四十五歲

宋劉野夫青州人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往

見君至晚德莊坐待不至俄火自門起德莊犯烈燄

而出四傍皆燼翼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

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百四十六歲

唐太宗次平棘張道鴻家時年百四十六歲鶴齡錄

百五十歲

春秋時鄭滿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

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

如死于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

漢有義道人年一百五十歲泰州人見姓

彭宗脩養之法能三十為一息一百五十歲如二十許

人

行年錄 百五十歲 七

唐明皇時李元書遊華山惟採諸菓食之性復好酒山

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

曰我今去遊天台老父三人避道欲留之元與藥三

丸三老服之皆一百五十歲乃卒疑仙傳

唐浮屠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皇甫鑄李道

古等白見於上待詔翰林

東土達摩百五十歲

古延名衲成都一僧專誦法華經忽一仙僕以先生命

請至一山誦經至寶塔品先生出聽罷復入餉鉢飯

一孟栴菊數既得視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問先生姓

名乃於僧掌書孫思邈三字僧大駭僕遽失三日山

中竟述舊路歸視視資乃金錢百文也由茲一飯身  
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後隱不見

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波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

遊中土見永寧寺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

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

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閭浮所無也伽藍記

百五十二歲

太公百五十二歲

百五十五歲

圓寂百五十五歲

百五十六歲

行年錄

百五十二歲

八

後漢冷壽光屈頸鶴息年百五十六歲色理如三四十

時鶴齡

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歲

百五十六歲

黨項國西羌之遺種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宮室

其人喜竊盜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

百六十歲

漢武帝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效音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

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詞而以鷄卜上信之粵祠

鷄卜自此始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

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

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闕嗜

酒年五十八因醉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兩本相

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

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凌良戲而曰

汝闕也汝老無子此藤異而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

兒乃歸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

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

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十年生數男告田兒

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

行年錄

百六十歲

九

古傳之師亦得之於南河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

心藥害於靜因絕不服汝偶餌之乃天幸因為田兒

壽記其功而改田兒為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

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

子首烏服之年百二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唐李翔何首烏錄

崑山周壽誼百六十歲高皇帝召見賜酒饌壽誼生

於宋興洪武六年鄉飲家建世壽堂五見百十歲百十三歲

明卦和尚取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

凡來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

千人來矣少選云再添飯更有二人皆驗

明從鉅骨相奇偉篤好黃老之術謝婚聘辭父遊太和

山復遊嵩華遇異人授大還藥丹成雲跡靡定萬曆庚寅郡守阮屏麓自述昔遊太華偶失路遇鉉指引見道貌軒舉問其姓氏年里已百六十歲矣後聞入華絕嶽不知所終

互見初生

百六十餘歲

史記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宋羅務光名寶珍生有異質及冠而有子遂棄家脩煉

于紫霄園中既老而皓髮朱顏狂吟自樂一日忽失

所在其時始一百六十餘歲矣

廣東志

百六十三歲

行年錄

百六十三歲

十

晉孝武寧康二年許真君一百六十三歲八月朔旦有

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大

使之職紫袍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

日遂乘雲車而去至期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

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

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

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以地

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白方轂各一又墜一

雞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

馥經月不散

劍俠傳 已見百三十百三十六歲

百六十八歲

神農壽一百六十有八歲

互見初生未基三歲七歲百餘歲百二十五歲

百七十歲

漢吳丹結茅吳鳳崗晉義熙戊申年百有七十諸徒送

之南嶺而已

江西志

漢趙羅病癩垂死家人齋糧棄之山谷中瞿悲號彌月

有仙人過穴口哀而訊之瞿知異人叩頭乞哀仙人

賜以靈藥告曰此栢脂山中甚多鍊之可以長生瞿

歸服如法年百七十歲齒髮康健夜臥忽見屋間光

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盡明能夜

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乃美女也甚端正但

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

行年錄

百七十歲

十一

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權樂在人間三百

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神仙傳 互見二百三百餘歲

唐錢朗字內光官光祿卿文宗朝歸隱蘆山得補腦還

元之術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宰已皓首矣朗猶如

童子一日與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

絕數日顏色如生舉棺尸解去年一百七十二歲

百七十餘歲

陰長生得度世神丹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

陳子皇得餌木要方服之仙去妻姜氏病其塔用餌木

法服之病自愈姜壽一百七十歲登山取水重擔而

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許人

神仙傳 又見三百七歲

晉佛圖澄天竺國人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石勒石虎俱傾心篤敬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李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死入生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息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千歲哉季龍號慟嗚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歲

百七十餘歲

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已一百七十餘歲

溫召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對曰亦未有他過人處

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乃徐徐曰只是自諸葛公

行年錄

百七十餘歲

圭

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公者溫不覺愧服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

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

矣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東蔭商華山經 列仙傳 檀几叢書 又見三百

餘

百七十二歲

伊耆氏百七十有二歲

百七十四歲

明釋恒哈穆永樂間入廬山棲水簾洞語言都莫辨久之乃省世壽一百七十四

江西志

百七十八歲

道人劇京百七十八歲

百七十八歲

宋羅晏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捨牧觀之道人出

囊中餅與之晏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獠因發狂累日

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言禍福皆應宋宣和中

賜號靜應處士張浚延致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

賊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彞先生壽至百七十八云見

童幼 四川志

百八十歲

伯鮓一百八十歲

行年錄

百八十歲

圭

論衡召公年百八十

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即列子所謂化人也化

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

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

公疾命由余往視之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

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聖棄遠處由余又

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已公遂欲造佛像

由余于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

白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老無力村北有兒

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為諸匠執作今請共造成一銅

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於土臺上造重閣

高三百尺時人號為高四臺其人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胡維霖墨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

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

面有童子之包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

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士

教臣絕穀但服米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

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入壽以

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

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

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

行年錄 百八十歲 古

復還神仙傳

漢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

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

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

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

琴瑟臣導引無所服餌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

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為雅聲老不廢忘然則竇公

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生平未嘗識琴之形也

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

其粗矣沈作恭寓

巴陵老人劉伯溫百八十歲

耳談載湯陰王翁百八十歲

明正德時侍御毛伯溫按楚見某村風氣完萃疑有異

人乃迂道往觀聞一老人壽高即通刺拜謁及門老

叟親迎伯溫下車扶之詢叟庚甲云生於元末至今

矣計百八十歲鶴齡

百八十餘歲

宋邵伯溫過洛陽遇賣藥黨翁曾於後唐清泰中為兵

經事周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時年百八十餘矣

宋樂正子長嘗遇仙於鰲山授巨勝赤散方曰蛇服成

龍人服成童長服之年踰百八十歲顏如少女登勞

行年錄 百八十餘歲 五

山而去一作樂長子

劉政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

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

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

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

使成鳥獸種種奇異神仙傳

百八十九歲

飛龍氏百八十九歲

百九十四歲

伏義百九十四歲

百九十五歲

宋太平興國中楊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歲詳見八十一歲李守忠條

二百歲

列仙傳呂尚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

屍惟有玉鈴六篇在棺中

潛龍氏二百歲

漢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拾遺

漢伯山甫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歸鄉里省如此二

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

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神仙傳 太平廣

王仲都漢人也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

禦寒暑已二百許年神仙傳

行年錄

二百歲

未

孔安國常行氣服松丹年二一作百歲色如童子隱潛

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

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神仙傳 又見

百餘

漢趙瞿病癩垂死委置山穴中有仙人以囊藥授之云

不但愈癩可長生服百日果愈仙人復過視之瞿拜

謝乞方曰此松脂耳瞿鍊服不輟年七十見彩女長

二寸遊戲口鼻間一年女如人在側常聞琴瑟聲壽

二百歲顏如童入抱犢山莫知所終游安志 互見

歲

漢呂恭字文敬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見三人自

言呂字文起孫字文陽王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

人也隨去二日授以秘方因遣去視鄉里曰公來二

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

人也見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

來乃問此久遠人也聞昔有呂恭採藥不還以為虎

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有數世子孫呂習居城東十

數里作道士恭到習家奴問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

我昔從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

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

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

孫世世不復老死神仙傳 游安

行年錄

二百歲

七

黃敬字伯嚴學道霍山復入中岳思赤星在洞房前轉

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

見求要言敬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

一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

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

長生之道也神仙傳

王公子劉京處得九子九時王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

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

壽二百歲

唐王玄策破天竺得方士那邏邈婆娑錄自言壽二百

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



容成公者字子黃道東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善

房中之術葛洪神

唐貞元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

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珍

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剗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

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

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不熾自

熟鸞蜂蜜色碧貯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

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唐蘇鸞杜

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

明唐老姑不知何許人無姓氏隱於唐縣山中自云貧

行年錄

二百歲

太

道住世二百年矣言訖投崖飛去北直

漢中保羅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十九歲乃死至

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

年糧此保漸不省人事但知食臥而已遍體生緣毛

如昔尻突成尾久之長于身朱髮金睛鉤牙鋸爪其

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麋鹿為食象亦畏之士

人呼曰緣毛

二百餘歲

老子有客徐甲少貧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

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債不可得乃倩

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

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

嫁甲甲見女美色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

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為官卑家

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

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

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

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

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

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授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

萬與甲遣之而去神仙

漢琴高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入水不濡游冀州

行年錄

二百餘歲

尤

涿郡二百餘年一日辭衆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

期之曰皆潔齋候于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

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廣記列

漢焦先字孝然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

煮如芋食之被野火燒其庵先危坐庵下火過庵燼

先方徐起衣物悉不焦灼更作庵大雪庵倒人恐已

凍死其拆庵求之見先熟臥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

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

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

知所適廣記神仙傳

漢昌容常山道人自稱殷王女食蓬萊根往來上下見

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倩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臥奇貨惠及孤賤

三國魏封衡字君達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鼠山採藥又服木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魏武問養生大畧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醎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邱山不見神仙傳

五代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

行年錄

二百餘歲 三

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持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有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

竟不回矣宋王陶談淵 宋 趙潘養病漫筆

武陽洞人於衡陽樓真峯遇一老身毫長寸餘曰吾地仙也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其人叩頭不已乃指草

示之忽失所在

南陽郡縣有甘谷水流於中谷左右皆甘菊花墮其中飲此水者壽二百餘歲

二百十有五歲

蒼頭二百十有五歲

二百二十歲

靈壽光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

轉更少壯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

十歲神仙傳

二百三十餘歲

明何璘恬淡輕名利採藥茹芝至天順年二百三十餘

歲飄然不知所適人咸稱為羽化廣西志

二百四十歲

黃帝二百四十歲

行年錄

二百四十歲 三

梁普通中廣信侯蕭映北攻穰城城內有人亡其姓名年三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

命勞之賜以束帛編年攷作一百四十歲

二百五十歲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

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二百七十歲

采女者少得道知養生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

六十歲殷王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

玉乃令采女乘輜駟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

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

金丹紫炁召太乙所以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  
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  
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  
無益也

三藏鉢但羅二百七十歲

二百八十歲

天門子姓王名綱明補養之要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

子之色乃服珠髓得仙入玄洲山去神仙傳廣記

黃盧子姓葛名越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

必見病人身也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水為逆流一

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

行年錄

二百八十歲

三

色氣高丈餘神仙傳

朱翼太陽女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眉髮如畫龜臺瑛

二百九十歲

唐僧惠照貌衰體羸每乞食於里人里有八十餘者云

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

甲子後有陳廣訪僧至照室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

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

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

之後一日仍詣照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宋孝文

帝之玄孫也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年三十方仕於陳

至宣帝時為卑官與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

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

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

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借遁去

後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

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闕無

所視吾泣不能已聞長沙遷於瓜州徑往就謁悲慟

泗泣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

亡吾因髡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

百歲矣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

德凡已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

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貞元末嘗夢一

行年錄

二百九十歲

三

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延坐話舊傷感如

平生而語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

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

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名於經

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

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

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

君之晚也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

去翼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

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復于蜀道逢照偕舍于遊

旅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

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無差矣室宜志

二三百歲

倭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服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宋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常見趙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常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范百祿劾其妖妄同世居下獄

行年錄

二三百歲 二

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徑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歲七八十者猶不為壽夫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于此有徵矣荆州記

三百歲

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秘之乃下令國中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王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祖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神仙傳

周東宮得臣齊大夫後隱嵩山年三百歲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子曰黃帝三百年請

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

曰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

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周涓子好餌稗節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

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石

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

不能解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漢李充馮翊人太初中三百歲荷草器負圖遊武帝

見之封負圖先生其圖乃五嶽真形也佩之則魃魅

虎虫一切妖毒皆莫能近自言從始皇登會稽山以

行年錄

三百歲 三

望江漢之流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

十歲就充石壁山受尚書乃以口授伏子四代之事

畧無遺脫

漢孔安國年三百歲色如童子神仙傳 已見二百歲 皆同互見三百餘歲

漢董奉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絕于俗醫病愈者令栽

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

容狀常如三十時西江志 蓬蘆山記

皇甫隆事劉京以雲母九子方教隆合服得三百歲不

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神仙傳

三國魏文帝典論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

容成御婦人法竝為丞相所錄圖行其術亦得其驗

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  
在博物志

三國魏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却儉始能行  
氣儉善辟穀慈曉房中之術悉號三百歲人又作二

百歲人博物志

三國魏却儉能行導引號三百歲武帝召問修煉法太

子暨陳思王輩咸調笑不之信因令辟穀百日而作

止自如帝乃命為方士領袖澤州志

尹軌字公度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三百

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

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九令佩之

行年錄

三百歲

云

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

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神仙傳

釋氏通鑑僧法喜在宋元嘉十七年為鍾山寺沙門隋

煬帝時乃化壽三百歲

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女

官道士四五百年並出百鶴齡錄

須彌山東天下名東弗于人壽三百西名西瞿耶尼人

壽三百南名南閻浮提人壽百歲此名北鬱單人壽

千歲長倍三天下人閻浮提今中國四夷皆是也

員邱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官有英泉飲之眠三

百歲乃覺不知死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其國人並禽

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枝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

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拜敬如

至親之禮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鬻掩於尸間里弔

送號泣之聲動於林谷溪源為之止流春木為之改

色居喪水漿不入口至死者骨為埃塵然後乃食昔

大禹隨山導川乃至其地為無老純孝之國王子年拾遺記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三

北方句羅國人壽三百歲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

經論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

行年錄

三百歲

云

惟畏海鵠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

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所言

小人也神異錄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

茅為衣死葬之中野百鳥啣土為墳羣獸為之掘穴

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為影事之如生

三百餘歲

嵩山志稱齊東官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

漢劉憑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

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神仙傳

趙瞿字子榮病癩家人作一年種送置山中啼泣百餘

日有神人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未盡病愈歸家具說其由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八長三寸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歡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神仙傳

互見百七十二百歲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道成太陽子

行年錄

三百餘歲

元

師事之以好酒常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後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鬢髮皓白也神仙傳

荀子訓在鄉里時唯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神仙傳

三國董奉字君異有道術解縣令有女被魅投奉治之許以待巾櫛奉乃召得一白鬚長數丈詣病者門斬之女病愈遂納為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往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

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運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上黨趙明准亦三百餘歲神仙傳

陰長生受馬鳴生神丹經歸合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周行天下以妻子自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

神仙傳 本傳又載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

道人王進服紫芝杯臨死見二鬼排闥視立久之而去後夢一人語之曰道者當死昨有無常二鬼來拘囚公服丹砂之靈四面紅光鬼不能近而去過此公壽無量此道後三百餘歲仙去

行年錄

三百餘歲

元

漢泰山老父武帝東巡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水飲水并作神枕法臣行之以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今年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泰山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矣山東志

漢孔安國謂弟子陳伯曰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

之術故也廣記神仙傳

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

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

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相識

人相去五百餘里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

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世三百餘年後入西岳

山不復還劍俠傳神仙傳已見百餘歲

五代聶師道字宗微登南嶽訪蔡真人見一丈夫曰我

謝修道也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子宿有分故得

相見因取素書一卷曰習此可得道江志

隋元朗不知何許人嘗學道于句曲得司命真秘遂成

行年錄 三百餘歲 辛

地仙生于晉太康時隋開皇中來居羅浮年已三百

餘歲隱青霞谷修煉太丹自號青霞子廣東志

明張三丰太祖召見異之賜以玉環入鶴鳴山時石鶴

復鳴人咸驚異居半載入天谷洞不出年已三百餘

歲矣四川志

沈建好道不仕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斷穀

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

知所之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

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所寄十五

口皆不飲食三年還各與以藥一丸乃飲食如故神傳

一德

夏縣尉胡頊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為具食頊未

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髮據按而食

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戶頊

就而窺之納母於檻中窺望兩目如丹頊問其故婦

人曰此名為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

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鏤之檻終歲如常忽

得出檻偷竊飯食得數斗故號為魅頊異之所在言

焉周紀

毛女字玉姜漢成帝獵終南山得之身皆黑毛跳越如

飛言是秦官人入山有老翁教食松柏葉實遂不復

飢冬不寒夏不暑至是已三百餘歲已見百七十餘歲

行年錄 三百餘歲 三

魯女生初餌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

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

後采藥嵩山見一女人以五岳真形圖與之并告其

施仙去神傳

僧景法喜三百餘歲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

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

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饌方酣

有闖者報曰耶君從莊上來欲執觀道士作色叱之

坐客聞之或曰賢耶連來何妨一見道士聲聲移時

乃曰但令人來俄見一老叟髮髮如銀昏耄偃僕連

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昧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僂僕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欺嬰孩矣玉堂閒話

三百七歲

陳子皇得餌林方服之得仙入霍山去其妻妾疲病念其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歲登山取林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已見一百七十歲

宋日本國應神天皇始得中國文字有大臣號紀武內者年三百七歲

行年錄

三百七歲

三

三百十餘歲

明尹繼先亂髮鬚髻人呼尹蓬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休舍

三百一十歲

明尹髻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默然不答惟曰吾宋人于今何有尋遁去後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伍餘福幸野集聞

三百二十七歲

唐蕭穎士常遊陳留逆旅忽見老翁在門目蕭久之微有嘆息蕭疑揖問之老人曰觀卿君狀貌有似齊郡陽王蕭曰王郎某八代祖敬異之間其年三百二十七矣

三百三十八歲

晉王烈字長林嘗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有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傳

行年錄

三百三十八歲

三

後烈獨之大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震如雷聲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峰皆青石中有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虎流涎出如饑烈取石試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擊氣如投米飯嚼之亦然烈吞數丸如桃大因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日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碎鏗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觀之山已復如故懷慶志作三百六十八歲

三百五十歲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途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見三

三百六十歲

古有大禹女嫫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化生慈石經山泉女秋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曼而吞之有娘十四月生子及長



能知泉源代父鯨理洪水堯舜以其功如古大禹知

水源乃賜號禹通甲開山圖

唐李筌常至少室得陰符經不解其意偶遊驪山逢一

老母狀甚異路傍見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

發必尅筌問曰此陰符經文母何得言之母曰吾受

此符已六週甲子矣筌即下拜母曰吾有麥飯可食

出一瓢令取水及還失母所在但留麥飯耳

南方洞陽之野國人壽三百六十歲

三百六十八歲

晉王烈年三百六十八歲事已見三百二十八歲

四百歲

行年錄

四百歲

三

三國魏王真字叔經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

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武帝

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

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

神仙傳 五

明良鄉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飲食

晉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

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足至胷漸

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

汲吹人屋上瓦瓦飛入人家間桑果數千株孟皆拔

聚之成一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如

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

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中

神仙傳 大

杜陽編號明國人壽四百歲

放品經東方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

四百餘歲

列仙傳務光自沉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

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遂投浮梁山復遊尚

父山

漢王真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能悉行胎息胎息之方

不絕房室鄉人計其年四百餘歲後登女几山仙去

行年錄

四百餘歲

三

漢安志 五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敵陽常若臨

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

衰 神仙傳

四百四十歲

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壽四百四十歲

四百七十一歲

漢青烏公彭祖弟子身受明師之教精審玄妙之理乃

入華陰山中修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

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為三試不過仙

人而已不得為真人前友

匹五百歲

李常在蜀郡人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神仙傳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史記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

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蜀人李意期自漢文帝時至劉先主永安之敗乃入瑯

琊山蓋五百歲

菊子訓不知所來建安中有百歲翁云見時見訓賣藥

會稽市顏如此正始中長安東灊城中有見之者與

一老翁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一作五

行年錄

五百歲

三

見三百餘歲

晉隱士趙逸魏正光初來京見杜子休宅歎曰此宅中

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

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甄爲

之指子休圖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甄

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

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

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

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甄還爲三層浮圖汝南王聞而

異之拜爲義父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

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

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

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仙傳

黑山一名墨山在大名府形如展箕巖石奇怪其色蒼

黑昔墨子居此采茯苓服食壽五百歲

皇初起尋見弟初平得仙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

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無影

而有童子之色仙傳

李奚子本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舍

嫗稠之常濟以穀且不敢驚壽至五百歲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

計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

行年錄

五百歲

毛

牛壽如之

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網取之

積薪數車燒之不燃斫刺不入以鐵鎚鍛頭數十下

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真死

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述異記東方朔海

內十洲記

述異記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

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五百餘歲

馬鳴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傷死遇神人以

藥活之遂隨之受太易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

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  
輒易其處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同如此展轉  
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自  
曰昇天而去神仙傳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  
道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神仙傳

五六百歲

劉懿真晉女冠也至東晉已五六百歲晉輒遊嵩母嶺  
建豐嵩陽山之  
後自曰冲  
身西江志

六百歲

行年錄 六百歲 元

漢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蓮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  
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紙陀三藏六百歲

西方浩素之壘人壽六百歲

六百餘歲

陳長在紆嶼山上已六百餘歲顏色如六十歲人紆嶼  
山上人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紆

嶼在東海中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  
知其年紀神仙傳

六百二十六歲

六朝寶掌中印度人七歲視髮魏晉間東遊此土謂眾

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矣入浙越  
龍塘回互峯之東至今稱此峯曰寶掌夜由千頃穿  
雁宕栢石窠有行蓋支那四百州此中偏得道人遊  
之句浙江志

六百七十三歲

唐寶掌禪師生周末晉魏時自西域來居常不食一日  
示眾曰吾欲住世千歲今六百七十三歲矣時號千

歲和尚浙江志 互見一  
千七十二三歲

七百歲

漢孟岐清河逸人年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  
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升壇上

行年錄 七百歲 元

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  
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鏡欲折恆餌桂葉聞武帝好  
仙披草蓋來謁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漢郭憲  
洞冥記

唐玄奘求經西域至磻迦國大菴羅林中有七百歲婆  
羅門如三十許二侍者各百餘歲鶴齡錄  
檀几叢書

玄奘法師傳龍樹大士壽七百歲

唐太和先生王旻常言其姑年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  
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

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眾紀聞廣記  
互見一

歲千

七百餘歲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兒時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以女給根者女知書竊取根素書讀之其日記云以漢元封學道於某甲計之已七百餘歲矣 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

八百歲

仙經八百歲則瞳子方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談天地乃五行之精

籊籊顛項玄孫陸終第三子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事

行年錄

八百歲

罕

自云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歲加以少孤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枯焦恐不度世王欲害之遂去不知所之後七十餘年有人於流沙國西見之已八百三十八九年矣封於彭是爲彭祖 彭籊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眠遠也莊子云杖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

周彭祖古陸終氏第三子籊籊也自堯歷夏殷封於大彭嘗隱於雲母山服雲母壽八百歲 玉屑載彭祖

八百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未嘗與妻共被常曰上

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故得長壽玉屑

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籊攷列仙傳籊云上士別床中士

異被服藥百髮不如獨臥後人其採納之術號彭

祖經是籊之採納以存真葆德爲先務與世之論大

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

之壽且久耳迷者弗顧乃以生疾而陷命也宋戴埴

列子力謂命曰壽天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

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

壽四八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此

夏李八百名常真或云真常初居筠陽之五龍岡歷夏

行年錄

八百歲

四

商周年八百歲一云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李八

百或隱山林或居塵市 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

成選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號紫陽真君其後

遊得仙卦妙應 真人 四川志

李八百居洋縣寒泉山歷夏商周人皆見之因紀其年

八百遂以爲號漢末唐公昉師事之拔宅昇天神仙

傳曰李八百名真自稱八百歲瑞陽碧落山下有李

八百洞蘇黃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真修真其

中多真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真嘗詣陳

圖南及門而返圖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

生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楊誠齋有詩

故依然道院西偏古洞前一日身遊八百里三番花

落九千年劍池丹井俱蒼薛薛節實旌已碧天借問

飛仙那用步  
行猶是地行仙

吳大帝時蜀有李阿脩道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人往

問事但占其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含笑則

大慶微嘆則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後忽不知所

在一云號百歲翁太平廣記載有古強者見阿

阿籍然不異然

抱樸子蜀人莫知其名年八百歲

武夷山張湛孫綽白石先生俱八百歲換骨歸天

明戚景通擊賊有功歸養母人稱孝廉將軍初未有子

魯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

事下帷通賓客不見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

行年錄

八百歲

四

寒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

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言無恙也問幾何

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成子歲十月間

以爲弟之名此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

於庭虎變羅細內是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

節爲儒以經術著威繼光事已見初生

中天竺達摩樹多八百歲

山海經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諸天之野和鸞鳥舞民食鳳卵飲甘露博物志

八百餘歲

周李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

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時

居來廣漢棲玄山合九華丹成雲遊五岳十洞二十

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道還歸此山鍊藥

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又登龍橋峯作

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試之抹於崖石上頑石化

玉光彩瑩潤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

山亦號賢山試藥處於今尚在人或鑿取即風雲爲

變集仙

寶安禪師親運土石於精嚴寺立五臺院時壽八百餘

歲不衣絲纈寢臥亂草終後肉身不壞

九百歲

周匡俗字子孝一日子希師老聃得久視之道結茅虎

行年錄

九百歲

四

溪修煉七百年定王問太史伯陽神仙之在世者伯

陽舉五嶽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因召之不應又二

百年威烈王以安車迎之使未至先二日白日輕舉

使者至惟得其草廬焉人因呼爲匡山兄弟七人皆

有道術西江志

蔓綠華者女仙也以晉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於

羊權家自此一月輒六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

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謂權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

做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

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

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皆嗜欲我行介獨世人學

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  
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  
景化形而去真

九百九十六歲

周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武丁九年至秦昭九年西昇崑

崙山修道歷年九百九十六歲諡曰聃嘗仕周為柱

下史曰天道猶張弓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若道德經

五千餘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

而史記則太史儋見秦獻公云云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徐廣曰孔

子死後百一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年表

孔子死後百一十九年天子致胙疑儋其使也時秦

六十餘歲前後身

行年錄 九百九十六歲 圖

一千歲

華封人祝堯壽曰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

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神仙傳彭祖云大宛山有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步

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

安期生一千歲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

見與語三日夜異之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

去留書并赤玉鳥一量為報曰後數歲求我于蓬萊

山下始皇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輩入海求之未至

蓬萊山輒遇風波而又見千餘歲

互見二千歲

唐王旻有道術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益及千

歲矣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

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以折已壽是仙家所忌

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紀聞 五見七百歲

唐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病踰年醫不愈此山

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令自請之至與之方女

病立已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

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

母母乃移牀近已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

命燈至乃此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

終被惑乃爾吾居此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

行年錄 一千歲 豎

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

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夜能隱其形

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聞

唐許棲巖將入蜀市一馬瘦削以其將涉遠途日加芻

林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詣卜肆筮之得乾卦

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泊登蜀道危棧棧

巖與馬俱墜崖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尋見一洞穴

行而乘之約十餘里忽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

見太乙真君與語喜其可教命坐酌小杯飲之曰此

石髓也稽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別室有道

士云是潁陽尊師為真君布算言今夕當東遊十萬

里巖熟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頰陽從太乙  
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赴羣真之會座內仙客  
有東皇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  
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  
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輪泄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  
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  
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  
洞天瑤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滑曲任其  
所適勿復留之既別逡巡已達號縣則無復故居矣  
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解鞍放馬化龍而去棲巖大  
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奇傳

行年錄

一千歲

吳

西竺長耳一千歲

海濱北有勒題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行日無影乃

千歲食黑河藻飲陰山桂憑風而翔至中國

須彌山北名鬱丹人壽千歲詳三百歲

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

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壺盃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

壽千歲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

曰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服送之出關拾遺記

蓬萊山之西有含明國綴鳥毛為衣承露而飲有冰水

沸水飲者千歲

岱輿山北有玉泉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

柔滑食者千歲不飢

大戎國一女子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

金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山海經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瑕工仲採藥得食

之千歲不渴

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未之和

以無心草汁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

覆之食之令人壽千歲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金蘭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入秋

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

行年錄

一千歲

吳

龍仙芝狀似竹龍之類葉為鱗根如蟠龍服一株壽千

歲

千餘歲

安期生瑯琊人秦時賣藥海邊人傳世世見之計已千

餘歲始皇召見語三日夜大異之賜金璧值數十萬

安期出阜鄉門皆置之而去以赤玉鳥一兩為報後

始皇遣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

風波而還李少君遇之安期食以棗大如瓜已見千歲互見

趙有方士好大言女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

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戲畫八

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願必義以草頭藥治余  
得不死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  
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為飲桑落之酒過多醉  
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  
回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  
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墜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  
竭傅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  
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  
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  
皆年五十東鄰老姥携酒為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  
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

行年錄

千餘歲

咒

王叱而赦之陸灼艾子後語

一千七十二歲

千歲寶掌七歲祝髮嘗不食日誦經千餘卷有詠之者  
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岩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  
泣尋禮達摩悟無生忍遊吳越與朗公善每遣白犬  
通問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云白犬術書至青猿  
洗鉢回堂嘗手塑一像謂門人曰此肖誰門人曰與  
和尚無異掌曰吾住世已一千七百二十二年今謝世矣  
於是深浴易衣趺坐而逝五見六百二十六六百七十三歲

一千七十三歲

寶掌禪師生周末晉魏時自西域來唐貞觀中遇遊兩

浙至金華山下遇一老人指向浦巖見山秀泉際月  
白風清有行畫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  
遂結茅為菴名曰寶掌晏坐凡十七年一日屈指一  
千七十三歲矣浙江志

一千八十歲

號山姥不知何代人唐李筌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  
黃帝陰符本似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  
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富頂餘髮半垂弊  
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  
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黃帝陰符秘文  
母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

行年錄

一千八十歲

咒

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一千八十年少  
年從何而知筌稽首戴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請問玄  
義姥於是命坐為說陰符之義言陰符上清所秘玄  
臺所尊乃至道之要樞昔黃帝佐神農三年百戰而  
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之  
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玄女教其  
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  
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  
神仙抱一之道中有輔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  
之術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  
得其殃職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



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或言訖謂荃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瓠令荃於泉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荃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求道注陰符行世集仙傳 互見四十五歲李荃事

一千一百餘歲

酉陽雜俎晉太康中田宣於鳴石山遇異人王仲倫自言周宣王時人至晉初得九十甲子蓋一千一百有餘歲

一千二百歲

行年錄

一千二百歲

辛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問而造焉黃帝再拜稽首問廣成子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神仙傳

一千六百歲

漢鳳綱壽倍彭祖

一千七百歲

河上公一千七百歲

二千歲

述異記日林國人壽二千歲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

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博物志作三千歲

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為玄鹿漢

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玄鹿為

脯食之壽二千歲

安期生見神女設廚膳安期曰昔與女郎遊息於西海

之際食棗異美此間小棗不及之憶此棗味久已二

千年矣神女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

行年錄

二千歲

辛

棗那可相比耶互見千歲千餘歲

二千餘歲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

矣常煮白石為糧人號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

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二十許人彭祖問之

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

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

人呼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

不求聞達者也神仙傳

三千歲

上古洪崖先生得道居西山或曰即黃帝之臣伶倫或

曰帝堯時已三千歲矣江西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

帝以枝遍賜羣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

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僂佺生於

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

已見此枝三過而枯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

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汗萬歲不枯洞冥記

百歲

洞冥記僂佺生於堯時三千歲

魏文帝臨高臺行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

歲宜居此宮

行年錄

三千歲

五

瑞應圖騰黃者神馬也龍翼馬身其色黃王者德御四

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又曰

乘黃潛確類書

白民之國有乘黃狀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年博物志

或作白氏

南海君謂度朔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

三千歲日月易逝使人悵然搜神記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

瑩徹可鑿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人有疾輒

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臟腑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

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述異記

五千歲

唐顯慶中有青城民斲薯藥根漸深地陷墮穴中尋傍

穴行遇一人將之至一城宮門外有大牛赤色閉目

吐涎沫主人令禮拜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吞之民

如言拜乞少頃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

忽有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為青衣

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

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

見而空去後歸見羅天師云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

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

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

行年錄

五千歲

七

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廣記原

七千歲

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憶與夫人造火朱山陵食靈瓜

其味甚好憶此味久而已七千歲矣廣記傳作朱火丹陵

九千歲

萬年芝令人不老延年九千

九千餘歲

漢東方朔遊鴻濛之澤忽見母采桑于白海之濱俄有

黃眉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

精今汝亦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

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十年一返骨洗髓

二千年一剝皮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洞真記  
機仙詩一百年前三洗髓九千歲後十添籌蓋九千一百歲也

萬歲

異物志鼉蝨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靈枝圖說曰  
蝙蝠服之壽萬歲唐段公路北戶錄

岱輿山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  
忘憂之草花葉俱香扇馥數里其子如薏實甘香食  
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拾遺記

黃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黃龍日食一合壽萬歲  
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盛以銅物十月食之

行年錄

萬歲

五

壽萬歲

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見八  
極延壽萬年

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採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  
漢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黃安年可八十餘強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  
不著裘坐一神龜廣長三尺行卽負之以趨漢武帝

聞其異每屈禮焉人問坐此幾年對曰昔伏羲始造  
網罟獲此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

二千歲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是黃安近

萬歲矣漢郭憲洞真記

員嶠山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

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修眉  
雙瞳長耳食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

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

神異經陀移國人壽歲疑卽前條池陀字相類因誤而更例換耳

一萬二千歲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祖稼樞祖者祖梨也稼者  
株稼也樞親樞也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實長九

尺圍如其長而無瓢核以竹刀剖之如疑密得食復

見實卽滅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東方朔異

行年錄

一萬二千歲

五

一萬八千歲

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博物志

盤古一萬八千歲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兄弟各  
一萬八千始學篇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

實記一姓十三人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兄弟各一萬八千

歲始學篇十一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又曰居方氏亦號九

皇氏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歲始學篇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

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開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為之耳經世泰自古相傳之數也

四萬歲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除

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抱樸子

四萬八千歲

釋氏云劫初閻浮提人壽四萬八千歲身長八丈其減

乃至人止十歲身長一寸

八十一萬歲以上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辰南山摧天子九九

衍年錄

八十一萬歲以上

一老

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為聖節詩用八

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

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

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

而下為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

十一萬歲乃生一炁宋龔檢討芥隱筆記

放品經上方高上玉皇萬聖帝真以劫為年下極大風

澤寶真無量天人壽九百萬歲歲如世間五百歲上

上禪善無量壽天人壽三千六百萬歲歲如世間一

千歲梵監天人壽一億五千二百萬歲歲如世間二

千歲梵術天人壽六億八百萬歲歲如世間四千歲

不騎樂天人壽二十三億四千萬歲歲如世間八千

歲化應聲天人壽九十二萬億一千六百萬歲歲如

世間六千歲梵寶天人壽七劫歲歲如世間五千歲

梵摩迦夷天人壽二劫歲如世間五千五百歲

愁天人壽四劫歲如世間二千五百歲

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樞紫萬歲一實

食之後天而老

伏羲時有丹雀啣九穗禾墜地帝植于田食者後天而

老

毗騫王從古以來迄今不死

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

衍年錄

八十一萬歲以上

一老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生辰

黃浦言開中今古錄云世稱生辰曰誕辰曰華誕因詩  
經誕生后稷而云然殊不知誕者發語詞也今以稱  
誕辰似無意義但古今稱謂已久奈何亦識一得之  
愚云爾

孔子生於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七庚子日甲  
申時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明周家鼎以二丁外  
諸生白首有不知先師誕辰者乃率兩庠子弟即於  
八月二十七日舉慶賀禮歲以為常

行年錄

生辰

十一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  
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  
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  
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  
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  
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  
它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  
行書固不若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  
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書孔  
子壬戌歲  
夏四月己丑卒杜預注  
歲四月無己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  
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

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  
月庚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宋  
羅

登議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  
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報王  
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  
八十四鄉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  
自來矣都穆禮  
雨紀談按定王乙卯即位至乙亥二十一年  
無三十七年也當是貞定王而誤以為定王二十七  
年而誤以為三十七年耳然自貞定王二十七年已  
亥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則一百五十三年矣非八

行年錄

生辰

二

十四也顯王十年壬戌乃八十四耳  
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  
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  
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  
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漢韓稜字師伯性不沾酒為下邳令邳人德之廟以祀  
焉後拜司空侍上帝問之曰卿不飲酒今何醉乎稜  
曰臣今降且或者於邳人廟中有奠焉上使人訪之  
果然  
顏氏家訓云週歲試兒親表聚集燕享自茲已後二親  
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遇無教之徒雖已孤

露其日皆爲供頤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  
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  
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宋高祖劉裕亥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至趙太祖丁亥

生庚申卽位國亦號宋

元周密  
視聽抄

隋文帝仁壽三年五月癸酉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

日其日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

勞其意甚美有古帝王之風隋暴虐如秦儒者之所

恥道而其制度遺法唐代多遵行之乃知聖節之建

非肇始于唐明皇也

宋許景迂  
野雪雜說

隋李清少學道無所遇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大陳

行年錄

生辰

三

酒食召姻族謂曰汝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

裝玩具吾緘之曾未閱試幸今又及生辰固知汝輩

又營續壽之禮汝各能遺吾洪纖麻屨百尺總計是

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

奉教然必有所用敢問清曰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

于今六十年矣而曾無影響雲門山神仙窟宅也吾

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輓輶自縋而下以纖屨

爲媒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汝則出吾于媒未設

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清

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屨

之安也衆知不可迺則其治其事及期大會于山椒

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

纔如掌東南有穴可俯僕而入乃棄簣遊焉約行三

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

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徐步

詣之至則斗絕一臺而南向可陟遂虔誠而上及至

堂宇甚嚴清叩門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

李清童如辭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

前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清惶怖遍拜

諸真其時日已午有白髮翁自門而入邀諸真上清

赴會謂清曰汝且居此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因

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悔恨

行年錄

生辰

四

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

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安至也因與酒一甌曰汝可

且歸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遂閉目覺身如鳥

飛須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時纔申末城墮阡

陌髣髴如舊更無一人相識者詣故居有業染者自

云姓李本北海富家曾聞先祖于隋開皇四年生日

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悵快久之乃

換姓氏寓遊城邑時唐高宗永徽元年至五年乃謝

門徒往泰山云

集異

唐太宗生日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

樂在朕翻成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

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  
數行下左右皆悲綱目

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  
樂宴為壽始見此宋葉愛日  
齊葉抄

唐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  
上之蓋明皇生日宋璟表云月唯仲秋日在端午是  
也又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  
獻銀餅高八尺凡月五日皆稱端午也呂種玉  
言歸

唐開元十七年秋八月明皇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宴  
百餘于花萼樓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帥百官  
行年錄 生辰 五

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宴樂休  
暇三日揮塵錄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羣臣上  
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綵承露囊更  
相問遺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改為天長節

隋唐  
佳話

明皇常教舞馬百駟分為左右部曲盡其妙因命衣以  
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  
凡數十叠奮身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  
而上宛轉如飛或令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工數十  
環立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  
每遇千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內

廐引馬出舞之

唐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脯以為常也  
大合樂于宮中歲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  
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賈昌冠鵬翠金  
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于廣場顧盼  
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  
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  
後隨昌雁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  
繩舞于竿頭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  
之徒歟賈昌事五見七歲  
十三九十八歲

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  
行年錄 生辰 六

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鏐張九齡述前代典廢  
之原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唐明皇何后恩寵日衰憂畏不安一日泣訴於上曰三  
郎獨不記何忠脫新裁半臂更得一斗窺為三郎生  
日湯餅耶上聞之戚然改容終以諸妃恩遇日盛后  
竟見出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也唐杜荀鶴松窓  
雜記 玉屑作

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  
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宋葉愛日  
齊葉抄  
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  
岱等講說養賜有差此說法之始愛日齋  
雜抄

李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忠郎聖顏不

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卯

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

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嘉話錄

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

命婦宜于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

常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愛日齋藥抄

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

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愛日齋藥抄

唐敬宗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于殿前時有妓女

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

行年錄

生辰

七

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

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

火胡立于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

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

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帝賜物甚厚

文宗即位惡其大險傷神遂不復作唐蘇鶚杜陽雜編

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

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

永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愛日齋藥抄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

對御三教談論序云臣白居易談論之先多陳三

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

聽飲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

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業太和初歲

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

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論伏惟皇帝

陛下臣妾四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

戎憂又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佳辰開達四聰

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會登講座

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

通內外學靈山嶺神苦海津梁於大眾中能獅子吼

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

行年錄

生辰

八

咸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唐白居易三教論衡

戊戌歲閱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六百

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國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多

曷不曰三千兩奇零微鮮無異償償豈臣子之禮哉

唐李培李氏刊誤

咸通中因延慶節緇黃講論必次及優倡為戲優人李

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

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

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夫坐而後

坐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

問者益以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



及治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唐高禪奉

明皇每遇讓皇帝憲生日必自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

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

初生歡愛日齋

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愛日齋

唐陳旛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大言騁辨弱

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

論議黃衣屢叱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

行年錄

生辰

九

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旛叟攝衣奉詔時釋門

爲主論目誤引涅槃經疏義旛叟應聲叱之曰皇帝

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始

其僧謂旛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墮自是連

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

襲旛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據

唐李林甫每至生日常轉請菩提寺僧就宅設齋有一

僧常讀佛施教一具賣之價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口

經數年次當讀佛因極祝林甫功德冀獲厚禮畢簾

下出綵籠香羅肥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大失

所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

于胡商索價一千胡見之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寶價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西陽雜俎

朔方裨將其父嘗夢朱衣黑幘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

以玉柄龍授君若遇葉齋翁宜付之後汾陽王誕日

部將競獻珍異裨將以父所寶玉柄龍奉之意汾陽

即翁也得夢六日買是劍既藏四年歸汾陽宋陶穀

唐常臯未仕時寓于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荆寶待臯甚

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即以贈臯歸觀與玉簫

約七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臯踰期不至玉簫歎

曰常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死後臯鎮蜀知玉簫已死

行年錄

生辰

十

甚憐之臯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遽

跡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杜甫宗武生日詩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

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

選理休覓綠衣輕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霞分

片片涓滴就徐傾

唐崔刑部樞夫人西平王李晟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領之而去

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太家昨夜小不安適

使人往候王撫著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

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

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  
至崔氏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  
愧服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  
行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御覽

唐韓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

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涸清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  
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謹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

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  
神 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

退之磨蝎為身官僕以磨蝎為命官平生多得謗譽

殆同病也

行年錄

生辰

十一

杜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眷禮敦優生日例外別

賜九龍燭十挺宋陶穀清異錄

唐白居易生日詩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安又稱好道及著古物

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與寰云此是李

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

之後聞恭生日箱擎一弊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

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

崖賓僚無不大笑因語錄江盈科談言同

唐大曆中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忽

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消耳醫生拱

手無措寒暑未周即如嬰孩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  
與妻更相提抱遇淑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  
釵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  
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集異記

唐營邱有蒙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然切諱癩字

或誤言者必遭怒每年五月值生辰召僧道啓齋筵

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歌者何岸

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

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

誦之時陳君處于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

籠白蒂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

行年錄

生辰

十一

始得碧紗幃遭大詬而去玉堂閒話

唐羅隱荀令生日詩祥烟霽霧拂樓臺慶續元節後

來已向青陽標四序便從嵩岳應三台龜街玉柄增

年算鶴舞瓊筵獻壽杯自願下儒何以祝柱天功業

濟時才 又錢尚父生日詩大鼎分光降斗牛與唐

宗社作諸侯伊夔事業扶千載韓白機謀冠九州貴

盛上持龍節鉞延長應續鶴春秋錦衣玉食將何報

更候莊椿一舉頭

唐末齊王張全義女妻李講肅賢明有禮節夫貴封清

郡夫人治家甚嚴大畜姬僕與夫別院李院姬妾數

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律

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于夫或辭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者歸已院執事稍久者嫁之

宋張齊賢洛陽續神舊聞記

唐淳于琴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因沉醉致疾二友扶歸臥於堂東無謂曰子其寢矣余將抹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就枕忽夢二紫衣人云槐安國王奉邀指古槐入見大城題曰大槐安國王配以金枝公主曰南柯郡不理屈卿為守由是貴幸榮盛無比凡二十年迨寤身依然臥日未隱西垣因尋古槐下一蟻穴即夢中所經處遂命僕荷斧斤斲掘見旁可表丈有大

行年錄

生辰

三

穴洞上有積土為城郭樓臺之狀其即所謂槐安國乎直上南枝可三四丈亦有土穴其即所謂南柯郡乎芬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異聞錄後唐潞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小字二十三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呂種玉言南唐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江王景暘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高州志偽漢天成中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偽主劉陟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官王將耳口同尹來

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誕是丁水同官也于字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

廣東志此欽州羅浮山本名安京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

蜀王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望日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珍上言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驚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才也衍不以為意

宋居白幸蜀記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久矣甲子歲蜀少主生日僚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

行年錄

生辰

十四

聖觀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踰興聖統師而入蜀蓋運數前定矣王氏見聞廣記侯卿實從興聖太子取蜀乃後唐同光三年事錢武肅王左右有葉簡李咸者善卜筮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宋丁謂談錄吳越王錢俶以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

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寢前光燭

一庭是夕恭卒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

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卒年政六十復與父

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宋袁聚楓 憲小藏

宋太祖以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生及登極

以生辰為長春節 孟昶末年自題桃板云新年納

餘慶嘉節號長春及王全斌平蜀朝廷以呂餘慶知

成都府而長春節太祖生辰也陸平 集

宋太宗生于晉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即位以生辰為乾

明節淳化元年改曰壽寧節 太平興國二年改報

光寺為乾明節因乾 明節三年改廬山西林為乾明寺九年

行年錄

生辰

五

置啓聖禪院即太宗降誕之所陸平 集

宋趙昌言廷試曰太宗見其辭氣俊辨又觀其父名謂

左右曰是嘗為東畿宰朕之生辰以獻詩百韻為壽

善訓其子亦為可嘉也

宋真宗生于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即位以生辰為承

天節

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即位以生辰

為乾元節 天聖元年乾元節知寧州職方員外郎

楊及以繡佛來獻上謂近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

乃守臣之職安用此為命亟遣之俱陸 平集

宋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誕生之日真宗喜

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

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夢北方五歲

聖質已異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異宋王極燕 翼胎謀錄

宋英宗生于天聖十年正月三日即位以生辰為壽聖

節 治平三年詔一應無額寺院屋宇及三十間以

上者並賜壽聖為額因壽 聖節不及三十間者並行拆毀

俱陸 平集

宋李思聰幼為祥符宮道士常遇異人與一寶鏡曰此

神遊指南也思聰每閉戶懸鏡而臥移日方輿輒憶

其所遊洞天海嶽凡模寫六圖并題以詩皇祐間乾

元聖節將臨以呈郡守上之上喜賜號洞淵大師冲

行年錄

生辰

六

妙先生遺中使賫香茶絹疋賜之至之日羽化去西江 志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

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回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宗

一御于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官幸後苑賞

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

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為侍郎進轆詩有云

珠鞦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

宗覽之泣下宋葉夢得 石林詩話

宋范鎮致仕值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東 坡 集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鶯字韓宗儒性縻後

每得公一帖子殿帥姚麟家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

文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製

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

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侯麟錄宋趙德麟

宋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

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

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眾

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

禁蓄猫也說

宋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閣如嬪捧抱以見上

行年錄 生辰 七

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

後駐蹕于杭亦豈偶然元劉一清錢塘遺事

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正旦太后年八十行慶壽禮千

十月二十二日太上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官太

上升殿起居訖簪花拜舞進壽酒訖太上回賜壽酒

次至太后殿行禮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又至

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家換素

帽兒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并教坊

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

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多年紀

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背兒免

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裏再坐本宮御侍六

人並升郡夫人就賜話謝恩并照例支散目子錢太

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皿一千兩克

絲作金龍裝花軟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已下各

賜金梓蓋正緞并薇露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後

宣道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元周密乾淳起居注

宋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預于舊歲冬至加上兩官

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月元

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各服朝服用

法駕五百三十四人大樂四十八架正樂一百八十

行年錄 生辰 八

八人及列儀仗鼓吹于殿門外上服通天冠絳紗袍

執大圭恭行冊寶之禮鼓吹振作禮儀使已下皆導

從上乘輦從至德壽宮俟太上升御座官架樂作皇

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詞曰臣某稽首言伏惟聖號

太上皇帝陛下壽同天永德與日新典冊揚徽華夷

頌慶左相宣答曰聖號太上皇帝聖旨皇帝迎陽展

采纓標榮親何幸吾身屢觀盛事次皇太子已下禮

賀致詞宣答訖並再拜舞蹈禮畢次詣太上皇后殿

行禮如前候解嚴訖皇帝入宮進奉禮物行家入禮

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羣臣禁衛更卒往來皆簪花

後三日百官拜表稱賀于文德殿四方百姓不遺千

里快觀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壽極有至泣下者楊誠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賓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都向千官帽上開在斯菴詩云金爵舩校曉日開三朝喜氣一時回聖人先御紅鸞扇天子龍輿萬騎來霜曉君王出問安寶香隨葦護朝寒五雲深處三官宴九奏聲中二聖歡

元周密南  
度典儀

宋淳熙三年五月廿一日天申聖節先十日駕詣德壽

宮進香竝進奉銀五萬兩絹五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用綠油匣二百箇上貼簽云臣某<sub>御謹</sub>進令

行年錄

生辰

光

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閣長到官移入殿上并鋪放進香排目皇太子皇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那時車駕率皇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竝詣官上壽車駕至小次降登太上遣本官提舉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云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并率皇太子百官奉上御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輿入樞次小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后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官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樞次小歇上遣閣長奏

知太上午時二刻恭請赴坐至期車駕竝赴德壽殿

排當自皇帝已下竝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并御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

聖恩并免皇后頭冠皇太子穿執竝謝恩訖太上泛

賜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

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于殿門外謝

恩又入樞次小歇約二刻再請太上往至樂堂再坐

教坊大使申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曲樂破對舞各

賜銀絹有差又移宴清華看蟾松官嬪五十人皆仙

妝奏清樂進酒并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

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却進御書真草千文

行年錄

生辰

于

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

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坐太上皇索翡翠

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杯進酒太上曰此是宜和

間外國進到可以屑金就以爲賜上謝恩時太上官

家竝已七八分醉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宜平

輦近裏升登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

心照管知省等領聖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官恭

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官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

問與居并免到官行禮

元周密南  
游起居注

聖節日俟宰執奏事訖追班上坐垂拱殿先引樞密院

并管軍官上壽

東京分爲二日  
今只併爲一日禮畢再坐紫宸殿上

公以下分立候奏班齊上公詣御茶林前躬進御酒  
跪致詞云文武百僚臣某等稽首言天基令節臣等  
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下殿再拜樞密宣答云得  
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又再拜教坊樂作接盃  
訖跪起舞蹈如儀閣門官喝不該赴坐官先退樞密  
賜羣臣升殿閣門分引上公已下合起坐官升殿第  
一盞宜視蓋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酒胙  
策起舞三臺後並准此供進內賦政第二盞送御酒歌板  
起中腔供進雜爆第三盞歌板唱踏歌供進內鮮候  
內官起茶林樞密跪奏禮畢羣臣降階舞蹈拜退此  
上壽大畧也元周密南殿典儀

行年錄

生辰

三十一

宋天基聖節追念致語伏以華樞紀節瑞輝先五日之  
春玉曆發祥聖世啓千齡之運歡騰薄海慶溢大庭  
恭惟皇帝陛下濟哲如堯儉勤邁禹躬行德化躋民  
壽域之中治洽泰和措世春臺之上皇后殿下道符  
坤順位儼乾剛官闈資陰教之修海宇仰母儀之正  
有德者必壽八十個甲子環周申命其用休億萬載  
皇圖鞏固臣等生逢華旦叨預伶官輒采聲詩恭陳  
口號上聖天生自有真千齡寶運紀休辰實樞瑞彩  
昭璇象滿室紅光鼻翠麟黃閣清更瑞萊曉未央開  
暇玉卮春筭嘽五福威敷傲皇極躬持錫庶民元周密南殿典儀

基聖

宋謝石字潤夫以相字言人應編詩中名聞九重上皇  
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  
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  
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  
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  
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  
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錫賚  
甚厚

行年錄

生辰

三十一

宋文天祥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云飛龍在天大橫有  
兆流虹貫日景命維新演道梵之真詮崇聖明之瑞  
節恭願維天其右如日之升五百歲而生已開昌曆  
億萬年其永益肇皇圖西江志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辛未巳亥甲戌正  
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日此遊元  
新浩然齋  
宋趙普卒年七十一先一歲普生日上建英子承宗齋  
器幣鞍馬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漢音已聽中  
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極樽左正官直昭文

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疾

先篤已見七十一歲

宋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黷一日

榜縣門云某月某日知縣生日示諸邑人不得饋送

有曹吏曰宰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眾曰然至日

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幸一無所拒後又告示曰後

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更復持縑以獻焉

時王崑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

魚

宋魏昭亮同定閣門儀制賜白金千兩時感信在大名

屬生日命昭亮就賜禮物是日告命至軍府榮之

行年錄

生辰

三

宋張茂直以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為記室參軍後入

西閣會元傑生日遣持禮幣為賜復至舊府時人榮

之

宋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為開封府丞檢勝戶田

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

敢料其鬼也携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

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曰何名也侃

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管妓教頭葛

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

十一日生日大姐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

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姐及戰得勝因始流傳河

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宋王灼碧雞漫志

宋寇準在瀋鎮常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

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且

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駉何上意解遂不問李元綱厚德錄

宋魏野壽寇相公詩嶽嶺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

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伶期三

入後一品見玄孫

宋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真宗時下嫁上黨李遵勗宋

制選尚主者降其父為昆弟行主因遵勗生日以舅

禮謁其父繼昌帝聞密以衣帶器幣助其禮臨安府志

宋錢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百

行年錄

生辰

二

二十緡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

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院滿散聖節

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事又六

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往

皆內朝故事也周必大玉堂雜記

宋文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史皆獻詩多云五

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張未明道雜志

李文定趙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八月詩以獻僅

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

我公蟾屈為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為清

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樞餘光燭物無



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粗

淺亦豪爽也 宋魏泰臨漢詩話

宋王安石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

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鶴就宅放之謂之放生光

祿卿輩申伎而好進老為省判不閑詩什又不能誦

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鶴詣客次插笏開籠每放一鶴

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時有邊案之主

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真侯為縣君到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

近世長吏生日祭佐畫壽星為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

回但為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

吏為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繡囊緘之必

行年錄

生辰

辛

謂退回王忽令畫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

于其下良久引容焚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

用佛像或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慚懼

失措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

日祝壽墓銘凶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小節

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獨正謂此類 宋朱熹可談

宋歐陽修于役志六月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於舟中

按辨日戊申此當是二十一日

宋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發解過省殿試皆第

三以熙寧二年三月三日卒

宋陳恭公執中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在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

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不辱不殆無險無虞烟霞為

侶其致可娛公悟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 倦遊錄

宋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

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數眉

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雲齋錄

宋程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

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宋制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方平以宣徽

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王鞏甲申雜記

宋蘇軾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於眉山縣紗

行年錄

生辰

辛

毅行私第賦生日王郎 子由壻王子立以詩見慶次其韻并

寄茶二十一片末云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

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 軾年四

十七在黃州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鶴巢酒

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

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

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

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

聲坐客皆引蒲醉倒 軾又云吾昔謫黃州曾子固

居憂臨川死焉人有發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

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

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官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誇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蘇軾

宋蘇子由已卯生坡嘗號為卯君 銘槩

蘇文忠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一首靈壽杖

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一時偶

行年錄

生辰

志

收用千載相癡淚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

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

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 廣東志

子由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

非其志也乃慶和之七十餘年其一夢朝來壽兒

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蛋

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

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蘇轍集

宋章惇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亦鄉人也

以詩為壽子厚于座上取以示客且指其頰德處云

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

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蒲座哄然

宋胡銓字邦衡嘗從朱崖軍守張生遇之無狀每旬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畫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時黎首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常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柳辨西廡下首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竊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無狀要之

行年錄

生辰

志

為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

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

不應擅殺人也首悟遠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

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

此待為上客隆興初邦衡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

仲興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云 廣東志

宋南渡後一宰執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為壽

宰自謂曰老夫不才幸為太平宰相微天之幸坐間

一儒士離席言曰天下到太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拿

不獲宰始大慚 江盈科

宋時金使奉千手千眼金觀音來上高宗壽旨令徑山

寺安奉僧大慧出迎口頌一絕云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拈動許多

般金使大慚廣東志

宋夏執中字子權孝宗后之兄弟工大字善騎射高宗

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

壽無疆以獻孝宗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

全足矣江西志

宋孝宗淳熙間桑子河堰東莊園紫牡丹無種自生過

者競觀有貴人欲分移之掘見石如劍題云此花瓊

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生

且值花時必往宴為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惟

行年錄

生辰

壬

一人李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

而終如鼻志 已見八十 附恩史邱瓌也 一而終丹榮厚志以正開值生日為花序

宋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身有無窮樂第一

人為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為過有旨禁之仍著為令

雲麓漫抄

宋黃杞字景南生九月十九日守朱熹壽以詩云須信

九秋饒好景要遲十日作陽春

宋朱元晦謝人投壽詩啓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

臨初度復增我蔚之悲誤辱謙光俯加責飾顧茲衰

朽雖黽敝以何施仰歎瑰琦用襲歎而為好

宋韓侂胄生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

九錫談

宋王炎生朝無以自慰作留貧薦一杯云移居飯牛菽

官舍食無肉何乃大清生囊無一錢蓄人言骨相寒

有智不如福我家雲溪陽歌側數椽屋屋後時菘韭

屋前種梅竹室中四壁立但有書可讀頗怪草玄翁

乃謂貧可逐卒歲一布裘終朝一饌粥此外何所求

吾生無不足

宋李商叟壽周益公詩天佑熙朝世產賢承平舊業至

今傳萊公少避中元日潞國同生丙午年翰墨獨傳

千古秘聲名耀在二公先功成野服平園去要件靈

龜巢碧蓮又昨夜微雲槩大清銀河映帶壽星明祥

行年錄

生辰

辛

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平上相生天上異恩尊帝傳

洛陽好事寫者英長身獨樂園中老疑是平園舊弟

兄又袖中勳業拂雲烟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為

天下宰不妨長作地行仙蟻浮玉友秋初熟鵲報銀

河月正圓滿引壽觴今夜看相星重入太微垣

宋楊廷秀壽叔父致政南極老人歌淡溪居士登九齡

朱顏絲髮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滿上帝黃庭

經瓊霄仙籍書姓名丹霞染語金花綾近來更覺雙

眼明夜抄蠅頭窻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徇風騎氣

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鶴溪一幅為寫真烏紗白

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玄夫聽箇是

活底南極老人星

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祝

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

長狄名猶記沙隨會若新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

鏡裏全成老尊前畧似春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漳濱

剛長交新泰陰消脫舊屯網蛛縈藥裏寶犬吠醫人

窻下烏皮几田間紫領巾鮑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

波匿觀河見維摩示病身翠端還一笑默識幻中真

文淵公詩四人二百四十歲况是同生丙午年僕用此事也

宋陸務觀壽韓平原詩珥貂中使傳天語一片飛塵驚

輦路清霜榮瓦初作寒天為明時生帝輔黃金飾

行年錄

生辰

三

雕玉觴上尊御食傳恩光紫駝之峯玄熊掌不數沙

上千羣羊通天寶帶連城價受賜雍容看拜下神皇

外孫風骨殊凜凜英姿不容畫問今何人致太平平

地萬里皆春耕身會風雲手扶日異姓真王功第一

宋周子充謝吳運使壽詩啓繼秦國而生已愧中元之

句憶宣城之舊更驚四紀之年會華節之遡歸摘雅

詞而下屬雖洛陽耆德不稱擬倫然履道燕居幸同

休退願歌赤壁其揖清風在欣感以交懷非叙陳之

能既 答其用菘萊公文潞公事渠致仕而歸蓋已

卯宣城所解貢士

宋周子充謝陳提刑壽詩啓解九夏之齋自恣謀投于

憲綱校中元之籍長生散擬于仙曹未瞻使者之纈

衣先拜美人之錦段妙甚唐賢之律申之史克之言

何臺治之傲臨為部民而加禮歌明月之章于赤壁

諒因歲月之俱同移清風之誦于東方敬祝壯鸞之

遡返 一云靈均初度之嘉走無是也魏野中元之

句公則過之

宋周子充回豐漕壽詩啓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垂之

日讀寡兄弟之禮况當右拱之時曾未釋于端憂敢

與聞于贊喜伏蒙某官虛枯意重激潤才清鶴聯事

之至情致執謙之善頌既邁吉甫穆如之作又形仲

尼仁者之言申以醴毒重之儀物敬恭而實兼倩于

行年錄

生辰

三

未將正則而均有光子初度其為心感尚俟面陳

宋傅景仁回壽詩啓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

人以德譽乃過情茲茲某官惠顧陳人寵光初度寒

知松栢儻獲保于後凋報匪瓊瑤第勿讓于永好

宋辛幼安沁園春詞云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

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願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

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

金闕名存門前父老忻忻煥奎閣新褒詔語溫記它

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夫

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裡是發枝丹桂幾樹

靈椿

賈似道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  
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  
且預陳易簣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  
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  
而思末路屬 貪狼之 率驕兵悍將以徂征  
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捐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誣  
其非百喙難明此誘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  
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于赤族仰慚覆載俯愧  
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官  
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闢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  
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耶讀之雖可笑可

行年錄

生辰

三

哀其文自好元吳萊三朝野史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辰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  
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  
爲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鑿方建隆  
基爲立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  
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  
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  
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傍引曲說以爲符命從  
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元史  
元王天爵字仁傑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月以報父母

履耕

元郝經長歌行爲苟正甫詩云子居河陽縣我住陵川  
頂子方丁年我知命龍文虎氣心炯炯大材自古多  
抑塞會當拔起快馳騁 又壽苟正甫詩云河山生  
喜色戲綠舊堂前懷慶府志  
元郝經壽何待制詩云歲月閒丹灶乾坤坐白頭幾回  
看北斗何日見西周盤谷蘭花老天壇桂葉稠會當  
逃世網共與赤松遊懷慶府志  
金華鄭氏云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  
則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  
亦不可受徒蠶女工無益于事鄭氏家範

行年錄

生辰

雷

明景泰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  
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一日上  
爲之默然七月二日景泰子也十一月初一日正統太子也  
明景泰時立春日值聖節衆議欲慶賀而後迎春或欲  
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俄而于肅愍至主迎春者曰  
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乎其議遂決浙江志  
明孝宗祭泰山文茲八月初十日乃予初度之辰受命  
親士資捧香帛前請祭告惟神凌霄奠域拱祚衛邦  
所冀稟祥敝福永固壽基以崇大慶于一人以普隆  
麻子萬字山東志  
明宸濠將舉兵會生辰宴官屬明日入謝濠匿諸兵校

幕內出立露臺宣言太后密旨詔我監國孫燧請密

旨看濠怒許遠奮爭濠遂喝武士縛燧及遠出斬之

遂反浙江志

明趙弼成化間知邯鄲縣其母在堂家信久不至值生

日繫思甚切忽風飄黃葉落案前取視乃其母以是

日禱於觀音之章也雲南志

明韓鳴鳳字伯儀父任邵武通判鳳奉母之官卒撫州

是日卽鳳懸弧日垂老未嘗解顏受子姓觴年七十

廣東志

明孫懋字德夫時都督朱彬導上徧跡寰域懋疏劾其

罪值彬生日衆期往賀辭曰余欲極之忍賀其生乎

行年錄

生辰

五

彬深啣之

明白承宗父病醫醫禱三年不懈嘗以舌舐其目父八

十時承宗置酒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江蘇志

明雷澤習業贅官父誕辰澤持彩縑爲父壽令一童負

縑隨後忽失之蹤跡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一美

婦搖曳而出語曰子爲二縑乎亟還之挑之訂期而

至狎久懇之以前程事婦卽挽行霧中至一所若王

宮登一巨閣北墉列黃榜上有雷澤在焉雷問狀元

何人婦卽以手掩雷目已覩一教字雷後廷試則彭

教作元也

明陳震上章復姓王更名月辰父承德翁開七袞月辰

簡諸親奉翁堂上率子姓羅拜上壽甚都太安人亦

七袞謝安人以諸婦從如月辰人謂王氏冠裳之盛

會萃一時矣太原志

明湯顯祖作生日詩戲劉君泰序云余五十歲大張樂

坐賓筵者十餘日而君泰乃今度六十避客不出何

遽不出耶云病足不能答拜能止客無拜耶明年七

月子更過餘樓爲君泰滿六十因其婿王生試歸口

占諱之云彌月與試周開堂抱見客將養至六十反

覆自羞奮爭先立嚴誓子婿動呵斥至期坐深隱如

賊恐人得吾聞欲益紀生辰人不識旣識復行避掩

耳亦何益安云妨拜起不令坐飲食厚積不爲樂餘

行年錄

生辰

五

樓亦可惜憶我五十時張樂度廣席鐘鼓何嗶嗶寶

從殊蟄蟄所獻卽同啖有拜但旁揖謹祝若雷震看

者如仙集半百已云樂况此六其十六十何足避一

萬四千日生辰聊爾爲昔人日鼓瑟

明張煥乾更名炳乾字斗如仕長葛令不通請謁不避

豪右值初度巨衆謀爲壽力謝之卽以釀金作敵臺

爲葛承鎮平陽志

明張麟遇誕日齋坐哀思妻子勸之飲麟曰母難可爲

樂乎陝西志

明田一照每遇生身之辰終日不進一茶一米平陽志

明陳昂以誕日祀母有一鶴從天而下舒頸鼓翼馴擾

庭中里人繪二異圖咏歌之浙江志

明何其恩事母張終身不懈或膳有不及備身以養邑

大夫十人遇子母壽必冠帶潔服躬為稱觴莫不賢

其孝節焉四川志

明任翰生平許性命之學及終之日即其生之日諱笑

而逝聞者莫不稱奇五見四十歲四川志

明鄭之良字直夫時烏蒙安邦彥為亂川西南半失督

撫朱燮元屬良監軍乘賊觴壽日提兵直入其壘擒

賊將四十餘員殺傷無算獻俘京師

杭郡諸生陶國器誕日見四

葉文鳳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於旅邸假寐見前

行年錄

生辰

毛

後身

明嚴調御字印持與聞子將密子將疾華調御方六十

初度日聞氏方受弔而嚴氏受賀秦越之矣之其家

號痛為經理喪事浙江志

明黃端伯授寧府推官人呼為黃佛子嘗遇生辰紳士

其舉屏為壽端伯曰譽望太隆適足損福裝設則無

地攜歸則費力竟却不受浙江志

明蔡懋德調濟南道有泰安州守某貪暴不法因生日

製金帶綺服躬捧上壽懋德提其所束帶笑曰吾十

餘年一銅帶轉覺馨香耳守慚而退明日解綬去南江志

志傳

明孟熙云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

揭棧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

費財已而漸東人來一如棧所云叩之棧曰吾聞滌

器聲知耳霽雪

明李毓梁中崇禎壬午鄉試闕賊陷河洛下令徵屬內

舉人赴西安授官梁見偽府尹以母老辭弗許偽令

日促上道迺外為卜期治裝值其生辰具酒饌聚長

幼會食梁酌酒上母且拜別諸兒子亦各以次上壽

梁為飲滿意色揚揚如平日畢會遣其婦與二子送

母山岩矚之曰第善事老母其他事我自調度時甲

申七月十有五日也取片紙大書曰聖恩深重背則

行年錄

生辰

元

不忍老母年高迹則不能維有一死可謝君親即解

帶自縊于舍前棗樹比人覺之昇而坐諸樹下體柔

暖如生面有紅光作嬉怡微笑狀若欲言者迄棺殮

猶然嶺表

漢趙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

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

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官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

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

幸下體常汚御服重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憶不

數日備後官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

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嘆帝欲留昭儀先

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宋秦醇趙后遺事

唐梨園法曲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

寶十四載六月一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

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

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甘澤

唐崔偉嘗遊青城山至一洞中遇仙翁留宿因妻以女

歲餘崔請暫回與血屬一訣仙翁與隱形符一道誠

不得遊宮禁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即開崔到京

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園大內會劍南進太真

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

此乃召羅公遠作法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

行年錄 生辰 元

具本末上不信令咎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

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啓玄宗曰此已居上

界殺之必不得使得之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

親召與語遂令百人具兵仗與衛士同送且覘其故

至洞口見仙翁呼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躓崔生拜

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澗各數

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

隨步即滅即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歸矣須臾

不見遙望唯空山而已史

唐辛秘五經權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于樹陰旁

有乞兒箕坐痴面熾衣辛覺語異用解衣衣之脫乘

乘之乞兒問辛所適何事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

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臨去以綾帕覆贈辛帶有一

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

尉始婚裴氏伯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言解帕覆

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

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酉陽雜俎

唐憲宗

元豐初宦者王紳效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其太皇太

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

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官名

也溫公詩話

行年錄 生辰 甲

宋孝宗時八月廿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

過宮先至太上處起居方至本殿進香次皇后皇太

子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上

至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

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

進香值雨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

官到宮進香閣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

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并珠子十號並于後殿鋪

放十六日本殿提舉率本官官屬進香并放壽星及

神仙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

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官人更後苑官屬作院使臣等



竝簡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到至  
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  
太子并太子妃第三班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竝  
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  
呈百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辭就本殿大堂而此  
坐官家花帽兒上蓋皇后三釵頭冠竝賜簪花至五  
蓋竝免大衣服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蓋小劉婉容  
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  
命閣子庫取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緞各十疋  
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副又移坐  
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更後還內周

行年錄

生辰

四

起居注

宋紹熙五年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乃春王三月  
皇帝鳴和鸞備法駕味爽夙興星陳天行朝于慈福  
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壽皇拜前皇帝拜後嘉王  
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權浹怡怡愉愉如也縛禮告  
竣慈顏有喜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祐我王母  
受茲介福施于邦家子一人敢專饗之其錫類介賚  
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江  
志 揚萬里  
福榮堂記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  
尋常不曾着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媽

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顏  
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  
干涕下翼日取此御袍置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為  
我獻壽特為此服也經堂

宋趙善應字彥遠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  
食兔江西

宋曾幾妻李氏家教嚴肅生子逢遠貴而有賢行陳傅  
良嘗曰吾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  
躬遊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無恙生日當壽  
余與高炳如博士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  
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兄弟弟婦及諸孫

行年錄

生辰

四

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原  
伯逢字仲躬遠字西江  
宋辛幼安鵲橋仙詞慶岳母云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  
勸一盃春釀胭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綠  
衣更看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記新詞  
遇著個十年便唱  
宋陳剛中停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太常引二章云絲  
絲堂上簇繡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烟水  
龍沙路遙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  
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  
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疎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

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醕漫盈樽情誰寫青山淚痕

元蔣子正  
山房隨筆

仲彌性登第後通判湖州楊媚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

彌性惑之誓以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為代

作醮詞云身若萍浮尚乞憐于塵世命如葉薄敢祈

祐于玄穹適屆生初用輪誠曲妾綠業如許流落至

今桃李半殘何滋于苑園燕鶯已懶空鎖于樊籠隻

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

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于天上脫禁錮于人

間既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穢織履早諧夫夫婦婦之

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

行年錄

生辰

望

宋王明清  
玉照新志

元妃靜懿皇后誕日受賀六官嬪妃以次獻慶禮時南

朝官人亦有選入後庭者亦以所珍進獻一人獻寒

光水玉魚一人獻青芝雙虬一人獻柳金簡翠腕闌

似今之手鐲類但彼扁而用臂者耳魚是太真酒肺物如意是六朝官

人所遺闌又建業景陽官膳脂井物疑是夏后不悅

陶宗儀元  
氏掖庭記

元龍廣寒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為壽忽

見北窗外梅花一枝盛開人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

遂稱之曰孝梅贈詩甚多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

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五宗林下竹

見百有八歲

明林文蔚德風亭記五月十有四日老母誕辰恰值八

旬初度于是張筵為壽子孫繞膝壹白開顏意更融

融洩洩也謝安志

明李全昌字文宰母七十兄弟弟羣起為壽值歲飢全昌

更出米二百斛傳母命賑之江西志

明邵棠事親至孝母壽七十是日鳩巢於庭人以為孝

感之瑞江南志

明朱蘊劄事母至孝當六十稱觴有白鳩白鵲繞庭之

異

明趙滄字宗淵繼母溺于所出虐其妻致死無怨言叩

行年錄

生辰

闕

治辛酉領鄉薦為母誕辰遂留賀不赴公車浙江志

明李孝女南昌進士李基隆之女七歲能識字偶讀觀

音大士傳遂持長齋誓不字母亡哀毀值母誕辰一

慟發絕是夕跌坐誦佛而逝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盆

貯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饒鼓迎往富家以小杓

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謂之浴佛有高峯和尚偈

云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

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田武成歷朝樂事是日西湖放生

會舟楫盛多暑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元周

密乾傳  
歲時記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  
門小暨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  
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  
鹽縣一旦陷沒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  
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于山吳王乃立廟建炎  
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顯應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  
侯尤為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  
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為之鼎沸宋  
應龍括  
異志

若溪東十里有烏鎮鎮有烏將軍祠甚靈異相傳烏侯  
諱贊仕典午氏每歲八月十二日為誕日必輻輳祠  
行年錄 生辰 聖

下百物芳潔薦饗之浙江志

宋王省幹中年得痲疾每歲純陽祖師誕日作麵以施  
路人三十年不少倦一歲有丐者啖麵畢覆碗桌上  
合家人不能啓省幹至即舉之中得治痲瘋方試之  
立效子孫寶之江南志

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生朝遊人甚盛咸淳間改昭  
應今歸靈芝寺舊有蕭照山水及蘇漢臣畫壁今不  
存元酒水潛夫  
湖山勝槩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  
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為避暑之遊  
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

聚景園之秀蓮新藕密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  
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  
糲麻飲芥辣白醪凉水水雪爽口之物開撲香囊畫  
扇涎花珠珮而茉莉為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昂婦  
人簪帶多至七種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  
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窻涼之  
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新簟  
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  
歸元周密乾  
淳歲時記

三月三日俗傳為此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  
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起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  
行年錄 生辰 聖

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  
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鴿子翻身金鷄獨立  
鍾馗株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眩神驚  
汗流浹背而為此技者如蝶拍鴉翻蓮蓬然自若也  
樂事

三月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幢  
為祝觀者夾路劉侗帝城  
景物畧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  
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菓或誦經上  
壽或柳鎖伏罪鑿鼓法音嘈振竟日西汝成熙  
朝樂事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  
競集如緋綠社雜齊雲社雜過雲社雜同文社雜角

賦社相清音社樂錦標社射錦體社花英畧社使雄

辯社小翠錦社院淨髮社梳律華社叫雲機社弄而

七寶鸞馬二會為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

而天驥龍媒絨鶴寶響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為

花草人物厨行菓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

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為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

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

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

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

駭目之觀也元周密乾淳歲時記

成都正月二十八日俗傳為保壽侯誕日出竿橋門即

行年錄 生辰 聖

侯祠莫拜次詣淨衆寺郊國社丞相祠莫拜畢事會

食晚宴大智院元費著歲華紀麗

隋木蘭魏氏亳城東魏村人恭帝時募兵木蘭以父當

往而老弟妹俱稚卽市鞍馬整甲請于父代成歷

十有二年身接二十八陣人終不知其為女子後凱

旋除尚書不殘懇奏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事

者駭之以事聞召赴闕欲納之官中木蘭以死拒之

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

孝烈生辰云

成都浣花溪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

云夫人姓任氏成都節度使崔寧之妻常出家財募兵敗于琳琳夫人伏尸中

成都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竿橋

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登舟

觀請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

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布水濱以事遊賞最為出

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

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為升斗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

遂罷以遠民樂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

隨行公使錢釀酒界之然不逮昔日矣元費著歲華紀麗

宋李庭芝將守台濠州人曰公天台五祖臺下有龍頭

九九和尚宜就見之至郡諮詢莫知其說閩士陳白

曰天台五祖居赤城今威師住此生于丙辰九月九

行年錄 生辰 哭

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卽往謁見深談有

契以寺宇狹陋捐金就東南地浙江志

真臘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頗為

名者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行年錄

廣昌縣志卷之六 晉岑氏纂輯

初生

詩斯干篇第六七章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

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

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意也大人占夢

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八章乃生男子載寢之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嗚嗚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也君諸侯也寢之于床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也盛

行年錄

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

九章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

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糶

卑之也衣之以襦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

順為正無非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禱可願之

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大明篇第二章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

日嬪于京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翟降二女子于

聖而追本其所從來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六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

維行篤生武王

續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

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

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天又篤厚之使生

生民篇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

弗配也變無子求有子也如禘蓋祭天子郊而以

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

以弓綯授以矢親往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

武述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也夙也風蕭也

大人述而履其拇遂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

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

行年錄

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

迹之說先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異于常人始固未嘗

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

二章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蕃無害以赫

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圻副

皆裂地封疆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圻副

凡人之生必圻副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

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害之苦是顯其

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

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

實訢厥聲載路陰狹腓字字愛會也值也值人伐木而

翼籜之也呱啼聲也單長許大載蒲也蒲路言其

崧高篇首章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宜  
曰崧嶽山高而高

之尊者駿大也甫甫侯即作呂刑者或曰宜王時人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伯也昔姜姓之國也詩以

蕃薇也宜王之舅中伯出封也謝而尹吉甫作詩以

送之言嶽山高而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

質能為周之棟幹屏蔽而宜其德澤于天下也蓋申

伯之神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

嶽神以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

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元鳥篇首章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

行年錄

初生

三

武湯正域彼四方  
元鳥賦也春分元鳥降高辛氏之

卯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

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

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

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

初也

書益稷篇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慢遊也塗山國名辛壬癸甲四

日也禹娶塗山氏之女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

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

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

名誥篇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之初服

命也林氏曰所以有智愚者於已取之下愚為自暴

豈非自貽乎

記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

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

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正寢在前燕

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夫不

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日使人再問之今雖動作之

但使人問之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轆於門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  
表負也左者天道所尊右者地道所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宰具三日卜士負

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

行年錄

初生

四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

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使之

天地四方者期其有子于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

而巳宰既掌其故以禮禮負子之士仍使束帛以酬

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子生接以大牢特

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冢子大牢

也元子

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諸母與妾也

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普通者慈母潘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則爲衣服自命士以下

皆漱滌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嚮妻抱子出自房當相立東面

不剪者也來向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通達者謂之羈嚴氏云夾由

日角兩髻也午達日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其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

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一

橫也午達日羈者按儀禮云度尺而午語云一縱一橫也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相通達故

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相通達故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度也

行年錄 初生 五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辭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時日是日也孺雅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

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誦也諸婦同族平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

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辭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二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如養禮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備家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

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疏曰此經所陳謂鄉大夫以下故以名編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絕宗則不告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于單即特御于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于路寢

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爲外也疏云適

事與世子之弟同故適子連文同云見于外寢其但無勸戒之辭辭即欽有帥記有成語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恩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註終使易諱不同名尊世子也其先

其大夫有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同名不改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之特俊遂入御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官室之

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

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適妻之

註謂已見子夫食而使御餽也始來婦時妾同餽也

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餽也始來婦時妾同餽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于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  
君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  
名之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  
恩寵輕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云前文已云適子  
庶子見異于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  
特言庶子之禮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謂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  
云無以異也謂庶人無側室故夫  
出避之若有側室則夫自居正寢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應氏  
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註見于祖家統于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  
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家  
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疏云孫見于祖而賜

行年錄

于父故無辭適子既在其孫猶爲  
庶孫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  
初生 七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  
士之妻自養其子食子者食君國之子士之妻大夫  
出還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  
有賜以勞其劬勞也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註讀句爲  
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  
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  
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以暫故每旬  
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過故不必以旬而見疏  
云天子諸侯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  
于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于庶耳  
射義男子生乘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  
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後敢

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  
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  
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註  
男子生設馭于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食子  
也疏云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  
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  
家語孔子對哀公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  
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臙然後能行三  
年顙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窳反  
陽故陰以陽變陽窳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  
月生齒八歲而亂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  
亂二七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

行年錄

命之端形于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  
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  
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男子二  
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于此而往則自婚矣  
初生 八

韓詩外傳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  
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  
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  
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僨就而後能行  
三年臙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  
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齒



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配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

說苑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遠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暮年生贖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

行年錄

初生

九

化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大戴禮本命篇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酌酌精也轉視也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養而生贖然後能行三年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

反陰夏至陽往陰動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于三也小節也男女合于三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節也于合五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于三五合于八十也備三五合于八十八者維剛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八為方維八卦之數也陰陽九六大衍之數也

右三條畧同並錄之以備考

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

行年錄

初生

十

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故人十月而生萬類人為貴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貴偶奇主辰辰方而辰主月月主馬月契大與于上馬統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乾于下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猥故猥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

漢劉熙釋名始生日嬰兒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

之也或曰嬰妮嬰是也言是人也妮其啼聲也故因以名之也青徐州呼女曰媪媪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釋長幼篇媪媪音倪衣媪音誤

書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嬭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子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

行年錄

初生 十一

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恃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

所以養息之道也賈誼新書

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照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畧故於燕寢太昊伏羲氏母曰華胥一作人媪人之世有巨人迹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庖犧氏於成紀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之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

行年錄

初生 十一

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實續記作華胥史皇氏倉帝名頡生而神聖有四目即能書野炎帝神農氏姜姓少典妃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是為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春秋元命苞女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為天子帝王世紀神農母任姁有嬌氏名女登則天子之稱自炎帝始又見未著互見三歲七歲百餘歲百一十五歲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母曰附寶有

嬌氏之女也見大電繞北斗極星照郊野感附寶孕

二十四月生黃帝于壽邱書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一作孕河圖握拒

軒轅生紫氣充房拾遺記軒轅母曰吳樞以戊巳

日生故以土德王時有黃星之祥玄覽黃帝孕二

十月而生河目龍額日角龍顏弱而能言十歲而改

神農之政編年考軒轅氏帝榆剛之後○又見

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

接意感生少昊名摯竹書編年考少昊黃帝之子玄

歲接意感生少昊名摯書器也母曰嫫祖互見百

額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

行全錄 初生 十三

幽房之官生額頊于若水竹書拾遺記額頊黃帝之

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老

叟謂昌意曰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額頊生手

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互見十歲十三十五二十

記作叶玉圖編年考父昌意

黃帝次子母女樞又名昌僕

帝嚳高辛氏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爰邺訖有

聖德生而駢齒互見十五三十四

帝嚳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翁尤之凶遷其善者於

鄒屠之地惡者于有北之鄉鄒屠氏行不踐地常履

而飛曳遊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常夢吞日則生

一子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神亦云八翌翌明也又

云八英又云八力言神力英明也拾遺記

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出觀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

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髮長七尺二

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

孕十四月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書唐堯帝嚳之

子伊祁姓也母出陳鄧氏名慶都居伊祁之墟孕十

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彩

豐下銳上或從母姓伊祈氏年十五而帝摯受封

國號曰唐居位七十二年得舜攝政又二十八年位故

甲辰盡癸未共一百零五年互見十三十五二十百十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之祥感而生舜於姚墟

行年錄 初生 十四

故姓姚氏字都君目有兩瞳具大聖之德竹書舜

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

年二十始以孝聞於堯妻之二女而邑於虞堯崩受

禪在位三十三年萬壽於天又一十八年起甲申盡

癸酉共五十年互見二十三

五十五十八六十一百歲百十歲

高辛氏三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

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玄邱之水有玄鳥啣卵而墜

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簋簡狄先得而吞之

遂孕簡狄而生契拾遺記簡狄遊於桑野見黑

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

筐覆以朱葭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

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

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高辛氏元妃有郇氏之女曰姜嫄助祭郊禘見大人跡履之當時欲如有人道感已遂有娠而生男以為不祥棄之阨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水上大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願有異相昔 吳越春秋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于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姪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于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

行年錄

初生

五

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水上乘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皐陶母曰扶始升高邱祀白帝有雲如虎感而生皐陶

盈川集山川氣候彰白虎于皐隤象緯休徵下蒼

龍于曼倩

夏禹妣姓顓頊之後堯封鯀為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

是為修己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意感孕歲有二月

帝堯戊寅五十八歲六月六日而生禹於鯁道之石

紐鄉名文命字高密 竹書禹母修己出行見流星

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於石

紐 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嬀年壯

未孕嬀於砥山得蕙苒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

姓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

西川也 關山圖女狄于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

雞子愛而吞之孕十四月生夏禹 論衡禹母吞蕙

苒而生禹故夏姓曰妣 新知錄大禹胸拆而生

考禹折胸而生于石物處鼻大口兩耳參鱗首戴鈴胸有玉女足文履已故名文命。互見十五三十六歲百

夏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環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

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

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

行年錄

初生

六

北方而生啓淮南 獨異志禹妻化為石後剖腹而生

啓

夏孔甲政於箕山大風晦冥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

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

以為余子誰敢殃之長折薪斧斫其左足遂為大關

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新論

劉姓出自伊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為名

事夏孔甲為御龍氏西江志 明宋濂

契十三世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以乙日

生湯故名履字天乙豐下銳上耜而有背向身而湯

聲臂有四肘是為成湯竹書 河圖湯母感黑龍而成

互見  
百歲

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

伊水之濱夢神告曰曰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曰

水出焉告其隣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

為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

德殷以為尹曰伊尹水經註互見百餘歲

陸終氏娶於鬼方氏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

焉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其三

曰篋是為彭祖其四曰萊是為云郇人其五曰安是

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莘姓昆吾者衛氏也參胡

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郇人者鄭氏也曹姓者

行年錄

初生

七

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 一云啓左脅三人出焉啓

右脅三人又出焉互見學生

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濛于豕牢而生昌龍顏

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竹書 吳越春秋季歷生子

昌昌有聖瑞 宋蕭綦希通錄晉語晉臣對文公曰

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沙淩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

疾焉肅氏云淩小也沙便也豕牢則也不加疾易也

設有是事猶當翦焉况于誣乎老泉嘗闢吞卵等事

胥氏之言無稽甚矣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新皇前

世說

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

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周穆王時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

孤母有犬名鶻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

孤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蟠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

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鶻

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

地異記犬名鶻蒼吻卵歸鄉開內有一兒有肉而無骨後為徐君

周靈玉生而有髻

齊惠公姜蕭問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鸚覆之取而

行年錄

初生

太

養之字曰無野是為頃公代有齊國宋王鉅侍兒小名錄

魯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始娠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名之即季氏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

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

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後穆公

蘭死香其死手蘭吾所以生也列蘭而卒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名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

誼誼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

為文侯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子嚴

伯嚴伯子武公代有晉國漢書

晉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

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

視平陽志

楚子文初生棄於晉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

釋韻一音構於釋音鳥塗

行年錄 初生 尤

孔子之父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

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女名

徵在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禱於尼丘生先聖於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庚子日甲申時即

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

尼山東志 當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

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來以

沐浴徵在王子年拾遺記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

顏氏之房空中有聲音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

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廷則五

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

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

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鉅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

夫子繫角之被向猶在焉

孔子娶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

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無繇娶齊姜氏生回於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

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即魯昭公二十一年也山東志

曾點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定公五年也少

孔子四十六歲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音束皙發疎記

行年錄 初生 辛

端木賜生于周景王二十五年衛靈公十五年其母夢

神賜以寶玉因名曰賜字子貢又字子貢山東志

周商瞿上孔子弟子生於雙流之瞿上鄉以所生之地

為名瞿亦葬於瞿上今之牧馬地也古碑見藝文志四川志

孟激字公宜娶仇氏生軻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

二日即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沒後四十有七年也孟

子將生母夢神人採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

母臥視久之忽片雲墮而寤

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嬰告其母勿舉母竊舉之

及長見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

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

日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周吳申夫差六世孫長沙王芮父事楚考烈王以諫封春申君謫居鄱陽相傳生芮時五色雲見今餘干有五色山西江志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

執嘉母名含始曰昭靈后遊於洛池有玉鷄啣赤珠

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含始一作執嘉之母一作高祖之母

漢高祖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太

公往視見交龍于上巳而有娠遂生高祖

行年錄

初生

二

漢薄太后父姓薄與魏王宗家女通生后許負相后當

生貴子魏媪納其女于魏豹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

負言心獨喜因叛漢漢虜豹以后輸織室高祖入織

室見后色詔內入後宮后一夕夢蒼龍據腹以白上

上曰此貴徵也吾與汝成之幸而有娠生文帝太原志

漢孝武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

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氣如霧

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霧蔚而起霞滅

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

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

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

改崇芳閣為倚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

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

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可名之吉武帝內傳互見三

洞冥記王夫人誕武帝于倚蘭殿有青雀擊飛于闕

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倚蘭省去因

精門

漢鈞弋夫人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

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鈞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

母門山東志

漢南頓君欽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

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影如五麟七鳳欽異焉

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時

行年錄

初生

三

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互見二

漢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

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佚獻帝春秋

漢蕭何感昴星精而生 張良感狐星生 樊噲感狼

星生梁劉勰新論

漢抹嘉其母於湯溪水側夢龍而生嘉長占吉凶巧發

奇中嘉勸高祖定三秦高祖以嘉志

在扶翼賜姓扶氏 四川志

漢張少平妻田氏少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

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

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

言歲星精云朔生時東 洞冥記云田氏寡居夢

大白星臨其上因娠歎曰無夫而孕人將棄我移居東方里五月旦生朔因為氏名朔三日而母死一云張夷字少平互見童幼三歲五歲二十九二十二歲

漢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大將軍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人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為大人遺體也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漢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家奴與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梓生枝

行年錄

初生

三

葉上出屋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與于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漢書

漢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開啼聲母掘收養之水經註

漢虞延字子太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或作虞升後至太尉

漢時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家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

須何因有子女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又見九十

後漢周覽字彥祖汝南人生而歛頤折額醜狀駭人母欲棄之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互見十歲

後漢何比干字少卿為獄吏平活數千人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未竟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

行年錄

初生

二

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太平御覽互見少壯又見五十八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孝子傳太平廣記

後漢賈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柝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賈氏之祥後漢書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覺

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

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守武威殺刺史邯鄲商州兵

圍急猛恥見擒登樓自焚死

搜神記

漢駱俊字孝遠拜陳留守時隣郡飢荒俊傾貲賑贖民

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為名

浙江志

三國吳孫堅母姪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

繞吳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

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

天下百年中應以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且起筮

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

行年錄

初生

五

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

滅而踐晉祚夢之徵焉

拾遺記 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閭門與

王子年之說為異

三國孫策母吳夢月入其懷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

入其懷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

子孫其興乎

三國吳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出外

五見十歲

三國吳張承母孫氏懷承時乘輕舸遊於江浦忽有白

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紫

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際中相謂

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翻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

之筮者曰此吉祥也鶴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

升高之象也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

可名白鶴及承生昭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

蛇鶴之祥也

拾遺記 太平廣記作白鶴

三國曹丕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如車蓋當其上終日

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

五見五歲八歲四十歲

三國高貴鄉公自叙始生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二十

五日乙未值成子生於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

有黃氣烟燼于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

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值成應嘉名也烟燼之氣

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

行年錄

初生

三

三國魏薛夏字宣聲母孕夏時夢人遺一篋衣云夫人

必產賢明之子為帝王所宗後位至秘書丞居甚貧

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

五見二十歲 拾遺記一本作錦衣一篋

晉中宗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藥如始刈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

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

耶

晉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為宮人在織房中時簡文

帝無子因善相者言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

枕膝日月入懷帝聞而異之遂生烈宗及會稽文孝

王都陽長公主 初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盛昌明及

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

滌書

晉索充夢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統占曰虜去上半下

男字也君妻當生男也已後果驗

晉賈充字公闓遠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間之慶故以為名字焉

為名字焉

晉桓玄母馬氏本袁真妓也與同列薛氏郭氏夏夜玩

月見流星墮銅甕中水底罔然如二寸火珠相謂曰

此吉祥也當誰應之于是薛郭更以瓢杓接取並不

得馬最後得而吞之乃感而生玄五見七歲二十三

行年錄

初生

七

晉胡商本鄭梅子母張氏婢也梅雙之及梅死主母聞

有身欲殺張張走七巖山中其夜宛乳生子商後二

日主母之子使人求張張急告求者曰予我兒棄之

幸有救之者毋令併死求者許諾張嚙指血書帛棄

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隆寵充下陳君命既勦

絕人彘將何親賤妾罪當殛兒子生不辰出腹甫再

昔棄捐荆與榛一步一反顧五內為摧崩關殺委楚

澤后稷生寒水天命倘不絕虎鳥或慈仁時山有老

狐能變形惑人見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

商景過之狐託為寡婦寄兒於景謂景曰善藏兒帛

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攜歸名之曰小一冒姓商氏

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覽

所殺商為報讐出亡更姓名曰胡商胡商入河間而歌

其帛書詩乞于市初其母嫁會稽賈人傳家至河

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名見

泣一市皆泣遂言于翁載歸問比至先母之子俱歿

惟孤兒留孫始生後辰商令妻哺養與子等日奈何

絕先母嗣後至七歲山求老狐不得環山而拜

以胡為姓每伏臘併祀老狐商景劍俠傳

十六國呼延氏漢單于扶羅子豹妻也無子祈于龍門

俄有巨魚頂有兩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

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日所見魚化為人

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

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

邯鄲張徒母司徒氏相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

行年錄

初生

元

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三月生劉淵平陽志前趙錄

淵遂以為名互見童幼

前趙晉時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孕

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

聰夜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前趙錄互見

童幼十四十

五二十歲

前趙陳元達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互見四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

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

童幼十

四歲

前秦苻健字建業母羗氏夢大雁而孕之云夢大雁

前秦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母荀氏祈子於西門豹祠

夜夢與神交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

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

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日此兒頭

大重身長在大足短安下非

前燕慕容儼字宣英號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

生有神光之異前燕祖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

有中原既而生儼廆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號每對諸宮人言婦人

姪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姪夢日入臍

中獨喜而不敢言晉咸熙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

行年錄

初生

光

方寢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

以德為名南燕錄 互見

後涼呂光字世明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

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互見

十歲

後蜀李雄字仲儁母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

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

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

者必大貴蕩竟前死蜀錄

劉宋武帝始生有神光照室

劉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

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

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有神光照室十五年封武陵

王三十年即帝位洽開記

劉宋元凶劬文帝即位後生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二

年閏正月方云劬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

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

劬焉

劉宋孫道德奉道年過五十未有子息有沙門謂曰必

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遂投誠歸

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生男冥神

廣記 又見

初生

手

行年錄

劉宋卞悅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載不

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

有娠遂生男時元嘉十四年也冥神記 廣記

劉宋范曄字蔚宗父泰母如廁產之額為磚所傷故以

磚為小字陸龜蒙小名錄

劉宋徐孝嗣在孕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

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

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互見八歲三十餘

劉宋謝靈運之孫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

入館是夕即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

子難得遂送靈運于杜治養之唐陸龜蒙小名錄

劉宋王鎮惡五月五日生家以俗忌欲出繼疎宗祖猛

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而相齊是

兒亦將興吾門矣遂用為嗣名鎮惡後封博陵侯進

號征西將軍唐陸龜蒙

劉宋陶弘景字通明母郝氏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

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

景申歲夏至日生弘景 弘景生時母夢青龍無尾

果不娶無子又南齊書弘景初生母夢日精在懷互見

四歲十歲八十餘歲

劉宋張敬兒父醜為靚將母常在田措拾困極乃臥于

瀆間夢有物如犬子頭有角抵之因感而有娠故小

行年錄

初生

三

字狗兒明帝以其名鄙改焉

南齊世祖生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

據屋上故小字龍兒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

子問褚澄曰求男有道乎對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

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祭至必

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

而育育而為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祭始至已

近男色陰氣蚤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

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

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

多男婦人謀置官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莽生

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積齊

燈補氏

南齊董青建父字賢明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

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

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觀其顏色見

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法苑殊林

南齊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法當貴互見童幼

六歲三

南齊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爾子得為人吹角可矣

行年錄

初生

三

梁武帝母張氏夢抱日有娠方孕帝忽見庭前滿花

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聞見者當富貴因

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

陪列焉 帝生而有異光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頂有

浮光身映日無影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互見童幼

歲二

梁元帝母石氏夢月入懷孕元帝

梁陳文玉生而明敏世傳其家出獵得巨卵異之置諸

庭中忽一日雷震乃拆得一男子焉即文玉也志又

吳十例記雷州北英靈村有居民陳氏獵得卵雷乃

澤盧開生一男子陳天建三年為州刺史陳文玉是

也善政甚多郡民具由奏請改立州自是始名為雷

梁任昉字彥昇母裴氏晝臥夢五色彩旗蓋四角懸鈴

自天而墜一鈴落懷中有孕占者曰必生才子互見四歲

八歲十二歲十六歲

梁劉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互見四歲六歲三十二歲

陳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

誕陵陳書作數歲事互見童幼八歲十三歲

元魏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父詰汾以數萬騎田於山

澤欵見輜駟自天而下有美婦人侍衛甚盛異而問

之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且請還明年周

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帝及期至田復見

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

行年錄 初生 幸

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諺曰詰汾皇

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元魏道武帝母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欵然

有感七月七日生帝于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互見幼童

元魏太武帝生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

必此兒也

元魏孝文帝李夫人生帝于平城紫宮神光照于室中

元魏宣武帝母高夫人夢為日所逐避於床下日化為

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生帝  
元魏高琳母被襖洒漬得石光形朗潤遂持歸夢衣冠

人若仙者謂曰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

母驚寤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琨文才武

北周太祖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纜上不至而

止寤而告肱肱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

氣如蓋下覆其身 又徐炫五代新說云北周文帝

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纜上至天而墜故帝未受禪

而崩背有黑子宛轉若龍覆之形手垂過膝而有紫

光

北周宇文貴字永貴母初孕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

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字以永貴互見

行年錄 初生 幸

北齊神武皇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

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

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

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

下大原志互見後女內

北齊後主名緯母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

遂有娠生帝於并州太原志

北齊南陽王緯生于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于五月五

日午時緯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欵色如生俗謂

五月五日生者尸不壞宋元儀野史

北齊實泰字世寧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見電

光奪目駛雨沾灑寤而驚汗遂有孕暮而不產大懼

有巫曰渡河湔囊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

一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

星妃度禮塵

北齊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

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互見十九歲

隋文帝漢楊震之後生有紫氣充庭狀如樓閣色染人

衣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有神

尼智山忽至名帝為邪羅延且曰兒不可處俗間遂

割宅為般若寺將帝躬自撫養一日尼出付帝于其

母母視帝頭忽出二角徧體鱗起大驚投之地尼心

行年錄

初生

三

動急歸抱之曰何驚吾兒使晚得天下也平陽志互見七歲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時獨孤后

夢龍自身出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

帝沉吟默塞不答互見三歲唐海山記

隋長寧王儼勇長子也雲昭訓所生誕乳之初以報高

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與奏曰

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六歲封長寧郡王

隋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開皇四年始生父銅川府

君隆鑑之遇坤之師獻光於安康獻公其祖也獻公

曰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

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平陽志大干

云其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孕遂生文中子互見六歲二十歲二十二三十四歲

隋楊陽雍以備賈為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敦行善事

至老不懈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

河南府志

隋郭士縣卒嘗隨巫行遇一女在路巫曰此女當生貴

子君亦當生貴子可納之生汜字子游師事趙孔曜

孔曜偉之曰此子有公侯之骨也

隋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

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于

獨孤氏者蓋不止為人間之瑞

唐高祖生時紫氣充庭神光照室

行年錄

初生

三

唐太宗在孕語聲達于外生時慶雲瀾漫數里上屬于

天二龍戲于門外水中三日乃冲天而去感定錄互見未詳

唐睿宗初生含元殿則天子殿內造佛佛像及長觀其

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唐玄宗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

于上官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

皇后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

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

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

玄宗盡去左右獨搗火於殿中煮未熟息而假寐有

神人長丈餘被金甲操戈繞案舉三匝煮盡覆無餘

馮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篝火又投一刺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見覆煮如初凡三者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肅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講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于說子均均若親戚昆弟云 柳氏史廣記

唐肅宗吳皇后明皇所賜后侍寢不寐吟呼若有痛苦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以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

行年錄

初生

毛

脅以劍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涎而赤者存焉遂以狀聞遂生代宗

唐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因生九齡 互見七歲十三二七歲十八歲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於曲

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 邱蔚撰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

陰記

唐李荃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忽見東南有異氣明且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

過十餘輩荃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謗訪之乃得牧羊家婦一子李君憐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荃以爲不可曰此胡雛必爲國盜今殺之無難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于南陽異人先知之矣 唐范德雲漢友錄

唐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孕生說 後爲宰相封燕國公王仁裕開寶遺事

唐嚴挺之娶裴氏三夕裴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既娠生子名武其狀異常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誤寫璋爲慶字曰聞公有弄聲之喜坐客見之皆笑後東坡詩云甚欲去爲

行年錄

初生

毛

湯餅客却愁錯寫弄塵書

唐李白字太白唐宗室母娠時夢長庚星入懷因名白

本集范傳正李白碑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

唐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在苻成疾忽畫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朮國忠使歸其妻具

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無不譏誚也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唐李泌字長源母周氏既娠必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于眉先時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號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 新侯外傳互見七歲十五十七歲

唐柳公綽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 孝友

不讀非聖書憲宗數遊岐公綽  
奏大醫箴以瀉 又見未著

唐笛工許雲封李暮外孫也天寶改元初生一月外祖

喜抱詣李白學士乞讓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

酒當爐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

送酒李公握管辭書其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

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

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

下人是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外

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是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

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暮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

甘澤諸 廣  
記互見十歲

行年錄

初生

元

唐王智興微時宿郾城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

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

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

子云近因斧傷已卒矣唐年補錄絕

唐汪節母避瘡于太微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

而生節節有神力石師子千斤能提而擲之嘗對御

又置一床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

唐李祐為淮西將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祐

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

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

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曰行修朝

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

歸卒于道獨異志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

意謂以索繫祖也唐陳京雜化錄

唐楊嗣復字繼之初韓滉以女妻於陵謂妻曰生貴且

壽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

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又見八歲

唐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媪

試之能百指而不誤問曰復試之亦然既能言讀書

異五六歲識韻前十五志詩賦

唐白居易詩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 何時能反哺

行年錄

初生

早

共養白頭鳥 且有承家望誰能得子遲 掌珠一

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 玉牙珠顆小男兒羅

薦蘭湯浴罷時 芳首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大長孫

枝

唐王庭湊始生于恆山西南別墅生後常有鳩數十朝

集庭樹暮宿簷戶下里人路德播異之北夢

唐盧仝生子名添丁韓愈贈詩云去歲生兒名添丁意

令與國充耘耔男子二十一歲差丁役言全有詩云

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笑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

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欄不得却生痴笑令

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



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全後宿王涯第預甘露之禍全老無髮奄人于腦後加丁焉人以爲添丁之讖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遨遊諸處畋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夢其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分娠汚觸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僧院只一僧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祈當得奉箕帚也亞寤不之信再夕夢如初于是趨僧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顧曰我凡人也豈能主幽冥之事乎復懇求之僧怒以杖杖驅擊之不去僧曰汝心堅若此俟吾訪尋之乃坐

行年錄

初生 四

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歸觀其夕三更聞戶外人語僧引妻來言本身已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唐尉遲偃中朝故事

唐劉軻字希仁家曲江父綺方商于柳而軻生因夢孟子相遇遂以軻名廣東志互見童幼

唐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五色鳴集庭樹太史占曰生子當以文顯位殆不高後博關強記有楓落吳江

秦州令

唐崔循父慎由廉察浙西日有術士言相圖面上氣色

有貴子問姪娘所在夫人妾媵皆無所見徐名曾侍更衣官妓示術士曰果在此及誕腋下有文乃瓦官僧名因小字緇郎七歲尚不食肉一僧掌其額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乃味葷血互見七歲

唐張志和字子同母孕時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互見十六歲

唐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羽爲名而字以鴻漸互見童幼三歲萬姓統譜

唐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皆呼爲李相笏鹽鐵院官陸遵以笏觀之云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

行年錄

初生 四

子姪否曰是評事郎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云必不錯陸君甚薄之以爲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孕分娩果男子也唐羅隱字昭諫爲宰相鄭畋所重羅江常有二氣浮起及羅隱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人謂文武秀氣云浙江志

後唐太祖在姪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于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

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紅光燭室白氣盈庭井水暴溢北夢瑣言廣記互見十三歲

後唐莊宗誕日紫氣出於庭戶

後唐明宗徵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于雁門逆旅逆

旅媪方娠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

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

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

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遜言懼我辱耳後果如

言北夢預言

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倅因內孕歲餘不產求盧道者卜

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媪倅以為神

建塔居之廣西志

後蜀孟知祥字保胤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

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無曰此

行年錄

武臺山靈也宋居白幸蜀記

吳越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

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讐高驚覺語其妻

是月有孕暮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

奸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斬

之後頗作崇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

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

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

乃言道士葉孤雲精于符籙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

果絕影響唐傳亮靈應錄

南唐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江王景暹

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又見生辰

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菓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

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東坡賀洗兒詞云

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自愧無功此事如何得

到儂

南唐齊王景達字子通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零記得

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

南唐潘佑母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

子及生七歲始能語互見三十六歲又見前後身

南唐馬仁裕字德寬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

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諷然

行年錄

南唐邊錡初生時父母夢謝靈運來謁遂生錡故小名

康樂後從查文敏克建州仔獲皆全號邊佛子克厚州市不易辨號邊菩薩為節度盛修佛事號邊

和尚又見前後身

五代南漢主劉龔初名曠謙妾段氏生於外舍謙妻帝

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

梓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

養龔為己子

五代王承肇母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逼其衣遂

生承肇後有異僧見而拊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

氣滅半乃孕靈此子耶或作承肇

五代龔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寒賤業屠宰母懷妊之

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汝為子  
他日必大得力既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劉氏耳目  
記互見十

六歲

五代曹仲達生於臨平室有紫光父圭仕吳越  
互見童幼

夏李繼遷生而有齒族兄繼捧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  
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

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  
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夏李諒祚母歿藏氏從元昊出獵至兩岔河而生小字

寧令哥國語謂歡喜為寧令兩岔河名也二月六日

生方期歲即位

宋太祖姓趙諱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

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人謂之香孩兒

行年錄

初生

聖

太祖母杜氏夢日入懷而孕

宋太宗初名匡義即位改名昺母杜氏夢神人捧日以

授已而有孕遂生帝于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

火間巷聞有異香時晉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

也帝幼不羣與他  
兒戲皆畏服

宋真宗諱恆太宗第三子母李氏夢以裾承日有孕開

寶元年十二月二日生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右足

指有文成天字 一載李賢妃常夢日輪逼已以裾

承之光耀徧體驚而寤遂生真宗

宋仁宗母章懿李后初在側徵事章獻明肅真宗過閣

中欲盥手后奉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

奏昨夕夢一羽衣士跪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

上未有嗣聞之大喜當為汝成之是夕名幸有娠明

年誕育昭陵始生啼不止有婁道者言能止兒啼召

入則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遂止蓋

真宗嘗顧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

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幼年每穿履襪即

令脫去嘗跪步禁掖宮中呼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

道李君也 后初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后惡之

帝心下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已而

生仁宗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應享國四十

二年之瑞生時火光燭天 一載后夢二日在天其

行年錄

初生

聖

一墜后以衣裾承之

宋英宗諱曙漢王允讓第十三子母任氏初娠夢兩龍

與日竝應以衣承之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

坊第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光中互見  
四歲

宋神宗生於濮邸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宋哲宗高宗生俱赤光照室

宋高宗常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

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

亦然須臾報常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都錢塘百有

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宋趙鼎傳

宋孝宗母張氏夢一羊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以

建炎元年十月生帝於秀州青衫牌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高宗未有後詔選太祖之後伯字行中昭穆順序紹興二年選帝育于禁中三皇太子秀州外醫張浩云少為清德開官一日過

嘉興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丞入視之乃趙

縣丞室中適免娠是誕育孝宗也揮塵錄

宋寧宗母李氏夢日墜於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

宋理宗生前一夕榮王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寢夜

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赤光屬天如日正中既

誕三日家人開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親幼嘗晝寢

人忽見身隱隱如龍鱗又見童幼未暮

宋度宗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興四年四月九

行年錄

初生 聖

日生初榮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爾孫然非爾家

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

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

生室有赤光 母孕時女醫治藥毒之見有金龍于

上懼不敢煮互見七歲

宋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媪置

懷中乳之始能言說錄冬被箋說

宋樂史字子正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舉南唐進士第一入宋復登科甲著大平寰宇記西江志作令吞五色珠

宋范質字文素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

三治尚書子昺字黃參十歲亦能屬文

宋薛奎字宿藝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贊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日是子必至公輔

宋馬適祖良俊葬幘頭山識言沙洲圓出狀元已而生

適慧悟勤敏嗜學建隆二年以文學高等擢進士第一人西江志

宋邵晔字日華母夢神賜以明珠遂生晔七歲能詩廣東志

宋和峴字晦仁生之年父疑適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

疑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也因名

之曰三美七歲以門蔭為左千牛備身十六登朝為著作郎後詩刻鄒容好殖財

宋韓忠憲公億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

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

行年錄

初生 聖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宋韓元吉桐陰舊話

宋楊億字大年祖文逸南唐玉山令視事頃見一道士

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所在遂生

億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何蓮春清紀聞楊

文公即億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

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

亟啓視之則兩翅欬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

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于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

老書生而筆跡則童稚也互見童幼

宋章得象字希言母方娘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

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一云生時母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

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郁公

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

于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孫升君手談圖

宋富弼字彥國母韓有娠夢旌旂鶴雁降其庭云有天

赦已而生弼少為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宋宋庠字公序父杞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

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

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初名郊李淑中之

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詳帝以諭之因改名庠

宋黃亢字清臣母夢星隕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互見十五

行年錄 初生 兇

宋王詒父文捷求嗣于仰山廟廟史夢王子出為其嗣

真宗朝詒以學士使單于諸王見其秀美送于百尺

樓上以苦其心詒遙禱仰山廟曰詒果為王之子何

困厄至此是夕雷雨交作致詒于幕次詒亦不覺達

旦單于大驚以禮遣還仕至公輔將薨廟史又夢鉦

鼓迎王子歸未幾詒卒果其日也西江志

宋程頤云從高祖太評事治生事淳儉嚴整家人未嘗

見笑惟長孫始生一老嫗白曰承旨新婦生男微開

顏曰善視之程氏家世舊事

宋馬涓父從政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卒于官母不

克還故鬻之遂還妾不責所值後夢一翁謝曰我妾

父也聞之上帝矣令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後生子以

涓名元祐狀元四川志

宋馮商字式之壯歲無子至京師買一妾問所自來滌

泣不言固問之乃曰吾父居官因綱運折鬻妾賠償

耳商惻然送還不索其錢及歸家妻問買妾安在商

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陰德厚矣何患無子居數

月妻有娠將誕里人夢鼓吹喧填送狀元至馮家次

早生京云

宋閻守恭生而體貌奇偉父榮曰是必當事太平天子

吾無恨矣

宋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

行年錄 初生 辛

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

初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名親朋慶集檢但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人鎮師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宋趙師旦字潛叔知康州儂智高攻城破罵賊遇害先

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

尚生人謂忠義之報云廣東志

宋范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

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善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互見七十歲

宋趙葵字南仲初生時父方夢南岳神降其家互見十

宋滕元發初名甫字達道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

其室互見九歲

宋李觀作疑仙賦自序云吾母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

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共一人者取

局之一子授焉遂娠生觀互見五歲三十歲

宋王安石詩南山新長鳳皇雛眉目分明畫不如

宋邵堯夫母李氏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後生堯

夫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

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天賢愚係

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

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宋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

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難

行年錄

初生 五

制父開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畫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宋李庭芝字祥甫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

男祥也遂以名之互見十八

宋許驥字允升父唐擁商賈于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

出竊嘆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商卜居睢陽娶

李氏女生驥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矣郡人感同文

唐攜驥詣之且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以經術聚徒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與宗緒此兒年幼願先生成之驥十三能屬文善詞賦唐不識字而驥達焉驥交雷時秀涉後詣黃部與呂蒙正齊名  
宋王繼勳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異常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無賴以不法敗

宋張宋卿字恭父母方娠父夢人贈詩曰白蓮池上白

蓮兒一舉成名天下知四十二年開富貴滿航空載

月明歸及宋卿卒於官年四十二舟還初殯僧剝名

白蓮軒既葬於羅浮麻姑峯前有小池號白蓮夢之

驗如此廣東志又見四十二

宋李昉英字俊明母黎氏夢大星降庭而生昉英廣東志

互見二十歲

宋趙荆字道授生時父夢一道人以手簡書荆字授之

因以為名字紹興甲戌中南

宋楊价未生時父燦有將校夢神自靖州來號蜀威將

軍者暨价生狀貌如之後襲職有功

行年錄

初生 五

宋周起字萬卿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

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互見十三

宋李至字言幾母張氏常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

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于飛龍使李知

宋章惇字子厚始生時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為必貴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碍子肆中見一畫像

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

因解玉環易之每且露天以告乃得軾又得轍四川志

宋蘇軾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

生惟願孩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 借韻賀子

由生第四孫斗老云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况聞  
 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  
 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  
 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礮礮時頭玉但令  
 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  
 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筆瓢  
 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迨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  
 二頃田莫待八州督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鬱葱  
 佳氣夜充間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為湯餅客惟  
 愁錯寫弄塵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  
 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行年錄

初生 五

蘇轍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  
 蘇東坡云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坡弟子  
 由已卯生坡號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四川志  
 宋寇斌字次公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斌眉目美  
 秀  
 宋熊克字子復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鄉  
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  
于他日當以文章顯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  
 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  
 之竟以悻死又與其妻日相鬩閨荆公知其子失心  
 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悞被惡聲遂與擇壻

而嫁之是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  
 娶槐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幅薄不肅荆公奏逐  
 槐氏婦歸本宗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  
 工部死後休妻宋魏泰東軒筆錄  
 宋李顯忠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  
 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  
 蔀咸異之互見十

行年錄

初生 五

宋范應鈴字旂叟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  
于學丞相周必大  
見其文嘉賞之  
 宋劉沆字冲之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  
 乃生沆抗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後活萬人  
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  
有牛僧孺讀書堂即  
故基築臺曰聰明臺  
 宋稽穎字公實父適為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  
 檄適按之抵其父于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  
 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宋設少連字希逸其母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官至學士  
 宋宗澤字汝霖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翼日而澤  
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  
登元祐六年進士  
 宋岳飛字鵬舉生時有大禽若鶴飛鳴室上因以為名  
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抱飛坐甕中衝  
溝及岸免人異之  
互見十餘歲三十九歲  
 宋虞允文字彬甫產之日戶外有異光識者知為大器  
互見六歲  
七歲十歲

虞允文隆興間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民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憫之為措置蘆荻一項補百姓添丁錢後生子皆舉丁口日增江志

宋嚴武祖為獄吏里有孝婦事姑甚謹姑忽以疾終姑之女利其貲產誣孝婦謀他適毒其母孝婦久繫苦捶楚遂誣服武祖得其情抱案詣郡守力為之辯郡

守怒勒歸田里孝婦尋亦釋遂生武廣東志互見九歲

宋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

侍郎延年及死單耿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

子無爭朕為葬之衣冠家以為美談

行年錄

初生

五

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父榮之交密潘云吾二人官

職年齒種種相似恨一事獨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

有子三我乃無子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

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

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

所未有也國意家獻

宋練亨甫字葆光始生之夕其父夢游大澤得圓石上

有字云一七聰二七悟聲名滿天下覺而驚異既生

父甚奇之互見五歲十四歲又見七歲

宋朱喬年洗兒二首云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

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宵令辛苦更冠儒 舉子三

朝酒一壺百年歡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朱熹以建炎四年生南劍尤溪之寓舍父常齋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為大儒見聞錄

宋汪體仁字濟仲生有異質一目重瞳

宋俞夢龜始生時母夢羽士授之黃龜因名生即有齒

能言夢中嘗有讀書聲互見六歲九歲尚友錄

宋易為鼎字用王生而有文在手曰汪號汪來子

宋陸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為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兄九思不可是年九思適生子煥之語妻曰我

行年錄

初生

五

子付田婦乳之爾可且乳小叔其妻欣然從之九淵

既長事兄嫂如父母江西志

宋陳亮字同父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千言立就

宋柴蒙亨母徐娠夢神人遺大珠乃生浙江志互見幼童

宋江萬里字子遠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

其能杖譁健士璘俯首不答歸語子燁曰史祖父故

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于我心有不釋然審爾

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

家曰以爾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

神類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曆即書其姓名凡兩回互見七十六



宋王珪字叔保號達觀父榮為獄吏以活人為務太守

杖人必見血榮為潛漬血杖中行杖即見不致重傷

嘗置罍于臥處每活一人投一錢滿則更置之苦無

嗣一夕夢人遺雙玉已而生珪遂以為名後登進士

伯顏至投左池死浙江志

宋王庭玉字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褵女微跛

而又承虛筐公姑銳欲出之庭玉過庭祈請謂婚姻

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為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

子皆競爽鄉曲高其行義稱為厚德之家宋俞文豹清夜錄

宋謝石拆字有人遇於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

石曰明出地止得男矣

行年錄

初生

老

南宋劉志淵字海南其未生時牡丹先開人皆異之及

誕育紅光滿室迨為兒童不作嬉戲事親至孝識者

稱為今之曾子夙慕仙道值金配萬駒操職獨不羅于寄壽七十有九平陽志

遼太祖母蕭氏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

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異之鞠為己子常匿于

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互見周歲

遼太宗諱德光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

白鷹人以為瑞

遼聖宗皇后蕭氏夢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光澤

勝常已而生興宗

遼耶律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

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汝後有子當

王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

父迭刺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

榼因祭東焉圖俗凡祭皆東向故互見童幼

金烏古出昭祖子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

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

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是

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鴉忍又

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

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

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

行年錄

初生

天

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

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名名之

景祖初立烏古出醜酒屢悖威順皇后曰巫言驗

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都人怒

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

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眾曰為子而悖其母率是

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廼不知也汝輩

寧殺我乎眾乃罷去

金太祖旻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

斛國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

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

戊申七月初一太祖生

金世宗生于上京胷間有七子如北斗形

金章宗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大定八年世宗

幸金蓮川秋七月次冰井上生翼日世宗幸東宮宴

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又謂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子雖多

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于麻達葛山朕

嘗喜其地行而氣清其以山名之

金宗雄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

骨非常他日必為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

其成人則使佩之互見十一歲四十一歲

行年錄

初生

无

金張萬公字良輔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公讀書

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幼聽悟喜讀書

金黃久約字彌大母劉氏一夕夢鼠啣明珠寤而久約

生歲實在子也

金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際違由此生男不

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

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絳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

壑欲何歸自注云塔琿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

男僕命庚寅日甲申時政為此也

元祖孛端叉兒父忒母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

天窻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

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

元太祖生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時征塔塔兒部

獲其部長鐵木真因以名之志武功也

元憲宗以戊辰十二月三日生時有黃忽答部知天象

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為名蒙哥者華言長子

也後太宗養以為子

元廉希憲字善甫父布魯凱拜廉訪使之命時適希憲

生願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

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受命韜耕

元虞集字伯生初父汲未有子妻父楊文仲守衡為禱

于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

行年錄

初生

卒

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岳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

心頗異之互見三歲

元劉因字夢吉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

之既覺生男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互見三歲

六歲七歲二十歲四十三歲

元吳澄字幼瀟祖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

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

氣降其家鄰姬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傍池中且以

告于人而澄生互見童幼三歲五歲九歲十歲二十歲八十四八十五歲

元呂思誠字仲實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襪衫紅鞋

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自有神光

見者異之

元黃潛字晉卿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

四月始生潛

潛生而俊異比歲重授以書詩不

元張起巖字夢臣母邱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

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

互見六十五歲及同生

元閻復字子靖始生有奇光照室

互見二十歲

元史天倪字和甫始生之夕白氣貫庭

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

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

日誦千言互見三十九

元李木魯字子翬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翬

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

稱長勤學往師新喻其所始製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翬至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

行年錄

初生

三

西江志

元張孔孫字夢符父之純夜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

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行聖公遂名今名

元雷機母夢黑熊行天而生機

元燕公楠字國材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

互見十歲

元子文傳字壽道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

易武故其父雷龍兩舉進士宋不及仕及生文傳

乃名今名以期之

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為吳及全禮兩縣

學教諭互見十歲

元阿里海牙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不祥將棄之

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畧

元楊奐字煥然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

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

互見十歲

元劉黑馬名巖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故以

為小字後遂以小字行

駢勇有智畧年幾弱冠隨父伯林征伐大小數百戰出入

行陣畧無懼色

元王鵝字百一始生有大鳥止于庭鄉先生張大淵曰

鵝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

幼聰悟日誦千言長工詞賦金正元

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後蔡昭元獲而用之

元小雲石海涯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

行年錄

初生

三

而有姪及生神彩秀異

互見十歲

元歸陽字彥溫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輦

雲來掩之故名陽

元張本正父廣無嗣禱于霍山夢第八位支伽羅漢降

為己子次年果生一子名本正長性敏襲職既娶生

一子數月本正即遘疾卒是日鄉人或遇本正乘白

馬于塗如平昔至地名張坊邑人生員藍碧赴縣與

本正駐馬道傍款曲相叙本正袖出書一封再拜曰

願為告老親提攜寡婦孤兒藍曰君何往乃有此囑

曰歸霍山藍曰霍山咫尺路也張曰君至余家開緘

自悉之矣遂分袂藍到縣詢知本正其日五更死矣

驚怪之夜馳至家尚未斂以書告其父閱之果本正  
手筆皆丁寧永訣之詞有詩一絕云離却山門十八  
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西山急空染塵埃半  
世緣廣東志

元吳福字壽甫有巨賈寄千金其家福爲質遷得贏滙  
賈子至悉歸之賈子不受其贏互讓鄉長者爲中分  
其息福仍捐之僧舍時福尚無子賈子感其義購得  
顏氏女納之遂生子奉有父風

元李大方母管氏姪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室而生長  
學道日記干言平陽志

元余闕既死其妾甫生一子棄水濱元將杜萬戶見呼  
行年錄 初生 空

之曰此余叅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攜物懷其子去江志

明太祖泗州人泗州有楊家墩下有窩廡祖嘗臥其中  
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  
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廡祖起  
曰汝聞吾言乎廡祖伴聲乃以枯枝插之去廡祖候  
之十日果生葉廡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  
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廡祖不能  
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歟當葬  
此出天子廡祖語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爲墳  
半歲淳皇后陳氏孕太祖 黃瑜雙槐歲抄云陳后

嘗夢黃冠饋藥一丸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

誕有紅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天曆元年戊辰九月

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

一方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二郎神

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生數日

不乳食仁祖遇一僧語曰夜子時食矣謝之忽不見

夜半果食自是室中嘗有神光每鸛晦將臥忽煜燭

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

啓運錄云太祖生於盱眙縣靈跡鄉之紅廟遠近見

火光燭天水次紅苔如線泛水如練丹彩可挹所生

地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 張定在田錄云上皇居

行年錄 初生 畜

鍾離鄉以賣腐爲生皇覺寺僧衆爲主願生太祖之

夜鄰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

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

夢上皇屋上火發烟燄冲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而

下彬遂覺至晨候上皇來欲語之上皇不來歇月餘

挑腐而至彬問何故一月不來莫非有恙上皇曰非

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

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

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元天曆戊辰

婁宿降靈明太祖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婁宿復明

明太祖馬皇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史拾遺記

明宣宗生之夕成祖夢高祖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  
永世其昌 互見十歲

明英宗生之日日下五色雲見光灼殿陸互見二歲

明憲宗生時紅光滿室其歲天下大稔

明武宗母張皇后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

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且所生

辰枝為申酉戌亥連若貫珠粹質比水玉神彩煥發

自少舉止非常兩歲即冊為皇太子孝宗愛之毛翰林武

明鎮平恭靖王有熿周定王第八子也母周夫人建文

庚辰八月生王于雲南蒙化病不能乳陳夫人解簪

行年錄 初生 空

珥璵擊乳之朱謀埠藩獻記

明慶成王濟炫始生之日高帝方御慶成之宴喜曰長

封王以號國故他王率繫地而王獨號慶成王

明慶成端順王奇瀆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

餘九十九人竝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

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宸濠父康王甚賢洪都人至今道之無子齋禱一日

午寢夢天狼降官中須臾食官中人殆盡復繞而過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亦失愛於王

王命亟殺兒官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父

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

是函驥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

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後謀

逆國除卒符夢云呵棟又國憲家猷載宸濠乃婢

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

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鳴寢王心疑之忽生濠

王曰此必妖孽也命澆死之針兒以他女代而藏之

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後即位暴狠有術士李士寔

是心毒益橫御史劾之遂定計以泉官謝生日酒借

言有旨而後發逆兵敗回舟黃石磯至八日生濠為知

十萬餘追德生當戊戌非犬手咬傷一家則濠生時

殘害石城弋陽各府至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

二三十人非受傷之地黃石磯者王失

機為受非救救 互見十三歲

行年錄 初生 空

明太祖戰偶失利夜行宿故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

日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為

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開登極錄壁詩攜子泰

開即命工部造府封子為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

吉婦得子為王王文錄龍興慈記

明楊維禎字康夫號鐵崖父宏母李氏夢神人授金錢

一枚吞之遂娠康夫一云母夢見月中一枚金錢因

閃有光墜懷而生卒後錢思復挽詩云生前母應金

楊廉夫初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

後夜血書成紙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

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曰汝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汝憶題王節婦詩乎汝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來謝未幾果得子楊明儀高坡

明黃文獻公母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為之一清浙志宋

明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

行年錄

初生 宅

明方孝孺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所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且焚蛇千萬而孫婦媿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鴻書方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隕于其所居讀書十行俱下鄉人呼為小韓子 浙江志互見十五歲

明楊任母張氏初生任有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然不免于刑後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被擒至京磔于市

明劉璟字仲璟基之仲子生時月食復光基嘆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互見二十八 浙江志

明陶凱字中立號耐久生時有大星墜簷前光耀臥室

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浙江志

明曾鶴齡母胡氏夢星墜臥內感而生鶴齡後永樂辛丑廷對擢

明朱佳梁字夢奇紫陽十六世孫生之夕父夢大蛇繞梁因得名

明陳九川字維濟母常夢吞星而娠互見十條 六十九歲

明戚景通擊賊有功歸養母人稱孝廉將軍初未有子魯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褰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

行年錄

初生 交

山為公察早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矣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為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為第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躍柵內是日白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互見十條 餘歲

明倪岳字舜咨父謙常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瓊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

又遼園居士名公像記云倪文僖謙禱北嶽其夫人姚夢嶽神指香合童子曰以為爾子孕而生子故名岳

明胡濠字源潔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

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見

淡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師嘗

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

為記今果然矣嵩陽雜志

明薛瑄字德溫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生

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

聲止之曰體清聲啞必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賦詩互見七

歲十

明堵循錫字仲緘父緒常禱于茅山夢茅君予以牧牛

童而生後成進士進念先人夢徵因自號牧游云江南志

行年錄

初生

充

明殷雲霄字近夫母孕七月而生修眉碧目口可容拳

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六舉和治進士補南工科卒年三十有

七

明林瀚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方建屋標橫於戶侍女騎

而出匠晉之女曰何異閣老尚書不此中出耶公異

其語名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

誰明予者蓋書數字為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

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

以緞名後舉男名廷機為大宗伯復舉女配鄭侍郎

聞小

明商輅父為嚴州府吏輅生時府公夜見吏舍光芒踰

跡之非火也且問吏云商某生子心異之語其父云

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又刺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

乘鸞車降公屏詰且公生故命名輅公父親見公發解絕無遺腹之

事傳奇

明舒芬字國裳始生有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

姓舒及死之前日門生謀構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互見三十四二十四十四歲

明劉健字希賢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

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

比寤則報生男矣互見九十九歲

明羅玘字景明別號圭峯母傅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困

類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熊俄墜而寤越

行年錄

初生

辛

三曰生兒時頭角嶄異奇氣勃勃互見董幼四十七十三歲

明舒化字汝德父為東陽教諭生化於官舍中父先月

蓋夢若麟者入舍云

明胡壽昌字子琪生時其夕有大星墜舍自幼已屹然

負巨志後得疾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遂卒于官年四十五歲

明楊守陳在姪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狀

如北斗人以為異

明韓文將生母吉氏夢紫衣人抱送文潞公與之因名

文平陽志互見五十八十六歲

明王守仁字伯安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岑夫人夢天

仙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

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見也名世之天叙  
為改守仁而即能讀誦矣 互見八歲十餘歲十五  
歲

明李夢陽字獻吉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 年十八舉鄉  
試第一 治

明韓邦靖字汝慶母閻氏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  
而玉女十餘持養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邦靖 志 陝西

明趙俶字本初宋宗室之後母方姪時夢僧抱兒界而  
承之已而生俶 互見 八歲

明楊慎字用脩廷和遲子禱神夢五代夏魯奇至曰武  
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輔之遂生慎 慎成永昌統七十  
七

行年錄

初生 七

志而雲南巡撫楊授四指揮鎮之來至則昂已墨敗  
然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歿 楊少師所見夢夏魯  
奇武臣也成籍于輔以中庸十八所謂追王太王王  
季者也 大禮之兆矣 互見童幼七歲十一十八二  
七十三歲

明章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不舉及成童  
崑崙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 山 陞 錄

明歸有禎字養素父一齋六十一歲乃生有禎體最羸  
弱絕憐愛之口誦以經輒成誦 後年九十預知死期  
無疾而終 江 南 志

明徐右之與都思賢交善思賢死妻唐有娠晝夜悲泣  
右之曰使人存問且慰之曰若生子吾當妻之已而

果生文信右之遂館為婿 後右之坐事文信請代行  
人死不許毀而右之得遺以汝未有子豈可為  
今已有子可矣潛肩右之名以往竟死于獄右之感

其義即屏妾侍遂無子都  
氏世奉其祀焉 江 南 志

明孫應鰲字山甫生之日適衛人饋六鯉因以名 就 塾  
日 講 數 千 言 互  
見 十 九 貴 州 志

明殷乾產時父拾古印一方其篆文一清道人即字一  
清 江 南 志  
互 見 少 壯

明王錫爵字元馭生時萬爵集屋故名 江 南  
志

明歸起先字喬與父德明再娶王夫人夢關壯繆抱一  
兒來授之 互 見 五 歲  
江 南 志

明嚴訥字敏卿生時有紅光墜星之異 長 興 文 誌 載  
結 社 號 十 傑  
江 南 志

行年錄

初生 七

有光 互 見 九 歲 二 十  
江 南 志

明陳以勤字逸甫別號松谷母免身時夢一星如月狀  
光燭庭堦驚而拜之忽有神人自天下授以硯夢覺  
而公生 四 川 志

明陳于陞字元忠別號玉壘山人父太傅公以勤為檢  
討時生公長安邸第先夕比隣數人夢天樂填填導

一羽衣太傅公所且而公生 既 長 犀 角 豐 盈 太 傅 絕  
而公自喜學益甚所絲綸立 數 千 百 言 俱 如 太 傅 意  
所 出 太 傅 愈 益 喜 曰 兒 類 我 互 見 十 七 二 十 四 五  
十 二 本 傳

明李奇字平叔初生時其父夢長吉降生其家 後 博 學  
兼 海 內 兩 中 剛 車 年 甫  
逾 壯 而 及 江 西 志



明龔則敬字德與原籍豫章生而有文在手曰孝母九歲

氏病篤哀傷割股

明陶欽慶字克諸母夢日墮懷而生江西

明黃紱字用章父中商重慶娶于張生紱生之夜夢老

人抱嬰兒曰送寒尚書為汝子後為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年七十有一

又見二十六貴州志

明周希聖母夢坐月下見一鶴集懷而生

明吳應賓字尚之母孫氏夢星入口而生五歲入塾日誦千言十四

博覽羣書登進士第授翰林編修

明高紳字允升初誕時母夢旭日墮懷中稍長能為七言詩喜讀茶

虛齋

行年錄

初生

三

明劉儁父夢天降赤幟上書儁字是夕儁生會鄉里師

命名適與夢符

明盧雍字師仰父綱有德操一日芝產于庭而生淮南

志

明張奇齡父綱有隱德夢唐相張九齡與騎入室而奇

齡生故名齡符九互見八歲浙江志

明呂調陽字和卿父璋令徐開有惠政母張夫人夢巨

蟒入室寤而生公後嘉靖庚戌榜眼官至大學士加少傅廣西志

明姚涑字維東母夢五色鳥投懷遂生涑後為于稱書

天下後世爭雄長一方不足為也嘉靖二年殿試魁天下浙江志

明馮履祥字名德倭賊斷其父左手履祥以身蔽之泣

訴曰願無害我父寧殺我賊竟刃之其妻袁氏孕已

彌月夜夢神告曰爾夫孝當與爾一子次日果生男

後值倭寇將入馬策之不肖前賊遣返人謂孝感所致云浙江志

明程山人精太乙六壬之術萬曆辛巳有問歲事者山

人曰明年五福在燕太子生建德大將冲文昌主將

相失位是年生皇儲而張居正馮保俱罷浙江志

明黃國魁為諸生設教臨安道經柯某門柯為飢寒所

迫欲賣其婦夫婦號痛不忍別國魁出館穀數十金

盡予之次年即得一子名曰嗣昌入賢門子孫蕃衍

浙江志互見前後身

明王光字字德潛母夢白虎入室而生及長聲雄貌偉登進士居官有

行年錄

初生

七

明馮守禮字約中初誕問卿劉近塘夢馮氏門有正氣

扁異之謂禮父曰此子必樹非常以族姪女妻之平

明楊炳字文彪精于醫其妻嘗有娠炳診畢喜曰吾活

人多矣是子必以科名顯生子世增後登辛丑進士

官御史平陽志

明全璫未生前一夕母王孺人夢有介而至者十八九

人繞室數匝如有所擁送驚而寤獨彷彿聞語云獨

守寒窗二十秋未幾璫生後成進士得年僅二十彭

霄全進士傳南陽府

志互見少壯八歲

明方震孺字孩未母孔氏夢方孝孺至而生因以命名

舉萬曆癸丑進士宰相葉向高器之前以館選開母小病一夕誕歸相國為之驚異 廣東志

明韓上桂字孟郁號月峯誕之夕其父夢美丈夫持青

蓮拜呼為大人遂生 廣東志

明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母邵夢修竹而生

平陽志互見三歲五歲

明李頤生時止一血泡以為怪棄之外祖曰有要在中

名連泡生多貴收為割之果得男 太原志 後鄉試

明魏雲中字定遠號震彝生時父夢漢魏尚躍馬至其

家因誕焉 稍長穎慧異常兒時千古傍若無人每

援筆出一語令人作數日思 山西武鄉志

行年錄

初生

室

明趙天麒字平符誕時母張氏夢麒麟自天而下因取

以名 山西武鄉志 互見五歲十一歲

明劉琨父夢童子整衣而揖曰吾閔子騫也及醒而琨

生後果遭繼母孝行特著 陝西志

明師功凱字雲庵以醫全活人弗責報夢帝錫以佳嗣

果生子名國禎遂謝絕人世遍遊名山不返後國禎

成進士人以為積德之報云 陝西志

明聶大年字壽卿生而一目重瞳

西江志

明曾銘西方伯誕前一夕父夢廳事左棟有物盤挂蜿

蜿蜒甲燦目知其龍也旦日方伯公生因以棟名之

後竟貴顯而壽 西江志

明韓敬字求仲當孕時尊人夢文昌入母懷其產時又

夢商輅錢福入其室一持旂常二字一持科目二字

曰汝子好為之 及長進 拔會狀

明吳易字日生其母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者一金

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遙見雙燈前導有帕首少婦引

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墜地蓋釋氏親送也 後

職方司南都隨舉義 游死焉 疑榜 軀 臘

明夏子羽字伯起自幼至孝妻徐氏化于孝義嫂生子

三日亡乳哺之如已子子羽病危禱以身代而徐果

卒無子力為娶妾其里中好善者二十四人擇日設

誓禱天曰奈何子羽無後次年妾以是日生一子手

行年錄

初生

夫

足生六指應二十四之數蓋報施之奇徵焉

江南通志

明李自成母呂氏嘗夢一皇者服袞冕謂之曰吾送破

軍星來為爾兒醒而生自成因呼自成為皇來兒嘗

曰皇來兒當貴特吾不見耳 後黎 錄

明趙應知浮梁凡里胥生男必命報餽湯餅九年民秦

畱加六品俸復任九年則前所生男能應役矣輒喜

曰此嘗餽我湯餅者真猶父母于子也 江西志

明袁政字文理遷遂安知縣未視篆宿于驛亭夢小兒

被血者數輩挽其衣覺而問其父老知境內民貧產

女多不舉為之禁後縣民生女名曰袁留 江南通志

明於仲完任永新知縣時南鄉龍仁和為亂千戶所欲

盡屠南鄉完力止之惟治其渠魁南鄉人生子者多  
以仲完姓為名江西志作仲完浙江志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

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

瘵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

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視雀嘆曰以吾一

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

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

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

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雀報也陸燦庚已篇

明陳指揮妻死將歛其女病問命于王奇奇曰女固無

行年錄

初生

七

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歛歛必越午午

時妻復生後果生二子浙江志

明宋子京遊會城中見昇棺者漏血一滴子京曰此可

生也問之則婦以難婉死呼夫至開棺一針其穴婉

一男母子俱全

明陸次雲湖壩禱記近一生科舉祈夢于墳夢于以始

生葫蘆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

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于出一

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日

胡一日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符

其大等身方得中式

海虞有祝生者妻盧氏懷妊十五日不產延醫診之曰

中有蓄血結而成痞或又曰此係壅疾非孕也投以

藥俱不效又逾月產一男然則十四月生者未足為

異也黃筆

俗傳七月生子生八月生子死華亭有朱氏妻八月生

一子妾七月產一子妾產者週歲而殤妻所生無恙

醫書以胎成七月屬太陰脾經脈內屬于肺土能生

金故壽八月屬平陽明脈內屬於太腸生氣交於洩

氣故天此論似不足執以為據也黃筆

江南有李氏無子一夕夢春州射木神托生為嗣後生

其子登第得守春州臨行其母曰兒往必不歸矣及

行年錄

初生

京

到任謁祠下瞻視其門廡若常所見者未幾卒于官

自李氏之生廟食久廢及卒而廟復靈水旱蝗疾祈

禱應驗廣東志

詩斯千篇維虺維蛇女子烈祥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載衣之褥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

貽羅前詳

記內則女子設悅於門右前詳

明獻皇后蔣氏女訓云夫女坤也生則設悅門右明其

女也三日臥之牀下明卑弱也七歲不與男子同席

十歲闔門不出

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天大雷電有血

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

出春秋命誠圖及竹書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

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乃

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禱在乃置弄之其後夏

亡傳匱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末發而觀之禱流於

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羸而諫之禱化為玄龜入

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弃之宣王立女童者

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

執而僂之既去見處妾所弃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

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為褒姒幽

行年錄

初生

堯

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之申侯

與緡西戎共攻殺幽王漢書 紂血也一日沐也去藏也當作弄音同謀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

仲子歸于我生桓公

西施母夢明珠射體因而有孕

漢趙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

阿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又見未替三日

漢王禁妻李氏方姪身夢月入其懷生女小字政君是

為元帝后漢野史

漢梁后諱嬀大將軍商之女生有光景之祥互見九歲十三歲

魏下皇后生時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小

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于燕

三國魏甄后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

其上者常共怪之後相者劉良曰此女乃貴不可言

晉綠珠姓梁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生

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綠珠井

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

間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國以巨石填之爾後雖有

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唐樂史 綠珠傳

南齊高帝后劉氏諱智容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

紫光滿室以告父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

女亦足興家矣互見十歲

行年錄

初生

今

梁武帝郁皇后諱徽母方姪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

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

妨乃于水濱祓除之

梁武帝丁貴嬪諱令光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

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互見少壯 十四歲

陳武帝后章氏諱要兒母薛遇道士遺以小龜光采五

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編年

考作蘇氏 母蘇氏

北齊神武妻后生二女皆夢月入懷而女為魏之二后

詳見前 男內

唐楊貴妃小名玉環父維母葉氏先世有祖墳遇術二

云此墳若高數尺後代出貴子惜其太低亦生貴妃

母懷孕十三月開元初生三日目不開母夢神人以

手拭其目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肥

白如玉廣西志互見十四歲大真生而有玉環

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

玉環唐陳

唐壽安公主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詔衣羽人服代宗以

廣平王入謁帝呼主曰蟲娘汝後可與名王在靈

州請封

唐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死母鄭

氏方姪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逾

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

行年錄

初生

全

其夢云互見十

唐盧眉娘生而綠眉人呼為眉娘廣東志互見

唐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

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眾迹罕及俄有避難者

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

其口數日益康強史逸

吳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虎少曰魯育字小虎唐

龜蒙小

蜀潘炕娶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藥而生

名錄

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詞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

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戒取以

于君其實新之弟始謂曰綠珠之禍不戒取以

人生貴于適志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

四

志作

宋真宗劉后母麗夢月入懷已有娠遂生后

宋高宗吳皇后父近嘗夢至一亭扁曰待康傍值芍藥

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

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為康

待康之徵

宋孝宗夏皇后初生有異光穿室父協奇之及長以姿

納宮中

宋光宗李后父道慶遣軍節度使后生有黑鳳集道營

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

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

行年錄

初生

全

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

遼穆宗后蕭氏生有雲氣馥郁久之

金世宗后劉氏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黃

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又見二

明孝宗張皇后父鑾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

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為太子妃則前所當適

者病已形史拾

明李娥李仲仁女母夢皓月入懷而孕生時光輝滿室

受社生陳遷聘遷天死娥母吊

姚沐浴登樓自縊

姚姥住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大寒夢觀星墜于地化為

水仙花一叢甚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

有文名因以名焉觀星即女史在天柱下故迄今水  
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兒內說

行年錄

初生

三

行年錄

童幼

廣昌縣志卷之三 書峯氏纂輯

記禮運幼有所長疏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  
幼皆獲長養以成人也詳見老年

白虎通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  
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  
不見之經不以魯恥明不與童子為禮也

楊雄方言凡小兒多詐而猶謂之央王或謂之嚙屎嚙屎  
音丑夷反或謂之姑言點也姑言也或謂之消消  
音皆通語也崽崽者子也崽音泉聲湘沅之會湘沅  
音合處

行年錄

童幼

也音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聲如宰  
方言

小兒髮初生為小髻十數其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辭曰  
蒲桃髻十德勝五德唐馮贊雲仙雜記  
一云記事殊

譚景昇化書道化篇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 儉化  
篇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鞠散也

吳子經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  
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于是其母滅燭其父  
伏戶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其口如窒此事所以  
貴乎權也

大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  
消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裸細事宜皆所當知今

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朱子訓

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一名搖籃

單字菊

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黃瘦此病俗

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

乳使子得疾如疝單字菊

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即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

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

之無信非偶云董穀案

嬰兒目不留采邑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

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

行年錄

童幼

二

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宋源借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

教也蘇士潛蘇氏家語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

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

古人愛養生之道朱得之

吳中社會公卿士庶之家稚齒孩提弱齡鬢亂蘭芽棘

心鷓鴣壁樹白哲清揚之子錦帶懸髻之嬰輒令佩

刀躍馬執鞭持囊消赤子之心傷黃口之氣離其模

而琢其純嗟乎可惜已王禪登社編

近有穉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飴糖

半觔即于穀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

可啖也皇甫庸近

吳松毘者垂髫削剝而謳吟平涼三尺童子柞木為弓

紉筋為弦被竹木以烏雉羽而射不避狼虎纜離保

姆已手掣生馬鬃騁乎峻阪兀崖之上以相笑樂使

挽一葦筏行涇洑岸乃愕然失措其風土嗜好背馳

懸絕固若是哉陝西志

明薛岡嬰兒纒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

學問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列子堯遊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

行年錄

童幼

三

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

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左傳童謠杜注

云童觀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

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

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吳越春秋后稷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

之宜青赤黃黑陵或作陸水高下染稷黍禾菓麥豆稻

各得其理吳越春秋后稷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

戲好種麻菽山東志

說苑成王處襍祿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互見五

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

孫蒯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如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孔門達者

行年錄

童幼

四

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山東志

齊伐魯戰於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君事欲以成人之喪

治之疑而問仲尼仲尼言其可為不殤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

肩假曰不可弗果從註公輸若師方小言年尚幼未及禮也斂下棺于櫛殺若

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為機窆之事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

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苑

周羊舌子晉大夫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

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胙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胙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墟陰後攘羊事敗更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平陽志

行年錄

童幼

五

范蠡生於宛彙或五戶之虛其為結童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越絕書

孟軻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

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

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

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時東家殺豚孟子問

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

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



食之明不欺也。山東志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韓詩外傳

漢武帝為膠東王年數歲景帝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公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后阿嬌小字也

漢孝王驩恣不道然其子買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驩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

行年錄

童幼 六

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稚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買復入朝及闕而遺焉帝曰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文海披沙

漢張良字子房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著烏巾黃單衣陸履于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日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為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

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仙傳拾遺太平廣記漢杜安入太學時號神童貴戚慕之多有與書者不輒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當時皆嘉其遠慮。漢書作安子也又見十三歲杜根事

漢翟方進幼孤給事太守府為小史數為掾吏所嗾辱迺從蔡父相蔡父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其努力為學問方進聞言心喜遂棄去而遊京師卒以丞相封侯。汝寧志又見十二歲較詳

漢張湯兒時隨父為長安丞父令之守舍鼠盜肉父怒笞之湯熏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爰書訊鞠磔鼠堂下父視其文辭大驚曰此乃老吏斷案也

行年錄

童幼 七

漢張禹字子文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漢張堪字君時少時志美行勵諸儒號曰聖童。詳見十六漢施讐字長卿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邱賀並為門人。賀為少所尊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讐譽為博士與五經諸儒論同異子石渠閣江南通志

漢馮衍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多薦之者辭不肯仕。北直

漢唐珍字惠伯幼時人講書即能記誦人謂神童。廣東志漢郭亮字恆直童年遊洛陽時大尉李固忤眾莫被誅

冀告戒有敢收尸者加其罪亮以固弟子自提鉄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守喪不去太后聞而憐之乃許遂殮歸葬由是顯名

漢王充字仲任為小兒與儕儻遊戲不好狎侮儕儻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父誦奇之互見六歲八歲

後漢張霸字伯饒年數歲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互見七歲

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年少當精義講書曷為求進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

行年錄

童幼

八

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命昭作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

東漢郭泰里中惡少至泰納而不拒張君直素號剛介見之即回泰追及之曰昔孔子不拒互鄉童子余安敢追其既往其和以處眾如此汾州志

東漢張仲景總角造何顛顛妙有知人之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

小說廣記

漢王柔字叔優與弟澤字季道幼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詣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

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

漢鍾觀李膺姑子也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

古有退讓之行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親

自哺養乳為生潼 唐元德秀兄子襁褓親喪無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僅流能食乃止宋趙崇綸雜助

三國吳丁固字子賤在襁褓中關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本名密避臧府改名

行年錄

童幼

九

三國吳凌烈凌封父統卒兄弟年各數歲權內養于官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互見八九歲

三國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賓客使人牽一驢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年方數歲亦在坐見之請筆續之驢二字權驚異以驢賜之

三國吳郡張純與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嬰裏以迅騾為

工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

悅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

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

角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

備文士

三國吳徐平字伯元陵子童亂知名虞翻甚愛之浙江志

魏明帝諱叡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

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

三國鍾繇字元常幼與族父瑜至洛陽相者曰此童有

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後死瑜

因心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游學

三國魏賈逵字梁道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

異之曰汝後必為將帥授以兵法數萬言

行年錄

童幼

十

三國魏武陔字元夏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莫能覺

其多少父周謂劉公榮曰卿有知人之鑒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詣其

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

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

不減常伯納言也與晉書小異

三國魏夏侯稱自孺子好聚羣童為之渠帥違者嚴以

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

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互見十六歲

三國張既為兒童游股察異之引過家先教家具賓儀

及既至股妻笑曰君其悻平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

容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遂與論王霸之器

饗訖以子楚託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

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

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長安近

但見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

宴羣臣告以此語更重問之答曰日近長安遠元帝

失色曰爾何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

安帝益奇之編年考作八歲

晉簡文帝名昱字道萬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

而謂人曰與晉祚者必此人也互見七歲

行年錄

童幼

十一

晉孫晷字文度顧榮稱之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

正立非常童也辛年三十八朝野數痛之浙江志又見三十八

晉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父託

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

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世說

五見十二父即鍾繇

晉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父苞臨終分諸子

財物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

得互見二十餘歲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

樂廣友善造見之頗性印放愛喬之有風韻謂准曰

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  
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  
裴樂之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無檢局  
樂言為得然竝為後之雙雋世說

晉衛玠字叔寶總角時常問樂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  
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  
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剖之玠病即愈廣嘆曰此  
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  
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其舅王濟嘆曰珠玉在側覺  
我形穢又曰與玠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晉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  
行年錄 童幼 士

意 互見十四歲

晉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澄之第  
四子微別傳云微適上有父風蘇士楷蘇氏家語

晉王戎字濬冲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衛輝志

晉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世說

晉趙至字景真幼時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  
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師甚異之 北直志 又見十三歲較詳 互見十四十六三十七歲

晉潘岳鄉邑號為奇童作藉田賦才名冠世漢思如江 濯錦綺而

增

晉謝安總角時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

晉顏含兄畿客死其婦夢畿曰我未應死為醫所悞可  
急開棺含時尚小力請父發棺尚有餘息含旦夕營  
視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

晉夏侯湛字孝若幼有盛才而美容觀嘗與潘岳同車  
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晉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  
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威稱舒當為後來  
之秀

晉謝朗字長度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勝勞  
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  
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  
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 嫂辭情慷慨恨 不使朝士見 之中記

行年錄 童幼 士

晉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畧與北海王猛同  
志友善年九十 八卒

晉李矩字世迴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  
授有成人之量

晉荀崧字景猷鄰醜時族會祖顯見而奇之以為必興  
願門積松父也 互見弱冠

晉王覽字立通祥異母弟年數歲每見兄常被母箠輒  
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

晉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  
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互見十

晉王羲之深為從伯導所器嘗謂之曰汝是吾家佳子  
第當不減阮主簿蘇士稱蘇氏家語 互見七歲

晉王獻之字子敬數歲時常看諸門生榜蒲見有勝負  
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適曰此郎亦管中  
窺豹時見一班子敬瞋目曰違慚苟奉情近愧劉真  
長遂拂衣而去

晉戴逵字安道幼年已聰明好學為童兒時以白瓦屑  
雞卵汁和沒作鄭玄碑時稱絕妙善琴工畫庾道季  
行年錄 童幼 十四

看之語遠曰神猶太俗卿未盡耳逵曰惟務允當免  
卿此語名畫 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  
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能見其  
成耳世說 雜書

晉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恆以自隨敦  
常夜飲允之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慮敦疑  
已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  
吐中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  
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自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敦平  
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王文獻 機警作

義之

晉顧和字君孝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  
之曰此吾家麒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  
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晉車循字武子王胡之見循于童幼之中謂循父曰此  
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循博學不倦嘗練義 聚燈大以照讀書

晉李循字宣伯祖敏避公孫度聘召輕舟浮海莫知所  
終父信追求積年不見欲制服疑尚存情若居喪而  
不婚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  
服徐邈以無後不孝勸使娶妻既生循遂絕房室數  
年憂卒循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  
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事之由是以

行年錄 童幼 十五

孝聞 晉褚裒字季野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  
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  
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前吾言方驗及二十九年皇太 后臨朝有司以裒 皇太后父讓加不臣之 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永和五年褚裒卒年四十七 加拜則永和二年七 月事當是四十四歲

晉庾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但之彬神色恬  
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于此論者謂不減於  
亮 晉韓伯字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襦見

云不復須母問故營白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

下亦當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張憑字長宗祖鎮守蒼梧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

不如汝其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歛手向

前曰阿翁詐宜以子獻父一作十歲

晉賀循字彥光童齠不羣進止必以禮浙江志

晉孫統楚孫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狂不羈而善屬

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太原志

晉林靜號愚齋髫髻時卽解綴篇什研竊經史百氏旁及元詮釋典悉掇其芳潤浙江志

晉孫放幼秀異與庾園客同爲學生園客亦少有佳稱

行生錄

童幼 十六

因嘲放曰孫安國何在答曰庾穉恭家復笑曰諸孫

大盛有兒如此放曰未若諸庾之翼翼及還語人曰

我固勝之得重喚其父名放父名盛園客父名翼

晉吳猛字世雲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月多

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曰懼蚊蟲去

嗜我父母爾一作八歲事搜神後記止載小兒不言八歲

前秦苻堅字永固兒時有非常相徐統有知人之鑒遇

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衛小兒敢戲于

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

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遇之統下車謂曰

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

忘德後堅稱帝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已由來格模

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

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名其子

孫詣行所八年五月以統少子攀爲瑯琊太守以舊

恩援之也前秦錄或作六歲事徐統或作徐正互見初生七歲八歲

前秦苻生字長生生無一目爲兒童時祖洪戲問侍者

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

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

鞭筮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

石勒也洪懼脫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教宜早除

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

行年錄

童幼 七

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前秦錄作七歲

前趙劉淵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

等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

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

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前趙錄互見初生

前趙劉聰幼而聰悟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

不誦之前趙錄互見初生十四十五二十歲

後趙石勒幼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後歸以告

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後趙錄互見初生十四歲

前燕陽裕字士倫幼時叔父毓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

之標秀實佐時之良器也

劉宋謝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溫膏和藥不  
闕一時戚顏無改執勞不懈母為疾畏驚而微賤過  
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  
者十餘年

劉宋謝弼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

名知人見而異之謂其父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詳見十歲  
互見六十歲

劉宋張敷字景循生而母亡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

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

劉宋徐湛之字孝源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

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

行年錄

童幼

六

識

劉宋沈林子字敬士年數歲隨王父警在京口王恭見

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共見遺寶咸

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互見十三  
人二十一歲

劉宋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閒審北史有異於衆太

祖曰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

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見十  
許歲

劉宋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

非凡兒互見十  
餘歲

劉宋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

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實

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袁粲見之曰宰相  
之材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器矣終當任人家

國事互見二十八三十  
八歲 又見齊書

劉宋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羗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

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太原志

劉宋蕭道度與弟道成俱受學雷次宗父承之問二兒

受業次宗答曰兄外朗弟內潤皆良璞也江南志

劉宋崔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等輕侮之

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  
輕之

行年錄

童幼

九

劉宋喬順隱棲霞谷服飛龍藥二十年不饑文帝詩云

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

劉宋柳世隆字彥緒幼孤挺然自立雖門勢子弟獨修

布衣業及長好讀書涉敏文史音吐溫  
潤元帝甚加愛賞 子扶仕梁

南齊高帝宅南有桑樹權本三文橫生四枝狀似華蓋

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

南齊竟陵王子良字靈英武帝為轅縣時與裴后不諧

遣船送還都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曰汝何不

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

縣

南齊曲江公暹欣字重暉若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祐

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

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縞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

縞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互見七歲十五六歲

南齊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從叔儉曰此兒至四

十名位自然及祖互見二十五歲

南齊王僧祐字循宗幼聰悟父叔微撫其首曰兒神明

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

儉曰此吾之所望于若人也

南齊王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

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

此矣互見十一歲

行年錄

童幼

二十

南齊王訓幼有識量僧正惠超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

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

亦曰基業不墜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互見初生三十三歲三十餘歲

南齊庾杲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

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南齊劉懷珍字道玉幼隨伯父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

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

南齊江敬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名

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互見少壯

南齊王弼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

子僧綽正坐采燧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

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恭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即嘆曰

僧達俊爽當不滅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

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綱目

風或作僧虔

南齊柳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

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

南齊沈顛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

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

罕見其面

南齊朱謙之字處光年數歲所生母亡父昭之假葬田

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

行年錄

童幼

三

小便哀戚如持喪姓講載謙之數歲父昭之為族人

方自請縣獄命上其事南齊世祖嘉其義赦之

南齊傅昭字茂遠袁凱見而奇之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器陝西志

梁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互見初生二歲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

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

尋一目眇唐傅亮靈應錄

梁始安王方譽侯景亂元帝結好於魏方畧年數歲便

遣入闕帝親送近畿執手歎歎既而旋駕憶之賦詩

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違



睡至長安卽得還贈遺甚厚

梁張弼策字真簡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弼策

亦不食母強爲進粥弼策乃食母所餘遭母喪三年

不食鹽菜北直

梁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

瑒異之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互見二十餘歲

梁柳遐字子昇髫歲便有成人之量世父慶遠器之謂

曰昔伯父太尉公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

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

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

復及吾宜勉應嘉祥也互見十二歲一作柳霞

行年錄

童幼 三

梁呂僧珍字元瑜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

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武帝封爲平固縣侯

梁劉潛字孝儀幼孤與兄弟勵學工文孝綽嘗曰三筆

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梁謝徵字玄度幼聰慧父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

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

梁王錫字公叔幼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暇輒獨齧不起

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又見七歲互見十四二十四歲

梁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

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互見八歲

梁劉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

兒實千里之駒互見十歲

梁劉詩字彥度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哭泣孺慕幾

至滅性起弔者莫不傷焉

梁劉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湘東王繹聞之

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互見十歲

梁王茂字休遠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

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

梁張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

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互見十歲十八歲

梁蕭琛字彥瑜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與吾宗

梁袁君正字世忠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

行年錄

童幼 三

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

梁孔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

文劉顯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

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梁顧協字正禮年數歲外祖張永攜遊虎邱山撫之曰

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曰顧氏興於此

子互見三十五歲六十餘歲

梁朱异字彥和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

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互見十餘歲二十一歲

梁褚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歿毀若成人親表

異之

梁王泰字仲通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

兒競取之泰獨不取祖母問故曰不取自當得賜徐

五代新說云不敢自取當待賜

梁范述曾字子元一字穎彥幼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

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浙江志

梁周捨字昇逸顓之子也幼聰穎異之臨終謂曰汝

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音韻清辨汝寧志

梁曹景宗字子震幼善騎射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

傳輒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南陽志

梁庾詵字彥實幼聰警篤學經史百氏無不該綜而性

夷簡愛林泉南陽志作彥實

行年錄

童幼 二四

梁江從簡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

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尤敬容

不覺惟嘆其工趙瑜兒世說又見十七歲

梁樂法才字元輔幼有美名沈約曰法才實才子

梁臧盾字宜卿幼從徵士諸葛璩受五經璩曰此生王

佐才也江南志

梁臧嚴字彥威幼居父憂以哀毀聞江南志

梁許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諸

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北直

梁阮孝緒字士宗自幼沉靜恆以穿池築山為樂開封志

又見十三歲互見七歲十五十六歲

陳陸辨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辨慧應對進止有父風

宣帝因賜名辨慧字敬仁父繼字士儒慧或作惠

陳虞寄字次安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門嘲曰

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

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

過也互見二十歲

陳徐陵字孝穆嫡之子年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寶誌

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惠雲法師每嗟其早成

就謂之顏回互見初生八歲十三歲

陳鄭灼字茂昭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

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一作字昭茂

行年錄

童幼 三五

陳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國子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堂授

以麈尾令升講坐論說曰此兒已堪代博士矣時生

儒對策多行賄賂其父君正曰我豈用錢為兒買第

耶尋擢高等詳見十四歲

元魏道武帝弱而能言曰有光曜劉庫仁常謂其子曰

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互見初生

元魏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王后

匿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

啼得免於難太原志

元魏彭城王勰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

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

奇之

元魏裴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

元魏張景仁童時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執手曰

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顯達乃與天子同筆

硯傳衣履後二十餘年果驗

元魏薛瓊字珍之幼時隨父備在邊謁刺史曹芝芝戲

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

署爲府長流參軍

元魏李冲字思順少孤爲兄承訓養承嘗言此兒器重

非恆方爲門戶所寄互見四

元魏劉颯字處和父紹仕宋被勅納路太后兄女年數

行年錄

童幼

三

歲路不以爲子常遭婢奴捶打路生濼颯愛之不忍

捨嘗在床帳側被驅打終不肯去路病經年颯晝夜

不離左右每流涕不食路病差感其孝愛遂隆南陽志

元魏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戲指揮有軍陳

法郡守見而異之及長涉獵書傳正光末賊使原州

以節義曰有異同者斬之衆懼

北魏游明根幼年遭難爲樸陽王氏牧羊以壺漿侍人

書字地上學之從兄雅贖之教讀書北直又見十七

十餘八十

元魏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

哭於殯以待罪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不逃罪

特免之

魏書段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

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

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

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

騰虛而去

元魏暴顯字思祖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子好相表

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顯善騎射嘗從孝莊獵一日

元魏陸定國在襁褓時文成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游

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

行年錄

童幼

七

元魏崔昂字懷遠幼孤事母孝叔孝芬嘗曰此兒吾家

千里駒也又見七歲

元魏李邕字穆修幼而俊爽有逸才凡所交遊皆倍年

俊秀

元魏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

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

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飲愔遂爲之罷酒子恭

後謂津曰嘗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

視之愔見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

闕未嘗戲弄互見六歲十一十八歲

後魏祖瑩幼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灰中

藏火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

明為家人所覺互見八歲詳見十二歲

北齊世宗立崔陵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否世宗怒

絕其朝請陵要拜道左世宗曰黃領小兒何足拜也

鏢而訊之陳元康為之言乃舍之陵謂謝世宗猶怒

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領小兒金石可

銷此言難滅

北齊上黨王渙雖在童幼恆以將畧自許神武愛而壯

之曰此兒似我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

于事父則流泣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骨立徐炫五代

行年錄

新說與北齊數四歲事似同一人

北齊李師上聰敏好學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

上甚愛重之童齠便自教屬文有名於世

北齊李幼廉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

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附輒擲之地州牧以其

蒙幼而廉故以名焉齊書作稚廉互見十五歲

北齊顏之推云昔在韶齠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

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服君焉賜以

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顏氏家訓互見九歲二十歲

情入

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江陵嘗有一僧

面形上廣下狹民譽見之曰面似馬覓其伯父劉紹

因呼為荔枝法師月令荔枝出嶺元注馬薤也高樹注呂氏春秋荔枝草擬出也月令注

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多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覓俗曰馬齒

緇講禮名備亦誤顏氏家訓

北齊高洋內明夾而外若不慧眾皆嗤鄙之父歡獨異

之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我非凡器也幼時歡

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刀斬之曰亂者

必斬

北齊李士謙幼孤事母孝其伯父瑒稱曰吾家曾子也

北史載族長伯瑒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

北齊王慧龍幼聰慧祖愉以為諸孫之龍因名焉詳見十四

行年錄

歲人在元魏時

北周太祖宇文泰字黑獺初事魏齊神武專政泰請往

觀之至并州神武以泰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常

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倍道而行太原志

北周齊王憲未逾齠齠已議論天下事人或曰是為弱

木一枝旁蔭數國長河一直自然千里出輿集互見十六歲

北周宇文深字奴干年數歲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

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

知此子後必為名將

北周辛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

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

及此兒者仲畧亦重昂志氣深以為然互見十

北周肅師字公穎初就學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

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憂居喪盡性鄉里稱其孝行

北周柳審之字公正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兒童時齊

王憲遇于途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為國子生

北周李賢字賢和幼嘗出遊逢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

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台牧努力勉之

互見九歲

北周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畧過人以父賢功封

迴樂縣侯崇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怪問之對曰無功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

行年錄

童幼

辛

終於孝養耳賢奇之陝西志

北周梁九思性秀美前能言即知孝親敬長平陽志

隋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時周齊分隔父季海任長安

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禁錮之李氏

詐稱凍餒請就食樂陽齊許之乃陰託大豪李長壽

攜之長安周太祖大悅互見十

隋李德林字公輔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高隆

之見而嘆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

器鄭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互見十五

隋牛弼字里仁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元曰此兒

當貴善愛養之

隋高穎字照玄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

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

隋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

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隋許善心字務本性聰敏博學多聞家有書萬卷無不

徧覽時稱為神童

隋楊玄感小時晚成人多謂之痴素謂所親曰此兒不

痴也或是楊素

隋皇甫績字功明幼孤鞠于外祖肅孝寬孝寬督諸子

甚嚴懸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

不能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

行年錄

童幼

三

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互見

隋薛世雄字世英童時與諸兒畫地為城郭作攻守勢

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

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互見十

隋末李密字玄遠以蔭為東宮千牛倭身煬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仗下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

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

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

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

稚童語不正轉帖為胡 憲宗朝涇將郝玘番中皆

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珉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云薛尹來魏志載張文遠遼來皆類此齊翁資報錄

唐高陵縣有神堯先世莊田後為宮觀有栢樹焉相傳

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即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餽田比

餽回日斜而樹影不移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玉堂閒話

唐玄宗為皇孫時風表環異神彩英邁常于朝堂叱武

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蠶而狼顧耶則天

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為吾家太平天子

也唐鄭祭傳信記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

行年錄 童幼 三

貢玉環釧盃盤列于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

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畧不為動后大奇之撫

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皇明

雜錄 肅宗為兒時常為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

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

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蜀賓

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

絳節之形搖動于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

翳目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

之絳紗猶在因流涕通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

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臥內四方忽有水

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西陽雜俎

唐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

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高宗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

語世勤稱其夙敏

唐汴王璿子諸子為最少初封纔數歲容貌清澈有成

人風玄宗愛之

唐許王素節方羈卯即讀書日千言師事徐齊暉淬勉

自彊帝愛之

王宏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

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唐柳宗元龍城錄

行年錄 童幼 三

唐李百藥字重規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互見老

十五歲 唐房玄齡幼警敏高孝基謂裴矩曰此郎當為國器但

恨不見其登壑昂霄耳玄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

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

有大譽矣唐柳宗元龍城錄

唐張九齡作徐堅神道碑云公生而澹發默識經藝粵

自童齠則善文言時先府君為沛王侍讀公之岐嶷

聲振平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

賢門容府察深所厭服堅字元固互見十四歲

唐狄仁傑字懷英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

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

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唐盧懷慎在童州已不凡父友韓思彥嘆曰此兒器不可量

唐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擢進士

第懷慶志五見八歲

唐蘇頲幼時有京兆令咏尹字乃云丑雖有已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無人瓌初未知頲常處頲于馬廐

中與備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頲擁筆趨庭

遺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

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

行年錄 童幼 三

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

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

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于廊廡之下瓌乃召頲詠之頲立呈詩曰兔子死關

有子李嶠無兒松窗錄

唐蘇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房頲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响于藍田人

唐張鷟字文成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

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延乎遂命以名尚友錄 夢作有兒世說 作五歲

唐楊元琰字溫卿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河南志

唐獨孤及字至之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

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唐裴休字公美志操堅正童戲時兄弟四人學于濟源

行年錄 童幼 三

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賦詩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魚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

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異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

肯食懷慶志

唐帝述爲兒時家厨書二千卷誦憶畧徧父姑子元行冲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亦脫碧著紫矣後衡為漢陽丞  
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乙使衡將緋衣  
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著紫此非吾  
衣曾未旬月有敕命改官賜紫于是脫碧著紫衡自  
又云當作七十政今歷十餘政已為中丞大夫定命錄

唐王維詩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  
明主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驚華軒云云

唐杜甫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蒲床試吟青玉  
案莫羨紫羅囊

唐嚴武字季膺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陝西志

唐常應物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詩天生逸世姿竹  
行年錄

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後葉玉  
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小兒

唐韓愈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唐張仲方字靖之九臯孫幼朗秀父友高郢奇之曰此  
子終為國器吾得志必拔之廣東志

唐歐陽詢字信本幼敏悟絕人每讀書輒數行同盡遂  
博貫經史

唐褚無量字洪度家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  
幼讀書若不聞眾異之

唐鍾紹京字可大性孝童幼時嘗得瓜菓不敢先食以  
奉二親

唐劉軻童年嗜學羣書靡不閱覽貞元間扶風馬植見  
其文嘆曰韓愈流亞也 元和初隱匡廬山嘗夢一

書生訴殯僧舍旅魂不安乞為遷葬軻訪得其窾空  
之及還武漢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俾食之自後文

學日進韓愈聞其言欲記其事不果廣東志

唐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噴泥壁書窻且賞勤 禹  
錫嘗云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獺須走

車破輟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人言童  
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定矣嘉話錄

唐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  
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

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惟竇寢于榻夜深方覺  
叟撫之令起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

愛也因話錄

唐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  
辨誇于同列武相元衡召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

蓋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翼曰武具告吉甫因戲曰  
公誠涉大瘦耳吉甫歸責之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

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  
言不當是以不應父復告武大慚唐孫光憲

唐崔鉉為童兒時隨父元畧訪韓滉滉見而憐之父曰  
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令詠焉遂命賡

行年錄

童幼

三七



筆畧無佇思于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  
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況益奇  
之嘆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南楚新開

唐白居易聞龜兒咏詩憐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指願學

二郎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

唐莫宜卿字仲節幼雋拔稱神童與羣兒戲沙中題詩

云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大中五年狀元及第廣東志

唐李端贈陳童詩聖朝殊漢令才子少登科每見先鳴

草常驚後進多獨居方寂寞相對覺蹉跎不是通家

舊類勞文舉過

李賀詩頭玉曉曉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

行年錄

童幼

三六

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

唐鄭谷字守愚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為一代風騷主

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西江志宜春人

唐盧肇字子發兒時見宜春令盧尊奇之曰子異日當

有聞肇於是益力于學江西志

唐杜郊公悰為小兒時常至昭應觀與羣兒戲于野忽

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掌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

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郎去悰即詣之

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巍然存焉內有老君像

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視其像頗類向所見道

士乃半面為漏雨所淋故也廣記宗朝拜相

唐鄭愚幼穎力學嘗作詩云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流  
漁浦颺來笛鴻遠翼去舟隱然有濟川之志識者知  
其公輔器云廣東志

唐吳通元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工書畫通元舉神童

復擢文詞清麗科與通微相繼召為翰林學士江南志

唐王方翼早孤哀毀骨立時號孝童太原志

唐陳逸幼時宅傍有大竹母令取竹陳兩指握之皆破

今有破竹林長為航工有神術浙江志

唐盧仝詩閒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似老鴉

唐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音兩

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為父母祝釐踰年兩大士俱現

行年錄

童幼

三六

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佑汝倏不見因題

其所居曰二觀齋文思大進元伊世珍柳環記

唐陸羽幼時為僧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

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苦之使牧蕘嘆曰歲月往矣

奈何不知書鳴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太守李

齊物異之授以書互見初生三歲陸羽本遺小兒為竟陵

能蓋寺僧收養至成人後他適聞所養僧卒作歌曰

不羨黃金壽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唐趙璘因語錄

唐釋皎然陳童子草書歌陳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

令人驚僧度老時把筆法孺子如今皆暗合騰飛電

灑眼不及但覺毫端鳴颯颯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

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濃又燥少室孤松歌不倒

唐楊宰字松年絕孔即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練有

至行李甘以書薦於河南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宰

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宰之兄蜀

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宰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

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仇意感解以尸還之

單袞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痂痕哀汨血行路稠

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

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互見六歲

唐盧嘉瑒有莊田與表丈人張某隣近張任監察御史

行年錄 童幼 四

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同藏其時年尚齠齖張

立嘉瑒于中門外入見同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

何如同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同

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

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以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

八十定命錄

唐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

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

詩以記之詩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遠縣遊

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

醉纔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

荒丘

唐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舍中

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

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登日傳于都會儋州坐事誅故

德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

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膏忝名卿誦蒲朝五字便

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

推遷歲月遙國境承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箪瓢

唐路德延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

共看初語容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

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

行年錄 童幼 四

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

細雨奔巷起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鞦韆雜金

鏹繫鴉子綠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鷺入暖泉楊花爭

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宵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

鶴裏袖學柘枝擅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顏邀壽

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奪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

采褥劣帽戴靴履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

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

姪姪憎藥巧選延弄帳鸞綉映藏衾鳳結纏指敵迎

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等推雁柱偏蒼圖添

路查留管欠聲鑄惱客初酣醒驚僧半入禪尋殊窟

屋瓦探雀遍樓椽拋菓必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  
梢柁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鷺添絲放紙鷲互誇輪  
水磴相效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殘連鋪張  
鶴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窻肩  
作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選爭毬出晚田柳傍慵  
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離畔聽蛩伏砌邊傍枝粘  
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騎上層崖逞捷綠嫩昔車  
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  
逕劇蜂穴遠堵填樵唱迴深嶺笙歌下遠川墨材為  
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隣  
舍樹踰上後池缸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

行年錄

童幼

四

在德勸爾滅狂顛德延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傾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願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乃因醉沈之黃河

後唐莊宗名存勗克用長子父破王行瑜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鴻鵠尾翳翠盤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長善騎射膽勇過人後破寨梁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死矣吾

兒豚犬耳太原志

後唐張誼字希賈幼孤好學不事產業諸父使督耕隴上見其閱書樹下輒詬辱之誼遂潛詣洛陽龍門書

院刻誌勵學德府

南唐吉王從謙後主母弟後主燕閒常與侍臣奕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嘆久之南唐鄧佑擢童子科弟佶登三禮科鄉人易其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江西志

南唐鄧及新建人試定於一論并銷刑鼎賦主司取寘第二以羅穎為首後主更取第一遂為童子科狀元

江西志

南唐湯悅幼穎悟嘗夢飛星墜水盤中悅吞之自是文思日奇江南志

行年錄

童幼

四

五代趙準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唐人

五代蜀王處回字亞賢初幼時相者周玄觀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宋居白幸蜀記

後五代錢鏐字具美幼年嘗與羣兒戲里中大木下坐石上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既貴改所居為衣錦坊幼所戲大樹曰衣錦將軍弋釣之所盡蒙華屋殿鑿鏐寶亦鏐鑿之嘆曰焉敢忘本卒年八十餘女類及百歲

五代吳越曹仲達少小父圭嘗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

挾纊品倍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甕互見初生

偽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

使廐中金嘗卒行至廐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于

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

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稽神錄

宋太祖生于西京夾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

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戲羣兒屢竊

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刷之果然宋張深雲谷雜記

宋真宗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

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于宮中嘗登萬歲殿陞御榻

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

耳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

行年錄

童幼

四

宋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

即位李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

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浙江志

宋高宗云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

所嗜者固有在矣弗在凡五十年間非大害相妨未

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

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

林邱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御製翰墨志

宋理宗幼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龍鱗已見初生

宋王深官山陰令一夕夢龍繞于堂柱次早乃稚子繞

焉因詰之稚子曰某太祖子德芳之後父避金難遷

於越同寡母依舅氏以遺糧有謹拘至深奇之撫之

如己子值史彌遠與楊太后廢濟王茲因鄭清之訪

太祖之後遂擁立焉即理宗也時操歸老于家理宗訪諸廷臣誤以物故

對理宗陞神親書德卷二字及

宋元祐初賜吳王顥諸子官制曰漢明帝問東平王在

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遂列侯印

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

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順

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

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祖父以為邦家光

行年錄

童幼

五

宋宗室子洎幼警悟蘇軾過其家抱置膝上謂其父曰

此公家千里駒也

宋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

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

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宋魏咸信字國寶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溥

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

宋李廷琪父處顏歿廷琪猶在襁褓寄食母家幼岐嶷

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廣東志

宋魏昭亮字克明永慶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

中命賦賞花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酒命

筆題從訓昭亮二名令自擇之

宋曹琮字實章兄翊娶秦王女與平郡主琮幼時從主

入禁中太祖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

佳兒也

宋侯延廣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

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名益

互見五

宋李穆字孟雍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

歸之

宋梁狀元灝卯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為郡官

見其有異于人又定目看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

行年錄

童幼

哭

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會學屬對否曰其師嘗

教之但某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

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雖巧

不如蠶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希

哲傳講錄記與王禹偁七歲事同未知孰確兩存之

宋胡穎字叔獻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

其類已每加賞鑿成童即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爾家世儒

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

宋楊億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之登樓觸其首即吟

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

人一作六歲五見初生七歲十一二十三十七四十四餘歲

宋李昭遵宗諤從子幼時楊億常過其家出拜億命

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語也

宋王旦字子明幼沉默好學有文父祐器之曰此兒當

至公相

宋王文正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

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南憲紀談

宋向敏中字常之父瑀性嚴毅躬自教督嘗謂其母曰

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

見敏中謂隣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隣母入告

其家比出已不見矣

宋自盧多遜為相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遂以為

行年錄

童幼

望

常至呂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止授九品京官况

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

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宋錢惟演字師聖幼有俊才賦遠山詩有云高為天一

柱秀作海三峯父做深器之或作字希聖浙江志同

宋謝景溫字師直方總角錢惟演見之曰此兒舉措不

凡若非龍駒定是鳳雛當作黑頭公矣浙江志

宋楊延昭幼沉默寡言為兒時多戲為軍陣業嘗曰此

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

宋何繼筠字化龍幼時與羣兒戲必分行伍為戰陣之

象

宋王昭遠魁偉色黑幼名鐵山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

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侯指昭懿曰此

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昭遠子懷普九歲事太宗

左右至西京左藏庫使

宋王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

月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

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

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陳繼儒香案牘

宋張鑑字德明藏英之孫本將家幼能嗜學入衛州霖

落山肄業凡十餘年

宋朱湜字持正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學事母以

行年錄

童幼

兒

孝聞叔溫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歲奏詞敘而麗溫

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

宋文彥博字寬夫幼時與羣兒戲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少與張昇高若納從穎

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納疑幼

侍父令公監征閬州有道士異之曰公南極之精降

為國之申甫遂自號南極真子四川志

宋馮京字當世幼雋邁不羣父式常取其所誦書題其

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十一

年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為將作監丞

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

宋李諮字仲詢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

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

宋查道字湛然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

遺互見六十四歲

宋張洞字仲通為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

羣父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

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而文

甚敏未冠嘩然有聲互見四十九歲

宋熊本字伯通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

宋何中立字公南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曰美才也

其父棗遂以女妻之

行年錄

童幼

兒

宋王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為詩歌

宋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

嘆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宋邵雍字堯夫幼從父古徙居其城卜隱蘇門山下結

廬百泉之上衛輝志

宋司馬光幼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墜水中眾

皆棄去光以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京師畫以為

圖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

輒羞赧棄去之互見七歲二十歲六十八歲

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其家宛陵幼學乎詩自為童

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

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牛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

不絕倒宋元懷相學錄

宋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為公輔

宋吕由誠字子明誨季子幼明爽有知畧范鎮司馬光

父友也皆器重之

宋程顥字伯淳未言時叔祖母任氏抱之行墜釵後數

日方求顥以手指示果得釵顥數歲誦詩書強記

過人嘗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

行年錄

童幼

辛

許其志操

宋唐介字子方父拱卒漳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贖介

年尚幼謝不取

宋張載字子厚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

可奪且無所不學與鄙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悅

其言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猶未以為足

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陝西志

宋孔延之字長源幼孤刻勵晝耕隴上夜燃松火讀書

不輟學藝大成舉第一登甲榜

宋朱尹字湯輔舉元豐神童科名入禁飲慈皇后置膝

上而撫之賜金錢玉菓江西志

宋王巖叟字彥霖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

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

宋李清臣方東曼即才俊辭句驚人老儒輩莫不心服

一日薄遊定州時韓魏公知定州李携刺往謁吏報

曰太祝方寢李求筆為詩一絕書刺授吏曰太祝覺

而投之詩曰公子乘閒臥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

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後魏公見詩云吾

知此人久矣竟有東林之選元劉斧青瑣詩話

宋司馬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

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居洛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望之人

行年錄

童幼

五

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互見四十一

宋丁灝子謂方幼實稱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

有玷燕山可存鑑

宋祖士衡字平叔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

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

人臣年三十九卒於官汝寧志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

公曰先入者為之主宋晁迥見氏客語

王荆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

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

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粟粟食

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  
羣兒作息乃可耳釋惠洪冷齋夜話

宋王安國字平甫自艸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文語  
皆驚人

宋王雱字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者  
荆公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曰獐  
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宋燕達字逢辰為兒時與儕輩戲輒為軍陣行列狀長  
老異之 燕達為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  
之既而撫其背曰借取此身他日一個節度使孫升

行年錄

童幼 五

宋張吉郡陽人母方娠其父介客遊西蜀不還吉為兒  
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常與尚  
書彭汝勵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

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入蜀迎父往返者三其父送  
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  
謂嘆息汝勵贈以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從我翁不  
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方壯今老矣兒肯  
未生今壯齒

宋呂本中字居仁公著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  
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稱立廷

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頂曰孝于親忠于君兒勉焉

宋黃永滾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于廳正畫雲雨  
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

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  
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  
玩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  
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  
止郢州通判谷猶存宋劉賢近異錄

宋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傅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  
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  
而詰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  
哲之意嗣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  
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

蘇軾童時夜讀書窻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後夜一夕蘇應聲曰二句佳矣

行年錄

童幼 五

惜多與共二字當除去之何不曰落霞孤鶩齊飛秋  
水長天一色鳥遊絕呼筆談  
鴻書

蘇軾和飲酒詩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  
猶誦論語詞人間本兒戲顛倒畧似茲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子由作缸硯賦老蘇稱之命佳  
紙脩寫裝釘于所居壁上蘇稽樂  
城遺言

宋黃庭堅字魯直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  
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見

歲七

夏文莊父為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  
父止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



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為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  
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誇驢于  
而搖手曰無及矣遂不  
復見孫昇君學談圖

宋葉夢得云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  
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發賣常平所儲奏乞越  
常制賑之全活幾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山皆得  
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棄乎曰  
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耳余  
為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  
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  
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  
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其所從

行年錄

童幼

吾

來明書于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  
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  
凡三千八百皆奪之游整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  
然每告歸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  
也葉夢得避  
著錄話

宋蘇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黃庭堅  
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

宋毛君卿字公弼慶曆童子科執政薦其才上殿敷奏  
六事皆合上意西江

宋辛次膺字起季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後  
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進士第江西

宋陳彭年字永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彭  
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江西志互  
見十三歲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遠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  
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  
汀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  
彭年之為人獨念祖為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  
劉貢父盡得彭年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應  
不差後遂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  
罪云宋張舜民  
畫毀錄

宋蔣偕字齊賢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  
之曰此豈孝耶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

行年錄

童幼

吾

宋劉華字莘老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  
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  
也十歲而孤鞠于外氏  
就學寒平回家焉

宋陳汝錫字師予數歲能屬文或以其詩一聯示黃庭  
堅曰閉愁莫浪遣留為痛飲資黃擊節稱賞曰我輩  
人也

宋李植字元直幼明敏篤學兩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  
軾門太史見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

宋李光字泰發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  
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贈者悉辭之及葬  
禮皆中節互見八  
十餘歲

宋杜莘老字起莘子美十三世孫幼歲時方禁蘇氏文  
獨喜誦習

宋何章字文成豐城人幼負雋聲出語每驚人諸公父  
行者皆折節與交未冠授州解連帥異之呼為小友  
問所欲以規其能答曰鄉有斗陂溉田數百頃頻年  
潰決民病之願與邑人拜此賜帥俸其言為之竟役  
江西志

宋孫覲字仲益方髻亂東坡命對衙門穉子璠瑀器覲  
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嘆曰真璠瑀也同必大  
序 見老年八十七歲 互 鴻慶集

宋劉童子善聲骨及命術遊荆南謂夏侯嘉正曰將來  
行年錄 童幼 美

須及第亦有清職惟得清貴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  
病則死後官至正言其餘皆驗

宋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夏而卒傳其父之學安  
子

宋潘景憲字叔度以童子中禮部選入太學一時學官  
如王十朋輩咸器重焉浙江志

宋浮梁朱天錫以神童應詔邑令張景修作詩送之天  
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卻因擊登聞鼓

院繳景修所送詩為証宋葉夢得  
石林詩話

宋王韶在京師值元夕張燈家人出觀幼子來行第十  
三方能言珠帽錄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喧擁闕咽

轉盼已失所在家人徧徧歸辭訝其反之亟問知其

為失南陔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子必能自歸怡

然不復求咸巨澗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

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

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姦人利其服裝自第中已

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亟納珠帽

於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轅呼焉

中大人悅其娟秀抱置之膝翼早權之上閣以為宜

男之祥上問以誰氏子棟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

具道所以上以瞻對不凡且嘆其早慧曰是有子矣

令暫留欽聖掬視密詔開封捕賊既獲盡戮之乃命

行年錄 童幼 毛

載以歸且以具獄示韶欽賜壓駕金犀鏡果直鉅萬  
其機警見于幼年已如此

宋詹抱字明遠幼廬墓致甘露降于家官至禮部尚書  
禮文殿大學士

宋蕭振字德起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  
命董農役隨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

器也未冠遊郡庠既冠升太學  
時有號三賢者能振為首

宋朱龍文字鼎臣自幼刻意問學父早世母教之甚嚴

傍舍難初鳴即促起讀率以為常由是六經百氏之

書靡不淹貫

宋戴式之父做號東亭子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且死

或之方極祿中敏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  
詩遂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已而卒後式之竟  
以詩名世云

宋陸時雍幼孤貧與兄力樵養母稍長補郡學生念母  
兄貧不給語寧時日  
吾自飯勿盡於願較一膳遺母自以  
一膳分為晨午其苦節孝養如此

宋洪邁字景盧皓季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  
邁對兩編云士之處世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方襟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  
想

宋洪邁字景嚴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  
時寒暑輟

行年錄

童幼

弄

宋黃勳字有功幼有至性母歿家貧無以為葬或議火  
之勳哭曰吾母何罪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為人傭書  
得錢以葬鄉黨咸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  
貧矣綱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季陵素  
重勳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

宋進士謝諤字昌國家於南康為兒時嘗夢浴舍前溪  
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  
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  
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于世稽神錄

宋蘇立字挺之幼慷慨有遠志并力讀書不治家事人  
笑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無故棄業  
為書生窮賸無日矣立不顧聽為學益堅蘇旗驥神  
道碑

慶府志

宋童大定字持之總角入鄉校有聲所交皆一時名士  
侍郎高閎愛其粹美夜共一燈觀書浙江志

宋朱嘉字元晦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  
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  
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

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  
八年進士互見七十

宋王克勤字叔弼淳熙二年中童子科罷即其所居立  
瑞童坊入秘書省讀書又登淳熙十四  
年第西江志

宋張闡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  
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  
由舍

行年錄

童幼

弄

周卯直子思方幼時于林下見一鶴為彈所傷取歸養  
之俟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啓視  
之乃向縱之鶴也背負一金串卸于地串上書云始  
于博士終于大夫後果然玄池  
說林

宋鄭雄飛幼以他事繫獄御史異之命題塔下小松有  
云如今暫好低頭看他日叅天仰面難御史遠脫之

宋胡澹菴與藍守帥稷書云某伏見鄉中小童郭洵直  
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自非

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

仰溷高明伏乞臺慈特賜收錄 近時郡邑之試請

矚公然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

專利者胡忠簡何等人品觀此亦嘗為郡試緩頰矣

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此札實為憐才而作非

時輩所可借口也 西江志

宋高應科登童子科高宗命引至便殿問曰汝童子也

何為在朕前行對曰務引其君以當道上悅命傳送

六官賜錢絲而歸 江南志

宋姚兕父寶戰死定州兕幼力學兵法凡圖書器用皆

刻仇讐未報字 大同志

宋李椿字壽翁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

行年錄



童幼

卒

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蕪殯佛寺深窺而詳

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 互見三十歲

宋李如珪吉水人七歲能文中童子榜孝宗召誦尚書

如珪乃誦無逸篇帝喜拊榻和誦至終明日賜宴以

父在賜珠簾隔之宴罷撤簾賜如珪後登進士 江西志

宋劉辰翁序羅滄州詩云當吾從水心翁齟齬舉梨棗

行酒姿玉雪意儒雅雖眉間英釐已不可遏而豈敢

望其卽科第為世用哉盛時不載家國全陷時翁起

孤童變服馳逆旅塞外犯大寒暑復故物如內府乃

歸 西江志

宋余端禮字處恭幼時嚮發大水與里人共處一閣閣

將沉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宰相在內當護之有頃一

物如羅長數十丈來護此閣達于平地眾賴以全 宗光

朝入

宋莆田黃詠大觀二年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

宋胡舜卿深於易朱洪範館于其門得其傳未幾舜卿

卒子幼洪範以易授之嘗語人曰學不可私教不可

吝使舜卿不授子易其子能世易耶

宋崔涇為兒時見蟻出穴不敢踐 及長見蠅蝶投網必與救脫見網罟者多

與之錄命其改業

宋曹悅字習之幼歲痛其父沒絕葷酒婚宦刻志問學

行年錄



童幼

卒

宋袁樞字機仲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園子監周

必大劉琪皆期以遠器

宋吳道字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于善暇日

或瞑而坐或昂首而望皆若有思于學也 陝西志

宋王居安字資道始能言讀孝經有從傍指曰曉此乎

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題七月八日過其家塾

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授筆成之有思致孝題

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

宋韓晉卿字伯修為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 長以五經中第卒為

宋張栻字敬夫穎悟速成父後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

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林退而思若有得焉宏

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斌蓋自

宋孫奭字宗古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

經者奭為解說微指人人驚服于是門人數百皆從

奭五見七

宋吳淑字正儀幼俊爽屬文敏速韓希戴潛佑以文章

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于措

詞者必命淑賦述

宋黃伯思字長睿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

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數千言每聽祖履講

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

行年錄 童幼 三

之詞采甚麗南冠入太學杖藝慶占上游 互見四十

宋陳與義字去非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

流輩敏稚莫敢與抗

宋錢文卿方數歲執父表如成人

宋石待舉字寶臣幼奇俊有志于學初為父渥卜兆既

得卜術者謂不利幼子諸兄疑未决寶臣曰父得藏

身奚郵手持春鍾以前遂葬

宋仲并字彌性幼好學強記每一展誦終身不忘其母

嘗屏所觀書几上惟餘臺曆一冊明且默記吉曜凶

殺纖悉不誤

宋李丑父字良翁先名鋼字汝獨幼穎悟讀書迎刃而

解出語輒驚人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

宋石處道字元叟自幼聰敏築室讀書鄉人因其所居

之村及水皆名書堂廣東志

宋羅孟郊生而穎異早喪父事母孝兒時牧牛長陵莊

坐讀書有山人過而奇之與語孟郊告以父喪貧未

葬山人指示地遂從葬焉五見二

宋劉衷然幼英穎性端謹同邑梁惟中見而嘆異曰是

必以學行顯亟以女弟妻之廣東志

宋夏達才字行可幼聰敏嗜學師鄉先生宋士嘉曹提

幹每夜讀書殘燈達曙隣父老嗟異曰是兒苦學如

此

行年錄 童幼 三

宋黃正字仲通後以字行家本寒微垂髫見刺史潘夙

驚曰此奇童也令就學比冠以詞賦知名廣東志 互見六十

宋任盡言眉山人秦檜死推湯鵬舉侍御史盡言以啓

賀曰以三尺之童連冠兩科之上老牛舐犢溺愛誰

先野鳥為鸞欺君孰甚四川志

宋張持字久中幼而孤育于兄嫂嘗曰嫂猶母也能姑

視嫂者可為吾婦矣廣東志

宋楊天惠幼警敏嘗取韓愈歐陽修文集縱觀作歌行

十二篇老師宿儒相傳驚嘆四川志

宋范成大字至能在襁抱中識屏間字互見十二 江甫志

宋魏了翁字華父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

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  
鄉里稱為神童 五見十五

宋陳起宗字興祖幼敏師命對云秋月如盤人在冰壺

影裡陳云春山若畫鳥飛錦帳圖中又師于星月下

同步園亭命對云小沼沉星似仙人撒下金碁子即

應云枯松掛月如老龍擎出夜明珠又同師出見馬

岸行命對云馬足踏開岸上沙風來復合即應云橋

船撥破江心月水定還圓

姜道隱者蜀州綿竹人也年纔齠齠晝日不歸父母尋

之多于神佛廟中晝處纔見及長為人不語不務農

孑然一身常戴一竹笠布衣草屨擊墨而已雖父母

行年錄

髮髮蓬鬆 宋  
黃休復名畫錄

宋柴藁亨太守張面試神童科聞于監省宋理宗時從

幸六和寺上指寺塔曰一塔七層八面萬佛千燈藁

亨即應聲曰孤舟雙槳片帆五湖四海上大嘉之

志 互  
見初生

宋黃從且總角日祖禹錫命賦早春詩有就中喜是龍

門客躍出洪波只待雷之句當時皆器重之

宋王景芬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將卒忽言翁婆留取

某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改葬其父母

休後鄰  
後雜記

宋喻樛字子材為玉山尉拔汪端明於童子時妻以女

西江

宋龐安時字安常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

父世醫也後  
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

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

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

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盡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于皆

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術于

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 互見五

宋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

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父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

曰歿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 互見二十三  
七四十七歲

行年錄

宋陸秀夫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

生學孟之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 互見四

宋徐副尉失其名拒元兵死徐氏男女無少長皆被害

鄉人作大墓瘞之因號為大墓徐獨乳母抱所乳兒

歸寧父母得免三傳至善述大顯世以為忠節之報

浙江

宋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

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

州童子諱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

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

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又得

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秘閣讀書時年十二

蔡伯希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為秘書正字神宗朝元

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十歲通九經以不謁丁晉公擴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也宋袁鑿楓

宋京畿各郡有慈幼局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于局故道無拋棄子女元鄭元祐

遼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

行年錄

童幼 奕

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于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年至九十

遼宗室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與我家者必此兒也

遼宗室昉幼謹厚篤學不出戶外者二十年遼楊佶字正叔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

弱冠聲名籍甚遼耶律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父送刺視之乙辛熟寢送刺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

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昭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

送刺自是不令牧羊後為奸臣誣殺皇后尋害太子 五見初生

金張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人劉承宣得之養于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

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

金張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父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

金內族思烈富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髻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互見

金左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深厚少言父淵嘗謂所親曰

行年錄 世吾家者此兒也

童幼 老

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

金納合椿年幼置女直字立學宮于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

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

金神童嘗添壽方數歲參知政事程輝召之輝好論醫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惑人亦以此為中其病云

金李純甫字之純幼穎悟異常幼業詞賦及讀左氏春

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權永安二年

金剗煥字德文宋末兵起乏食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

自飲其清者以醴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

火讀書天寒擁糞

金紘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

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外俱在選中是時希

尹爲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歎曰

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

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

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

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

行年錄

童幼

六

日五見十四

金張廷玉幼善詩其友邢進之嘗謂曰昔劉光遠日賦

百篇子能繼乎翼日黎明搜題百種授之廷玉揮翰

不停日中已就此嘗有詩云鳥鶯繞樹山梨熟蝴

蝶穿花木槿開赤脚城中借書去蒼頭原上負薪來

句法清新大率類此

元買奴蚤從父移刺捏兒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爾

年小能襲父爵乎對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

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以爲高州等處達魯花

赤兼征行萬戶

元楊准中字彥誠金末以孤童子事太祖知讀書有膽

畧太宗器之互見二

元王幼學字行卿幼罹兵俘掠至河南陳氏得之養以

爲子乃命之學其家蓄書萬卷幼學手不釋卷學識

大進年九十三終

元暢師文字純甫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

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延高

元虞槃字仲常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

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嘆其

有識槃爲人方正雖兄集亦嚴憚之然

元至元十四年世祖遣柴椿等往諭安南王陳日烜入

朝日烜辭以生長深宮不習乘騎椿曰宋主年未十

行年錄

童幼

六

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

命

元察罕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

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

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

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乃挈以歸語后曰今日出

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

元郭侃字仲和幼爲丞相史天澤所器重留於家而教

養之弱冠爲百戶營勇流

元趙神童狀擔子詩分付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堪

當脫脫大奇之



元揭傒斯字曼碩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

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五見七

元吳師道字正傳自羈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

涌溢發為詩歌清麗俊逸五見二

元許有壬字可用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

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

授開寧路學政

元齊榮顯字仁卿幼聰悟總角與羣兒戲畫地為戰陣

端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為金千戶

元同恕字寬甫安靜端凝羈州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

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

行年錄

童幼

年

元金履祥字吉甫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

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

元尚野字文蔚幼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後為國

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

華漢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

元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

見其急遽卒年六

元吳草廬天稟異常自鄙鄙羣書過目悉記不忘互見

三歲五歲九歲二十八

元李洞字漑之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強記作為文

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嘆其

之

元曹元用字子貞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

夜讀書常達曙不寢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窓

默觀之

元朱童子逸其名住江濱至正庚寅海寇猝至母躍入

江童子隨母哭亦赴江死浙江

元董士選字舜卿幼從父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

書不輟

元許謙字益之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

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受業金履祥

元孔思晦字明道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州時讀書已

行年錄

童幼

年

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學江張綱講求義理於

元袁桷字伯長為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吳等

起為麗澤書院山長又浙江志桷幼穎悟絕去

元李果字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

趙間果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

元楊桓字武子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

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為諸生一

元賀方幼聰慧日誦數千言人呼小學士平陽

元秦起宗幼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為簡

寫以授之成誦創去更書北

元董珪字君章幼讀書即曉大義日記數千言父母未

之奇也一日隨父見道傍古碑父使視之一覽無

父大驚乃遣詣學就名師遂卒業後登至治辛酉

元華昭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棄

其志誓死弗許勤紡績以教育其子後疾亟昭尚幼

刻意茹素禱之弗瘥乃露禱于天卦左股作糜和藥

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夫書節孝字

元李奉先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

曰兒幼弗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

林野吾心惻然安所忍乎乃結菴墓側晝夜哭臨植

樹數百株時呼為孝子林

元閻順幼患足病拘攣不能伸屈兩手托泥屐以尻著

行年錄 童幼 七

地而行值寒食節備祭物赴州拜掃每歲如之忽一

日回至洪洞縣拱辰橋遇一人問曰子何往曰之臨

汾其人曰何不行曰足疾不能行其人用針刺其患

處即起行若無疾者人皆以為孝感所至咸稱閻孝

子平陽志

元黃景春幼貧為人管店有客攜妻子假宿者次日早

行遺匣景春開視金首飾也追十許里付之客分半

謝之景春不受平陽志

元葉荆才幼時丰采特異丞相伯顏遇於道命載後車

歸

元董士元字長卿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愛之謂文炳

曰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明儒受學互見二

元李蘭奚幼孤能自刻勵如成人暇日習弓馬夜則讀

書其母嘗訓之曰汝父忠勇絕人天不假年汝能自

立則汝父歿無憾矣李蘭奚由是感激期以成父之

志

元合刺普華幼侍母與敦氏居益都嘗嘆曰幼而不學

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刺普

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誦記精敏

出於天性

元拜降生甫數月父忽都卒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

曰吾惟一子已童非矣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左無

行年錄 童幼 七

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中郡守每旦望入學見拜

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之比弱冠美髯

元張樞字子長幼敏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

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

元吳定翁字仲谷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

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

元張昇字伯高幼警敏過人學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

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

元阿尼哥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

義同學有為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

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

元王克敬字叔能幼奇穎嘗戲道秀丞相元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互見五十九歲

元石抹明安性寬厚不拘小節為童子時嘗騎杖為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喧嘩者父老見而異之

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既長嘆曰士生于世當立功名書竹帛以傳無窮寧肯碌碌無聞與草木同腐耶

元楊朶兒只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重

元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補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石長骨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為皇太子柱杖

行年錄 童幼 七歲

元李謙字受益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為賦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關復齊名而謙為首互見七十一

元士明善幼敏好學嘗牧野外書聲徹林表牛逸蹊人之田主人欲毆見挾策而免開封志

元張叔廉為小兒在邠縣昭陽觀讀書張三丰過訪道士李自雲適他出三丰摩叔廉頂曰張玄玄到此李

白雲不遇白雲歸悵然久之問其故曰此邈遇仙也後叔廉以子貴勅贈吏部右侍郎汝州志

僕在童胤與同隊行笑令曰無聲樂其令以十數輩環立相視笙簫鼓板各司其一無其器而有其狀其手

之所指口之所擬身之所倚足之所履儼如其部之器瞻目禁聲先笑者犯大抵笑者不惑人之狀亦自

惑其狀曰是何等作為貌像耶此笑機所以暗發而不可禁耶然亦多輕衍者犯沉重者免僕素非沉重者

而率嘗不犯每記當是時亦有道處之方其將作此態也先定想於胸中曰此予之平時手足口體也今

變動而為是耳而又奚足笑哉又能目寓而神不營形接而心不隨常恃此以自免輩類且訝之嗚呼壯

而長也能守此道以涉世何憂患之能入哉元鄭厚藝圃折

明太祖為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為一羣採蘆蕭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眾小兒羅拜稱山

呼又于曠野營石為陣圖眾小兒為行伍習行軍之儀識者謂其過於老將張定在田錄

明太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幅版作平天冠以碎板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

尾挿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為陷也掃菴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

我掃即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伽藍不言事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當世主造

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字追問之太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太

祖立於仆碑跌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王文

興志

明孝宗在東宮時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

萬貴妃召爾食勿食也既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却之

曰疑有毒不食如患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

我矣氣憤不能語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

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形史拾遺記

明楚恭靖王均銳幼不好狎疑重老成有鉅志楚志

明危素借書錄序云方髫髻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

長從師友稍知自勵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

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嫗族應

行年錄

童幼

去

接賓友其廬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

不備也若此者幾二十年西江志

明宋濂字景濂幼入小學日記二千言為詩歌有奇語

人呼為神童浙江志

明李希顏號愚庵幼嗜學師宗聖道博極羣書洪武初

聞其賢以手書徵為青宮侍從延教諸王子希顏師

道嚴教諸王子與齊民同法諸王弗率教者或擊

以箠管帝拂其額怒時高皇后在御問所授何書帝

曰虞書竟典高皇后正色曰惡有以堯舜教爾子顧

怒之耶帝笑而止孫漢李先生洞堂記

明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庄

先生遊竹庄命賦水竹居歌即有千山暮雨石泉流

一夜春雷長籀龍之句竹庄大異之

明祝崑幼克孝洪武初隨母陳氏避亂山中母被賊逼

投崖下崑擲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被

難者俱得脫母悶絕崖下崑掛樹梢得不死卒救母

全活浙江志

明張適幼時師命對云春光相對秋光秋光不比春光

好張云且氣接連夜氣夜氣何如且氣清互見

濮真者明初都督僉事征高麗被執不降而死上嘉其

忠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

師時真子璵甫生數月即封為西涼侯年幼趨朝為

多士踴傷母夫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

璵冠上每朝使人知所遜避梁德遠開錄

行年錄

童幼

去

明許思溫字升維幼時鄉居門首俱低田客云里中田

上土何下許云巖畔石低山自高

明楊溥幼時有司令其父充役溥求免有司出對曰四

口同園內口皆從外口管溥云五人共傘小人全仗

大人遮

夏原吉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福急者嘗

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

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

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

較何嘗不自學來開文振仰山陸錄

趙文字宗文幼時口撮一僧云胡孫獻果摘來尖嘴挑

兒趙云和尚栽秧種出光頭殺子

明解縉幼聰慧太祖以神童召見出對云虎皮褥蓋學

士椅答曰兔毫筆寫狀元坊後侍文皇嘗謂曰有一

解即應曰容易文皇不省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對

答曰臣適已對矣文皇大笑虎皮對同戴大賓事

見八歲未

明王宇為兒時張三手過其里而異之曰此兒他日必

貴顯後果如其言官大理寺卿開封志

明張敷華字公實自為兒時社樹為祟率羣兒斬伐之

崇巴里人異焉又見七歲

明于謙幼時梳雙角髻僧蘭古春戲曰牛頭喜得生龍

角于應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異之公回乃語母

行年錄 童幼 支

束髮為三角又遇古春戲曰三角如鼓架公笑曰一

禿似雷鎚古春大駭謂其師曰此他日救時宰相見

七歲 謙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錐萬斧出深山烈火坑

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江蘇科

詩評 互見十六 二十三 三十三 歲

古林何子總角時讀書崑都山麓與蘭坡老人儼居宇

間編竹為垣上覆以茅僅容一榻容至無坐處三百

野塘湫陋人不能堪何子居之甚適雨漏則拾竹設

葺補日夜端默靜坐壁間書李延平先生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八字日顧諟之至忌寢食如是者逾

冠乃還故里閉南軒以專志於學陳獻章詩序

明徐階幼時應宗師考適庭樹有鸛巢風吹墮地宗師

命諸生對風落鸛巢二三子連案及地徐即應云兩

淋猿穴眾諸侯待漏朝天

明柯潛生有奇質數歲能詩常讀書水際夜聞鬼擲榆

先候于水次有婦人往歸器漸止之婦人乃還夜復

聞鬼哭曰主者許我一婦人交替今被柯狀元解脫

我將何時得

離此苦也

明楊一清字應寧幼穎敏成化初知府吳節試而奇之

同知鎮江胡欽許以女配焉薦一清藩司舉奇童為

翰林秀才

明陳萬言父用彙多隱善相者摩其頂告彙曰公富陰

德上帝養即君大公之門萬言始孩父誦陳太師聖

行年錄 童幼 支

恩憐老母詩一再聞輒成誦互見五歲

明楊廷和字介夫成化中以奇童中鄉試弱冠登會

詩 四

明王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

十五為寶錄詩有奇句十八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

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子修詞賦之業遇

從無日夜相親射後相稱語動曰吾黨曰吾輩曰我

二三兄弟弟曰海內曰中原其聲聲遠氣聯曉諸公問

至前無

明李懋字時勉童時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明李椿字仲木號涇野家貧未總角志學聖賢不為辭

章之習夏居燹屋衣冠危坐炎日嚴寒不出戶限後

明程敏政號篁墩以神童至京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因

留款指席間菓曰因何而得偶程曰有幸不須媒大

見賞 又張誼宦遊紀聞云安南國遣使來獻朝命

程篁墩先生父程某作館伴使出一對求對琴瑟琵琶

琶八大王一般頭腦程命其子敏政對時年纔數齡

對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使驚異自是朝貢

不絕矣五見八歲十歲

明陳繼先字仲述幼穎悟特異受詩於劉崧數年學日

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崧甚

重之

明諸大綬幼敏捷師命對云涇渭同流清斯濯纓濁斯

行年錄 童幼 今

濯足對曰炎涼異態夏則飲水冬則飲湯

明何孟春幼稱神童隨父往縣學中命對云夫子之墻

數仞高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即應曰文王之囿七

十里同于民而小之不宜乎又同父乘涼父命對云

蛙鼓螢燈蚯蚓笛草堂夜夜元宵即應云鶯簧蝶拍

鷓鴣詞香陌年年上巳 又月夜師命對云窗外一

團風月這般清趣少人知何云架頭幾部詩書那裏

精微皆自得

明顧鼎臣幼同父觀新柳樓鶯父命對曰柳線鶯梭織

就江南三月錦郎應云雲箋雁字傳來塞北九秋書

又一日師命對云花鳩春晴鳥韻奏成無孔笛應云

草堂日暮蟬聲彈出不弦琴

明萬安幼時有客命對云日出東月出西天上生成明

字安云子居右女居左世間配定好人

李東陽文正舉神童入朝不能踰門限帝曰神童足短

曰天子門高帝置之膝上時父伏丹陛帝曰子坐父

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趙瑜兒世說 五見四歲六歲八歲

明李賓之號西涯幼時在翰林讀書一學士云星為夜

象却從日下而生李云花本木形何自草頭而化

明少師李賓之子兆先幼穎敏過人然遊俠無度西涯

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街明日花街焚

膏繼暑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

行年錄 童幼 今

日黃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為笑

談沈周客 述新聞

明儲懽幼時同父入寺中命對云三尊大佛坐獅坐象

坐蓮花即應云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萼

明王洪幼時一友人見其家造樓命對云地樓之上起

樓樓間無地王云天井之中開井井底有天

明陳燿幼時師指通鑑出對云執玉帛者萬國燿云舞

千羽于兩階

明張潛字用邕生而穎秀日記數千言從李西涯受尚

書西涯語人曰退之稱張童子不易得今復有之

志

明節元錫送金鈴蔡童子詩始我年十五所師在青田  
恢恢明本心炳炳白日懸爾時志方奮邁往思與肩  
忽弁忽已壯未免鄉人焉爾居象山早悟者稱賢  
及茲心尚童夙夜時勉旃毋為我所歎老大曾少年

西江志

明唐寅幼時隨父侍客食瓜及荳客曰炒荳擦開拋下  
一雙金聖答唐云甜瓜切破分成兩片玉琉璃

明林大欽幼時言語有大志師出對云議論吞天口林  
曰功名志士心

明蜀中一奇童應府試太守見其紗衣袖中有紅花一  
朶乃命對云書生袖裏攜花暗藏春色對云太府堂

行年錄

童幼

全

前秉鑑明察秋毫太府善之薦入泮

明鄭世威字中孚方總帥題其齋云志樂顏瓢貧甘范

既弱冠舉于鄉  
後成進士

明林聰字季聰幼時客見其目奇因命對云重瞳項羽

重瞳舜祇有二人林云九尺曹交九尺湯尚多四寸

明景公賜字伯時數歲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

之曰此國器也

明王彛字常宗幼敏慧客命對云天上星地下薪人中

心字義各別王云雲間雁簷前燕籬邊鷓鴣物類相同

明馬文升字貞圖生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

戲十數為羣角之靡不仆互見二  
十六歲

明張泰字叔平按雲南書薦董祀神童不稱旨後祀及  
第人始服其知人廣東志

明項炯幼同師舟行見雲起不雨師云密雲無雨通州

無水不通舟項云鉅野皆田即墨有秋皆即麥

明趙東山垂髫有詩名有二執友來訪其一因投荒過

家其一以磨勸需調栢栢桑榆猶戀雞肋者見庭下

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云一條黑路

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

搜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白圻幼時因師玩月命對云新月帶星銀彈弓加金彈

子圻云長虹貫日繡毬絲繫錦毬兒又一日師見雷

行年錄

童幼

全

電交作命對云雷掣雲端火焰搜開金絡索圻對云

日沉海底碧波湧出水晶毬字轉之成  
化進士

明楊季任為浙東僉憲見數卅角書生從社學歸中一

生拋弄書囊為戲見其秀異召至前出對曰童子六

七人無如爾校應曰太守三千石莫若公其末一字

不言且請賞許之曰莫若公廉詰之曰設不賞云何

笑曰貪耳季任大稱賞書生名升後亦官江西僉憲  
謝家顯顯拂之出獄

王獻幼時友問治何經曰尚書友即書中出一對云漢

火粉米糲糲糲糲糲予觀古人獻云舟楫霖雨建藥鹽

梅帝願良野友曰公輔器也字繼曰景  
來進士

明康海字德涵數歲與羣兒戲為嬉師焉父鏞授之業

輒退而嬉怒欲筆之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元及第

陸天池幼隨父遊園父命對云鶯入榴花似火煉黃金

數點天池云鶯棲荷葉如盤堆白玉一團

明羅玘童時言議動作皆不肖後人常與羣從兄弟遊

遇遺金衆爭趨攫玘獨礫視之未常色動互見初生

三歲

明邱濬童穉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偽

耶濬張文獻集序

吳文之幼時客至其家值養蠶客云蠶作繭繭抽絲織

就綾羅綴疋吳云兔生毫毫扎筆寫成錦繡文章

行年錄 童幼 金

文之家有畫花草客云畫草發生頃刻工夫非為雨

吳云燈花開落須臾造化不關春

明趙時春字景仁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自長御

之年十四登壬午經魁互見十八歲

明許繼性質高朗童時志意已如成人作觀樂九詩宋

學士見而賞之年三十七卒方遜志銘其墓曰予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

考其所有莫有如我許君者 浙江志

明單道翬時釣於唐家橋有老叟出囊書一編以授之

由是機智絕倫明初定圖籍制四柱册以

明何士晉字武莪父其孝得士晉最晚族姪利其資產

為所毀傷而斃繼母吳氏匿之外家士晉讀書稍解

輒以父之血衣勸之士晉潛書父難時日於衣帶中

自幼至長人未嘗見其嬉笑既貴乃訟之官持血衣

庭質仇人服辜江南志

明張羅俊字元美幼端嚴尚大節聘婦中瞽女家來辭

羅俊向父母曰設兒瞽將若何卒娶之終身不設妾

朕兄弟不折箸里人

明周公穆性愿樸無他能幼見其父與人圍棋劣不能

勝心快快乃畫紙為局張於臥榻之上仰而視之如

此彌月忽請於父曰幸呼前奕者來兒當勝之父以

為謾也姑試之連勝三局其人歛手退曰是兒他日

當為國手吾非其敵也年三十遂以絕技名於江左

行年錄 童幼 金

明顧闕字子良一字桂巖問之弟也總角即志道德厭

薄舉子業其父教嘗叩之曰汝欲何為對曰欲不臣

不仕耳後問曰欲駕風鞭霆耳父憮然不樂曰聞之

志與天齊者不祥闕乃就帖括互見二十

明焦竑字弱侯為東官講官時元子冲齡茲採輯故事

繪圖行義名養正圖解上溫語批答同列忌之調外

江南志

明鄧光舒字葆之幼有飛豹之目及長留心性命之學

父年七十六舉一子獲三歲而歿光舒撫循教訓既長悉舉遺產授之乃復歸本生父

明邱敦字一成性簡默初就塾師疑其不慧及濟道喪



留敦于家敦乃盡讀所儲書足不妄至公府對客如  
土木偶不輕出一語有司開高雷問故河以便往瓊  
敦寄書謂疏治失宜恐先貽害元人治河因之召  
亂往事可鑒濬得書始知其不凡思母嬰疾卒于京  
期年三十一

明曾朝節父銳為郡掾節幼讀書廨中郡守蔡汝楠聞  
書聲召見之歡曰有兒如此若猶逐刀筆耶銳由是  
謝去

明胡全羅田諸生自幼事親孝凡得菓蔬必懷以奉母  
及長兄弟七人不能  
完母者醫所存不惜

明謝海童時遇盜賊掠其父鏞以去祖語之輒涕不自  
行年錄 童幼 六

勝甫長親諸籍界曠之不可得乃想像刻木  
偶針指血滴其中以禮葬焉墓三年

明胡順明幼時母病父遠行遂割股母痊人無知者母  
憐其倦臥下榻撫之見血濺衣衾駭然大哭隣人驚  
嘆知縣申請學道得補弟子員父母俱八十餘壽

明羅汝芳知太湖時單騎尋勝牧豎不知其為官也乃  
自作歌曰我馬飲清泉清泉照我馬童子不知官紛  
紛來馬下江南志 互見三  
歲五歲十五歲

明吾謹字惟可總角能吟博綜經傳子史天文地理兵  
家陰陽釋道等書過目不忘李崆峒奇之曰今之李  
賀也浙江  
志

于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為簾押投讀書真珠以記日

輒一編馮賢記  
事殊

明楊慎兒時過目成誦每一榻管萬言立就文忠公奇  
之見者呼為神童即少擬過秦論真買長沙之匹也  
年譜序 四川志 互見初生七歲  
十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七七十二歲

明趙南星為童子時求婚於馮時化時化索趙文讀之  
奇其才妻以女後果為名臣北  
直

明石邦憲字希尹姿貌類異兒時苗迨城憲於階下立  
壘持鏢作禦敵狀曰以我當賊不足多也識者壯之  
貴州  
志

明紀晏童子時讀書務力行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佩  
一青囊落爪髮必蓄囊中江南  
志

行年錄 童幼 七

明常三省字希曾父鑑每訓以惟釋思君恩祖德三省  
兒提時服膺無忘受詩外傳十六為諸生壬子舉于  
解丙辰舉南宮 江南志 李惟  
楨諸錄 互  
見七十九

明曹廷啓字道可幼時讀詩至蓼莪塾師為述王哀故  
事啓瞿然曰哭是自家要哭廢詩無益師奇之南  
雅  
從

明高大茂童子時母石氏病盲大茂問所以母言產汝  
時居簷下為風所傷大茂舌舐至復明江南  
志

明蕭良幹字以寧甫入塾聞范希文義田故事即欲做  
行書片紙藏筒中江南  
志

明朱繼緒生三月喪父少長每問父親於母母哀號終

亦哭不休江南志

明劉棻字居輔垂髫時聞父訃音晝夜奔赴渡河墮水

逾時而出人以爲孝感江南志

明李昇字雲超幼喪父聞家人稱父名輒哭不輟聲江南志

明沈文亮字星白父鎬以苦學成瘵將不起文亮髮纒

覆額哀號禱天願以身代時有碧雲巖供觀音大士

乃步拜乞靈若聞空中語曰臂血可療爾父於是夜

藏雜髮刀刺臂血投糜中以進病遂瘥江南志

明吳國琦字公良齒初落讀文選朗覆三都兩京一字

無舛詩古文詞數千言立就年十五割股愈父疾稱純孝江南志

行年錄

童幼

本

明江來岷字本初垂髫應童子試作背水陣論歷引孫

吳兵法令奇之江南志

明施槃字宗銘幼警敏隨父遊維揚主羅鐸家有都憲

張某來鐸命其子與槃偕見張令屬對曰新月如弓

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應聲曰朝霞似錦晚霞

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大奇之互見二十歲江南志

明周木字近仁總角有高識幼時或問讀書奚爲曰爲

事君人皆異之江南志

明王百稱字世周少有俊才父冕攜之入京見城郭威

里之盛輒有咏歌時號神童江南志

明容士賓字寅主甫髫即賦四時歌行皆古韻可誦江南志

志

明卞誼字寅之父嘗以誣被繫誼方幼日詣獄躬視飲

食家人請代弗聽江南志

明陳汝錡字伯容生有奇氣幼時塾師試問諸童子四

科中願學何賢對或言顏言閔汝錡獨對願學子路

問學路何事則對曰喜聞過亦喜攻人過師輟然異

之江南志

明陳邦符襁褓失怙母萬氏年二十守節符甫數歲母

誠之曰兒能勉讀父書庶不負母忍死之意也符聞

感泣就塾師出入必秉母命江南志

明萬曆時差徭煩重役及僑童有王九叙者以童年應

行年錄

童幼

允

役學博吳榕從備中識之爲請於令得免且使就學

於齋飲食教誨之後成進士江南志

明姚黃一總角時即以古文詞自期而厭薄舉子業流

連山水詞賦書法及清談譁笑大有晉人風山東志

明胡彙簡字近道自幼師事吉水羅公洪先羅以小友

呼之江西志

明費有時字子兩孩年母姚病輒泣不食事父漢躬色

不豫卽長跪江南志

明劉秉仁字子元父節齋爲國子學錄隨父之京師時

方總角林祭酒一見卽以公輔期之貴州志

明萬一之字不二童子時從事庭訓下帷攻苦讀書務

解大意每一藝出輒勝儕偶江西志

明余仲敬孩時便識日月字長讀書過目成誦江西志

明孫清愍公繼魯幼有疾夢漢壽亭侯授以左氏春秋

覺而疾愈讀之遂成誦雲南志

明范雋字國吉生而穎異為兒時就章句師令破鴟吻

題應聲曰立乎棟梁之上沐乎雨露之恩師大奇之江西志

明魏允中總角時即擅文譽且負奇節萬曆丙子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

明王應熊幼試各學舒其志閱卷許為臺閣遂冠軍又

憐其貧命隨考場讀書後果拜相四川志

行年錄 童幼 卒

明汪藻幼以奇童稱七歲補弟子員登進士四川志

明馬鳴鑾字君御幼從大父宜泉公口授經史輒能成

誦趙文肅一見嘆曰此國器也弱冠舉于鄉後登進士四川志

明劉丹崖以奇童背負入試時廉憲出一對云雲月梯

兒萬丈高在人平步刻即對曰網常擔子千筋重須

我著肩後任御史因武廟南巡具疏諫願九死而不回其英風勁節已見于童稚時矣四川志

明陸鉞字舉之甫能言母楊氏命之以字百試不爽長

智慧開發一目輒數行

明王廷陳字稚欽兒時便文敏記黏竿風鳴狎遊蹶獮

父濟每扶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

明張琦字廷珍天資穎異讀書一二過輒終身不忘作

文有俊才自總角入庠校負其才氣旁若無人前輩

亦畏憚之

明吳子孝字純叔者時侍父一屬其指僕傭中婦人命

賦之于孝應口曰裝成美婦人歌舞畫堂春一笑清

燈下元來不是真坐客絕倒

明顧績字孟熙父渙有雅行以詩名績方數歲渙試以

詩有奇句

明郭希賢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見龜浮水面出對

云龜浮水面分開綠即應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

奇之

行年錄 童幼 九

明安舜庭世風童子時向郡守求試郡守指路傍此房

實賣四字令為破題安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

估諸郡守首授之宋學勢

明胡一炳父母及時在襁稍長知為棄葬即卜地厝焉

倚廬三年哀毀如新喪有雙鶴徘徊墓側江西南

明陸體仁震季子也震聚徽權好必欲真之死絕其食

飲體仁甫者年乃變服為他囚親屬饋於父浙江志

明宋淳字德完八歲能文與徐文河俱若年應試處相

伯仲浙江志

明許璉字廷璧幼孤從其母無頃刻舍一日母擲竹篲

中璉舉仆地母急抱持泣漣稍蘇即睜目笑語曰兒

故蘇母非異聲也長極奉養同母欲必竭力俱具平居恆言孔門以色養為難此不假

外求不費貨貨直易易耳 浙江志

明邱緒字繼元甫數歲生母黃氏為嫡母余氏所逐人

或告以母故輒欲不自勝余氏亦憐之父卒事嫡母甚篤母病且劇嫡兄弟俱客京師繼獨侍湯藥惟謹母感其孝與訣曰我死汝無忘若母結泣承之是時黃氏他適已二十年杳不可跡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因之台過覓始遇焉遂迎母歸孝養備至

浙江志

明杜雲父遺遊不歸總髮即模父貌徒步訪尋至雲南

金齒驛過其父未幾父卒扶柩以歸度都陽風浪大

作舟將覆濤跪禱號泣浪頓息浙江志

明孫文父為同族孫時行筆死文時尚幼即刺臂為恨

行年錄 童幼 空

銘二字見時行即欲手刃時行固諸生族人皆護之

文知力不敵遂修好時行與之武斷于鄉曲時行坦

然不疑而文每至朔日必禱于關壯繆問仇可復乎

神不許者數年一日入禱神許之時行入市歸遇文

於田間文即以田器擊殺之自投縣獄縣令以無告

者不肯收文抵死不歸三日而時行之子始至郡縣

亦憐其志坐以謫戍文投廉願死無以文故枉法未

幾遇大赦得出浙江志

明陳垣字子崇性資穎異童時嘗道拾金環訪而歸其

主 浙江志 五

明楊昇兒戲即習定省儀長不來貨利浙江志

見五十四

浙江志

明張涑字文東生有異質童時日誦數千言為文詞采

煥麗名輩咸以為王子安復生也浙江志 五

明龔五濩字華茂張琳字石宗兩人總角定交龔貧張

推宅而居終其身浙江志 又

明嚴渡字子岸兒時氣格超異不屑與時俗伍方就外

傅有督以記誦者曰書所以言大似吾欲言者師其

意何為師其辭耶聞者異之四十以明終

明胡應麟字元瑞幼有逸才父信任儀制司嘗過庭請

贊曰吾鄉范金二賢皆布衣也何忝於科名自此益

敦名節勵實行睥睨一切不屑屑舉子業互見十餘

浙江志

行年錄 童幼 空

明童佩字子鳴幼隨父彥清于賈肆中得遍讀古人書

浙江志

明葉元幼時渡槐潭溺水見一赤面長鬚人救不死自

是遂通符咒誦五雷祈雨法浙江志

明吳任聖字以重母黃氏病劇時方君齡嘗夜禱于天

曰願以身代是夕夢一神人謂汝以虔禱某月某日

母病當痊果如言愈浙江志 書舟中遇寇以

明侯鶴齡童時即知孝敬祖疾視湯藥終年不息平陽

明喬巖號雲臺父南川著性理通鑑二書日抄若干卷

總角時即能研悉默誦 平陽

明曹夏夏曹氏老僕曹寧子垂髫時以搗糞為生每得

毫釐則為父母具美味稍是備工其父母不

明裴鶴章幼而端凝羣兒戲以聖賢道學目之答曰目

我為聖賢聖賢何敢當笑我為道學道學有何妨識

者知非常人平陽志

明張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甫能言解夫人弄之膝上

問兒所欲公亢聲曰欲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

大驚互見十五歲平陽志

明栗會憲應麟李知府延馨憲副延康幼時同羣兒就

學神霄官有相者謂栗曰好好貴不勝壽謂二李曰

好好壽不勝貴餘無所許問其姓名不答雷題壁間

曰鐵笛驚秋夜道人踪跡孤食霞歸碧落跨鶴入玄

行年錄

童幼

益

都海月丹陽路松風太乙爐直同天地老若問姓名

無風韻脫洒絕類純陽後三公名位畧不相遠惟栗

壽多二十年勝不勝各自以貴壽相提耳潞安志

明魏光緒字孟朝生而具異質讀書十行俱下人即以

社稷器目之武鄉志

明趙廷抃幼時往隣邑就傳途次見魏某浴河淹死泥

沙中呼救不可得去魏之親屬疑其隣張令德害之

也訟之官張不勝筆楚自誣服擬絞越明年廷抃歸

聞其事代白之張得出謝廷抃曰微子德死矣德之

命賴子以生雖然德貧甚何以報子廷抃曰吾哀子

之寃而白之豈望報乎山西志

明溫子知字無知方就外傳所受書輒誦暇即整襟坐

不作羣兒嬉陝西志

明呂潛字時見幼讀書解大義嘗秘書克已銘懷袖中

時為展玩稍長事呂淫野保喜其得所依言動率以淫野為法陝西志

明王天祐字受之世農家為兒時在樵牧間即能畫地

成字鄉人異之稍長覓書籍讀山洞間羣牧兒聚笑之陝西志互見二十歲

明張希賢幼孝讓居父母喪哭泣三年未嘗露齒陝西志

明李郁州角知事母母病朝夕不離側湯藥必先嘗隨

母食多少衣不解帶者三月應荒歲走百里外負米

以起母命母壽七十餘闔里咸謂孝童陝西志

明朱氏二孫失其名年甫垂髫往莊取租兄為賊所獲

行年錄

童幼

益

弟已潛匿聞賊欲殺兄即挺身出求以已代兄死兄

丞揮弟去語賊曰願殺我請釋弟兄弟爭死不已賊

併殺之陝西志

明張宗讓幼孝得一美味不先奉親不入口陝西志

明張鐸為兒時見其兄錦能作畫即領悟之遂以畫名

家翎毛尤精陝西志

明朱誠字以功在童子中即端嚴不苟舉笑受學於章

布衣讀書討夕論多獨得之悟西江志

明敖毓元幼不善記誦父剛數加箠楚毓苦之嘗走匿

於頰江祠張平子座下是夕夢神與之易其心腹語

且歸凡前所讀皆能成誦父詢之具言其故遂得傳

究羣書工吟咏西江志

明李孝子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踰里輒返

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十旬衣不解帶既歿未葬比舍失火火驟至遂慟哭

伏棺而死

明周永清韓庄農家子幼聞讀書聲甚美負笈郡城從

師肄習咏蓼莪詩心惻惻動歸侍父母疾父母相繼

逝號哭三年竟瘦死廬中汝寧志

明桂繼攀字世叔總角時穎異不凡郡張卓甫先生見

而奇之即中崔屏選汝寧志

明賈體心幼失恃悲恫不食三日幾絕復甦河南府

明張賢字堯臣自幼聰穎過人每且咏爽起朗誦經史

行年錄

童幼

雜

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曰吾見學者

晝則嬉遊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以自欺吾不為

也

明劉崇儒幼時夢入五崑山因字五崑初父督之耕儒

求讀書師出一聯曰綠柳堤邊飛紫燕對云青松枝

上轉黃鵬開封志

明李繼業字伯耀仕東鹿令常命駕歷原野途次遇童

子攜孝經行稅駕為之講解由是里塾無不謹矣見

百歲開

明秦夢熊字吉甫幼讀書時有女夜窺拒不納託他故

阻之開封志

明魯穆字希文拜福建道漳州民許某家裕無子以姪

為後既而妾生子託孤于姪及許子長其姪言子實

非吾叔出也逐之奄有其貲穆至漳妾攜孤言狀穆

取孤別置之名父老問嘗識許某者得數人問曰汝

識其子否皆曰未嘗識也乃于市集諸小兒密以孤

子雜其中令諸父老別之諸父老指曰此兒甚類許

某即孤子也事遂白悉歸其貲浙江志

明徐春芳幼有至性憤祖父為賊所殺誓不共戴年

騎兵擊賊謂友人曰吾行矣其友止之曰子娶期始

有女盍少待生男乎芳指曰吾不料吾躬敢下吾

明王尚聘字任宇幼從兄別駕習舉子業不應第作小

行年錄

童幼

老

詞見志遂絕意仕進卜築西郭為園一畝栽菊種竹

手自灌溉嗜三蘇文寤覽不倦暇則與二三知己琴

酒為樂人世榮辱絕口不道終身無愁色人稱為隱

封府

明韓上桂幼穎異絕倫白誦萬言如宿記好讀書家貧

不能給常借人二十一史閱覽一月即默識人物地

名廣東志

明伍汝忠為兒時病瘵殆其家以謁楊布袋楊曰是

兒當不死且有一金幣遂與其臥者累日病霍然已

後為寧夏遊擊將軍果橫金也揚布袋不知何許人

然狀觀紳約若處于冬夏繫一納若

布袋然故人呼為楊布袋汝寧志

明許遠字汝登神清氣朗風格迥異童髻即觀理敦倫  
會詩書大旨杜栢許遠傳 汝寧府志 互見 少壯二十餘二十九三十六歲

明房景敏幼聰慧與兄景敷共鉛槧屢試不售乃慨然  
曰丈夫不為良相則為良醫遂潛心素問難經而通  
其奧汝寧志

明張家玉字元子幼穎異聞祖父語古忠孝名人奮然  
如有所興起比隣林洵異而器之廣東志

明陳宗文幼遇異人授以醫術凡診人脈或無病而言  
死或易簣而言生或在童時而言終身貴賤壽夭無  
不奇中西江志

明吳滄字源深自幼嚴謹嘗讀書一室有女僕戲于旁  
行年錄 童幼 允

滄怒白其母出之乃已廣東志  
通江童子崇禎間流賊犯境邑令李性守禦甚嚴賊知  
不可近佯扮為通巴降兵襲城道遇童子給之曰勿  
謂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  
矣賊殺之邑令郭為葬于城西祭之以文四川志

明李濂詠王文定憚詩云中州號文藪最著乃秋間幼  
從鹿菴遊蘇門事筆硯登壇沛厥辭燦爛雲錦綉筠  
林景依然伊人不可見衛輝府志

明末童子嚴自泰應季考縣令傳孕岱得其卷曰此大  
成器也授第一加意作養國朝辛卯王辰聯捷尤 吳解在山林明三百年科 甲僅數人自此文 風迷盛 故摩志

海邑沈布政思致政歸創大第將落成擇日上扁夜夢  
數人鼓吹迎扁入懸之中堂仰視則名之上易一潘  
字亦不以為意詰朝送客遙見一小兒才數歲眉目  
秀異挾册往村塾呼問曰兒何姓曰姓潘因憶昨夢  
取册閱之則名思也瞿然自失嘆曰堂未成而居者  
已有人矣我何營建為哉命止工作潘後果登進士  
累官大司寇沈氏之孫中落遂買其宅改為樂壽堂  
二子連舉甲榜拓地為園壯麗甲於一邑後亦付之 荒烟蔓草 柳贊筆

明萬曆間臨清州稅璫煽惡鬻嬰兒為藥餌孫拱辰揭  
正其罪江浦志

行年錄 童幼 允

明李思謨字承伯崇禎進士令深陽時權相奏令各省  
童子分等第納銀免府縣考試諸路風靡思謨獨不  
奉行西江志

陳後主沈皇后諱嫫華母早亡后尚幼毀瘠過甚服畢  
歲時朔望恆獨坐滄泣哀動左右

北周竇教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  
禪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教掩口  
曰毋妄言赤吾族教謂有奇相不妄與人畫二孔雀  
於屏間約中目者婚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出學圖

北魏文帝后乙弗氏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  
慈孫

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

唐武士護之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罡詣京師途經

利州士護使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

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

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

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懷中天綱大驚曰此即君男

子神彩與澈不易知遂令后試行床下天綱大驚曰

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羲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

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為天下主也談賓錄

唐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生數歲父母微有疾

即觀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

行年錄

童幼

一百

唐李必母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

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小者慎勿以紫

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郭侯小傳

南唐吳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蒙民段生

五十無子聘為繼室生子期月段

宋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一

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悚立

淳熙元年女童林妙玉求試中書挑試所誦經書四十

三件並通特封孺人

明王廷賓繼妻劉氏幼時父教以列女內則諸傳答曰

在此心不在傳後念齡完節湖廣志

明蕭山孝婦蔣氏幼時一老僧造門呼之曰遍覓不見

汝來此耶言訖忽不見又見七十餘浙江志

行年錄

童幼

一百



行年錄

廣昌縣志卷之六 藝文志 峯氏集輯

少壯

記禮運壯有所用 疏壯謂年齒壯盛者所用謂不愛

其力以奉老幼也 詳見老年

漢世古諺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梁

勝述 異記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

人當以此數老幼羸弱量方減之 書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筭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

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

行年錄

少壯

一

本草燕青子油塗頭能變蒼髮則亦可作燕易說卦與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宜黑白雜為宜髮據此則當用宜字為是○輟耕錄

晉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

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

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

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好而安敬柔惠小物而鎮定

大事有直賢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 嘉大

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國語

周秦緩字越人少為舍長客長桑君過緩奇事之君亦

知緩非常人私謂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君毋泄

乃出懷中藥曰飲煮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悉取禁方與之

戰國魯仲連師事徐卻嘗語人曰吾弟子雖少千里

駒也 山東志

秦阮翁仲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

入學究書史 始皇使為將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壠上悵恨久之曰苟

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何富貴也勝太息曰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 改寧志

漢宗室德字路叔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

千里駒 千里駒始魯仲連

漢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與兄伯居伯常耕

行年錄

少壯

二

田縱平游學平為人長美色或謂之曰貧何所食而

肥若是其嫂嫉之曰亦食糟糲耳有叔如此不如無

有兄聞之逐其婦 開封志

漢司馬相如少好讀書學擊劍事景帝為武騎常侍

漢李陵字少卿當戶子也少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

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居延

視地形還拜為騎都尉 陝西志

漢何比干字少卿少學尚書於晁錯經明行修通曉法

律 江南志互見初生五十八

漢鄭當時字莊少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尾聲聞吳楚

聞 開封志

漢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元江朱

普家貧常客傭以自給十五年不窺家園

漢吳雄字季高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

促辦不十日術者皆言當族滅而子所孫恭三世為

廷尉

漢鮑宣少時上計道遇一書生暴心痛宣下車為按摩

奄忽而卒不及問其名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餅乃以

一餅資殮餘同素書以為殉後有一馬至其家白官

以畀宣乘入京兆逸入一闕內侯家乃馬故主也因

問其得馬故且問素所行陰德事乃以齎書生事告

之侯泣曰吾子也使人故之書毀宛如所言志 路安

行年錄

少壯

三

漢蕭育字次君少與朱博友善者聞當世後為執金吾

故長安諱曰蕭朱

漢名馴字伯春少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稱之曰德行

結綬王貢彈冠

恂恂名伯春江南志

漢應奉少聰明自為兒童時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

讀書五行並下

漢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大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

陝西志

漢趙羣字長君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羣恥於斯役

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

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羣卒業乃歸

漢施延字君子少明五經旁通星官風角家貧常任作

半路亭食其力以養母人不識也吳郡督郵馮敷過

亭延持筯往敷望而知為賢者下車謝之推食解衣

與之錢不受浙江志

漢蘧章字孺文少時負笈從師不憚千里之遠

漢第五倫字伯魚少介然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解

於衰衰見而異之署為吏

漢鄭弘字巨君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而奇之名

署督郵舉孝廉浙江志

漢樊宏字康卿少有志行更始欲以為將辭之與宗族

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南陽志

行年錄

少壯

四

漢或問楊雄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為也法言 顏氏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

周公作鳴鶴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

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

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

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素美新妄

投於關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為耳且太玄今

竟何用乎不啻覆瓿而已顏氏家訓

漢侯芭少肆力於學壯遊四方聞楊雄博覽經史往從

之雄授以太玄法言芭得其旨焉北山志

漢丁蘭少喪母刻木為像事之朝夕定省不少怠隣人

張叔妻從蘭妻借賃蘭妻跪告木像木像不悅不以

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擊其首蘭還見像不憚怪

問故妻具以告即奮擊張叔吏捕蘭辭木像木像為

垂涕郡縣嘉其孝具以聞之上詔圖其像懷慶志又開

封志云蘭刻木為母形朝夕進食妻子惡之伺蘭他

出以針刺木見鮮血妻大驚蘭歸抱哭欲絕後人即

其所居之地名其鎮曰丁蘭鎮里曰丁蘭里

漢董永少失母奉父避兵汝南後父亡無以葬乃從人

貸錢一萬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葬畢忽遇一婦

人求為妻永與詣錢主令織練三百疋以償一月而

行年錄 少壯 五

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

汝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汝寧志

漢周磐字堅伯少遊京師學尚書洪範左氏傳諸儒宗

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

歎乃解肅帶就孝廉之舉汝寧志

漢郭憲字子橫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

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今君賤

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

今正臨講業且當說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

來邊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

漢包咸字子良少受業長安為赤眉所得拘執十餘日

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江南志

漢高獲字敬公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

陽欽欽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欽帝雖

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

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

汝寧志

漢祭遵字弟孫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母

喪負土起墳開封志

漢王霸字元伯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父奇之蹙西學

長安開封志

東漢賈復少時好學習尚書師事李生奇之謂門人

行年錄 少壯 六

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盡

授所學南陽志

漢高鳳字文通少就學家以農為業妻嘗之田曝麥於

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妻為潦水所漂

妻還怪問鳳方悟

漢張衡字平子少善屬文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

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南陽志

漢樊準字幼陵宏之族魯孫少勵志行修儒術和帝幸

南陽準為郡功曹帝見器之拜郎中南陽志

漢許峻善卜筮之術自云少嘗病篤三年不愈乃詣太

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汝寧志

漢魏譚少時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

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王嬰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

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

對曰譚爲諸君嬰恒得遺餘餘人皆如草萊不如食

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永平中爲王家令

漢魏朗字少英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

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郝仲信學春秋

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

會稽 桓帝時以黨 典錄 被徵自殺

漢袁閔字夏甫少勵操行父賀爲彭城相閔往省謁變

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累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山

行年錄

少壯 七

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

閔稱眩疾不肯乘反卻界無知者汝寧志

漢楊震少好學授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學

無不闕時人謂之闕西夫子河南府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目偏盲故不爲吏與茂

陵杜鄴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盲杜

子夏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二寸京師更謂小

冠杜子夏云南陽志

漢陳直字景公少與都陽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

秋郡太守張雲舉重孝廉直以讓義雲不聽明年舉

李廉西江志

漢蔡衍字孟喜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里有爭

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無怨開封志 汝 寧志作孟嘉

漢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

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竟弭耳而去江 志

漢橋玄字公祖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

梁國玄謂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從事

窮案其事梁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還檄不

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歸德志

漢李固字子堅狀有奇表少好學究覽墳籍交結時賢

舉孝廉辟司京掾皆不就陝西志

行年錄

少壯 八

漢董班字季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嘗耦耕澤

畔惡衣蔬食聞李固爲梁冀所害乃奔赴哭泣盡哀

司隸察狀奏聞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

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葬畢而還南陽志

漢朱邑字仲卿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所部吏

民愛敬焉後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 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郊外民果 共爲起塚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江南志

漢傅毅字武仲少博學嘗作勉志詩又以顯宗求賢不

篤作七激以爲諷陝西志

漢夏馥字子治少爲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豪富人畏而事之惟馥比門不與迺

關封志

漢戴良字叔鸞少誕才既高達而議論奇多駭俗同郡

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仲尼長東

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汝寧志

漢李恂字叔英少習韜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陝西志

漢李休字子材少好學遊心典謨鈞深極奧窮覽妙旨

古今疑義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靡不

昭晰南陽志

漢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為功

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梓潼志

漢吳匡字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

行年錄

少壯

九

少府黃瓊其任清河王事文書即成甚嘉異之續虞

漢孟嘗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吏邑寡婦養姑

至孝姑卒夫女弟誣婦鳩母嘗言婦枉狀太守不為

理遂謝病歸婦竟死郡中連旱後太守殷丹問故

嘗言其事丹刑訟女而祭婦墳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廣東志

漢丁茂字仲慮少孤貧服勤事母曲盡其孝母終負土

治墳列楸松栢白鹿遊其下馴擾如家畜廣東志

漢黃演字元長少有至性父母病輒不飲食病止復故

章和中舉孝廉

漢朱儒字公備少孤以孝養聞好義輕財用母繒帛為

友人債債母深責之備跪對曰小損當大益縣長度

尚見而奇之舉孝廉除蘭陵令廣東志

漢吳霸字于公少以才勇為兵校鎮中宿淮浦關嘗禦

侮至滇陽招徠流徙民感其仁旌所駐山曰吳山廣東志

也

漢范滂字孟博少勵清節舉孝廉為清詔使登車攬轡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江南志

漢鍾皓字季明少以篤行稱避隱密山前後九辟公府

皆不就李膺數曰鍾君至德可師

漢符融字備明少為都官吏厭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

少府李膺善談辨舉皆不應開封志

行年錄

少壯

十

漢岑昞字公孝少詣太學受業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

器南陽志

漢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

方還或以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

也汝寧志

漢孫居直字德威少剛介郭林宗母卒往吊之適林宗

里中有惡少亦往吊焉林宗納而不拒居直見之即

回林宗追及之曰昔者孔子不拒互鄉童子予焉敢

追其既往居直不從徑回

漢史叔賓少有盛名郭林宗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

果以論議改開封

漢何顯字伯康少遊學洛陽顯雖後進而鄴林宗賈佈

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汝寧志

漢庾乘字世游少給事縣庭郭泰見而拔之勸遊學宮

遂為諸生儒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

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漢張霸字伯饒自少知孝讓鄉人號為曾子四見七歲

漢王允少有大節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

王佐才也太原志〇互見十九歲

漢王延壽逸子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

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作遂毀已稿十年二

行年錄

漢水延壽嘗感異夢

漢王粲字仲宣少有異才嘗詣左中郎將蔡邕倒屣

迎之汝寧志〇又見十七互見三十四十

漢邊讓字文禮少辨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麗而正蔡邕

薦于大將軍何進謂讓可大用開封志

漢許邵字子將少立名節於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

俱有重名好嚴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汝寧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志

漢荀淑字季和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有子八人

號曰八龍靖字叔慈少有雋才以孝著名爽字慈明

十二通春秋或問許邵靖爽孰賢邵曰三人皆玉莖

明外朗叔慈內潤

漢荀爽字文若少有才名何融一見即許以王佐才開封志

漢徐庶少任俠擊劍初平末始折節讀書開封志

後漢孟建字公威少與諸葛孔明徐元直石廣元遊學

襄鄧亮嘗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

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汝寧志

三國蜀先主少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籬上有

桑高五丈餘童童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

與宗中諸兒戲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

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華陽國志互見十五歲

三國蜀龐統字士元少樸鈍未有識者惟從父德公重

行年錄

之

三國劉巴字子初優長子少知名諸葛亮嘗勸使從先

主巴不從及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因辟為左將軍西

曹掾先主嘗曰子初才智絕人亮亦曰運籌帷幄之

中吾不如也後代法正為尚書令

三國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

龐士元皆親善先主以為巴西太守互見八十餘歲

三國蜀張育字君嗣少與楊善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數歲育迎恭母事之及恭子長為娶善買田宅

三國蜀諸葛瞻字思遠亮子少聰慧異建尚書僕射蜀

人感其才敏朝廷每有善政使事雖非瞻所建

倡百姓皆曰葛侯之所為也

三國諸葛尚瞻之子年少慷慨有大節從父至綿竹鄧

艾遣書諭降瞻未決尚曰有意降乎瞻叱之尚曰讀

至封耶那王而不怒何也瞻曰吾不如子也遂斬其

使父子俱力戰而死四川志

三國吳孫權好畋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馬鞍張昭變

色諫權謝曰年少不能慮事然猶不能已命作射虎

車王稱登虎苑

三國吳魯肅字子敬少有壯節不治家產散財結士與

周瑜同渡江往見孫策大奇之江南志

三國吳李肅字儁恭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

行年錄

少壯

圭

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服之南陽志

三國吳孟宗少遊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計

庶得關君子之言元周建觀誠齋雜記

三國吳丁奉字承淵少以勇事吳爲小將每出斬將奪

旗屢立戰功江南志

三國吳甘寧少有氣力好游俠爲孫權將善計四川志

三國吳朱育少好奇字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浙江志

三國吳呂範字子衡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

家富女美範求之父母嫌其貧欲勿與劉氏曰呂子

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汝寧志

三國吳陳表武康子也少知名侍東宮尚書暨艷與表

善後艷遇罪時人咸自營護掩容爲踈表獨不然士

以此重之江南志

三國趙達少習九宮之術能應機射覆問對如神嘗使

人取小荳數斗播于席上悉知其數江南志

三國魏任城王彰少而剛毅學陰陽綿侯之術誦六韜

洪範之書數千言善左右射九好擊劍百步中於懸

髮有神勇能曳虎尾以繞臂手頓象鼻不動劍俠傳

三國魏郭嘉字奉孝少有遠量深通籌畧達於事情苟

或薦之曹操召見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

此人也關封志

三國魏賈翊少時人莫知惟閻忠異之謂其有良平之

行年錄

少壯

古

奇 三國魏司馬芝字子華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

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及

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

不義遂得免害懷慶志

三國魏婁圭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當得數萬騎着

後耳儕輩笑之會天下義兵起乃合衆與劉表相依

後歸魏南陽志

三國王象字義伯少孤時爲人僕隸牧羊而私讀書因

被筮楚楊俊嘉其才質即贖象着家聘娶立屋然後

與別建安中與同郡有蘇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

與別魏太子所禮待

三國鄧艾字士載少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軍營處所

魏鍾繇字元常少從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

太祖邯鄲淳常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于

常誕誕惜不與乃自槌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

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更妙

宋張懷瓘書斷

三國魏陳羣字長文少穎異祖實嘗奇之謂宗人曰此

兒必與吾宗孔融高才侂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

友後與羣交更為羣父紀拜由是顯名

三國魏王弼字嗣輔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

行年錄

少壯 五

于時夜分忽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

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屐文句而妄談詆老子也

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晉鄭袤字林叔少孤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

亡矣

晉何曾字穎考自少至老夫婦相見如賓

開封志

晉王濟渾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世好弄馬勇

力絕人

太原志

晉葉譚少負節操舉孝廉王濟曰君吳楚人也三國之

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曰君不聞明珠大貝獨生

河海之濱乎武子默然

晉魏舒字陽元少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

云當出賢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才名有知人之鑒王澄嘗稱

其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澄或

晉成公綬少有俊才詞賦甚麗

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

難以詞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

晉閔鴻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行年錄

少壯 夫

晉張閔字敬緒少有志操薛兼進之元帝言閔才幹即

引為參贊甚加禮遇

晉葛洪字稚川少好學躬自伐薪以質紙筆夜輒寫書

誦習尤好神仙

晉阮籍詠懷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

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蹀躞

晉潘岳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

連手共紫之

晉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與從父岳俱以文章見知

晉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殷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

取之故當出我下也



陶侃字士行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  
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明胡維霖。又侃少時有長  
者車及門鄰人問曰何不延之侃曰貧不能爲禮空  
于墻頭送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陶侃每飲酒必自制其量人或以爲言侃曰少時常有  
酒失下親見約故不敢盡量耳宋寶華

晉孟陞字少孤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遯蓬蒿之下絕  
人間之事兄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  
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異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

可死故。陞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餘

行年錄

少壯

七

年親族謂之曰毀性無嗣更爲不孝然後從吉

晉庾翼字稚恭少有經畧每見京兆杜乂陳郡殷浩歎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

晉孫楚字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云當枕石漱流

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世說新語

晉謝尚無子有夏侯弘見鬼尚問之曰我無嗣是我一

身之罰弘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着青絲布袍弘

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

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

車中人勸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

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  
兒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時誠有此事

晉王導字茂弘少有風鑑識量清遠陳醫高士張君奇

之曰此兒將相器也江南通志。又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望辟之既見無所他問

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

不癡何以云癡晉裴啟

晉謝安字安石少有時名朝命敦逼皆不就人爲語曰

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互見四

謝過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弄裏子叔父忠之而不欲

傷其意乃譎與棋賭賭得乃燒之唐陸龜蒙

行年錄

少壯

六

晉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做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

少時遊於博徒貨產俱盡尚有負逋無自振之方莫

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

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

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

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

竟識袁彥道否

晉顧顯字孟著少有重名嘗以酒勸周顛顛不受顯因

移勸柱而語曰詎可便作棟梁自寓顛得之欣然遂

爲矜契

晉王育字伯春少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欲飲流涕

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將鬻已以償  
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  
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晉褚爽字茂弘太傅謝安見其少歎曰若期生爽小不  
佳我不復論事長果俊邁有風氣唐陸龜蒙小名錄

晉郝超小字嘉賓少有才氣越世邁俗常檢語曰大才  
槃槃謝家安盛德日新郝嘉賓桓公聞之向佛大歎

語曰嘉賓阿源殷浩字巨源小字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便作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遠其才耳唐陸龜蒙小名錄

晉羅友字它仁習鑿齒之舅少負氣節博學能文桓溫  
以其放曠未用會有得郡者溫集僚佐餞之友獨後

行年錄

少壯 充

至溫怪問友答曰中途逢鬼掬擲云只見汝送人作  
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溫以為襄

陽太守

晉孫放與兄潛少時同詣庾公公問潛何字答曰字齊  
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復問放何字答曰字齊

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  
周對曰仲尼生知故難企慕至于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庾公大嘉之又見八歲

晉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安能拜人

晉易雄字興長少為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

而去

晉山濤字巨源器量不羣少與嵇阮等為竹林遊懷慶志  
晉向秀字子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莊老

之學懷慶志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格慕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  
有盛名于世庾顛見而歎曰和嶠森若千丈松施之

大屢必有棟梁之用汝寧志

晉嵇康字叔夜少負奇才寬簡有大量土木形骸不事  
修飾人以為龍章鳳姿衛輝志叔夜曾詣孫登登不與

語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于保身其能免  
乎後叔夜竟陷大辟神仙傳

行年錄

少壯 子

晉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  
江西志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

否而內有褒貶也開封志

晉周處年少兇俠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  
有虎皆暴犯百姓時謂之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

虎斬蛟冀除三橫惟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  
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鄉里皆

謂處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處亦知為人情所患

有自改意乃入吳訪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  
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

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特患志之不立亦

何憂令名不彰處遂改勵卒為忠臣孝子劍俠傳又見十餘歲  
晉盧志字宣仁少好學不倦朝夕惟焚香讀書嘗與書  
盟曰誓與此君共老

晉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世說新語

晉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閒居以文論自娛

晉王長文字德獻少以才學知名閉門著書擬易名通  
道經四川志

行年錄 少壯 廿一  
晉孫康盛晉孫少貧常映雪讀書太原志

晉蔡克字子尼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  
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  
無所拘忌嘗與克同坐整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  
見憚如此歸德志

晉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恒着屨裘葛巾採竹  
葉木實質鹽以自給

晉羅含字君章少時嘗畫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  
中自此藻思日新

晉程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父湯之操不交人物  
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謂漁獵同是皆

生之車而止去其一何故莊曰我自釣自物未能  
頗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資解存鉤豈我哉時人以  
為知

晉劉柳字叔惠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  
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  
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時人重其  
言南陽志

晉陳頤字延思少好學有文義仕為郡督郵檢獲隱匿  
者三千人為一州最刺史解結甚異之歸德志

晉朱冲字巨容少有志行好學而貧鄰人失犢認冲竊  
以歸後得犢大慙以還冲竟不之受

晉樂詳字文載少好學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  
陽步詣該問疑難請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  
所撰也

行年錄 少壯 廿一  
晉霍原字休明少有志嘗詣京師貴游子弟皆求一見  
同郡劉岱將舉之疾革勅其子况曰原慕道清虛汝  
當薦之

晉索靖字幼安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表張魁索紉  
索永俱詣太學號敦煌五龍子紉亦少有逸羣之量  
紉入

晉郭默字彥雅驍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墜人異之曰  
此兒必與郭氏河內豪民陸允以女妻之

晉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漁獵自娛居貧無業嘗欲墾

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謂漁獵同是皆

子 232-479

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晉張賓字孟孫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濶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

高祖耳

晉劉實字子真少貧賣牛衣以自給好學博通今古清

身繫行山東志

晉劉智字子房少貧妻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儒行

稱山東志

晉檀憑之字慶子少有志力治家雍肅撫從兄五子若

已生江南志

行年錄

少壯

三

晉劉麟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謙退寡欲不修儀標人莫

之知好遊山澤志存逸適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

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開一困閉水深廣

不得越欲還失道遇人問徑乃獲還或言困中皆仙

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其處南陽志

晉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嘗談議飲酒喧呼不絕

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辭義

清婉延之謂客曰此中有人由是不復醉呼

晉張彪少云命若耶山為盜率所領歸梁為東揚州刺

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拒之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

盡為陳所獲彪還若邪山陳遣兵重購彪彪眠未覺

其養犬黃蒼驚吠齧一人中喉死彪拔刀逐映火識之曰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情遂遇害

前秦符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

言將畧異之才幹亞于符融為將善叔士卒時出鎮于鄴陳夏安之前秦錄

後燕慕容垂字道明號第五子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

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

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擊馬傷前二齒蔡後燕錄

宋劉裕克長安留子義真守之赫連勃勃之臣王買德

進計曰劉裕以亂攻亂未有德政濟蒼生使弱才小

兒守之非經遠之計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耳無

行年錄

少壯

齒

暇有意于中原陛下斷其去來之路絕水陸之道兵

不血刃而自定矣勃勃從之復陷長安元經薛傳

劉宋劉榮祖少好騎射盧循逼京邑賊乘小艦入淮拔

柵武帝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

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之江南志

劉宋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與顏延之並以文章為

江左第一浙江志〇互見四十九

劉宋謝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與王

或宴於相臺孺子吹笙起舞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

有伊洛間意

宋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

春宋龔熙正云今俗少年者呼為後生子士往往笑之不謂此乃古語而人尚用之也續釋常談

劉宋張緒自少知名叔父鏡比之樂廣時靈和殿前植

蜀柳帝笑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浙江志

南齊人云每朝見武帝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後帝賞阮劉柳因數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劉宋柳元景少貧苦嘗有一異人相其後當大貴便習

弓馬數隨父憑伐蠻以驍勇稱平陽志

劉宋卜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坑廣二丈餘

十人其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

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其跳並懼不敢天

生乃復跳之往來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

行年錄

少壯

莖

劉宋焦度字文績少有氣幹便弓馬沈攸之反度守郢

城有功嘗于城上罵辱攸之人呼其樓為焦度樓

劉宋何昌寓字儼望少而清靜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

世清名

劉宋劉湛字弘仁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讀前世舊典

常自比管仲諸葛亮南陽志

劉宋王謙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每為人說世稱其達

江南志

劉宋張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補府將隨同郡人劉

胡領軍伐襄陽諸山巒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南陽志

劉宋何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

得白米輒貸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

母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浙江志

南齊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庾杲之與江

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南陽志

南齊江淹少時嘗夢人授以五色筆故文采峻發後夢

一丈人自稱郭景純謂淹曰前借卿筆可以見還探

懷得五色筆與之自爾淹文章窈矣故時人有才盡

之論南史

南齊江泌少貧晝日斫屨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

握書升屋

南齊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焜徵為參軍測答

行年錄

少壯

莖

曰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懷柔山樓志

南齊李安民少時貧窶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

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後屢戰有功明帝大會新亭

五柳皆盧帝大驚目安民

南齊邱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鳴鐘為限

從祖靈鞠嘗稱為千里駒王儉嘗曰東南之美復見

邱生一作梁人

南齊江敳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

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敳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

郎歸德志

南齊柳惔字文通少與兄悅有名鄉郡王儉謂人曰柳

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南齊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淪

鄰居深見友愛淪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淪又徐

玄五代新說云梁柳吳興惲少時高祖問讀何書答

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

祖稱善詔尚公主又見十二歲作

南齊陸澄少博學遠覽無所不知王儉曰陸公書厨也

儉自恃博識獨見澄目謂不及嘗數遺逸事數百條

皆儉所未覩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以問澄

澄曰此名服匿子良詳觀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

梁蕭琛字彥瑜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

行年錄

少壯 芑

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鞞策桃杖杖直造其座

儉與語大悅

梁王茂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

歎曰王某年少堂堂必為公輔太尉

梁陸襄字師鄉少有大志與里閭落落不合刺史趙政

問故襄曰不為鄉人之喜自為鄉人之惡世態不容

臭味即踈耳政深器之

梁裴子野博學有孝行范鎮表薦之曰幼稟至人之行

長勵國士之風平陽

梁宗慄字元慄少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

呼為小兒學士南陽

梁范雲字彥龍少機警有識善屬文賦詩下筆輒成未

嘗起稿南陽

梁劉洽少知名謝眺見之深相賞好每語洽曰君非直

名人乃亦兼資文武任昉有知人之鑒常訪洽歎

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浙江

梁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

寫題之畧無遺脫江南

梁江文通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襲父封拜咸

陽太守終日坐廳事至者假以恩顏屏人密問于是

人所疾苦大盜猾吏奸狀無不知悉郡中震肅政為

諸郡最歸德

行年錄

少壯 芑

梁蕭粲字長倩少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與許

仲容張率才名相同並忘年交好

梁沈約字休文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生疾

常遣葑油滅火

梁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

因以青箱名之蘇士喬蘇

梁何遜少隸秀才范雲見其策數賞曰頃者文人質則

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澗中古今得之何生矣

梁劉孺少聰敏叔父瑛為義興郡携之官每謂客曰吾

家明珠也江南

梁皇侃少即著孝經疏語江南

梁庾承先字子通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溫  
不形于色人不能窺也開封志

梁裴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  
為狹被蔬食以激勵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  
百幅被後守吳興乃成其志

梁陶隱居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為遠遂居句容  
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天自號華

陽隱居徐炫五代新說

梁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少虧則富富  
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入援中流矢眇一目相者

行年錄

少壯 芑

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浙江志

梁程靈洗字元滌少有勇畧嘗手殪妖虜以安鄉井子

文季少從征討必先登陷陣

梁孔子祛少孤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勸江志

陳徐度字孝節少儻不拘小節姿貌瓌偉嗜酒好博

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

交阯乃委贊焉

陳蔡景歷字茂世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工草隸為

海陽令政有能名歸德志

陳陸瓊字伯玉少聰慧博學善屬文號為神童

陳陸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琰同時為翰

士兼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

劉璞亂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

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墮矣陳姚最後高品錄

元魏長孫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起骨寸餘乃命開肉

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闕羽

元魏長孫禮彥子少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

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

吾祖其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元魏裴諷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

景借書百卷十日便還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稱德

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平陽志

行年錄

少壯 辛

元魏伊敷少勇健善射走及奔馬力拽牛却行

元魏陸夸少有大度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

仕與崔浩為莫逆交言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之竟不

能發言

元魏高允字伯華少有奇度崔宏異之曰高子黃中內

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北史志〇互見九十八歲

元魏長孫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偉神彩嚴肅雖在

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不

見

元魏念賢字蓋盧少時在學有善相者過衆競詣之賢

笑曰男兒生死富貴皆在天何用相乎念姓

元魏邢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

元魏崔俊少博通今古丰儀俊備望之如神名輩燕集

俊到則一座欽容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

警效如洪鐘胸中貯書千卷使人那得不畏

元魏陸邛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甚為河間邢邵所賞

邛又與其父子彰交游謂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

意欲為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縉紳所推

許

元魏盧詢祖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邢邵嘗謂曰卿少

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

行年錄

少壯

辛

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重

其敏贍

元魏常英字仕明少聰敏嚴正有志擊弊家人童隸未

嘗見其寬誕之容懷慶志

元魏辛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

愛紹先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卒少雍終身不食

羊肝陝西志

元魏宋弁字義和情之孫才學儁贍少有美名尚書李

冲見而異之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元魏楊大眼少有膽氣曉捷跳走如飛孝文將南伐令

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屬冲不許大眼曰請出

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  
及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才若此者遂用為軍主陝西志

志談

元魏公子元志少清辯有志操邢巒曰露竹霜條故多

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支也

北魏崔瞻字彥通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侍中李神雋

晚年無子語邢邵曰昨見崔俊兒使人傷懷又見十五

元魏信都芳少明美術兼有巧思常云笑歷之妙機巧

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北嶺志

北魏祖瑩少好學不遇偶行野外遇一人授一封函戒

之曰至家啟視歸視之乃墨也上有字云祖元珍何

行年錄

少壯

圭

不憚與子學終于伯季為太學博士異之因函此墨

供于堂上夙興必整衣冠拜之故相傳太學博士所

君為墨堂天平初進爵為伯玄池說林

北魏羊侃膂力絕人少時為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

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因伏以手抉

殿沒指後歸梁。朱越崇綸。無助。又見二十歲

元魏郭祚少孤貧姿貌不侖人莫之識有女巫相其當

富貴後仕魏果為吏部尚書太原志

元魏奚康生少驍勇彎弓十石矢異常箭

元魏魯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嘗置左右驍勇善射

號萬人敵陝西志



北魏陽休之字子烈固之子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陽休之。北直志。又見二十歲。

北魏馮偉少從李寶鼎遊李重其聰明常以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北直志

北齊盧潛與弟士遠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北齊裴謂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謂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怒將殺之曰勿臨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此

子望陛下殺之以收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也遣人送出平陽志

行年錄 少壯 三

北齊高昂字敖曹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遵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嘗曰此兒不大吾門當滅吾

族

北齊盧景裕字仲孺少聰明精專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齊文襄入相時延之開講北直志

北齊樊遜字孝謙少好學兄仲以造種為業嘗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于心乎欲同勤

事業母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書壁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勵平陽志

北齊石動筭嘗于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

七十二人動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

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

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復之

北周宇文貴少從師受學嘗報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為博士也姓譜作互見字永貴初生

北周薛澄劫道亂避居襄陽家貧躬耕以養父母有暇則讀書平陽志

北周楊寬字景仁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互見二十歲

北周韓褒字弘業少好學不守章句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當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之

南北朝賈恩少有志行母亡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視得免恩俱死于火江

南北朝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關康之受業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圍柩蚊甚多通夕不寐及葬鄉人

高其行爭以金購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葬費已足豈可利

二者餘贈耶浙江志

南北朝盧元明字幼章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

史王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

美酒自為佳器器之數日厚贈而別北並志范陽人

南北朝吳遵世字季緒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人授

以開心符遵世跪吞之遂明占卜

南北朝余齊少有孝行父亡號叫而絕奏改其里為孝

行里

南朝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每講說聽者

常數百人邵陵王好其學携之江鄧鎮所

隋韓擒虎字子通少慷慨有膽畧博通經史周文一見

行年錄

稱其容貌魁奇有雄傑之表河南府志

隋陸士秀字南容幼時在陳容儀迅舉齊使李駒駘至

江南問江南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云帝之

二女游於江郭璞注云天帝二女尊之為神由此言

之則以天帝女尊之為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

媪也駒駘曰僑南之辨無以加焉江南志

隋賀樓子幹少以驍勇知名文帝授檢閱總管下詔曰

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生與議論

孔穎達為冠年最少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

之得免冬夜箋記說終

隋麥鐵杖少雄猛走及奔馬日行五百里好交遊重信

義惟事漁獵不治家人產乘嶺表多事結果橫行東

志

隋劉焯少聞武強劉智海家多墳籍往就讀凡十載北

志

隋潘徽字伯彥性聰敏少受禮于鄭灼受詩于施公受

書于張冲講莊老子張機並通大義江南志

隋王貞字孝逸少好學善易詩禮記不治產業每以誦

讀為娛開封志

隋馬光字榮伯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

禮為儒者所宗彰德志

行年錄

唐太宗少時帥師戰准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

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唐于

錄

唐李靖字藥師少負志節有文武才其舅韓擒虎異之

曰此子可與言將帥畧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

才也陝西志

唐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即以

居常頰下有鬚若猴頰也其上有四鬣一日伊水上

遇一丐者曰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

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

言柳宗元龍城錄

唐虞世南字伯施少與兄世基同受學顧野王十年精

思不懈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

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

無忌富貴何如越公或對為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

誠不美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

無忌之貴也唐劉餗隋唐嘉話

唐薛仁貴少貧賤其妻柳氏曰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

將盍圖功名以自顯乃往應募仁貴自恃驍勇若白

衣以自標顯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望見馳使問曰

衣者誰始知其名賜金帛人馬甚衆平陽志

行年錄

少壯

元

唐封德彝名倫以字行年方少舅盧思道曰吾兒識量

過人當立致卿相楊素與論天下事奇之薦為內史

舍人妻以從妹撫牀曰封郎終據此也

唐郝處俊高宗嘗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周王角勝

俊曰二王春秋少志趣未定當推黎讓讓相親如一

今分二朋迤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太原志

唐魏元忠少時曾謁張瓘瓘藏瓘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

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畏懼非徒行耳必

謂明公有以見教而舍木舌不盡勤動之意耶且窮

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瓘藏遽起

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定命錄

唐蘇頌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及壯而文學該博冠于

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

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

頌甚敏捷可倚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可以了其事

玄宗遂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

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

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瞻玄宗大喜撫其背

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明皇雜錄

唐賈循少有大畧尚書蘇頌嘗謂今之頗牧陝西志

唐劉延祐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

子年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以上延祐欽納

行年錄

江南又見二十歲

少壯

元

唐崔膺性狂少長于外家不齒及長能文作道傍孤兒

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唐馮翊桂苑叢談

唐豆盧瑑本名輔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

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者助

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羣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父

夢老父告之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

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

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復不

第又二舉乃成名益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

為衢州刺史于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傳

唐中宗時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

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鸞未解

林間囀紅蕖先從殿裏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

水半含苔欣逢膚藻尤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

上手勅批云平一年雖至少文甚新驚悅紅蕖之先

開訝黃鸞之未囀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

枝以彰其美武平一景龍文館記

張九齡少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

鴿足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目之為飛奴唐王仁裕開元天寶

遺事

唐李邕字太和善之子少時特造李嶠願一見秘書嶠

行年錄

少壯 三元

許之假直秘閣未幾辭去嶠驚問與篇秘秩對辯如

響邕素豪侈不拘細行李林甫因事矯殺邕之

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

羊兼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

代號神仙童子唐張鷟朝野僉載所記多唐事

唐任瞻字育長少有令名王安豐選婿得四人任在其

中任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也好

唐潘孟陽為戶部侍郎母晏相女也告之曰以爾人才

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令會同列觀之曰皆爾

之儔不足憂矣末坐綠衫少年何人曰補缺杜黃裳

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唐記

唐盧齊賢少時孫思邈謂之曰君後五十年當位方伯

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薄尚未生及薄為

蕭縣丞而齊賢為徐州刺史唐鍾輅續前定錄作齊卿

杜子美詩偏勸腹腴貴年少燕人贈鯉方寸切其腹以附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

黃庭堅涪翁雜說

唐裴琰之為司戶參軍年甚少積案數百省決一日畢

號霹靂手詳見二十

唐吳道玄字道子少學書于張旭賀知章不成因工畫

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

唐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

錦因此文思大進文筆疎曠宋馮贊雲仙雜記

行年錄

少壯 罕

唐李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膽逸名聞

天下開寶遺事李白賦春感詩蕭頰一見奇之時太白

齒方少英氣溢發諸詩文甚多微頰宮中行樂詞

體雖頗體弱然短羽離從已有雛鳳態淳化中縣令

楊遂為之引謂為少作是也李白既謫退用是脫

屣軒冕釋羈羈鎖因事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

壯心而遣餘年李白少年行青春少年子扶彈章

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九落飛鳥夜入瓊

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四川志

房瑄少時曾至洲渚上團砂捏成睡嵇康甚有標態見

者多愛之童子通神錄

唐孟雲卿少好學工于詩高古與逸不作常語廣東志

唐張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偽將李廷瑞徇山東至魯

郡太守王擇木迎之為館舍玠率鄉豪集兵斬之擇

木以聞得受賞而玠不自言功南陽志

唐李勉少貧苦旅次宋州與一士共寓不旬日疾作頗

死語勉曰某家洪州將求仕北都今且病且死命也

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僕使罔知有此公為我

營後事餘金奉之勉許諾及薨置金墓中後數年勉

尉開封士之兄弟齋洪州牒跡至宋州知勉為主喪

事詣開封請金所在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歸德志

唐王忠嗣有武畧帝與論兵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為廉

行年錄

少壯

四

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忠

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稍銳數百襲敵

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

唐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

霞傾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嶽襲吉驚懼遂巡乃

閉襲吉勤于書寫乞乞不倦年逾

唐烏重胤字保君少為潞州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

承宗陰與賊連重胤即帳下縛從史叱其下曰天子

命士欽手還部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液

公陝西志

唐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拊掌

而笑覺後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猶記其上

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見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

乃夢中傍笑者異人傳

唐孟瑄嘗撰嶺南異物志韓愈送瑄序云今年秋見孟

氏子瑄於柳年甚少禮甚虔手其文一篇甚鉅退披

其篇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

唐白居易少時以詩投顧况况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

易及見原上草篇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

句如此居亦何難

唐元集虛少好羣籍仕為協律郎博通三教之說以儒

為宗而勦佛老廣東志

行年錄

少壯

四

唐錢起字仲文少能詩嘗過驛舍聞人吟二句云曲終

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天寶十年就進士試湘靈鼓瑟

詩成結句未得遂以二語足之試官李煇批曰神句

也遂中首選浙江志

唐趙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

放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唐蕭祐少穎悟過人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

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固辭道人笑曰是果有以

過人矣

唐羅向少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二十年間持節歸

鄉書僧房云二十年來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

時賓從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其遮官路拜  
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愜素  
機

唐呂溫字和叔為侍御史謫道州司馬遷衡州刺史卒

于官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劉夢得云和叔年少進士

而卒以謫似賈生平陽志

唐辛謙少耕于野有牛鬪而兩持其角久之竟折其角

里人駭異

唐尹知章字文叔少時性情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

腹若納草茹于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明為流輩所

尊柳宗元龍城錄

行年錄

少壯

聖

唐梁文貞少從征北回親卒恨不終養乃穿墻為門晨

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喑默三十年有問但畫字以

對有甘露降白兔馴之祥河南府志

唐王讓諱少喪親培土墳二十年不脫衰麻四川志

唐趙來章父矜仕襄陽丞客死于柳州時來章尚幼及

壯自襄州徙行至柳求其墓不得哭于野凡十九日

卜筮其兆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置丑在道之

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

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曰求諸野有叟

指其墓處一如兆言人皆為出涕謂來章之孝感神

付是叟以與龜協云

唐孫秦少師皇甫穎守操有古風姨病以二女托之曰

吾長女損一目汝可娶其次姨卒秦乃娶其長者或

詰之曰人有廢疾非秦何適乘成服之懷慶志互

唐蘇弁字元容少博學好古聚書三萬卷當時號為秘

府陝西志

唐邵謁少貧為縣吏令有客至目使搯床謁不應願指

之三謁又不應令怒罵謁睜目視曰咄吏豈供汝搯

床者耶大丈夫安能俯為人役且讀書千祿何難也

令益怒厲聲曰狗胥敢爾令左右曳杖之謁不為動

掉臂而出握刀截髻者縣門矢之曰倘學不成有如

髮發憤讀書晝夜不輟築室水中距縣十里許平居

行年錄

少壯

聖

雙髻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少沮久之學

成博通經史百家廣東志

唐李嗣真字承肖直弘文閣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

有名號三少北直志

唐李懷遠字廣德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

退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乃擢四科第北直志

唐溫廷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

子晉後姚最厚遺之廷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

邪所費易大怒管且逐之以故廷筠卒不中第其姊

趙頴之妻也每以廷筠下第輒切齒于舅一日應有

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舅對溫氏遂出廳事前

執勛袖大哭勛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言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勛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玉泉子

唐羅隱字昭諫少與桐廬章魯風齊名為宰相鄭畋所

重畋女覽隱詩諷詠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陋女

窺見之遂絕口不詠

唐徐侍郎知業少時遊天臺山歇于大樹陰巖上石盤

欲陔空中語曰下有人石屹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

塌然

唐于遜  
聞奇錄

唐常行規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

行年錄

少壯

望

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常曰某雷心孤矢

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常叱

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常懼奔馬有頃風雷

驟至常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

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

高而滅風雷亦息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駭已失遂返

前店見老人方縮桶常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

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常入後院領取鞭駭

日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箭悉中其上常請役力

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常亦得一二焉

劍俠傳

唐文王虬鬚壯冠人號彭聖

宋陶穀  
清異錄

五代梁姚顛字伯真少樸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妻以女

陝西志

五代梁李憚少好學頗工文辭張文質知貢舉所收進

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等

所作不工乃命憚為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益

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

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

陝西志

晉時李特長子蕩字仲平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

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

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

行年錄

少壯

異

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

終為人主

華陽國志

五代王處訥少時有老叟煮石如麵令食之且曰汝性

聰慧後當為師

五代鍾隱字晦叔少清恬不嬰俗事嘗卜居閑曠結茅

室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

南唐胡元龜少有俊才嘗候邑宰宰欲窮其所學指屏

間戲珠龍求詩元龜援筆立就有云翻身騰白浪伸

爪攫明珠意以諷其貪也幸媿服

西江志

南唐李徵古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

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錯錄衛陳約二百人或坐

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

曰此客非常人也來晨餞之酒贈之金梔碗曰郎君

他日富貴慎勿相忘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

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宋文獻王

南唐孟賓于字國儀少聰慧力學不倦父以家貧且少

兄弟止之不聽天福九年登進士第廣東

偽蜀劉光祚有桃核孟澗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

也劉謂客曰予少年嘗遊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

瀑泉盥漱予視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即以

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野人

王蜀范禹偁少拓落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名諤有

行年錄 少壯 卑

道士謂之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必大貴遂從師苦

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誤標

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離之裔四川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市壁

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真尺二冤家也少

時怪閣立本戒子弟勿習丹青青年長以來始覺以能

為累宋陶穀

宋太宗立襄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

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

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宋太宗幸佛寺禱雨至天慶三館因駐蹕問曰天久不

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

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後駭聲召綠

衣者問狀曰某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宰相以親故不

配某所守臣犯賊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

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準也其露英如

此錄嘉謀

宋潘美字仲詢少儻嘗曰大丈夫當因亂世立功名

而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後征嶺南平之終檢校

廣令諡武惠 廣東志

宋陶穀少時夢為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

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

行年錄 少壯 卑

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

紫陽相殺曰一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

果然宋張君房

宋楚昭輔字拱辰少隸太祖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之陳

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遣昭輔問起居昭輔

具士象推戴狀太后乃安師德

宋宋白字太素少善屬文乾德初獻文百軸雍熙中召

等集文苑英華 一千卷北直志

宋馮拯字道濟少以文詞趙普普奇之謂曰子位與普

他日若我也太平興國二年探花及第太宗賜詩曰

二三千客裏成軍七十四人中少年據言載唐進士

賜燕曲江置園



司年最少為探花郎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為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鼠璞

宋薛惟吉字世康與京師少年追逐角觝蹴踘縱酒不謹又好音樂與伶人游父居正不能治蔭補西頭供奉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存撫其妻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奈何惟吉懼報自是盡革故態時論翕然稱之

宋陳漸堯叟從子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嘗與父堯封同廷試漸中第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四川志

宋丁謂少時好蹴鞠長韻其二聯云鷹鶴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曉後立多時宋司馬說公詩話

行年錄 少壯 兇

宋李沆字大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語人曰此兒後日必至公輔 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北直志

宋蕭貫少時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一人授紙云此衍波屣賦曉寒歌援筆立成云十二堯關隱宮綠獸貌噴酒椒壁覆渴烏涓涓不相續轉轆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噴蓮燭五龍吐水漫寒漿紅綃佩魚無左瑞兩兩懸足瞻扶桑紅蘋半瓣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綉鳴鞘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賦畢衆仙女拱立曰子詩甚有奇話異日必貴詳符中蔡齊榜登第

宋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撰生嘗語人少時屏居山中十歲自以為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三十餘年乃始寂定後卒九十

宋范仲淹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貴夫人猶収其帳頂如黑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仲淹少時作藝賦其警句云陶家壘內醜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益親嘗忍寐故得蓋之妙處

宋呂夷簡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曰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

行年錄 少壯 辛

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孫升君子談圖何氏語林同

宋富文忠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宋陳唯室步里客談少篤學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續慶志

宋文彥博字寬夫父令公名異為白波發運使潞公為子弟讀書于孔目官張望家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

勤苦不復遊矣因出路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路

公後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懷慶志 公少與張昇高

若訥從穎昌史焯學焯母異之謂焯曰兒無失此人

哉汾州

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

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

遂魁成都蘄州志

宋張方平字安道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

旬日還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

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宋馮京字當世少讀書於晚之萬松山鄉舉禮部至廷

試皆第一京時猶未娶張堯佐方挾賊晚勢欲妻以

女推至其家束以金帶曰上意也中官持酒核奩具

至京峻却之富文忠公弼以女妻焉互見童幼

宋韓忠憲億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右大石就其

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敝傘自蔽率以

爲常宋韓元吉桐陰舊話

歐陽文忠謝人送枕簟詩云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

鼾尤惡聲寢兒拚耳調作雷竈婦驚疑釜鳴美南大賞

歐陽梅二授德興令詩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

宋周沂字翊臣少與趙公扞同研席扞入登政府沂

入都叩門大呼曰吾欲一見趙四關吏走白扞曰周

先生天下士整襟肅入廷之上座浙江志

宋鄭獬字毅夫少負俊才詞章豪偉初試團丘象天賦進士第一仁宗重

願得忠孝狀元已而得獬

宋王洙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憔悴

之詞慎不得法王氏談錄

宋楊察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

部數摘奸隱衆始畏服江南志

宋過源字時源少穎異問其父曰聖賢之學何學曰心

學曰何古多而今少曰非有古今在人爲之耳于是

篤志聖賢之學

行年錄 少壯 五

李漢老兩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

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中書省丁憂歸山

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根偃無計時王輔

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

數十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

觴漢老私竊自欣除目可無慮矣大醉而歸又數日

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宋王明清玉照新志

京兆李植字化光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

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

后卽時遣父母家俄選爲后馮植後自放田野往來

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宋王廷

宋周敦頤為獄掾歷南安司理參軍年甚少不為人知  
興國辛程珣假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獨重其人與  
語果知道者即命二子願願師事之俱江西志

宋程明道少好田獵既見周茂叔自謂無此好茂叔曰  
言何容易此心潛隱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見獵者  
于野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為後母訴于官隸軍  
籍王岐公丞相宣借得之聞其識字使抄書一日觀

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岐公  
領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瑤琴篋有書樓運猶未  
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大

行年錄

少壯

壹

嗟賞之許周步詩話

宋趙宗萬字仲困少知名錢忠懿器之人朝欲與之俱  
以老親辭不行築室于郡之照水坊足跡不及高門

浙江志。互見老年

宋李絢字公素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厥其課業而  
出絢遨遊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

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詩歌

宋劉安世字器之少為文彥博獎識既舉進士不就選  
從學于司馬光容盡心行已之要光告以自不妄語

始關針

宋游酢字定夫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時所友

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公  
幼不羣一過目即成誦比壯益自勵心專目到不為  
世儒之習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  
享年七十有一楊時作墓誌銘江南志

宋張敬橫渠先生之弟少時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  
為雕蟲辭雅有兄風河南府

宋魏閑字雲天野之子少善為詩學鼓瑟不樂仕進遵  
父志互見老年八十四歲

宋徐中行字德臣少從胡瑗學司馬光見而奇之曰神  
清氣爽可以進道

宋蘧軾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  
頭異日文章顯名然有遷涉不測之禍

行年錄

少壯

壹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

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  
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

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  
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

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  
觀陳繼儒讀書十六觀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

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朱承存詩話

詩話

子由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

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

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蘇籀樂城道言

子由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

圓轉每句如珠圓蘇籀樂城道言

宋漫浪翁劉壯與年過壯久不仕嗜學著書自名漫浪

所居之園林堂室皆以是名之張耒為詩寄之西江志

宋陳慥字季常號龍丘少遊太學時朝廷起大儒安定

胡瑗以範多士慥為其高弟蕪蕪作方山子傳即陳

慥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

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

行年錄

少壯 五

世然終不遇晚乃遜于光黃間曰岐亭巷居蔬食不

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汝往來山中人莫識也

見其所着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

因謂之方山子汝寧志

宋張吉都陽人母方娠其父介客遊西蜀不還吉為兒

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嘗與尙

書彭汝礪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

未歸家閱者憐之既長入蜀迎父往返者三其父遂

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嘆息汝礪贈以

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

復翁歸止翁行方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西江志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

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

書其背而遣之云蝗出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

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周少隱竹坡詩話

宋冕詠之少有異材兄補之以其詩獻東坡坡曰有才

如此獨不令一識面乎後謁坡坡挽而上之謂坐客

曰此奇士也

宋魏砥字邦達少穎悟時方尚王安石新說砥獨守所

學江南志作邦達

宋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間不甚持重為狎邪

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乃迥也

行年錄

少壯 五

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

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宋朱或可談

宋石汝礪少穎敏過目成誦謂僻處嶺嶠局于聞見乃

適江右從名賢遊久而有得精通五經尤深于易廣東志

宋雷庠字長善少聰敏與孔文仲登岳陽樓觀古碑一

閱即記廣東志見六十餘歲

宋徐信少力學工詩文瀟賦謫惠州過焉見所作甘露

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賦以橫字

易飛字信不覺歎服廣東志

宋陳應辰字清濤少年讀書一室夜半鄰女踰墻而至

辰正色拒之次早遂遷他室居與翟為鄰有田疇翟者翟圖之不得後售其田分其半與翟而自取其瘠之半故時人有遷室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之語廣東志五見八十餘

宋晁說之字以道少日激昂刻意經術慕司馬文章自號景遷五見二十餘

宋歐陽發字伯和修之子少師胡安定璩畫傳其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業蘓軾謂其得文忠之學西江志

宋張縉字思叔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備作一日見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如此

或告之曰此是讀書致耳思叔乃發憤從人授學後

行年錄

少壯

五

見伊川先生而從學焉遂以功名為輕道義為重先生獨許之河南志

李建樞詠月云昨夜圓非今夜圓却疑圓處滅嬋娟一年十二度圓缺能得幾多時宋盧慎

宋陳淵字分默自少穎悟于書無所不讀師楊時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且妻以子

宋汪應辰年未冠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也

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權奸而無悔忌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為德而見之行事歷官外郡專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宁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江西志

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宁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

蕪天爵  
端明書院記

宋劉光字謙仲其遺稿有詩數十首王十朋為序之曰

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

氣可掬嘗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輒以氣

拚之晚年偃蹇不遇東役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日

一之氣使然也子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

辯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幸得與翁接乘間以鄉人

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

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于氣亦豪于詩今日氣窮

詩亦然也予悲其言西江志

宋岳飛字鵬舉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

忠義報國五子雲雷

行年錄

少壯

五

宋岳霖忠武第四子少穎悟能文慨然有昭雪父兄冤枉之志初忠武王下獄時秦檜盡収其家所得御札

數篋東之左藏南庫淳熙五年孝宗召見霖宣諭曰

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

之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遂上疏

求還高宗所賜御札手詔帝詔還之彰德志

宋葉惟周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躬究醫書湯藥一日

母自外家遘疫還其家死者六七十人惟周在側頃刻

不離疫不能染母病亦愈

宋錢儼字誠允少嗜學博涉經史夢人遺一大硯自是

樂為文辭頗敏速富贖

宋陳起宗字興祖少入上庠連冠多士一日歸省囑同

舍生投試卷起宗治書同舍疾之輒易以周禮試復

第一年三十七以徽猷閣學士知并州卒

宋童蒙字敏求未第時居城北郭外日塔步貧聚小兒

學以自給壯年偉貌鄰室處女素慕之一夕排闥來

奔童力拒之女不肯去日苟不見容當死于此童百

方譬解終不及亂女嘆惋涕泣而退童不復居其地

託故徙焉西江志

宋凌策字子奇早年嘗夢異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後

仕蜀凡六任江南志

宋吳玠字晉卿少穎悟有志節日誦書史凡往事可師

行年錄

少壯

弄

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

宋柴禹錫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

致將相由是留心學政事北直志

宋陸象山少時嘗坐臨安市肆觀碁者累日棋工曰官

人日來看必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却

來乃買棋局一幅歸懸室中卧而仰觀之兩日忽悟

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

謝曰某臨安第一手也來奕者皆饒一先今官人反

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浙江志

宋崔嘉彥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

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

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自是絕跡廬山西江志

原應記 互見七十餘

宋葉寅字真翁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

才俊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

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勵修飭登朱

熹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絕鄉人敬歎之

宋輔廣字漢卿為人醇恪少讀濂洛書慨然願學從呂

祖謙遊復師事朱熹與黃幹並稱浙江志

宋沈作誥自言壯歲嘗于座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

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

寓簡 互見 老年

行年錄

少壯

李

宋魏必昌字世復為懷安尉通法律知詩書年少兀如

老蒼豪家訟田數年不能決折以禮法兩爭遂息

宋李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詞精博周必大

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

宋石景術字順思為天臺尉民有貰酒不與奪而往酒

家擊之斃令欲置其死順思曰貰勿與從而奪之盜

也安有擊盜而入於死乎初令以順思年少易之至

是屈服

宋羅尚友字明善少負俊才文章倚馬可待嘗謁閣門

使蕭注令賦詩有人問酒客兼詩客天上文星與將

星句江西志

宋鄭獻翁字帝臣少從鄉先生黃績學嘗與朋儕私自較藝一日作三十餘論

宋歐陽程少貧為郡吏郡後有池常萍鐵為戎器名鐵作池柱亭其傍一日太守于吏牘間得副紙紀池亭

之勝有寒影倒吞凌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之句問知為程語大驚異之與之金使歸為學

宋狄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于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臥瞪視人呼之弗應也

宋司馬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宋段子冲字叔謙自少力學不倦築小齋藏書數萬卷無復擱用意即以遺逸入行舉固辭不就

行年錄

女壯

六

宋侯可字無可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初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學聞四馳就學者日衆

太原志

宋方有開字躬明少倜儻有大志嘗遊荆襄觀形勢謂吳蜀偏重荆襄居中為用武之地因奏聯形勢講攻守關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

浙江志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呂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絃大令舊物惟青璫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

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呂伯恭紫微詩話

宋趙霄少孤季父析其產與兄異財霄不可悉以屬兄

獨遊京師

五見十歲浙江志

宋蘇丕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瀾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市

山東志

宋張綸字公信少倜儻任氣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寇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來降

江南志

宋孔鑑字規祖中年棄舉業尚理學戶外之履盈焉自幼至老手不停披以詩自娛

江西志

宋吳育通判蕪州知府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育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育曰受命佐君有

行年錄

女壯

六

事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而政常無失頗德育助已為之加禮

江南志

宋李載字伯照少苦學隆暑讀書着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

北直志

宋齊唐字祖之少貧苦學得書輒手錄之返誦不忘郡從事魏庭堅聞士也謂唐曰今士多不讀書唐曰公

任意以儿上書令唐誦之如何庭堅以一帙開示乃文選頭陀寺記而唐誦不遺一字庭堅大驚服

浙江志

宋王應字子正少與韓叅政德李叅政若各同讀書山寺一男子自言善相曰韓李與君皆當執政後以進

士累官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懷慶志

宋趙汝謙字蹈中少儻有軼才智畧出人以上龍泉葉

適嘗過其家汝謙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

名家子安可不學汝謙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

讀書與兄汝談齊各浙江志

宋徐俊字英父少有節概始為國子生率六館諸生乞

誅賈似道疏三上不報浙江志

宋歐海少見楊誠齋教以熟讀孟子丁酉復見喜曰子

非吳下蒙矣果登第

宋李芾字叔章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

魏了翁一見禮之謂其有祖風芾高祖升以金人及迨其父遂前得之與

行年錄



少壯

三

父俱

宋楊萬里序歐陽鈇脍辭集云方吾二人相識皆年少

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余既改患難鬚髮之白者十

二而風霜彫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

凜焉不減于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墮于貧而減乎

氣如伯威者鮮乎哉西江志

宋呂文德魁梧勇悍少嘗鬻薪城中制置趙葵見其道

傍遺屨長尺餘訝之遣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暮負

虎鹿各一而歸與偕見趙留之帳前擢用江甫志

宋喻南強字伯強自少負奇氣父直方謂與陳亮類俾

從之遊同門者數百人亮獨稱其議論可畏浙江志

宋何敏中字元功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

浙江志

宋郭安仁少遊邑校能自檢飭博士黃以寧稱之曰安

仁好修之士也廣東志

宋鄭格字迪民少穎悟博聞強記時號書廚廣東志

宋鄭酢字賓禮少力學性穎悟胡彙宣諭湖湘酢獻五

策十事彙曰吾雖不及庾何獲領高論敬與安能遠

過廣東志

宋王奇字漢謀少為縣椽史縣令偶題屏障畫雁云隻

隻脚蘆背曉霜盡隨鴛鴦立寒塘奇密續云曉來魚

棹驚飛去書破過天字一行令奇之因勸之學西江志

行年錄



少壯

奮

宋簡克已少習舉業已而厭之嘆曰言行未寡尤悔遽

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廣東志

宋江萬里字子遠號古心少神雋餘穎舉于鄉以文名

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屏几江西志

宋陳汝達少習經史未及應舉而宗事已去遂隱居焉

廣東志

宋劉子俊字民章少與文天祥同里開相友善後天祥

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

可問道走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贗

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兩江志

宋詹鈞少負奇氣不屑作醜態備耗敵精神事無用語



每云古人有言讀書了大意耳暇日挾勁弓矢驅馬

出平原曠野指東西南北射曰大丈夫立功名封萬

里侯當如此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吳叔詹統制基表 汝軍府志

新塗蕭友少時貧嘗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着梓樹

太平廣記

密牧張篋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鴉銜一青銅錢

墮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篋于衣冠間其後累財巨

萬至死物力不衰即贊鳥墮錢將富之祥也玉堂閒話 廣

記

宋馬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窻入亮以雄

黃水大書草字窻外大呼曰速與我滌去不然禍及

行年錄

少壯

壹

汝亮不聽而臥將曉哀告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

我戲犯公何忍致極地獨不見然犀之事乎亮悟以

水滌遜謝而去睽車志草字作花字

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身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

老焉 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為之官師乃

起公為博士宋李保續北山酒經

劉牧之少時家貧常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

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為

丹陽尹召妻兄弟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

進之元周達觀誠齋雜記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養子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

界布代之至今吳中謂情為布代舊居

元王都中生三歲世祖追念父積翁功授都中少中大

夫平江路總管府治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

遇事立決畧無凝滯僚吏皆驚愕不敢欺陝西志

元何實字誠鄉少孤依叔父居氣節不凡家人嘗入臥

內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實也

元虞榮性方正少與兄從吳激游嘗著非非國語時稱

其有識四川志 見童幼 巳

元顧觀字利賓少工詩從趙文敏游一時名公鉅卿皆

欲置之館閣道路阻絕不果江蘇志

元孔福字伯祥天才識度非眾可肩壯年選充唐山尉

行年錄

少壯

亥

太行盜賊蓋午委捕曉悍無敵束手就擒者有之叛

命斬首者有之四境泰然

元賀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遽聞

者上欲亟賜報輒見遣受命無暫行復命無後期或

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

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陝西志 互見十六二十

八歲

元吳復字見心少落拓不羈中歲折節讀書晚好遊聞

有名士不憚千里求見見聞益博浙江志

元楊俊字子元壯年即投筆杜門惟養親課子為樂溪

船嘯月山展新春蓋泊然于世也江西志

元張道寬壯嬰危疾一夜夢神人授以符呪且語之曰

北去結緣呼努山既寤疾皆愈遂訪至順州得呼努

山館焉北直志

元董筆潭少牧牛夜常夢筆浮潭上旦往視之果得筆

遂以筆潭名由是畫鷹隼及鷲濤果木皆絕倫浙江志

元張翥字仲舉少有勇力負才不羈父以為憂翻然改

業閉戶讀書遂以詩文名世平陽志

元王結字儀伯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下終身不忘少年

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入事其言純正剴切宰相

不能盡用之北直志

元劉信字仲寬少孤事母至孝或勸之仕曰余少喪吾

行年錄

少壯 志

父今以身事君何以事母平陽志

元徐世隆字威卿金大正初舉進士辟為縣令其父戒

曰汝年少學未至母急仕進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

元高興字功起少慷慨多大節力能挽二石弓嘗步獵

南陽山遇虎跳跟大吼衆皆辟易與神色自若發一

矢斃之汝寧志

元葉子奇字世傑少極穎悟壯遊王剛叔門聞理一分

殊之旨乃知聖賢之學以靜立極處號靜齋

明朱翊鉅字升甫字震岳少穎異目十行下博學工詩

文不喜富貴慕淮南八公之徒折節名士一時士大

夫皆與遊年七十著廣誥堂集八十卷震岳詩話

蘇宗正博學能文尤工書翰與

兄震岳相倡和海內傳誦之

明富順王厚焯幼孤未就外傳稍壯愧與長者語乃潛

心問學發憤至廢寢食遂博覽羣書復嗜詩兼精繪

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

輒來朱謀瑋

明馬后父少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

強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然鄉人莫敢犯

明郭濬少穎悟為宋太史方遜志所器重後為太學生

祭酒聽忌者誣奏殺之既而太祖讀其文恨之曰把

行年錄

少壯 志

我好秀才壞了遂追戮祭酒士論快之浙江志

明劉璟基仲子也少靜樸峻厲博通經書兵畧太祖愛

之欲置左右做宋制授為閣門史且金書除姦摘佞

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者北直志

明汪一初字陽復少以能詩名洪武庚子郡守薦之朝

上方親書命作詩立賦一絕以進有花影上階春滿

地讀書餘暇問蒼生之句即命以白衣侍講浙江志

明練子寧名安以字行少英邁不羣與金幼孜友善曰

子異日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無相負也西江志

明解縉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上見之喜縉少年有

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之罪且不測上憐縉慰

諭賜錄曰汝歸且讀書十年上崩來奔喪有意効績

母喪未盡父年九十遺詔奔喪請河州衛吏

陝西志

明解縉贈劉編修歸娶詩少年歸娶奏金鑿喜得天顏

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

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樓

不似玉堂寒

明胡儼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顏以師道訓勵諸生

講說經史寒暑不廢

江南志

明況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遣

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人謂曰尚書導輿能安

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

令縣奴錄教之果大顯

楊儀明良記

行年錄

少壯

交

明張斌永樂間北征募三河壯士其兄當遣斌曰兄老

矣且無嗣此行能生還乎吾幸有子又膂力壯乃教

然代往窮絕塞而還

平陽志

明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理幼慷慨有經世志見祭酒胡

儼命賦詩授筆立就儼不覺躍起曰此鼎鉉器也

江南志

明于謙少時博戲市中僧如蘭見之曰少年何不自愛

異時救世才也時有道人在傍曰相如斯已乎如蘭

更熟視曰惜不令終道人曰和尚可教矣問其姓名

不答而去

浙江志

明樊凱字大振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異令就學

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不

以貴戚自多彰德志

明孫吳字曰明少以文學名督學御史戴珊稱十才子

吳為首王鏊董傑輩次之

江南志

明袁凱字景文少以白燕詩得名人呼為袁白燕

江南志

明陳魯少學易入五臺見老翁授開心符魯跪吞之遂

明占卜

澤州志

明史書字獻忠任陽城時年尚少大猾路省祭輕之居

逼衙前會新縣門餘零木其家不問而取令巡官執

以來路至厲聲曰木無幾胡足索書曰若吏乎曰吏

曰讀律乎曰熟律曰常人盜官物徒乎路默然叱吏

擒治筆殺之一縣皆驚

澤州志

明沈錦好讀古秦漢文終不入試或戲之曰既不試學

行年錄

少壯

年

將何用錦正色曰下士晚聞道將以自修耳學豈專

為青紫設哉學益力壯年猶從師不厭苦焉

明易直字子順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即躬行不倦父

廷選故端肅諸子少遺輒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

不起

明沈堯章字佩彘弱不好戲行坐間率正身端拱矜儼

自持嘗慕范希文為人著先憂後樂論以見志

浙江志

明柴大履字旋父少孤不能從師每聞村塾講誦聲輒

徘徊若有開悟里人顧若尹見而奇之館令就學

浙江志

明諸葛伯衡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

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

明傅瀚字曰川自少秀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傳則

往往推究奧義人多奇之見六十八

明楊暄字杏園少好古為文幽深澹折治春秋見陳不

占死崔杼之難掩卷嘆曰是應死而死知有生人之

事者也澤州志

明王應電字昭明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時

吳中被倭去遊江右從羅洪先學前席問難連晝夜

三月羅嘆曰昭明之書如盤根柢枝附麗宛轉即白

虎諸儒莫能駕其上也江南通志

明何景明字仲默少稱神童旋以詩文與李獻吉等號

行年錄

七子陝西志。互見十

明韓汝臣十四入鄉校累試不售以親老不欲遠離年

甫壯即棄去科舉以著述自娛日飲酒數斗醉則歌

嘯自若遇有宴者輒忘口以啖之陝西志

明枚相字時庸少受業于王尚書華華器異之妻以女

弟令與文成同學浙江志

明賈廷試字四明少時問業于鄭鳴峴鹿之門一見大

喜即以弟女妻之

明徐雲從字時際少從羅念菴唐荆川二先生游聞李

同野先生與學於中負笈遠從終身不忍歸貴州志

明王用賓字永興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時弁髮登第歷

清署三十餘年咸遂巡不踰繩檢陝西志

明方太古字元素少驚敏好吟咏其父遣從章懋受經

不屑治章句遂棄去專力為詩有聲縉紳間居女埠

溪上自號曰寒溪壯歲出遊三吳與姑蘇楊循吉都穆

文徵明結社唱和而詩益進又遊八閩舉人林楚一

見莫逆為作錦囊十咏贈之浙江志

明應宗祥字尚履少好學讀書達旦縣髻屏床以自警

浙江志

明祝瀚字惟容弱冠登進士知南昌府濠府有鶴帶牌

者縱于街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抵罪傾奪其資瀚

批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濠

行年錄

不能逞竟以中傷謝事歸時年尚壯杜門終其身未

嘗入城府

明范確字廷潤少從新建學嘗謂人曰天下有至寶得

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以自見浙江志

明馮從吾劉璽外孫也少時璽口授五經朝夕誨育共

後竟傳其學陝西志

明母道少警敏或試畫鵲應筆成詞充弟子員每試輒舉首四川志

明李傑少貧負米以養祖母長少裕兄弟貧無居傑以

已屋分居之四川志

明高任說字汝霖少篤學性端重嘗銘其座日程明道

坐如泥塑包文蕭笑比河清後舉進士四川志

明羅朝貴廣東人倚寓寧遠南橋以草屨為業嘗于橋下得遺金而還之或笑以為迂曰吾少為進尚書守書院門聞公講義利之辨心篤信之故不敢匿金

明陳暎字子覺少儻自雄其才遊于陳獻章之門亟稱之讀書于南海廟大書一聯于其門云白浪起時

浪花拍天山骨折呼吸雷風黑雲去後雲牙拂清海懷開吐吞日月御史按部見而奇之禮而見焉廣東志

明周柱字廷直少遇相者言骨貧賤且歿柱曰修身以俟命骨相如我何未幾舉嘉靖乙酉鄉試讀書焦山

足未嘗入公府夢帝謂之曰曩相者言非妄顧汝有隱德以一官酬汝江南通志

行年錄 少壯 七

明何守拙字子工少穎敏辨博頗露英氣有道士語之曰子天下士精淡靜為寧遂一意近畏講明心學四川志

明虞舜卿字國賢少為諸生日以古文詩賦自娛其于技藝方術書畫皆通而尤篤于孝友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甫及山下而塚有蟠跡矣浙江志

明馬加禎號和衷早歲為諸生誦法聖賢課生徒東脯所入輒長跪進二人供甘旨浙江志

明謝瀚少時之二親養謂弟曰若卒讀吾為負米計矣營致甘旨潤得一意讀書成進士浙江志

明陸大漳號湛泉少年嘗館于平湖一夕忽聞叩門聲

啟視則一艷婦也亟閉門峻拒之達旦遂辭歸年八十一

明劉孝字子仁號遠渠少時館天寧寺每夜就月光讀書登隆慶成辰進

明武琦少為邑庠生喪母廬墓讀書其中三年時有橫軍作亂守墳不避軍入其廬欲劫之視廬無別物惟

書盈几案知其為廬墓贊云孝子也遂去之汾州志

明羊可立字子豫出為天雄司李移瑞陽少府皆不攜妻子以示便于去就乞休者再張洪陽鄉南阜咸曰

壯年奇才賜環指日慰留無已迨有遼陽經畧之命適臥病不起矣汝寧志

行年錄 少壯 志

明茅瓚字邦獻少時夢神人授二巨字文曰見滄因以為號後讀書寶壑寺山顛始至夜雷雨大作崖崩數十丈獨所居無恙質明露見滄二大字蓋故鏡宋理

宗御書適與符中戊戌第一甲一名浙江志

明魏一恭字道莊督廣西學政額其扁二曰黜浮薄抑奔競揭之門首遇諸生年少列高等必戒之曰毋志

小氣輕也廣西志

明柯延茹壯年失偶不再娶江南志

明陳禹咨少時曾在粵西得遺金還之粵人至今頌其事互見

明郭文輔字良弼少家貧父使牧牛山中文輔挾筆研

及獨足几以行就巖間註周易

明陳鑰字孔貞少讀易至善遷過改句遂慨然為善過

二格畫所為夜焚香記之

明許達字汝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樂陵令樂陵故故邑

達時年且少而才能惠愛同輩莫及民用德之李鳳來許

忠節公祠堂記 汝寧府志 互 兒童幼二十餘二十九三十六歲

明水萬鍾字仲詔少時文章翰墨之譽滿天下生平雅

慕水癩蓄石八種曰八友各圖其形命之以名人皆

呼為石友先生北直志

明蔡國熙字春臺少書超凡入聖四字於坐側沉心性

命之學北直志

行年錄

少壯

室

明傲大經字守道少聰慧日記數千言家貧無書走借

崔尚寶家未幾還書曰吾已得其槩矣三十二而卒 士大夫甚悼

惜之 北直志

明鹿善繼字伯順賦形瓌偉少即巖然無溫飽意諸生

時布袍草履謁邑前輩范一泉語次以做人為柄大

佩服之北直志

明初進忠少持方正里人多就之折是非

明錢應妻字慕黔少為諸生尚名節持清議與弟應旂

同學于顧端文之門端文深器重之年九十無疾而逝 江南志

明李鑰字仲南自少坐卧一樓讀易數年不履戶外嘗

曰不讀書萬卷即作文皆兒女子氣平陽志

明李棲鵬生而沉默寡言郁陽馬瀛海者負相術一見

嗟異曰法應貴而且壽少為諸生讀書河東主盟文

壇平陽志

明劉遷字于喬少貧代兄為更役宿縣中縣令夢白虎

卧鐘下晨起求之得遷使之業書試藝奇之召其兄

屬曰此必亢而家陝西志

明楊鼎字宗器少貧未知書嘗恨學晚銳意力學遂登

鄉薦第一陝西志

明屠隆號赤水少有儁才巡海使者劉剡試以漢海波

恬賦頃刻即成浙江志

明吳麟玉字稚貞少負才名放浪詩酒間家築小圃栽

行年錄

少壯

夫

竹萬竿構數椽隱居其中額為琅玕社與陳繼儒釋

智舫唱和浙江志

明趙士際字維行少強學嘗以磚為警枕呬語達旦浙江志

明何思鰲字子極性至孝其仲父何岫富而無子欲繼

之思鰲嘆曰父母可以金易乎因固辭屬其從兄以

代時年甚少也江南志

明陶之哲字復九少應縣試張良請借前箸論以奇見

賞旋厭進取曰聖賢事業徒博一名乎遂專精五經

學尤深性理

明高鵬字雲翼少聘周備女病癱瘓備悉艱于栴沐議

辭婚不可伉儷無間言鄉黨賢之

明江盈科字進之少時推祖業與昆弟授徒自給除夕

自郡回逢失金赴水者傾所攜賑之得不死

明康時升少聞王塘南講學螺川往從之塘南語及君

子自得問所得何事時升曰既自得矣又何所得塘

南曰子誠有得也

明喬梓字子芳中年失偶不再娶著鰥夫論以見志平陽志

志

明呂經字道甫少孤貧負薪養母不輟讀書嘗荷擔市

米見遺金故不售薪以待之果有泣至者問之曰近

鬻女得數金藉以納官脫罪今失之更無他可貸惟

行年錄

少壯

七

有死而已經即檢遺之負薪歸母怪其久曰兒得遺

金于途俟還金也母大悅陝西志後登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

明董樸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

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何不

令牧耶公聞之憤巧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

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

大參耿定向先進遺風

明吳執禮字汝立進士授保寧推官發奸摘伏辨枉伸

邪有神明之號太守羅紳初以年少易之嗣嘆曰老

吏不如也陝西志

明楊大賓字君山少時讀書東山後人慕之題石壁曰

君山讀書處貴州志

明郭宗蔭少讀書一室有妾婦夜奔正色拒之貴州志

明鄭安民字敬修少時父怒召至門忽却母曰兒何不

速曰吾聞命顏色不怡姑緩受父捷耳貴州志本傳

明劉涇字叔清少時有隣女贈芍藥杜門謝去懷慶志

明申懷珍少未業儒痛思孤苦乃毅然力學期年執筆

為文有驚人語人詫其敏陝西志

明黃琰正子會金山寇叛有薦琰往討者對曰臣年幼

才弱不如臣父遂徵正討平之江南志

明張澄字世傑少時執厨役事母江惟謹江喜飲澄具

佳醞飲之少不樂輒唱舞務致其悅母壽至九十喪墓盡禮江南志

行年錄

少壯

支

明陳晟字克昭嘗奏獄上収其奏牘令晟背誦晟條對

如流上曰汝年少朕特試汝爾江南志

明吳拱辰幼失怙恃及長追思不釋刻像奉祀憂勿省

遇道士自言善鑄摹因迎歸像成甚肖族人駭異顏

其堂曰刻木祠江南志

明趙元銘字廷時號白雲少讀書務踐履有館人女恃

其姿潛奔即徙他寓浙江志互見九十

明李世藩懷慶衛千戶年少文弱如諸生而精悍敢戰

常單騎入賊壁賊人馬皆辟易撫軍立公聞而壯之

檄藩禦靈寶寇冠憚藩勇伏弩千餘夾藩射之中股

潘授矢震呼兵益鼓進又中臂猶戰及中腦折楷殿  
後保軍全歸腦鏃潰不可藥臥疾于孟未死前猶日  
與健兒飲酒彈箏高歌相和士皆垂泣而藩意氣慨  
然越十日卒懷慶志

明褚價字本中稍長喪母既壯喪父哀痛幾不能生母  
歿歲有嘉木二茁於所居牖上枝葉類梓桐價移植

于所居之旁十閱寒暑二木劍拔而上父既歿忽一  
日徘徊樹下有風颯然起于樹末俄而怒號樹欲仆

價曰古人有欲養而不能逮者喻以風木與二弟稱  
向大泣風稍定四十二代天師為象風木軒三字揭

其居新江志  
行年錄 少壯 充

明葉茂春字梅崖性至孝少孤失聰疾呼罔聞時時伺  
母顏色母稍不懌即不食蹙眉額為嬰兒啼母告之

故能悉以意解懷慶志  
明王邦植字國寧生而駢脅巨臂膂力絕人少從父宦

遊道遇盜數十人單身直前格殺盜解散彰德志  
明魏銀少從兄鎮宦遊熟歷邊事諳韜畧尤精騎射每

以忠義自矢比兄出塞銀常在左右指麾調度一日  
戰敵簇射其兄銀與部下精騎轉戰戰酣為黑敵乘

隙射墮兄指銀即還射其敵中目應弦而倒敵乘驚  
潰扶屍而去陝西志

明秦潮壯年妻喪遂不娶慕喬松之術南遊衡嶽匡廬

西抵終南太華遇異人授以秘訣兼通太乙奇門諸  
數于天地風雲人生休咎占驗無爽汝寧志

明陳類兒少孤貧為人飼鵝聽里塾讀書遂能代生徒  
捉筆師奇之予以衣食而授之經師飲客擲散客屬

對云六面四方單點雙點色不一類曰一奇二偶內  
卦外卦象皆同

明張步雲字子龍少入州庠荆藩擬賓選雲煎荷汁以  
自污免

明越效忠少負俠氣負擔入山遇異人授以仙術凡沉  
疴不起者以手摩之即愈汝寧志

明黃雲闈字正野制行端方少時見朋儕擁妓者輒勃  
然曰有人心者堪見此乎晚年喜讀堯夫集人謂之  
仁誠先生子彥士奇士世

明萬建峴字季瑜除荆州府推官人以年少易之及視  
事習爰書精讞決雖老吏不如西江志。互  
見二十餘歲

明賀冠壯時授經鄉村有民欲以女為媵不從因遂遷  
避焉嘗作口號曰獨處一嬌娥吾心總未波老來思

往事下惠豈為多汝寧志  
明劉伯燮字元甫別號小鶴少就外傳適何司寇遷偶

過塾師館中諸童子皆皇遽避席伯燮獨危坐自若  
塾師讓之伯燮曰何公亦人子也彼自出遊吾自讀

書何憚焉遷曰此公輔器吾弟有女相宜貴選婿無



踰此者

明劉本道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于清遠伯

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戰克攻守

之策多咨訪之王凝齋掾曹名臣錄

明楊繼宗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

飯兩孟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

滿田郡居宿客堂崔鉅明臣十節

明張琳號成弋少孤家貧嗜學得百金於厠反之失者

曰官銀也將鬻產償願與子剖曰有是哉反子之金

而酬我以貪也如其利之何若不子知揮金而去汝

志。王子舉人丙辰進士

行年錄

少壯

八

明鄭繼之字善夫少讀書山寺中往還袖楮拾落葉以

炊有富室欲以女字之且懷託孤意公不可婉辭之

娶妻人子及為冢宰年已八十八入朝不杖

明吳莘字蔓之少工舉子業讀書僧寺中蓋粥布衣足

不窺園者十年江南志

明趙頴葛加定子穎異嗜書少若成人項邑趙宗舜喜

讀書士有漢鑿見而異之謂葛氏曰此子必顯名于

世汝家貧吾與汝共撫之趙氏諸子皆能文章命為

昆弟試于祥符因冒其姓登崇禎癸未進士官翰林

庶吉士開封志

明楊翥少為鄉塾師有狂生每冒之翥若不聞人以告

翥曰豈無同姓名者耶江南志

明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皆得意

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留

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

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澤山雜記

明陳鑿字子兼少有大幅度巨蛇起坐側不驚一夕盜入

室亦弗動江南志

明張梅少孤從姊丈馬文學于高郵學舍年方總角鄉

薦為新安尹縣密邇京畿多中貴梅以公濟明以明

濟威大得民心薦剡至十八河南志

明焦弘祚字丕顯少穎悟邑令丁應泰摩其頂曰焦氏

行年錄

少壯

八

有子矣十三遊泮子丑聯捷河南府

明王弘曆字聖昭號五雲生而秀傑穎悟嗜學讀書每

以午夜為度時至大昕不自覺父母心喜恐過勞諭

止之公俟其既寢剔燈潛誦此年即高自期許以為

科第吾囊中物求則得之豈論命哉領鄉書同榜最

少鄉里艷之按公生于萬曆二十四年卒于崇禎十

所謂求則得之豈論命哉然歟否歟。陝西志

明殷乾少讀書一室有徹商賸夜至峻拒不納又晨起

如廁見人盜其物匿他所終不發其姓名江南志。互見初生

明曠承乾父卒號泣柩側者九歲手不釋卷依依大恭

人膝下雖壯年如孺子江西志

明周宗彙字五重少出于吳太冲章正宸之門爲人有膽決尚氣節吳章二公素重之曰周生吾道干城也

後殉節死其妻卜氏二妾朱衣紫衣弟敬琦皆死 浙江志

明張時中字龍田少博覽羣書躬行實踐尤性喜靜僻

卜居嵩少之間頗得鳶飛魚躍之趣足跡不履城市

教誡子侄以讀書濟時爲務河南府志

明牟賢號拙菴甲戌進士與龔鼎華楊元錫爲一榜三

少年賜歸畢如當時榮之浙江志

明林文秩少穎敏不凡嘗視穫禾于田值震雷相去數

步有擊死者文秩恬然不少憚

郭宜徽達少時日懷二餅讀書于京師西樓上饑卽食

行年錄

少壯

全

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常

明潘之揖號寰瀛少負才名天性篤孝生甫週歲母媼

居撫揖長出就傅母每留餘食啖之揖見哭無煙知

母未食忍食半以奉母母燈下紡織揖取師所授書

就餘光而讀廣東志

明陳激衷字元誠少爲諸生釋奠掌佾歌鹿鳴諸詩聲

若出金石聞者樂之廣東志

明周孝少孤問名于母母曰孝喜曰吾求爲孝子雖不

誦讀可也廣東志

明張詡字廷質少負經濟力行好古厭薄章句莆田彭

詔見其詩歎曰嶺海孤鳳也廣東志

明袁奎字文卿以進士授新會知縣時年甚少至則執

簡御繁不事更張而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廣東志

明全璉字東玉丁酉科河南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觀

工部政是歲同榜三百人璉最少未娶聲譽籍甚座

主大學士沈公尚璉蔣公給諫項公咸刮目謂中州

庶常之選無踰者而璉獨夷然不屑竟以久客京邸

思親至病乃援例疏娶以歸歸而疾劇遂不起年僅

二十也後入祀鄉賢彭安齊全進士傳 南陽府志 互見初生八歲

明黃濬字元浩少時父以部解客死于虔不能歸濬長

母告以故不覺殞絕復甦歲時薦莫輒西向哀絕遂

尅意儒業領鄉薦母亦尋歿乃走虔州歸其父骨合

行年錄

少壯

全

葬焉廣東志

明李曰巽字順之少穎悟博覽以緣衣構變坐獄讀書

不輟太守姚良弼見其文異之立爲平反廣東志

明林挺春字少和少事親孝藩臬竝旌其門挺春不喜

標榜輒屏去

明蕭成字子韶少喪母同母弟亦幼繼母陳氏生弟二

人獨私愛之成自少至冠備極友愛陳氏感化廣東志

明王臣直字聖鄰少有遠志讀書籠鷄臥榻側聞鷄初

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五鼓不休互見十二歲 平陽志

明何維相字喬仲少爲三水諸生見同舍生臨祭而誌

輒引避以爲辱已衆皆愧服由是嚴憚之廣東志

明陳騏字夢祥少爲醫生有司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後連登進士廣東志

明黎民懷字惟仁少受業于黃官唐佐佐深器之與兄民表民衷備梁有譽輩結社講業有三鳳之稱廣東志

明周孚先字克道少居近薛鍾離先生之門篤志聖賢又從甘泉先生于天關其事父母就養無方出入必告待弟友愛教子以義甘泉亟稱其孝廣東志

明鄧佐卿字汝翼幼負異資成童輒能爲詩充貢上春官忽太息向人言年愈壯安能復旅諸生進退遂謝去稱丹徒布衣砥礪道義風化鄉人江南志

明郭大治字思道幼警敏動循矩矱少時父正爲仇家

行年錄 少壯 金

所辭齷擻入靜室大治號詠法司多其孝爲直誣廣東志

明陳文學名思賢生而穎異性廉介少以節義自許後漳州教授文皇入承大統借其徒吳性原等六生不奉詔執送京師俱死 曹志 遇表忠祠碑記 廣東志

明李方少孤事母至孝定省無間寒暑家貧業漁以美者供母餘乃鬻之不二價廣東志

明陳立父宗錫之遠不返立七齡知讀書既壯告其母曰父去久音問不通若不訪求天地間一罪人也聚糧走燕趙書姓名情狀于衣背日詢訪之至關中平屯遇一父老攜至家出其父所作樂靜遺稿因復勞

所立齧指滴血而骸果滲仰天大慟絕而復甦乃負骨以歸間闢者萬里廣東志

明霍任字尹先少同兄輔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即暑夜不違人服其端莊廣東志

明莫如勒少勵志苦學嘗于獨立峯險絕處構室讀書人罕見其跡廣東志

明李鳳字鳴崗少從兄學終身執弟子禮廣東志

明陳邦楨字德興少失怙恃依戚黨以成立苦志篤學有降女挑之峻詞固拒不減魯男子風廣東志

明萬元吉崇禎間爲潮州節推青年負氣節風采凜然

行年錄 少壯 金

而洞悉民隱摘發隱伏老吏弗如後爲都御史殉廣東志

明李模字灌谿知東莞縣邑故煩劇甫下車點胥以其年少易之至發奸摘伏凜若神明庭宇肅清無敢譁者廣東志

明黎弘業字孟橫少穎異王父母奇愛之不令夜讀而弘業篝燈閉光繼晷申旦父遇以博士弟子員淹極羣書每覽今古興廢之由掩卷累歎弘業幼侍膝下往往爲之動色其忠孝蓋根于天性云廣東志

明吳政少有異才補弟子員以忠信式俗頑者化之時徭徭虜政索贖始不知姓名後詢之皆稽拜曰吾聞吳秀才善人也贈以金帛政辭贈而求歸諸被虜者

明李鳳字鳴崗少從兄學終身執弟子禮廣東志

明陳邦楨字德興少失怙恃依戚黨以成立苦志篤學有降女挑之峻詞固拒不減魯男子風廣東志

明萬元吉崇禎間爲潮州節推青年負氣節風采凜然

而洞悉民隱摘發隱伏老吏弗如後爲都御史殉廣東志

明李模字灌谿知東莞縣邑故煩劇甫下車點胥以其年少易之至發奸摘伏凜若神明庭宇肅清無敢譁者廣東志

賊從之廣東志

明朱壁少為邑諸生志行端潔孝友著聞丁母憂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與弟姪同爨四十餘年錢

明黃用直字宗弼少負奇氣讀書通大指縉紳見而異

之一日早起得遺金一橐于道已而還其人不受亦不告以姓名廣東志

明朝少年狀元費宏二十林大欽二十二施槃二十三

朱希周楊慎俱二十四孫繼皋二十五胡廣彭教張

昇龔用卿羅洪先俱二十六謝遷秦鳴雷俱二十七

丁顯康海申時行俱二十八蕭時中陳循柯潛陳謹

俱二十九 少年會元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鄉

行年錄

少壯

介

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祀唐順之俱二十三陳瀾二十

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洪英王鏊汪俊俱二

十六陳璉劉定之梁儲儲權仰銳霍韜俱二十八姚

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儁俱二十九 少年解元廣西

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馬極俱十七歲王世貞皇朝盛

事 又世貞文章九命云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

戰歿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十八袁著十

九邢居實二十王寂二十一何炯二十二王弼王延

壽何子期俱二十四袁兢二十五福衡王訓李賀俱

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鄴炎陸厥俱二十八沈

友王勃俱二十九阮瞻到鏡孔照先劉許歐陽建俱

三十劉世敦盧詢俱三十二賈誼三十三謝瞻三十

五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謝惠

連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

嵇康歐陽詹俱四十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為夫人九

為寡婦當之者輒死諺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

魏文德郭皇后少清慧父永奇之曰吾此女女中王遂

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遭難流離在銅鞮侯家太祖

為魏公時得入東宮文帝所愛唐陸龜蒙小名錄

梁武帝丁貴嬪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詩女並患蚊蚋

而貴嬪弗之覺也互見十

少壯

介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

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

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宋陳郁話

行年錄

廣昌林氏集

老年

易大過卦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陽過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于下者也榮于下則生于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九五陽過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明陸樞周易辨疑云少字誤作士字及觀郭氏定本亦云少字史傷類于士字誤亦明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行年錄

老年

離卦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重離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周易補注云嗟字下古文及鄭薛本无凶字見景迂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詩七月篇第六章為此春酒以介耆壽

介助也介耆壽者頌禱之詞也

八章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見民忠愛其君之甚

天保篇第三章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與盛也高平日陸大陸日

言其與長之未可量也

四章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謂先王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敬主人之辭

六章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恒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遐不黃考若于指賓也黃老人髮復黃也考老人而陳梨色如浮垢也

麥蕭篇第二章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

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其兄弟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楚茨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報以介福萬壽攸酢飲報也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

信南山篇昇我尸賓壽考萬年昇與也會孫之福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

會孫壽考受天之祜祜福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市田

行蒿篇第四章會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

耆黃考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會孫主

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醕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考老人之稱以祈黃者謂日以介福壽

云爾古禮物款識云用新萬壽用新者壽永命多福

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背也台背也台背有背文引等

其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

老壽又相引壽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卷阿篇第二章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伴與優游開殿之意爾君子會終也言爾既洋與優游矣又呼而告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四章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弟報皆福常

板篇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譴灌灌效

躑躑貌耄老而昏也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歡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非我老耄而妄言乃爾以憂為戲

抑之篇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

行年錄

老年

三

既耄要耄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畧貌老也八十九十日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也

江漢篇第五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名穆公名王賜拜稽首以受之人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六章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名公考天子萬壽言猷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猷公之廟而勅

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

雖篇級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尊也言文昌

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取之以多

載見篇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俾緝熙於純嘏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

繼而明之以

至於純嘏也

載芟篇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胡考也有馨如椒以共養者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絲衣篇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譁也祭而飲酒能謹其威儀不譁不怠儆故能

得壽考

閟宮篇第四章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柯如陵騰

或曰願公壽與同陵等而為三也

五章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試公昌大壽考也耆王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

八章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帝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行年錄

老年

四

社黃髮兒齒常或在齒在許之旁許許田也皆魯之社

微子吾家老遜於荒言紂無道我家老成

泰誓中播棄羣老羣老通于荒野

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

名詁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

其有能稽謀自天言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

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非壽考則

見之遠無所質非壽考  
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君奭天壽平格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

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

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老老

亂之稱荒忽也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年此乃從王生年而數享國百年益在位五十年之後也

文侯之命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平王自言今我御事之臣

無有老成後傑在厥官者

秦誓惟古之誅人則曰未就子忌惟今之誅人姑將以

為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古之誅人老成之士

行年錄

老年

五

也今之誅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嫉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

黃髮之人則底罔有所愆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良士前日所訊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

記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註五十始杖八十拜君

命一坐再至

君子式黃髮 疏黃髮大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大

老則髮黃髮黃彌老故人君見而式敬也

王制司空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註寬其

力饒其食疏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

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

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康饋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擇善日於鄉學內

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習

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尙齒使其觀上功

自勵為功觀上齒則知尊敬長老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達於諸侯 註天子諸侯養老同也鄉鄉學也

於學達於諸侯 註天子諸侯養老同也鄉鄉學也

於學達於諸侯 註天子諸侯養老同也鄉鄉學也

行年錄

老年

六

國國中小學也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儀 疏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

日鰥婦人五十無夫日寡舜年三十而尙書謂之鰥

者以其父頑母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班白不提挈 註謂於塗中疏擔負老少盈輕則

并與少擔之老少盈重不可并則分為輕重重與少

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廢人耆老不徒食 徒猶空也

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註大合樂謂春入學  
合萊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  
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天子視學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造東序釋奠於  
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註告祭畢又  
之養老之處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  
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  
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  
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  
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  
也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更字爲叟又以

行年錄

老年

七

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非鄭義不取三老亦有更  
名五更亦以老稱但命此老名特屬三老耳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疏使老有所  
終者既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瞻  
養終其餘年也

郊特牲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  
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

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  
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 疏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

其德行三王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來乞善言  
五帝就氣息自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惇厚也言老  
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亦  
徵其禮者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遺求之而不偏切三  
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爲惇厚之史故云皆

祭義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  
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  
也 註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

行年錄

老年

八

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後德則在小官未有遺  
年言其先老也疏虞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夏漸  
虎薄而尚功功高則爵高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  
殷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周又劣於  
殷敬愛彌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  
乃貴之俱就其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  
以其任行乎道路而第違乎道路矣 此少者與長  
者同行之禮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  
企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  
是兄之輩則爲雁行差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



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辟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違乎州巷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窮老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註割牲制俎實也

寃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爵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酌謂食罷親

行年錄

老年

九

執爵而酌之也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天子

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老而被養故在下午老及

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

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四學周學

也殷學也夏學也漢學也當入學之時而太子齒於

國人故曰太子齒

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衰序黜揚解而語

公罔之衰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盡好禮不從流

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

黜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

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誑者盡皆老也八十

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疏幼壯孝弟能於幼壯以來行孝弟也者盡好禮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耋老而不倦愛好於禮旄期稱道不亂者謂八十九十百年年雖甚老行道不亂正義曰服虔注倍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又鄭注易大耋之嗟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箋云八十曰耄大畧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耄也

周禮天官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享其割亨之事註王

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疏陳氏禮

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

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

行年錄

老年

十

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老

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

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

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

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

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讖告凡

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故羅氏

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

象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方其養也必先

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詳老之席位遣餼省醴  
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  
之養著而孝悌之化行矣周官外饗言饗者老此周  
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謂言飲射而繼之以所黃考此  
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以食  
禮養老也漢明舉之彷彿古制然其養特三老五更  
二人而羣老不與焉非古先王之意也李氏曰養老  
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隆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遠於諸侯虞夏殷周莫之改也天子  
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可

行年錄

老年

十一

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也兄  
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公  
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  
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教天  
下之孝悌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人  
其莫遺於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悌之風泮泮乎九  
州之外矣 愚按長樂陳氏謂天子養老三國老庶  
老及死政者之祖父賈公彥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  
庶老士之致仕者而皇氏云三者之外又有引戶掖  
年庶人之老共爲四種陳氏之意以爲聖王之世苟

德行道藝孝弟睦姻有學者通舉而升之鄉遂大夫  
獻之於王矣此其老也非卿大夫則其士也苟其人  
庸下不帥教者可無煩至尊屈體而下之此李氏所  
以又有國老庶老之外非賢不可皆養之說也愚以  
爲其說似是而非夫聖王教天下以孝弟而養老於  
學以養老也非養賢也當時賢能者賓之於朝不肖  
者擯之於鄉終身不齒豈無有上之不必賢能而无  
咎無譽歌咏王風以至於八十九十者乎是亦王者  
所欲致其一日之養以風化天下者也然則皇氏之  
說其可廢乎

疾醫死終註少者曰死老者曰終

行年錄

老年

十二

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註鄭謂所秩者老  
臣王制曰九十日有秩疏謂每日有秩膳卽此經秩  
酒是也  
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  
註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疏禮記庶人食稷士兼食  
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老者或與士大夫同食  
故曰異糧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  
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家族三命而不齒  
註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  
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函於禮至此幾  
 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齒於鄉里者以  
 年與眾賔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賔者以年  
 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  
 東所謂候朱子語錄曰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  
 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  
 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  
 恃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  
 焉葉氏時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

行年錄

老年

三

下久矣雖曰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為  
 尊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而尚齒矣以此  
 知周人親親貴貴尚齒尚爵益益行而不相恃也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註是  
 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  
 行謂頒賜疏陳氏曰天子之於老其所養者三國老  
 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夫貴胄謂之國子故貴而  
 老者為國老賤者謂之庶人故賤而老者為庶老國  
 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  
 異其養所以別分義記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  
 死政之老為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

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  
 若夫外饗酒正棄人所謂耆老者則總三者言之也  
 秋官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註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  
 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  
 王杖

行年錄

老年

十四

爾雅釋詁黃髮鬢齒鬢背考老壽也 註黃髮髮落更生  
 鬢音倪鬢音台 疏皆壽考之通稱也黃髮者舍人  
 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郭云黃髮髮落更生黃者  
 魯論閔宮云既多受祉黃髮兒齒齒髮云兒齒亦壽  
 齒齒背者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滑背若魚背有  
 云齒背之皮如魚背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齒背背有  
 箋云台之言齒也夫老則背有齒文方言云秦晉之  
 郊陳充之會謂老曰耆給耆者郭云耆也方言云  
 俗北鄙謂考為榮郭彼注云榮面色似凍梨也舍人  
 曰耆親也血氣精華觀渴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  
 耆向如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老者說  
 文云七十曰老從人毛七言髮變白也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 疏鄭谷風云既生既育鄭箋云育  
 也曲禮五十曰艾六  
 十曰耆正伯皆官長  
 艾歷也 疏艾又為歷  
 註長者多更歷  
 宜聖猗蘭操年紀逾邁一身將老  
 離騷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悲回風篇歲暮  
 召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 註音  
 韓詩外傳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  
 木欲茂霜露忽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  
 親老不擇官而仕

漢孔鮒小爾雅廣言篇窆艾老也 廣訓篇遐不黃耇

言壽考也

揚雄方言眉衆畫鮐老也東齊曰眉言秀也燕代之北鄙

曰衆言面色宋衛充豫之內曰畫畫音經秦晉之郊

陳充之會曰耆鮐言背皮如鮐

倅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倅或謂之艾

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

老南楚澤音涯之間母謂之媪謂父妣曰母媪音稱

父考曰父妣古者通以考妣

揚子法言或謂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

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同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

行年錄

老年 五

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以不朽

徐幹中論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

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

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

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語也哉顏淵時有百歲之

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

壽豈不信哉此荀爽之論

中論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君子不恤年之將

暮而憂志之有倦古今

白虎通禮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

衰老代至也

白虎通鄉射篇祭義享三老五更於大學者所以教諸

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

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卽如是不但

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

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

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

三

釋名釋長幼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故其制字人傷作山也

釋親屬父甫也始生已也母冒也含生已也子孳也相

行年錄

老年 五

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會孫義如曾祖轉

增益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

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乃來也來

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

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

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

者言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

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耻也壯稱無

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

曾子疾病篇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

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武王踐祚篇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易本命篇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蔡邕獨斷天子父事三老者造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老安車輓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且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行年錄

老年

老年

七

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漢蔡邕月令問答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

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天祿識餘

北齊顏之推云人有坎墮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會子七十乃學名

聞天下苟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進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而端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家訓

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為稱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古之有德不仕老壽之人二曰圓星三曰溫星

南陽郡縣有甘谷谷左右皆生甘菊菊墜其中歷久水

行年錄

老年

太

味為變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此水無不壽考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郡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

抱朴子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益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官中多用之

豐碑傳唐馮贊雲仙雜記

古謂老者為老成益老然後成也覆不老不成緣毅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乘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功

名者老而後可以登籍今甫在中年而動蹉淹滯畢竟英氣不除經錕堂

古稱耆壽俊者耆壽語其福俊美其德具也禮六十曰耆指使又曰八十曰耆壽而至六十八十亦云至矣然而不徒曰耆壽而必曰俊者才過千人曰俊不俊是徒福也徒福之人百歲之上者有矣可以後國冢

束帛牛酒之賜而非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故者可能也俊為難西江志陳謨誤李梅所詩序互見七十餘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鬢此言老人鬢發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言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而每食不過飽飯一

行年錄 老年 十九

蓋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每勸人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糲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猶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予言食取補氣不飽即已飽生眾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且猶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已循州蕭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則藏氣流通而少疾蕭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益得其力也蕭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箸宋張耒續明道雜志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

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慶史云老取其闕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氣之初生也甚微及其久也壯而老矣由其壯也而知節之則不老由其老也而知養之則不衰所謂養者以氣養之耳非飲食所能養也以飲食養者養其有形以氣養氣者無形之養也

宋洪邁對雨編云士之處世見紛華盛麗富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快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

宋倪思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老年奔競是不知逸也天命我佚而我自勞以取困辱豈非逆天乎經錕堂雜記

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老幼皆稱曰翁此四語見明朝奏疏中然猶為士大夫言之今市魁厮養互相呼謂居之不疑上下不分體統莫辨狐裘雖敝以補黃狗之皮母乃不可乎專刑贊筆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孫童玩狎為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宋袁承世範

八十非人不煖故杜詩云煖老須燕玉今之老而好淫者借此為辭多至隕身可不戒諸

子 232-522

老人十拘周益公詩話見七十二歲

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况

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物宋蕭綬希通錄

宋晁迥云夫曲終而奏雅猶勝終不變其淫聲年老而

修善猶勝終不改其前過昭德新編

古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挫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以

散步為消挫宋程正敏刻溪野語

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以貌老人衰相也然羅浮第三

十一嶺半是巨竹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漢

武時楊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

仙宮名龍鍾石錢希言戲服

行年錄

老年

主

山中老人以禿鶩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

蛇也古今註以禿鶩為扶老揀蘭雜志

明翁萬遠漢陂續集序說者謂文能窮人而又曰人窮

則文工謂耄期倦勤而又曰老乃詩律細也是二者

將何取衷哉墳典之文至文也其人率皆在位游夏

之文不加于顏原而顧以文學稱郊島寒薄根於所

賦雖不苦吟退思要之不能通顯故以窮咎文者誣

文者可馬子長通歷名山異境而其文益奇柳柳

州不推踣困憊亦不能辭理極到則窮而工者蓋一

說也有初鮮終銳進退速此志不帥氣者之事術武

公克自抑畏九十自誓今觀賓筵諸詩所謂有德之

言也唐詩人杜子美夔州以後之作讀者更為刮目矣則老而細者亦一說也陝西志

明敖英云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

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弔古以暢冲襟如杜少

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

禪客與之爐熏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浩

翁之於黃龍叅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

壽平格之老為衣冠車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者

英諸會是也東谷贊言

敖英東谷贊言云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

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

行年錄

老年

主

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

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

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

事仇之耻不穢宋史矣 又敖英綠雪亭雜言或問

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曰古者

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

明貴貴之意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

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此

老老之人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居鄉有

能然者詎非忠厚之風耶

竟觀乎華華封人曰嚙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  
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  
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  
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  
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  
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  
問封人曰退已莊子天地

巢父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時人號曰  
行年錄 老年 三

巢父平陽志

敖英云太公望為妻所棄毫故也東谷贊言

周鬻熊詳見九十

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以臨諸  
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  
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乘神人  
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互見四十一餘歲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曰君子不重傷不食  
二毛子魚曰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

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若愛重傷則何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左傳宋二毛

名氏釋常談云堯牛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七年三十二歲髮已二毛

管仲妾倩曰母老老母少少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于  
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於齊老可老耶畢  
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堯山堂外紀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憂色公悲之喟然歎  
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思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  
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  
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

行年錄 老年 三

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說苑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諷之舉伯以  
告子亶怒而出曰汝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諷  
我左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晉趙文子冠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  
多矣國語

孔子晚喜易讀之常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歲

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  
曰願聞其為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



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家語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適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于是夫負釜籠妻載繩羅遊諸名山食桂楹實黃精子隱蜀蛾眉山四川志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行年錄

老年 五

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詞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翰詩外傳

周田光燕太子丹聞其賢願交以圖國事光曰臣聞駢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力銷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

光俯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隱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北直志

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飲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風俗通互見十五

行年錄

老年 五

東海黃公能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及衰老力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王稱登虎死

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號稱四皓身不掛漢網而竟成來日之功燕者

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田何字子莊年老家貧守道不仕惠帝幸其廬受易齊魯之士多宗之

漢伏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伏生老不能行使晁錯  
往受之得二十九篇今文尙書是也

漢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又云我之退征請  
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

車之義以洎小臣山東志

漢巖下老人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武帝南巡狩  
過彭蠡詔舉逸民時老人龐眉皓髮處於巖下左右

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  
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乎曰簪纓縉紳束身王朝其

如舊山谿之雲何帝嘉其志而遣之西江志 舊志  
無處於巖下句

兼作  
神作

行年錄

老年

三

漢顏驕龐眉皓髮為郎武帝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驕

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

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為都尉左太中作  
馮唐誤

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項後白髮曰素  
髭耕錄

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

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

靈壽杖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用杖類聚  
几類

漢野王二老光武遣鄧禹西征逸之於道既因於野王

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

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

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

於邾邾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

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

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懷慶志

漢鄭敬宇次都隱於弋陽山中鄧曄從敬止留數十日

曄志在從政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子從我為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

南野謂來歸為松子今幸得全軀庶類還奉墳墓盡

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老矣

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曄於是告別

而去范曄傳

行年錄

老年

三

漢李咸字元貞拜太尉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

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

得見家貧貧狹庇廕草廬  
辛。范曄李咸傳

漢龔勝字君賓詳見七  
十九

漢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聞太公封

齊五世堊周狐死首工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

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工之思

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

忽僵仆孤魂棄捐昔燕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

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

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歿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因冒死誓言謹遣子勇  
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漢書

漢司馬防字建公歷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

閭巷閉門自守諸子雖已冠成人不命坐不敢坐不

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漢桓帝時黨禍起士大夫有去官者相抱而泣陳留老

父過之嘆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

遑雖泣何及乎衆欲與語不顧而竟去不知其姓名

問封志

漢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鼻上出雞舌香使舍之自

疑有過賜毒歸舍辭欲就便宜願僚友求視其藥

行年錄

老年

无

更爲合食意遂解應劭漢官集一作向存

後漢李尤九曲歌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翻日車

虞芝州命辟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名入重

芝依法執按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吾年往志盡譬如

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劉表長沙耆舊傳

後漢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厠見解裏肉

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解

肉皆消今不復騎解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

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英雄記鈔王象樞

三國魏楊脩答曹植書曰脩家子蚤老不曉事強著一

書悔其少作

魏司馬懿譙飲歌云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

罪武陽

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有疾朝見皆

使載與虎賁輿上殿就坐三公有疾遂爲故事

魏應璩與弟君苗君曾書云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

郡崇禮官師投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

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駭奔之勞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且官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

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又云

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汝寧府志又

行年錄

老年

三

應璩詩云昔有行人陌上見三隻年各百歲餘相

與鋤禾莠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隻前致詞室

內姬粗醜二隻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隻前致詞暮

臥不覆首肯哉三隻言可以壽長久

晉武帝賜河內山濤詔云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

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當

終始朝政翼輔朕躬山濤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

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

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疾自開但不聽之耳使濤

坐執鈿衡則可何必上下耶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

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

加曲私臣亦何心累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  
再手詔濟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  
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  
遣丞掾奉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與  
還寺合濟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晉書山濤傳 懷慶府志 互見六十餘歲

晉陸機鼓吹賦詠悲翁之流思庾信竹杖賦拉虎狎熊  
余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

晉魏舒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後因正旦朝罷  
還第表送章綬上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  
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者以為晉興以來三公

行年錄

老年

主

能辭爵祿終者未之有也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

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辛時年八十二歲

十二諡曰康

晉王祥字休徵官太尉太子率學命為三老北而乞言

年八十五  
辛江南志

晉索統字叔微太守陰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

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貴希申鄙藝會中國不

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

無吏幹濂汜之年弗敢聞命陝西志 又見七十五歲

晉張肅執弟實叔父建威將軍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

擊劉曜實以肅年老不許肅曰受晉寵秩剖符列位

今國運方艱朝廷有難不奮何以為臣實以軍放非

耆老所堪終不用既而肅聞京師陷悲憤而卒陝西志

晉孫盛字安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晉陶侃嘗夢八翼飛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入惟一

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右翼後為都督

八州封長沙公晚年每思折翼之夢深以盈滿自懼

不預朝權

晉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為節壺邊盡飲

李白詩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

晉何琦字萬倫不就辟命桓溫過其山曰此中有人善

養性老而不衰辛年八十三

晉羅結歸老賜第東川并為築城號曰羅侯城

晉周續之老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

娶江西志 互見八歲十二歲

晉宗炳字少文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耳凡所遊履皆圖之

于室壁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互見六十九

晉陶潛命子云顧慚華髮負影雙立

郭為郵晉載記慕容儁曰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來

今慕容儁傳。宋龔  
檢討芥隱筆記

劉宋柳世隆晚年以談義自高喜彈琴世稱柳公雙瓊

定士品第一

劉宋謝靈運詩頽年追暮齒

劉宋何承天除著作郎年已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苟

伯子嘲之嘗呼為姪母承天曰卿當言鳳皇將九子

何言姪母耶談

劉宋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常嘆曰早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唐馮贊雲

南齊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

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唐劉訥言

南齊徐伯珍兄弟四人俱白首相對時人謂之四皓見

八十

行年錄

老年

重

南齊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梁下短柱是柁木去地四

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節上黃色鮮

明漸漸長數日遂成千佛狀向目指爪及光相衣服

莫不死具如金鏤起隱摩之殊軟嘗以春末落落時

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

思莊不復任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老思莊父九

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西陽雜俎

南齊蕭惠基父思話於曲河起宅有閒曠之致惠基常

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江南通志

梁傅映字微遠兄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至俱權日暮

不返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

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笑之初本南齊作

梁沈約銅栢山金庭館碑早向齒樓屏乘情累留愛囁

壑托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南陽府志

梁夏侯誼字世龍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

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梁楊公則字君義時議北侵以公則威名素著詔假節

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遊疾謂人曰廉頗馬援以

年老見遺猶力請用國家不以吾朽儒任以前驅見

知重矣夫豈可辭馬革還葬吾志也力疾登舟至洛

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疾篤卒帝甚痛惜之陝西志

行年錄

老年

重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

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

笑曰是將正卿唐劉訥言

元魏寇祖禮與兄祖訓金考友敦睦白首同居

後魏李廷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曰

懷博之俗世彌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

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工臣已

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與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

錦萬里謹奉明教不敢失墮時楊寬在側不曉使博

子升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處論高談專在榮利太

守初入境百姓皆懷懼叩頭以美其意及代還即以

其博舉之言其向背違於反掌洛陽伽藍記或作延實

北魏陸麗封平原王再三讓不聽乃啟曰臣父歷奉先  
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  
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裁過恩聽  
遂所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  
也乃以其父侯為東平王

北魏荀濟見執楊情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此此氣耳  
何關遲暮乃下拜曰自傷年幾摧頹功名不見舍兒  
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欲扶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  
其才將不殺親謂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  
軍高澄何謂反于是燔殺之

東魏崔伯謙字士遜為鉅鹿太守事無鉅細必行親覽  
行年錄 老年 圭

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白髮公不慮不決此  
志

北齊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粗而帶急恕曰盧郎  
腰粗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  
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北史 已入少年頗  
異作元魏又作邢郎

北周庾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儀鶴髮注白髮也列女傳曰髮如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蓬頭歷齒 三少劉熙釋名咽如鶴皮髮種種而逾短  
眉影影而競長 甲字音盧蒲雙在請日余髮如此種種  
余髮能為庄種種短也 竹杖賦  
又云別有九棘雁眉三梳

北周寇儁字祖儁武城元年進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  
宗特欽賞之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帝不覺  
屢為前膝及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  
欲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  
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惟積善者  
可以致之何止見重于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  
為榮 保定三年卒  
時年八十

北周張羨年老致仕隋高祖徵至賜以几杖羨上表勸  
以儉約優詔答之 卒年八十四

北周于謹位高志謙功臣中禮遇終始無間保定中以  
為三老 大同 志

行年錄 老年 圭

北周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息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  
馬驚墮地損折肢體終亦不改 平陽 志

北周王士良字君明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  
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

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隋樊子蓋字華宗陪宴積翠池煬帝親以金盃屬子蓋  
酒曰良笑嘉謀侯公後勳即以此盃賜公用為高年

之瑞

隋劉炫字光伯自贊云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  
數接後生又曰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返初服歸骸  
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

爾治緩步代車無事為貴又見八十

隋敬肅字弘儉帝取天下郡官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

而彌篤平陽志

唐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為方外遊下帷短牀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何身老

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互見童幼七歲十餘歲八十五歲

唐王顯與太宗有舊徵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爾

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爾耶帝笑曰

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

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玄齡曰

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三品取紫袍

行年錄

老年

毛

金帶鋤之其夜卒

唐英公雖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金燃輒焚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勸曰豈為無人耶願

今姊老勤亦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唐劉餗

話

唐王勃文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

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欲日以周易及老莊書自怡

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被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

潤腫有紫光晝能見星王述景仰撰書

唐中宗命侍臣為被河之戲以大麻繩兩頭繫十餘小

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為輸時七宰相二駟馬

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射帝巨源少師唐休璟

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為笑樂

唐李嶠字巨山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

卒惟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袁天綰天綰曰卿

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為

惑又請袁天綰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

坐寢至五更天綰察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

絕初大驚怪其久復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

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

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

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

行年錄

老年

毛

臥青絨帳帝嘆曰國相如是華大國之體賜御用繡

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

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

用舊者定命錄嶠前與王楊按跡中與崔蔣齊名

榮尚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

唱李嶠詩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

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

誰詩或對曰李嶠因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

才子也唐孟郊本事詩

唐賀知章字季真晚節九誕放遊嬉里巷自號四明狂

容浙江志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領雪

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情嚙穴樂生堯世感荷聖恩唐王

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唐王維詩老來懶賦詩惟有老相隨又冬夜書懷詩麗

服映頰顏朱燈照華髮漢家方尙少顧影慙朝謁又

嘆白髮詩我年一何長髮髮日已白俯仰天地間能

為幾時客

唐呂向字子回始生時父及客遠方存亡莫知音信累

年訪求不得一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惻然心動物

色問之乃父也向抱頭號慟且悲且喜帝聞之咨嘆

行年錄

老年

五

以為孝感所致官岌朝散大夫賜綵錦樂工娛憚其

志陝西

唐李白行行且遊獵篇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

何益又古風徒霜鏡中髮蕭彼鶴上人 又中有綠

髮翁披雲臥松雪不嘆亦不語冥棲在嚙穴又惜餘

春賦春不留今時已失老衰颯今逾疾恨不得掛長

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

唐裴休晚年披毳衲于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為俗情

所染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宋周

辛雜識

唐常應物嘆白髮詩還同一葉落對此孤鏡曉絲纒下

難分楊花復相繞時役人易衰吾年白猶少

唐衛大經篤學善易口無二言解令孔慎言造門就謁

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先鑿墓自為

誌文果如筮而終

楊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

且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捏人言吟詩多所致唐王

謹語

裴度除夜嘆老迫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金門

唐馮贇雲仙雜記

唐劉禹錫暮年與裴白優游綠野堂有句云在人稱晚

達於樹比冬青又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英邁

行年錄

老年

卑

之氣老而不衰羅佑歸田詩誌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

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宋唐庚文錄

唐孟郊詩志士白髮早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

有味許顯彥周詩話

唐孔戣為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尙壯上三冊

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

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

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



唐杜祜字君卿嶺南節度使召拜尚書右丞復相德宗  
年老以太保致仕元和七年卒贈太傅諡曰安簡  
行兼修而性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為政  
典二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祜以為未盡因廣其  
典奏之優詔獎美 廣東志

唐沈千運元結篋中集云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振  
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 浙江志

唐白樂天洛中九老會序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  
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子亦次焉於東都敞  
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  
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以記之或傳諸好事  
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

行年錄

老年 聖

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  
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  
猶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時胡景年八十九吉收八  
十八劉真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慎八十三張碑一  
潭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  
二人未滿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會中遺老李元爽  
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 詩入各人各歲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鬢老滿成不庇身蜂蟻蜜狹屬他  
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 曹安編言長語  
唐李德裕常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桑木請謁焉  
闕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

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  
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  
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  
有能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隨使  
而至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為二琵琶槽自  
然有白鶴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  
中一為失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 廣異記  
唐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作亭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名亭曰休休作文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其故量  
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情長  
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為耐休

行年錄

老年 聖

居士  
唐獨孤及晚年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唐書  
唐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  
出前驅曰迴避新即君逢曰莫貪相阿婆三五少年  
時也會東塗西抹來  
唐褚載字厚之有詩云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  
得安  
唐許棠以晚年登第云自得一第輕健愈於少年乃知  
一名孤進之還丹也  
唐劉蛻字復愚寓居潼川年老瘿文于南山刻石曰文  
塚銘曰文乎文乎其有神乎山木為真將利其子孫

于四川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落花顏色

改明年花開誰復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

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識語然死

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過害方應

唐新語

孫山年老成名有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裏探

花郎

長安孫逢年日一醉無虛席妓妾曳綺羅者二百餘人

晚年衰德商皆紳齋空虛如樓閣而舊好不衰長安

行年錄

唐馮贊雲

唐朱忠亮字仁輔為節度使吏白老卒不任戰可罷答

曰古於老馬且不忍棄况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開

志

唐文明年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有女郎數輩

攜尊來飲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過令不通

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翠綵

下坐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

賀若弼美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喫又無髮故造

此冷

唐天復元年杜德祥胸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

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

有孤貧屈久宜令以名聞特勅授官故德祥以松等

塞詔各授校正制畧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

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為詩此

外無他能時號松啟事為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詞

苑優博松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闕人

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又

見七十

唐王元寶者年老好戲離出入里市為人所知人以錢

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王老盛流于時矣西京

唐周傑避地嶺南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

行年錄

不出

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

唐詩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

緣

後唐時高郁為楚王馬殷謀主鄰國疾之殷子希聲聽

反開矯殷命殺郁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

吾老耄政非已出使勳舊橫罹冤酷吾亦何可久處

此乎江南

後唐梁延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行在交

遊變為俠警發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常自謂筋力

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

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耳光憲乃回顧曰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宋周羽冲三楚新錄

五代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國朝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决膜去內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于地下足矣醫人治之復故

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談

五代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許事世亂年老無復官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于法雲

行年錄

老年 聖

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禪將馬殷劉建鋒輩率衆南走瓊因強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精神錄

宋宗室德文字子征雖老嗜學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真宗以其好學呼爲五秀才仁宗稱爲五相公以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老年七

宋葉元福天福中擊漢契丹以功累官至檢校太尉宋初加檢校太師老年筋力不衰人言尙堪領兵必大

喜太原

宋王溥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居富貴久奉養奢後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

人呼之乃替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酌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禱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替者笑曰更

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益無之其人又細數之

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臍肚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

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宋元懷初掌錄。又見百二十歲

宋張齊賢字師亮致仕歸洛陽得裝晉公午橋莊鑿渠

行年錄

老年 聖

通流栽花植木日與故舊携觴遊釣其間嘗咏詩云千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五府九尙書

宋李昉字明遠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思白樂天九老之會且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八十太常少卿李運八十故相吏部尙書宋琪七十

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七十吳僧贊寧七十鄂州刺史魏石七十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水部郎中朱昂

七十欲繼其事爲宴集會曷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

乃着一僧唐世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卽世此事不成

宋梅侍讀詢晚年躋于祿位而病足嘗撫其足而誓曰

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北堂書鈔

宋趙宗萬祥符中詔舉遺逸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獻

跋驚傳以自見朝廷不奪其志賜以羽服浙江志互見少壯

宋韓琦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

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

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

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琦雖在外其心常繫

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緇則終日不食

宋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

行年錄

老年

四

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卽出

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

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孫升君字談圃

宋睢陽五老圖詩序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

遐齡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官師相國杜衍十八

雅度敏識圭璋蠟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

得謝君門祝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

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渙十九故衛尉河東畢

公世長四十九兵部沛國朱賈八十駕部始平馮平八十

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

詩酬唱詩見各人各歲怡然自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

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為

盛事距茲數百歲無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鉅美

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矣以鄉閭世契倍厚常品今

假守留餘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

詠誦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附歐陽修

謝借觀五老詩脫游軒冕就安閒笑傲邱園縱倒冠

白髮愛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

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

傳看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沈士林下清錄

宋歐陽修弔石曼卿詩乖離四五載人事忽焉殊歸來

行年錄

老年

四

見京師心老貌亦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

不少下瀾若與世疎驕驕當少時其志萬里途一旦

老伏櫪猶思玉山芻○贈姚闢詩著述須待老積勤

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尙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

獨昏眩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歸田詩乞身當

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思白兔答公儀憶鶴

詩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

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膠繼履絲髮既非老者事

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答聖俞歲日書事詩年光

向老速物意逐時新○上致政太傅杜相公詩貌先

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遠始乞身○會老堂詩出處三

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解官後答韓魏公見  
寄詩老為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齋宮思  
聞鶯寄詩原父因而有感詩老來何與青春事閒處  
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會老堂致語俱見本集戲書云人  
老思家甚年少身閒泥酒過春寒。贈王介甫詩老  
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採桑子詞去年  
綠鬢今年改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何人憶謝公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聞樽前  
笑語同。又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  
老去光陰速可驚。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

行年錄

老年

辛

曲重聽猶是當年醉裏聲

歐陽永叔王文試貴老為其近于親賦有進士散句云

親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宋元樓附掌錄

宋歐陽修蔡州再致仕表云伏望俾其解組官庭還居

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

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汝寧府志

宋陳秀公丞相與元叅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

元安否曰叅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

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

間羅列甕罍甚多上皆以青帛裹之具題曰元叅政

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幼至老每

食度不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  
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藉委棄其餘為掠刺所罰  
至于減筭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  
福莫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云何遜春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者  
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數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  
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  
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以為然宋敏求  
宋魏罔野之子仁宗祀明堂詔求遺逸草萊年者德茂  
者知府直史館李昭遠薦閑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  
號清逸處士互見少壯八十四歲

行年錄

老年

辛

種放隱終南山至老不要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

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宋王銍國老談苑

宋王元之壽域碑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

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無鍵而閉夜無啟而擊東西

不吾戎夷南此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澮

天地離合我其肩鑄春秋啟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

幼者茁茁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

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

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澮恭乎肩鑄儉乎門戶使風

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伴老氏之臺廣狹法華

胥之園樂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窮道

既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驅之興賦後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壤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竄起數彼角張刑巢蔽空憲經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瑩卒乘鱗集敵吞鼓頽蠶食喉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烟蒸霧障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山豨搏人水蟲射影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禮乞言于東序展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敬載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

行年錄

老年 五

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於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反淳則無法死者矣于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變和律歷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與除害之利五穀豐順兆人克寧則無天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寶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愛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游乎瀟瀟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某亦壽域中之一民其知我帝力得無

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後之域基奸址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宋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謬之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囉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王景仰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

行年錄

老年 五

年德高者為者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殿曰耆英堂命閩人鄭與繪像堂中共十三人各賦詩司馬光為之序時富弼七十九文彥博席汝言俱七十七王尚恭七十六趙丙劉几馮行已俱七十五楚建中七十三王慎言七十二張問張燕俱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六十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養潞公不從令鄭與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于是與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賈

公會送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圃古利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

詩載各人年內

宋司馬光耆英會序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與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于洛者潞國謂韓國公曰凡所為慕于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地之饋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買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縞衣

行年錄

老年

聖

取其敵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國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為天子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宜舉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于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願以官守不得執厄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過其為請公嘉羨如此光未七十用秋監盧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尤序其事光不敢

辭時元豐五年正月端明殿學士茅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會約序齒不序官為具務簡素朝夕食各不過五味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罷酒巡無莫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祭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遺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四月日押

宋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于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暮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至魯穆

行年錄

老年

聖

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公諫諍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慶來聘執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宮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聞其年曰何壯也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經理庶務酌酢事物彈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德廣

宋司馬光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席汝言七十八歲安  
之王尚恭七十七歲正叔楚建中七十四歲不疑王  
謹言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  
十五歲口孺成詩用安之前韻云七人五百有餘歲  
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關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  
輝又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  
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  
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泚公於資聖  
院温公取神宗途公判河南詩隸于柳曰許瞻堂塑  
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行年錄

老年

垂

司馬温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  
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  
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直得策未  
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取間聞鶴髮翁

葉夢得石  
林詩話

宋劉几字伯壽者英會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崧頂回  
則于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  
干歲登頂七十四次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共遊至  
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高峰頂  
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玉海五  
見七十餘  
七十四  
七十五

宋蘇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命賦述志卒以  
成書

宋會幾字吉甫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鬢髯皓  
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  
紳推重焉修神宗實訓書成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  
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  
尚不負陛下拔擢帝閱勞孝宗受禪上疏屢請老乃  
致仕年八十二西江志

呂東萊嘗稱會子固謝歷日表云臣幸備藩預聞告朔  
去親方遠已鶻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  
以為妙處全在晚字會聖後  
耳目志

行年錄

老年

垂

宋蔡挺字子政在涓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  
人老之歎優伶歌之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拜樞密  
副使歸德志

蔡君謨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元袁機  
澄懷錄

宋張載在雲巖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  
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  
告所以訓教子弟之意陝西志

宋陸藻知泉州崇尙高年招致郡中謝事五老藻賦詩  
云五老三百九十七俱生仁祖承平時名齊廬阜久  
傳世身異商山深采芝

宋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



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每臨  
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  
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為難然筆

宋龐籍請老或謂曰君精力克壯少年所不及况至上  
眷顧方殷何遽爾若是籍曰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必

待筋力不支明主見棄豈知止足之謂耶上表凡九  
手疏凡二十有餘朝廷終莫之奪以太子太保致仕

卒諡壯敏北直志

宋王洙好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褫襟服則

玩閱至老不倦王氏談錄

宋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

行年錄

老年

老

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盤如龍蛇飲其水

故壽圖經云即老澤也夷堅志平時無人至其處關

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在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

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

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壯

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

延入布蓐席而坐客謝曰中夜為不速之客庖僕尚

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冷明當償值矣翁曰幸不

獨食見鄙敢論值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

席間環以梳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然一物

如小兒狀置于前泉莫敢下箸獨壽卿啜食少許翁

曰吾備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

皆不願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進

徑傍舍亦皆爭相延饌曰茲地無租稅吾斲山為隴

僅可播種以贖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

賢何為肯臨之留三日始出山凡在彼所見百人其

少者亦龐眉白髮畧無兒曹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

味而壽亦衰 青城山西北中有平阜如秦人之桃

源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謂潛夫張不群

因入山採藥淡旬不返見一老叟致敬而問之曰吾

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知李雄之祿不永罕吾輩居

此為終焉之計云 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遊青城

行年錄

老年

受

請老人村坐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值老人曰子視

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孝

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四川志

東坡云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

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

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

蟠桃棄其核于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

觀之三子者與蟬蛻朝菌何以異哉皇甫庸近

筆記略云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

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

壯而東坡怯

宋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

永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致此宋劉峻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

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

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元袁棟

宋米元章書長壽巷三字後兩句云人是西方無量佛

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何人詩或曰元章自作也老

室詩

宋雷德遜任諫議大夫深明易義王元之上詩其略云

當時直氣壓朱雲老作皇朝諫議臣題詩野館光泉

石講易新堂動鬼神陝西

行年錄

宋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自成誦于口至上

前展奏自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

其奏目宗且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方

覺之遂乞致仕宋彭堯墨

宋楊孝本字行先以直秘閣歸老時存亦以高年掛

冠日與賦詠號啞啞二老蘓軾嘗贊其直曰道不二

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

宋任愿字謹叔熙寧二年遇青巾者欲授以術曰能點

鐵為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

家寒綿暑葛日食青鮮自謂險分常恐召禍安敢學

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直知命者也子當有

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劉俠

宋孫詭元祐末棄官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朱光復

賈亨彥張景達布衣唐愈為七老會五日一集時人

榮之

宋元祐間子由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

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子由亦云然貢父云觀

君為文強記甚敏子由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小記

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志觀君昆仲未嘗抄節

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蘇軾

宋楊訓字公發初與蔡京同學後京當國余深備道京

欲見訓之意訓曰某三十勤力學問今老矣榮除非

行年錄

所望他日蹟足豈能僕僕與諸公為嶺嶠之行耶故

卒老常謂人咸高之

宋董敦逸字夢受嘉祐間使契丹歸而鬚髮盡白上疏

詆蔡京忤旨誦知江州久之上問白髮御史安在召

還諫議大夫江西

宋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

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崛強猶昔必

欲殺之具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尙書省後鼎不食而

死臨終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

本朝又十年放還海外逐客獨李朝北歸矣初有金

明縣道士自稱白雲片鶴游斤見趙鼎大呼日中與

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再與

五年為相有重名晚蒙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  
德瞻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鴻果卒廣東志

宋晏敦復字景初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敦復與尚

書張燾等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府

地且久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况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卒不能屈

宋紹興間有老卒失其姓名一日留題于譙樓上云書

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

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莫知其處廣東志

宋胡旦喜讀書晚年喪明令人誦經史憑几聽之

宋王繪鄧璋俱有才名胡安國提舉湖南學事詔舉遺

逸安國以繪與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

行年錄

老年

空

以勸為學者

宋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

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閒藍驚曰

吾雖有意而未發也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為手中一

道紋分明孫若孚

宋陳嶠閒居詩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見五

十六

宋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劉貢父

宋吳駿字晞遠通判永州仲老龍圖祖秀實寄詩云官

路聲名二十年江鄉舊仰二車賢推將事業歸塵外

收得工夫到酒邊解榻幾間招隱士炷香終日對常

編明朝况是登耆哲早晚蒲輪穩着鞭年七十

宋秦檜晚年昏老倦于為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燧

處决辦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檜亦自知而危疑

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庭議論如何曰但只聞人言

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檜有慚色徐曰然

則古既不乏老夫何媿乎楊退而言于子弟曰秦公

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矣未幾果殂宋張仲文白無

宋晁冲之詩男兒更老氣如虹短髮何嫌亂似蓬欲問

桃花借顏色未甘著笑向東風

行年錄

老年

空

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師錫追次唐路德延孩兒詩韻

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云鬢髮盡皓然眉分白雪鮮

過遮延客話僮僮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

假温推擁背借力仗擔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

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

耳聾如塞續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鞞鞭

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囊尚食錢膠膠乾膠膠粘黏冷涕懸

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撻擡衣頰換扶持藥屨煎

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

房教深下暮牀造厚鋪毡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

看嫌經宇小敲喜聲圓食罷羨流袂孟餘酒帶涎  
 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裘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  
 長吁思在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  
 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  
 養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怒僕空睜眼啞兒謾握拳  
 心驚懸蹴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欲摧厖似飽驚  
 觀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錢  
 已聞捐几杖寧更佩常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  
 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東山屐惟存負郭田  
 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  
 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東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

行年錄

老年

壺

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  
 鷄皮塵漸漬齧齒食類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  
 喜逢迦佛會差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堵危索減埒  
 好生焚鳥經惡殺拆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  
 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張師錫老兒  
 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宇小不免是老僧  
 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朱承爵存錄堂詩話  
 宋余良弼勤子課子嘗教子詩云白髮無憑吾老矣青  
 春不再汝知平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丈夫  
 幸有明窓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頭  
 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宋王觀莫惱翁篇云穀垂乾穗豆垂角兩足年登不勝  
 樂鳥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盆翁自酌翁醉不知秋  
 色涼兒持翁鬚孫撼床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詩話  
 宋王豐父拄杖詩老境得為工整伴醉鄉還勝子孫扶  
 詩話  
 宋歐陽光祖詩白髮駸駸吾老矣名場從此欲投簪時  
 汝愚列薦方欲名用而汝  
 愚去國光祖賦詩有此  
 宋傅自修字勤道監泉市船務秩滿後番商為貪吏所  
 困彌泣听下或詰之對曰昔官有鬚而白者王我故  
 多載今不見此官人者吾輩所載衆奪殆盡聞于朝

行年錄

老年

壺

由福建機幕除提舉福建市舶推髻之民舉手相賀  
 宋鄭可復字彥修他無所嗜惟喜古書祿俸餘貲悉以  
 市書手自編錄晚年積至數千卷  
 宋杜介之真純野逸有隱士風李光贈詩云白鬚映紅  
 頰疑是羲皇人  
 宋呂居仁罷官歸作詩留別顏岐云昔日同升夫子堂  
 如今俱是鬢蒼浪歐嘗從呂榮公學贈居仁詩有云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  
 宋慎知禮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一周每開卷必正襟  
 危坐不少懈浙在志見十八  
 宋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  
 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

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宋朱熹晚年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上兄以當之鄭可學字也

宋朱熹晚年家居題桃符詩愛君希道泰愛國願年豐則見公非不欲仕但道不合則去耳又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

衰疾多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且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兩一則寬胃養氣

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

宋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

行年錄

老年

壹

之不能然其肯深矣某已叨國恩許致其仕本未敢

遠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于動作遂不免避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

之京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

宋周必大序孫觀鴻慶集云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

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

復天假之年磨淬銀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傳語

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 又云天門劃開詞章上達

論撰次對聖書繼下年雖盡老親為謝表至于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詞少壯

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在受尚

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見童幼志

宋林諫之詩鶴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

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者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

行年錄

老年

貳

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

嘗辨之謂當作幡字音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幡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為幡音波取幡幡

黃髮義宋葉安日齋叢抄宋董琦涉世不偶更折節為儒生老年漸屏家務即所

居傍藝花果以自娛西江志。五見二十五歲

宋方大珠字德潤淳祐二年帥廣鄉飲酒禮久廢命賓佐與領袖士討論之禮樂器服悉還古制一行之拜

七十有奇膝席以宴漏過三十刻時已邁而終禮無倦也

宋鄭春卿字榮伯甘貧樂道卜築南山之阿而老焉郡

守章清訪之春卿謝不能肅詩云在陋槐無顏子志  
過蘆難稱魏公心望塵不敢希潘岳雲滯山頭雪滯  
簪自是高臥年九十六卒

宋朱昂字舉之晚致仕自稱退叟招弟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眉壽時比漢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  
致政坊自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晚歲自為墓誌卒  
年八十三

宋袁長吉字叔異秩滿致仕擢委順翁徜徉林泉托興  
吟咏雖老手不釋卷

宋孫冕字伯純守蘓州甫及引年大書一詩于壁有曰  
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遂拂衣去詳見

行年錄

老年

七

宋薛據書成劉克莊謝子強愛而薦之云落垣置筆華  
皓不衰上可禪乙夜之覽觀下可實崇文之蕪貽

宋薛高字寧仲棄官而隱讀書作文至老不休陳謙贈  
詩云萬卷編抄高似室一門師友重如山

宋狄棐字輔之知河南府有貴人過言將授棐棐退謂  
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汗耶

宋傅崧卿字子駿自國家多事每與客言及輒憤訖或  
至流涕覽鏡見齒髮衰皓嘆曰吾遂無以報國家而  
死乎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惜之

宋徐端字矩叔晚歲彌篤矩病叟叙平生大畧授其子  
俟厲續刻石表墓自作祭文挽歌超然無所芥蒂一

日手錄忠孝大致數百言集家人對酒索筆書曰若  
以為多少未了以為未了何時而了題曰了了道  
人自贊授筆而逝

宋沈莊可宣和間進士嗜菊庭植嘗數百本晚年退居  
益放情於菊後以九月九日死朱文公哭之詩曰愛  
菊平生不變錢此君原是菊花仙正當地下修文日  
恰值人間落帽天生與唐詩同一脈死隨陶徑葬千  
年如今忍向西郊哭東野無兒更可憐江西志

宋危稹字逢吉知漳州乞歸提舉崇熙觀與鄉里耆老  
七人為真季會卒年七十四 西江志

宋喻偁字伯經從諸緝紳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多  
不合偁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

宋王有開字守仁晚慕賀知章為人黃冠野服逍遙物  
外年八十四卒浙江志

宋魏了翁字華父竹史彌遠謫官嘗言自結髮遊聖人  
之門窮探遠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  
他道益未遑及也

宋齊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  
久不歸省于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罹不  
問然士論薄之

宋彭乘舉進士登相國寺閣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

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樂乎遂奏乞歸養四川志

宋陸游詩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又詞云

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四川志

宋周遵道豹隱紀談云杜工部詩髮短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鄭都官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傅云

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顏陳后山云髮短愁催白顏

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宋胡仔茗溪漁隱云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

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

矣

宋陳龍復字本叔泉南安老儒也與天祥同舉進士德

行年錄

老年

完

祐初退居家食至天祥軍南劍時始辟為督府參議

時天祥幕下多名士龍復獨以持重老成推備輩天

祥每有開焉後分司潮陽號召諸路四方豪傑響應

天祥由是得入潮為討賊之舉至則棧糧已具鄉兵

多練習水戰天祥賴之未幾從至五坡遇害時年七

十有三廣東志

宋沈作誥寓簡云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勸無

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于身無病于心無念于人

無在還于世無交涉于妻兒無愛戀則亦于死生無

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于無豈不快哉

宋曾珪字天錫始自得于佛老晚聞正學探幽眇頓改

故意既得疾即告訣人怪之珪曰死生如晝夜不足

多憾索酒三飲之連呼曰吾逝矣聲絕而卒西江志

宋潘及甫字憲臣晚得目疾每命子姪執筆讀于前未

卒前一日猶卧聽周書漢史口占詩以遺親友江右志

宋鮑彪字文虎為封司員外請老賦詩曰此身甘作老

林泉縮紳高之江右志

宋沈括字存中博學有文晚年釋舊所聞見名夢溪筆

談二十六卷浙江志

宋李無梅字行中高尙不仕以詩酒自娛晚年治園亭

名曰醉眠江右志

宋李龍字和父劾元白歌詩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

行年錄

老年

卒

墓銘云孰生子孰死予子自不知為文之徒詩之徒

今瘞于斯孰知伯道之無兒未幾死趙文曜為誌葬

之河道兩山間梅樹百株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

林李君之墓元賦補之賦楚辭客談

晁景迂曰吾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凡為文者宜略識字

沈士林下清錄

宋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

張公昇少師趙公概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

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至八十一又一人

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宋清錄

記

金王雍謂宰相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

金蓋時敏號西村幼時免乳及長積善好施年老如童一日無疾召集親朋攝衣危危坐取筆書偈而逝東山

志五

金馮志恩依先人茅屋以道自樂平生未嘗有疾及年老行不杖坐不倚氣爽神清自有餘光見者疑為神

仙五見九歲

金許古字通真進士官右司諫乞身還伊陽性嗜酒老而不衰每乘舟村落間留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

行年錄

老年

圭

上老稚奔走爭為之挽舟數十里不絕河南

元史天津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祖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

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効之心不異疇

昔耳上大喜蘇州

元海上老人隱姓氏住渤海條山洞中時與山左右耆老相遊息遇金亂年荒諸老憂切不釋老人曰從吾

入海以度年儉入海煮石而食甚甘美次年諸老皆肥澤而歸北直

元邢政官禮部尚書手書十戒以自箴老號錦衣散人

元張德輝字輝卿與元裕李治遊封龍山時人號為龍

山三老率年八十

元許有壬至正十七年以老疾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

十年至正十七年致仕乃年七十一時也。五見童幼

元李天祐字君佐為武畧將軍自得代曰吾老矣奚復官為當歸問鄉社與故人子弟為歲時豚蹄杯酒之

樂耳未幾以疾不起享年七十又一吳職李將軍墓碑懷慶府志

元郝修已官刑部郎中年老乞骸骨免歸負囊步屨道里間關上疑其有私詔回驗之止携俸一錠而已既放復驗則前金稍減矣詰之則曰為旬日路費故也

行年錄

老年

圭

上悅曰真廉官也賜所居紫金山東至大水峪西至照殿南至石門界溝北至沙坡為養老計且命子孫

世守之賦其稅五十焉平陽

元韓擇字從善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始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知而皓首不知可

平陝西

元袁煥嘗自贊其像云官高而不知其貴道遠而恒自退不時乎時而心乎憂世虛靈衆同中正獨異惟孜孜于聖學不知老之將至江南

元洪淵號沐齋晚耽邵子易學揭先天方圓圖於屋壁扁曰環中年八十一而卒西江



元楊乘字文載張士誠欲招致之笑曰吾豈事二姓者哉命子具禮享先祠畢起行後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分自縊遺書誨子以得全臣節為快南陽志

元楊維禎字鐵喙為浙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為武康尹入明五司閩浙文衡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勝克恭為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至一百餘年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為明初三遺老 維禎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榻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嬾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輒樂恕

行年錄

老年

志

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山堂肆考

將復軒編白髮詩勸君休無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業風吹上北邙山元蔣子正山房隨筆

元顧阿瑛放道迹異鄉甘與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

陳繼儒書畫史

明朝大臣至眉壽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九四王端毅九十三尙書胡公拱辰陳公雍俱九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尙書湛若水年九十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嘉靖末喻尙書茂堅萬歷

初王尙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尙書純以九十卒應尙書大猷今九十四尙無恙諸子俱貴顯其尙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淡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徒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俱八十八馬端緒文升林司徒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王安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朱宗伯恩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勳崔司空文奎賈文詠

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准胡賓客儼劉君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文

行年錄

老年

志

莊欽順顧官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僖瑜尹恭簡曼李襄敏乘閔莊靖珪焦泌陽芳李恭襄鑑劉司寇纓聞莊靖淵俱八十二徐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寇泮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衷何司馬鑑雍司徒泰王司寇鑑之孫司徒交楊司徒渾俱八十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晚達者劉文介儼以四十九會學士榮以五十四庚修撰卓以五十八俱登狀元金編修達以五十八元及第惟張文忠四十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年亦奇遇也王世貞皇朝盛事明初倪瓚字元鎮晚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剎洪武

甲寅還鄉無家寓姻親惟高家中秋賞月以脾疾  
戒飲凄然不樂賦詩云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  
不自支不久竟卒

明宋濂字景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及致仕歸青

蘿山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四川志

李良知號孺野武學教授乞休歸與張治邦孫豹黃谷

高家爲太丘五老有漢陳實之風歸德志

明周伯玉不仕明初復被辟曰臣老矣無能爲也以處

士終廣東志

明方處漸樂平人洪武初以老人奏民情太祖嘉納賜

衣服靴襪鈔錠旌其直義授之官辭不受江西志

### 行年錄

老年

幸

明劉子字永泰洪武初以賢良徵至京召見便殿講說

經書敷釋詳明將授之官于以年老力辭太祖以其

言誠懇不奪其志賦詩賜之俾還山江西志

明閻正叔侯伯正泰定中同舉進士洪武初並被徵至

京深衣幅巾入見以年老辭不願仕太祖見其鬚眉

皓然禮之使歸俱以壽終于家陝西志

明盧迥以貢入太學元夕太祖微行聞書聲若欲泣者

扣扉詢曰花市曷在迥未意其爲上也曰客何問

家二大人白髮紛如是在天涯安能樂此耶與語久

之上悅詰且召對復稱旨授戶部主事浙江志

明董倫建文時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

堂扁及髮几玉鳩杖賜之成祖卽位倫年八十餘致  
仕每念革除悵悵吁嘆數日卒 王泌東朝記作太  
祖某年七月十一日賜學士董倫云云

明茅大芳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

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鉄

騎過天河關中世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

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

明解縉吉水莊西十老宴集詩序云蕭侍御楊忠襄文

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先生爲之倡和

而隨之者蕭之良曰從字與善衍字樂善楊氏則思

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彥敬劉氏子通合而命之曰

### 行年錄

老年

幸

莊溪十老相與月爲一會會必飲飲必賦詩循環然

亦時有嘉客若歐陽先生師尹孫廷望廷璧率修家

季父原濂雞魚蔬筍取具隨時而文字之歡樂近所

未有也西江志

明全幼孜羅氏老人亭詩序羅故吉水望族宋南渡以

來世多長者享年之久或八九十或有餘歲其時

官府存問高年出于羅氏者先後相望由是見稱于

時莫不以爲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

其後子孫蕃殖春秋會合揖拜至合無所容則又榜

亭于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亭曰老人亭

明毛倫字有倫晚年與鄉先生陳中復馬斯道徐和仲

優游半村之間以詩酒琴棋為樂

明張績甌山續之弟也以貢試大廷高等耿尚書定向

勤入國學績謝曰吾兄衰老平生甘苦節吾茲欲亟

受一官資祿以養銓次方及而卒

張寧云指揮胡繼父宗伯公得宜廟賜物如錢大者二

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為

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

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又

孫景章一具復然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刺

似聞其名為俊遠方洲雜錄

明蔣瑤清節動天下自揚州守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

行年錄

老年

夫

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嘉之

明桂璵字懷英自幼至老手不釋卷詩文克積稱紳士

夫及門謙益者無虛日相語不以名氏尊之曰古香

先生

明劉崧詩集自序云余也方幼而竊銳于學迨壯而未

之克既強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維

往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不覺悲憤

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西江志 互見十歲十六十九歲

明蔚能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問所由能謂同

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

受責降未嘗有後言

明李士亨驪竹野通籍二十年夫人兩承恩為命婦服

止布素出則徒步至晚年精心理學課諸子名之曰

養德養志後二子捷南宮人人謂清白吏子孫自是

昌大云四川志

明徐曦字叔磨官文淵閣纂修父晚香翁年高乞歸養

翰苑諸公各以晚香堂詩文贈其行浙江志

明陳滄天性孝友比晚歲手現全孝字紋亦奇徵云浙江志

明汪懷字惟德周歲失父往來吳楚以贍母養一日寓

吳賦懷歸詩曰乘風消夜鶴鳴孤一曲夷猶過鏡湖

粟里書陪三迳菊錦江何羨四腮鱸夢回巫峽猿聲

行年錄

老年

夫

切目斷衡陽雁影迂白首歸來猶及養北堂稱壽學

萊夫士夫嘆曰隱君子四川志

明工部尚書周恂如巡撫南京畿內及浙水諸郡久矣

禪心竭力思所以利國利民不知其年之老而身之

病也然猶憂動不少懈天子聞而憫焉俾致其事以

去公既得榮歸故鄉士大夫素相厚者皆為喜徵言

以贈行西江志

明王鉞隆居翠屏山驪竹壑老人言動不苟侍御方昇

贈以詩曾向塘宮折桂花歸來林下度年華於今兩

鬢俱成雪萬竹森森暮景餘四川志

明兵部王功應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為都御史

二公為內閣李賢所忌嫉吏書王翱附之皆得外補

竝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

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翱見之曰柯君此詩益

謂我也祝允明九朝野記

明蔣昇字誠之弟冕字敬之昇陞戶部尚書數月以老

疾辭賜勅褒諭命有司歲給輿隸馳驛以歸無何弟

以少傅致仕扁其堂曰賜閒相與優游林泉兄弟完

名海內罕儔也廣西志

明曾鵬字元翰備兵都勻以足疾乞休疏三上不許乙

未入覲時武定侯郭勛當國外官多餽遺者鵬曰吾

平生不能阿諂今老矣奈何白首改節會有啣之者

行年錄

遂歸廣東志

明鄭宏與陳獻章廢和淡于勢利二子通顯其貧如舊

獻章以三代遺老稱之廣東志

明王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橋駕濤如逸驥馳野如

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颶之嘯六

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太羨不和大

烹不割元酒不麵大音不絃古鐘古磬俚耳不諧蓋

雄而古者也霍韞玉王文恪公集序

明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為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

榮已極壽躋耆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

梁中易流後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

勤

明凌漢字斗南為右都御史與左都御史詹徽不合被

劾左遷上憫其老命之歸漢曰臣願居京師後徽誅

拜詹都御史致仕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

今詹徽誅臣無後患故歸耳開封志

明郭璉正統初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

陳諸大臣皆乞去璉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帝簡任

受付託者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自新璉老矣

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體之北直志後子告年九十卒

明毛宗成母卒葬於室側日每往視至老而無倦焉四志

行年錄

明譚紀字廷憲父志聰有足疾左右扶侍四十年不少

問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不入妻室左右建思親

樓望親臺時復悲哀至老不替四川志

明劉觀文嘗曰儉則無求肅則無妄年及老耄猶細書

深揖不敢慢童穉

明趙禹字玉鉉為訓導薛文清曰先生為子而能肖其

親為師而能淑諸人為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

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身者矣

平陽志

明桑愈高暮年言及父母猶泣下食遇肯輒思其親年

七十九卒

明何景明簡粹夫詩云二十知學道于今猶未直白髮  
空愁我金丹不遇人懷慶府志

明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  
辰進士為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

提學副使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  
告歸侍養焉

明熊士章字文麓樂善好施至老不倦日坐市門見人  
有饑寒狀者即捐囊金與之有偽者亦捐金弗問也

年八十七卒

明陶銓字文衡以參議致仕與諸里居者為九老延齡

會平陽志

行年錄

老年

全

明余振英字仲英至京或謂曰曾謁劉司禮平書刺無  
用常體振英再三詰放出刺示之振英不答出曰吾

老矣不能俛首奄豎遂棄官歸浙江志

明陸樹聲云余晚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  
放不能抑首隔池每屈意摹放拙態故在乃知秉燭

不逮蓋遊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  
無多清暑筆談

明龔大章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  
自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

生吾足將何用哉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諡曰安節先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明廷拆晚年猶同子夢麒登華嶽絕頂題詩于上五  
華癸飲與魏杜諸君年皆七十餘為鞏山十老會年  
九十一無疾而終山西志

明余或字文域初號心隱晚年彌瓠落子自為傳有軒  
曰瓜軒自為記

明唐希臯字一齊晚喜白沙詩吟咏不輟病革或問曰  
此物如何格希臯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乃所

以格之也

明賈俊字廷傑孝宗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  
不意土木疏三上事雖寢而中不憚太監李廣為上

理髮前跪白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俊為朕省費渠安

敢出此言靴賜落一齒北直志

明袁義為楚雄衛指揮使墾田築堰修城郭建橋架匾  
畫久遠之計入覲上惜其老令醫為染其白髮俾仍

撫治以威遠人雲南志

明沈堯章家故有池臺復疊石蔬圃栽花藥而蒔菊尤  
多嘗被酒對花太息曰晚香晚香蓋自况云浙江志

明徐成字子正晚歲築園築閨名小瀛洲遇勝日邀邑  
中諸名士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時在會者多高年耆

宿風流文雅為一時之盛浙江志

明李傑字宗禹以母憂歸遂無仕進意且暮手一編絕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跡公府中貴廖鐘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潔

爲具柏之賓客待以舉酒不得已強往酒一再行即  
據席睡大鼾鐘懸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不勝杯酌矣  
少選起拭目理髻長揖徑去開封志

明廉靖字安卿令肥鄉歸林下與祝世祿史梓芳講學  
不輟劉司空贈以聯云衛公毫毫猶勤學陶令歸來  
不厭貧卒年九十祀于鄉江西志

明劉谷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爲主饋計流  
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昏悖即賢耶且有累如不賢敗  
德破家所不忍道汝寧志

明楊學可暮年蜀王召爲國中士子矜式賜田宅于大  
安門外駟馬橋北特書流水書橋題柱客清風精舍

行年錄

老年

全

讀書人十四字列其門學者稱爲清風先生四川志

明杜瓊字用嘉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遙自娛  
號鹿冠老人歸則菜羹糲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上  
築瞻綠亭時亦寓意筆耕浩然自足尤善畫眉巒疊  
嶂師董伯源年八十一卒出吳中在晉記

明劉鉉爲翰林侍講劉昌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  
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嫻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  
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濶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明毛晉字子晉初爲名諸生晚而博學嗜書其汲古閣  
所藏宋元人本甚多鑲板行世校讐皆出其手爲人  
敦孝友樂施予有司理贈之詩曰行野漁樵皆謝服

入門僮僕盡抄書湖南志

明吳瑞字德徵有別業在山西每棹小舟混跡田夫野  
老間自號西溪居士晚歲營墓地于陳題曰紫霞堆  
自爲文志之湖南志

明王用賓以貢令靜海未期投劾去曰枋奮而起者見  
吾見也泥蟠而卷者適吾遠也歸篋無長物讀書課  
子姓不改其常與同鄉別駕張應武巡撫溫景葵詩  
酒共娛飄然物外孺雲中三老大同志

明鄒野漁徜徉肆志一日居尚書廖玘家同諸新貴趨  
壁間漁樵圖詩云士林朽木歸樵斧宦海貪魚上釣  
竿須信竟夫原有意時人勿作畫圖看諸進士改容

行年錄

老年

全

受之後老年玘卒餓死鄉賢祠中北直志

明胡應麟云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長  
于行踴躍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  
馬長千金陵躍溪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乃爾乃  
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爲鬢絲興嘆甲

明呂需字時行晚年家居遊行遠近自製小車乘之勒  
名于上謂之安平居年八十卒浙江志

明莊仲祥父以苦學失明仲祥日侍側口誦古史數十  
則雖海寒深夜無間日老人畏夜長吾欲爲大人減  
刻漏也五見七十三歲江浦志

明楊彝長子志編成普安彝乞就養居普安東屯四而  
多松開軒其中扁曰萬松自號萬松老人

楊傑記云龍唐周氏五老同時子養其父而復養其祖  
之祖父鞠其子而復鞠其孫之孫又云觀周氏綵衣  
之樂則天下之昇平可知矣明一統志 西江志

明劉麟字元瑞晚好樓居力不能構懸籃輿于梁曲臥  
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西江志

明徐億字子義父母歿廬墓每歸祀先未嘗還內晚休

廬中喪畢不食鹽酪不栉髮者十年垂老遊城中市

人堵立張遜至家令子孫識之曰此徐孝子御史溫

如璋請建坊表之江南志

行年錄 老年 全

明吳倚字仕富少即託隱浪跡雲深晚年樹槐于庭自

號綠窻主人為詩曰懶向花黃占事業三公留與後

人封四傳兒孫果列卿

明耿復初字明善晚年不嗜飲惟讀書誦諸子嘗玩易

至節之六四歎曰宜退而進殃也可止而止無咎遂

自號曰安節老人年八十陝西志

明湯東谷循勸詩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

明陳五經嗣初家居王淮過之引其二子拜而乞文遂

為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

篇翰後一容頗無狀必欲五經為之辭而不獲因怒

曰若強我作須死耳容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

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  
觚而疾重遂以不起楊循吉 蘇談

明諸餘齡字雲泉善醫晚隱靈鷲山預知死期不與每  
語客曰我巾車馳城中起死人何得身為死人馳喪

車出城乎富終于此浙江志

明何東序工鍾王法為世所珍晚年右腕無力代之以

左平陽志 五 見二十歲

文徵明晚歲德尊行成海宇欽慕縑素山積喧溢里門

寸園纔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真贗縱橫一時硯食

之士沾脂泥香往往自潤然慧眼印可譬之魚目夜

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耋神明不凋斷烟殘渚篝燈

行年錄 老年 全

夜作故得者益深保愛如珪璋王禪登 丹清志

明徐弘澤字春門工詩畫書號春門三絕晚登峨眉絕

頂得山水之助歸而益工詩畫自號竹浪老人年七

十有七無疾而逝浙江志

明吳嶽秀號遜齋晚年謂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語

為學者入聖之門大書于室并作自警語云儼龍見

于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蚤起為善草草

明李廷諫字文源吉水人嘗戒其子邦華曰我亦人臣

今老不能事君汝能致其身是代吾忠也江西志

明伍思韶字舜臣其為學紬繹理與晚乃悟要領在明

明德一言其說曰明德之謂一明于天下國家之謂

貫學者學此誨人者誨此江西志

明魏淵淵字空空隱居華嶽足不出山者三十餘年後其子以淵淵老三至嶽頂欲迎還就養淵淵決志不歸其子泣請移綿山乃許之終不至家無疾而卒陝西志

明康漢字魯章長夕焚香告天以祈母壽及母喪漢亦垂老哀毀如前喪父時里人稱康孝子而不名江西志

明鄒元標曰子束髮向道再冉至矣而知孝友為聖學志

樞筦百行總萃云太原志

明鄧元錫詩榮木五章念將老也苑彼榮木朱皇其華

既夕墮而溢然泥沙眷言內傷有生無涯弗力弗競

行年錄

老年

全

何及邊嗟一榮木煜煜薄言觀者成蹊無何莫過其

下靜言孔念時日子假力競弗逮而邊多暇二先師

有訓鐘鼓其發四十見惡若其無聞已而已而孰畏

其臻途人可禹奈何弗勤三嗟而小子矜而有覺日

漸月流迄今逾逸誰實膠汝而俾前却途人可竟心

焉如灼四二矧一轍決驟駸駸在者弗及來者未任

力所可實曰惟斯今失今不力實焉我心五西江志

明徐聰字博聞為訓導免去歸灑上年衰矣猶聚徒講

說雖大寒暑弗輟也晚病目青遇經生學士則繙繆

竟日開封志

明會仍字弘宗為巡檢發槍如神越三歲忽悒悒不樂

曰吾少有大志謂功名可裂契取竟為術者所誤斑白是官紅腐五斗吾何屑焉遂致政而歸問田園就松菊月夕花朝則炙海鮮溫家釀葛巾野服與一二者舊徜徉于名山勝水若忘其身之既老者蘇州志

明喬起鳳官太僕寺卿廉潔不苟取家人不知其貧亦不自白老而不能自贖眾方知之平陽志

明張傑指揮同知性喜翰墨有逸趣以老致政屏跡公門鄉飲舉大賓亦武弁之傑出者廣東志

明李濂詠耶律中書令楚材詩云老臣愛名山上謝

朝請抱膝玉泉亭頗諧魚鳥性苦吟聊自娛情狂未

行年錄

老年

全

為病衛州志

明茹連知長沙府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豕首一

枚然皆仰給于公廩之入未嘗取于民一日入對上

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

官無以自飽然郡中廉聲獨著廣東志

明區大倫常曰吾生惟二事一崇正學一佐太平今老

矣將寄撰述以俟知者疾且革猶惓惓後學言不及

家事廣東志

明翟夢杰號典余事三兄夢標夢桂夢槐如父讓產讓

財白首篤愛不衰平陽志

明鄧思顏老期力學非公不至宰庭督學贈以聯曰淇



澳堪千古瀟臺自一家廣東志

明鍾景星晚年養愈冲粹喜怒不形未嘗疾言遽色望者知其為有道之士卒年七十四幾無以歛邑令喬誥捐貲助之乃克葬焉廣東志

明龐嵩晚年築室西樵大科峰下常棲息焉卒年七十有七嵩秩二千石田僅數十畝食不兼味淡薄若寒儒世多其清苦廣東志 互

明黎貞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沉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臂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廣東志

明聞人詮字邦正晚年足跡遍天下歷粵閩齊楚諸名行年錄 老年 允

山曰吾心目自此益矣浙江志

明黃淳字鳴谷嘗遊戲翰墨解衣磅礴出尋常蹊徑之外當道聞而索之淳曰罷邑令救過不遑遑及書哉竟以此得罪謝病歸三十餘年關洞鳴山構定帆亭醉詠其中不知老之將至閭里阻饑則建白當事發賑之晚年自稱六柳先生以為出處大有類于陶彭澤焉廣東志

明何彥字善克遷太僕卿遂不出彥長者于物無忤居里中恂恂如也當道以其醇德年又最高益重之九

十卒廣東志

明張純五誠其四云予行括之深山中見一翁石室中

顏如童子異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子曰何

術而壽也曰予兄業商北走邊塞南窮百越殊羣遇極手足不停先予而死九十年二弟佞不能辨奸不能駭雅好文辭日事筆硯利害是非瑣瑣不倦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予長而愚妻子曰咨遂不室廬風雨

霧雪言蔽其樗朝陽明月抱簞于于起臥無常黃精為糧曰春與夏花明草萊落葉飛鴻乃知秋冬憂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噓于長松翁蓋有道者也

于也結髮記誦逶迤盛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元鬚種種顏色不妍攬鏡自照為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于天如木如石謹識斯言浙江志

行年錄 老年 允

明時一童生七十餘求考文宗命其作破以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為題即應曰不得其名必得其壽文宗奇之遂入泮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諷有老人寫車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

毀之古者謂非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諺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為詩百首贈我以

為聘資乎體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而致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于多得其詩而已

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人多笑其老

被給而欣然每談于人以為奇遇焉楊循吉燕談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

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况京都淡滾塵耶余贈以詩

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

抱窺恰欲灌花山雨來陳繼儒樓幽事

晉山濤為尚書吏部郎帝贈春服又以母老并贈藜杖

一枝續慶志

齊妻遲乃東陽女子變服為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

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技還作

老嫗元周達觀誠齋雜記

行年錄

老年

空

宋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王介甫贈詩

曰種竹嘗疑出冬笋開池故合湧寒泉

宋傅實之字莊父實慶二年進士調分宜簿時祖母蕭

氏壽百有八歲母楊氏亦八十餘蕭卒實之以嫡孫

承重不赴官弟謙之字溫父開禧甲子以春秋首選

當陞對亦以母老不赴兄弟怡怡承歡一室學者以

南齋西齋先生稱之太守名其地為慶壽里又見百八歲

漁隱叢話云趙明誠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

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

非類既而反目有歌與茶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

景配茲驅犢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

名家阮暹垂羞將晚景對非才之句予嘆易安翁則

清獻為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

為而再適耶

宋侯可知巴州化城縣俗娶婦貴財貧女老不嫁可為

約束變其俗四川志

浙漕王楚文字遺論罷官以老夫人年高託言得除以

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評忤時相罷去

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元仇遠神史

明杜季寬女性至孝母多疾遂不願有家殷憲副求以

配其弟子襄不從托邑宰勸諭再三始許之子襄未

婚而卒氏誓不他適終老于家至今稱杜老女四川志

行年錄

老年

空

明馮銀字純端進士為刑部員外以父母已得地封遂

慨然曰吾所以舍溫清于五千里外為未有以報先

人于地下耳今適國恩追贈北堂白髮其可不為逮

存計乎遠引疾乞歸浙江志

明任寶行備養母隆冬苦寒有憐而遣以綿者受之不

服曰母年老非絮不煖我猶可耐母疾禱天請代母

卒哀毀骨立得棺于鄉民伍蘭家以葬願償三年日

出給力夜哭于墓歲餘蘭嘉其孝勸之輟工泣曰母

骸藉思不至暴露盟言若與母終不瞑于地下工既

畢于墓盡其哀而去

明何仲才家貧母老無齒才為人傭作日得鷄子以養久而不衰四川志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託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

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而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

孝當竭力忠則盡命宋羅點聞見錄

隋義寧初一縣丞衣纓之胄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書

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畧

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

由如此一旬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痴今臨亡酒

臭彰其入惡道耳五行記

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俄他門戶傍他牆年去

行年錄

老年

李三

年來年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唐諷

山詩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問飲一叟劇

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

少焉略談及尋幽弔古之事頃想蕭然飲罷或問優

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

胸襟英東

各贊言

行年錄

廣昌縣志卷之四

同生

左傳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半卜士負

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

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云公曰是其

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漢盧綰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

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

綰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

行年錄

同生

漢鍾瑾好古慕學有退讓風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膺

祖情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膺謂之曰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耶瑾以白叔皓

皓曰保身全家爾道為貴開封志

漢鄭玄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囹往赴難為賊害

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

同長遂名焉唐陸龜蒙小名錄

漢末公孫度字升濟時玄菟太守公孫越子豹年十八

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越子同年越見而親愛之

遣就師學為娶妻

三國司馬朗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父防嘗徙西以

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

者執以詣卓卓問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

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

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憲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

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

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

此朗之所以於邑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懷慶志

三國吳孫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

年亦英達風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

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曹操責孫權

任子羣僚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以送

行年錄

同生

二

質則見制於人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吳夫人曰公瑾

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

其兄事之五見十

晉何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

子以劭為中庶子

晉劉弘字和季遊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累

遷荊州都督江南志

梁簡文初生日武帝遣使問誌公誌合掌云皇子誕育

幸甚然寃家亦生于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

而生也高僧傳 洛陽伽藍記

梁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

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猶茂姓譜

之字君叔晉人

北周宇文孝伯字胡三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

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

與共謀討宇文護誅之

唐申太芝母楊氏夢吞芝草而孕一作雲芝 覺而有娠 則天垂拱

二年八月與玄宗同日誕隱邵陽山玄宗感夢以像

求得之後飛昇去或作秦芝 或作 秦芝部一作劭

唐許遠與張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兄韓文

唐史宰于即思明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

皆為互市牙郎通錄 率孫入聲 互見 四十歲

行年錄

同生

三

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歲

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

唐白居易詩何事共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注云 與崔

劉同又喜見劉夢得詩紫綬白髭鬚同年二老夫

唐裴度在相位日有遺以槐瘻者欲削為枕時郎中庾

威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是雌樹生

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

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唐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以御史中

丞遷門下侍郎李以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俱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武出鎮西川明年李出鎮淮南久之

李復入爲中書相武以次年十月復入門下相李以  
又次年十月卒卒之日爲武生日武以又次年十月  
殞盜其日亦李生日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  
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  
之年冬夜箋記 感 定錄畧同

唐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云因緣  
三紀異契分四般同唐何晦 據言

唐代國公主適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者如狂  
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參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  
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  
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兒鈞如言施

行年錄

同生

四

之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  
令二天天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二男  
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  
一子長曰潛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唐董進朝在軍宿直城樓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衣黃聚  
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  
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殺之我等  
無所賴矣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人同姓同年壽限  
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及明已聞對門  
復魂聲問之其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  
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唐成式金剛經講異

宋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子乙亥丙子元平  
宋亦同宋祖以乙亥受江南李煜降後帝焜丙子爲  
元所虜宋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帝昺以己卯亡於  
崖山宋之興始於後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  
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焜而顯德  
二字適合

宋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官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  
同年月日時是爲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 神宗  
後卽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爲宗室登科第一

宋趙普時一軍校與同年月日時生趙有一大遷除軍

行年錄

同生

五

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校有小呵譴  
宋董儼太宗朝陳議爲三司史董儼爲樞副胡旦知制  
誥皆同年生旦夕會飲茶觴盡矢未嘗虛日夜歸金  
吾候馬首聲喏諺曰陳三更董半夜

宋王旦字子明李沆以同年生相厚善謂爲遠大之器  
隆平 集

宋蔡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  
辛亥幼時言命者不多取之及逢時遇主術者爭談  
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供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  
丁亥東都有貨粉鄭氏頗贍給偶以正月五日亥時  
生一子歲月日時與魯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

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所欲爲鬪鷄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未携技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中浸而死

宋時狀元生多同歲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寔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

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

皆生於庚午宋唐履視

宋文彥博居洛日與中散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且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歲嘗爲同甲會亦

繪像于資聖院各賦詩路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

况是同生甲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

行年錄 同生 六

仙清談臺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

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甲午一作丙午 彭乘墨客揮犀

宋洛中士人張啟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會節園側年四

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

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

啟宗自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

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下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

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

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竝案而食者九箇月

啟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啟宗視其交遊

飲宴者皆一持黃人輒自疑曰余安得竝案而食乎

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

者其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

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每召客必預召赴人

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

於右竝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

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

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

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

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路公復歸洛不復召

之矣嫩真

宋馮京字當世與王安石同年生呂惠卿告安石罪發

行年錄 同生 七

其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 江南志馮京

爲翰林學士時安石專政京爲同年生數與爭事尋

致仕

宋黃任道見荆公有謬黍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

也宋李應師 友談記

宋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力薦之神宗荆公不悅曰

此孺子耳何足大用當世忿然曰王鞏亦戊子生安

得謂之孺子荆公愕然退立學生與同 天節同日

宋李清字德淵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

休戚一同宗諤死清亦後一日卒玉堂 清諤

宋王仲儀與呂實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

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  
 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迂吏駟御之盛前此未有  
 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實公曰仲儀  
 今擁千兵權帥汝猶爲筦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曰  
 汝無羨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實臣擢樞  
 密院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爲滑帥開元  
 宋蘇軾送沈遠詩嗟我與君皆丙子又贈長蘆長老詩  
 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詩舊遊到處皆蒼薛同  
 甲惟君尙黑頭

朱蘇軾云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丙  
 子蓋與余同求此詩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

行年錄 八 同生

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  
 携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箇清  
 溪百灘空西江志

宋馬正卿字夢得東坡志林云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  
 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  
 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又云夢得作太學  
 正清苦有氣節余  
 倒至其責者杜子美秋風數一篇初無意  
 也正卿即日辭歸至白首窮僻守節如故

宋程文惠與龐籍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尙爲小官程嘗  
 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後龐爲王夷甫所薦慶曆中  
 大拜文惠以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東  
 志事同

宋翰林王洙修撰錢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  
 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  
 或謂王起于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  
 曰錢雖少年榮進晚即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即遷  
 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吳處厚書  
 相雜記

宋章惇與晁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  
 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惇有詩三同晁秘監乃謂此  
 也紹聖初惇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  
 言違惇因竭力諫之惇怒黜爲陝州守美叔謂所親  
 曰三同今百不同矣晁端彥宋朱  
 弁由消舊同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隣不謁及再  
 行年錄 九 同生

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賦安  
 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  
 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  
 異耳周少隱竹  
 坡詩話

宋周必大齊年會詩序曰文忠烈公居洛有丙午同甲  
 會詩今執政府凡三位樞密使王季海參政錢師魏  
 先在焉前歲夏某黍參預連牆而居適然齊年時號  
 丙午坊次文公韻簡二公云文公八十會伊川盛事  
 於今有百年豈意蒼顏華髮叟亦陪黃閣紫微仙府  
 居末至容連棟班路前瞻愧比肩丁丙連于支合德  
 君臣慶會豈虛傳又三月二十八日春華樓前芍藥

盛開特招歐葛二兄再為齊年之集次舊韻云老去  
猶思飲吸川靜中還喜日為年艾者天卑如三壽談  
辨人驚似入仙洞鑿嵩峯偏入眼丹成岫嶼遠齊肩  
定知樂事年年共更看新詩句句傳丁巳二月甲子  
蜀錦堂海棠盛開適有惠以繡書錦堂記者招伯威  
德源為齊年會次舊韻云會因客夢到西川萬戶疏  
封抵隔年花重錦官思杜老鶴飛沙苑看徐仙衰顏  
尚許任諍齒淺量深榭賜及肩照眼蜀粧依繡幌共  
驚十載讞先傳戊午仲春同甲小集次舊韻云會老  
三人似穎川生同絳縣免疑年各年七尊常有酒何  
妨醉事每無心卽是仙儉欲固應知足足忘形誰問

行年錄

同生

十

是肩肩香山已寫丹青像德源近繪洛誦仍憑副墨  
傳已未二月十七日會同甲次舊韻云里人初不問  
山川身健徒教換歲年紅紫丁寧容老圃丹青點化  
屬詩仙情均雁序兼鴛友壽貫犀巖映鑄肩莫算酒  
行徵罰令一枝花下一杯傳  
周必大廬山後錄云自廬山下至棲賢嶽老不在藏  
主可昇魯山人與予同庚為占四韻云我比同年百  
不能只餘霜髮槐師兄殷勤覓句無言說共撥寒灰  
聽水聲  
宋周必大謝許監丞壽詩啟云庚威雖甲辰敢攀壽傳  
公瑾小一月適契吾宗過軫高情曲承盛禮賦兩詩

而寵甚及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谿公  
丙午之盛集今幸密隣於几杖阻陪高會於笑談注  
云與予同歲果長一月又云綸  
與其子皆丙午生來詩及二丙

宋朱熹呈清叟詩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詳見五  
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者  
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一  
相各長一紀

宋王方嶽云瓦全先生王公澡字身甫以先公同生丙  
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  
岳而岳強以銘之前輩獎借後進如此

宋王十朋贈喻叔奇詩同舍同年友天資迥不羣詩文

行年錄

同生

十一

侵晉宋兄弟類機雲梅市訪仙侶蘭亭懷右軍公服  
時過我無酒亦論文此或是同傳未必同庚也

宋陸游云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已子等先君  
與叔父諱宋字元珍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襁褓二副付  
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

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先世以來庶母稱支婆家世

宋王應麟字伯厚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閉門

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  
年中是科弟應鳳與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博學宏  
詞科詔褒諭之河南志開封



元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

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張

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

及廷試起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互見初生

元歐陽元吾汝襲序云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

為太學存心齋同舍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

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斷為文

章以見志西江志梅邊即王獻翁作文生祭文丞相者

明曾榮永樂甲申狀元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

孫曾追中成化戊戌探花亦生於洪熙乙巳九月七

日亥時祖孫高第而生辰年月日時皆同

行年錄 同生 五

明正德丁丑狀元舒芬授修撰未幾以諫南幸謫外召

復官卒萬曆丁丑狀元沈懋學授脩撰未幾以上書

諫張相丁憂不合移病歸卒二公才氣畧相同而脩

撰皆無滿任壽皆四十二

明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為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

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

一貳守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

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貳守躍然起

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

為之絕倒蓋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明徐榻字子瞻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

同學同食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

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以貢士至縣令歸年

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

明文大士與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

尊人為通州守與母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

即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

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

大士食儼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

明范準字平仲以工部主事與侍郎朱同中軍都督府

斷事程天同庚同師同業同仕而死亦同人以為異

明朱善清溪書隱序云筠陽羅氏君友與余生同年學

行年錄 同生 五

同業居相近情相親也而其往來之密則莫若今年

在京師時為甚是時余與君友年俱六十一矣而俱

為有司所迫以衰暮之年校藝京師白髮皤然若老

鶴之孤鶩獨峙而與六七俊秀俯首吏部之庭以試

所業豈其心之所樂哉亦有不得已焉者矣西江志

明張獻忠延安衛人與李自成同年生後鑿錄

張金鼓善星曆一富翁僕從乘馬至以命詢焉金鼓推

其致富享祿歷歷如見翁去有丐臥簷下告曰適富

翁與我生年月日不謬甚刻何貧富懸絕張為細推

曰汝生於舟乎丐曰某父舟傭張曰汝亦富翁但所

處非其地若於大江之北汝富可謂頭於彼丐者猛

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往依焉俾居一空房向  
有鬼祟人不敢入丐者夜臥聞鬼喧呼曰主來矣復  
導入後園大樹下若有所指荷鍤發之得金一窖有  
金鼓覆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  
為號激石新談

漢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  
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  
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  
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母與  
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  
母風俗

行年錄

同生 五

明棲霞生員衣惟友妻王氏夫妻同日時生夫死以死  
狗人咸以撫孤勸解氏曰夫亡婦死分也何以孤為  
即日縊死生死同日人皆異之山東志

明張昱妻彭氏名妙寧父公衍鍾愛之館昱為甥未幾  
昱疾且革妙寧泣曰妾與君同年生必同年死苟不  
幸妾不忍獨存已而昱死兒尚在抱既葬輒欲自盡  
姑泣戒曰吾年老爾兒幼且病然棄捐耶乃奉姑命  
調護其兒兒遂愈遂絕飲食墜跡號泣五日而死其

呂願貞列傳  
浙江志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  
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汝同歲矣

艾子雜說

行年錄

同生 五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學生

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

戰國策學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

楊雄方言陳楚之間凡人罍乳而雙產謂之釐釐秦晉

之間謂之健音子白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學生音

官反 學說

張揖博雅匹偶孽也山忠

陸深燕閒錄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

也

行年錄

學生

一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

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

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為胡國楚滅

之三日彭祖名剪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

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

連半姓其後為楚昆吾氏為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

氏為商伯商之末世始亡筆顛頊裔孫陸終娶嬖氏

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篋曰萊曰安曰

季連

白虎通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

夏季隨季暵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

伯季明其無二也

左傳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

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

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妾為

宦女焉

越王句踐命於國中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

饑

漢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

生為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

為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

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歸曰良以卯日生歸以巳

行年錄

學生

二

日生良則以歸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歸

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嬖曰茂楚大夫

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

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荷並生二男滕公一生

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

生為兄焉國志宋載 西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一產四子太守劉祗問唐檀檀

善星占謂京師當有兵氣禍發蕭牆至延光間中黃

門孫理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果如所

言江西志 西江

漢賣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迨母卒葬未芝

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  
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蜀譙周法訓有一產二子者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  
也愚謂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  
後也

晉王郭二仙顏真卿云為方平從弟族弟又云同胞雙  
生一從父姓一從縣令之姓吳曾云晉時士大夫棲  
隱巖壑此或然也崇仁華蓋山有浮丘先生壇浮丘  
吐氣成橋度王郭二仙故冷華蓋

竝祠之。  
西江志

晉沛國一士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  
有客過乞飲聞兒聲問之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

行年錄

學生

三

客令還內省過良久出云都不憶有過客令更思幼  
時事入內食頃出日記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三子其  
母哺食三子皆出口受之試以指內巢中雛亦出口  
承受因取三薺茨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昔有此事今  
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為道人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  
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後記

後趙石勒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

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謂

度過姬祥美加曩日其賜乳婦一人穀百石雜糴十

四疋庶以肅迎嘉祥後趙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今太原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

六男天祿 事物紺珠云延興間忻州婦人四產十

六子或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皆陰氣盛母道壯也

互見  
初生

唐柳宗元為廣南節度使鄭絅奏狀右臣所部貞節坊  
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往例實為休徵已量事給  
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恤黎元感通天  
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故表祥于宇育是啟運于昇  
平事係化源慶延邦本麟羽之瑞曾何足云河東

唐張伯偕與弟仲偕學生形貌相似仲妻新粧畢見伯

偕曰粧好否答曰我伯偕也趨避之須臾又見告曰  
向大誤認伯為卿答曰我固伯偕也大慚不敢復見

行年錄

學生

四

一作伯偕  
仲偕音偕

唐鶴兒見前後身

後唐賀氏二孝女大曰英兒小曰華兒同乳而母卒父

翔以不利棄之三日夜不死隣媪勸收育之年十九

多力工機杼長興二年八月一日父漁於海溺死二

女與異母弟瑄年十三號泣江澣求父屍不得前後

俱投於江次日二姊一弟手足相挽抱父屍而浮至

三石山距其父溺所三百餘里里人異之為收葬焉

後每天日晦冥多見二女遊岩洞中又嘗助人緝績

因立祠祀之浙江

宋李壽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而同乳二歲喪母十

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廬山二人廬於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為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人以為瑞江西志

宋向汲與其弟學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

外歸弟婦以為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

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

更其衣冠以自別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絲繩一繫

於臂一繫於足宋郭素  
聯車志

宋宜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 孩兒年各六

七歲童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學生此

行年錄

學生

五

二兒生而情麗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

李易安賀八學生子啟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稽

音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第而難兄玉刻雙璋錦

挑對襟 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

金明昌元年禮官言民或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

可令察舉量材敘用詳典  
制

元時會川有尹先生者伯仲同乳至泰定丁卯皆九十

矣二季亦各八十餘當時見於賦詠者多館閣之賢

虞文靖公為序以人瑞稱之夫天下之壽者多矣然

未必萃於一家萃於一家者有矣未必出於同氣尹

氏兄弟如此得不謂之人瑞乎西江志  
尹氏伯仲  
以宋嘉熙三年正月

朔日  
學生

明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靈江縣水鄉民李文

秀妻米氏一乳生三子長曰吉祥次曰壽山次曰福

海奏聞詔遣官臨門賜吉祥米鈔壽山福海聽鄰家

乳養給米五斗待十二歲乃止後二子俱入邑庠府志

永樂十二年癸巳秋七月番禺民何卓妻林氏一乳三

男名泰謙漢有司以其事聞賜寶鈔一錠米五石仍

月賜育養米五斗且下令無子之家分乳其子廣東志

明譚安暉遇歲歉出粟賑濟嘗有盜入室為暉所覺飲

之酒贈以金且勸其改行盜卒自新里人聞其事暉

行年錄

學生

六

終秘弗言也初觀於嗣及暮齡乃舉孿子云

明楊向春謁巡撫歐陽重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

所占何事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

子後生者得男赤文瘦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之問

日子言信然所云赤文瘦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春

曰是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斯其義曰

赦從赤文瘦人即保字歐公嘆曰奇驗乃爾乎雲南志

李夢陽云雙生以後為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

謂之回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

後疑則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

以全母子者也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

光胤空同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

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楊

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拆居巡撫畢公案泣吾蘇其

父母率諸子來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侯甸西

明汝寧燕生妻一產三男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

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才形狀衣

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

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為髻以職耳他日

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

行年錄

學生

七

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為議而聘焉

明仁和郎 正德元年汝寧府庠燕福妻王氏一乳

生三子固始縣王輔妻楊氏一乳生三女兩家遂結

為婚姻汝寧志

明潘海濱年四十無子努力為善常布金僧寺而土關

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

為兒以報一日潘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

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使

訪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衲

也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並為諸生士彥

中天啟辛酉鄉試時呂邦耀為偈以贈云兩衲是潘

生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都人士競

傳之關志

明成化七年郃陽民魏宣妻一乳四子陝西志

明朱元初妻呂氏嘗剖股救姑得愈及夫病又剖股救

之亦愈三乳生六子人咸謂孝德所致西江志

明黃寶黃積上思州人其母一乳而生長有義氣正德

八年黃鏐攻州城兄弟敢勇赴敵同日死廣西志

明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指揮馮國恩妻生子一產三

男貴州志

明蔡義蔡芷萬曆末雙生也並遊庠序母歿同廬墓歷

三年腰經不除志稱二蔡山東志

行年錄

學生

八

娥皇夜寢夢昇于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不可視驚覺

乃燭也于是學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漢書

漢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馮萬金

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

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

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日合德然皆冒姓趙漢伶玄趙飛燕合德傳

學生詩藍田美玉雙呈瑞滄海明珠兩孕奇 又赤水

已閉珠竝出丹山還觀鳳聯飛

哀年蓬萊迦獨一日抵牟直捕魚死江中其妻沙壺哭

之哀觸浮木嘗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十

男一日往江邊浮木化為龍出水上語沙壺曰若為  
我生子今安在九子怖而走惟季子不去背龍坐龍  
因詆其背彝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  
其十子曰眷附羅曰牟苴廉曰牟苴諾曰牟苴酬曰  
牟苴篤曰牟苴託曰牟苴林曰牟苴頌曰牟苴閔九  
隆長而黠驚常有天樂奏鳳凰樓五色花開之祥眾  
遂推為會長時哀牢山下有奴波息者生十女九隆  
弟兄娶之厥後種類蔓延分據谿谷是為六詔之始  
雲南志水經注作沙壺後漢作沙壺南中志作沙壺揚慎載記作沙壺九隆南中志作元隆然永昌今有九隆山當作九為是

行年錄

學生

九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為峯氏纂輯

遺腹

淮南子遺腹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彭祖云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婉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行年錄

遺腹

十

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諺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

漢李廣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

漢鄭玄子爲孔融更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行年錄

錄丁卯月作丁卯月

遺腹

二

漢陳臨字子然官蒼梧太守民有遺腹子爲父報怨殺人者在繫臨知其無嗣令其妻待獄中後產一男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恩廣大能令死囚有後代

漢陳助女夫楊鳳珪亡生遺腹子守節兄弟必欲改嫁陳乃引刀割咽幾死宗族駭之遂全其義四川志

劉宋徐孝嗣在孕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

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五見八歲三十餘歲又見初生

北齊瑯琊王儼以殺和士開之罪齊主用祖珽言殺之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五見十

唐王少玄隋末父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鏡膚越旬而獲遂葬事聞拜徐王府參軍十歲

唐王弘之有女婿崔軌卒夜忽聞崔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于妻家立靈然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惟令置素食妻爲設齋寫經軌來謝別軌有遺腹子已年四五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宦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法苑珠林

唐杜荀鶴父牧之守秋浦妾程氏有孕妻逐之適長林杜筠遺腹生荀鶴互見七歲江南志

行年錄

遺腹

三

宋杜衍父早卒遺腹生衍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衍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衍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椽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東軒筆記

宋范鎮兒鏗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宋翁過妻黃氏婚數月卽寡年甫二十遺腹生子慶慶居數十年命慶從陳殖學易登淳祐第黃年八十江

志



宋余元卿母吳氏夫死始生元卿慨然曰我不見夫何

忍見子因剔其目自誓不他適浙江志

宋劉汝舟調興化軍司法郡有富民王氏死而無嗣人

以戶絕告委驗實得資二十萬其妻以遺腹自訴守

欲籍其業汝舟執不可既而生男又為辨折守怒汝

舟納告命乞歸守怒雖釋尚籍其半王氏子名濟紹

興中登第

宋劉子玠父錫砥卒乃生鞠於外家六歲哭其叔父如

成人後從黃幹學

宋何氏名道融年十九歸凌楠越一年楠亡遺腹產一

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遊後堅與篤書以

行年錄

遺腹 四

姓名自見於諸君子喜曰吾不死者欲待此見汝父

於地下耳汝勉之堅卒以學聞浙江志

宋史簡為尉卒尉受賂杖平民簡憫之染朱于杖首舉

杖血流尉知怒甚杖之死妻葉氏年二十五四壁蕭

然不奪其志遺腹舉一男名詔以孝行聞遇天比輒

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

相離大觀二年詔舉孝友睦嫻任郎中和八行兼備

者以詔應命遂與母避于大田山迨使就道誓不起

鄉人稱為八行先生後詔累世貴顯葉封至冀國夫

人

宋劉似之妻徐柔嘉甫兩期柔嘉孕而未育似之死產

男名潛泣曰劉氏宗勿墜矣潛育二子一女年二十

六亦卒姑婦死守臥起相依久之潛所遺二子皆克

有立而女亦有從卒能充劉氏之宗浙江志

元馮淑安夫李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

娶馮如忠任山陰縣尹病沒兩月遺腹生子伏李氏

及蒙古氏族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惟餘如

忠及蒙古氏兩柩馮鬻衣權厝二柩携其子廬墓側

居二十餘年始獲喪歸葬子亦成立互見二

元大德末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

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禮部尚書

王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之

行年錄

遺腹 五

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

而斥之

元馮英妻劉氏夫亡年甫二十八哀毀喪明生遺腹子

通字養踰歲目復明奉姑教子守節四十六年開封

元扈鐸蚤孤育於伯父及長事伯父如所生伯父無嗣

鐸為買妾及伯父卒遺腹生一男鐸常抱哺與同起

臥十年不少息弟病鐸夜禱於天曰天不伐余家鐸

父子可間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且弟

愈

元宗祀年十九父內宰卒辨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床榻猶哭不止

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杵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為孝感天不絕其嗣云

一作宋杞 又見十九歲

元吳璟妻林氏名廉年二十二適璟懷妊九月夫卒生子荃一月而舅繼卒婦姑相依為命元季盜賊蜂起族有聚兵保鄉土者利其多貲謀勒兵強娶廉謂姑曰事急矣不行必及禍遂挾姑與子俱逃昆陽躬絲枲貿易以教子後荃學亦有成學士宋濂銘其墓江新志

行年錄

遺腹 六

元余闕既死其妻甫生一子棄水濱元將杜萬戶見呼之曰此余叅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携物懷其子去江新志

明玉亭縣君宗室典柄之女年二十四適儀賓楊切未兩月而楊疾卒縣君號慟不食者累日或諭以上有垂白舅姑且遺孕在腹倘生男可綿楊氏宗祧何以死為縣君乃忍死襄事及誕得男哺子事舅姑家日削歲歎升米百餘錢三日紡績不充一殮乃呼孤曰昔所以忍死者以上有爾祖父母爾未成立今爾祖父母即古爾年三十有五值連歲凶荒五日三飯情何以堪我其死矣但願爾勿墜家聲母子慟哭悶而就寢夢神語曰汝之苦節已聞天庭矣冥中自有資

勿自求盡也晨與會孫女饑泣子曰家後積土可作坯易粟掘土得錢數千厥後日以為常一日忽地陷一穴出煤數甕遂爨以供食母若子遺度六七十日逮二麥熟官給以俸餼而錢盡煤盡矣河南府

明成貞之女蕭俊妻也俊卒哀毀幾死有遺腹不兩月生一子謂人曰育此弱息則蕭氏庶不絕我未亡人其永有依靠兒三歲舅姑以氏尚幼欲易其志氏泣曰從一而終古有明訓吾豈忍離舅姑棄孤兒為他適辱身之事哉遂守節終身卒年九十三汝寧府

行年錄

遺腹 七

明杜氏宜陽陳忠之妻年二十夫死遺腹生男名復禮奉姑訓子復禮以孝弟舉任湖廣宜城知縣移檄宜陽闕於朝廷旌表其門河南府

明周氏生員焦一需妻夫故時遺兩子長齠幼方襁褓氏與側室李俱有遺腹妊氏哀痛絕粒母諭之強食及期兩娠皆男李隨逝擇乳媪恐媪以無母兒撫不盡心乃以己子就媪乳而自乳李氏子二子熊勝衣衣同色教之揖讓分兄弟不分嫡庶當就傅擇巨儒可兒女託者即以少孤培傳俾善誨之學使者來試三子同案與長男俱列青衿遺腹孤賁亨登鄉舉河南府

明彭良甫父珩遊荆襄客死遺腹生良甫母任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遺之襄陽收遺骨得柩至舟中

夜夢所覺思像焉寫其容置楹上朝夕瞻拜及歸母見之絕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歌詠之西江志

明太史黃輝孫女適杜瑤夫卒年十七生遺腹子長濟

奉佛甲申聞變泣語其子曰我苦節十七年避茲亂

世敢求活乎我死汝勿事賊即報汝父母也遂縊死

四川志

明王氏秦寧妻寧為救弟撲死殺害氏奔墜欲與俱死

家人遮擁不果姑曰汝有娠而死是絕爾夫也乃勉

就飲食後果生子又以歲游饑悉藉女紅養老育孤

及子祀食饋於庠彰德府

明馮履祥字君德隨父避倭賊被執賊斷父左手且裂

行年錄

遺腹

八

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願無加害寧殺

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迨

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為父死不可無後

吾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復值倭寇將入馬寨

之不肯前賊遂返人謂孝感所致云

明孝子王冲從父淑陵官京邸病亡妻劉氏十七聞訃

哀號更衣自縊家人救甦姑慰曰汝有遺腹獨不為

王氏一綫念耶劉意動撫子元禎成立山西志

明張氏李養正妻年二十五夫亡張有遺孕禱於天曰

若不絕李氏一綫當生男及生果子撫育成立年九

十餘卒山西志

明何廣仁妻傅氏年二十五而寡撫遺腹子弘道弘道

娶高氏年二十一撫遺腹子松壽松壽娶幸氏亦早

卒幸撫孤子守節蓋兩世遺腹三世貞養也西江志

明李鴻妻孫氏名義姑流寇袁三剽掠孫與側室俱被

執側室方有娠孫謂之曰爾死如李宗何乃給賊請

以所携金贖之賊如其請既脫側室遂抱橋柱厲聲

罵賊賊怒磔之西江志

明郭氏陳敬妻年十七適陳甫三月夫以戍勤王臨行

與氏訣曰吾此行歸未卜汝能守志事舅姑不失遺

孕以續陳氏祀敬雖外亡亦瞑目於地下氏曰我為

陳氏婦更將何歸夫果不歸後生男名俊撫育成立

行年錄

遺腹

九

曾孫陳汝官陝西右布政山西志

明柯嫌妻黃氏年十九夫亡遺腹生子垣守節撫孤垣

長娶嚴泗女未一載垣又卒嚴年十六遺腹生子鍾

矢節撫孤黃踰八十以壽終西江志

明張元春女字文娥夫方印督兵討姚源盜死難張年

二十三聞訃號曰吾夫以死報國吾何難以死報夫

一慟遂絕救之得甦以懷娠默禱曰姑俟之男也勉

強存祀若女吾與俱殉矣踰月生子恩盡奉事姑撫

子成立恩後官都督僉事封張太淑人贈夫人西江志

明周梯雲妻許氏名鳳深年十九梯雲卒方有娠慟哭

欲以身殉姑曰存祀與死孰重許訣曰姓男則生不

男則死越四十有六日生男駒遂堅以養鼻粘撫子  
為已任年四十九而卒正德辛巳煎登進士第西江志

明生員馬珮妻張氏珮歿氏有娠哀毀骨立自矢必死

有勸以生子存嗣乃止將產時姑曰產婦毋坐犯太

歲恐妨後生張痛泣曰媳所以不死者以有娠故既

生子吾志畢矣寧復圖再生耶遂不食而死陝西志

明趙氏朔州人李通妻正統間夫亡趙年十八懷孕累

欲自盡姑曰爾幸有身如生男爾夫有後雖死不

已女也當聽遂爾志生果男名繁忍死撫育孀居四

十餘年山西志

明胡以謙妻周氏永樂初以謙為海口鹽課副使死於

行年錄

遺腹

十

兵周日夜號泣求尸得之欲以死殉其父母止之曰

汝今有娠盍為胡氏一脉計且千里歸櫬汝責也奈

何欲死越月生子伯槐護喪歸葬寧州豪慕其妾周

斷髮自誓撫孤成立縣丞黎斌欲上其事固辭乃止

西江志

明常氏吳橋縣女也嫁豐城李與祿僅歲餘與祿卒旅

邸常遺腹生一男扶櫬歸父母爾不聽去常泣曰吾

爾將置此兒何所即以死為誓竟歸西江志

明何天祐妻陳氏年二十二夫死子純甫三歲族之貪

暴者百計欲危其孤而謀其產陳心如鐵石日夜撫

孤長娶婦鍾氏甫一年純暴殞婦鍾有孕僅五月族

之蠅集虎視者十倍於前欲謀立繼則披髮斬衰破

扉而踞其家陳以子身孤孀力禦強暴及遺腹甫生

數歲而婦鍾氏又死陳之所以保持其孤者又百倍

其子也有以毒置椀餌誘乳嫗啗孤者陳覺之得免

復結大盜夜劫之陳抱孤渡河若有神物乘以濟得

不死歲租贖產悉為抄奪陳夜則明燈和淚教孫讀

書晝則挺身訟庭辨復產業歷十五年始得復還其

故孫世廕以垂髫補弟子員高等然後飄搖稍定巢

卵得完廣東志

明李辰妻趙氏辰天氏有孕欲死以殉勺水不下者半

月或曰爾亡則孕亡孕亡則李嗣絕矣趙始勉強少

行年錄

遺腹

十一

啖餽粥後三月竟誕男男且多疾家道屢空趙百計

扶持備受艱辛孀居五十餘年陝西志

明王守中死兄守恒有三子利其賞逼其妻呂氏使改

適呂忍死不從遺娠生子守恒設計欲害之氏以遺

產四分之以一予孤孤得無恙浙江志

明陶氏衛指揮牛可耕母也娠三月而夫故及生可耕

年且十五材而貧陶指可耕幼所坐敗草席謂之曰

此中有金一錠今可取為北上資襲祖職矣後可耕

生四子長若麟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陶且百歲湖廣志

見百歲

明陳貞姑適魏謙三載矣其母弟庠生陳寄早卒遺腹

一孤甫周歲而母又卒族利孤產謀乳母危之陳覺涕泣請辭歸撫孤卽出貲爲魏更娶捐陳遺租五十石爲魏舅姑祀田孤得成立至長史陳學乾漸大陳宗今世祀姑爲不祧之祖魏家亦感其義歲竝祀焉

廣東志

明孔金父椿死母謝氏遺腹三月生金母被大賈杜言逼娶沉河金長屢訟不勝言以賄謀欲斃金金丐食走闕下擊登聞鼓不得達復走歸墓所晝夜號不輟聲里人劉清等上其事知府張守約召閭里媒氏質實擬言斬未幾張卒言賡緣得脫金復號訟不休被箠無完膚撫按理舊贖仍坐言斬死獄中金涕泣終

行年錄

遺腹

十三

身江南志

明朱應恢妻胡氏年十九喪夫撫遺腹子歷三十七年正德間華林賊經其居走匿園中爲所執罵曰我四十年老寡婦也賊奴敢爾耶賊怒斬身分首而去

江西志

明盧繼伯妻楊氏年十六夫歿欲俱亡時有娠五月姑李恭人亦孀居諭曰倘得一子亦可承祀奈何死

後果生子閻範甚肅奉姑極孝

直隸志

明韓氏生員王師孔妾師孔無子娶氏僅生一女復娶楊氏有姪師孔卒楊氏他適氏獨留與女居族人以其無後獲分遺貲又謂氏曰女長亦他姓人汝艱苦

若此何不早擇富家住氏哭曰夫君有遺腹在外倘幸生男我去若長來歸將焉依未幾楊氏果生兒送還氏大喜曰夫君有後矣撫養如已出長爲娶婦生孫氏七十二卒

彰德府志

明盛思賢妻柳氏字桂英年二十思賢疾革指柳氏曰我今將亡天佑若孕生子幸矣言訖而逝歷七閱月果生一子父母以子幼欲奪嫁之桂英誓不他適撫子終節

湖廣志

明楊希顏妻韓氏夫故年十七有遺腹子根韓深居房帳教子嚴切根補庠生婚居五十載有司表其閭或歲時餽粟氏輒呼其子根責之曰夫死婦守人道當

行年錄

遺腹

十三

然何足異豈世間幾婦盡妹人耶使讓勿受壽七十

九卒

懷慶府志

明趙學普妻劉氏年二十普蚤世遺腹生子良相家素貧水霜愈凜數十年如一日後良相登萬曆間進士

湖廣志

明劉志明妻吳氏夫亡彌月生男氏矢志撫孤力能持家先業浸拓命子臣置義田立義塾以成亡夫之志明南海鍾佛成女十九嫁吳貫之未十月已孕貫之病革語曰予死不恨第二喪未舉汝年少異日倘儂他族縱得一孤又安能保兒產業門戶耶鍾涕泣曰君平生好善天道必祐萬一有此妾安敢二心及卒鍾

哀毀如禮營葬三喪既而產一子斯惟紡績自贖內

外無間言廣東志

明王賁德妻劉氏德歿氏年十九誓以死殉時有遺娘

兩月家人解之曰倘天不絕王氏幸而生男則守節

倍于死矣氏悟彌月果生男及撫之成立乃慨然嘆

息曰今而後可以見夫子地下矣遂哀卒不食卒直隸志

明郭時行繼室王氏時行素多病婦曰夕供藥餌前室

遺腹有娠以時行病革潛欲投墮胎王氏寢食不離

護之已時行卒媵得生男王氏喜曰是可以死矣遂

絕食而死浙江志

行年錄

遺腹 十四

明梅氏年十八適士人謝黑兒夫疾篤囑曰爾年尚幼

勿為我累梅泣欲自盡以隨姑覺止之曰爾志固如

此但吾夫婦皆老無他兄弟備養况爾娠未晚倘得

一子以續吾家宗祀豈不重乎梅悟復果生子紡織

奉養子俊亦成立孀居四十餘年廣東志

明陶國清妻談氏年二十而寡生子得仁方二歲遺腹

生次子孝兒舅姑相繼歿氏鬻次子以襄後事仍贖

回存祀五十餘年無玷湖廣志

明董應醜妻陳氏醜病篤謂陳曰我病不起汝勿為我

而自悞陳訣曰從一而終婦道也况懷娠兩月天若

祐我而遺一縷亦未可知醜卒果生一子織紉資活

水蘗自持四十年如一日浙江志

明王玫妻李氏玫卒李年甫十九欲自殞者數四其姑

慰之曰夫雖亡幸汝有娠倘生男夫亦不絕不愈于

徒死乎李曰天若有知妾當忍死以待後果生一子

李撫之教以耕讀相守至老直隸志

明李孟陽業儒不就變業商賈卒於西粵泗城妻梁氏

年二十七乙亥春遺腹舉男即秋聞訃幾絕復甦命

男小名曰潤哥志勿忘父終處也每訓子以讀書成

人為孝故潤長而名曰克孝從父志也廣東志

明劉坡妻章氏年二十七而寡遺腹生宗周其舅貧甚

章依父紡績以養孤兒兄為壽昌廣文迎父至任時

行年錄

遺腹 十五

宗周年十二章恐其失學令至壽昌讀書不能辦舟

車徒步以往凡三上壽昌幾學一足及宗周鄉舉間

謁當途章厲色庭詰謂人須有剛骨方能自立宗周

不敢失墜萬曆辛丑宗周登進士第未聞而卒累贈

至夫人浙江志

明楊瓊赴選卒於途妻左氏年二十三遺腹生子益宗

長痴愚或勸之嫁自誓曰但得延嗣何計痴愚耶後

益宗生二子皆氏撫養成立年八十二而終四川志

明生員劉弟妻蘇氏年二十五早寡遺腹生子喜曰吾

借是可報夫矣撫子守節八十餘卒陝西志

明徐傑甫妻任氏夫亡誓不毀節遺腹生子錦登正德

進士仕巡撫都御史浙江志

明吳八娘父吳縉早卒母石氏泣謂曰我幸有孕若生

男則汝父為不死矣奈家貧何女奮然曰倘天佑我

父使有弟願在家助之不適人也後果生男堅守前

誓母欲為之贅壻曰有壻即有外心亦弗許終身不

事粉澤日夜拮据不怠年七十有六卒浙江志

明尹詔妻李氏年二十二夫亡遺腹生子方週歲家貧

無倚親戚或勸之再適氏泣曰吾痛吾兒生不見父

吾忍令吾兒呼他人為父耶遂斷髮自矢守節五十

年卒直隸志

明黃氏海康鄧九成妻年二十四始歸九成又一年而

行年錄

遺腹

末

九成死遺腹生一子曰堅節事姑至孝育子俾之成

立人無間言廣東志

明陳氏遂溪張鍾靈妻年十九夫故遺腹生子曰守禮

孀居守節至老不渝隆慶戊辰里鄰具實以聞撫按

司道給獎壽一百一載卒按院嘉其節而助之葬守

禮事母以孝聞襲按院給冠帶褒之

明王曉父沒有遺腹子曉盡以田讓之四川志

明王庭父表故遺腹生庭有嫡母何氏庶母董氏生母

郭氏撫育讀書舉進士不仕上陳情表孝三親而卒

四川志

明楊堪之妻胡氏夫亡年二十子甫二歲且有遺腹哀

痛自經家人強解之氏甘貧教子苦節七十年湖南志

詳見女二十歲

明蔡氏郭鶴禎妻年二十七夫亡遺腹三月生子魁矢

志勵節竭力事姑撫魁成立官廣西鬱林州同知迄

今書香相繼廣東志

明周尚信妻陳氏生子存敏三歲而孤陳守節撫育之

長為娶溫氏生子藻一歲而溫卒陳為祖母自鞠之

存敏繼室劉氏未幾而存敏卒後三月遺腹生鐸劉

有疾陳又鞠之鐸方七齡劉亦卒陳年已六十六而

家益落辛勤以育二孤鐸後取進士官刑部有名於

時王直則氏族譜西江志

行年錄

遺腹

七

明郭維一妻孫氏維一死氏年二十八有娠伯氏純號

遺產氏謹防嚴密及月閤戶聲聲產兒於床幾絕姊

推戶救之乃蘇竟延夫祀湖廣志

明吳凱字相虞父早亡遺腹生凱能力學養母幼時里

胥見役即詣縣自陳有老母在不能遠離竊有志於

學縣令芮某寬其役令其就學

明談本立妻楊氏年十八適談不一月夫死翁姑繼沒

遺夫弟方二歲楊乃撫夫弟為之娶妻未幾弟亦卒

婦有遺姪欲嫁楊懇留之及產一子又為乞乳既長

娶親未幾而姪又卒姪婦復有遺姪生子而姪婦嫁

楊為撫姪孫世傑娶余氏生三子談記賴以不墜年

七十卒 四川志

明宋氏原文會妻未期而寡生遺腹子常守節六十餘年常亦能養其母子垂白而母常無恙直指以絹米恤之旌曰貞孝 山西志

明王毅妻沈淑祥年十九適毅毅卒遺腹生子善氏志慮深遠閨門整肅竟日不聞其聲擇師教子勤苦七十餘年幾百齡而死 杭州府志

明郭氏任朝陽妻朝陽病死郭年二十餘有遺腹男而姑溺愛其次子欲併其產每勒郭嫁至毀容以見志而不置也郭事姑愈謹卒得母子相保後遺腹子年幾七十而郭方卒壽近期頤焉 山西志

行年錄

遺腹

六

明江應全父歿以三月遺腹而生遇父忌辰輒悲號踰旬 事孀母邑養盡 江蘇志

明歲貢宋呂妾王氏無嫡室羣妾中有一遺腹呂臨終嘆曰縱生子疇克守而撫之王氏慨然誓以撫孤呂

亡四月而生子太初後生母他適王與其姑苦守四十年舉四孫壽八十餘而卒 陝西志

明王紀妻張氏年十九夫卒有遺腹誓不改節祝天生男以延其祀果生男世寶竭力鞠育仍善事孀姑採

樵汲水皆躬親之 陝西志

明萬全字惟一射龍將軍武之遺腹子年十六襲指揮職事母吳以色養念祖考皆死王事祖妣以下世著

苦節乃繪四忠三節圖 浙江志

明女子萬義顯字祖心聰慧能書祖明威將軍父忠襲指揮兄武弟文三世四忠三節惟弟婦吳有遺腹母曹孺人泣謂曰汝祖從高皇帝起兵後北征力戰歿於陣汝父死逃國之難汝兄從征交趾死弟又射龍死爾萬氏將無後嫂張婦吳泣曰姑老即得男艱育奈何義顯笑謂曰無憂及吳媿身得男名曰全義顯喟然起曰吾家三世死國事俱不得以馬革裹寸骨還今吾母老而二癯婦主家俱年少而所遺孤在乳下微宗血脉之繫在此一兒吾若行則復失一臂矣古人曰立孤難吾強為其難者遂與媿氏絕畢身不

行年錄

遺腹

十九

字日夜同撫全兼治家營立門戶全未十歲遂嗣父官義顯逾七十歲乃卒 浙江志

明武氏常清妻生一子方二歲夫亡氏年二十五遺腹生一子每夜獨寢一室以灰迹環之曉視而後出終始如一 壽九十六卒 河南府志

明趙永健早死妻呂氏產遺腹子品與姑商氏相依為命後品成立於商稱孝孫於呂稱孝子商壽八十二

呂壽八十九蓋賢慈節孝萃一門云 山西志

明孫尙魁節婦孫氏子也孕三月父卒尙魁自痛為遺孤不識父面每登高及風雨夜則大哭母歿設主孀室且晚侍食凡數十年忽一日詣親族作別曰三日



後別諸君去尚魁遺孤喜將識吾父於地下也踰三

日果卒

江南志

明項城趙二病故妻李氏年二十五斷髮矢志遺腹生

男氏嘆曰妾不幸曠巾櫛于夜臺幸撫此血孤守趙

祀躬自機村視其子成人卒年九十有四

開封府志

明饒贊妻唐氏妾甯氏贊歿甯氏方舉子唐之季女謀

毒之母驚覺遂訟於官而警其女唐壽八十有一甯

壽九十有二

西江志

明程璋父早逝母年十八遺腹生璋璋長傷母節弗彰

徒步詣闕三次槌登聞鼓刺血上書朝廷嘉之降旨

立坊旌表

江南志

行年錄

遺腹

干

明吳景和妻李氏景和卒李年二十有一數欲自絕母

持之不得死已而泣曰妾幸有遺孕倘得生男則夫

死從子禮也踰月果舉子撫子養姑始終一節

汝寧府志

明楊昇字起同卒之日婦孕未產已而得子伊志嘉靖

丙辰登第歷官右副都御史亦著聲績

江南志

明李氏劉幹妻同媳呂氏劉世科妻唱隨皆期月子皆

遺腹兩世一節守幹孫守志成立

沈正縣志

明李氏蕭東陽妻先是陽母李氏及伯母閻氏俱勵節

孀居貧甚陽負米百里外時隆冬大寒歸省母寢曰

無衾奈何明日入山刈稿草薦重不堪任輒嘔血死

氏年十九姪甫三月已而生男日惟績紡拾遺木野

菜以養威大饑姑度不能全欲氏嫁氏曰無論婦無

再醮理即今姑在堂兒在袍縱不念兒豈不念姑姑

縱不憐婦寧不憐孫跪泣終夜守志終身里人號三

節云

魯山縣志

明葉維青妻魏氏年十九夫亡遺腹生子自昂苦節教

子

詳見十

明和中妻賈氏順德府人年十六歸中不二年夫病氏

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夫亡哀毀絕粒志在殉夫

其姑與家人勸之曰和氏無後所恃子有遺腹也倘

生男為和氏存宗祀不愈於殉夫地下耶氏倍勉強

進食料理夫喪未幾果生子氏撫育成立氏自十八

行年錄

遺腹

壬

歲孀居壽一百十五歲卒

直隸志

明殷相儒卒妻錢氏懷孕兩月誓欲從死姑泣慰曰倘

邀天生男不斬夫祀大義不更重乎已果生子遂一

意撫孤竭力奉姑

蘇州志

明王佳傳妻歐陽氏夫亡年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為生

父母迫之嫁乃鍼刺其額為誓死守節字用突黑涅

之深入膚裏里人稱為黑頭節婦

明史 西江志 按安志 王節婦卒

葬野雞嶺墓前多 產異木幽禽棲焉

明方獻夫字叔賢父遂以鄉薦署全州學正卒遺腹生

獻夫七歲即苦學不輟莊重如成人弘治甲子舉鄉

試第二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

廣東志 互見 七歲五十歲

明末大化妻褚氏化死氏年十八即欲同死遺腹將娠  
公姑苦勸不得已忍死以待果生子未幾夭折氏曰  
向為夫存嗣今子亡矣復何生焉絕粒逾旬竟餓死  
直隸志

明末張之俊死妻侯氏撫遺腹孤允恭成立寇陷城之  
俊棺為賊破顏色如生允恭生不識父忽見而痛哭  
哀感路人儀封志

漢劉平字公子更始時弟仲為賊所殺後賊復忽至平  
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  
仲不可以絕類江南通志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  
腹遺腹

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  
下鄭氏美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戲曰秤量天下

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嘉善縣志

明馮氏南海馮希聘女也未生而父先卒其母吳遺腹

產女誓不易嚮女從兒時習見其母志操即知節孝

大義許婚里人子高日煥亡何高子死女請往弔且

願歸高執喪守不嫁之節母難之曰若尚未字非高

婦也女泣然曰兒已許人有死無二為節母女而配

二姓不亦媿乎且身為女子終無益於父母爾將安

歸請以兒往母不能奪乃勉徇之于是匍匐詣高撫

屍哭盡哀且請于高之父母曰煥雖未婚今兒歸則

煥有婦非孀也請冠而殮他日以附於廟可乎許之

隨脫簪珥具棺出所織帛手製衾衾衣成加冠于首

躬為合殮酌酒酬地一慟幾絕既殯辭歸母家斧而

後返及歸高事舅姑以孝檢身以禮兼履不踰閭闔

即如姻姻戚罕有見其面者越八年煥弟既娶有子

乃為立嗣遠近聞者莫不稱歎一時縉紳大夫作為

詩歌序而傳之其後二十餘年舅姑俱歿乃還母家

養母終其身年六十三卒廣東志

明馮氏郭法妻夫卒氏誓以身殉姑托其母撫慰曰爾

倘有遺腹可望一綫以終天年豈不以節顯氏遂勉

活以逮夫墓越八日婉生一女氏泣而告之曰向未

行年錄遺腹

死者望一血孕耳今更何待即絕食旬日死山西志

明崔氏適沈雲鵬勉夫以舉子業夫死氏有娠哭幾絕

衆慰解之以得男尤先為重崔勉自寬假後竟生女

氏痛哭不食懷抱夫之書籍益死開封志

明方憲濂妻金氏年二十八夫亡金以有娠冀得男繼

祀故不即死及期生女金大慟遂自書其夫與已神

主自經而死江南通志

宋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

人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看目皆雕刻則胞胎所係父

母相為感應陳縣志

明薛氏韓玻妻玻商於淮以病歿氏聞訃慟不欲生弟

瓚妻王氏慰曰：媳得無念後嗣乎？我生男，即為伯後。氏泣謝曰：夜祝，媳生男。後果舉子，梅未彌月，氏即取而鞠育之。備極艱苦，慈祥勤奉，棹右通政，贈孺人以孫大學士，廣貴累贈一品夫人。山西志

行年錄

遺腹

子函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前後身

隋李士謙論前後身云：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鯨為黃能，杜宇為鴟鳩，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黃母為龍，宣武為鯨，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行年錄

前後身

老子者名重耳，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出于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廣記神仙傳 互見初生老年 百六十餘歲 九百九十六歲  
漢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商芸小記 太平廣記  
晉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

物祐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  
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  
惋乃知李氏子即祐前身也晉于寶搜神記 何  
異記作三歲詞小異  
晉鮑靚字大玄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曲陽李家兒九  
歲墮井死尋訪李氏推問皆驗

晉孫稚字法暉幼奉佛法年十八亡父祚後移居武昌  
四月八日沙門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  
亦在衆中隨像行見父母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  
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瘞言畢辭  
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行問訊悉如生時稚兄  
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

行年錄

前後身 二

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兄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  
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廟堂  
學成皆當上生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  
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法苑珠林

劉宋向靖字奉仁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  
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  
時刀子安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  
何無耶母怪告靖靖曰可更取數刀合置一處令女  
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冥祥記  
劉宋王練字玄明父琨字季琰晉中書令有胡沙門每  
瞻風采悅之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願足

矣頃之病亡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  
絕國珍奇銅器珠貝生所未見即能名之識其產出  
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  
琨字之曰阿練冥祥記

劉宋陳秀遠少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  
七月中偃臥未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  
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  
遽與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危欄杉檻  
立于空中秀遠不覺升之坐于橋側見橋上士女往  
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  
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  
轉身作爾復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畢  
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  
滅冥祥記

南齊宜都王彥年七歲出閣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  
甚相接遇後彥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彥來憮然言  
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  
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  
弘景因此著夢記冥祥記  
南齊董青建年十四州辟主簿建元二年寢疾自云不  
振濟臨盡謂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

絕或靈語或見齋前願父母勿哭云阿母不久當命  
終即共建同生勿利天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  
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免又曰生從四十七年以  
來至七死七生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  
七家分別也問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用羊廣州張  
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惟此生十  
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忽然不見竹林猶有香氣一  
曰七家江槩羊希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文也  
法苑珠林 五

梁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慳不任事數為縣令鞭朴因逃  
墟墓之間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

行年錄

前後身

四

旋耶總曰敝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  
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為坤明  
侍中以納賂金請為小吏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  
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  
空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  
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  
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網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  
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  
府撥拾盡幽蘭始從泉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王在春  
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囿恣遊觀末臣載簪  
筆翊聖從和鑿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溥天文信輝

行年錄

前後身

五

麗鏗鏘振瓊玕被命仰為和顧已試所難弱質可自  
持危脆朽委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  
國再顧眷蟬冠侍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  
時主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儻若念平  
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總良久沉思稍  
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  
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于縣宰則脫矣總問坤明是  
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為其國侍中遠忘  
耶公在坤明家悉無恙賢小婦羞娘有一篇奉憶昨  
昔已謂似丈人矣詩曰憶翁翁攜女不歸家不作侍  
中為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翁相念早相見與兒  
買李市甘瓜調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為一章寄嬌  
羞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  
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敘  
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  
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  
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易子弟皆曰死劉楨  
猶庇得生顧總可不修進哉  
梁武帝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眾東昏死  
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  
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屠無子遺時人謂景是東昏  
侯之後身也

北周申宗十八從征夢青衣二人謂宗曰呂走天年人  
向主壽百千宗乃詣占夢者占者曰呂走迴字也人  
向主佳字也豈子住乃壽也遂陳情獲許因却詣占  
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  
君胃也好服餌多尋異書日誦黃老百紙徙居鶴鳴  
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  
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胃疏澹若此豈無  
異人降旨忽思寢耳中有二童駕小車而出謂君胃  
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清激願接清論君胃大  
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  
在吾耳中不信盍從吾遊一童因傾耳示君胃君胃

行年錄

前後身 六

覘之乃別有天地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樓櫓壯  
麗願見向二童在側遂引君胃謁家玄真伯真伯居  
大殿宣制俾爲主籙大夫君胃拜舞出門引至一曹  
署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  
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以詩示二童子  
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  
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胃乃自童子耳中落  
舊處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胃已七八  
年矣君胃在彼如數月未幾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  
到兜玄國而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

矣吾授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  
童子形而滅宗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追唐  
開元中張佐遇之云已二百餘歲旋復不見錄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崔彥武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  
從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爲婦人今知家處因乘馬  
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  
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  
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  
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  
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因令左右  
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竝如其言主人

行年錄

前後身 七

涕泣曰已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失其處彥武指庭  
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  
中果得髮于是主人悲喜彥武齎衣物厚給主人而  
去雜錄  
唐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廻云于海中泊  
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閒步一二  
里見花木樓臺殿閣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  
衣惟則異之請謁公子問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  
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俄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置  
寶匣授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持之還舟迴顧舊路  
無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

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具以事上進  
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  
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置帳內往往見五色光丈餘  
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  
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兆乎太平廣記

唐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為奏天曹聞天曹報  
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為範求子天曹令二人  
取敬愛寺僧為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  
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為貴人作子當敬  
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僧竟亡經一年岐王生子  
年六七歲恒來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歷

行年錄

前後身

八

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  
院諸鶴殆盡耳廣異記

唐司馬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  
弘景後身也唐李緯尚書故實

唐宰相裴休歸心釋氏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弘護  
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于  
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北齊瑣言廣記

唐唐紹幼通悟知前生事未嘗言於妻子亦不知也後  
為給事中每休沐召同里郎中李逸情好甚篤或時  
為具饌妻以其非類詰之紹曰非子所知也開元驥  
山講武紹攝禮部尚書明皇授桴擊鼓時未三合兵

部尚書郭元振遠令紹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  
說奏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  
斬紹先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逸須死而言今日  
至矣吾自幼即具知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共不免吾  
前世為某氏女既笄適瀟陵王氏子姑甚嚴年十七  
冬至前一日姑令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夜分一犬  
衝入觸燈油仆裙上吾且懼且恨叱犬犬却伏床下  
遂以剪刺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復以一股重刺之  
而驚詰朝姑責罵於床下引篋犬陳姑前始解吾年  
十九卒遂生此往者驚犬乃今李逸也吾明日之死  
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李逸乎翼日果李逸執刀初一

行年錄

前後身

九

刀不殊而刀折再舉乃絕焉同年集  
唐房瑄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  
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壘中所藏婁師德與  
永禪師書謂瑄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  
禪師也

唐李白贈湖州司馬詩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  
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唐王維詩宿世謫詞客前身應畫師  
唐御史中丞薛存誠再入亞臺及履吟曰捲簾疑客到  
入戶似僧歸後月關更畫樓幾見僧童數十持香  
花幢蓋作梵唱入臺更阿之一僧自稱說遠是中丞

弟子來迎本師更曰此中丞本非僧侶奈何入臺門  
識達曰中丞原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  
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今足合歸  
故來迎耳聞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遇疾而  
薨其年正五十矣續錄

唐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于妻子  
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為男子去  
市人畢瑯家托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  
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  
奔至云悞矣合在裴家為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  
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

行年錄

前後身 十

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  
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唐傳光  
重應錄

唐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  
奴子和尚涕泣不已眾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  
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  
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  
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

觀音經品試之尚彷彿記爾

唐子述  
開奇錄

唐崔融和梁王象傳張光祿是王子晉後身詩聞有冲  
天容披雲下帝畿三年上賓去千載忽來歸昔遇浮

正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柱史姓名非祇召趨  
龍闕承恩拜虎闌丹成金鼎獻酒至玉杯揮天仗分  
旄節朝容問羽衣舊壇何處所新廟坐光輝漢主存  
仙要淮南愛道機朝朝縑氏鶴長向洛城飛

唐崔慎由初未有子嗣頗以為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  
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  
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厚  
當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為公子矣如其言  
初過二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  
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無以  
報公願以後身為公子不數年僧卒而子生手文有

行年錄

前後身 十一

潤倫二字玉堂閒話 互見  
四十歲與此異

唐崔胤父慎由廉察浙西日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  
有貴子問姪娘所在夫人妾媵皆無所見徐召曾侍  
更衣官妓示術士曰果在此及誕腋下有文乃瓦官  
僧名因小字緇即七歲尚不食肉一僧掌其額曰既  
愛官爵何不食肉乃味津血 互

見初生七  
歲四十歲

唐李紳少時止華陰夜見一老叟異而拜之老父曰我  
唐若山也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老父曰  
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許  
之乃袖出一簡若笏棧之成舟形遂與紳同登戒閉  
目勿偷視但覺風濤洶湧遂趨舟止叟令開視已在



一山前有端雅士十餘人迎叟問紳何人叟曰李紳  
耳叟令遍拜之羣士曰子能從我乎紳曰紳未立家  
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于兄弟未言問羣士已知  
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尙  
重此生猶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  
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拜辭歸遂合目有  
一物若驢乘之頃之悶甚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  
緩步二十餘里而歸乃改名紳字公垂續玄性錄

唐袁滋登清溪山遇儒生甚狎問曰此處合有靈仙隱  
士儒生言有道者五人甚惡見人然頗嗜酒令袁密  
携酒伺其至飲之各三五盞問何處得此乃引袁出

行年錄

前後身

主

拜五人悔并怒儒生儒生從容爲言乃解見袁恭甚  
乃令坐酒酣注視袁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  
久云直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間袁公之  
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別去袁  
果拜相爲西川節度使逸史平廣記太  
唐齊君房爲凍餒所驅干謁多不遇未嘗積一金脫滿  
一繩則必病罄而復愈元和初遊錢塘求朝餼于天  
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  
俄有胡僧西來亦臨流坐顧笑曰法師請秀才旅遊  
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即足矣法師之呼一何謬  
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

某生四十五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江何有洛中  
僧曰子應爲饑火所惱不服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  
一棗如拳曰此吾園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君房  
食之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  
因思講法華于同德寺如昨日焉乃泣涕禮僧曰震  
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今則斷攀援矣神  
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闕爲法師矣悟法師焉在  
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  
提必願爲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  
人惟吾得解脫獨爾爲凍餒之士耳乃探鉢囊中出  
一鏡背面皆瑩微謂君房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

行年錄

前後身

主

限佛法與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謝  
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鏡入囊而去  
行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  
戒法名鏡空太和元年李攻習業天竺寺鏡空訪之  
語致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尙  
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乃請筆視  
題數行于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衰恒沙免而且  
大而擊牛虎相交亡角牙實種終不滅其華集異記  
唐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棄官  
之東洛謂所親曰某浙省魚尙書故舊旬日看去又  
曰某前生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跡家

人怪其欲遠行而不備舟楫不逾旬遂破矣逸史

唐韓滉廉問浙西頗有不軌之志有商客李順泊船京

口夜深打斷漂船及明泊一山下上岸尋鳥徑行五

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引登一山官關華麗入門數

重望殿遙拜有人出簾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

出一函授之贊者引送至舟所因問此為何處恐韓

公問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柔山也是魯國宣

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于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邈

自恃夫子恐其殺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

還舟有一使者戒舟人安坐勿驚不得顧船外遂巡

可遠舊所遠戒必致傾覆舟中皆如其言舟行如飛

行年錄

前後身 十四

頃之復在京口堰下既而詣衙投書韓公發函視之

古文九字皆科斗書不可識詰問其由以為妖妄拘

之有一客袍着古服自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

之客捧書于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

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知所

止韓慘然賦坐夏久了然自憶廣柔之事以為非遠

厚遣李順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廣紀神仙

唐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

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槃席坐於庭中既食

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怒自升階

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眾皆異之韋氏

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

此非禮榘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

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

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

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故

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臯自少金

吾節制劍門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

契胡僧之語宣室志

唐韋臯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有

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祇候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

韋以違親日久辭歸因留玉指環并詩一首與玉簫

行年錄

前後身 十五

為驗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玉

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

姜氏以玉環着於中指而殯焉後韋公鎮蜀到府三

日詢玉簫知其已殞常增悽嘆有祖山人挾少翁之

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中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

寫經贈佛之力旬日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

謝鴻恩後韋公隴右之功天下嚮附瀘納歸心東川

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中

指有肉環隱出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

唐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郡守側目嘗遣子士真

至深州太守備樂宴禮甚謹慮賓客以酒忤一不

敢召士真大喜以為他郡莫及飲酒至夜士真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矣士真曰但命之召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瘦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莫知所謂顧視生視然而汗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疾械去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潛使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者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因好與俠士遊掠人財帛

行年錄

前後身 去

一日遇少年鞭駿驢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遂力排墮崖下得繪百餘段稍贖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三十七年矣昨入視王公貌乃曩時所殺少年也中心慚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幸謝君侯知深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真寤急召左右斬李某首至士真熟視而笑既又飲郡齋因歎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政二十有七太平廣記鴻書唐顧况有子數歲而卒况悲傷不已為詩哭之云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迹隨飛鳥滅老人

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雖卒魂神常在其家每聞父哭聲感慟因自誓當再為顧家子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目開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惟語不得至年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顧非熊也酉陽雜俎

唐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畧無文性温庭筠常戲之曰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懷慶志唐東京玩敵師與侍郎齊幹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貶高

行年錄

前後身 十七

安尉僧云從今年當却迴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為陳留採訪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被請罪所以十年左降定命錄唐李中丞沒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汶敬之後忽辭云某久此為客將有沒化之期但益悵然汶曰何忽若是曰運數且爾亦當委願汶曰可少留乎曰可因留月餘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須去矣乃晨起與汶訣其後諸相識人家皆云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別初別時曰某有小事欲言之于第三郎君問何事乃云十五年後于昆明池邊見人家小兒頗有死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後亦不知所之廣化記

唐王鄂尚書郤之弟也西京亂離郤家入蜀公嘉陵

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

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

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天之年與王氏子所

生之歲果驗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

岳趙氏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至貞觀末死臨死謂

母曰兒子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其母

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夢此兒來云當與娘

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

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

云此是兒舊舍也法苑珠林

行年錄

前後身

六

唐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死其兄法

觀寺僧道傑思悼不已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

與語道傑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

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

口授作書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蒙冥官處

方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

于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再受生日暹匆迨

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

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冥報拾遺

唐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愚渴望驛而嘶

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為緩轡

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北夢瑣言

唐孫綽為曲沃縣尉有家奴年六歲忽瞪視綽母笑云

娘子總角時曾着黃裙白襜褕養一野狐今憶石母

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東園古

塚藏活二年後為獵人擊磴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

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

王王曰與爾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

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廣異記

唐太華公主世傳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為武妃所生而

未嘗歡顏見妃輒嗔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

此物恒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

行年錄

前後身

七

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

迴指云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廣異記

唐鄭侃妻張氏有女名采娘年十六七夕陳香筵祈于

織女是夕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

汝祈何福曰願巧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

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

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

在張數女皆卒至娘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

曰男女五人皆幼亡復懷何為將服藥以損之藥至

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問之曰某若終當為

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葉至情急是以呼耳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母悲念收常所戲物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其兒亦哭罷即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柱史唐馬竊桂苑叢談

唐崔氏婢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須臾迷亂稍間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既而清爽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吒天王小女為洩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名寬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

行年錄

前後身

子

吐瀉藏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唯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通幽記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互見十四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通經史俾掌機表號曰內記室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募武勇三千人號外宅男厚其郵養將併潞州嵩聞之憂悶時夜漏將傳杖策庭際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進寢食豈非隣境乎嵩曰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遂具告其事紅線曰此易與耳暫放某一到魏城

行年錄

前後身

子

觀其形勢視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稟喧書其他事待某却迴也乃入關房飭行具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閉戶危坐舉觴十餘忽紅線迴矣嵩慰問事語否紅線曰某子夜前一刻即達魏城及寢所開外宅兒止于房廊睡聲雷動田親家翁止於帳內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某遂持金合以歸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矣嵩乃發使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遞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但絕倒遣使齎厚幣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思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竝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何往紅線曰某前身本男于讀神農藥書救人災患時里有孕婦患蠱瘕某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力見誅降為女子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服羅綺口窮甘鮮饒得有加榮亦甚矣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在某一婦人

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  
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  
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  
乃悉集賓友夜餞中堂嵩以歌送酒請座客冷朝陽  
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  
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  
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甘澤

唐李元平讀書東陽寺暮見一女娥冶自若領教青衣  
入僧院元平悅之問青衣所適青衣怒曰誰家兒郎  
遽此相逼須臾女自出院四顧見元平如舊識延入  
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無嫌疑也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為門吏長  
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幽房一小女不自思量  
與君調戲因有私情纒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  
殆不勝情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為誌每焚香發  
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  
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  
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為縣令此  
時正當與君為夫婦未聞幸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  
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為夫  
婦異物誌  
唐王居士有道術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

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問諸王生居士曰此女非疾  
乃神魂未歸其身耳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  
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幽冥祐之過期今九十餘矣  
令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使訪之果有此令後月女  
忽若醉寤再驗之則令以女疾愈日卒矣宣室志

長葛尉劉立妻楊氏琴瑟甚和妻忽病困自度不濟乃  
以小女美美為託其夕楊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  
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即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念其  
貧令寶幕致書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邀立郭外看  
花立先行三二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駐馬  
觀之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至趙長官之宅入門見人物匆遽主人移時方出曰  
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  
定有青衣耳語趙趙起入內數四出問曰君某年某  
月為長葛尉乎曰然婦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  
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嘆息驚異旋有  
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問曰美美安否僕  
拜而出不知其繇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暴卒既  
蘇自言前身乃公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  
見公不覺悶絕立欲歿久之乃曰某今年尚未高亦  
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於是成婿而美美  
長於母三歲矣會昌錄

唐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腸下有朱字李林甫以

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

後身耶諱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柳宗元

唐內臣魯思鄗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見一婦披髮徒

跣抱一嬰兒恐懼頓仆久之乃藉自是恒見家人亦

見之思鄗自問其故荅云已楊子縣里民女往歲建

昌錄事某聘為側室君女即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

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已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許

其夫云逃去我方訟于所司適君女卒今雖後身固

當償命也思鄗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

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多方禳之皆不可女嫁褚氏竟

行年錄

以驚悴卒稽神錄

前後身

南唐邊鐫初生父忽夢前承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

為父子鐫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

克湘潭號為邊羅漢克建州俘獲皆全號邊佛子克

潭州市不易肆號邊菩薩為節度盛修佛事號邊和

尚初生

南唐潘佑母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

子及生七歲始能語見初生互

五代劉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肝者稱太守

脅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

曰我不從彭肝因活萬餘人後必陸因名所居山曰

後陸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沈母夢牛相公來而生

沈其曾孫也揚行密五代偏

鄭又玄名家子也性驕率自小與隣子間邱氏借讀書

以其寒賤戲罵曰間邱氏非吾類也而我借學于師

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于心乎間邱子嘿然慚數歲

病死後又玄假尉唐與有同舍仇生大賈之子年始

冠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然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

接之嘗置酒高會而仇不得預酒闌或以為言又玄

慚即召仇生至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又玄怒罵

曰汝市井之民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敢辭酒乎因

振衣起仇俛而退數月病卒後又玄東入長安次褒

城逆旅遇一童十餘歲貌甚秀與之語辨慧千轉又

行年錄

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年矣

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曰吾嘗生間邱氏與子借學

子以我寒賤非類後又為仇氏子尉于唐與子受我

賂遺甚多罵我而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

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

生事乎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于

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

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寤其事

慚恚竟卒宜室志

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

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酒橋之西前生欠君

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為神償君此債耳因為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為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為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為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院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稽神錄

王謝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于主人謝許之乃呼林為阿姐為人言禍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以下可見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為人女年未及笄而天聞于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為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為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為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順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見稽神錄

上谷侯生初娶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至一官署列吏卒數十輩又引至一院有一青

衣危冠方履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繡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非仇敵乎今我訴于上帝欲洩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然楊氏固未嘗死不可為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而寤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至曰子將死矣驚寤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數年放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蕭某以女妻之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為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已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宜室志

張克勤置一妾無子其家世祀華嶽神克勤母乃禱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憐甚慧婚後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經年亦無子母亦禱祈之婦產一子而最憐日羸



弱更禱神求祐是夕母見一人紫綬金章謂母曰即君分少子前子乃為所致耳令婦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卒乃以朱塗右膊黛記着上埋之明年克勤罷茂萌令居利州至錄事參軍章副家見一女至前再拜克勤視之頗類最憐歸告其母母取視之女便欣然謂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驗其塗記宛然具在其家使人取女猶眷眷不忍去焉

洪州醫博士馬思道病篤忽自歎曰我平生不省為惡何故乃為女子今在條子坊朱氏婦所託生矣其子試尋之其家婦果娠乃作襪襪以候之及思道卒而行年錄

行年錄

前後身 无

朱氏生實女子也稽神錄

偽蜀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

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而小字黑兒徽戒錄

記廣

後蜀文澹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名谷纒

五歲讀書頗聰利失足墜井卒父母悲涕不勝後乃

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葫蘆子并添穩香

囊等會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

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于諸兒志學之年詞藻後

逸後應舉及第野人閑話

吳越王以誕辰飯僧永明禪師曰長耳和尚乃定光佛應身也王趣駕參禮師師但云永明饒舌踟躕而化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在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蓋用此僧之語也宋朱弁曲洧舊聞

宋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俊雅再三嘆訝而徽宗生時夢李後主來謁所以風流文采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直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養

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

行年錄

前後身 无

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即高宗也

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獻妃曰酷似浙臉蓋

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於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

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識泰之良不誣矣

浙江

宋田佑恭母夢馬授入其宅遂生佑恭田氏代產異才保安潘部累賜

聖書勞之世為思州守見初生

宋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復甦云適

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

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孫升君  
字談圖

宋王安石讀書鍾山有一長老曰先輩必作宰相但不  
可念舊惡故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  
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  
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

宋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  
也祖禹是日生遂以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鄧禹  
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宋郭祥正字功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  
堯臣一見嘆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贈詩末云  
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功父和李白鳳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鳳臺詩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  
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湖湧  
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真  
得太白逸氣其母夢太白而生是信其後身耶存餘

宋黃庭堅為泰和令一日勸民出東郊聞竹林中哭聲  
回登快閣隱臥夢飯鮓魚及覺猶若在口也起馳竹  
林見一老嫗哭之哀墓前置列飯鮓為詢其故嫗云  
平生只有一女死若干年矣因詢其日月即堅所生  
之辰遂與老嫗歸終身養之因自贊曰似僧有髮似  
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宋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值藥市其門暨李

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  
蜀矣文忠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  
藥二粒君為我達于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

烹水銀候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  
道聞之甚喜乃于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搗火投藥一  
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

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  
公取餘一粒即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  
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意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

豈與常人同腐也張未續明

行年錄

前後身

三

宋熙寧中王通為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入磨  
鏡因俾通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鑑中通問其  
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脩證勿淪苦  
海既去通具以告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和偕  
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王藩劉純臣有詩  
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却青  
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  
玉兔山前藥花看金盞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盃  
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西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  
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續外詩云老父

爭看烏角巾應緣會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  
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世傳東坡  
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許顯彥周詩話

宋仲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  
故流轉至今耳呂伯恭紫微詩話

宋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

以未得子為念為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

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

中上笑曰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

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

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同日

行年錄

前後身

五

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

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

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

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

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

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

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薦齋香燭祈禱知觀笑

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

來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有

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

宋錢世昭錢氏私誌

宋李撰徐禧為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

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

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

得也得次見禧詔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

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

第四品也孫升君平談圃

宋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于上黨訪得李長者古

墳為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磐石

面平瑩無他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為長

者後身宋何龍春清紀聞

宋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

行年錄

前後身

五

瞻 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歿世

言元度乃木叉後身云宋魯應龍括異記

宋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

妻子尚在來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熟世境

旋忘前事

宋雍江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

吏雷澤男享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江牛商多在

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

為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

邑人說其平昔皆驗宋朱或可談

宋雷申錫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

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

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為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

為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

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

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

耳其事可以為治獄者之戒宋廉宣清尊錄

宋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

時書窓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于其母且復為

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復得子其事頗與唐顧非

熊相類宋莊綽雞肋編

宋陳頃父母求子於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二句

行年錄 前後身 畫

云諸佛菩薩齊着力只今生个大男兒此十月三十

日書十二月三十日頃生父母乞名於佛照光曰覺

老頃無髡有則去之省元後凡有除目即先夢見住

院前身即一尊宿也宋張端義貴耳錄

宋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

服人其臥內因問為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

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

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

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宋許景迂野雪雜說

宋史彌遠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極渥史一日問之

曰我好和尚好覺見堂與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

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

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

免墮落一日浩坐堂上儼然見覺長老揖而突入使

人往寺中已圓寂於法堂頃時浩堂裡弄璋矣後以

覺字為彌遠小名觀彌遠元吳萊三朝野史

宋張世傑擁佑景炎祥興于海上擁兵南北岸忽大風

兩舟覆而薨翌早尋屍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

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上

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忠誠義烈雖亡

猶耿耿也元蔣子正山房隨筆

宋知州陳邦光建戲絲堂後知州汪叔詹夢前身為奇

行年錄 前後身 畫

章公改名奇章堂奇章公牛僧儒也楚志

宋尤著生而右手六指四歲尙未能言忽遇老僧曰六

指禪師其生於此乎著曰別來平善自此能言江甯志

宋夾允性敏而貪仕陳州司獄有富商死罪繫獄其僕

謀盡酬主財以求活允許許之假成文卷為輕罪以

暴死報其僕僕乞尸化歸允謂名利俱得乃免官歸

惜無子乃娶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

舉狀元授臺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盡

十七病死於家父母哭之垂死踰月而葬父母固欲

開棺視之隣里以為尸腐抱持遠視尸變為四五十

有髻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

前事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於集末永集大典

宋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

分以裝我胥偽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

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

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

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蓋其產孽家至京

師為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

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亦

死宋朱或可談

宋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

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

### 行年錄

前後身



三五

尊羅漢洞口也宋子俞子雲雪叢說

宋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

死若後娶當告我夫婦俱被一千戶所掠婦給千戶

乞歸其夫千戶與以金帛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

十餘里千戶即之婦奮罵而死後夫以無嗣謀更娶

議輒不諳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

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

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元陳伯號雲嘯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觀耕錄

元紫陽先生楊英字煥然少年時自悟以前身為紫陽

官道士因以自號

元胡孟波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頰長髯頭著青

幘身被布衲手提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

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沈水劃然長嘯

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為娛聊與

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

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

言曰取無魂饌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

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

明月在酒清風滿襟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

之頃之有白鶴一隻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

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

### 行年錄

前後身



七

從來今何底止幸一為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

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

鬼神托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

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

諸大寮問則曰趙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國是旌陽

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

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尙書是司祿稽侍

郎是司祿左相范尙書是貴相馮侍郎是單月烏劉

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尙書

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管室吏總憲

是左執法臨淮是次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窗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鸞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只成得天上一部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初應麟甲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今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吾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

行年錄

前後身 天

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統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送匠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云明孟

熙霏  
雪錄

元延祐開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佩環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

兒家與君為隣君自不識爾源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于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

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著頭職主煎茶

行年錄

前後身 天

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覺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于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與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而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田改咸幽怪錄

明胡浚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數日有異僧

至家索見淡見僧即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池

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

見我當以一笑為記今果然矣已見初生

明王守仁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

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

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像貌酷肖陽明陽明日

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

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

不壞身陽明日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

而去代辭

明朝邑雷子質縣諸生李九疇後身也九疇為名諸生

行年錄

前後身

罕

因毆傷死子質父雷冬者白晝假寐廳事夢九疇直

入臥內呼之不應覺而子質生子質後登正德辛巳

進士銓潛山知縣病寓京師冬在家復夢九疇長揖

而去甚訝之無何子質之訃至陝西志

明嘉靖間永昌有請乩仙者久不至及降問之乩曰時

在龍泉門外觀杜子美蹴鞠故遲遲耳人趨視之則

張舍也志以為杜甫後身云

明嘉靖甲辰張子微有外弟趙生其前生為大同趙某

子列本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因涼次飲火酒大醉

臥樹側僕以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來畏為

所嚙適有孕婦在傍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

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為嬰孩即悟託生在此北地貧

家生子不坐月三日後即往餽田間時有一犬在床

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近床婦人大

駭以為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五歲見乘馬者呼

其名曰我是爾某舅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

回其妻尚未改醮也漫筆

明張振德字季修父應忠先舉子而殤母娠祝再來生

彌月祖抱視云再來耶即笑異之曰吾家羊叔子也

小字曰環號規孩焉幼讀出師表而泣作求忠於孝

稱二張蓋公與雲剛太史公濠海也 四川志

明王勅字嘉訐別號雲芝有仙術與一僧山頭採杞葉

行年錄

前後身

罕

持葉先下比僧叩門公已在門內矣後僧疾將逝公

問曰富貴何願僧曰願兼之公曰惜也功行未滿且

著蜀府為二子王因批其背如所語比蜀王產第二

子背上隱隱有此字王摩之而沒四川志

明羅萬策字明獻少遊太學有聲仕郡佐視事輒病退

則否因決意致仕當策走長安時嘗夢入一古利兩

沙彌前導至一室有大書法朗二字自是醉餘詩暇

時復夢至其處及解任道經一寺恍如舊遊須臾二

沙彌前迎歷歷如夢中至一室則大書法朗二字在

焉策異而扣之則曰吾師祖法朗坐化已久矣自是

策每題咏輒自識為法朗云

明朱大統任代州知州歲饑捐俸施粥委一吏督行全活甚衆致仕晉四品服色長子國昌以選貢任浮梁而歸得一子時見老吏入房而生因乳名代弱冠鄉舉名之龍人咸以爲施粥賑饑之報

明黃國魁將卒曰上帝謂我完柯夫婦於某月某日命往常州王家爲子探之如期生後果授巍科黃王兩姓至今世世往來浙江志五

明王曰銓生而記憶兩世事後棄舉子業悉心內典五

明潘海濱年四十無子詳見

萬曆中陳大澤遇一僧號天香起菴資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歲

行年錄

前後身

聖

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大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爲天香俛而不答直入臥內大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拿週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爲平昔所怒者操拳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璇名廷樞舉進士

明吳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携餽餉吳指魚羹曰此桃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

驚異因薦之入穀及榜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魯山朱拙修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吟咏夫蚤夭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弟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明車明興號楚雲幼穎慧善圖山水人物名聞海內惟未見南方水牛一日畏糧往觀之已而寫風雨閒忙四景逼真有百牛圖世共珍之自稱爲呂紀後身開

葉文鳳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於旅邸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

行年錄

前後身

聖

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異因拜嫗爲前生之母奉之別所夷堅臨平趙某年四十許同人飲酒登假山失足跌死是夕隣村錢姓產一子生而不啼逮九歲其父庠試歸錄試藝置案上出探友歸見其文已經批斷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竝無人至因戲詰其子曰豈汝爲之耶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言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於此初出胞時自見手足身體微小柔弱心難了了口不能言遠長因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默然父喜其夙慧因自督課十六歲遊庠而其前生妻



子尚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舉舟往訪其子出迎竟成賓主適見其匆遽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寧耳錢子嘆曰試往書架某書第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別

馮森父四十始誕子看目如畫保若拱壁婢抱失手跌死封翁急呼婢奔避自抱入曰吾自跌死婦驚痛撞翁倒者再索婢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生森傷痕宛然

京師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欲祈於廟神聽焉涓日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隣婦見之求少待同往指揮妻

行年錄

前後身

雷

從之乃同懇於神已而隣婦娠得男指揮妻自恨命薄曰我發念求嗣他家娘子起我去却得子我反無所應語夫將再禱夜夢廟神告曰汝不得子非吾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彼庸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况無隱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一僧與汝果今在五臺山戒行精嚴世臘未盡待積修滿日來汝家作貴人耳婦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半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愛之訪之五臺神言一一不爽僧死之日即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樂終其身

記圖

山東登州前進士王晉觀察越中家甚裕棟宇巍煥服用侈麗年老被病卒其魂投萊州濰縣生員劉曰瑚

家為子纔下地四顧久之撫膺大哭曰瑚眾家驚怪止一子不忍殺因叩其故曰我本王某托生汝家今貧窶若此奈何隨語前生事甚悉令召其二子一婿

曰瑚如其言離去登二百餘里不三日俱到語及家事纖悉不遺其子伏地大慟又命召妾李氏至問牀下埋金五百得毋為人所竊乎妾言公亡後即取助喪事矣語畢悲不自勝於是二子分產之半授曰瑚

家往來如至戚尊稱馬紹曾歷官少司空食貧時與一尼結歡於神前密誓

行年錄

前後身

聖

苟富貴以側室處之後懼物議竟負前約尼畜恨服鹵而死逾年夫人生一子育堂時薄暮見一少尼踰牆入內隨覓無所覩而婢報已舉子公憂疑不決欲溺之夫人力爭而止及長悖逆盡奪父產祖臥病育堂齋遣兩奴挾之出曰毋死我室也祖憤恚一慟而卒公以白金授妾王氏育堂往索不與怒詈曰我父尚不敢違我命汝何為者呼僕去和服痛捶之攫金去王氏自縊未死適公歸憤甚獨步書齋踟躕半日飲鹵半升腸潰而卒弟及妾訟冤合邑欲截鼓樓一角乃論如律育堂於獄自殺尊稱前進士曹印昌辛亥夏季往漢迎贈公柩回籍過楚雄

府一村落間有農家童子年十五臥病在床聞門外車馬聲大呼曰此曹石霞也何故過門不入促父往邀父怪其妄叱之府正聞之以語曹曹甚訝復至村中覓之此童大喜留坐敘瀾并誦曹會闢殊卷深加嘆賞兼述都中晤語之地一一不爽曹驚曰得非內閣魏老師乎曰然問何以托生於此屢叩不答良久曰我病已劇今將往粵中某縣兄當偕往雖然恐兄少遲趕不上矣曹大駭而別未幾此童卒曹扶襯至昆明寓西寺亦卒

曹鄉贊筆

鈕秀觚賸云邵士梅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衣

### 行年錄

前後身

吳

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乘鐸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庭無不認識四子竝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髮且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貧悴因解俸金賙之令吳江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新安吳瑤號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居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朝奉母號元孺人居上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奉曰吾明日已時當死即託生於浯溪姪君正朝

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無疾而卒元朝奉殮畢即往浯溪探之君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貽之羣塾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夫至矣象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奉家入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床榻并灶花木器具皆素物也見其二子不覺戚然而悲歸家惘惘者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而送之如夫婦焉及老言之猶鑿鑿也

大名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閱三日忽瞪目而語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懷慶府濟源縣人姓趙伯父與兄皆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

### 行年錄

前後身

吳

月二十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二人復至一處憲體森嚴十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因儘力一推不覺墮此地回念家中有一女一妻一妾妾受身已九月大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延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鄭有族孀往觀之既去兒復替其母曰何物老孀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為奇貨恐招尤也

述吳

閩僧古木言昔在會稽一頭陀頗樸誠無他過郡紳

氏豪富甲一邑每過其家歸必欣美不已詎嘆累日俄病卒其魂冉冉直至祠堂夫人方坐尊見一僧笑入遂產一子父母極憐愛兒生而不慧善飲喫食兼數人至十五六長大肥白而茫無所解後方飽餐遇亂不能行為盜所殺尊鄉

洞庭陳生柔佞善貿易不數年累千金忽染疾伏枕數日厥起謂妻與弟曰我三人前生俱為僧共姦一婦而殺其夫手刺之者即我也今竟將償拘訊期短我先行汝二人亦不免矣言畢自拔其髮并髭鬚俱盡復取刀割舌又以兩指將眼珠剔出少頃氣絕云

行年錄

前後身

哭

北橋鎮農民張寧生一子年已二十忽發疹醫藥罔效臨危呼父把臂為別堅持父臂嚙去肉二寸許睜目大罵曰我前生為爾所殺今始得報勿望久活也未幾寧創口潰爛脫落一臂叫號月餘而死尊鄉

明吳江徐氏女許沈廷訓仲子仲子亡氏方七齡父母議更字氏引刀自刺幸不死常到股療母疾父亡氏一號而絕又周氏女初生時家人夢徐氏再世及長事祖母孝辛巳大饑荒以白米奉親而自食糠粃勞苦成瘵死江蘇志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家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

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曰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飲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大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婦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

行年錄

前後身

哭

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婦人在不能活乃強嫁之祝允明

晉沙門法志嘗誦法華有雉巢于巷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且雉頰即為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墮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以翼晉亡名氏

北齊禪師于井州營囑子未成遂病歎曰生死大分如來未免但恨功德未成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

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  
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  
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為大力長  
者云紀聞 朝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于晉陽汾西鑄鐵像高  
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  
于是造報遐邇選日寫像及啟鑪其像無成復堅前  
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復寫像  
啟鑄又無成于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勤勵又二十  
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  
爐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

行年錄

前後身 幸

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  
無面見大眾也吾今俟其啟鑪欲于金液而捨命焉  
一以謝憊于諸佛一以表誠于衆善倘大像圓滿後  
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時觀者萬衆號泣諫止而  
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揮手  
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爐鐵像莊嚴端妙毫  
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  
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嵩為大  
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像而為風日  
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繕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今  
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佛成日至晉正五

十年矣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集異記 廣記  
唐永徽中龍樓寺曇相禪師臨終語弟子會當生廣漢  
綿竹峯頂王氏七年後汝來見吾其後會造峯頂間  
扣扉者誰會曰弟子會也得師聲猶昔聲耳遂奉之  
再歸龍樓寺神異日顯為慧寬禪師俗號聖和尚寬  
自言十世為大僧著十生記

唐并州石壁釋明度者貞觀末有鴿巢極孔二雛度每  
以餘粥就哺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一日學飛  
墜地俱死度為瘞之旬餘夢一小兒曰兒本鴿也今  
轉生寺東某家矣度往訪求果學生二子入視之呼  
曰鴿兒一時迴顧應諾後俱成立張萬鍾鴿經 檀几藏書

行年錄

前後身 至

唐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澄居第祿山陷東都澄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澄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  
州泝峽澤欲取長安利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  
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  
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甕而汲者澤望  
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  
姓王氏吾嘗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  
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

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

行年錄

前後身

至

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東坡集廿二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唐覺禪師受業藥山陀得法於汾州或云師圓通大士

後身也嘗住瑯琊開化寺有五百梵僧寓席不休夏

同日而來同日而去江南志

唐釋智威號法華尊者姓蔣氏年十八父母令歸納婦

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欲違背誓耶因示其五願一

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重

真出家五願不爲流俗之僧蓋前身爲徐陵聽智者

講經親立此願師聞願已卽往國清投章安爲師浙江志

志

唐釋弘忍先爲破額山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信大師曰法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若再來吾尙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敢卽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乃周氏子歸而有孕父母大惡逐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棄濁港中明日見泝流而上色相光明大驚遂舉之隨母乞食呼爲無姓兒後遇信大師得法壽七十有四

唐方辯來曹溪請見惠能傳來衣鉢能出示因問工何事曰善塑能令試塑之方辯數日塑就直可七寸曲盡其妙呈能能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能舒手

行年錄

前後身

至

摩方辯頂曰承爲人天福田願以衣辯取分爲三一

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樓臺塑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

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

修殿掘地得衣其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東志

華嚴和尚堂食殿整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

頗褊躁因臥疾不赴一沙彌暫借瓶鉢僧不與懇告

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吾也

沙彌捧持就懼食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卽

至僧所作禮承過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

病亟而卒爾後和尚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

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立已背後

須臾一大蛇入寺努目張口漸至講堂升階睥睨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遂俛首閉目和尚以錫杖叩其首令回向三寶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出和尚召亡僧弟子謂曰此蛇汝師也修行累年為臨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適欲殺之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首叩石死矣歸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却為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寬即吾門徒汝可入城省問之其女欲生甚艱汝

行年錄

前後身

善

可救之弟子受命入城過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令堂門外設牀席僧入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年十八歲而卒原化宋僧真容自幼為觀音寺僧禮佛守戒後卒生於山魏伯祿家年十七不能言一日謂其家曰吾生觀音觀音寺僧今當復還歸寺尋往僧徒悉見即知其名隨令取原收舍利古畫次第拜其父祖墳墓乃誦生前事皆不爽衆往謁者誠否皆先知邑令周俊密使人往觀容先夜令徒一人具茶飯於途號為神僧一

日跏趺而化四川志

宋釋德韶諱淨有悟回至天台山見智觀遺跡恍如舊居或謂韶即觀之後身浙江志

宋釋可宣與南昌尉郭功甫善坐歸宗郡守志宣不為禮宣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逃公家中夜其妻夢見宣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以告呼燈示書相笑不已遂孕及生名曰宣老期年記問如昔三歲白雲端抵其家即呼曰吾姪來也端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屈指曰四年矣問甚麼處別曰白蓮庄上問以何為驗宣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車聲端曰外

行年錄

前後身

善

面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端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週無疾而逝江西志宋釋文通慧開封白雲寺僧其師令掌盂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恚擊之死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為長老蓋三十餘年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三十年前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而恚心不可遏即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遂說得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亦書偈曰三

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開府志作魔障

金釋佛光道悟將遊諸方鄉人求頌有水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公何不擇法嗣亦有芝蘭秀發系出西秦之語

比師至夜聞空中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鉢或以師前身為汾陽王云陝西志

元釋壁峯應州祖師院脩道有法力再世生於乾州石氏生時白光滿室六歲出家智慧異常行脚至雲中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諸佛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

行年錄前後身 美

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既寤遂盡知生前事因遊五臺順帝賜號寂照圓明大禪師大同府志

元釋崇裕住圓通初緣德示寂累青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卽吾再來暨圓機旻來鑲法席塔果紅色旻臨終復默記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識裕入院時衆夢旻至其塔又瞭然有光自旻至裕適符其數焉

江西志 明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背上有法定再來四字西江志

明釋法幢李氏黃梅永福鄉人為四祖寺僧逝世後有廣

濟安樂鄉余志王家生子自言吾法幢也識舊物不爽人呼再來僧仍居前寺

明僧無遐居九峯山嘗至縣詣邊氏家一徒羨其侈麗曰汝樂之何不遂來後三日徒死邊氏舉子哭不食乳師往探摩其頂曰既來何須哭耶子遂輟哭四川志

明曲靖真峯山一僧功行神異成化間黔國公過宜良有一人皂冠緋衣迎謁道傍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神祠否對曰有土主廟禱嗣甚靈公尙無嗣乃禱焉久而無應欲毀之夢告曰當有積功累行者生君家勿以嗣晚為虞也後內人有娠一日坐廳事見僧人入俄而不見內報生子已而詢之僧以是日坐化其

行年錄前後身 老

子為繼軒穎敏遊學多所樹立雲南志 僧便聰自五臺還京有老僧寄書題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籍啟視之云度衆僧畢早來苟更強住却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豬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子能引羣豬令不亂遂愛婆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豬遂食其書人立而化徑往五臺訪僧亦化去矣

輪迴之事正史載羊祜前身為李氏子若此類見於紀載者不可勝述聊記古之名人數條於此蔡邕是張衡後身商芸小說 顧勳是劉禪玄怪 邊鑄是謝靈運清談

子背上有法定再來四字西江志

明釋法幢李氏黃梅永福鄉人為四祖寺僧逝世後有廣

濟安樂鄉余志王家生子自言吾法幢也識舊物不爽人呼再來僧仍居前寺

明僧無遐居九峯山嘗至縣詣邊氏家一徒羨其侈麗曰汝樂之何不遂來後三日徒死邊氏舉子哭不食乳師往探摩其頂曰既來何須哭耶子遂輟哭四川志

明曲靖真峯山一僧功行神異成化間黔國公過宜良有一人皂冠緋衣迎謁道傍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神祠否對曰有土主廟禱嗣甚靈公尙無嗣乃禱焉久而無應欲毀之夢告曰當有積功累行者生君家勿以嗣晚為虞也後內人有娠一日坐廳事見僧人入俄而不見內報生子已而詢之僧以是日坐化其

行年錄前後身 老

子為繼軒穎敏遊學多所樹立雲南志 僧便聰自五臺還京有老僧寄書題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籍啟視之云度衆僧畢早來苟更強住却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豬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子能引羣豬令不亂遂愛婆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豬遂食其書人立而化徑往五臺訪僧亦化去矣

嚴武是諸葛武侯代辭韋臯亦是武侯宣室志房瑄是

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傳范祖禹是鄧禹家傳

劉沆是牛僧孺類事文張方平是瑯琊寺僧冷齋東坡

是五戒和尚新語史彌遠是覺閣黎隆山馮京是五

臺僧孫公真西山是草菴和尚癸辛雜志外集黃山谷是涪

陽誦法華一女子春齋錄趙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

鏐趙希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梅溪王安石是

秦王黃耳集岳陽王蕭譽是許玄度詢簡袁滋是西華

坐禪和尚逸史至胡濙是天池僧王守仁則入定僧也

天都載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為李氏之子邊鎬為謝靈

行年錄 前後身 彙

運後身韋臯既生一月有胡僧造其家見兒若有喜

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

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

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

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

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

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

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托化星辰

降誕神道出世為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

之所能知哉宋子俞子贊雪菴說

外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周

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

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

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

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眾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

息國復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

數年將詣會稽過嵇山廟廟神憐形長數丈世高呼

之共語憐便去世高亦還船有少年上船長跪前受

呪願遂不見因謂廣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

形矣廟神即宿大長者子憐死廟從此神歇劉明錄

西番貢舍利云伊國人初生時即能言前生功果者國

王拜為國師僧人老死能前知死期而以所餘付後

行年錄 前後身 彙

人者國人即謂真佛遂合眾同焚從灰燼中得舍利

四川志

雜隴右百姓劉濟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資質繼有

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

與之言話後能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

証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

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耶鸚鵡

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

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

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

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為一白鸚



鷓飛去不知所之大唐奇事

明宋氏番禺廣文宋鳴珂之妹三歲即知誦彌陀經

樂國土句刊以為偶然一日有北比尼至其家問其

熟此句將經語逐句引之應聲如流若夙誦者母絕

乳粥之則食啖以葷物却不入口家始知其具胎成

為再來人八九歲時舉止智慧邑巨族爭聘之已

字嚴姓子及長堅不于歸迺言清淨國中來自當往

清淨國中去豈肯為俗塵所染耶惟獨居一室專修

淨業

宋景定年間有雲遊僧寓郊外小可室門書專醫婦人

難產居數年莫有問者其師至寺怒其以僧而攻此

行年錄



前後身

卒

必非戒行久之師子婦難產遍求醫士法官三四十

輩連數十日不產師忽憶之急招至豚豚曰所產生

男欲便產耶欲三日後產耶師曰正欲便產何言三

日後也僧曰便產子生母死母生子死三日後產子

母俱全師曰果爾當全其母子僧與丸藥即安如期

果產男子師大喜厚賜之明日批銀牌住持光孝寺

不願強之居半年升座辭眾曰今往某人家眾視之

化矣其人亦當時大仕宦夢僧至云來自光孝寺覺

則生子焉夷堅志



行年錄無卷數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國朝魏方泰撰方泰字日乾號魯峯江西廣昌人康

熙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是書

取古人事跡有年可紀者各以其年編之每一歲

為一篇其但有幾十歲字而不得其畸零之數者

則各立幾十餘一篇其並無幾十字可考者則分

立初生童幼少壯老年四篇而冠以各朝歷及制

令附以生辰同生孿生遺腹前後身四篇原本不

分卷數亦無目錄次第頗為顛倒如凡例稱冠以

各朝歷而此本以前後身為冠知非方泰之舊矣

所列儒異兼陳不免稍失於襍又隨所見聞即據

其書載入不復究其本源亦稍失之疎畧

石樓臆編六卷

〔清〕周綸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樓臆編

五卷》提要

石樓臆編序

周子鷹垂為釜山先生

今嗣切負異才濡染家

學年未弱冠摘萃揆藻

以詞賦名海內既長益

卷序一

窮搜博覽務為經濟有

用之學凡夾漈鄭氏端

臨馬氏以及西山真氏

瓊山丘氏諸家之所纂

述皆能融液鉤貫得其

指歸於是上考歷代之  
制作叅以

本朝之典法分爲六曹合  
成一書其間因革損益  
瞭如指掌所謂坐而言

卷之二

作而可行者也夫經濟  
之學貴乎洞識時變深  
通古今知今而不知古  
則繆鑿而不經武靈之  
騎射鞅斯之文法叔孫

之綿蕞也知古而不知  
今則拘滯而不通新莽  
之井田房琯之車戰安  
石之周禮也周子之爲  
是書也去其二蔽兼其

卷之三

二長斯可以言經濟矣  
昔劉歆移書讓太常傳  
士謂學者因陋就寡信  
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  
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  
知其原誠有識之所歎  
愍也今

皇上削平僭逆六合晏然

卷四

方右文稽古思得愜閱  
博達之儒講求制作潤  
色隆平周子他日射策  
甲科抗議巖廊之上挾  
此以往舉而措之有餘

裕矣然而周子猶欲然  
不自以爲能事而名之  
曰臆編臆之者何曰意  
之也未立乎其位未任  
乎其事則亦遙而意之

卷五

云耳雖然昔諸葛武鄉  
未出南陽而天下大局  
了然胸中范希文未第  
時卽以天下爲已任所  
謂閉戶造車出而合轍

周子以爲一人之意而不知卽深合乎古人之意亦深合乎當今

聖君賢相之意者也而僅

謂之臆者此周子之所

書序本

以自名其書也

康熙癸亥十月之朔會

稽年家弟魯超拜題



序

往者讀典彙一書作而歎曰噫儒者稽古之功當如是夫讀治平一書作而歎曰噫儒者通今之學當如是夫雖然此猶往者之見也其在于今則兩書皆有不然者何也偏也專家也

今皇帝御極誕敷文教崇實黜浮詔天下經生家非博通時務者不錄凡操觚者莫不侈然自以

爲知時務叩之其于國計民生  
銓政吏治兵刑禮樂錢穀漕務  
郵傳屯田水利律曆諸大事或  
因或革或損益變通蓋茫如也  
顧時務不考之古則無徵而不

盧序二

縱觀乎今則不達兩者並重而  
臨文之際分編考驗未免顧此  
失彼鮮有能貫者善乎周子鷹  
垂石樓一編爲能折衷而一貫  
乎周子擅英絕之姿富三才之

學淹洽經史博綜曩今獵之欲  
其富也周子曰未也懼其龐而  
寡要也考之欲其詳也周子曰  
未也懼其紛而無緒也晰之欲  
其辨也周子曰未也懼其岐而

盧序三

弗融也會之欲其簡也周子曰  
未也懼其畧而多漏也富矣而  
不龐詳矣而不紛辨矣而勿岐  
簡矣而勿畧博而核練要而有  
則故以前數十朝之所著合之

今皇帝御極以來之所載而不見  
前數十朝之繁卽以

今皇帝御極以來之所載合之前  
數十朝之所著而不見今茲之  
簡苟非宏裁卓識有大過人者

盧序四

而能若是乎以視往者典彙治  
平兩書爲何如哉其曰臆編者  
何也猶曰取諸胸中而措之簡  
編也云爾心藪也腹笥也周子  
之爲是編也當不在削梨剖棗

之末也我有以觀其深矣

康熙六年丁未季春五日同學

弟盧元昌頓首題



盧序五

石樓臆編凡例

今上定制於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

一 究心經世者肯出其積學定議以不負所知願  
熟悉性轍必參合時務庶上下古今得失瞭如

世祖御寓百度文明體國經野美不勝述以章去

八股出自

今上層裁故所載時務以康熙元年為始

若樓臆編 凡例

今上聖德大業日新月盛經生惠恩偶志一書開

有述

旨誓猶坐井觀天所見渺矣然帝真王謨僅即都

俞吁佛自可垂耀千古

一名公鉅卿封章所載多從鈔畧美言可市樂

若貫珠以分類成文使一字一義開卷輒得

一名公卿章奏街諱並書者君前臣名之義其

或闕焉蓋從傳寫

一 是編始事者癸卯之九月向為奚囊中物止

與舍弟十經一鈔本不敢示人也今無分筆研

矣猝就剞劂挂一漏萬諒為庸人之璞夫復何

言

康熙丙午嘉平月周綸謹識



石樓臆編 凡例



石樓臆編 目次

天官門

用人

銓政

部院

臺省

監司

地官門

戶口

本樓臆編 目次

徭役

催科

兵餉

鹽法

鈔法

茶課

春官門

禮制

天象

文武

考滿

督撫

藩臬

守令

理財

丈量

漕輓

屯田

錢法

權稅

脩荒

樂律

曆法

郊祀

社稷

聖學

士習

經術

文體

主司

夏官門

兵制

右樓臆編 目次

形勢

海防

緝逃

驛傳

舟師

秋官門

刑律

冬官門

河道

宗廟

宗室

學校

理學

史官

科目

風俗

將帥

江防

弭盜

馬政

兵器

恤刑

水利

織造

蘆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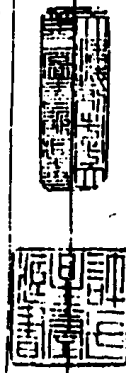
是編發坊於丙午冬月隨  
 遭鬱攸今經  
 鉅公欣賞趣付剗誠濟  
 世之津梁揣摩之著鑑也  
 有目寶之書林白事

石樓廳編

雲間周 綸廖垂輯

天官門

用人



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  
 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  
 之譽然後辟于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  
 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用一人所擇者甚悉  
 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  
 者樓廳編  
 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  
 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  
 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嘆恨者也 韋嗣  
 立論職官多濫疏

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方今取士之  
 失患在貴吏事而賤文章 歐陽修論館閣取士  
 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  
 絳侯木訥之功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  
 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韋應物論選舉

選秩疏

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于東省閉凡累月南臺止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片公著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疏

貞觀中上以僕射當洞開耳目訪賢才為弘益漢代求才猶徵百行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晉宋之後祗重門資

石樓賦編

卷之一

附八

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若不足朝廷之恩愈薄而臣下之節益壞呂公著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乃遂定給俸之制

宋朝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

甯戚見桓公悅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

不若使人問之桓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西園立庫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唐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欲與散試官陸贄曰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瓜果矣

石樓賦編

卷之下

附八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矣

漢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顛請公車策問之頭對言賢德不用厥罰常陰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

康熙三年五月吏部疏曰查得順治十五年四月內遵奉

上

諭二甲三甲進士俱授外官著永著為例又十六年十月內奉有進士初授知州品級太懸俱

旨

以推官知縣用永著為例之

康熙四年六月吏部等衙門疏曰會查得吏部職掌內開成化年間題准舉人每遇會試後揀選年貌器度相應者考試選府同知知州通判推官知縣又嘉靖十年揀選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照例選科道並部屬用及至順治八年以前不拘科分遠近會試下第願赴部揀選者考其文義以通判推官知縣用又順治九年七月

存樓臚編

卷之一

用人

內覆御史王條奏嗣後揀選舉人酌以會試三科為限又順治十五年五月議遠省舉人酌議仍舊其餘直隸近省舉人會試五科方准考試外其舉人未經一次會試之先無授官職之例今會試未中願出仕者不論科分考其文義上卷以府衛都司鹽運司教授用次卷以州學正縣教諭用可也奉

旨

舉人內願出仕的即一次以至十次考試及一次未經考試的不必論其考試多寡照部議定

職銜考試分別錄用

康熙五年七月禮部疏曰相應將奉

旨後舉人已經授教職者不准其會試其考定職銜候選者因未授職仍應准其會試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閏六月吏部疏曰本年六月初二日

奉

旨上諭未考職銜舉貢監生一概停止內有不合處

爾部再查請

若樓臚編

卷之一

用人

旨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廩生換年分考取歲貢等貢生仍照前停止外查先經停止貢生等內恩貢拔貢准貢監生在監期滿咨部候命下之日准其考定職銜候選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三月吏部疏曰奉

旨上諭自古用人視其才品錄用原未限定資格今

見爾部將各官俱限定資格由吏員出身者不

升正印該臣等查得科甲貢生原為正途自科

臣魏大善條奏臣部覆准將生員與舉人貢生一體升轉正印其吏員與例監准貢歷來不升正印今應將由吏員例監准貢出身者俱照生員例准升正印可也奉

旨納銀授官于理不合以後吏員年滿果係勤勞無過者准其考職免納銀作何考授仍詳議具奏吏部疏曰該臣等議得吏員五年役滿果係勤勞無過者各衙門咨送臣部收考試以文藝二道分爲五等一等者授以正九品考期定于

右樓廳編 卷之十 大 用人

每年八月在內五年役滿書辦及在外三考九年役滿吏員凡各衙門起送文內註有服役年滿勤勞無過者准其收考

康熙三年三月戶部疏招民百名送至遼陽者奉

旨不論文義優劣俱知縣用

康熙二年四月吏部疏曰准貢例監吏員升轉正印則投誠各佐貳官相應亦照此升轉正印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五月奉

旨這投誠官員內有通曉文義願以文職効用者該地方督撫察明具題之後酌量以文職用

康熙四年九月吏部疏曰查得左都御史郝惟訥條奏雖新例被叅各官先已解任今後除犯不枉法及因公懸坐賍非入已者仍照前引免其真正枉法害民賍證確然審實定罪者雖在赦前止免其應擬之罪或止准以原官解任部

右樓廳編 卷之十 七 用人

議照原品解任永不叙用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三月吏部疏曰凡文官先經緣事因其事革職後又有別事發覺者前既已革職應停止交與刑部照民例議罪奉

旨依議

湖廣道御史李之芳疏曰戶部見行事例休致官員任內經征錢糧自未完一分罰銀二百兩迺至未完十分罰銀二千兩臣管見所及竊謂

未完與侵欺不同侵欺係入己之賍未完係民欠之數况休致與革職不同革職係有罪處分之官任內經征錢糧即有十分不完刑部議處不過杖一百折贖銀三十五兩吏部疏曰凡官員如病故槩不議處以後此等休致官員因拖欠錢糧追銀之間有病故者應免其追銀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一月吏部等衙門疏留任事多難行等事奉

右樓應編

卷之十

八

用人

旨老病官員未完等案不必勒限及照分數追銀着即革職為民

文武

漢興官制多仍秦舊初置一相國制御史大夫副之而太尉主南北軍孝惠呂后時置左右相奪太尉權畀諸呂亂作丞相平太尉勃協計誅之則將相和之力也霍光以受遺輔政丞相獨建空名於上而事皆決於大將軍矣

文武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能為武者今不能為文者也 業通官法中論

設官疏

右樓應編

卷之十

九

文武

孝明帝時張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羽林扈賁作亂殺仲瑀

宋理宗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玠入對有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粗人斥為增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康熙四年六月兵部督捕理事官郭廷祚疏曰國家任人圖治不外文武兩途自古盛世揆文

奮武必相資爲用我

世祖章皇帝定制以來文武並重而事權宜一故

今文統乎武

山西總督白秉貞疏曰文武分途各不相統奉  
行已久其間有隔礙難行者文武同在地方一  
切逃入盜賊城守封疆諸事惟其互相察核所  
以不敢怠荒今不得統轄遇有盜賊生發文曰  
緝捕應歸武將武曰地方屬在文官始猶推諉  
終成欺飾誤事逸賊往往有之即如兵餉一節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文職二  
皇上申嚴扣剋今餉銀止令將弁給散倘有侵剋  
之弊難以稽查又如邊牆一節各道均有責成  
今既不相節制文移往來未免膜視勢均力敵  
督責難施

銓政

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  
漢自中二千石至斗石凡十三等魏始有九品  
之制晉宋齊因之至梁分爲十八班班多爲貴  
陳因之後魏制九品分正從隋唐以來因之字  
文周又以九命分正從

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官吏多久任惟  
邊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

北魏員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銓政

大致怨嗟以崔亮爲之人無賢愚以停解月日  
爲斷魏之失才實由亮始薛琰言義均行鷹次  
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隋文蓋  
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内外一命畢歸吏部以  
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辨論之方止於  
書判

開元中天子自撰唐典判定職次六部之設迄  
於今做焉而議者頗疵其繁複莫省

漢光武建武時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

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  
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神龍中官紀  
蕩然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一千人杜佑  
論省官議

唐太宗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省內外官定制  
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  
宗而後日增歲益開元末至一萬七千餘員李  
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敕有  
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

右樓廳編

卷之二

十一

餘政二

蕭代兵興舉選濫而銓弊沈既濟言今選曹之  
法乃在書判言辭之間就今執此無失猶乖得  
人况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前代選用皆州府  
察舉至於魏齊多由請托其時議以為外濫不  
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今吏部之  
弊極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  
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叅佐之屬聽收守選之  
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

唐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

擇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散官焉勳官焉  
爵號焉然其掌務而受俸惟職事之一官其勳  
散爵號假虛名以佐實利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為人也  
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一而吏員更增  
可乎對曰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  
為未當也

右樓廳編

卷之二

十一

餘政三

宋初官號名秩皆仍唐舊其時即所蒞為職司  
百司庶府皆得以其職自達中書樞密院三省  
六曹二十四司互以它官典領其正官特以寓  
祿秩位著非別敕不治本司事惟內侍省閣門  
省四方館畧有職掌他無所典署故以差遣要  
劇為貴而階勳爵邑無能重輕名實混質神宗  
覽唐六典慨然欲酌古今之宜置局中書考故  
實釐定制諸省臺寺監各還其職司會明堂禮  
成詔以新制遷敘尚書新省成上親臨幸召六  
曹長貳而下詢職事申敕而異時試攝判知



遣之弊廓然矣

秦漢之做法屈天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  
今幸已甄別流品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  
一旦身居其位見侮於吏今何不使新進士及  
士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  
官州縣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吏曹清則庶  
務舉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  
益亦必少異於今日 葉適論吏胥

太祖太宗朝仕者或有功勞民譽則拔任其人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七

人莫不勤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  
之真宗設三年磨勘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  
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  
雖有長才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  
但能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  
今為大弊 宋蔡襄去冗策

宋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自平中增至  
二萬四千員

洪武永樂時銓選前隸吏部宣德正統以來始

有大臣舉保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

晁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而吏道  
雜矣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而執賤役者五代唐莊宗以伶  
人為刺史

康熙三年五月奉

上諭論吏部向來所定部院衙門滿洲蒙古漢軍

官員品級升轉與漢官不同滿洲蒙古官員無  
向外升轉之例故其品級稍優今漢軍官員既  
與漢官一體向外升轉其品級升轉理應與漢  
官畫一爾部即酌議妥確具奏

康熙二年五月吏科給事中于可托疏曰臣見  
寄憑之法其弊百端諸如死者授生者之銜進  
士除舉人之官以及革職復選員各頂充或人  
居數千里而選缺又去數千里發憑必到原籍  
然後領憑再赴任所地方經年關官再或丁憂

事故往來更移則關官常不止經年即云候選各官若有事故令該督撫隨時報部以應扣選保無報文甫去而選憑即來者乎迨繳憑更選又遲延數月矣近閱兵部覆臣同官柯武榜選法恭差一疏奉

古武官職任緊要居家候選懸空遲久着煇舊投供于雙月二十五日選授况候憑一節不過防其賄管規避今在京者煇舊領憑詎不慮其賄營且科道已同看掣簽雖至愚亦不敢向廣象

右樓廳編

卷之一

十六

欽政六

之地而作奸也若謂恐其捐貸滋貪寄憑以前未聞天下皆貪寄憑以後未聞天下皆廉請明今人文到部投供但于投供之中仍照科貢榜案為次序則榜案在後者必不肯早赴守候庶隨到隨選朝聞命而夕就道地方無懸空之患職業無曠廢之憂吏部疏曰查向來選法原係投供點卯親自領憑赴任順治十八年七月內科臣張松齡條陳故為在籍候選奉

日普照于可托所奏行

康熙三年四月吏部疏曰大選急選推升官員俱着同一同發補該臣等議得凡初授官員至候補大小官員應停其各項選授之期俱合為一處遇每雙月二十五日掣簽但推升大小各官若與初選官員及候補官員一同選補是屬煩

多其考語俸次銓補不便合為一處掣簽應將推升官員停其各項補授之期俱于每單月二十五日掣簽有所出相宜之缺若干候補之人

右樓廳編

卷之一

十七

欽政七

少于初授之人應停其分別年分照人文到部點卯盡行擬出其初授之人項煩人多應停分別進士舉人貢生吏員每行擬取數人按考定年分將本年内次序在前點卯之人若干盡行擬出與點卯候補之人總歸一處論擬出之人封定缺簽空簽入簽筒內簽補在京候補員缺郎中以下在外候補員缺布政使以下各官俱于每雙月二十五日補授內郎中下外布政下應停其各項各升補之期應于每單月二十五日升授各部郎中除改授科道外原遇在外會

事道與知府員缺並出升補道府之缺不並出  
郎中不升補將內外應升官員升補今仍照舊  
例各大選等官之缺于雙月二十一日截于二  
十五日仍照前例在

天安門外同科道官簽補推升官員之缺于單月  
二十一日截于二十五日仍照前例在臣部同  
科道簽補

康熙四年正月和碩康親王疏曰奉

上諭論吏部向以選官寄憑多有事故恐或貽誤

有懷慮編 卷之十 欽定

地方故令其赴京點卯簽選近聞將直省候補  
及考定職銜官員俱令至京其年分在前者尚  
得簽選年分在後者守候無期今除奉

旨特陞即用者不議外一切候選官員應酌量一  
年所出缺之多少應截留者留京候選之期尚  
遠聽其回籍候選期將近行咨曉諭令其到京  
該臣等公同會議得直隸各省候補及初選官  
員俱赴京每單月令投供點卯年分在前者得  
掣簽補授年分在後者離家守候無期實係勞

苦除奉

旨特陞即用者不議外其大小選授各官俱量各  
本項之缺將應留之人聽吏部議奏其餘俱令  
各回原籍候選授將完之日吏部預先行咨該  
地方總督巡撫將年分在前之人令其赴京選  
補奉

旨依議

吏部疏曰臣部見行之例候補之人不論年分  
有人若干俱提出與初授年分在前之人合為

一處簽選不便照缺之多寡截去若伊等內有

情愿回籍者聽回原籍將來京供卯到部者簽  
補可也奉

旨滿洲官員已經着將考滿陪過俱停止但照俸  
次用理應將滿漢俱着畫一據奏議將掣過空  
簽之人存留不合此等之人俱着停止今除奉  
旨先用者但凡缺出着止取年分在前之人于  
其內令掣簽補授

康熙四年七月掌陝西巡撫田六善疏曰吏部

酌量截留一年人數計截留官員常有三四年  
等候不止也吏部按月點卯選官不敢少離資  
斧艱難萬難久待既已按年截留宜令挨掣實  
簽歸選兩日前止須一供如遇有缺應選挨次  
不到題明議處各次已定既可絕規避之端不  
到處分誰肯誤功名之路在吏部按冊而序除  
授不慮乏人在選官各揣其期窮途可免困苦  
即于按年截留之例無不便者至于急選降補  
等官定例隨到隨掣空簽後來赴部者其數政

疏樓應編

卷之一

二

餘政

自無窮先掣空簽者未必盡皆得補以此計之  
將有經年陪掣空簽而究竟不得一缺者矣亦  
宜截任挨次實選部議奉

旨

這按缺截留初授各官將年分在前者如留二  
十人者着十人留百人者着五十人折半截留  
候選其候補官員赴部投文改補者亦照次序  
在前者先選不必每月點卯如有丁憂事故患  
病亡故者令其預先即取甘結報部  
吏部疏曰其初選之官今既不點卯恐有許同

規避應將初授各官于單月初一日令親身赴  
部投遞互結以便稽查至候補裁缺改補丁憂  
服滿降調并革職還職降級還級各官即不點  
卯其投文遲誤恐有觀望之弊以後投文到部  
俱隔一選簽補以杜規避此候補官員原給有  
該地方印結不必另取互結但臨補選時照文  
到先後挨次簽補俱不掣空簽其投文時務令  
親身到部投文如人先到而文不到或文到而  
人不到俱行扣選以上選補各項官員前一日

疏樓應編

卷之一

三

餘政

旨依議

康熙五年二月禮科粘疏曰往者急選行于單  
月推升大選行于雙月其所出之缺有大選得  
八推升得二之例蓋以大選之人加倍於推升  
而急選之人有開復還職丁憂起復降補之多  
故亦隨到隨選乃今單月所出之缺歸之推升  
一項雙月所出之缺歸之急選大選兩項則是

人數少者偏得其缺數之多人數多者偏得其缺數之少

康熙五年三月吏部等衙門疏議得相應仍照往例大選推升行於雙月急選行於單月其京堂等官應照現行事例按所出之缺補授其餘在京別項各官在外方面等官今應改於雙月內推升單月急選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六月吏部疏議得御史劉疏稱凡內

外各官皆較俸升轉又於較俸之中特設一不

論俸滿即升之法以待查解逃人并能完舊欠

者但推升每年止六次每次不過數缺是徒設

一較俸升轉之法實無一較俸得升之人奉

旨每年六次推升官員即升者着推四次俸升者着推二次吏部又定每年六次俸深之官其一次題定十二月其一次定八月

康熙五年四月吏科碩疏曰部司之弊莫大於

壓缺或留美缺以待或以壓惡缺以規避其中

開竅全在議覆之遲速捏故之駁查

康熙五年六月掌京畿道顧疏稱京官與外官例不較俸亟宜變通升轉以疏壅滯自康熙元年舉行考滿每推升之時京官與外官有等第相同者較俸升轉今考滿久奉停升而內外較俸未更即如內院中書固得論次升轉主事而中行評博由推知歷俸多年者仍與推知一體較俸於理未當

康熙二年二月吏科左給事中雷一龍疏曰吏

部每月大選急選臣科滿漢官公同河南道封

簽掣簽已經奉

旨

遵行近憲臣曹國柄敬佐銓政一疏內稱推升

官員比焯選例一體用科道官眼同簽補等語如每月推升各官正推與陪推有異腹俸與邊

旨

俸不同即如考滿曾否稱職加級紀錄薦次不

論俸滿即升停升開復解任還職等項若無前

後資序清冊恐其間隱混隱漏谷將誰諉在部

司詳查造送則易為力臣科無冊詳查一有差

誤

錯則臨時與部司辯論是非不已晚乎

康熙四年六月吏科給事中碩穆科疏曰舊例每遇選期科道官赴部同議但一切資俸功過文冊俱貯部司一時何能盡行檢閱酌奪不過就部司開載者按冊較正而已若一時失察同掛吏議惟有請勅吏部將內外大小官員從前歷年功過資俸及裁缺丁憂還職等官並進士舉貢監生吏員各案投供榜案文冊炤依部式

一一清造送科備查以後凡遇各官彈薦章疏

一經奉

旨處分臣科逐日畢錄存案其末員例不具題止

達部處分者請勅行各該督撫于咨到之日并

移臣科註冊則次序較如庶不致臨時茫然奉

旨着炤科臣奏請將文冊仍由爾部全行抄寫給

與

康熙二年十二月吏部疏曰該臣等議得凡地方任內失事各官該督撫未題參之先升轉者仍照錢糧未完官撤回原任照例處分緝賊候

賊犯全獲之日開復其署事官任內失事者署官不久在任應照離任官例罰俸一年

康熙四年正月吏部等衙門疏曰奉

旨向來地方官緝賊未獲錢糧未完者如有裁缺患病丁憂等事止議罰俸令其離任其未完事件責成接管官員管理臣等會議得凡官員任內錢糧未完失事未緝若裁缺患病丁憂一案罰俸一年二案罰俸二年等奉

旨以後裁缺患病離任官員一案着降一級二案

着降二級其丁憂等官如有緝賊及錢糧未完

事情仍留原任候案結離任丁憂官員因別案

革職降調者一案着降一級二案着降二級

康熙四年四月吏部疏曰議得山東巡撫周有

德條奏查見行事例凡官員因錢糧未完一經

參革其缺即行銓補如參革之後能在任全完

者准復職赴部改補今撫臣周有德疏稱將未

離任全完之官許令該撫題明仍留原任如有

新官撤回另補相應如其所請新官未到之先

在任全完者令該撫隨即題明仍留原任其新補之官撤回另補可也奉

旨依議

吏部疏曰議得凡官員升任後如有錢糧未完等事題叅者新任員缺另補應升之官將本官撤回期限一年令其將未完事件完結如限內不完該督撫查明題叅原任降三級調用盜賊原無踪跡難以防拏不便與錢糧一體如不勒限緝拿恐有借稱緝拿留戀原任地方亦未可知凡官員升任後如有被盜緝賊越獄之事題叅者將本官撤回期限二年督緝如限內緝拿不完該督撫查明題叅原任降三級調用其撤回官員如限內錢糧全完盜賊全獲者本官既係升任之官始伊原任之次補用其撤回官員之缺先補之官撤回另行選補可也奉

旨依議

考滿

丘濬言九載黜陟始於唐虞後世任人唯西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

明制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進士為知縣者亦唯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奔走曠廢

考滿

考卷十

考

考滿

漢章帝詔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辜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順帝時左雄疏曰用賢之道必在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

今省府之重擇人宜精任人宜久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朝廷既以汲汲而求之而其人又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村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御長子孫之吏相視

如客主之勢宜奸弊不可得而去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成效

蘇軾專任使策

蘇轍曰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

康熙元年七月吏部等衙門疏曰奉

上諭吏部都察院內外大小官員以後食酷昭著

及不能稱職者在外督撫不時叅劾在內各衙

門堂官及科道糾察其京察大計應行停止俱

着三年考滿該臣等會議得以後內外大小官

員除議處罰俸寔歷俸二年已滿者考滿在內

責成各部院衙門堂官在外責成各督撫矢公

矢慎據實考議滿漢三品衙門堂官以上及在

外三品以上督撫俱各自陳其勤懇應候

上裁其在京滿漢四品僉都御史及卿以下在外

僉都御史衙之巡撫及布政司以下各官應列

五等考滿考語一等者加一級二等者紀錄一

等者紀錄一

次此紀錄後有緣事降級者抵銷降一級辦事

平常者仍留原任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

者革職後遇缺陞轉昭考語次序一等者先用

其筆帖式等以官職補用今亦應三年考滿但

筆帖式見不係職官各色其考滿不必具題俟

各部衙門註考語送部院後臣部再加考核註

冊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四月吏部等衙門疏曰臣等會議得

科臣薛奮生疏稱部院大臣等有降罰者必待

三年復級之后始計俸考滿或降或罰新舊牽

連終無應考之期其降級留任者固不必待其

復級而罰俸罰土黑勒威勒者亦不必扣除月

日但計歷任三年即令據實自陳上聽

上裁去留推此以至庶務亦俱一體通行應如科

臣所請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正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竊惟

康熙二年正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竊惟



外官考滿固有優劣之分而優考相同猶有難易之別今天下州縣分有四項有荒殘有衝疲有充實有簡易四項之中有司之賢否難易判如天淵伏乞

天語申飭凡考滿冊內事跡考語必須開註四項

若四項之中各有優等則荒殘與衝疲兼者先陞荒殘者次之衝疲者又次之充實與簡易者居後吏部等衙門疏曰查科臣吳國龍所講應如所請其陞遷原止照考滿優等俸次陞遷此

若權應編 卷之十 考滿四

欵無容置議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四月奉

旨據近日內外文武各官考滿一等二等者甚多豈無一才力不及不稱職者此後各部院直隸各省文武官員考滿將三年之內某官所辦某事奉

旨改正者某事駁行者某事處分者某事察明部院尚書侍郎各省總督巡撫提督將某官賢能

稱職應為一等二等保奏若考過一等二等官員非係賢能及不稱職事發者將考核時具保之官一并治罪

康熙三年十一月吏部等衙門疏曰奉

上

諭諭吏部兵部都察院近見考滿內外各衙門

具奏吏部等衙門又行復題以致事多煩冗賢否甚難甄別內外大小文武各官除今年已經考滿外其餘未經考滿內外文武大小各官俱着于康熙三年彙考其到任未及三月者不必

若權應編 卷之十 考滿五

考以後自道考過年分三年一次彙考向來考滿自陳等官仍照舊例自行陳奏候旨定奪至于同屬漢官定例升授時如無考滿之人論俸深者升授既無壅滯又于一年一次考核無益以後一年考核着停止該臣部院會議得先考滿在京內大小官員督撫三年及在外知府以下以至微官腹俸三年邊俸二年半任滿考滿司道官腹俸二年邊俸年半考滿內外大小武職各官三年任滿考滿今以後俱應遵

旨三年一次彙齊考滿今奉

上諭內外交武各官俱着于康熙三年彙考但地方遠近不同今年內不能到齊在內官員應于康熙四年正月二十日考起在外官員于四月內考起

康熙四年正月掌山西道御史季振宜疏曰使大小諸臣之陞轉果盡憑考滿之殿最而爭遲速猶可言也但日前大學士吏部尚書悉是扶補之官其于考滿固全無關涉而學士京卿偶逢缺出按品級以升補未嘗必待其考滿即署升授或內而科道或外而道府亦未嘗定以優等者當在內次等者當在外也是考滿之法寔無益于銓序激勸有如此敢望

皇 上獨斷立停考滿

和碩顯親王疏曰以後內外文武各官三年考滿應行停止論俸升轉其自陳考滿各官亦應停考奉

旨 依議

康熙四年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郝惟訥疏奉

諭停無益之考滿自康熙四年起從今以後六年内各官俱行考察查得舊例考察京官原係六年一次考察外官原係三年一次考察

京外武官原係五年一次  
康熙五年正月和碩康親王等議得臺臣蕭條奏今將文武各官考察年分改于康熙元年仍為六年于康熙七年考察京官三月內外官

右樓應編 卷之一

幸 考滿七

八月內考察奉

旨 依議

部院

尚書非周官也秦寄國事於丞相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日尚書通章奏漢宰相御史大夫不可至內庭遂因之武帝晚年晏遊不出又用宦者主中書為中書謂者今以典尚書章奏天下事盡歸中書至末年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裁斷萬幾兼馭官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咨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成帝置尚書四曹後益為五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光武不以

石樓隱編

卷之十一

書

部院

要於兵部蓋隱然周世六官之美特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小异耳建文歸重左班進尚書正一品欲以踞五都督上至文皇從洪武舊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尚書日益輕分宜江陵之時殆難言矣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漢益重置大夫貳丞相於萬幾無不參攝丞相關以次選代當御史大夫有中丞二在內掌蘭臺秘受公卿奏事外則督部刺史

石樓隱編

卷之十一

書

部院

察舉非法後魏以至比齊改中丞為中尉李彪崔暹之類糾按貴戚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開元之際御史臺大夫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大夫而雄峻過之有遷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至元尤重其任故明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濂理臺事洪武十四年御史臺改為都察院僅正七品有御史

而無都御史後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所屬御史分十三道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績然相得糾察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康熙四年三月湖廣道御史蕭震疏曰朝廷政

右樓廳編

卷之一

三

院

事皆統于六曹按舊例各部司官俱由本衙門升轉蓋使之熟習本部事務由主事員外而後居郎中掌印之任今自六部互升之例行往往有錢穀方熟而卽移刑名之地有律例始諸而旋摧兵馬之司者在勤敏者甫任之初尚在頭緒茫然而况人才難得

吏部疏曰查六部事務俱各不一各部漢司官互相升轉此部事務方練忽而轉移別部其升任官于所升部內之事不得卽知至員缺所補

之官又爲生手以後某部漢郎中缺出將本部員外郎內論俸升轉員外郎缺出將本部主事內論俸升轉主事缺出方將別項應升官員升授奉

旨依議

康熙元年十月吏科都給事中花上疏曰辦事垣中見內外事宜一次具題一次題覆卽可完結屢因原疏含糊以致部覆多駁行查往返動需數月情弊因以日滋如地方失事也但見混開塘報而不詳汛守之職名如欵件遲誤也但有題參而不開料理月日如錢糧侵那也但見欠數煩多而不明晰經征接管必待該部查駁乃始一一奏覆督撫身在地方所司何事前疏蒙混直至查駁乃明

右樓廳編

卷之一

三

院

工科右給事中吳國龍疏曰各部事務除凡正抄宜一部單題外又有外抄則宜會同公覆矣現今考滿一事吏部同都察院一本刑名一事三法司亦共一本此法可做而行也如錢糧一

案戶工各該部會同吏部公覆欠者處分完者  
開復則錢糧數目官員功罪一本可結以免錯  
誤察駁之煩矣按誠一案吏部會同兵部公覆  
吏部議文職兵部議武官一本可結以免彼此  
岐視之端矣盜賊一案吏部會同兵部公覆失  
事者處分已獲者開復則文武官員一本可結  
以免一事異議之誤矣議安置督撫與安置提  
督總兵吏兵二部當公議具題以知形勢要害  
相地用人也取士設官吏禮二部公議具題以  
省權庸編 卷之十 李本 附院五  
覓彼此推諉也工部議營造兵部議火藥軍需  
當會戶部公題以便通長打算銀糧足用與否  
也諸如一事而有關係部職掌即宜會同具本  
不惟事情通知無隔越舛錯之弊抑且公同商  
確無偏枯輕重之嫌

督撫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侯王而亂  
合治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  
其終也以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於腹  
裏或疊起於邊陲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  
能振聯屬之策與討罪之師保境以自全嬰城  
以自守非盡撫臣怯也亡算也曷並權均兩大  
不能以相使振長策而護聯屬多設總督若一  
省難作總督調近省之兵與食首尾左右有難  
右權庸編 卷之十一 李本 督撫一  
合制難已散而歸之無借兵之苦無萃食之擾  
語云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一擊也

正統四年釐川之役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  
務總兵官皆聽節制明總督自此始  
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未有也不欲以重臣  
令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  
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  
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  
京議事蓋不欲疎迷以懸機重耳泰四年總差

都御史其意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自是日整飭日提督日總制日鎮守百條羣將俯首聽謀

康熙三年六月奉

旨督撫員缺止應量其才品推補以后不必分別

新舊

康熙四年三月奉

諭論吏部都察院督撫中有不肖昭著應參奏

者即行參奏處分

右樓廳編 卷之十

康熙四年三月吏部疏曰各省督撫多設如要

省督撫全留如非要省應酌量裁併

和碩康親王等題覆奉

旨

湖廣四川福建浙江此四省仍各留總督一員

貴州歸併雲南廣西歸併廣東江西歸併江南

山西歸併陝西直隸山東河南着設一總督

陝西總督白晞曰陝撫見有三員以其員數之

多與內地一概裁併查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

南北三千餘里計四圍則萬餘里省會之大未

有通于秦者且三面逼隣番彝止間一墻省分

之要又未有過于秦者原設西安延綏寧夏甘

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擎疏請

裁併延撫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外部落効

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至于寧撫駐扎

寧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彝甘撫駐

扎涼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晏甘寧二撫

各相距又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就今日無

事時視之巡撫既卸兵馬似為閑員倘值有事

右樓廳編 卷之十

實有必不可少者

康熙四年十月鎮守陝西總兵桑疏稱寧夏一

鎮為全陝要地東至黃河四十里西北至賀蘭

山六十里河山以外皆彝人地方賀蘭山有三

百六十墩口黃河水凍之後即與沙漠接連明

設巡撫南至西安府一千五百里西至甘涼一

千七百餘里皆荒山草地行人稀少今裁寧撫

他撫兼領緊急邊情必失機宜

康熙四年二月左都御史郝疏曰近例直省

督巡撫皆得巡歷郡邑蓋自巡按御史奉裁而  
巡歷之責遂歸督撫體統尊嚴當其出巡儀從  
未免衆多供應未免浩繁請自今以後除事關  
重大必須親到料理者大減儀從事竣即還其  
餘巡歷概行停止部覆奉

旨依議

右樓閣編

卷之十一

聖主

增補

臺省

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凡有所長  
必有所短也 孫策責袁術書

李絳言於憲宗曰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  
霆之威晝度夜思始而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蘇軾言于神宗曰姦臣  
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  
之而不足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特

右樓閣編

卷之十一

聖主

增補

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任爲糾察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過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  
勅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朋分爲六科章奏出  
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皆得封駁朝政得失百  
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

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侍中給事中諫議大  
夫等官爲門下省

唐太宗命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

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重

惜名節三曉知治體司馬光論舉諫官猶于

明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堂上官以其通敏

穎出者咨銓司充科選謂初仕人能率真不懼

也弘治時馬文升題議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

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風聞言事宋

人因按為故事明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須明

有樓應編 卷之十一 皇清

著年月指陳實跡

唐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揀之不爾必反為所噬

御史懲奸惡亦然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無法度御史李勉劾之帝

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石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

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

康熙二年正月湖廣道御史季振宜疏曰從來

考選改授必于多人之中選拔其尤者授之科

道一用補現任之缺一用儲候補之材原不限

缺之多少定取數之多寡

康熙四年六月江南道御史張所志疏曰舊例

科道缺員以各部主事及中行評博推知中之

端勁特立才望素著者改授近例只以各部郎

中改授但郎中一官兼升道府近又改授侍讀

又復改授科道則是一官而升授之途不幾太

多

康熙五年四月禮部疏奉

有樓應編 卷之十一 皇清

旨六科滿漢官各一員太少今每科添設滿漢官

各一員

康熙三年三月吏部疏議得科臣胡稱言路中

或聽人囑託或受人指示或一人發端一人附

和宜立駁正之法即科不妨駁正糾舉于科而

道不妨駁正糾舉于道應如科臣行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三月都察院疏曰查得順治十八年

各省巡方之事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二三年後行查一次等  
因具題奉

旨 在案看得停止巡方已經五年今請

皇上選擇滿洲文武大臣差察各省奉

旨 大省二員小省兼二省差二員這差將各部院

賢能公廉滿官該部院尚書侍郎具保吏部推

奏

刑科給事中楊雍建疏部覆奉

旨 據楊雍建疏稱肆赦之後從前官吏人等犯罪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及錢糧拖欠俱已赦除更何所用其差察後有

積弊難清再行請

旨 差察等語說的是這差察且停止

康熙元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疏曰

竊見在京各衙門奉行事件俱以科抄為限本

衙門議結者限二十日兩衙門議結者限一個

月凡事有難結者題請寬限亦照此為限

藩臬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

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

即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

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即轉運曰憲即提刑曰倉

各自建臺

宋神宗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

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

歐陽修乞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投之至

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強幹明著實狀及老病

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中材之人別

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墨書之使還具奏而朝

廷重於特遣使唯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

康熙二年四月戶科都給事中史彪古疏曰天

下十四布政司除江南而外陝西湖廣兩省地

方較他省倍大陝西舊稱三秦湖廣亦稱三楚

其省會又不設于中區武昌則僻乎東偏西安

乃邇乎南界以三楚言之辰沅遠隣滇黔越嶺而後能達武昌以三秦言之自榆林迤北而西以至臨洮其達西安皆必裹一二十宿之糧夫錢糧出于州縣初自寫遠解至省會而兵餉給于藩司則又自省會轉發寫遠凡民夫解役其往返既不免多費而重疲且道路稽遲則兵丁更不無荷戈而待餉况四塞之隩素多綠林暴客洞庭之森亦饒江洋巨盜是以向者換鞘刦鞘紛紛見告也臣愚以為莫如左右藩司分駐

本樓應編 卷之十一 聖 旨

兩地就便征收近者以江南地方廣遠分右藩于蘇州軍民至今稱便

吏部等衙門疏將二藩分駐奉

旨依議今江南省左藩駐江寧府分轄安徽寧池太廬鳳淮揚七府徐滁和廣四州右藩駐蘇州府分轄江蘇松常鎮五府陝西省左藩駐西安府分轄西漢鳳延四府興安一州右藩駐鞏昌府分轄平慶臨鞏四府及寧夏河西各衛所湖廣省左藩駐武昌府分轄武漢黃安德荊鄖襄

八府右藩駐長沙府分轄衡永寶辰常岳七府柳靖二州

康熙二年十二月吏部疏曰該臣等查得雲南道黃疏稱藩司為錢糧之總絲毫務在必晰稍不清楚奸弊叢生藩司之吏大半皆府州縣積年經管錢糧之人胸中原自了了請凡藩司一切錢根文冊皆寫經手書吏姓名于上遇有外錯朦瀾一面將官題參一面提該吏嚴究情弊查臺臣黃條議應如所請奉

右樓應編 卷之十一 聖 旨

旨依議

康熙二年七月山西道御史李贊元疏曰臬司一官職掌通省刑名請江南添設臬司一員照依右藩事例

吏部等衙門疏曰臣等會議得相應于江南湖廣陝西三省各增設按察使一員分府料理奉

旨依議今江南省江南按察司駐江寧府轄江寧蘇松常鎮徽寧池太九府廣德一州江北按察司駐泗州轄安慶廬鳳淮揚五府徐滁和三州

陝西省舊設按察司駐西安府轄西漢鳳延四  
府與安一州新設按察司駐鞏昌府轄平慶臨  
鞏四府湖廣省湖北按察司駐武昌府轄武漢  
安德黃鄖荆襄八府湖南按察司駐長沙府轄  
長衡永寶辰常岳七府柳靖二州  
康熙五年七月福撫許題稱臬司經管通省刑  
名每年問理事事件例造冊題報考核

右樓庵編

卷之十一

五

藩臬題

監司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

秦制以御史監郡謂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  
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  
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置  
郡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為州牧至明復  
遣御史巡按

宋高宗詔曰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  
右樓庵編

卷之十一

五

監司

仍選累經親民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  
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  
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  
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  
馬光乞罷提舉官狀

元世祖至正二十三年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  
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流按治  
十月還司

兵備憲員弘治間始也馬文升居本兵慮武

不修故增臬員飭之

康熙元年正月吏部疏曰科臣金漢鼎疏稱各省監司浮于郡守請勅裁減等語乞

勅下各督撫詳察地方情形事務繁簡議定題到之日臣部再加核定去留具題可也奉

旨依議行

石樓廳編

卷之十

五十一

監司一

守令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

職

漢武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使承流

而宣化也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所行以實其言嘗稱曰庶民所以

安其田里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

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

石樓廳編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守令一

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

石有治效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明

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民相聚亂正以守令

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但郡縣選舉由來

其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妙盡才望不歷

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魏主不聽

唐太宗曰爲我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在官善惡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明皇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韋濟第一擢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又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

唐太宗時馬周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今朝廷重內官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張九齡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邇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苟非其人水旱由之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中下七等宋定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爲望縣三千戶爲緊縣二千爲上千戶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五十四

守令二

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

宋高宗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

宋陳永魯言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心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權

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

康熙二年正月工科左給事中何澄疏曰近因科員缺人以各部司官改授惟是中行評博等

右樓廳編

卷之十一

五十五

守令三

官舊係進士初授近亦由推知升轉或掌

誥勅或司平反或備馳驅或供祭祀與各部司官其由推知升轉同其在內辦事亦同似當一體

改授

康熙三年二月江撫韓疏以財賦而論天下之

最稱繁重者莫若江南而江南一省之中分隸

三撫其間相去又有不同如每歲額征本折之

數安徽撫臣所屬五府一州則共條銀三十一

萬七千有奇共漕米一十六萬八千有奇而屬

陽撫臣所屬四府三州則共條銀六十一萬二千有奇共漕米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臣屬蘇松五府則條銀獨多至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有奇漕米則多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有奇更有白糧二十七萬七百有奇此一歲起運之大數而存留歲用尚不與焉故臣屬州縣其糧額至多者則有三四十萬少者亦不下一二十萬兼之節年歷欠新舊帶徵催呼日迫民力日疲逋負侵那千頭萬緒此項方完彼項掛議禱削頻

石樓廬編

卷之一

五

守令四

而更代速更代速而事愈廢其蘇松常三府州縣應補員缺乞勿泥定資格或將進士舉貢內另行考選方始銓除或于他處州縣中有政績已試考課優等才堪治劇者量與調繁

康熙四年六月山西總督白秉貞疏曰司府州縣官職任催徵豈不願賦額全完求免參處其完過九分以上未完不過幾釐者必民間有萬不能完之苦情今若概行參罰各官畏罪不遵惟有日事催科恣行鞭扑民力有限今年飢強

全完明年必拖欠刻仍鞭扑從事必致逃亡今年錢糧雖欠百姓尚在地方明年百姓逃亡錢糧總無所出是病官者輕而病民者重病國者尤重臣請凡未完不及一分之官免其罰俸停升責令隨次年錢糧報完

石樓廬編

卷之一

五

守令五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繪鴈垂輯

地官門

戶口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周禮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

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皆書於版異其男女

歲登下其死生

禹平水土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

百二十三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

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

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

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也徒惜其毛不

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二世承之不變海

內潰叛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

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高祖四年初為筭賦民

年十五而筭出口賦人百二十為一筭至五十

六歲而除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傳給徭役

五十六乃免是稅之且役之也

漢自高祖迄于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

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東漢桓帝

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

千八百五十六

漢孝平元始中天下千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

止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當天下

四分之一加之三國而下斯民重困故晉武平

吳籍其民戶才五十萬

三國鼎峙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五十萬昔人以

為纒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蓋戰爭戶耗也

晉平吳之後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

千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

齊高祖曰黃籍人之大紀頃民偽已久乃至竊

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

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十有奇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人不堪命多  
依豪室高頴建輸籍之法使人知為浮客被疆  
宗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悉  
庶懷惠奸無所容人俗康阜頴之力也

唐制凡丁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  
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每歲一造帳三  
年一造籍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  
五十四

石樓廳編 卷之十 戶口三

唐令以百戶為里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口  
貞觀中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  
者進考如增戶法

馬氏曰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  
纔及其三之一蓋兩漢時戶賦輕故郡國所上  
戶口版籍其數必實魏晉以來戶口之賦繁重  
則版籍容有隱漏固其勢也

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  
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元和之耗

則歸於程昇皇甫鏞之聚斂

憲宗時李渤上言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  
逃此皆聚斂之徒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絕攤  
逃之弊丘濬言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常法  
每歲十月以後布政司委官一員親臨州縣俾  
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  
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即所  
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  
石樓廳編 卷之十 戶口四

男一人授田百畝歲納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  
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純其二丈綿三兩輸布  
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  
為絹三尺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稅無  
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  
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陸贄曰租庸調之法有田  
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兩  
稅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  
為額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丘濬曰授



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兩稅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於楊炎而少之乎又謂定稅以丁稽覈爲難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明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

右樓應編

卷之十

五 戶口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七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

宋太祖建隆中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

宋太宗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戶口版籍徽宗崇寧元年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三

宋高宗紹興時有言欲多賣度牒者上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文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年數年其徒當自少矣明黃冊所載天下人丁事產人丁即前代戶口事產即前代田賦洪武三年今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內府藏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

右樓應編

卷之十

六 戶口

未之能守也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以丁數多寡爲次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賑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各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府州縣各存一本二十四年憲雅攷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

磨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  
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  
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  
里長攢造一處赴縣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  
造黃冊查筭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  
令過割原定人戶有事故戶絕者疇零內補湊  
如無疇零方許隣園人戶內撥補其上中下三  
等人戶照原定編排果有消乏有司驗其丁產  
定奪凡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且如一都六百  
石樓廡編 卷之七 戶口七  
戶五百五十戶爲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  
附各里長帶管當差凡庵觀寺院已給度牒僧  
道有田者編入黃冊與里甲納糧當差無田糧  
者編入帶管疇零下作數所造黃冊送戶部轉  
送後湖收架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  
主事四員監生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  
嘉靖時學士桂言黃冊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  
歸圖冊與黃冊判而爲二其今之黃冊則名曰  
地土歸戶冊以相參對

康熙元年四月山西按察使張疏曰臣備員晉  
臬恭逢輯瑞例應敷奏察三晉接壤京畿惟是  
有沿久累民無如工匠銀兩一事查此項銀兩  
創自明初將各項匠役編戶當行到京供役其  
各省道路寫遠者即納匠戶銀兩解赴工部以  
致子孫相承世遠人湮間有一二子遺亦皆徒  
業而每年匠戶該征銀兩關係京編刻不容緩  
有本家絕而累本族者本戶絕而累本里者臣  
不敢擅請豁免以減度支獨是人亡技改與其  
石樓廡編 卷之七 戶口八  
征比以致逃板不如均攤以再畫一

理財

三代之君食租示稅而已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同行之民皆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與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蘇軾論刑政疏

管子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

有權慮編

卷之十

九

理財一

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以待非常之事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地力有所遺輕歛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

周時冢宰制國用合用物既闕由於太府而冢宰又皆得以樽節之秦置少府官王山澤陂池之入為天子禁錢漢制少府錢供天子雜用大司農錢非軍國事不得用東漢光武改少府禁

錢屬司農內庭支用大司農不能盡應其求所以桓靈之君嘆天子無私財于是開鴻都賣爵後園為私庫使宦者掌之

魯宣公初稅畝是公田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至成公作兵車則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舊法哀公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于諸侯者又難給焉

漢蕭何為相國而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

有權慮編

卷之十

十

理財二

司會之職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鉤致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王計之名與蒼俱罷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主倉穀金曹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為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外無有知者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于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

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于  
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尚方考工諸  
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矣至唐三司  
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  
相會計名非不美然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其  
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勢爲不順宋三司使其  
屬亦有磨勘司均之失周官意也渡江後南庫  
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  
得以兼統矣 鄭伯謙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石樓應編

卷之十

十一 理財三

漢家無計相之官是以人主肆其侈人臣肆其  
欺 鄭伯謙會計論下

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  
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  
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二升元耶律楚材  
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中畝二升五合下畝  
二升水田五升明初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  
又籍沒田襲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  
漢文帝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後除之不收

者十餘年

光武時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  
可盡封錢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  
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  
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朱暉奏不可施  
行事遂寢

漢靈帝好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官每郡  
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

晉室東徙從遷者衆西北民散而東南利典至

石樓應編

卷之十

十一 理財四

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  
民益聚利益興財賦遂甲天下

丘澹言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  
隋隋承周後凡酒權鹽鐵市征一切罷之開皇  
三年以來屢減田租史稱賞賜有功又並無所  
愛求其致殷富而不可得則謂躬履儉約六宮  
服澣濯之衣非燕饗不過一肉夫然後知大易  
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非迂濶之談也  
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

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租輸八先後以欽養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償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後王銑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安祿山及楊國忠請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貨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於是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又鄭叔清與宰相裘冕議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錢百千賜明經出身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

本朝唐編

卷之十

十一 理世五

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大曆元年方苗青即征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承泰二年分天下財賦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呂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歲送馬十萬疋酬緣帛百餘萬匹而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裡尚意祠禱度支稟賜僧巫歲鉅萬計帝性儉約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德宗即位用楊炎收租庸調

本朝唐編

卷之十

十一 理世六

法兩稅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  
合從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今出約罷兵乃償  
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  
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  
備凶荒高宗後稍假義倉給它費至是趙贊又  
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可兼儲布帛請  
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  
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  
價出之賤則加估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閭商買  
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贖常平  
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時  
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境糧每軍以臺  
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一率出境兼三入之費趙  
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進奉得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順宗即位罷  
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穆宗即  
位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在法賊論然謂戎臣  
武士法當姑息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僖宗乾

石樓應編

卷之十

十五 理財

符初大水山東飢中官田今夜爲神策中軍估  
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  
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天子服食器用  
一切付奄人之手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重臣  
掌其事猶或耗亂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  
不得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量數奉  
入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  
劉晏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食貨輕重之權  
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嘗言士陷賍賄則  
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多惰修吏雖廉潔終無  
顯榮利重于名故多貪汚其勾檢簿書出納錢  
穀必委士類吏唯書符牒不得出一言理財以  
養民爲先諸道置知院官旬月具雨雪豐歉狀  
豐則貴糶歉則賤糶其初財賦歲入四百萬緡  
季年乃千餘萬緡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舉李翼代自劉晏後莫能

石樓應編

卷之十

十六 理財

繼之異掌使一年課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

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

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夫蓄積固不可

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

敵也 馬周疏

唐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

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

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昔堯舜扞壁于山投珠

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視

我耶黜之 石樓唐編 卷之七 十一 理財九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月俸

贍軍王求禮曰陛下富有四海何藉貧官九品

之俸而欺奪之

唐西北數十州宿重兵始用和糴之法明皇時

有彭果者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

賤傷農增價和糴東西畿粟停今年江淮所運

租自是關中蓄積漸溢

德宗敕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對上曰前云兩

稅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後

又云和糴而寔強取之曾不議一錢

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德

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

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

宋太宗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

軍儲等簿以聞至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獻

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

仁宗時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

鐵判官俞獻可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

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

日宜與大臣議揀正之乃立計置司初陝西河

北商人入易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

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

稅其法屢更不能無弊命諸等校歲入登耗更

定之

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

邊大臣共宜留意節用

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曰  
採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  
辭堂饌時以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  
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  
者不過頭會其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不在民則  
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  
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右樓廡編

卷之七

十一 理財

一出齋無費甚衆仁宗天聖初命有司取真宗  
時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京  
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帝與太后知其弊詔  
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工費然後給韓琦  
言省費當自掖庭  
凡貨財不領于有司者則有內藏庫有鉅費左  
藏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諸州貢賦皆輸左  
藏庫太祖于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餼  
饗當預爲備不可臨事厚斂

所謂總制錢者徽宗宣和末東南用兵陳亨伯  
以發運兼經制使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  
賣契等錢高宗紹興五年孟庾請因經制之額  
增折而爲總制錢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二  
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  
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當時漕司  
一例均科於是郡縣橫斂十七年詔州郡以寬  
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所謂板帳錢者如輸米  
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靡費幸富人之犯

右樓廡編

卷之七

十一 理財

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  
則不償失主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  
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  
得已  
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送京師外並留之州  
郡至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增虧不常未嘗定額  
其留州郡者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  
雖屢有比筭之令然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庾  
熙豐以後密矣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



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遂立  
總制等各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美餘裁出納之  
貫陌所以收州縣遺利不及百姓也然朱熹嘗  
論其事以為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  
千仞之坂至其址而藝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  
巧為科目以取之民耳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各色類多  
違法至兩訟不勝有罰錢既勝納歡喜錢

宋高宗建炎三年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

有樓慮編 卷之十 十一 理財十三

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  
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  
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  
之家毋得市田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  
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  
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  
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  
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  
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匹婦之

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  
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行之  
十年則民之口箠官之酒酷與凡茶鹽香礬之  
權皆可弛以予民

王安石熙寧青苗法苗青時以錢貸民春散秋  
斂取二分息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提  
舉司以多散為功遂有抑配之弊然元祐再行  
青苗則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

宋蔡京為相務以侈靡惑主動以周官惟王不

有樓慮編 卷之十 十一 理財十四

會為說有應奉司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歲  
運花石綱一石之費 間至三十萬緡京又動  
以筆帖于權貨務支賞給言者請令戶部周知  
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  
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  
以至公  
東南財用之饒盛於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  
時歲運東南粟實關中不盈二百萬石而宋漕  
運增至六百餘萬石唐出銅鐵銀錫凡六州而

宜潤饒衛信五在江浙歲鑄錢多至十數萬緡而宋鼓鑄增至百餘萬緡

唐李絳為戶部侍郎憲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

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

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戶部所掌皆陛下府

庫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

以為進奉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也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

恕久不進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

有樓廡編 卷之十 世宗 理州十五

生侈心後薦寇準代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

創事類為冊及所出新榜躬至恕第請判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罷坊場河渡

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明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田土嘗計二

百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八頃九十二畝零夏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

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明張文忠疏請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

部查冗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禮於內府各監局

查各冗費臣等查得京庫銀歲入夏稅五萬五

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

十三萬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以歲

用言之除各邊年例外給散京衛官軍俸銀三

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

可與知通計各項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

草等銀節該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急

用

有樓廡編 卷之十 世宗 理州十六

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有

八九年積

太倉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

四百餘萬外庫一百餘萬

萬曆五年歲入太倉銀庫者四百五十五萬九

千四百餘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

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

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

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數十萬

明徵一法者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十郡糧儲法也鐸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昔蘇蘇漕當天下半即不給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猶伯季耳季畝僅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

有樓廡編 卷之七 廿五 應附志

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通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盡益者為徵本色通增耗米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上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役

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驟多易困條鞭則每年均辦減少易輸又均徭之法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皆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止納一兩者有納三四倍者甚且相什伯則各為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固便

有樓廡編 卷之七 廿五 應附志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明都燕歲禮江南米四百餘萬石實京師而蘇松常嘉湖幾居江西湖廣南直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歲入康熙二年四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賦役一書分為四部二寺款項多則經承多內外書吏利其頭緒不清可以叢滋奸弊款項多則叅罰多司府州縣因其各處打點愈以浚削民膏其中催提差使不一費常例陋規不一處同破侵蝕不一端思從前賦役全書只司為會計原

太留待稽察將雜項算成總數另造簡明賦役  
為催徵之捷法而一歸戶部以總其出入由單  
內明刊地丁若干征銀若干而戶部催提州縣  
征解一以簡明賦役之書為主則弊竇俱絕兵  
苦于撥餉之虛者戶部錢糧未必年年足額只  
得將未完虛數強為搭撥是戶部日憂缺額而  
別部寺者本色徒付朽爛折色尚煩借用何如  
錢糧一歸戶部通盤打籌各省先扣兵餉其餘  
方聽解部而兵餉有不實者乎考成周之制每  
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而通攬出入之權太府  
王之漢有計相唐有判度支宋改三司為總計  
司皆為專管錢穀未聞雜然而收而用也如今  
四部二寺入則俱為取盈不為官民籌緩急出  
則俱為支給不為國計酌盈虛豈理財之良法  
乎此後吏部添官兵部添兵禮部議典禮工部  
議營造皆以戶部論斷行止取其量入以為出  
不致時絀而舉贏也如以現行事例不便更改  
然金花一項原貯內帑十三等庫原屬內官今

有樓廡編 卷之七 廿七 禮部十九

俱奉

諭令歸戶部如以部寺分理錢糧易完不知顧  
此失彼完前欠後自部寺分理二十年來而拖  
欠何可勝計

戶部等衙門疏曰臣等會查各省解京各項錢  
糧自順治元年起總歸戶部至七年開議分各  
部寺料理今科臣吳國龍條議前來相應將各  
省一應錢糧俱歸併戶部總理應俟康熙三年  
為始總作十分考成核銷每省各造一本簡明  
賦役之書明白刊送戶部較對前訂賦役全書  
由單內止開丁地銀米各若干頒發民間至于  
康熙三年起外省兵餉戶部每年正月全撥餘  
剩全解戶部如各部寺應用錢糧須年前將應  
用銀兩物料等數目等明具題戶部照錢糧解  
到陸續給發仍令該寺年終將收放細數查  
核明確題報奉

旨 依議  
康熙元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劉如漢疏曰竊惟

有樓廡編 卷之七 廿八 禮部二十

理財之道莫要於嚴考成然有考成之法愈嚴而積逋卒不得清清逋之方愈密而財用究未見理者則天下錢糧每項分爲十分之法是從來考成之法除正賦外其餘雜項總作十分自順治十三年八月諸臣會議始以總作十分之錢糧改爲各作十分之會計蓋爲一項有一項之考成則一分有一分之參罰庶幾有司知警悉力催科積欠可以不勞而清其爲法非不甚備而極善也然奉行以來爲日已久不聞累年之積逋從此全完徒見有司之參罰接踵而至蓋稽核既難則完欠無從而知于是有方完此項而忽爲彼項受參者又有完過多項而忽爲一項被劾者此中吏胥那移解役侵蝕甚至有司巧鑄目前勢必那新收以完舊逋借正賦以完雜征侵蝕糜混因雜項而至虧正供清舊欠而反增新逋日參月革所由來矣夫有司之參罰不足惜也至參罰愈多更代愈速而錢糧愈不能清楚則大可慮也

石樓廬編 卷之七 廿九 理財五

刑科右給事中張惟赤疏曰竊見戶部題覆臣同官吳國龍錢糧宜歸畫一一疏將各部寺錢糧俱歸并戶部奉

旨依議但各省原解戶部錢糧尚有各項名色臣伏思各項錢糧除鹽課蘆課不涉州縣有司外其他如顏料本折皆屬按畝征收各作十分考成無乃太煩似應增入丁地錢糧數目內通盤合算彙載賦役全書一例考成至漕白二糧總係漕糧應歸併一項其本折輕賫載頭倉米付

石樓廬編 卷之七 三十 理財五

米銀兩淺貢月廩減存行月二糧過湖淺船贈銀贈木板木蓆片等項名色雖多總屬漕項錢糧咸歸隨漕項下總算十分考成庶欸項不分而絲毫不漏百姓既易于征納部臣亦易于核算不惟省文冊之煩亦可祛那移之弊矣

康熙三年正月戶科左給事中孫際昌疏曰從來理財用者量入爲出臣聞戶部每歲舊例原有進呈冊籍約畧天下經征經費一歲之中入之總數若干出之總數若干或盈或絀燦如指

掌開列進呈近聞本部以各省清察未完兵餉撥發無定不造總冊數年矣思各年年分劃然如本年之正糧若干雜稅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各有其數矣則合盤打等撮一總數為一冊又如本年自內府

御用以及官俸役食給賜兵餉等項已支若干未支若干存剩若干不敷若干各有其數矣則合盤打等撮一總數為一冊蓋未定之數難預知而已定之數可直指也且聚各項之總以為大者惟慮編卷之二至理附三總至簡至易伏乞

勅部綜核繕寫早完進呈

康熙三年二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竊惟天下錢糧壓欠不清官之弊有二州縣擄塞考成以完作欠其造冊時不日現今起解則曰守候批迴及歲參已過方行補解甚有終于不解者矣藩司移緩就急或解本任錢糧抵改前任或解正項錢糧改作雜項收銀之後勒令州縣換批甚至藩司自于批上改註及其造冊報部

多有以完作欠者矣吏之弊有二州縣解役領銀到手任意侵欺洗補數目以千改百藩司書吏每于錢糧內扣出使費以致兌平短數不得掣批種種積弊撫參部駁何日蔑有臣愚請定解收批迴之法凡州縣起解錢糧先備印批一様二張預申巡撫掛號巡撫即于批內親判某縣銀數若干計道里遠近限何日交銀藩司限何日掣批一一填明發回州縣同銀起解交銀之後藩司親註收銀若干印鈐數目一張發解有惟慮編至理附三役回銷一張申巡撫存案如解到稽遲或銀兩短少藩司親註批內着令另文補解不許拊捺批迴如此則歲參之時巡撫有批州縣冊內不取以欠作完捏報現今守候批迴等語而前後分數一一俱清矣藩司改動款項在州縣以為完在藩司以為欠兩相錯誤今巡撫有批則藩司不敢擅改而完皆實完欠皆實欠矣往日解役皆因上下隔絕細字易為洗改今藩司親註數目令其繳撫倘違限無批即可按日察叅立

窮此項着落上下書吏何計以掩飾耶此雖藩  
司積棍力能需索使費在意捺批莫敢誰何巡  
撫奏銷冊內有完欠不清該部勢必駁查而巡  
撫不能立辨仍復吊取批廻夫州縣止一批也  
藩司取去未回而巡撫復來提取文移差役百  
弊叢生今巡撫有批即為州縣底冊縱或駁查  
對批亦可立刻登答

旨依議

右樓廡編

卷之十

手主

江寧巡撫韓世琦疏曰自順治十年內科臣張  
條議部覆行藩司印發編號空批凡起解一應  
錢糧挨號填註如後號已到前號不至者以侵  
那拿究于是始稍清楚今科臣吳國龍議以州  
縣起解錢糧備印批二張臣接准部咨再四恭  
酌若以一項錢糧印給批廻二張不行稍加分  
別恐將來時日久遠不無混作兩項之數以啓  
影射之奸臣愚凡錢糧批廻用紙一張中間聯

寫字號對半截分其一註定給發衙門倚照其  
一註定送院存查各字樣

旨依議

戶部疏曰該撫議立連環之式應如所議奉

康熙三年正月戶部題該臣等議總作十分考  
成經征州縣官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轉罰俸  
一年欠一分者降職一級欠二分者降職二級  
欠三分者降職三級欠四分者降職四級俱帶  
罪征收欠五分以上者革職布政司知府經徵  
錢糧道官直隸知州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轉  
罰俸半年欠一分者罰俸一年欠二分者降職  
一級欠三分者降職二級欠四分者降職三級  
欠五分者降職四級俱帶罪督催欠六分以上  
者革職巡撫欠不及一分者罰俸三箇月停其  
升轉欠一分者罰俸一年欠二分者降職二級  
欠三分者降職一級欠四分者降職三級欠五  
分者降職二級欠六分者降職四級以上帶罪  
督催欠七分以上者革職一應各官如遲誤軍

需者仍照舊俱行革職至于息緩稽遲者該督撫各降一級帶罪督催完結司道府直隸知州降二級帶罪督催完結州縣衛所俱各降三級帶罪督催完結已上各官全完之日准其開復署印各官任內不久不必停其升轉欠不及一分者罰俸三個月欠一分者罰俸六箇月欠二分者罰俸九箇月欠三分者罰俸一年欠四分五分者降一級調用欠六分七分者降二級調用欠八分以上者革職不及一月者免議再查

石樓應編 卷之七 去 理州

參后各項錢糧限年全完州縣官限一年布政司知府直隸知州限一年半巡撫限二年其年限內不完照原參分數處分州縣官原欠不及一分者降一級調用一分者降三級調用二分者降四級調用三分者降五級調用四分者革職巡撫布政司欠不及一分者降一級仍帶罪督催其餘俱依州縣例處分以上降級革職等官俱交代未經離任之前拖欠錢糧能全完者准其開復以有年限錢糧接征之官俱接前官

總作十分題參之日照初次分數例處分凡各官任內催征各項錢糧本年內俱能全完者紀錄二次一連三年全完者加一級如衙役侵欺拖欠者官照縱役貪贓例革職奉

古依議

康熙四年九月吏部題查本年分應征條餉藩租銀兩各官一年之內全完五十萬兩以上者巡撫左布政使照例紀錄二次十萬兩以上者知府照例紀錄二次十萬兩以下者知府五萬兩以下者知州知縣照例紀錄一次

康熙二年七月刑科給事中查培繼疏曰查處分帶征定例原限二年內不能全完者俱照例處分能全完者不論俸滿即升再案查戶部題定各省積欠鹽課銀兩亦各總等十分定限四年全完每年則以帶征二分五厘為額自行此法鹽課積欠漸次報完臣請目前帶征之法所欠數目統等若干總作十分考成酌議三年為限

石樓應編 卷之七 去 理州



康熙五年五月吏部題今以後帶征錢糧二年全完將州縣官員一萬兩以上者紀錄一次二萬兩以上者照例不論俸滿升轉其知府直隸知州晉錢糧道官二萬兩以上者紀錄一次四萬兩以上者紀錄二次六萬兩以上者不論俸滿升轉巡撫布政司十萬兩以上者紀錄一次二十萬兩以上者紀錄二次三十萬兩以上者不論俸滿升轉奉

首依議

石樓廬編 卷之十

五七 聖訓十九

康熙四年五月江撫韓疏曰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蘇松為最詳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至宋而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仍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至八十餘萬松江至七十餘萬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租入之簿定稅遂一時驟加至洪武二十三年稍減其額至宣德正統間逋賦日甚特遣侍

郎周忱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捐免蘇州得

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

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故彼時殿最蘇松有司

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即為上考今所照萬

曆年間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

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

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

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與

其民力弗勝逃亡真保護獨于催徵不得之後

石樓廬編 卷之十

五八 聖訓二十

孰若預渙

恩綸施惠于浮賦當減之先全民于敵脂剝髓之

餘孰若早敷寬政愛養千元氣未瘁之日

康熙四年四月江督即題查直隸錢糧每年共

九十一萬餘兩福建共九十二萬餘兩湖廣共

一百二十萬餘兩廣西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

府銀一百十八萬餘兩尚有米麥豆一百五萬

餘石松江一府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

餘石

康熙四年六月江撫韓題臣屬江寧蘇松常鎮  
康熙三年分共應起運地丁銀一百五十六萬  
四千九百八十四兩零解南本色米豆十一萬  
五百十三石零

康熙四年八月戶部題查得先據江督耶疏稱  
左布政使康熙三年分實徵地丁銀一百四十  
四萬八千餘兩

康熙元年四月江西右布政使王庭疏曰竊惟  
江西浮糧一事緣明初南昌瑞州袁州三府俱  
有樓廩編

偽漢陳友諒竊踞地方友諒用兵不費錢糧加  
徵比于宋元舊額過倍明太祖因惡友諒抗違  
三府浮糧未經減除先是順治九年右布政使  
莊應會入覲先以瑞袁二府請

命隨奉詔免

康熙二年正月戶部疏曰南昌府屬浮糧查與  
袁瑞二府事同一體俱應請減奉

旨這南昌府浮糧也着照二府例行

康熙二年四月戶科給事中吳愈璽疏曰各有

土產苟非其地必無其物不得不委官採買委  
官一領解批因而議幫貼議使用盤費脚費一  
一派之民間至有雜費倍于買價者臣愚請將  
各省應解顏料等物某件係該省所產應就本

省起解某件係出某省應就某省起解聽部臣  
按土產所宜斟酌確議量贏補虛則諸弊悉清  
康熙二年七月左都御史龔疏曰新舊並徵參

需查出有司日換生手猾吏之朦混愈以不清  
百姓徒苦追呼度支之金錢依然不足蓋那現  
有樓廩編

徵以補帶徵即因舊欠而滋新欠陳陳相積無  
了無休合等通盤仍歸虧缺

康熙四年二月戶部疏曰先經臺臣馬大士條  
議業經臣部會同吏部議覆嗣後如州縣官加  
派私征司道府廳等官查確申報督撫題參將  
州縣官員革職拿問司道府廳等官朦隱不報  
督撫題參將司道府廳官員革職奉

旨在家相應再行嚴禁可也

康熙五年六月江撫韓題該臣看得脚價一項

乃隨正編給解運之需自康熙二年為始部覆  
如撥本省兵餉則無長途解運之煩其隨正脚  
價扣解充餉附入考成乃江北所屬歷年竟未  
循行臣既兼轄不得不行詳查

木樓唐編 卷之五 中工 理刑三

徭役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化國  
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舒長者非  
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也富足生於寬暇貧  
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  
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 王符愛日論

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賦之遷徙者皆復其  
征役故六朝議役法必釐正舊籍

石樓唐編 卷之五 中工 理刑一

漢世宰相之子然且處邊苦樂齊而力均  
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役主力役之政令人自十  
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  
一旬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商札無力征蓋  
是時蘇綽為法依於古然猶重恨之嘗曰今所  
為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為弛  
之其子威開皇中事隋高祖疏請減賦役甚力  
從之故戶口歲增其後江表混一益寬徭賦

唐著令民始生為黃二十為丁六十為老里立  
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死與地闊狹之數為鄉帳  
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為計帳具來  
歲課役之數以報廉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給  
獨符蠲之

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後租調與庸兩稅  
既兼之矣今兩稅加說奈何復欲取庸錢

宋以衙前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弓

手壯丁逐捕盜賊太廩是監中產能請定諸州

石樓廬編 卷之十 聖平 隆慶二

戶為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

免之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

皆得復役應役之戶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

假佃戶名以避穩役乾與初始立限田法形勢

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自里

正鄉戶為衙前主與府庫或軍運官物往往破

產累胎中稍欲寬其法而募入充役之法始矣

慶曆中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繁而民

瘠王逵為荆湖轉運使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

十萬進為羨餘蒙詔獎

司馬光之始議差役蓋百祿曰熙寧免役法行

開封罷遣衙前數有人民皆欣幸後有司求羨

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

元祐初溫公入相華王安石新法青苗助役其

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

息之令至于役法則請贖之是熙寧而主擁護

者居其半故差催二法雜然並行免役之錢仍

復徵取然熙寧之行助役也既取區分寬剝復

石樓廬編 卷之十 聖平 隆慶二

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保人給直日損此

其極弊處

金華松陽民在漢等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役

費乃自實其費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與

以其粟佐當役者他日戶升降則告于眾而進

退之歲三月舉畢會舊里正以授新里正名曰

義役兼適時為今日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

矣

丈量

古者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也今五十畝古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平帝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六十七畝古百四十畝也

殷人以一百四十畝為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

畝夏后氏以二百為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周尺止六寸有奇

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遷遠矣

杜君卿曰秦以後阡陌既散又為稽覈稽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政由羣吏人無所信

五代時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為姦宋太祖詔許民開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為額真宗景德中有言廉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

後梁時楚王希範嘗欲無厭用慶不足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冷田在何憂無穀命管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各失其業

紹興中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為害十淳熙中朱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細民業盡稅存不勝其痛而州縣坐失常賦豪右占隱者為異論以搖之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田均田有反古拂眾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而亦竟沮不行

宋內侍楊戩主後死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置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比

論大河民田畝稍溢於初券者輒名公田令  
輸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難租  
稅舉入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部使者至自  
督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卽正稅倚閣不復  
能畢輸矣

洪武元年詔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徃浙西覈田  
畝經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爲民病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兩浙等處富民多  
畏避差役詭寄田產遣監生徃丈之書圖編號

右樓處編 卷之十一 丈量三  
爲魚鱗圖冊以備查考

林勲本政書作圖之法以田爲母以管業人戶  
爲子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本處

萬曆初行文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賦且論言所  
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明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 社屯分  
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

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  
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其受地頃畝甚

狹社民土著其分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

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不均者也

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定稅時吏

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在重鄉雖下田重

則輕鄉雖上田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卽因

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

甚不均者也時唐龍以御史按江西疏言江西

有等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里書飛騰之

見在人戶各爲偽濫有暗藏之逃絕戶內各爲

右樓處編 卷之十一 中人 丈量四

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賬者有租賣戶不過

割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以致派糧編差

無所歸者俱小民賠償江西此弊吉安爲甚臨

江次之乞令守憲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說弊

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

度廣狹之則分肥瘠穰沃之等均崩離開舉之

數

明霍翰疏言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

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

項有奇是宇內額田失者半也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六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四十一萬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額田二十七萬今存七萬

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祇無常數稅無定額也宋乾道間梁俊彥請稅沙田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淤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而田是未可以為常也其

有樓廡編 卷之七 文選五

事遂衰

各處臨河過江濱海田地東坍西漲彼長此消名曰新增實非舊額昔王恕巡撫蘇松常等處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作白冊以補小民包賠之數

康熙三年十月刑科都給事中楊雍建疏曰丈量一事奉行不善則弊未除而害已滋所當急議停止者也丈量必用齒長圩長奸胥妄報愚民畏懼求脫此命報之害也有司躬親履畝隨

從多人加以弓手索手書手算手等役工價之外俱備煩多此供給之害也應用厰舍椿繩界牌木植為費不一即如積造冊逐歲繕寫自縣府至道自藩司督撫至部紙張筆墨工費浩煩毫無官價悉出民資又如提冊繳冊駁冊經承審案無有虛日此造冊之害也業主居址寫造界程奔赴既苦艱難况乎上司差承府縣快役借有催工催役催丈催冊絡繹不絕此差役之害也印烙舊弓恐不可考胥吏意為增賦產

有樓廡編 卷之七 文選六

量之差便為詐局此弓式之害也事煩未竣立限比較該管衙門既多必催數人分值應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經扑責費愈不貲此比較之害也丈完一圩勢必更員覆丈舟輿役從再費經營難辦文絕無弊端而執弓者未充所欲上下其手那移之聞杖責立至此覆丈之害也臣聞西北之地有熟有荒東南之士熟多荒少與故明萬曆年間賦役全書所載項畝數目原自符同糧額未嘗減也版籍未嘗更也如拋荒原有

定數勘其荒者不必核其熟者額征自有底冊  
察其缺額者不必查其如額者

康熙四年三月安徽巡撫張疏曰一畝之中民  
田軍田牙錯其間縣官只丈民田衛官只丈軍  
田縣官方去衛官又來一日之中所丈幾何若  
夫青苗在地弗能丈也縣官事忙弗能丈也天  
雨連綿弗能丈也一月之日所丈幾何故數年  
不能丈完之說誠然也然一日不完則前項里  
民何獲一日

石樓廣編

卷之五

五

丈量七

催利

陸贄曰蠶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未艾遽斂穀  
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  
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

德宗卽位楊炎爲相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  
產爲宗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  
租庸所在科徵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  
炎更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  
民不聊生

石樓廣編

卷之三

五

催利一

宋元祐中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  
督積年遺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  
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  
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賦他日  
又言自祖宗以來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  
盜用及雖有侵用而無家業者並與除放以民  
旣乏竭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



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舉而放之雖  
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收實利也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州縣催理  
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  
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  
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待蠲

宋時魯冲上言使為令者惴惴惟征歛是急亦  
何暇奉行寬恤詔書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  
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避罪耳孝宗受禪

右樓應編

卷之七

李中 惟州

歲獨積欠楊萬里言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  
始登大寶以來獨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  
期督小民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  
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  
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  
田租為文意豈慮是乎陳永魯言今常賦為額  
已重近乃預借一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  
家計之雖罄永業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  
私俱困之道也

明徵以夏曰夏稅農桑絲也無過八月徵以秋  
曰秋糧有本色有折色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無過明年二月永樂初湖廣夏稅至期後戶尚  
書郁新請治州縣官稽緩罪上不許曰賦入令  
無失經制而可矣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

康熙元年四月浙江嘉湖道上官鑑疏曰欲清  
本原宜將征北簿冊每里一本每本前列總額  
後開十甲花牌姓名各名下應納錢糧細數務  
與實征簿冊及國庫集派之數參對相符不許

右樓應編

卷之七

李中 惟州

絲毫舛錯至日收流水簿亦每里一本止說一  
里內花戶完納數目每逢比限經征官即宜查  
明填註本人名下庶完欠分明所置比收二簿  
每年于未開征一月前送府查驗鈐印若比簿  
止別總數而不列花戶名下細數日收流水簿  
仍復總統登記不分每里一本即是經管吏胥  
混淆作弊

康熙元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王命岳疏曰從  
來易知由單為錢糧額徵之總會最詳悉亦最

簡明官不得以意為增減民乃得憑單為輪納  
舊例每年冬季戶部即定明年由單頒發各省  
巡撫藩司藩司頒發郡縣各縣俱于春前頒發  
里班

康熙元年七月戶科左給事中蘭挺達疏曰竊  
惟由單之設取名易知使下民通曉以便輪納  
而杜侵漁法甚善也故征收款項一依賦役全  
書經毫不容假借即有不肖官吏借名加派猶  
慮由單昭然未免有所顧忌若併由單而假之  
右樓應編 卷之十 辛丑 催科四  
則小民輪納全無可憑貪污橫征何所忌憚如  
江南長洲縣則大可異焉臣見其十七年內由  
單一紙至十八年八月始行頒發心訝其何遲  
誤太甚乃爾及查其報部之單則在十六年十  
二月是該縣未嘗不知頒發之當預也乃頒民  
與報部竟隔兩年是誠何心因細細磨對始見  
其數目互異明明私改

康熙四年三月戶部疏曰奉  
上諭論戶部設官原以養民民足然後國裕近聞

府州縣官貪婪者多征收錢糧加派火耗或借  
公費科歛或于行戶強取借端肥己獻媚上官  
及戶書里長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無所伸  
告以後着科道官將此等情弊不時察訪糾參  
至于夏秋征收錢糧原有定期隔年預征小民  
何能完納以後預征着停止

山東巡撫周有德疏曰臣查故明萬曆以前則  
例俱係本年十月開征至次年歲終奏銷遇農  
忙之時則停催科以養民力不使匱竭不必稱  
實于人不至變產賠補是以下不迫而上有餘  
至明末兵興糧餉漸加遂至預徵其後習以為  
常  
康熙五年四月戶部題覆江南道施題事查催  
征錢糧原係州縣印官職掌何得濫委府佐協  
征應如所議奉

日依議  
周綸曰財賦至今日有司動輒去官為期會  
促催科不前也於是為之法日行滾單則完

欠立辨夫滾單每箇從甲至癸一紙分發甲  
完則移之乙其頑欠沉閣者差拘究比法甚  
善也獨是今之財賦非小民之前即竭澤  
而漁食土之毛無有正供膜外置者勢不可  
也而其間完者併力以催欠者掛額如故則  
是按戶按分按期之不講而慘遭鞭撻者唯  
狡胥恃也於是甲之完移之乙而乙之欠  
歸於丙縱十分徹底水落石出終之尤橫  
受其戶外分外期外茶毒者莫可詰矣是滾  
單之簡稽民欠不若設一法於收吏限胥爲  
愈也一或每箇總田若干總徵若干有總有  
分有總則無別箇添減之弊有分則以欠首  
爲赴比之首而梗頑者必正身至官是滾單  
之意也一或計一縣之田一縣之起科如一  
縣三百箇則爲三限每限百箇應比或五十  
箇或百箇以一練習謹飭之吏分掌田糧冊  
籍民上納時屬之收如五十箇百箇應徵萬  
計每月一限十限十分寬其限無承辦不及

右樓廳編

卷之十

五十七

催科六

無分外耗費如逢十比逢入先收收吏于收  
後將銀呈驗萬金之一以千金輪庫大白于  
民使應一分者不得短少一分之內尤不得  
帶納下次之分畫然有額止須問完欠於一  
收吏不及一分則收吏以欠戶指名而完者  
先期曉示可悉歸而力業也不得短少尤不  
得帶納下次之分則雖大奸惡吏斷無呵甲  
之完務額於乙而乙之有難於丙州縣之  
精力沛然有餘期會之隨責可無過慮如日  
協餉定限八月全完豈暇十分輪比不知撥  
協之銀大約十中三四在州縣不事講求徒  
日民欠累官并日而食一部肉鼓吹冬烘不  
半載而嚴刑之下完欠不清逃者逃斃者斃  
徒以殘剩之鳩形誘諸後人而一行作吏此  
吏便廢豈不惜哉

右樓廳編

五十八

催科七

漕輓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秦廢封建漕運聿興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元封元年山東漕歲蓋六百萬石昭帝時有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宋太宗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真宗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元清三百餘萬石明定例歲運四百萬餘石

石樓藏編

卷之十一

漕輓

十一

秦使天下飛芻挽粟起于黃腸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蓋由海道入河也

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于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河涓一路宋都汴梁四通之輒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

半

漢漕關東山東之粟從涸而上河東有糧倉漕倉滎陽有敖倉轉般入都迨後魏邸閣倉廩之法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塲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

煬帝大業元年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漕

石樓藏編

卷之十二

漕輓

十二

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開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揀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錢二百

文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  
運米一百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  
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  
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涇橋輸  
納當崔造拜相之初懲元誘罷運之失請每年  
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  
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  
淮所撤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  
淮收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頗亦協且通年積  
有樓廡編 卷之十 六十一 漕輓三

時估價三十已上利農其米便送東涇橋及太  
原倉收貯充換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餘尚  
有錢一百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餼和糴 陸贄請  
備蓄軍糧事宜狀  
劉晏以爲江汴河涇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  
船教漕卒沅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涇  
口涇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  
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  
運無失價官其人晏于揚州置十場造船每艘  
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  
官物堅完矣  
唐文宗太和時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  
倉咸陽縣今韓德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  
里罷車輓之勞  
宋初兩浙既賦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  
挽舟吏並緣爲奸初荆湖江浙湖南諸州擇部  
民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

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哲宗紹聖二年在京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溢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

宋徽宗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漕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侵盜由此而起仁宗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真楚州堰

右樓唐編

卷之十一

李幸

隋統五

為水腫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米猶用轉般法在路折閱欲將米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脩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溢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諝奏轉法寓平糶之意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

宋歲漕東南米麥置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遺其家汴册諸轉般倉漕米輸京師

元時有宋季海盜朱清者與其徒張瑄抄掠海上尋就招懷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時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維艱二人言海運可通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置舊運後立萬戶府

右樓唐編

卷之十一

李中

清統六

四總海運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今瓊二人掌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太倉入海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二人以功賜鈔印聽其自印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海運遂梗元世祖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廂三十

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言導昌平縣白浮村

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

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

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

十里一閘以時啓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

無陸輓之勞公私便之賜名通惠永樂間亦以

通漕後廢蓋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

車費脚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頓

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而

高低實踰五十尺莫若因故開遺址爲五壩置

剝船

元初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

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達京或自利津

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後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

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

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

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時汶渠雖開海

運如故明永樂以來始大濬會通以便糧運于

是江淮一帶萬里通津

元入分水于濟寧明尚書宋禮築環城堤乃老

人白英所陳

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明則以軍運前代

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明則是長運

洪武末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蘇

州府太倉由海道以達順天府武備蘇之直沽

河白河合流于此入海

永樂初肇北京江運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

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

州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務

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

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

先是漕河民運多失農力永樂末始令民運于

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充與軍衛所出給通關付

繳從巡撫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

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

南

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浙江蘇松等船本各司  
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  
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  
寧脚價米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  
斗在瓜州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五升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  
軍催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  
遠近為差天順間始定漕舟共額一萬七千七  
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員各歲運  
石樓廬編 卷之十 李十一漕稅

糧四百萬石  
糧運輕齋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  
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  
米一斗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  
謂之三大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  
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  
銀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  
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  
升折銀亦謂之二六山東河南加耗尖米共四

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謂  
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為差耳先是耗糧  
俱本色隨船候到灣僱車起糧則易銀為用後  
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  
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  
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齋就于交兌時支領隨船  
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  
折皆歸旗李旗李富饒糧運于斯為盛其成化  
一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  
石樓廬編 卷之十 李十一漕稅

東河南直隸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  
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所謂改兌  
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  
三六折耗輕齋就令于兌運輕齋銀內均貼脚  
價進倉等用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然用亦  
裕而軍無告苦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  
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齋而弊生矣于是始  
有勒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至張  
家灣過發之蓋以革偏導之弊而遂有驗封查



美使用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

尋宋劉瑋議開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口一帶避淮水

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開清江

浦五十餘里置四廂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

堰以防走洩蓄水以資灌溉引泉以脩乾涸

自通州以至儀真三千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

白英曰南旺地聳蓋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

河北傾坎河漢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于濟寧

天井關北百八十里流于張秋樓船可濟也乃

造梁窆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

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道大

通為罷海運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關則南流閉諸南關則北

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

命之右則右灌臨清

河道譬之人身清河以下尾間也邳宿之間水

道也徐呂之間肚腹也

諸開漕以汶為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南旺

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

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汶水微于春夏

之交而灌輪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間而運事

已竣要在節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

終則漸發之以濟運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軍十二月開幫次年

二月過淮

明初海運十萬餘石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

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漳

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

有八九年之積

康熙三年八月總漕林疏稱蘇松糧道經營下

江漕糧正耗共一百二十九萬有奇白糧八萬

有奇江安糧道經營上江漕糧正耗共五十三

萬有奇

康熙四年九月戶部題江西省額該漕米五十

萬二千一百餘石先經總漕因江西缺船將漕

糧題留京口便可挽運為速覆准永例

康熙五年二月戶部疏查康熙三年分山東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六石零河南省十九萬一千二百七石零浙江省六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江西省除截留京口兵米五萬三百八十七石該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五石零江西省該四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石零

康熙四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徐惶既曰河流之

疏濬固宜急籌而轉運之良法亦宜預講查故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為支運歲四運以抵通州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州補給脚價等費兌與軍丁而直隸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名為兌運成化時復罷瓜淮兌運今裡河官軍駕江船于江南水次受兌長運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臣愚以為長運之法既屬其淺阻而支運兌運之法何不參酌而並行之

康熙元年五月巡倉御史董文驥疏曰自頃歲巡漕既撤之後東豫二省糧道押運抵通外其餘每省僅委通判一員長途督押請

勅總漕臣當過淮之時面同糧道通判逐船盤驗如有短少勒令領運官丁當時買補足數驗過全船全米即付押運通判取其收骨責令嚴督抵通總漕臣先將各幫盤足米數過淮日期及押運通判職名預咨倉場與臣衙門查考其通判押運抵通後將過淮進口開河津門一帶路徑某日至某處入境出境某官催趨計日細開揭送倉場並臣衙門其天津南北沿河運官向有五日揭帖到臣臣將押運之揭互相磨對如或時日不符停泊盜賣以致糧米虧欠容臣等指名畫地題叅查究停泊稽遲之地已完復欠之由將督備各官究處領運官丁嚴追正罪其押運通判計其停泊之時日虧欠之分數分別議處庶糧道不得誘卸于南通判不得誘卸于北督催不得誘卸于中而侵欠之端可杜矣

康熙元年十二月總督倉場疏曰竊紹總漕臣  
頒發全單開列本幫總糧丁船數目行月修船  
錢糧及到次開兌開行過准到通回空違限日  
期與夫驗米色核夾販款項備具奈法久漸弛  
今查各弁投到全單止開兌運糧官其他款項  
日期並不填註乞

勅下總漕各撫臣嚴飭所屬嗣後務必遵照全單  
依樣據實填註

康熙四年七月御史戈英疏曰凡運官運丁至

有權應編 卷之五 五

回空比欠之時每借變產完糧各色波累無辜  
又衛所神棍往往從屯冊中查取遠年絕軍無  
証者遂以民間殷寔富戶同姓者強扯幫貼漕  
運之費又雖軍戶甚多有當年造船僉解者有  
人丁单寡或鄉愚無知當年不造船僉解者衛  
所千戶帶領衛役及當年運糧軍戶坐勒幫貼  
至回空比欠又復扳扯不已

康熙二年八月漕運總督林疏曰通漕計船約  
有六千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

勅

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船必  
遲修船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受  
兌遲則開幫必遲項接前文內開請

總漕沿河督撫並各關監督凡糧船經田地方  
各關口嚴察如有夾帶即行題參但自湖廣江  
西浙江至于河西務設有十數員監督關口不  
下二三十處船隻行走不能盤查勢必令其停  
泊船船搜船船搜通漕六千餘號恐一船延一  
日則通幫延一日漕運議單凡運軍土宜每船

有權應編 卷之五 五

許帶六十石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  
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漕  
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  
詰是舊例止有二處盤詰

康熙二年九月戶部覆准總漕林題請循舊例  
于儀真瓜州責令漕儲道淮安責令臣衙門同  
淮海道推官濟寧責令總河臣濟寧道天津責  
令倉場通倉滿漢分司盤詰其餘衙門俱行議  
免又屯下土宜如六十石之外多有夾帶者治

罪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四月江寧巡撫韓疏曰查前撫臣朱以蘇松常鎮四郡所屬徵收本色內有南糧軍儲等米給發衛軍行月者較諸兌運漕糧每石可省耗贈五升遂搜括厥底之餘粒名之曰省存餘耗部覆照漕米折價易銀起解于是相沿歲以為例

康熙四年三月測科給事中楊雍建疏曰案查

石樓廬編

卷之七

七

漕糧

康熙三年戶部議將康熙四年運解三年分江浙二省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限文到六個月內照數全完奉

旨依議以臣愚見之所及米價隨時為高下比年

江浙之米每石價值七八錢而止今每石改折二兩加以倉吏火耗蠹書勒索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及完折色之一石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

萬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以本色之二

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况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征解者乎臣愚以為有本色則有耗辦既已改折矣不應并耗辦而亦折之也有本色則有夫船等銀既已改折矣不應并夫船而又征之也

江寧巡撫韓疏曰舊額起運白糧項內其

上供玉粒則係春辦上白而府部院等衙門與運

石樓廬編

卷之七

七

漕糧

船水手等米則全書開載原係糙粳今內部分白糙俱照總數一例折銀二兩則糙米與白米同價矣更有春辦一項原因民間徵輸之時本係糙米必須春過方成白糧是以編此春辦之款以為糙米春白之折耗向來原非起解之數也今改折若照糙米定價則春辦之米似應一併科算如既照白米定價則春辦即在其中而又重複算派皆作正數豈非一項兩徵春辦之外復加春辦乎

康熙二年五月巡倉御史李廷松疏曰京通各倉放糧原有挨陳之法成例昭然案查各旗兵丁支給月糧等項倉役任意更換一厥未完復開一厥有久貯數年而不放有甫收入厥而即放揆其隱情以多侵盜恐糧米放完則短少立見也夫收貯之米業經前差題定五日進倉五日晒揚入厥俱期乾潔焉有美惡不齊惟積之年遠遂多紅朽故挨陳之法所以稽出入之數免久貯之耗絕侵盜之源

石樓廳編

卷之十

五十七 漕糧

康熙四年八月吏部疏稱查漕船過淮之時盤驗給有批廻

康熙四年九月吏部覆總漕林疏稱漕運告峻每年舉劾一次查康熙四年二月份內臣部覆停總河年終舉薦其總漕年終之薦亦應停止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月吏部疏查漕糧過淮遲延三個月以上糧道降一級調用

康熙五年七月戶科孫疏稱輕費銀兩原以脩

運軍盤剝費用定例星夜越幫前進先送通倉交收

康熙二年十二月戶部疏曰查得總河朱條議船式一款查漕船每隻裝米四百五十石不許違式大造

康熙四年五月江撫董疏稱江西省衛所漕船成造一船費用千金而所給料價止照清江廠例給銀二百八十餘兩

康熙四年六月工部疏稱清江廠歲造漕船三百九十五隻需用工料銀九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兩零

康熙四年八月戶部疏查楚撫劉疏稱楚省協濟江西漕船自康熙二年三年併四年正月盡數發協至今並無片帆回空恐誤新運

康熙五年二月御史顧疏稱向有清江工部分司造船如湖廣江西木料甚賤成造固易獨直隸山東河南鳳陽等處地不產木設有淮安四

廠成造之後撐駕赴次今清江工部既裁淮道

一身豈能兼攝而四廠之中又分江寧一廠夫江寧相距淮安遠至六七百里採辦之木由江寧逆流而上到淮廠造後又將本船駕至水次時日耽延且江寧各衛所交兌者悉屬蘇松二府之糧蘇州原設船廠則江寧一廠所造之船自應於蘇廠成造

康熙四年三月奉

上諭諭工部漕運關係國用河道理宜嚴肅近聞

內外顯要官員多置船隻貿易往來奸徒惡棍

有樓應編 卷之二十一 漕運

假借名色恣意橫行以致開座啓閉不時河水

淺涸糧艘爲阻又欽差及赴任等項官員多帶

貨船縱容下役騷擾河路俱應嚴行禁止

康熙四年三月總河朱之錫疏曰運河自臨清

以至董口將及千里地勢高亢不通江河所賴

濟運者唯藉諸泉之水南北分流故必挑濬節

宜設法利涉

御史顧璣曰運河全藉太山下泉水流出即爲

汝河至分水龍王廟滙合衆水剖爲二支北流

至通州南流出黃河

康熙五年五月工部覆總漕林疏稱近日湖泉

之地多被勢豪土棍耕種不濟漕而灌田以致

年來水櫃日小泉流日微坐誤儲糶

康熙三年六月工科左給事中徐惺疏曰黃河

修守額設一應夫柳錢糧常川防禦唯是運河

與黃河不同自董口直達天津中間如徐淮滕

嶧等處每年額設夫役築堤則有堤夫撈淺則

有淺夫且有徭夫募夫等項以備非時搶救立

有樓應編 卷之二十一 漕運

法甚密其間伏秋泛濫噴沙阻運一年之中不

過三四月耳每年漕船未行之前業有大挑小

挑工程倘果疏築得宜自可備終歲之用一切

夫役儘多空閒之時因官役乘機扣贖上下侵

肥蠹國誤工良可惋惜查得經制額設夫食錢

糧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而此項夫役各州縣

派自地畝正戶雇募每名食不下一二十兩河

道各官所轄者多則二三千名少亦不下千名

康熙二年七月倉場總督白色純疏曰五閘河

道京夾轉運要區請專屬通惠河分司管理俾其不時巡察凡有應挑者即挑應修者即修單薄者預爲培厚冲决者立行通塞隨時修葺則工力不多而運務無誤

蔡方炳曰運河之內建閘甚多惟分水以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爲閘二十有一分水以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三尤爲節宜泉水之要道故啓閉宜嚴第閘之所蓄有限而源之所

本棧應編

卷之七

全 清 疏 五

出無窮何也臨清而北藉衛水之盛流濟寧而南藉河水之餘滙獨此會通河者衛水不南河水不北獨賴汶泗沂沭諸水以濟焉者也然則漕河非泉不流而石傍山霽發源于層巖沓嶂之間者凡二百二十有六治水使者憚于窮搜艱于露宿既不濬其泉之源即汶泗沂沭諸水亦水脉微細多有淺澁復不濬其泉之流故雨則盛不雨則微矣糧運盛行之時或遇水涸河淺宜效輪番之法以通

被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水盡南流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水盡北流蓋南北分流則不足南北合流則有餘雖當旱曠自克有濟如是而後可以盡古人設閘之妙用矣

周綸曰南河中河北河三河道官南河治黃河之衝决徐邳而南者止言河不言漕北河治黃河之衝决張秋而北者恐河决於開河而病漕中河止言開河絕不與黃河開河以汶爲王汶以泉爲王引汶則爲開河有泉而有汶河在大山下則爲泉水櫃曰小泉流曰微則太山旁壅泉灌田者咎也

本棧應編

卷之七

全 清 疏 五

兵餉

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冗兵貳爲大患

張方平論國計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德宗時邊兵衣饑多不贍諸將詭請遙隸神策軍厚賜遂羸舊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

宋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貿易

石樓慮編

卷之七

全志 兵餉

軍糧馬端臨曰平糴法始於魏李悝豐則取之民歉則捐以濟軍國之用未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宋而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政和元年童貫奏行括糴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元符元年童貫奏行括糴括索人家量存其蓄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以茶鹽貨物召商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懲其弊所以只

取之民甚至或不償其直

祖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院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與務糧照對也

會公亮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明天下銀課自上供外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二百九十萬有奇而邊餉且稱是初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山西三府供宜大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發帑金以代賦乃

石樓慮編

卷之七

全志 兵餉

權宜非經制也後乃爲額且歲有加益矣霍輜曰成化以前邊防嚴固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糴則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米價自平而食自足成化中葉其變中糴本色爲納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不復墾邊粟所以貴食所以不足也康熙四年三月掌京畿道顧題查戶部歲入約計天下錢糧地畝雜項止於一千五百萬順治



十七八年間各處兵餉用一千七百萬尚浮於歲入二百萬上年止用一千萬零數百兩  
康熙四年八月江督卬題江南通省官兵俸餉馬乾等項康熙四年歲共支銀二百六萬八百七十六兩零

康熙二年十一月江督卬疏稱京口康熙三年分兵餉連閩該銀五十三萬兩有奇

康熙三年九月戶部題查得江督卬稱康熙三年駐防京口官兵月米連閩該一十四萬三千

石樓廬編 卷之十一 全平 具圖三

石蘇州官兵月米連閩該八萬五千石隨征二路官兵月米連閩該二萬三千四百石循例請留漕米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十二月江督卬題康熙四年分京口八旗官員歲支白米一千二百石有奇兵丁歲支米十三萬八百石有奇

康熙五年六月江撫韓題蘇松常三府額解江南省倉白糧一項於康熙四年九月內戶部議

每年止留備用白米三百石餘俱折征解部續據江寧倉司以江軍駐防添有副都統及分得撥什庫等員必得歲留白米五百石方足供用行司確議去後茲覆稱白米一項乃專供駐防四旗及織造各差并過往官員祿米之需從前三百石僅足供將軍哈下固山大佐領各官員并妻室一歲俸糧之用嗣因四旗共添設副都統二員每旗又添分得撥什庫七員及各官員妻室歲需白米遂倍於常況省會冲地更有過

石樓廬編 卷之十二 全平 具圖四

往官員不時支應應如該司所請歲留五百石康熙二年九月福撫許題閩省官兵歲該米一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三石通省民地除遷荒外康熙二年應實征米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二斗零即如額全完已缺米六萬九千二百八十石七斗零

康熙四年六月戶部題查靖南王耿奏銷康熙三年分籓下官兵家口并左右兩翼總兵官下官兵支過俸餉等銀共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七

十六兩五錢六分零米共二十萬五千六百二十石六斗給過馬匹豆一十五萬二千三百六十二升草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五百四十六束康熙三年九月福督李題閩省經制典靖藩井隨征各標暨投誠各官兵馬匹康熙二年分俸餉總計銀二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兩康熙四年十月福撫許題稱康熙四年閩省兵馬所需糧餉米料通算請撥餉銀三百四十二萬兩零

右樓廡編 卷之七 兵餉五

康熙三年八月福撫許題閩省投誠官兵歲需餉銀六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

康熙二年十月平西親王吳疏稱戶部題撥康熙元年兵餉籓下並綠旗共撥銀二百八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兩五錢零

康熙四年七月貴督楊題貴州省康熙四年分兵餉歲需銀七十二萬一百五十六兩零

康熙五年八月戶部題起解協餉四月內完三分之二之二八月全完如有遲延照分數題參議處

無分數以怠緩稽遲題參者降級督催以遲誤軍需題參者革職或所缺錢糧不動別項抵解以致遲誤將督撫降二級留任布政司降三級調用以下經管官革職為民解餉省分督撫照所限月終將起解數目題報如不曾起解以起解具題者革職不依所限月終題報者罰俸一年收餉省分督撫仍將解到月日題報可也奉旨依議

康熙二年正月都察院疏曰撥協湖廣轉解雲貴而湖廣又有解京錢糧撥協福建而福建又有解京錢糧既有舟車往來之費又多差役守催之苦豈能按時而給臣等以為各直省應于

年終通算額兵若干應餉若干有餘者方撥協隣近其兵馬煩多地方只給本省應用不必解京以滋勞費定為經制不必年年零撥

屯田

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以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 陳亮乞措置定山瓜步石

敗三壘屯田狀

漢昭帝時屯田張掖郡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

擊先零羗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上便宜十二

事司馬宜王伐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

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又以為昔破黃巾因

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事在淮南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則十萬之衆五年之

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

業虞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

曹操從東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為都尉募民屯

田許下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

糧不繼使已志不申乃分兵屯田耕者雜于

涓濱居民之間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

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

積

唐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開中為十二道軍置

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車騎府統之

唐憲宗元和中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

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耒

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為十五屯墾田三千八

百餘里

石樓慮編 卷之十 屯田

宋太宗端拱中何承矩請于順安峽西引易河

築堤為屯田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

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臨津今黃懸上書

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詔承

矩按視還奏如懸言以承矩為河北沿邊屯田

使懸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

懸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

稻七月即熟取其種種之度支判官陳堯叟亦

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

利墾田陳述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每屯十八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歲登所取並如民間王客之例

昔有為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為邊塞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為溝洫可以備旱潦可以阻敵騎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遺法也

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淮揚

荒土甚多安東而下直至贛榆六七百里曠地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沐陽之桑壩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數十里可通利溝渠便成水田

明初四十二衛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時徵耕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諭今寧夏各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育水草者四圍浚濠築土城聚

旁近屯糧草俾無警

永樂時聽今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正統四年今各邊空閒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備易足矣

屯田之興也官不起科屯卒有利而無害况鹽商納粟于邊每引止二斗五升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既焉賴商

人以獲買粟之利此屯田所以日廣屯糧積于西北則東南漕運可以少緩屯田之廢也鹽商納銀于部每引至四錢八分屯卒始焉耕種無其力既焉收獲無所售此屯田所以日廢銀在部而官解於邊孰若商人自輸之便

康熙四年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郝既曰本省已設之官兵頓難議裁而投誠之將卒又勢必贍養所以本省之供應如故而他省之協濟猶未能盡罷無法以急救之欲緩天下之征求恒

石樓唐編 卷之七 屯田

石樓唐編 卷之七 屯田

百姓之疾苦得乎今查川湖雲貴等處甚多荒地沿海遷移地方各有廢田合無將綠旗官兵投誠將卒選其精銳者分隸營伍其餘則做歷代盛時養兵之長策查無至荒地給以牛種使之屯種况沿海遷移之地必須設其防守目今海氛既靖即以防海之兵而種近海之地尤為兩便

康熙元年四月朔廣朔北道陳疏曰竊照開荒之例先給牛種三年起科為法恭著

有樓應編

卷之七

本

地四十五

康熙四年四月福建道御史遲日異疏曰竊惟政莫先于開荒弊莫深于捏報捏報之地畝不清則民困不蘇包賄之粮石未除則拋荒日甚荒地日增一日逃亡年甚一年其前定則例荒地五年聖完之限不必固執以滋勒報之端戶部疏曰限年開墾并處分之例應行停止奉

古  
依議

鹽法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未之有禁

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馬端臨曰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權也

有樓應編

卷之七

本

鹽法一

漢武時孔僅東郭咸陽言募民作鹽官予牢鹽食益煮鹽之器敢私鬻者欽左趾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孝元時嘗罷三年而復之明帝時張林言鹽食之急官可自鬻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

北魏時于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古無僮戶魏遷鄴後于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

海置竈至唐乾元初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  
戶免其雜徭宋元豐三年置買鹽場盡竈所煮  
鹽官自賣之迄元皆有定額明每十年清查灶  
丁擇有力者充總秤如有司里長  
宋太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亭役使此發  
囚徒煎鹽之始  
唐劉晏爲鹽鐵使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鹽  
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  
之賦鹽居其半

石樓廬編 卷之十 九十五 鹽法二

劉晏需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許鄭之西皆  
食河東池鹽度支王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  
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  
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又去鹽鄉遠者  
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  
之常平鹽又以鹽爲清備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乞令  
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  
殿最又乞據戶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

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多用雜物  
貿易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今令人吏坐  
舖自糶必現錢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  
常課何有倍利又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  
之必索百姓供應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  
惟以鹽利多少爲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據口  
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  
所在不安章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  
以嵯務非宜事遂廢

石樓廬編 卷之十 九十六 鹽法三

宋雍熙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輸粟塞下增  
其直江淮荆湖給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  
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丘濬曰此後世召  
商中鹽之始無起倩丁夫之擾明制天下產鹽  
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有定額  
行鹽有地界每引三百斤爲袋帶耗五斤凡遇  
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定例  
召商中納初制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  
商人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

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  
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鈔支者日多  
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於前且  
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臣唯  
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行  
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竊惟召商中鹽之法唯  
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若其地之粟自足以供  
其地之可用行臣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  
糴之策蓋商人以數斗之穀易吾一引之鹽是  
本一而息七入也今吾預于未用之先自行市  
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又莫若  
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  
預令竈戶將欲煎煉時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  
給以券所煮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  
為則或以二引三引其盆非官給不許用給券  
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若夫商賈赴場買  
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之裁  
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

本棧應編

卷之七

李

鹽法

工墨錢百文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歲具數申  
部以待分派各邊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  
此法既行不必中納於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  
不必官自煮也  
宋初鹽鈔未行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真時李沆  
為發運使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  
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丘濬曰此宋朝轉般  
之法今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  
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  
等則唯淮鹽價最高滄鹽近河價最廉臣請行  
宋人轉般法遇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  
量與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運至揚州河下官  
為建倉兩岸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  
錢如此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  
多乃通筭累年各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若干  
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支給完足然後行  
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  
於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許

本棧應編

卷之二

李

鹽法

其者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後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之親詣其所即給見鹽於山鹽地方發賣

陝西河東類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徇賈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

石樓縣志

卷之二

十九

鹽法六

未鹽出於海類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解鹽駐隴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焉  
明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弘治五年今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納銀開中類解戶部太倉銀庫以備邊儲戶部尚書兼漕因商人言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違法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故改壞舊法

明初以兩淮鹵地授氓煎鹽歲收課鹽亦煎

民以田而收其賦也鹽課條例云凡各龍丁除正額外將煎到餘鹽交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殺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奇所消遣明初龍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時鈔一貫值錢千文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龍丁勿賣私鹽乎正統二年今日貧難龍丁除正額鹽照舊收補其餘鹽水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一斗十三年今日每餘鹽二百斤龍丁實得米一石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以給民米麥貧窮龍丁不得已先從富室稱貸加倍償贖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且廣占鹵地煎鹽私賣洪武時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入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時每引輸邊粟一

石樓縣志

卷之二

十九

鹽法七



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永樂以前准鹽關  
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每定  
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  
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鹽有數十年不  
得支者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  
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成化以後准納折支  
每引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今云客商若  
無見鹽計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  
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弘治正

石樓鹽編

卷之二

鹽法八

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  
買餘鹽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者曰零鹽稱掣  
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自御史秦越奏稱掣  
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  
重自御史秦越奏稱掣鹽價每引八錢今之議者  
復論鹽包過大不知洪武時一引納銀八分永  
樂時每引五升而今則每引七錢五分復以  
長蘆兩浙兼批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  
始不貲矣正鹽漏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

正鹽愈滯雖絞刑不可禁况有贖刑之令  
明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天下各鹽運兩淮鹽課  
居其半浙次之長蘆次之

洪武初給窰丁鹵地復給草場免雜差

明長蘆鹽課則以上給郊廟百神之祭祀帝后

內府之膳羞餘以貨之于商

大清律文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斤爲一袋帶

耗五斤經過批驗所依引目數隨手掣袋秤驗

輕重但有夾帶餘鹽同私鹽法凡客商販賣有

引官鹽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法賣鹽罪

十日之內不繳退引者笞四十若將舊引不繳

影射鹽貨同私鹽法凡將有引官鹽不於拘定

應該地方發賣杖一百知而買食者杖六十鹽

入官凡客商赴官中買鹽引勘合不親赴場支

鹽中途增價轉賣以致中買日少阻壞鹽法買

賣人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貨價並入官

康熙元年正月奉

上諭諭戶部以後各處鹽課官多得課銀者着以

稱職從優議敘額課不足虧欠者以溺職從重治罪

康熙三年八月戶部疏曰查長蘆運司鹽引順治元年起各商俱赴部先納課而後領引順治十五年間都察院九卿科道會議各差鹽引用印繁多一時用印不得今後御史奉

旨

之後即將用過印引盡數帶去其用印未得者陸續給發臣部復會同都察院將印完長蘆引

目發該御史轉給各商行鹽當據商陰積仁

等呈稱天下六運司鹽法原自不同會議引令

御史親帶蓋為淮浙路遙恐發引稽遲有誤行

鹽長蘆行鹽之地俱在真順廣大等府多屬京

南課銀皆聚京都故在京完課各商稱便若引

發長蘆課必由蘆起解往返驛舍之擾途路疎

錯之虞不惟病商而且病課印乞具題仍於京

庫納銀自部領引臣部查長蘆各商在京難比

別處奉

旨依議照舊先將課銀交庫而後領引順治十六

年五月內長蘆巡鹽御史田疏稱預先發引各商無守候之苦請照淮浙等處先發引而後納課臣部覆准照淮浙遵行又順治十七年科臣蔣疏稱長蘆運司胥役發引多徇情面商棍領引任意花消逋欠愈多請

勅

鹽臣詳查孰便據御史張查稱引歸部納商人不得空領課令先輸引日不致虛發奉

旨

旨遵行照舊赴部先納課銀按銀給引在案今查兩淮兩浙山東河東等處俱發引運司後解

課銀今應將蘆引自康熙四年為始仍發運司

轉給各商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月蘆鹽李疏曰查順治十七年分

鹽課銀兩蘆商逃亡所遺懸引無可追徵隨該

前差御史高康熙元年四月併將順治十五六

兩年及順治十八年共計拖欠下銀一十三萬

八千一百餘兩題請帶征責令見在各商照數

完納業經戶部議覆每月帶征銀三千二百兩

奉

宜在案

康熙五年五月浙鹽雷疏曰兩浙年行六十六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引嵯誌計州縣戶口多寡以定銷引數目蒞任以來查丁口若干酌定數目刊設食鹽小票給商填數發賣買鹽之人填註丁口交保正副朔望彙繳俾買者不敢食私賣者不致夾帶

康熙四年七月戶部疏曰查浙鹽張疏稱兩浙

石樓廳編

卷之二

一頁五

自順治十三年秋季戶部因兵餉不敷議加課銀四萬五千餘兩行引一十萬道多商多引必致壅滯前御史遲為加課不加引之請歷年以來苦於包賠查順治十三年間兩浙增引其各運司俱有新增引課後順治十六年間御史遲請將新增十萬引照長蘆例加課而不行鹽覆准在案即各運司新增之引俱准加課而不行鹽所請減免不便准從

康熙四年二月掌京畿道御史顧如華疏曰兩

浙鹽課積年取稅至濫用率舊例幾倍皆因邊海數郡禁其燒鹽引課俱攤于各場是以課重又灶戶丁蕩久廢奉有鹽漕未與恩赦之例遂致歷欠不得蠲免商灶實多貧苦力不能辦而灶戶尤為可憫蓋商人領引自應納課至灶戶錢糧派自地畝同屬赤子遇赦不得沾恩民灶異例亦豈為得乎

康熙五年七月戶部疏稱准例每引納課銀六

錢七分五厘五毫

石樓廳編

卷之二

一頁五

康熙四年三月河南道御史張問政疏曰兩淮各商倒追一項真諸商苦累夫倒追者係歷年多勦原非正項通課且十餘年以前之多勦追及十餘年以後之頂商今日承追之商已非昔日帶勦之人長蘆兩浙久蒙恩免惟兩淮倒追至今未豁

康熙四年八月淮鹽趙題看得倒追一項每引帶征三分今淮北引壅商困倒追銀兩不能如數和征是以節年奏銷未入考成分數

康熙三年九月戶部題各州縣以後銷引奏銷  
應照各運司一年一次考成不得兩年並造牽

混奉

旨依議

石樓應編

卷之二

十一頁

鹽法十四

錢法

管子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噴人之無禮賣于  
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採人之困

王昭禹曰古者實龜而貨貝太公丘九府圖法  
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宜布泉取流

行之意丘濬曰後世之錢形質外國內方始此  
但未有文耳

鄭玄曰周官司市荒年物貴大鑄錢以饒民

周禮外府掌邦布以待邦用泉府掌以市之征

石樓應編

卷之二

十一頁

錢法二

布歛貨之滯於民用者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

患輕則作重幣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作

輕而行之有子權母而行卒鑄大錢文曰寶貨

丘濬曰錢有文始此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

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賤相權而並行焉

秦兼天下幣二黃金為上赤金為錢文曰半重

為下

漢興時匿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米至石萬

錢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  
半兩除盜鑄錢今故吳王濞諸侯也富埒天子  
後卒叛逆鄒通大夫也財過王者吳鄧錢布天  
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漢武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更請郡國  
鑄五銖錢丘濬曰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  
莢失之太輕武帝五銖最得輕重之宜

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鑄錢之官租稅祿賜皆以  
布帛及穀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尺

有樓唐編

卷之二

一頁

寸分裂丘濬曰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  
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  
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太貴人患之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  
十錢重一兩丘濬曰太公園法凡泉輕重以銖  
今之一兩卽古之二十四銖古秤比今秤三之  
一則今一錢爲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  
一錢此開元所以最得中也此後如宋元太平

淳化之類皆倣此制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  
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丘濬曰以  
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  
必鑄一錢

宋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丘濬曰劉秩有言鑄  
錢之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乎採用

者衆耳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天下置監鑄錢

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

有樓唐編

卷之二

十頁

錢法三

萬貫邳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時銅禁最  
嚴銷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所以致  
銅之多多則賤安石一變其法國用日耗

丘濬曰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顛所謂  
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鑄錢之良法也自太  
公園法以來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  
爲四銖惟漢之五銖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  
仄或爲當千或爲鸞眼綬緌或爲荇葉惟唐之  
開元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

十或以一儲百皆行之不久

康熙二年十一月等兩道御史王遵訓疏曰通  
來遵奉

新

制收解舊錢歸局改鑄停止外省之錢雖止留  
寶泉江寧二局鼓鑄錢至善第鑄局既少而  
需用方多定例新錢一千抵銀一兩而都亦通  
行則銀一兩即抵錢一千三百有零皆因舊錢  
充斥新錢碍而難通所以價越于賤今各旗兵  
丁之月餉銀錢一千作銀一兩而以前一千三百  
有餘應稱

卷之二

十一 錢法四

計之則包虛耗之害者四外之一矣此又于兵  
有未便也

康熙四年四月戶部疏稱查於順治十八年十

一月內題定如明季廢錢境和行使者係民責

四斗板柳號一月該州縣官不能覺察每一起

降職二級一起降職四級調用三起者革職今

後每一起督撫尉俸三個月司道六個月知府

直隸知州一年二起督撫六個月司道一年知

府直隸知州降一級三起督撫一年司道降一

級知府直隸知州降二級仍留原任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十一月戶部疏曰查行使制錢前經

議定每文重一錢四分作銀一釐

康熙四年十一月廣西道劉疏稱查順治十三

年戶部覆錢法侍郎郝起解徵銀存留徵錢近

見州縣易知由單不過於存留款內每銀一兩

搭錢二三十文

康熙五年四月戶部覆江督那蘇圖江寧省廠

石樓應稱

十一 錢法四

向原設爐三百座順治十八年裁去二百座制

錢歲僅得二萬七千九百四十八萬有奇兵餉

三分搭放止足左司所屬唯有增爐鼓鑄之法

今在蘇州府添爐一百座足敷右司搭放查順

治十三年定例征收錢糧銀七錢三搭放兵餉

等項亦銀七錢三通行在案江寧見有百座不

便准行

江撫韓疏曰江寧康熙四年分開爐百座鑄過

十二鑄共出錢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萬一千

文每千作銀一兩內除辦買銅鉛炭燧並爐匠  
工食共算用過本銀十五萬九千三百四十餘  
兩淨獲鑄息銀四萬四百四十餘兩查錢銅價  
值原准部定每斤六分撥存鑄息錢易銀貯庫

鈔法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請更錢造幣贍用乃以  
白鹿皮方尺緣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後世楮幣造端於此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以  
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飛錢然券與錢猶是  
二物非若後之卽鈔爲錢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  
丘濬曰此卽唐飛錢之法但恐奉行者于民之

給受有停滯錢之出入有減換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設質劑法一  
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謂之交子富民  
十六戶主之寇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  
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  
民私造詔置益州交子務丘濬言交子每三年  
一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明之鈔法  
一定不更可謂便矣

高宗紹興時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始

直以紙爲錢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林安宅乞不得越他路

丘濬言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後又有淮會湖會金循宋交子法置交鈔一貫至十貫五等謂大鈔一百至七百五等謂小鈔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易之丘濬言楮幣在唐謂之券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始此

石樓廬編

卷之十

錢法

戴繩曰自物貨難於阜通于是假圓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踴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嚴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

丘濬言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

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不行出內帑錢收之則行矣

石樓廬編

卷之十

錢法



權稅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令賈人不得

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元光六年初稅商賈車船今出算

有權慮編

卷之十

軍

權稅一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

四兩武帝天漢二年初權酒酤謂之權者禁民無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權焉昭帝

元始六年以費良文學言罷之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所賣多寡定稅明

于酒課不設務而開肆即報官納課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按後世漁課原此明凡有河泊處立官以掌漁課歲有定額而湖廣為最多一藩十三府四州共百四十餘

虞汙襄等州至有三十一處

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為常平本

唐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二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稅務宋諸郡有贖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權稅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制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太宗詔販夫販婦雜交易並不得

有權慮編

卷之十

軍

權稅二

收其算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商先出錢與官買之聽其自行取稅以償名曰

撲買元初亦有此法

宋真宗詔曰權酤之法素有定規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近歲法令

始有五穀方勝稅錢

元額外之課三十有二有房地租門攤池塘蒲葦荻葦煤炭牙例

明制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札

明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為局設官以征商

稅凡商賈欲行貨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

券是即周禮司關凡達貨賄者節以驗其物傳

以書其數出之也

康熙四年正月奉

石樓應編

卷之十

十一

權稅三

上諭諭戶工二部各省設立關稅原期通便商賈

以充國用向定例收稅溢額者加級紀錄遂致

各差官員務求溢額困苦商民殊為不合欽頒

者處分溢額者加級紀錄永應停止其輪流差

遣官員亦應停罷

和碩顯親王疏曰以後凡各處收稅事務俱應

交與地方官兼收照例按年考核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等衙門疏曰查各關稅

交與道官徵收缺額仍照先定例欠不及半分

者罰俸一年欠半分以上一分以上者降一級

二分以上者降二級三分以上者降四級調用

四分以上者革職

康熙四年五月廣東道御史鄭為光疏曰各關

書吏有投單掛號值日小票等名色皆係積蠹

營充其中坐收常例數倍公帑

康熙四年九月湖廣道御史蕭震疏曰各處鈔

關舖戶蠹役巧立名色借端勒詐商民困苦即

石樓應編

卷之十

十一

權稅四

有紅單稅簿率皆視為具文今部差雖停而舖

役如故則蠹弊仍存是各關之舊役宜盡行革

除也舊制料船貨物各有一定則例今紅單內

只註納銀數自故各商不知應納之數唯憑蠹

役加派多收少報是宜照州縣易知由單例將

蠹各項料則詳列于前并征稅船物銀數備

開于後付本商存照聽別關查驗仍依單入簿

月報督撫咨報戶部以憑稽核

康熙五年五月戶部疏稱浙撫蔣題北關征收

貨稅船料有部頒則例刊刻本榜豎立關前照  
則填單輸納其鹽船經過止照樑頭納料稅例  
煩多非比地丁錢糧可片紙而盡難以更置由  
單倘有多收加派許各商控告題參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五月御史鄭疏稱查民間米麥柴草  
日用土產不得起稅欽奉

嚴旨已久

康熙五年五月戶部題查關省康熙二年分關

稅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卷之十

五

五

茶課

茶之稅始于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  
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及出奉天迺悔詔  
亟罷之

唐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  
增五十及播為相置權使自領之遂為天下生  
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异于常歲  
請高價以鬻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  
乎

有樓唐編

卷之十

五

茶課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條利害三等  
副使宋太初曰上等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賈  
不可行於朝廷

仁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等言淮南十  
三場茶歲纒得息錢三萬餘緡請罷官給本錢  
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何庸王  
嘉麟皆上書請罷給本錢富弼韓琦曾公亮然  
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宜約歲入息錢之

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之蕪口為權貨務六又京城務但會給交鈔往來不積茶產茶之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權貨務甯之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給其日用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惟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令商入芻糧塞下酌地遠近而為其直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

右樓廡編

卷之二

重華

茶課二

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大省輦運又商得新茶

楊允恭言罷權務令就茶山買不可行鹽鐵使

陳恕等定議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

景祐中葉清臣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草莽

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

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

蔡京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

以京城所主也

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四間於關津要害置

右樓廡編

卷之三

重華

茶課三

批驗茶引所

明通商之法商人請所在買茶赴府州輸錢千

文給引引照茶百觔零疇不及引者納錢六百

文給由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賣犯私販與

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

備荒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日散利二

日薄征三日緩刑四日弛役五日舍禁山木川澤之禁

六日去幾開市不幾寡九日蕃樂閉藏樂器十一日索鬼

神修廢祀十二日除盜賊

遣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

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

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漢耿壽昌請今邊郡築

石棧慮編卷之二十 二事不備荒二

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常

平倉

丘濬言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而能

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六郡游饑流民入于漢

川者數萬家不撫卹之而有李特之首亂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

陽之和也 魏相上書

汲黯為謁者使過河南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

貧民請伏矯制罪上釋之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輸之當社委社

司檢校以備凶年各田義倉胡宿四賑饑莫嬰

乎近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當社饑

民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州郡

一有凶饑無狀有司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

聞矣比及報可文移及覆檢散報圍監臨胥吏

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

之人耳

石棧慮編卷之二十 二事不備荒二

唐太宗時遇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

就食他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

墾田數熟所在為義倉歲歲給民太宗善之乃

詔賦稅二升粟麥稅稻隨地所宜

唐憲宗時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

蓬子為麵槐葉為葷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陸費

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

生姦欺贊奏曰流俗之弊參徇請諛播所悅意

則修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代宗時劉晏職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財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自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千蠲免如千揀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職

山東羸民以爲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

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或以爲殺理多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麇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麇而忽于人之饑而死于

元和初南方旱饑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必徧也請道橫欵充進奉宜禁絕上立從之而雨

唐高宗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

等遂不行制日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堪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悅上意耳願得其主

名致法上日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當亟拯之

豈可復疑之耶時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闕採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宜欵觀察使值歲饑或請抑穀價坦曰宜欵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卽減價糴與貧民宋真宗時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賑貸

仁宗於被災之處必發倉賑貸或平價以糴不足則轉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秋以官爵災甚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留歲漕免租稅寬逋負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

有樓廬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備流五

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皇祐中韓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貧不能自存者曰廣惠倉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司予之粟而不責其償熙寧法行廣惠倉田常平倉粟舉以爲青苗本云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羅縣有社倉一所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

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償凡十四年得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三升丘濬言其法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如朱熹者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爲之耶熹固自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彌密上下相通其害又有甚于官府者矣

朱熹又嘗言于其君曰臣嘗募得蘇軾與林希

有樓廬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備流六

善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糴者配

真宗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曰人主冲年當使知四方災异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卽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王安石國者七年災異並作旱饑民流監步

上門鄭俠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閣門拒不受  
乃假稱急密發馬遞上之乞罷新法當立兩翌  
日凡罷十八事民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  
明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之以  
時歛散楊士奇等謂爲萬世之利後廢

康熙四年三月工部尚書傅疏曰山西饑荒

皇上慨然捐康熙四年錢糧向來定例荒至十分

者止免三分八九分者免二分六七分者免一

分五分以下不免臣請此後災傷幾分即免幾

分前部覆報災之疏每復下督撫取結取冊往

來動經歲月及奉

旨捐免而完納已久勢不得不于次年流抵至于

次年百姓無由提起照舊催科徒飽官吏之腹

康熙四年六月戶部覆山東巡撫異常旱災等

事奉

旨山東省將康熙四年應征錢糧俱着蠲免

康熙四年三月湖廣巡撫劉兆麒疏曰

例夏災不過六月秋災不過九月由州縣以至

司道由司道以至督撫初次疏報水旱情形必

待接到部文之後取造冊結覆奏二次疏報被

災分數亦必待接到部文之後轉行曉諭并免

中間閱歷數月是夏災必于本年冬季奉文秋

災必于次年春季奉文于是乃議流抵下年之

法臣請嗣後若遇州縣水旱災荒于初報情形

之時一面拜疏一面嚴行查勘分數呈馳補贖

奏聞不必候部文行查而後覆疏也既報分數

之後仍一面查按受災冊結分數行今有司將

應免錢糧停其徵比如或以事關綱賦未經題

奉

欽依不便先行准免則流抵之例不必分別未完

者議捐本年已完者方行流抵但按額准捐來

年正賦行令州縣大張曉諭并另刊應免印票

一紙全由單俱給花戶知照則百姓家喻戶曉

康熙四年九月戶部疏曰案查本年三月內臣

部爲遵諭陳言等事被災州縣將本年錢糧暫

行停徵十分之三奉



旨  
在案

康熙四年三月江西總督張朝璘疏曰查歷年  
水旱蠲免漕南二米以及隨漕等項不在其內  
但小民歲稔則並可輸將歲歉則均難措納  
左都御史郝疏曰被災地方例多蠲免而丁不  
免以後凡有被災地方地糧應免幾分丁銀亦  
免幾分庶恩澤均沾

康熙四年三月奉

恩赦內開一各府州縣設立常平倉原以預備荒

石樓臆編

卷之十

實錄

備覽

災賑濟窮民近聞徒有虛名實積甚少且貪官  
奸吏侵欺私支不補該部即行該督撫嚴  
察各屬實積如有虛捏充數等情弊即行指參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疏查常平倉舊例春夏

積銀秋冬積穀

石樓臆編

雲間周  
補履垂輯

春官門

禮制

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  
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制禮  
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石樓臆編

卷之三

禮制

禮制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  
體之乃人情之欲燔黍則大享之澶觴土鼓乃  
雲門之拳石冠冕備於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  
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  
且負宸臨朝運曲禮以飾威儀制周禮而經邦  
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  
為盛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正孔  
瀕達周禮正義序

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

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有汚隆之別  
以此

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敬則

禮不行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叔

向曰忠信禮之器也甲讓禮之宗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

方集應編 卷之五 禮制一

晏子對景公曰齊國五尺童子力盡勝嬰而又

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

其下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

咸為選首

揚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

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王尊然則周之所

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

刑法御之也

樂律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漢書禮樂志曰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

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

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丘濬曰宋儒周敦頤論變今樂以復古禮為先

方集應編 卷之五 樂律一

張載以人之德性為本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

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

凶聞聲効勝負 司馬遷律書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漢制氏以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 而不可

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

官及諸子言樂事者呂作樂記

樂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必易大禮必  
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者天地之和也  
禮者天地之序也王者功成作樂治禮五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庖犧氏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之時多風  
雨陽氣畜積萬物解散作五絃之瑟采陰氣曰  
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令伶倫作  
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鐘之宮以為律本又鑄  
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樂曰大卷亦曰雲門韻

石樓應編 卷之五 樂律二

項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亦曰六莖少昊樂  
曰大淵帝嚳樂曰大英陶唐氏之始水壘不行  
民氣鬱悶作為大成以宜蕙之命之曰大章舜  
命夔典樂蕭韶九成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  
大武周公相成王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太  
師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大司樂以樂德樂  
語樂舞教國子

伶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天子省風以作樂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魏平侯

與田子方飲酒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  
曰君明樂官不明樂官今君審於音恐弊於官  
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見而聽古樂則惟恐  
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應公為變宮絃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  
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  
聲為變

石樓應編 卷之五 樂律三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後備以樂府之禮  
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也命夏侯寬為樂  
府令東漢明帝分樂為四品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 漢武帝定廟樂詔

武帝以侍中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司馬相如數  
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  
九章之歌得神馬渥洼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  
作蒲梢天馬之歌時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  
樂不成獻所集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

御及郊廟非雅聲神爵五鳳之間上欲興功律  
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襲德  
之倫召見待詔于雅樂終莫能宣明帝被疾  
不親政畱好音樂窮極要妙嘗自以銅九中鼓  
節時涼房得六寸律相生之法成帝時王禹世  
受河間樂禹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  
夫博士平當等考試公卿以為久遠難明是時  
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于世哀帝為定陶王  
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鄭衛之聲

石律臆編

卷之三

六

樂律四

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函其  
源而求流之清也光武平隴蜀得公孫述督師  
及郊廟樂器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章帝建  
初中太尉防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蕙順  
陰陽也可因歲首發太族之律奏雅頌之音以  
迎和氣於是始行十二月迎氣之樂儒者蔡邕  
張衡精音樂邕銅倫銘後世言黃鐘四律之數  
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樂器無復存者杜  
夔以精識為魏雅樂郎工鑄鐘其清濁不法

輒駁令改作晉太始中荀勗造新律云與古器  
合阮咸心譏其聲已高殆若今尺長短所致也  
後場樂施用而始平田夫於野得古罌尺易以  
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而莫能厝意焉梁武  
博求學術通明者陳所見寔於樂莫知其解帝  
善鐘律遂自定樂又有法樂梵唄設無遮大會  
則用陳後主宮女習北方蕭鼓自為度曲造黃  
鸝留無愁曲極於輕靡元魏孝文審心古雅隋  
開皇初詔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

石律臆編

卷之三

九

樂律五

能定帝志曰我受命七年樂府舊歌前代功德  
庸設官何為李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速成武王  
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于是  
鄭譯以為律有七音音立一調十二律合八十  
四調旋轉相合而樂和蕙義議欲累黍立分以  
正律呂而何妥舊學為儒者所象推耻不逮譯  
等欲沮壞其事且逢上意言黃鐘君氣法當用  
黃鐘一宮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為也帝  
悅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太常置清商

署頌之終隋之世絀旋宮之議惟秦黃鐘一宮  
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或有能爲雜賁一宮者  
于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弘  
曰以飛半出爲和氣其政平全出爲猛氣其臣  
縱以不能出爲衰氣其君暴帝歎曰臣縱君暴  
政不平非月有別而歲有异也今十二月律於  
一歲中應各不同何哉時樂工萬寶常妙達鐘  
律古以食論樂取食器及他物以著叩之品其高  
下宮商畢備諸于絲竹文帝登見之勝鄭譯方  
有樓廳編 卷之三 樂律六

言聽彈琵琶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初樂旣施  
用弘等恐衆論疵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消請盡  
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漚  
御史大夫裴蘊逢煬帝意擇周齊梁陳樂工子  
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樂壞極矣  
唐太宗詔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  
傳京房律法一律而生五音復旋宮之義協律  
郎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和  
隋初唯用黃鐘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  
有樓廳編 卷之三 樂律七

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明皇時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爲立部伎堂上坐奏爲坐部伎太常閑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樂至矣後上惑於仙楊敬忠上霓裳羽衣十二曲道士司馬承禎承詔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選坐部子弟教之梨園周世宗時王朴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世所假之物九者成數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以爲有律應編

卷之三十一 樂律八

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于黃鐘之宮黃鐘者聲之總數也宋祖受命議以爲朴所定雅樂聲已高不合中和詔和峴詳定峴言作樂先立尺寸爲律呂而三分損益上下之以相定但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相忝爲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朴所定尺短石尺四分聲之高由此乃令依古造尺及黃鐘之

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相忝累尺校之亦適相符丁度言歲有豐儉地有肥瘠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忝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尚存取首尾兩好長廣分寸合正史者忝校直解尺可定範鎮與司馬池大節如一入至輪樂各不相協鎮鑄周禮漢得成光曰樂石樓應編

卷之三十一 樂律九

之要泐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校竹管之短長計忝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証之庭非后斐復生莫之能決崇寧中魏漢津嘗事范鎮粗通其一班託旨遊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開樂之法極詆累忝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爲寸以度律泮然中蔡元定于樂律有真契者律呂新書二卷明祭祀用雅樂太常頌之朝會燕享兼用俗樂奉鸞司掌之

漢志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通典曰增減之法皆曰三爲度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主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三分損益管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于律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馬遷誤信之著在律書度管仲不過謂宮聲濁宮數多而商次之角又次之徵又次之羽又次之姑爲此以示則

石樓應編 卷之三 十一 樂律十一

土旺四時而不與火金水木並論流行之序宮既至五音自不與徵商羽角並論流行之序宮既居中勿論則樂道象天南方屬徵由中央連至南方宮之外自當起徵徵爲夏商爲秋羽爲冬角爲春夏既生秋則自當以徵生商秋既生冬則自當以商生羽冬既生春則自當以羽生角春既生夏則自當以角生徵徵商羽角皆自上而下其序最順必如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夏爲順而夏之生秋冬之生春皆逆耶管子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

分而爲徵徵聲五十四三分損一分而爲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分損一分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損下六律皆從益墨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皆從益大抵穿鑿之談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可

石樓應編 卷之三 十一 樂律十一

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以黃鐘爲八十一徵五十四而以林鐘爲五十四商七十二而以太簇爲七十二羽四十八而以南呂爲四十八角六十四而以姑洗爲六十四然黃大太夾姑仲二律而當一音以當宮商角蕤林夷南無應三律而當一音以當徵羽可乎音但有五律則有十二既難分配則又自姑洗六十四之後復棄其一筭以三分損益諸律姑洗本六十四可去一而以六十三爲筭乎彼

徒欲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以求合管子損益之說黃鐘爲十一月大呂十二月太簇正月夾鍾二月姑洗三月仲呂四月蕤賓五月林鐘六月夷則七月南呂八月無射九月應鍾十月若果如漢史則如黃鐘生林鐘是十一月而生六月林鐘生太簇是六月而生正月有是理乎若造化無是理則隔八相生之說無所復用

樂但有十二律未必有變律恐未必有清聲今乃獨黃大太夾有四清聲或謂黃林太南而它

有樓應編 卷之三 十南 樂律十二

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

律但十二必無變律而又云有正半律變半律必如是說是正變律各十二正半變半律各十二聖人何不曰四十八律究其說第樂記謂宮爲君而漢儒謂黃鐘卽宮遂亦以黃鐘爲君又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爲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鐘故多爲變律避之樂但五音韋昭注國語乃指七律爲七音遂使變宮變徵之說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

李氏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鐘曰含少之

文辯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

二由少及多見黃鐘數少爲極清辯宮聲極濁

之誤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而王廷相韓邦奇大

儒通音律皆不謂然廷相駁之宮本喉商本齒

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呼而出聲必自宮

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

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此聲氣自然之妙

今日黃鐘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

有樓應編 卷之三 十五 樂律十三

出于唇乎若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

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

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

晉宋以來十二律外止加四清聲故作徵調終

不能成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

徵羽之調終不可成

李氏之說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閩人無

喉中之音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

大都黃鐘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從

大



出其中九寸爲之宮諸少濶焉豈極清哉

黃鐘謂九寸漢以來已然弘治中李文利謂三

寸九分非矣獨謂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遷

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

夏至後已漸降而遷律乃反增則是氣不足而

管反有餘此說亦是

司馬遷京房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鐘九寸長孫

無忌劉恕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鐘三寸九分

李照胡瑗房庶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七

樂律十四

房庶之說謂照以縱黍累尺則太長瑗以橫黍

累尺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庶所言寔

千二百黍于管較前一說爲是夫古人之制律

管皆有分寸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

則是十黍爲一寸庶闢縱橫之說而以千二百

黍亂實管中隨其長短斷爲黃鐘九寸之管取

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

管非縱黍非橫黍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

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鐘之

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

荀勗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

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永

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以十黍爲寸阮逸

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

先儒謂度量權衡生於黃鐘而今者必待龠泉

布而後徵律則是黃鐘反生于度量權衡不知

其可也

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徐復笑之田聖人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十七

樂律十五

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平後

卒無所成

凡調一律爲主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

離首音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

自周至漢唐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

獨多商角次之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見聲

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

謂六十調論說雖美無所實用也

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無商音說者謂周

德木也故去金開元諸臣建言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

明吟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

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亂而覆周者厲王與

周者宣王代周者厲秦

三代之樂壞於秦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

及晉武破苻堅後四册金石始備

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

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

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鐘自應張文收

斷竹為律而啞鐘自鳴

元定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鐘夫差毫釐

氣即不應而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哉

宋仁宗元豐中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

雖不善更無可校詔不得銷毀

宋樂屢變景祐之樂李照王之太常歌工病其

太濁私賂鑄工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卒

不知

皇極聲音之樂康節得於其父天叟老人者其以多良千刀妻官心等十二字為聲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等百三十二字為音不無失之項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十一 樂律

天象

揚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三垣總論曰天市天子巡狩之宮明堂位也太

微天子布政之宮朝位也紫微為寢宮天市歲

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臨事七曜必遵黃

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命

於朝而出任職也二十八宿列四方各有分野

本樓應編

卷之三

天象

猶諸侯郡國各安其土也

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

二十八宿為經星時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

為緯星右轉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

日月右行之說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

端皆妄也而况云斷繫鍊石尤為不經屈原天

問謂西北無光燭龍以照此惑於天不足西北

之說波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

揮戈棄杖尤為不稽保章氏以五色辨吉凶若

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壁漢鼎謬矣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去地九萬二千餘里二十

八宿為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折

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

秦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南斗主爵

祿東壁王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注關梁五星

同色天下偃兵

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

本樓應編

卷之三

天象

何星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是星土分

星不可以州國定名非如鄭氏言十二邦繫十

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封域皆

有分星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國屬

焉

天運終於西始于北造化歸於西復於北西與

北為始終之介

畧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

約分野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傳會之誣

星紀同爲吳分則吳亦得歲士璽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虛果爲晉分則實沈爲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爲晉侯之崇此左氏之不足信也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主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彗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分野之難盡畧也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壬午

天象三

禪龜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郁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彗晉相述禍星集穎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凶歐陽志唐天文日食星孛之變一一紀之而獨不言其事應

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肯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李唐等以黨事下獄考實陳蕃上疏

元世祖以彗入紫微垣抵斗魁夜召不忽木入

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父母怒人子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修省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因譚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曰此深合朕意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壬午

天象四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樂護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侯王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有祿山之亂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

康熙三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楊雍建疏曰伏見本年十月初間彗星見于翼軫分野迄今未消日漸西行直抵婁宿現今五十餘日歷有一十三宿誠非恒見竊念從來上天仁愛人君垂象示警欲其恐懼修省力行德政加惠民生故

商湯之時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而甘雨隨降周宣王時旱既太甚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德故終爲一代令主漢文帝二年日食文帝詔求直言命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啓告無隱故能恭儉化民海內富庶號稱至治是以有道之世雖有異不爲災非不爲災也遇災異而勤修省則可以化災而致福也卽以彗星考之宋真宗咸平元年正月見于營室明憲宗成化四年九月彗星見掃三台七年十一月出天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彗

五

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廷臣疏請修省上皆嘉納此言之存乾惕之誠心勵憂勤之實政古之賢君所以回天心而弭變異未有不出乎此也

### 曆法

曆之名雖於黃帝曆之筭定於容成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于黃鐘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經莖是已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顓帝曆初用乙卯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石樓臆編

卷之三

五

曆法

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然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如洛下閎解于安人輩述其遺制而作渾天儀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

如環之循如輪之轉

天一周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  
兩端

赤道橫亘於列宿上下之交黃道之經即日之  
行而名之黃道交於赤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  
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迤南故晝短而夜長夏  
至黃道移而迤北故晝長而夜短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

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赤道居中黃道旁出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天文 曆法三

旁狹於中赤分天中故為天度日行黃道故為  
日度日行天之內天運日之外外則有餘內則  
不足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斗綱所指之

辰即一月元氣所在謂之月建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

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

也

蔡仲默傳堯典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

而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

日月躔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  
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合氣盈朔虛而閏  
生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起  
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一云歲星每歲而減一  
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通論歲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天文 曆法三

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武帝元封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

曆元以庚申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

筭之紀綱後漢順帝時宗詵等議建曆之本必

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

以定分至也唐傅仁均以高祖戊寅歲登極作

戊寅曆武德元年為曆始而歲朔遲疾交會及

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筭

東漢志曰律首黃鐘曆始冬至

歲差之說宋大明曆以四十五年差一度梁祖  
冲之大同曆以一百八十三年差一度唐大衍  
曆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  
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紀元曆  
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  
夫所謂歲差蓋總統運候而恭併言之當作曆  
時已設為歲差以總運候非歲差外復有所謂  
天運潛移者

晉志曰東漢靈帝光和中劉洪以四分曆疎濶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曆法四

依易立數造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  
之度法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  
北之勢直而速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  
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  
行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  
進退一刻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  
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

代則欽天為善其立法各有不同

熙寧七年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  
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  
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周天之體日別之  
謂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唐僧一行改  
大衍曆法用渾儀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考之  
虞書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祖記其法至洛下閭  
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後張衡為銅儀于密  
室中以水轉之所謂渾象非古之璿衡也孫吳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曆法五

時王蕃陸續皆嘗為儀及象蕃具黃赤道焉續  
之說以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劉曜時孔  
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  
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  
北直幹以法二極中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  
晁崇斛蘭二人嘗為鐵儀與定法大同皆不言  
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為圓儀三重其  
外曰六合次曰三辰轉于六合之內圓徑八尺  
有璿璣規黃赤道屬焉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

亦以其後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於司天監因晁崇斛蘭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用令瓚一行之論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今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瓚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瓚于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季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

石樓應編

卷之三

十一

曆法六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差元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間窺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元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一圓窺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唯用一表以午景與北極庭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誠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寔高凡晷表春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歐陽脩唐天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文志漢志天子常以冬至御前殿權土灰候鐘律謂天子候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漢天子即賢

石樓應編

卷之三

十一

曆法七



竊恐不再日已倦先後五日則天子萬幾可十日待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入三五夜輒盡或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此亦定理也隋志及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樂毛桐或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氣乃飛是律短反飛律長反不飛耶凡候氣所以作曆謂氣盈則曆差當為改曆耳然冬至曆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為又明年曆則天地之氣俄頃變化可前定耶冬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它節候皆可定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而鄒衍京房蓋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當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五十一

賦晉李充孫焯梁陸倕有刻漏銘唐藝文志有刻漏經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為度或浮或沉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漏或浮或稱此其制之異也

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授時曆可謂度越千古其說曰上能合于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

曆法異者太初曆本于律大衍曆本於易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而不能為等也鄭平唐都洛下闕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

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曠之休咎

唐一行北齊文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証而改行開皇曆上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五十二

之人所以改曆者不為禮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為劉暉所抑劉暉推占至詳嘗不為張貴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

康熙四年二月禮部題曰舊曆康熙五年曆日

例應康熙四年正月算先一月集星

御覽四月續行各書禮部題曰舊曆康熙五年曆日

也

康熙四年七月廿四日禮部題曰舊曆康熙五年曆日

石樓隱編 卷之三 曆法十一

滿漢諸監臣上禮部書者禮部得見楊若望之

西洋日晷斜安八分使即言曰去年十二月初

一日日食用此斜晷以測時刻曆科博士何維

書馬惟能安得不輸李光宏答曰不在西洋日

晷上測是在簡儀上測臣指簡儀問光宏曰簡

儀是子在北午在南乃夜用之以測星者豈可

用以測日之時刻光宏答曰二百年來俱是如

此測臣答曰二百年來既用簡儀光測星之赤

道何故于簡儀下之平晷又立子在南午在

北之日晷諸臣看曰此纔是日晷臣曰放着子

南午北之日晷不用以測日之時刻二百年來

之臺官其不通不至此也光宏猶曰此是倒冲

測法臣曰依你說夜時刻可倒冲日時刻獨不

思小寒節太陽在赤道外二十一度不曾躔入

赤道如何二月之太陽照得上簡儀之面復于

簡儀平水槽中注水見簡儀斜側五分儀既不

正即測天度星辰盡皆不準何況用測太陽

禮部題疏曰該臣等看得採用不應看洪範之

石樓隱編 卷之三 曆法十一

書緣由將所看官員交付刑部治以重罪訖此

各項選擇書內若有洪範顛倒五行之書將壬

山屬水為洪範五行作火之書及似此不應看

之書俱行查燬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二月禮部題議得欽天監監正楊疏

稱候氣之法義精理微律管不合古玉尺之分

寸徑圓則氣不應埋案不合律管之長短淺深

則氣不應今順天府候氣之制陰陽官久失其

旨依議

傳事不師古件件錯謬安望其氣應乎准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製器其候假以歲月較正講求等語照依所請交付舉行其竹管並葭草蘆葦柅黍用時預行該撫送來可也奉

康熙五年八月欽天監監正馬等題歷代設立儀器不時較對測驗若非用儀器測驗何由知其曆數之疎密今觀象臺所有簡儀渾儀影表皆係測驗之儀器乃監中應整頓之首務也一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曆法十二

治曆之道合天為本求合之法測驗為先當今所推筭曆日冬夏二至春秋二分其逐月節氣太陽當躔離赤道幾度去極多遠其晷景丈尺寸分若干與夫太陰一年與太陽十二會應在何道去極多遠並五星伏見遲疾逆留在某宿去極多遠紫炁月孛羅喉計都四餘之星何以考測其測諸曜何時起測一併預先一一詳開題明以來年正月為始着令曆科官一員與天文科該直官公同測驗

郊祀

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唯有功始祫其高祖

季經子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

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石樓臆編

卷之三

郊祀一

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

為祀天圜丘以饗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

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馴至隋唐之際昊天

上帝與感生帝兩祀常並行唐杜佑作通典亦

惑於鄭注大傳之說

或問朱熹帝即天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

之天祭於屋下故謂之帝

朱子曰古祭天於圜丘其禮極簡聖人以是為

未足盡其意之委曲故季秋有大享禮

唐迄貞觀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闕丘行  
事

丘濬曰古者聖人之於天一歲之間而有二祭  
既于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于泰壇而呂祖  
之有功者配祀又于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  
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朱熹引陳氏說  
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  
明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後乃合祀其為壇南  
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合而為一以太  
石樓臆編 卷之三 郊祀二

祖太宗並配

必也知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為祈  
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証家異說可以  
一掃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足以不  
同

楊氏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  
生周官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至日地上之圜  
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祭天必南郊順陽位也  
夏至一陰生大司樂以函鍾為宮夏至日澤中

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祭地必北郊順陰  
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類于上帝武王伐商告  
于皇天后土凡因事並告天地此所謂告祭也  
周家以建子月為歲首祀天至午月乃祀地明  
制每歲祭天地於首春

郊者祀天之名地不得而干也北郊之名乃匡  
衡輩緣飾緯書以對南郊非周禮所有配天之  
禮古有以始祖者后稷是也有以受命之君者  
漢高是也有天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文王配  
石樓臆編 卷之三 郊祀三

明堂漢高祖配郊光武配明堂是也有祖宗並  
配者唐垂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  
以太祖太宗配圜丘是也夫廟壓于祖昭穆對  
向非嫌也郊壓于天祖宗序列非嫌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曰曹出有虞今祀圜丘以  
始祖帝舜配方丘所祭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  
祭以太祖武帝配地郊所祭以武宣后配宗祀  
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郊與圜  
丘為二處用鄭說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王宮夜明幽宗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

漢武元光元年幸雍郊見五時後嘗三歲一郊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鬪丘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

秦襄公始制西時祠白帝其子孫并青黃赤而祀之漢高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宜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復三代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始親祠之武帝元光元年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于周而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一代創業之祖不得配享於天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禮而哀平休於禍福之

石樓臆編

卷之三 郊祀四

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光武制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中爲重壇其外壇爲五帝位其外爲壇重營皆紫淳化四年禮儀使蘓易簡言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從之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于汾陰河東其壇有八鄒席有六畷而匡衡劉向之徒異同論起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冬夏則天地分祭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配合一太牢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議者謂合祭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鬪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鬪壇八陛中又爲

石樓臆編 卷之三 郊祀五

秋則天地同牢冬夏則天地分祭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配合一太牢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議者謂合祭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鬪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鬪壇八陛中又爲

重壇天地位其上唐睿宗將有事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畧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禘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朕不躬親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一享宗廟者四皆天子親

石樓臆編

卷之三

聖

郊祀六

祭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亦親祭周禮也太祖受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今所行三年一郊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議也西漢之衰元帝納

貢禹言致宗廟成帝用丞相衡議改郊位皆有殃咎往鑒甚明可爲寒心矣唐制有事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禮也禮職圜丘合祭議

石樓臆編

卷之三

聖

郊祀七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享於明堂或恭謝于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自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禮職請復用皇祐典禮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蕪蕪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郊祀禮見于經者未專之先諸祖廟告以配享唐宋用青詞設素饗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

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明制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一五

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為正

嘉靖九月上從夏言欲分祀天地南北二郊奉

太祖配孟春祈穀祀上帝于太祀殿奉文皇配

廷議以為不可

鄭玄以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則后稷配天

南郊亦當配地北郊漢平帝用王莽言以呂太

后配地光武時改薄太后為高皇后以配後魏

石樓庵編

卷之三

郊祀

九

道武以神元寶后配則愈不經矣

唐高祖武德初定今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

園丘以景帝配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

以元帝配

唐中宗復辟韋后武三思亂政河南北大水洛

陽尉宋務光疏曰自夏以來水氣勃疾去月洛

水暴溢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

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陛下光

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殿薦山川寂

寞未議懷柔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

滿則水泉迸溢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園丘方丘及

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

配按並配始於唐

乾興元年禮官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

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

至祭皇地祇以太宗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

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配皇帝親祀郊丘以

石樓庵編

卷之三

郊祀

九

太祖太宗配奏可

嘉祐七年以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

拱中始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罷之皇祐詔書

南郊三聖並侑後疊配未幾復並侑雖出孝思

頗違禮經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司馬光曰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

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

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

天者避祖宗也

胡直孺曰仁宗皇祐時大享明堂合祭天地並  
侑祖宗文彥博以仁祖為能達禮之情國朝配  
祀初無定制自英宗皇帝始始配以近考聖宋  
嚶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  
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  
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  
并及於真宗是時太常少卿蘇轍等則請用皇  
祐詔書之意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中本

禮記

昔人言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而無定法者義也

宗廟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嚶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  
嚶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嚶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

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者韋玄成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

石樓臆編

卷之三

禮記

宗廟

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  
也朱熹以劉歆說為是穆王時文別立廟為文  
世室共王時武別立廟為武世室自是以後穆  
之祧者藏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武世室而不復  
藏於太廟矣

周人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

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為世

室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



在一處不合爲都宮以序昭穆然猶獨尚一廟之尊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以西爲上歷魏晉隋唐因之不改先王宗廟之禮廢矣

韓愈曰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祧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

石樓庵編

卷之三

中

宗廟二

于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祫乎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

晦庵謂廟制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祫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祫穆則羣穆皆穆而昭不動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祫者昭入於

昭穆入于穆然周自懿王以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孝王以其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晦菴廟圖孝王爲其王之弟而以繼其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

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列于考廟槩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班固以歆說爲是

石樓庵編

卷之三

中

宗廟三

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于后稷廟而稷配享其旁禘畢則撤去魯之神主稷仍居東而以享四時之祭五年一禘禘必於四月

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

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

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

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

春禘秋嘗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值一祫是

也

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

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之主合于太祖而

祭之至于祫則亦是以新至合于舊至而祭之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宗廟四

光武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奏禮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此語出于緯書而光武深信之康成以

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嘗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關

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

主以其享於嘗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

明一歲五享太廟而無有所謂祫禘之制丘濬

言宗廟之祭最大者禘次則大祫禘者禘其所

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大祫

者三年一行太祖之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以

食謂之大祫則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

矣

周禮大宗伯享先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小宗

伯辨廟祧之昭穆

自古帝王于時祭外又有薦新之禮月令有薦

寢廟之文丘濬言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

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外別有奉先之所

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如所謂極廟原廟者明制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宗廟五

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

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

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于曾高時類及二祧歲

祀于壇壇丘濬言日祭月享時類蓋行於寢廟

者非太廟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

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于寢四

上食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歲二十五祠原廟

二三祠有闕加一祠失之煩褻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此帝王上陵之始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討言民疾苦何居宋志古無墓祭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木之式五代諸陵

漢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宋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漢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園郎寢郎丞相以四時行園明上陵之禮歲凡三舉清明中元冬至也

石樓樓編

卷之三

五十一

宗廟六

故明春月特享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其食于前殿而已祧之廟不與時享之禮以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

太上皇親盡以高帝父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父不毀非禮之正猶云可也武哀王則高帝兄昭哀后則高帝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天子世世廟之不經尤甚東漢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皆有過差不應為宗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

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為宗不毀

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

唐世以景帝為太祖高祖當中庸間則景帝世

近在昭穆之內故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

石樓樓編

卷之三

五十一

宗廟七

祖列于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祫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親盡已毀而

祫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祫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

宋熙寧之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

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周人秦夷則歌

小呂以享先妣姜嫄為其生稷故特立廟曰閼

宮

古宗廟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

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

章帝時太尉嘉奏孝明帝宜上尊號曰顯宗立

廟樂東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

宗廟樂曰盛德之舞祿食高廟昭德盛德之舞

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帝謙德不廟即世祖

石樓隱編 卷之三

尤武皇帝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世祖大

武之舞自是漢諸帝皆不別廟不別樂統于武

舞焉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功

臣配享也

社稷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

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社侯社國中之

土神而已無預農事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

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其勝國之社則以示鑒戒

之意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侯之國社

則受其五色之土于天子而蓋以茅漢時有受

青土赤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王陰也其遺則

石樓隱編 卷之三

北面其飾則不屋達天地之氣也其表則木夏

以松商以柏是也方廣五丈其主則石為之其

列則社東而稷西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王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

社土神稷穀神鄭玄謂句龍有平水土功配社

祀之稷有播種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

社稷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

也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諸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當用上戊

明大社天子親祭以太祖太宗並配

石樓隱編

卷之三

五十七

宗室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秦置宗

正漢高祖七年因秦設官明制立宗人府於六

部上秩一品以皇親掌之

宋棟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肉弓父兄

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護佞骨肉相怨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能言吾祖鄉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

謂于姬后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石樓隱編

卷之三

五十七

六十四

漢孝文即位淮南王長驕蹇數不奉法入朝從

上苑獵同輦謂上大兄歸國不用漢法反事覺

召至長安丞相張蒼等請棄市制曰朕不忍置

法廢勿王有司請處蜀嚴道袁盎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至此恐道成而陛下

有殺弟名長不食歾民有尺布斗粟之歌

唐太宗貞觀十年詔王之藩上曰兄弟之情豈

不欲常相共處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

尚可復有兄弟不復得因流涕嗚咽

唐明皇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兄弟同寢聽朝暇多從諸王遊禁中如家人禮殿設五幄與諸王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眾可以禮法節也神宗之始宗室租免之外不復推恩租免之內以試出仕

明制王府賜田例畝稅銀三分初親王祿歲五石樓廡編 卷之三 年人 宗室 萬石後裁為萬或千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

聖學

黃帝學於大真顛頊學于綠圖帝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

唐太宗考定六經宋太宗命備臣集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閱三卷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唐明皇謂宰相曰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人內侍讀宋太宗命李文仲

石樓廡編 卷之三 年人 聖學 為翰林院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哲宗時程頤在經筵每進講繼以諷諫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宋孝宗宴講臣於秘書省召宰執賜酒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甚者但作歌詩如陳隋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唯其若此  
誤事多矣

漢武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光武談經幸學  
明帝臨雍拜老而征伐土木尊顯方士信用識  
文奉迎釋典不可謂純學

漢成帝封元舅王氏五侯黃霧四塞大異數見  
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劉向領校中秘書向乃  
集上古以來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

占驗禍福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之

石樓隱編 卷之三 大學 聖學

而不能奪王氏權

宋張浚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元竇默曰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  
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丘濬言崇聖人以虛名不若遵聖人以實理唐  
明皇謚聖人以文宣而瀆倫茂道宋真宗加聖  
謚以至聖而偽作天書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

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繩墨也

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  
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嘗有進大學衍義者曰  
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夔夔言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明制經筵正統時以月之二日進文華講者旬

石樓隱編 卷之三 大學 聖學

一至焉萬曆二年定春講以二月至五月秋講  
以八月至十月而日講則簡其儀文隆慶六年  
制每日早閣臣及講官講畢各退候於西直凡

上章奏不時諮詢焉以迄午講唯三六九視朝  
日暫免

學校

學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所關也

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兼三代

天子設四學并中學而五一處並建周則辟雍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太學

居中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南為成均學

樂德樂舞者就焉北為上庠學書者就焉東為

東序學干戈者就焉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焉

賈誼曰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化輯于下矣

宋濂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

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

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

師配饗

詩序子矜刺學校廢也菁莪樂育材也魯頌泮

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

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明立國

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

之二年至八年立社學

漢人補博士弟子自止限以通一經授官宋熙

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以浮靡之文

紹興八年葉林言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

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二君急于教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太學

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為解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其書算各置博

士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

韋嗣立疏曰時俗寢輕儒學宜分三公以下子

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選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

義五道選差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

者止五十三員蓋不肯輕授濫設也



朱熹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為學官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八十齋生二千四百人

彌封騰錄試上等命官

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

以不知對上曰宋儒胡瑗教蘓湖二州士皆兼

時務今汝言平時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

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為爾所壞竄

之極邊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明初立學權許存二為博士以導學事四年設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本節 學校三

祭酒即拜存仁一宗考亭非濂洛關閩之學不

講

丘濬言明初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命有司提調

至正統中以學政廢弛乃添設督學

丘濬言太學之設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

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明初各門設宣課司收

商稅盡為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

掌饌以司飲食

丘濬言自唐以前並祀周公以孔子配太宗時

左僕射房玄齡以為庠序本緣孔子故晉宋梁

陳及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

升孔子為先聖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平帝元年初追謚

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也安

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

雍顏淵配丘濬曰太學祠孔子始此

郡縣有學助於北魏其生徒始有數唐制京都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本節 學校四

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

人上縣四十人至下縣二十人每歲仲冬舉其

成者送之尚書省

丘濬曰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

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

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

邑人民多少而定為養士之額

康熙二年六月兵科趙之符疏曰臣辦事垣中

見吏部為欽奉

上諭一疏奉

旨 納銀授官于理不合以後吏員年滿果係勤勞無過者准其考職免納銀作何考授仍詳議具奏其納銀例監以後也着停止

康熙二年正月禮部疏日照得順治十八年十一月臣部題覆科臣史彪古疏奉

旨 科考歲考應併一次着照科臣議行今以後各直省學臣三年內止應考試生童一次奉

旨依議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李太 學校六

康熙四年六月浙江總督趙廷臣疏曰人生而有才幹心思者養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擲之于放棄閑散之地而外為闕里所譏謂內為飢寒所困通求其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一途所以伸天下之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也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小縣七名前此取士之額甚廣三年之內一歲一科而兩校之為期最密日今額數既少三年一試為期復遠天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中間有才幹心

思者寧止十五人七八人乎臣愚以為取士之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

康熙三年二月吏部疏曰議得每府衛各留教授一員每州留學正一員大縣留教諭一員中縣小縣各所各留訓導一員餘照實錄盡行裁去再查教官例于本省銓選原籍候憑教官從不投供點卯仍照舊行奉

旨依議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李太 學校六

士習

程頤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宜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其次有  
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  
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擇其學明  
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  
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  
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遠至東漢家守章句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本 士習

固滯於所聞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為道之所傳  
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顧從於奢  
淫於是經乃下衰

史擘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  
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  
而稱乎

陽城為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為  
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還養者  
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丘濬言明學規

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今甲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請興學校本行實胡  
瑗教學於蘄湖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  
有經義齋治事齋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至是詔  
州縣皆立學取法以為太學法

康熙元年七月刑科都給事中王命岳疏曰臣  
近聞廷議欲裁天下教官蓋謂知府即可兼攝  
府學知縣即可兼攝縣學是驅天下之生員而  
日與守令相齟齬必與胥役相表裏士風日壞

石樓臆編 卷之三 本 人才日下職此之由矣

康熙四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徐惺疏曰臣于康  
熙元年二月內具有士風崑責學臣一疏內開  
士子出入衙門連名公呈該地方官立送學臣  
覆鞫等語部覆嗣後專責有司有此等劣行者  
有司即行提審斥革照民例一體處分奉

旨依議仰見我

皇上愛養人才必先芟除匪類也但今日之士如  
錢糧既完而胥吏之需索未遂則以完作欠者

有之又或足跡不及公門而惡棍肆行株連官吏之挾詐未遂則以直作曲者有之又豈無食殘之吏一言未質輒云操縱由我一事未悉動謂鞭扑可加嗟乎欲求其覆盆得燭也難矣

理學

董仲舒言於武帝曰今師異道人并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于是世之學者知尊孔子之道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孔子沒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于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詔令學宮從祀景定二年皇太子言軋淳聞文公朱熹與宜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開牖後學有功聖門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張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又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又曰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

石樓唐編

卷之三

七十一 理學

朱熹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程子曰天所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凡於事物之謂理三者未嘗有異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

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朱子曰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又曰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二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吳臨川曰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又曰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極是又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悟以致

石樓唐編

卷之三

七十一 理學

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

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

真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

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

程顥曰易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七五 理學五

丘濬曰易之為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啟蒙始兼二家說窮理而精則可修已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於技術

邵子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爛熳時是衰謝

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占覆之術何異其六道遠矣其知節節者未矣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又曰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又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太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七五 理學五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唯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

程子曰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是也

董鼎曰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王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

經術

孔子論次詩書脩起禮樂孟子荀卿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靡然嚮風矣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

石樓唐編

卷之三

七十七

經術一

王莽更始之際典文殘落光武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四方學士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明帝卽位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圍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安帝攬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靈帝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樹之學門初光武還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碎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范曄東漢儒林傳序

石樓唐編

卷之三

七十七

經術二

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隋文濟期纂歷博士驍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超權奇雋厚賞諸儒及帝暮年專尚刑名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場帝卽位復開庠序徵辟儒生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聞奏旣而戎馬不息空有建學之名李延壽北史儒林傳序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下博士議之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此二事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用必周青臣叔孫通輩能持祿

荀兌耳是書雖存而實亡 馬端臨論秦焚書

商瞿孔子弟子授易為真其傳自田何以上源

出于一田何以下流分為四而施孟梁京之學

立矣漢制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一百四

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偽易十

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

尚書纂自孔子秦燔書齊南伏生壁藏之漢孝

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後亡于永嘉之

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古文尚書出孔子

石樓隱編 卷之三 主人 經術曰

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其王康孔子宅得之孔安

國獻其書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文字异者七百餘脫字數十不獲列于學

官東京杜林最好之然石經卒從伏氏朱子曰

熹嘗疑孔書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

家宋志四十三家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

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

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

生傳後亡於曹魏申魯公傳後亡於西晉燕韓

嬰傳後亡於隋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後獨

行蓋毛亨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鄭樵

作毛詩辨妄以已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

玄立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為十四國世次

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

家

仲尼因魯史成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公羊

盛行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為博士而董仲

舒善公羊與江論武帝前江訥于口論不如仲

舒穀梁不立其後公羊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

帝為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

也穀梁唯疾太子好之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

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宋胡安國以

王安石廢春秋潛心講學胡傳為制科獨行

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

高穀梁亦皆出子夏門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

撫訓三家不本所承憑私臆決尊曰孔子意也



諸前人卷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歐陽修  
唐書儒學傳序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傳後戴德戴聖  
慶普為后蒼弟子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也  
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  
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漢末唯鄭玄宗小戴  
記為之注通儀禮周禮為三禮漢志禮十三家  
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禮記中  
凡六家

石樓唐編

卷之三

八十 經術五

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  
篇王巖于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  
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  
胡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須去呂不韋之月  
令漢儒之王制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聖門緒餘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  
亦甚有至理又曰禮記中庸大學樂記為最近  
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  
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丘濬曰莊周非聖人之道  
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然言六經而不及禮  
則彼學老聃者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  
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  
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于老莊者其辨在乎禮  
而已矣

石樓唐編

卷之三

八十 經術六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慘漢惠除挾  
書律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禮上之時學官博  
士非師說不傳隨聲羣詆帝以為瀆亂不經之  
書作十論七難排之藏于秘府不立於學官成  
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為周公  
致太平之迹而杜子春年九十能通其說鄭興  
與子衆及賈逵受業焉由是衛仲馬季良皆著  
周禮解詁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編  
覽羣經以為經世大法具載周禮為之條注唐

陸德明爲之釋文賈公彥爲之疏而後大行於世王仲淹曰周禮其敝於天命乎朱仲晦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

冬官錯雜於五官漢劉歆補以考功記而其艱遂亾宋俞廷椿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於五官之屬也元吳澂作三禮考注且謂冬官未嘗亾而地官之文實亾

孝經自魯其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孔安國以今文考定唐玄宗自在詔元澹爲疏始立于學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全 經術比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於經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外府又有御史居殿

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

考合同異唐制秘書省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醫典籍宋有秘書監明圖籍皆藏內閣

官有典籍

漢宣帝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唐太宗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裁定

歐陽修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唐九經正義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詔刪去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所惑丘濬曰有孔穎達正義因得見古人訓詁義例雖其間如歐陽氏所言然朱子謂魏漢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學

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于此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石樓臆編 卷之三 全 經術八

歐陽脩曰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于其間祖宗用人凡有文章其不蓄之館閣

而長養之

丘濬言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聽政之暇惟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光祿給酒饌每食太子親

子 232-758

王送爲之主永樂甲申命解縉選新進士修撰  
曾榮等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  
曰文淵閣載籍所萃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  
得於已庶國家得爾用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  
供飲饌分鈔賜第

康熙二年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柯聳疏曰宋  
儒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有國家  
者不可以不學也查得明洪武年間春秋題旨  
以四傳爲主至永樂以後則專主胡傳于是單  
石樓臆編 卷之三  
石樓臆編 卷之三  
題之外有合題有比題有傳題至用傳語爲題  
意則主傳而題則仍經割裂扭合無異乎藏閣  
射覆部覆專出單題應如科臣所請奉

旨依議

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左史記言右史書事君舉必書  
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歲在  
載籍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宜置史官掌其典  
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  
行法教 荀悅請置史官奏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  
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  
相皆兼史官成周之左右史漢之起居注唐宋  
之起居令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有起居注  
後革唯修撰編脩檢討掌國史遇有纂脩則大  
臣爲監脩學士爲總裁

修撰之名始於唐掌修國史宋又置編脩檢討  
官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  
曆數之事

丘濬有言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  
萬世之事

梁武帝勅羣臣撰成通史其書自秦以上皆史

記爲本而別采異聞至兩漢以還全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體如史記唯無表元魏王暉業著科錄編次多做通史取其行事相似者共爲一科唐顯慶中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宋終陳北起魏終隋曰南北史

遷以天子爲本紀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爲善項羽借盜而稱

石樓唐編

卷之五

史官二

本紀各實垂謬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倘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爲傳體有異紀文

列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

昔于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于時議者宗之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不急爲務曾何足云

石樓唐編

卷之五

史官三

蕭子顯李百藥南北史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撰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爲贅彌甚甚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深排賈誼范曄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夫在錄虛言都損實事便號良直師其楷模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筆端比肩皆是者也近有張太素郎餘令並稱

述者自負史才凡所撰人語皆依做舊辭夫天  
地久長風俗無恒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  
言不其惑乎 劉知幾史通言語

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幾重臣許李絳權持政  
畏避羣臣自是起居止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  
復與聞至長壽中宰臣姚璹建議執政大臣錄  
仗下論議為時政記歸過隱非筆削自私方今  
史官之選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敘年月為奉  
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尼矣唐天  
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  
家傳記之事雜然方輿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  
下之記逾廣又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  
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有所紀  
述 石公弼請復還史館

唐李德裕論起居注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  
五年猶未送納者探于傳聞耳目已隔必起居  
注於每季初送納向前一季文字於史館訖具  
狀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中報中書門下起

恐改轉便以注記遲速為殿最軍國大政傳聞  
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見宰相等酌量

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  
呈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時政記  
起居注日曆等並今次月供報加稍有遲滯許  
脩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 歐陽脩論脩日曆

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  
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典冊自紹聖  
再脩神宗實錄付史院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  
建寧書之官以修私史古無此例惟唐武宗時  
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脩憲宗實錄宣宗  
即位追念憲考制曰委國史于愛婿之手寵秘  
文於弱子之身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  
德裕鄭亞皆從貶竄 陳瓘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康熙四年九月奉  
上諭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  
史缺少天啓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九年以後  
事蹟今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

代之史尚缺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  
行過事蹟察送官民家如有開載天啓崇禎之  
書亦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

石樓隱編

卷之三

史官林

文體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文工於  
西漢辭愈工則情愈短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  
仲宣辭賦有古風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  
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  
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  
聞有辭無情義亾體失其中安仁秋興明遠舞  
鶴等篇猶得古詩之餘李太白所作古賦差強  
人意俳之寡雖除律之根故在韓柳諸賦一以  
騷爲宗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大是論體  
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  
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且漢代詞賦雖  
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魏晉以下則僞  
謬雷同其失有五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  
倚歎之頌而驗有殷方輿觀魚藻之刺而知宗  
周將頌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  
劉知幾史通載文

石樓隱編

卷之三

十一

文體一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  
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明暢奏平徹以閑雅  
說煒燁而譎誑要辭建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陸機文賦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 魏文帝典論論文

右樓應編

卷之三

文體二

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 劉知幾史通摹擬

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  
聲悅

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此正所謂  
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定物也而獨悔於  
賦何哉

康熙二年八月奉

論八股文章乃宋朝好臣王安石崇尚文詞倡  
立異論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永行停止惟  
于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

右樓應編

卷之三

文體三

科目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升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賢良極諫之科始於漢文郡國孝廉之舉始於武帝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

右樓廡編

卷之三

科目

茂才順帝時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草奏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

射策者設為疑義使人隨其所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等皆以是進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董仲舒公孫弘等皆以是進

隋置進士科唐興因之又有秀才明經名法書算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以待非常

之才武后親試殿前天寶時禮部侍郎楊浚王試設兵棘圍

唐以詩賦策論設科益嚴聲律之禁禮部掌貢舉有禮部韻畧至宋神宗時王安石請除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崇經術

昔秦法惟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擇精

審固其勢也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宋太祖許士得詣闕自薦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

右樓廡編

卷之三

科目

才異行送闕七百四人召試無可採自陳習武韜上怒曰是宜隸兵于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親覆試諸進士上御邇英講周禮三年大比上曰古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檢察請開歲一貢舉於是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寢重經術矣宋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



判州郡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

事

馬端臨曰虞廷九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

德也兩漢列史得端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

自世之衰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

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

唐肅宗至德三年御史鄭叔清奏請納錢百千

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洪武二年開科詔曰其中選者將親策於廷超

石樓應編 卷之三 十一 科目三

衆者顯擢六年罷十七年復時科薦並行

康熙二年三月訂樞韓題竊照江南省癸卯科

文場鄉試科場銀兩臣誠諭諸司槩惟儉朴勿

事虛糜查江南一省共計編銀九千三百餘兩

內實動用銀五千三百六十餘兩共計節省銀

四千一兩七錢零予以少佐餉需

王司

韓子進學解曰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

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富舉牟廉中常侍侯覽遣

諸生齋書請之弼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

國

崔洪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

且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

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

石樓應編 卷之三 十七 王司一

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

明至公

唐武后時始令糊名宋淳化二年陳靖復請行

之

真宗祥符八年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印試卷

王師且知貢舉時張昌齡王公瑾有文各以文

體浮薄獨黜

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人求

科第夏卿不應探出懷中物以內夏卿袖夏卿

擺袖引身而去

崔羣知貢舉歸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榻放三十人是也

李廸與賈義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不與特令就御試王旦議廸落韵者失於不詳審義論立異者不可許

蘓轍語切直考官欲黜之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謂我何收入第四等

嘉祐中劉幾為險詐語歐公惡之公主文一舉

右樓廡編 卷之三 李九 注同仁  
人論曰天地軋萬物出聖人發公曰必幾也後公為御試考官一舉子公大稱賞及唱名乃劉

幾所賦  
劉蕡對策切直考官馮宿見之嘆服畏宦官不敢取

崔鵬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吳武陵謂鵬曰君方為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杜牧

之阿房宮賦讀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李薦以文見知於蘓軾軾主試薦不得第軾作詩送之曰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蘇軾之病未愈貢舉特請緩期齊賢之卷不前同榻盡賜及第

康熙三年七月禮部等衙門疏曰議得策內文理悖謬所對非所問論不遵註章旨表判不合題及磨勘出字句可疑者正副主考先定同考官同閱官俱革職提問舉人斥革提問場內墨

筆添改罪在正副藍筆添改罪在同考官俱革職

石樓廡編 卷之三 李九 注同仁  
革舉人提問卷內疵蒙正副同考官革職舉人革

去中式文內錯寫一定字樣正副同考官同閱官革職舉人革去中式一并提問受卷應貼不貼

臚錄不照原字臚寫對讀不行對明革職舉人革去中式及臚錄對讀人一并提問策論表判

全篇雷同勦襲者革舉人正副降二級其閱一經同考官降四級出題錯字正副降三級水經

擬題同考降五級將本身考中論表題目出者

革職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六月吏部疏曰該臣等看得禮科左  
拜疏稱嗣後差委各直省鄉試應照今年差委  
會試之例不論大小部院衙門相應通列題請  
欽點速令起程庶不知必去某省定處其預先  
干托情弊不生應如科臣所請奉

石樓廬編

卷之三

一

王司

風俗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  
為大務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呂祖謙曰  
三代所以教天下者以是秦漢以來外風俗而  
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

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紓

石樓廬編

卷之三

一

風俗一

惡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師以賢得民儒  
以道得民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令君君臣臣上下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

太史公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渺論終不

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君子富好行其德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漢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民貧則奸邪生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饑寒至身不顧廉耻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上直 風俗二 論貴粟

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煖而不靡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用約而財饒本裕而民富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

寬能歸鐵議

俗皆曰何以羣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貴而仕宦行雖犬豕家富勢足日指氣使是為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為確桀處奸而得利者為莊士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之所致也

再除贖罪法疏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石樓臆編 卷之三 上直 風俗三 益於俗 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以為天下先然無

鄭子產為政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召郡中長老

按以禮意問以謹俗為陳和睦親愛因與議定  
儀品後入守左馮翊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  
言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天子下  
詔曰霸宣布詔令百姓嚮化孝子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可謂賢人君子矣賜爵關內侯  
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  
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帛

且茂為密令舉善而教吏人親愛不忍欺之魯

石樓廳編 卷之三 二高 風俗四

表為甲午令專以德化為型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聖書褒之唐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宋徐承珪與

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木連理瓜

異夢同實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

所在置祠致祭後世祭始此

帝家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風俗一變歲得

頁七其盛

程頤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  
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恥

朱熹知漳州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悉  
禁之

丘濬曰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

禮詩作為家禮一書永樂時命儒臣脩性理大

石樓廳編 卷之三 二高 風俗五

洪武時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為里耕獲之時一

家無力百家代之每月且召京師父老躬諭以

力田敦行

康熙四年六月廣東總督盧疏曰僧道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無在冊之丁糧官府不得而問建

羅天之勝會婦女擁擠而觀始焉一唱而羣和

遂至累百而盈千無君臣父子之倫為惑世誣

民之事小民無知為其所愚借名接象借名修

造百計巧取夫此輩既不立業以生財而又爲  
邪教以耗民之財則誠世界之一大毒耳

石樓臆編

卷之四

兵制一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繪慶再輯

夏官門

兵制

丘濬言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  
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  
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耶吾吏居則聯其  
家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爲伍兩卒旅六鄉  
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皆敵愾伏節  
石樓臆編 卷之四 一 兵制一  
之士無招收之繁無廩給之費無屯戍之勞無  
握兵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  
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魯作丘甲益兵脩敵  
重困農民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李  
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永不可復  
周制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內外騷  
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  
奉之亦七而賦一也則王畿之內凡七行而役  
方一適司徒之可任者多司馬之所用者少孔

明以蜀之大兵不過十二萬常留四萬為更代周帑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親兵乃不統于太宰而散於司馬者司馬亦聽命于太宰必散之見彼此之勢不可以不相持古者畿內之兵不出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平王自洛成申許未甚遠也周人己不堪且以見刺

春禮應編

卷之四

主

兵制二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官調之郡國都尉主之北軍護京調之左右京輔中尉主之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漢百官表左右京輔兵卒皆屬中尉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佐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若三輔錯列畿甸勢為甚逼故兵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

漢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光

武罷之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奔命四方禁旅無復禁衛之職

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于農夫而郡縣無常屯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休兵則各復其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餓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春禮應編

卷之四

主

兵制三

周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官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官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南北軍隸于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宋朝有皇城司于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諸班禁衛則隸于殿前司

漢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于郡國武帝增期門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

漢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掌兵衛調發於外更番以充宿衛光祿勳掌郎衛若三署以下卿大夫子弟皆屬于丞相御史循周之皆統於冢宰也光祿勳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脩者為之自武帝使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反隸光祿勳為天子私人而兵衛始變宜

本樓腹編

卷之四

中

兵制四

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為執金吾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武營尉屬焉後更名羽林騎

漢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于倉卒周防之謀隨仍以其兵分屬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置期門羽林而南北之制隳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衛尉南軍也官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

本樓腹編

卷之四

五

兵制五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

唐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其始盛時有府兵蓋起自西魏後周而脩於隋唐因之每府領以折衝農隙教習戰陣番上者宿衛京師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以符契下其州及府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夫



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長從宿衛謂之曠騎番上之制廢六軍皆市人而方鎮之勢盛矣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天子因增置禁軍自衛而神策專以宦官掌之國勢日替

唐太宗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士營市騎為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

有禮廉編

卷之四

木

兵制六

府番上宿衛者為北衙衛兵北衙即漢北軍南衙即漢南軍也後周府兵農隙講閱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各八十畝諸府坊園有主掌督課農桑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軍決其罪宋以來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明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專

建於上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有使而總之者曰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曰大都督太宗時在本道曰大都督行軍征討曰大總管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如曰節度使後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兵馬遂陷兩京肅宗命李光弼等北節度討賊而劫越行陣別為侯王者皆除

有禮廉編

卷之四

七

兵制七

節度使由是方鎮相竊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宋懲其弊天下兵權萃於京師有二司三衙四廂統於樞密院退養憲以分州郡禁旅番更戍邊及今就糧于外

唐高祖起兵太原已定天下罷歸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以子弟代謂父子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曰百騎以從田獵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五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

石宗改曰萬騎分左右皆明皇以萬騎平韋氏  
改爲左右龍武軍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  
兵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贖隸軍分十更上如羽  
林末年禁兵侵耗祿山反從駕者纔千人肅宗  
置左右神武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  
千人分左右廂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  
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大簡精銳命宋太  
祖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征伐四方所  
有樓殿編 卷之四 兵制八  
向皆捷而陳橋之變卒致代周

宋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  
番戍邊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  
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  
防守曰鄉兵具籍塞下爲藩籬者又有蕃兵至  
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  
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  
旅使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然禁旅盡  
屬將官養成驕惰又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哲宗

嗣位司馬光疏乞罷之爲妨農事且保甲乘保  
馬爲盜也

宋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王民樞  
審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  
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  
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欲乞使中  
書樞密通知兵民財用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  
制爲國用

宋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  
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  
之兵總于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  
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宋神宗曰藝祖養兵京師諸道止各十餘萬使  
京師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足以當京  
師則無內變

宋徽宗熙寧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輔郡南潁昌  
北澶州東襄邑西鄭州兵各二萬明建國江南  
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散于江北滁和等處

爲屯田雖不名輔儼然有藩屏之意明丘濬云  
太宗建都于北非若漢唐之長安宋之汴梁去  
邊地遠直以都城爲北邊捍蔽應以宜府爲北  
輔其東也永平守松亭一帶關隘扼遼左要害  
西也易州或真定守紫荆一帶關隘南則臨清  
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屯兵徐州以通  
南北咽喉每處重兵一二萬罷直隸江南河南  
山東上京操脩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屏蔽  
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

右樓廡編

卷之四

十

兵制廿

丘濬言明祖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以下十二  
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番上宿衛  
即周之帑賁天子之親兵也設留守等四十八  
衛以衛京城分屬五府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  
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  
于一軍四軍足以相制天下都指揮使司十六  
而爲行都司者四復于湖廣添一行都司衛軍  
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  
名爲一千戶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

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鈐束成伍上而屬  
之都指揮使司

明永樂時設三大營五軍營有馬步隊神機營  
皆步習火器三千營皆馬隊扈從每營公侯伯  
二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景泰初兵部尚書于  
謙乃於三大營選精銳分立十營團操爲團營  
于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  
文臣提督以兵尚書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  
三營以次挨撥而行天順初罷成化初復置後  
增爲十二團營一歲計之各營官軍支米九十  
七萬八千餘石永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  
又變爲東西官廳名曰聽征初制微意不欲武  
臣權重內營操官止管操練無印信五府有印  
信理當行政務非特命不預管操

右樓廡編

卷之四

十

兵制廿

康熙三年四月兵部疏稱案查順治七年十一  
月臣部題准京衛二十二衛裁併爲十衛今十  
衛經征錢糧共銀二千餘兩豆二百餘石其衛  
守脩十員千總二十員俵薪每年約費二千三

百餘兩相應裁去四衛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閏六月兵部疏浙江福建除陸兵提

督總兵外水師提督各一員左右兩路總兵各

二員水師各一萬名今廣東經制二萬六千二

百名應照例設水師提督一員左右兩路總兵

二員奉

旨依議

右樓廊編

卷之四

十二 兵制十二

將帥

六韜曰將者國之輔龜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

丘濬言古者大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

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

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

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

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

右樓廊編 卷之四

十三 將帥一

益辨也 蘇洵孫武論

荀子曰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無威內

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

用財欲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

詩書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

各將多出焉唐武后始置武舉郭子儀其選也

丘濬言唐人選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唐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擇邠寧帥  
而難其人翰林學士畢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  
上曰吾方擇帥不意卿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  
行乎誠欣然奉命宋仁宗親試武舉先閱騎射  
而後試之慶曆六年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唐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脩突厥卒  
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  
為長城豈不壯哉

右樓忠編

卷之四

十四

將帥二

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  
鬪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  
而獨任岑彭皆知其才畧明于授任

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衛霍勳高績重命將  
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或中郎公卿或邊郡  
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  
即命破羌不為異數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  
虜六級賞典輒格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  
無驕兵

曹公用丘嘗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  
戰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不利於  
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  
持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速戰不利於持  
久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初度重戰而敗符  
堅各用其便利也故張良賈充皆有南兵剽銳  
之言

丘濬言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  
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四十  
萬勝秦唯王翦項籍二人多多益善者韓信能  
之若趙括王尋符堅其聚愈多其敗愈毒然猶  
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以水軍六十萬敗  
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  
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其多為之累乎

右樓忠編

卷之四

十五

將帥三

唐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軍伍凋補乃  
籍戶三千擇一編其得相歲終大校比三年皆  
為精兵不慮於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稱  
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李德裕之帥蜀也常南詔

蹂踐之後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謂之  
雄邊子弟震於西南

馬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引弓重二百四  
十斤者犯盜當死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  
雖韓彭不能為理

宋狄青待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棚

完顏仲德杖忠孝軍提控李德言於金主曰時  
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

則不然小犯則央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十六 將帥四

使一日不在紀律

蘇轍曰太祖用將脩契丹脩河東脩西羌皆厚

之以開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貿易在道不

問其稅故皆富厚有餘賙人之急捐軀命同患

難者深入敵國刺其陰計所脩者寡而兵力不

分脩邊之兵多不過萬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

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

五澹言明立錦衣衛官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

類者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後有

以嬖倖伎藝進者

康熙元年九月奉

上諭諭兵部以後推選武官着照吏部會同科道

官公同掣簽補授

康熙二年六月兵部疏曰查臣部見行事例升

轉武職官員不論紀錄功薦多寡立論有無功

薦有紀錄者銜缺並升無紀錄者升銜不升缺

升缺不升銜以後武職官員推升之日有紀錄

軍功一次者加一等有幾次者照其紀錄功次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十七 將帥五

加等奉

旨依議

康熙元年八月吏科右給事中周明新疏曰伏

覲

世祖先皇帝上諭以後鄉會考試馬箭着照滿例

射帽步箭着照滿例近射尋常小把又十八年

九月內奉

上諭武關着先試策論後試馬步箭

形勢

道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腋欲彊

鞏南北之輕重者川陝夫江南恃以為固者長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河北恃以為固者黃河而陝西據黃河上游江南以淮漢為喉襟以荆襄為肘腋而巴蜀之地控勒湘漢北人兼有巴

右書應編

卷之四

十一

形勢一

蜀則南國以湘漢為戰守之地而耕桑止於江浙河北以汴洛為喉襟以并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汾洛連接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為戰守之地而耕桑止于河漳之間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制勝所也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而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

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荆湖之險也自倍陵而極于成都上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為守淮之計非知江之險者也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非知荆

湖之險者也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荆湖之唇齒漢中所以

右書應編

卷之四

十一

形勢二

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

自丹陽而抵淮陰盱眙此全淮右臂自采石而抵鍾離斯春此全淮左臂自武昌齊安而達信

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關梁淮陰肝胎之  
城固則自淮而東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而  
西獲全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  
矣

江北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

江水源于岷山正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  
都會故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用武之國也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  
會故陳壽謂襄陽國據益梁與關隴咫尺北

右樓應編 卷之四 二十一 形勢三

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隴阪土沃田良水路通流  
進可掃蕩秦趙退可保據上流沅湘衆水合湖  
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都會豫章西江與  
鄱陽之浸滙于湓口則九江為都會西連荆郢  
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武  
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固洛陽可以制漣湖  
江西大勢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  
喉境內有警皆所可慮而贛州尤為樞機大江  
之舟入自湖口乘風南指一省皆震贛州上

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明御史楊必進疏曰南  
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脩淮海  
也荆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饒滙于鄱湖  
口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又置兵備守之而湖  
口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增設一軍與九江  
各置戰船百艘俾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  
巡江御史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  
贛瑞諸盜不敢窺湖口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  
各以時演習水操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  
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  
金陵宜撥屯祁門戍建德

右樓應編 卷之四 二十一 形勢四

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  
潯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武昌之表也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桐岡諸巢則接壤  
于湖柳在贛州之洲頭岑岡諸巢則連界于閩  
廣  
湖廣襄鄧抗其頭顱斬黃引其肘腋荆州制其  
腰腹郎陽之保商陝柳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



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中錯辰常外連川貴溪洞  
深險難撫易亂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  
嵌湖廣四川陝西之間自撫治鄖陽之設寂然  
樂土

楚之邊有三日靖州日清浪日鎮軍而鎮軍為  
要以川貴相株連且當麻陽之出沒也必也雖  
哨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

浙江左廣信右閩開嚴衢以嚴饒為鄂郭安吉  
者樓應編 卷之四 形勢五

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温台並  
海而南信宿達於福寧倭之入貢風帆直指寧  
波先事而脩其在定海

福建以温處衢州廣信為北藩建昌南贛為右  
壁惠潮為外戶海為門汀漳山廣人跡罕到與  
贛州聲勢相連

四川北有劍閣而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西番  
阻以蠻部地饒險脩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  
寄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為所遮斯則巴西之

隱禍也烏撒芒部諸蠻數生兵燹且於叙瀘有  
唇齒之重建昌六衛併處安業

松潘二鎮為蜀城右臂係全省安危松潘不守  
則威灌之藩籬不固

蜀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  
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

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  
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

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都入舊謂首尾一谷非  
本樓應編 卷之四 形勢六

是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陰平道鄧艾  
伐蜀由之從兩黨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

由之從褒鳳出者為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  
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

之  
雲南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

西以永昌為關以燒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  
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

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躡畧巴黔以西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史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源在田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滇洱諸水徑達蜀江其為舟楫利涉一疏鑿之民固樂從

雲南萬里外惟貴州九驛以為通道萬一中阻

有樓應編 卷之四 廿四 形勢七

彼此懸隔議者謂入滇之路有二今之貴竹其一也而身道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達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達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宜四川雲貴三省擇其接壤各割郡縣合為總鎮

河西在漢武帝始郡縣其地東漢以來民物富庶寶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後又有呂光秃髮沮渠之徒迭據其土蓋地勢險僻貨賄殷富

故五涼相繼經制文物俱能倣效中華唐天寶後河西隴右沒于吐蕃宣宗大中時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河隴為西夏所據元昊構逆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亟亟屈服蓋唐中葉後化為荒莽也

康熙二年二月四川總督李國英疏曰蜀省長江控荆楚之上游年來夔巫一帶為巨寇所盤踞其巢穴距江不遠各有舟楫故我防禦之官兵所以有議設水師專鎮之請也

有樓應編 卷之四 廿五 形勢八

康熙四年五月平西親王吳疏曰竊照水西平定臣議設流臣擬將比喇大方水西各設一鎮每鎮設兵一千四百名

江防

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

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

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力江江西諸

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淞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

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

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

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

本樓應編

卷之四

十一

江防一

海防

明華鉦云北平北枕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

鴨綠為左臂山東橫亘海上為門戶沿海而南

則江淮南北又南則兩浙閩粵皆近與倭隣朝

鮮接壤遼左為外藩倭雖強三十六島戶不過

二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

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鬪倭慣用伏長於陸戰

其舟甚小可犁而沈隨濤震蕩難使火器洪武

時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江

本樓應編

卷之四

廿七

海防一

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魏國公徐輝

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絕倭貢不與通倭之

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風順僅一二

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倭

既出日本洋隨風所之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

犯福建東北多則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犯定

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則由洋山

之南犯紹興之臨山寧波之觀海杭州之錢塘

或由洋山之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

在大洋而風歛東南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  
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趨  
遼陽趨天津倭船之來恒在清明後方有東北  
風多日而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  
矣重陽後亦有東北風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  
非倭利故脩之者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  
小汛廣東有東路守惠潮要害扼全粵上游中  
路有香山戍兵防省會大洋西路有廣海新寧  
戍兵退番賊突入南澳設漳潮副總兵制閩廣  
右樓廳編 卷之四 廿九 海防二

東金山衛扼其衝於是其參將之設由松而蘇  
黃浦以北吳淞江口當其吭於是其總兵之駐  
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賊舟可入  
處各設水兵堵截崇明孤懸海中賊所必經設  
兵分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由蘇而  
常而鎮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官兵相哨  
望于圖山設把總西與永生洲遊擊相聲援又  
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金陵上元縣東南三  
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晉石季龍青  
右樓廳編 卷之四 廿九 海防三

海中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  
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  
守衛為京師左翼大沽海口副總領重兵寶坻  
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  
而密雲永平各有海防遊擊之兵關以外則有  
遼東之中前前屯等五所兵派守芝麻灣至望  
虎臺口信地旅順口跨登接遼守之以金復叅  
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鎮江城遊擊兵千七  
百哨海上北與寬奠叅將之馬步兵相聯絡以

右樓應編 卷之四 海防四

固鴨綠之扁鎗

嘉靖間倭寇入犯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  
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生長海濱素稱勇敢多得  
其力題准選取三千名為竈勇每年三月初一  
防汛至五月中旬止

明初定海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相仇殺  
連倭為患信國公經畧海上遣其民盡入內地  
普陀乃賊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江  
南之所必犯宜於舟山為重鎮集水陸諸軍為

正兵餘戰具於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  
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浴伽山等處互為聲援  
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  
惠潮之米海禁嚴急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  
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助腳價銀不  
過三分陸行十倍地產魚鹽比浙為賤蓋肩挑  
度嶺無從發賣也故漳泉後得之徒貨貫通番  
愈週愈熾莫若因勢利導督府導令漳泉巨  
室有船隻者官為編號雷者與之保結許其出

右樓應編 卷之四 海防五

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貨納稅督  
以將官限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南則許販惠  
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

明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  
山天生此海中以隨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  
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賊何從  
入

明翁大立云出海會哨母使入港得上策循塘  
距守母使登岸得中策吳淞所乃水陸要衝蘇

松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  
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  
七丫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丫而西為白茆港為  
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陰為靖江又西  
為孟河為圖山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以圖山  
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  
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備鎮將統水  
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吳淞而南雖有  
港汊每多砂積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  
右樓應編  
卷之四  
卅三  
海防六

則又入江南矣海道之要害切於江北者狼山  
當江南之吭而料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劇  
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  
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  
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據守所當  
先者也  
康熙二年十二月靖南王耿疏稱福建一省延  
興邵汀四府遠接崇山福興泉漳四府近臨大  
海唯泉州居沿海之中提督重臣控扼於此實  
右樓應編  
卷之四  
卅三  
海防七

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吳淞所而南  
為川沙堡川沙而南為南漕所南漕而西為青  
村所各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  
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  
聲援易及柘林而西為金山衛添遊擊將軍一  
員北護松江西援乍浦

上諭諭兵部山東青登萊等處沿海居民向贖捕  
魚為生今應照該撫所請令其捕魚以資民生  
案查順治十八年閏七月題定例內開凡官員  
民兵若有違禁出賣貿易及蓋房居住并耕種

田地者俱以通賊論處斬貨物家產給訖告之人至該管文武各官不能查獲者俱革職從重治罪該地方保甲互相隱匿知情不首者處絞拏獲違禁出境之人審明係何地方海口出去其守口官兵知情者官兵俱從重治罪在案今萊州等處沿海居民若有借端捕魚在海貿易通賊往來船隻即應照此定例處分可也奉

旨依議

直撫王登聯疏稱天津永平昌樂一帶居民咸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廿四

海防八

賴捕魚按天津與昌樂之海勢東達登萊北達遼左非有賊跡出沒往來交通之事奉

旨着照王登聯所請行

刑盜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日義先王之理財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自漢以來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蘇軾論刑政疏丘濬言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

秦二世發間左戌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屯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廿五

刑盜一

長陳勝吳廣殺將尉與眾反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日鼠竊狗偷不足憂也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與擊所至誅殺甚眾聚黨阻山川者無可奈何於是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清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後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漢宣帝渤海盜起丞相以龔遂薦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以文法寵之厚賜盡心効力盜賊悉平

張角置三十六大方方猶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內應事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為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靈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疆日黨劉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者與

在樓應編

卷之四

廿一

再盜二

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崇命村置一樓懸鼓盜發處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盜發無不擒獲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盜一錢以上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

隋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塞下於是謂

為盜知世郎剽掠齊濟避征役者多歸之劉霸道竇建德等相繼為亂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性嚴刻請令更留一年戍卒怒糧料叛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招集亡命陷宿州滁州破魚臺等縣據淮口漕驛路絕分將南寇舒盧比侵沂海破沭陽下蔡

在樓應編

卷之四

廿一

再盜三

烏江巢縣大掠泗州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稱天冊將軍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平唐末之亂始此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為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所致  
寶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為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為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察民有



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謂之白者盜賊大起  
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起於長垣死刑  
人黃巢少與仙芝取私鹽為事屢舉進士不第  
遂為盜應之橫行山東七年廣明之元年巢陷  
東都留守劉允章迎謁張承範等將京師神策  
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憑勢使  
氣出征催人代行不能操兵至潼關絕糧賊自  
潼關入長安稱齊帝

周世宗時竇儼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所告資  
石樓贖編 卷之四 卅八 刑盜四

產之半賞之  
後梁時吳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盧樞言宜  
團結民兵自衛鄉里  
韓愈言召募土豪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  
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三年十家為  
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一大保  
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又一人為之副

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每一大保夜  
輪五人警盜既行之幾旬遂行之五路以達於  
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四年始詔畿內肄  
習武事農隙所隸官試騎步射第一等保明以  
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都副保正武藝不及  
等能勸誘丁壯習藝捕盜最多官以聞其恩視  
第一等然使習武未番上也五年曾布言保戶  
願分番隸巡檢司於是十日一更月給口糧薪  
菜錢分番巡警

石樓贖編 卷之四 卅九 刑盜五

岳飛討楊太用太黨黃佐諭令歸湖中視可乘  
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  
離其腹心使孤立而王師乘之八日之內悉俘  
諸酋湖湘遂平  
康熙四年九月總漕林疏稱案准部文道路村  
莊被盜失事知府提鎮例不議及  
康熙三年正月禮科給事中李唐裔疏見行事  
例地方失盜自督提以及防捕皆次第分別議  
罪而緝賊不獲復與錢糧不完例處分罪盜之

今不謂不嚴近見直省各處猶有畏

功令之森嚴行脫卸之巧計者以強諱竊以有諱

無初為各官飾一時之罪戾究為地方貽無窮

之隱憂

兵部疏曰凡有盜案如有以強諱竊以有諱無

該督撫復行隱諱不參者從重議處奉

旨依議

廣東道御史李秀疏曰查現行定例諱盜止嚴

州縣夫州縣諱盜不報以欺上司者部議照例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四十

弭盜六

革職督撫提鎮諱盜不報部中從未議及

兵部疏曰凡諱盜不報州縣官革職其專汛武

職照文職例革職至文職該管道府同知武職

兼轄知而隱匿降二級調用督撫提鎮徇情隱

諱不行查明糾參降一級照舊管事奉

旨依議

緝逃

康熙元年十二月兵科右給事中趙之符疏曰

州縣希圖邀叙往往將地方無干之人或以土

棍因仇誣陷或以蠹役乘隙索詐不為審問明

自竟行申解到部遍查旗檔無名可稽督捕則

懸坐以入官州縣則按名而記檔

康熙五年五月督捕題查例州縣官若查解逃

人十五名加一級三十名不論俸滿即陞知府

直隸知州所屬地方三十名加一級六十名即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四十一

緝逃一

陞道官所屬地方四十五名加一級九十名即

陞其都司守備照州縣例參將遊擊照知府例

副將照道官例在案

康熙五年七月督捕題查如有同知通判自行

拿獲照例查叙

康熙二年四月刑科給事中查培繼疏曰

朝

廷特設督捕衙門凡人口逃亡必投遞逃牌以

為據益投遞逃牌則姓名在官後來緝獲真偽

易辨惟有果係逃僕不遞逃牌者被獲審問則

竊僕歸主主責二十七鞭每見督捕衙門以主僕相爭之案移送刑部審理或無記檔可憑或無逃牌足據在主則專藉証口以爲信在僕則堅稱被誣以呼冤司獄者不得不據証口以折斷照例鞭主斷歸其僕往往主則甘心而僕不心服臣請

皇

上再申逃牌之限除隨征遠調日後逃亡者隨逃隨遞未限月日外其畿輔內外在屯地方如從前有人口逃去或在庄屯私逃在頭狗縱悉有樓廡編卷之申四十七編逃二限三個月內責令各旗傳示佐領及撥什庫庄頭互相覺察確開逃人來歷姓名與逃亡年月日期併開明從前所以未遞逃牌情節赴督捕通牌子督捕須移查原檔姓名如果相同即與註明或原檔無名亦須窮究詳確方許補遞凡限內遞過逃牌者被獲之日責對相符即斷歸原主如限內不遞逃牌雖有干証案不准理則逃案既清逃人無所展辯主僕不必紛爭康熙四年五月山西巡撫楊熙疏曰凡首解逃

人到部必有旗主可給者方是真正逃人若部捕無名無主識認者向令其遊旗認主至遊旗認主尚恐其有冒認之弊况今竟不遊旗認主而令即入官乎

康熙四年二月和碩安親王疏日本年正月

上諭論兵部督捕衙門向因滿洲家僕逃走者多故嚴定窩逃之法將逃人逃一次二次者面上刺字逃三次者處死窩主責刺入官兩隣十家長地方等流徒今聞各地方好棍結黨肆行詐害報讐或有指稱逃人赴部報信及提解來京審係全虛者或有指稱某家窩逃審虛復又扳指別家者或有逃檔無名復改易姓名云某人即係某人者或有自稱逃人解至部中無人識認者甚至有棍徒在地方犯罪潛逃來京旋投旗下希圖免死者地方官拿獲重犯因其誣稱逃人不敢加刑遷延漏網者解役逃人結黨沿途搶掠騷擾村庄肆行無忌者有地方官唆令逃人指扳富室巧行嚇詐者欽此會議得或有

自稱逃人解至部中無人識認者仍行入官若  
地方棍徒因讐誣首良民爲逃人審虛將原告  
照光棍例治罪解役逃人結黨沿途擄掠騷擾  
村庄者俱照光棍例治罪地方官唆令逃人指  
扳富室巧行嚇詐者革職拿問

和碩康親王疏日臣等再議得首告某家窩隱  
逃人提至審虛若係報讐誣扳無券旗下民人

俱照光棍例治罪其地方官解到逃人扳指某  
家係窩家提至審虛者應備控呈個月報一百

右樓廳編 卷之四 中四 緝逃四

復又扳指別家將所扳之家提至審虛將逃人  
照光棍例治罪奉

地方官解到逃人扳指某家係窩家提至審虛  
如又扳指別家不准行餘依議

康熙四年四月江西總督張朝璘疏日前奉  
旨今後孽獲逃人止將逃人解督捕衙門問明窩

家將逃人供出之人行文地方官提解來京審  
問若逃人供出之窩主涉虛又改供混扳別人  
着將逃人于舊例加等治罪但逃人萬一將不

相干之人妄爲扳報部中不得不據以行提及  
至到部之日審明無辜而長途往返此人之身  
家性命已不可復問矣逃人定例坐末尾一家  
拿着之處卽其窩家又逃人自行投首并窩家  
自行出首者止解逃人窩家俱免此俱有定例  
可援何必逃人到部自供

康熙四年正月兵部督捕疏日竊惟臣衙門之

設專以緝獲逃人而近有奸民首告之狀紛然  
盈庭及至提審多屬子虛或云原係傳聞未經

右樓廳編 卷之四 中五 緝逃五

日賄賂原素實報逃人止使備地打詐扶仇  
報復奉

若將被告干証提來質審不但牽連多人且往  
來提解甚苦以後有首告逃人在某處某家者

將首告之人拿送地方官照此處發去口供止  
將窩隱之人令出質問若有逃人拿解若無逃

人或于伊原首人外牽引他人着不准將原告  
拿解爾衙門加等從重治罪  
康熙三年八月吏部題督捕定例凡逃人窩主

牽連人等行文地方官提解因其不到行催一  
次如再不到者等候一月該管官革職

右樓應編

卷之四

四十一

馬政一

### 馬政

周人因井田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戎馬四萬匹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  
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  
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如周禮天子十有二閑  
養之于官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  
民通牧者周也

右樓應編

卷之四

四十七

馬政一

廐在民則于內郡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居閒免  
三人之算有事當三人之卒邊塞縱民畜牧烏  
氏馬數千羣橋姚致馬千匹時內郡則阡陌成  
羣邊郡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既數出師  
馬大耗乏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  
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  
畜邊者從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其息什一則邊  
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內郡不  
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驢駝以

負糧食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

於涇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領之自貞觀

至麟德中四十年有馬七十餘萬匹置八坊岐

幽涇寧開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

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

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曠野若天子御

馬之制則尚乘左右六閑為祥麟鳳苑二廐後

禁中又增置飛龍廐開元初國馬既耗以空名

右樓廐編

告身易馬率三十四匹與一遊擊將軍以王毛仲

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

乃四十三萬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互市

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唐府兵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

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

以其錢更市

宋朝馬政畜於監牧日官馬散放編戶日戶馬

神宗熙寧中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

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

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

牧地與農民飲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草

息而王安石持論益堅遂詔開封府界保甲願

牧馬者聽以陝西所市馬給之曾布等承詔上

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

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

與其直令自市馬哲宗罷之復廢監百姓如釋

重負市於邊郡曰戎馬仁宗嘉祐中置買馬司

右樓廐編

神宗元豐中復命呂大防經制邊郡之可市馬

者郭茂恂言專以茶市馬而併茶馬為一司雅

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而蕃馬至者愈衆

丘濬言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于官唐人

牧於官而給于民宋朝始制之在官後則畜

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外並明則兼用前代之

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直

隸江南山東河南者是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

人監牧之制也山西陝西遼東者是而陝西茶

馬司四四川茶馬司以茶易馬設官掌之非  
宋之市于外蕃者乎

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  
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明御馬監二十四內廐太  
監掌之備乘輿之用後或取諸太僕而內廐為  
徒設冒濫草糧初都金陵滁州設太僕寺都于  
北又設于京師兩淮及江左馬政屬南順天等  
府山東河南屬北山西陝西遼東設行太僕寺  
苑馬寺凡三處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  
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

香樓廐編

卷之四

五十一 馬政四

大清律例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專  
一提調牧養孳生馬驛驢牛其養戶俱近京民  
人或十戶五戶共養一匹若人戶不用心孳牧  
致有虧欠倒死着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所  
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本寺凡馬戶羣頭管領  
驟馬百疋為一本每年孳生駒百匹止八十者  
管五十七疋者杖六十太僕寺少卿二員一  
巡視京營及各邊騎操馬匹一巡視順天府所

屬寄牧馬匹

康熙三年十二月兵部疏曰查順治八年七月  
內題定凡內外各營馬匹倒斃賠椿如一年倒  
斃者本兵賠椿七兩合隊二兩本管官一兩本  
兵責二十板以次遞減十年以後椿銀免追如  
對陣追賊損失者免追其各營官兵朔扣每月  
官扣二錢馬兵一錢步戰兵五分守兵三分以  
上二項銀兩俱存貯本處以備買補缺額馬匹  
如各營朋銀不敷及不保產馬地方即赴部請  
領兵部如數給發今再議得廣東西福建雲貴  
四川江浙江西湖廣等省減半定為五年賠椿  
俱免責直隸山東河南山陝保陸路又近產馬  
之地容易喂養定為八年賠椿亦免責奉

香樓廐編

卷之四

五十一 馬政五

旨廣東等十省着三年賠椿直隸山東等五省着  
五年賠椿

康熙四年七月兵部覆廣督盧稱朋扣一項為  
買馬修船之用雖從節省起見但身兵調勦無  
休置器辦械艱苦伏乞免其朋扣奉

旨着照該督所請行

康熙五年四月靖南王耿疏稱臣旗官兵例不  
册扣

康熙三年三月兵部疏曰該臣等據巡視茶馬  
孫疏稱西莊洮河四月所中茶馬撥發河南四  
川陝西山西四省及湖廣北各營驛驛征之需  
將册椿站銀扣充兵餉遵行已久今各省或稱  
動銀買補或稱官兵正在征勦不暇但臣所易  
之馬原供數省管驛之缺今臣差已逾半載而  
不獲應編

各省關領無期

卷之四

五十五

馬政六

吏部疏曰該臣等議得陝督白疏稱苑馬寺卿  
與主簿各監正裁汰惟管馬政同知未嘗言及  
查康熙二年六月內戶部具題將苑馬寺卿主  
簿各監俱應裁去等因臣部伏准在案並未裁  
同知今議督管馬政同知為平京府同知專管  
鹽茶等事等語相應如該督所請可也奉

旨依議

驛傳

古者候人修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遺人  
掌委積

唐初驛馬有牧田明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  
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大臣以禮致  
仕方准馳驛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脚力

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  
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  
書吏之手每印發時輒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

右懷應編

卷之四

五十三

驛傳一

火牌之設專為飛報聲息爪探賊情唯兵部與  
各邊總鎮得用之止一人一馬給與飯食今部  
中輕給多填夫馬廩糧洪武時定品官行李皆  
有勛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厭損馬匹前站者率  
積慣走差之人早驛一到額外索常例馬匹折  
乾水驛官船一到索趕絳馬趕夫錢

康熙三年四月兵部左侍郎石疏曰各省藩鎮  
將軍督撫提鎮賞奏人員原未定額任意差遣  
以致驛遞倒疲至極



兵部疏曰嗣後各驛遞馬匹錢糧該管道府不時嚴加稽察務期足額甘肅川該管州縣印信印烙以杜催遞之弊其錢糧按時支給不許措勒短少仍將給發月日季報臣部查核再查以前驛遞不即應付遲誤者止議處州縣驛丞官員不議處府道官員以後驛遞不即應付違誤緊急軍機者該督撫即將該管道府州縣各官題參議處至各藩及將軍督撫提鎮奏人員嗣後如遇緊急塘報軍機應聽酌量差遣員役

右樓廡編

卷之四

五十四

驛傳二

古依議

康熙四年三月奉

上諭諭兵部近聞在外督撫提鎮司道各衙門多給吏胥衙役家人私賄經過驛站威逼官役不令銷算以後除兵部火牌勘合外其文武各衙門給與私票者槩行禁止

康熙四年三月兵科給事中徐惺疏曰臣查每

驛額設驛馬六十餘匹不等每匹歲支工料約四十餘兩遞夫額設二百餘名不等每名歲支工食十二兩一驛工料合計不下萬有餘金其馬匹倒斃則有糧餉一項買補此外絲毫不得添擾民間然前此站銀各縣額編者較少外屬協濟者居多既各痛癢無開宜乎支解不繼今所隸道府將各屬協濟貴解該府貯庫欲該驛具領名為預徵在庫按季給發實則入有添秤等項出有每兩扣頭以致不肖有司互相扣剋

右樓廡編

卷之四

五十五

驛傳三

以致額設錢糧竟歸烏有草豆價值不能依限借名協濟不前額設不敷值有差使即派里民催覓值有倒斃即着里民買補近雖協濟立有考成究竟非若京邊錢糧實為嚴切合無將各縣應需工料若干即于該縣條銀內照數按期動支其原派各屬協濟名色盡行裁去總入該縣京邊考成一併解部則一轉移間各屬自不膜視而喂養始有實用

兵部疏曰以本處正項錢糧作本處驛站支用

他處協濟銀兩改爲正項解部似屬可行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七月兵部疏稱駐防官兵往來水路  
給船隻陸路給車輛並經過官員給勘合者止  
用驛遞夫馬俱不許擅用民夫屢經奉

旨嚴禁嗣後除大兵應用夫役地方官計算確數  
用價催覓事完報銷其尋常兵馬往來與經過  
地方官員有擅用民夫者各該督撫指參

康熙四年五月河南巡撫張自德疏日部覆

石樓臆編 卷之四 五十六 驛傳四

俞允將閩廣江浙等五省差使原由東路者照舊

分歸東路今撫臣周有德以山東水陸交冲緯

夫苦累復請以江西廣東改由河南山東緯夫

不過動以一時而中州河夫則盈千盈萬經年

累月矣東道雖冲不過五省往來而河南除六

省官兵往來住餉外解馬解餉多出河南用車

用夫動需千百豫民困憊不但豫民知之

兵部疏日查驛圖所開程途里數江廣二省必

由江南廬鳳二府直達山東兗州府至京直南

河南路近四百十里且前直撫王登聯條議疏  
內差使禁止枉道奉

旨遵行在案今江廣二省差使枉道應照前旨遵  
行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四月兵部疏稱驛設錢糧河南歲支  
二十一萬四千三百兩零山東歲支二十九萬  
三千二百兩零又水驛緯夫歲銷編剩等銀一  
萬餘兩山東比河南每年多九萬餘兩

石樓臆編 卷之四 五十七 驛傳五

兵器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又曰弓矢禦戈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  
短短以抹長

丘濬言漢郡國則有庫兵以算賦為之或置工  
官與鐵官於產鐵之郡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  
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

虞詡為武都守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  
勝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

石樓應編

卷之四

五十一

兵器一

之遠射千步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監開元初以軍器使  
為監領領弩甲二坊

唐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

宋真宗時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管為翎  
長尺餘入甲則簞去而箭留

宋神宗置軍器監凡產梓州置都作院天下知  
軍器監利害者聽請監陳述

元西域人亦思馬從攻襄陽相地勢置礮重百

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世因目  
曰襄陽礮

丘濬言唐鄧山居者毒藥清矢射獸謂之毛胡  
盧元末用其人為兵立毛胡盧萬戶府廣西徭  
徭所用弩矢傳藥尤毒說者謂西北地寒恐藥  
性不行然耿恭為戊巳校尉在金浦城以毒藥  
傳矢豈非沍寒地耶

丘濬言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球  
之名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為之硫黃自

石樓應編

卷之四

五十二

兵器二

船上來唐以前海島未通自古中國所謂礮者  
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  
中亦謂之礮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  
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永樂時  
征交趾得之立神機管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管  
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

朔漢有硝無黃東倭有黃無硝兩廣川貴亦間  
有其一唯中國兼而有之法疎航海故倭以  
烏銃為長技明太祖平羣兇之後火器救之神

機庫言不輕泄也

舟師



石樓隱編

卷之甲

六十一

兵器三

丘濬言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孟津則舟師始自武王也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往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

石樓隱編

卷之甲

六十一

舟師一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擊南粵採東甌川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用赤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周瑜與劉備禦曹操于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臨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中江舉帆同時

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敗退此古人焚

敵舟之法

宋太祖乾德初鑿池習戰于京城之南迄真宗

朝不輟

石樓廳編

卷之四

六十一

刑律

石樓廳編

雲間周 綸鷹垂輯

秋官門

刑律

禮記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教習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

僂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司馬遷律書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异章服以為戮而民弗之

石樓廳編

卷之五

刑律

犯

周禮秋官司寇帥屬掌邦禁刑新國用輕典平

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

周懸法象魏未有律書也魏李悝造法經六篇

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加為九章曹魏劉劭又

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

唐長孫無忌等又擇漢魏晉可行者定為十一

篇宋因唐律令格式隨時損益則有編敕神宗

以律不足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勅乃更

其目曰勅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勅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其目愈繁明一準於唐以定律

晉文公及國李離為大理殺不辜自繫口臣之罪當死

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謂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石樓臆編

卷之五

刑律二

刑

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漢高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至二萬六千餘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蘇軾論刑政疏

律文時罪自者伏其誅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丘天下斷獄四百 貢禹除贖罪法疏

漢郭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子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漢景帝中六年詔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漢武徵發頻數窮民犯法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寢密律令凡三百一十九章

石樓臆編

卷之五

刑律三

漢宣時鄭昌疏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

漢元帝初詔曰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其議律令可蠲除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漢元成之世奇請它比日益滋多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

引重例

光武時羣臣言宜增科禁杜林奏曰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破矩為圓斷離為樸更立疏網人懷寬德及至其後吹毛索疵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睚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弊彌深

漢之後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

刑律四

卷之五

刑律四

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

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書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武后

垂拱格玄宗有開元格

唐太宗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欲思之詳熟也

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

武后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人曰邇來疾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嘗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

刑律五

卷之五

刑律五

宋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甲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疑學者多不通律意設刑法科許有官無罪者試律令大義通曉者補刑法官

宋趙冬曦謂立法貴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

簡其科條請直書其事毋假文飾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

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二千

五百三十九條名大元通制

明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定律近代

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感痛革之合六

百六條分十三卷後復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

類析十八篇以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爲四

百六十卷三十

石樓應編

卷之五

六

刑律六

丘濬言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

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

周禮孟夏出輕繫仲夏挺重囚此熟審之始

宋詔獄本以糾大奸惡故事不常見蓋其始本

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朋黨之禍遂起流

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最後起同文館

獄將悉誅元祐舊臣

明登聞鼓投詞即古設牒石以達窮民之制

明嚴衛每獲一犯即紀一功遂使市井厮養假

職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

致之有罪之地

康熙元年正月刑科給事中俞之琰疏曰竊見

今年朝審諸囚凡關毆殺人者以原無夙仇槩

入矜疑後奉

特旨駁正始行正法查律令所載凡殺人係造謀

設意情重故斬係一時忿毆情輕故絞是立法

之時已定差等若謂原無夙仇于絞罪之中欲

更求遞減是生者倖免死者含冤非法之平也

石樓應編

卷之五

七

刑律七

康熙四年四月安徽巡撫張疏曰律稱說事過

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新例

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贓一兩以上

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常人而與衙役

過贓一兩便擬流徙過贓一百二十兩即置之

死地是說事過錢之罪反重于詐欺取財之罪

矣

康熙元年三月吏科給事中朱訓誥疏曰臣見

刑部諸臣審事未必得情而口供復不全錄其



為弊最大比例未必當罪看証又無確據其居  
心太欺每專用雖如彼但如此游移之詞而不  
寔斷其當否

康熙三年四月廣東道御史李秀疏曰在外督  
撫成招在內刑部定案罪自縲首以上必三法

司核議今臣每見法司衙門一聞會議當其承  
問出論多有參差及至成招看語仍然照舊依  
樣畫題

刑部疏曰查順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右樓廡編

卷之五

刑律八

上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事不同審稿不而議豈  
能得平以后核議死罪在京者爾等堂上各官  
而同研審在外題奏者各將原招詳察明白面  
同議覆欽遵在案奉行已久且會同核議事件  
情罪未協者亦曾另出看語具題

康熙五年七月福櫛許疏稱推官承問招案例  
每年造冊具題考核

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龔鼎孳疏曰查大清  
律開載若斷罪失于入者各減三等失于出者

各減五等則是失出之罪原輕于失入也

刑部疏曰查承問各官審擬一切事件擬罪稍  
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等項臣部將案內查明  
非係果實徇私免其究參即行改正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八月雲南巡撫袁懋功疏曰舊例定  
獄之後有朝審熱審秋審而一經會訊又分應  
決應緩矜疑

康熙三年九月安撫張疏稱六月停刑定有成

右樓廡編

卷之五

刑律九

例

康熙四年三月奉

赦詔以後除叛逆強盜等即應立決外其律中所  
載凡應監候秋後處決者仍着照例行

康熙三年六月刑部覆工科徐疏曰查順治十  
八年三月奉

上諭官員仍聽折贖小民應杖的決示懲請  
勅督撫不時稽察如有借名備賑罰穀肥私即指

名糾察奉

古  
依議

康熙元年正月御史何可化疏曰鼓狀通狀原為百姓伸冤理枉凡在內三法司所未結在外督撫未經審明不得遽行控告法至善也

吏科都給事中嚴沈疏曰我

皇上慮下情壅于上聞復于通政司登聞衙門之外又許叩關以宣達民隱

有樓廡編

卷之五

刑律

恤刑

今世之用刑重于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賞葉適國本下

論用刑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

孝文感一縷繁蠲除肉刑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

有樓廡編

卷之五

十一 恤刑

近其效甚近懇懇用刑不如行恩華華求效未

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

秦張敞奏記王暢

崔仁師曰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

知其冤而不為伸

元成宗時陳天祥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

歲凶誘之天時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

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

康熙三年二月廣東道御史李秀疏日前會議  
實錄見載有恤刑一款合無請照定例差遣廉  
幹官員分行直省細閱招情詳加審鞠

石樓臆編 卷之五

十三 伍册二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繪慶再輯

冬官門

河道

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秦漢以  
來有都水之職武帝時尤重之于是又有左右  
使者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故劉向以  
治書為三輔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堤於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  
為水衡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王治舟航  
河隄隋唐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

治河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  
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  
厚其隄防則愈浚而愈淤愈築而愈潰

河原自吐蕃西鄙之星宿海東三千餘里至崑  
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禹導河始此禹後無水  
患者七百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砮磔漢文  
時河決酸棗今延津縣東南流經封丘入長垣縣至

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其後宜房之築二渠道

河北行復禹古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今衛復

播為八東北入海八十年無水患成帝時屯氏

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今東昌府分流於博州今

城後又決平原今德決渤海今景州滄

縣今廣平府清河縣及真定等縣皆是今定州決清河

冀之境達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

鮮河患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

初始決于澶州曹林今開州地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滙于梁山在東平分為二派一入南清河

入于淮在今淮安清河縣即泗水下流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即濟水故道自兗州東北流經濟

等州縣南府長清濟陽武定濱諸臺利津

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時河始自

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明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

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

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遣徐亨等

復疏入故道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唯用沈汶

沂泗諸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

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入運河衝潰張秋之

沙灣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河遂淤景

泰四年命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

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

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

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也矣先是黃

河未衝之時清河故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

沿河設淺鋪後而黃河水大來蓋自淮達濟由

會通而上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

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向反用黃河之水而

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

中州濱河之區全河建甃而下秋水時至方數

千里之水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

患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

灌溉宋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里置

二關引定水灌田關中則涇通渭舊有鄭國渠

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蒲汾若必盡可引為

農田用

漢哀帝初平當秦宜博求能濟川疏河者賈讓  
言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  
見兒啼而塞其口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  
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各以  
自利今瀕河十郡抬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則河定民安此謂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謂中策若乃繕

木樓廉編

卷之六

河道四

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取下  
策

就其下流求其人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  
澁則終虞上決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勢其間相去  
二百里徒駭是河之本道最北鬲津最南齊桓  
檀一時之利適河行徒駭因以八河之地充樹  
藝立城邑下流始復溢為患

若不為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

則從河南銅九箱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  
徐邳永絕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  
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為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宜縱之必勿隄  
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宜束之亟隄可也徐邳  
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  
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  
其下

木樓廉編

卷之六

河道五

黃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  
南竟莫支吾適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息大患  
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  
又移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沮運  
之患也

丘瓊山嘗論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之北漢  
以後河勢自西而東而之南又謂自宋以前河  
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  
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  
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夫以數千里

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乃僅以一淮受之欲

無潰難矣

漢興三十九年季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

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在大名府開州東南城南二十五里

注鉅野通於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

人徒塞之輒復壞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鄒郚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

多勢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布樓廉編 卷之六 木 河道六

為强塞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歐陽修論黃河已奔之故道自古難復亦未為

定論但當順其性而利道之周用謂河之不安

其流由于阡陌之壞博瀕之不修斯言誠為確

論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

王濟以勞民請徐圖之

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即役者輸免夫

其數豐問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屬戶有及

六十夫者

河決大名館陶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

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

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歐陽修三上疏

諫不可行帝不聽

李仲昌等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

溺兵夫漂芻藁內侍劉恢奏河口乃趙征村于

國姓御各有嫌而大興鏽劇非便詔罷其役置

獄于澶以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致

布樓廉編 卷之六 七 河道七

決清流仲昌于英州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衝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

潰黃陵崗堤趙張秋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

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

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

充實其中漢武時復取之立朔方郡募民徙

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中者又七

千餘萬口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宋史稱地饑  
五穀

康熙三年六月工科左給事中徐惲疏曰隄防  
河決每年集夫辦料浮土築堤歷來沿河諸臣  
相沿已久但思採柳作埽者固順水而利用集  
石壘堤者亦因地以制宜經年累歲所費不貲  
採柳備夫易于朽壞何如增修石堤之為一勞  
永逸也

水樓唐編

卷之六

河道八

水利

古之為吏境內者開鏡湖于會稽後漢陳于勾  
章則漢馬臻孔愉也捍錢塘而築之堤浚廣德  
而疏其隘則唐白居易在侗也周因令奉化而  
濬靈濬陳渾令餘杭而開南湖陸明允登龍潭  
之石李濬築陽陂之湖王濬刺犍斗門增置諸  
賢相繼全浙賴之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史超鑿漳水于魏  
則鄴旁有稻梁之味鄭國導涇水于秦則谷口

水樓唐編

卷之六

水利一

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故堰則興元荒瘠  
復為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故渠則南陽瀉鹵  
變為沃壤

馬援引洮水種杭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  
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因省內郡之費  
蘇湖常鎮七郡中含太湖上受杭睦宜歛天目  
諸山之水而東漸于海自漢以來咸獲其利益  
古人順導之法上築深陽之間勢水銀林五堰  
以節其流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

三江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注於海故自吳江五  
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  
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  
末東南商販由宜欵以達兩浙病五堰艱阻而  
廢則金陵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  
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于吳江堤太湖  
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  
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錮則去者復緩  
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湖沙  
本樓廉續 卷之六 水利二

復以湖沙壅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  
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  
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憲者修其成可也其下  
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  
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入海其他疏淺  
之處葺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  
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激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漕皆  
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  
惟激湖支流北入吳淞江耳吳淞江通塞無定  
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  
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淞江入海矣然淨  
潮往來江流漸狹古人于沿海浚三十六浦以  
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  
今則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茆楊林入江者惟  
福山許浦而已  
決去吳江灘漲使太湖積水直注吳淞漕激漕  
之水于黃浦洩崑山太倉諸水于劉河洩長蕩



荆溪諸水入于運河濬武進之水于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橋港洩潤州三漕之水入於大江夏駕吳淞江口並建一閘以時啓閉庶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劉晏分官吏主丹陽湖禁止引漑自是河漕不涸

置五堰于溧陽開百瀆于宜興置斗門于江陰建千橋于吳江單鏑之大概也環湖卑下之地

縱浦以通于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

溢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郊野之大概也鏑之議詳于導水直之見工于固田按

禹跡大勢湖之下流莫要吳淞今得開吳淞與黃浦會則太湖不足瀉矣議者謂黃浦吳淞其

勢相敵此盛則彼衰恐吳淞未必通而黃浦先涸非也

范家浜劉家港夏駕安亭諸處凡以達婁江導之海者而潮汝難遇則壅滯為可虞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跡併吳

水樓應編 卷之六 十一 水利四

淞為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吳江長堤一築其始失其利明初以來水患轉亟夏原言乃專力於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脈漸微矣夫江流迂緩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

梁大通三年吳興告災遣王奕督率三郡水閘

鑿泄時十郡流移草竊窺伺昭明太子請止之時不可為也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圖遠者不

泥於近

明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命爾此職巡行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

霍韜言自真定至永平等處近邊境多山瀟泉比人不知水利反以為害

康熙五年正月福建道李疏曰漕河自淮安山

水樓應編 卷之六 十三 水利五

陽縣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右堤與河俱長即現在鳩工修補之漕堤也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掘城出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居民障三百餘里河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按河水去路原有舊制東可入海南可入江查淮南涇河關乃水入海之去路若將此關深濬兩岸增堤一逢水漲即行開放則浩漫之勢自減查瓜儀雖有各關唯若稻河關出水甚速乃泰州運鹽河入江之去路若將裏河開深數尺則水勢直注於江堤日不致潰決矣

水經疏

卷之六

十四 水利

織造

黃帝作冕垂旒充績爲玄衣黃裳以爲大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衣貴賤於是衣冕衣裳之制興帝學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堯黃收純衣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布衣掩形麗裘禦寒衣服不做盡不更爲

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七日服貢內宰仲春詔后帥

水經疏

卷之六

十五

禮記

內外命婦始釐於北郊以爲祭服節服氏復三之服中節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季秋獻功裘以特頒賜司服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西漢車旗衣服與民無禁後漢孝明帝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齊建武中明帝以織不重乃采畫爲之陳武帝即位日天下初定務從節令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陳桃根監豫州表上織成羅

文錦被宣帝部於雲龍門外焚之

晉武林雉頭裘明皇於勵政初焚珠玉錦繡后

妃呂下皆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母得采珠玉

織錦繡罷兩京織錦坊

文錦被宣帝部於雲龍門外焚之

十六

蘆政

康熙三年六月工部覆工科徐蘆課戶部田

畝酌量易知由單部覆應如所議蘆差每年酌

定冊漲增減刊刻由單通給洲戶並報部科仍

嚴飭州縣將洲書課皂洲頭汰革奉

旨依議

五、尺、管、已、冊

卷之六

十一

2045957



21181008457269

S

Z121.5

166

石樓臆編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綸撰綸字鷹垂松江華亭人康熙中官國子

監學正是書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中立五十九

目自漢唐迄於

本朝凡關六曹政事者俱類紀之於

國朝以來章疏案牘亦頗有所徵引大旨以為場屋

對策之用然書生局於里閭凡官府故事未能明

習掛漏殊多不足盡資考核也